

用張蔡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人脚未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使法疎畧悉為章子厚反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却是太峻急於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古不必驗今因橫渠欲置田驗并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也以下論語錄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他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已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揀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錄只如問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五

十五

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將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雖高惜乎其不壽廣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接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明道說話渾渾淪淪然高學者難看平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異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處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為定說却向空去了可學以下二程子附年譜行狀又問伊川於陳乞封父祖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句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今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却正過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側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倫問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狀露無含蓄王叔朱子語界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莊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後來須看者不看無

緣知他道理明道天資高明得容易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遺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將山許多詩甚好義則曰前輩也多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不恁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楊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法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遠感於來口必期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只得恁地說明道王伯剴子說得好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教之一字有力伊川先生多說教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擴可此顏子伊川可此孟子否曰明道可此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明道說話儘高卻說得端的處儘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登微於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却盡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五

十六

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盡處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時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將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東子語錄錄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其必大疑此下云子思作近思錄其動他不必作者蓋其讀他二程思不得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妙忽之間某謂何止妙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又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先生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語中辨氏處却糊塗他不到此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不分曉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換不行陳履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問孟子做時似伊尹否先生首之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是有書該載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各有分說得好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

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某書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
來為作文矣其好辯甚也 江文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
者蓋通書人多思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
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明道語宏太伊川語親切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將錄語慢上蔡語
錄陰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已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
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
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程先生傳甚備見微廟實錄呂伯恭
撰 原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謂如兩人有公
事在官為守今者未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
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紹翁竊疑元祐諸公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
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兼官
制典實教訓詞何其寂寂家簡短若是中書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
者 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志愚去國從曾始願政欲以黨去天下之
正人必欲以偽學難劉德秀從吏為是說然偽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
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願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許魯齋心法先生曰可以
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
理莫過於程先生黃氏曰抄傳聞雜記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
貼出來愚按樂記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於
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實官鹽寧減價則鹽課增又謂
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滄
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是進鳴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
佛未足以惑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
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
奈何恐不可救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蓋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
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
友善見即久留因于弟進以黃金樣二十兩語朝遂歸 謂益厚不治一
室學不在此酒掃潔淨莫更使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
及供進偶臘脯曰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舍以示墳御令勿
語人此元罪也生荔枝供進侍飲買之云買之未歲必增上供之數流
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日鼓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五

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允此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君熟看
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
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學
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永樂大典

卷八一九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圖照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十九庚

陵

大漢原陵

書名大漢原陵秘葬經原陵秘葬經序 夫混元一

觀天之道氣流散於災祥日月盈虧薄蝕生焉自知分野凶星若見占之
應在何方善曜若臨一部內人民安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木旺而風乃
鳴條火旺而暄和茂盛秋金剋木則萬物凋零冬水伏藏制火則寒冰凜
冽四時合令萬彙化生氣候不時災障流疫陰陽和而節候應五緯政而
歲數登蓋因時令政氣施化萬物之中莫不觀天順時而用也從之則生
逆之則死昔因遇獲敬先生傳授余陰陽書三本余誦習日久其用甚驗
直指休咎之理出生入死通甲之法乾元坎離運宅之內辨年月日時加
臨運式頃余因暇日述斯文五十四篇分為十卷備陳與旨直說內為萬
代之樞機作後人之明鏡吉凶徵驗祥究皆知官祿貧窮三陽內顯子孫
多少高低興旺造化脩展但憑八卦為基立塚安墳須藉來山去水擇地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一

新葬塚穴高深幾庭門陌化墳曲路碑碣旒旌車輦棺槨八等葬法十吉
地勢尋骨擇師營應葬之事法式無不畢陳矣目錄 選墳地法篇
相山崗法篇 辨風水法篇 四方定正法篇 定五姓法篇 擇葬年
法篇 擇葬月法篇 擇葬日法篇 擇時下事篇 凶葬法篇 置明
堂法篇 擇神道路篇 擇三要法篇 擇五姓利路篇 辨古道吉凶
辨古丘墓吉凶 辨行陌步數吉凶 辨塋墳零步 擇內外塚行喪
六甲開三閉九 八卦開四閉十八 擇新葬法 造棺槨法 擇開
故墓 辨八葬法 辨四等葬穴法 穿地得物 冥婚儀禮 擇送葬
法 發引地靈 辨煙神曲路 辨孝義利 辨設置廚帳 辨下事時
應候 辨掩閉骨殖 辨旒旌法 車輦儀制 占風雲氣 應此吉凶
法 盟器神殺 碑碣墓儀法 墳臺穴尺寸 擇射墓法 擇白埋小
殯 擇殃殺所篇 擇師法篇 擇用事篇 射白埋墓定陰陽人 獲
古墳塚篇 不見骨殖篇 目錄終 選墳地法篇 凡選墳地三日
齋戒沐浴淨身為好地龍神愛惜多但尋五姓利方旺路則吉常以降妻
加五姓墓上折木下為上利太乙下為中利從頭下為下利凡天子用
國賜賜官三人縣官七人從士五人乘馬御相五人大夫以下四人馬

上選望或位或過從天柱上未落於旺方左邊右抱天利從天柱步至明
堂以通甲加臨何星臨明堂假令商姓陰通六局從壬向丙一步呼壬午
二十一步呼丙子十一一步呼丙戌開門上為直使加八宮穴上開門大吉
宮羽二姓民為主山陽通八局從甲入庚一步呼甲申十一一步呼甲子主
門為直符加八宮開門臨穴休門臨明堂大吉 徵音姓陰通二局從庚
向甲一步呼庚寅二十一步呼庚戌開門為直使加一宮休門臨穴後代
出侯伯之位餘者倣此 凡山陵低下有者有三福五福三福者一主氣二
福德三天醫此名三福也五福者一絕命二伏吟三滅絕四破敗五禍害
此五禍也若向南北及庚出者以太衝和甲丁為主氣坤為福德巽為絕
命丙為禍害甲為滅絕壬為伏吟 若向丑未及辛出者以神后加辛坤
為主氣壬為禍害乾為天 丁為絕命癸為滅絕艮為反吟巽為伏吟
若向東北西南及乙辛出者以壬門加乙辛為主氣坤為伏吟乾為福德
艮為天祿丁為滅絕癸為禍敗 若向卯酉及壬出者以勝先加乙乙為
主氣丙為福德艮為天 甲為禍敗坤為絕命壬為反吟乾為滅絕庚為
伏吟 辨地吉凶法 凡辨地但看地豐饒肥嫩草木茂盛平穩藏之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名曰雌龍之崗多土者為嫩多石者為老 掩龍頭葬龍角 不久三年
須破却 掩龍眼葬龍睛 子殺父時弟殺兄 掩龍頂葬龍口 不久
三年須斬首 掩龍腰葬龍腰 子孫不久狀元才 掩龍膊葬龍肘
家中新婦多淫慾 掩龍背葬龍背 子孫不久巡門乞 掩龍尾葬龍
萬 死項人口年年哭 掩龍足葬龍項 子孫陷番不歸鄉 凡走龍
葬頂卧龍葬懷常以斗神加姓墓上功曹為龍頭神后為龍眼 太衝為龍
耳天岡為龍足小吉為龍尾義曰此法要精專消息用之大吉利 辨風
水法為 凡好山不如好水一丈之崗不如一尺之水地平百里無山只
要此水葬之吉水入者名曰水折折水者出官也合三吉星出公卿也
商姓坐乾山放丙水合武曲吉放水三十九步甲辰合巨門星吉再折水
向甲二十八步丁巳貪狼星入水向庚出三十八步甲寅合家孝順星外
任意放水後代出公卿出乙合天卦出巽合胡中卦也 角姓坐巽山放
水於壬合武曲三十七步壬子合武曲星吉再向庚去三十九步合癸丑
貪狼星又再折向丁三十三步乙卯合巨門星吉任意放水大吉也 官
羽姓坐艮山放庚水三十一一步甲寅合武曲星再折水向丙去二十五步
合丙午又合孝順星又再折入乙二十五步合貪狼星吉任意放水大吉
也 徵姓坐坤山放水於甲一十三步丙寅合貪狼星大吉放水出幸任
意去更無步數後代子孫興旺大吉也 己上貪狼星巨門武曲三星大
吉又合孝順星大吉常以旋頭如大墓水出玄枵大吉也 忌客水入墳
主子孫離鄉忌長流水射墳主大凶也墳前而有水作聲主大凶東面有
長流水主吉慶水東水南邊之吉水西水北近之吉 四方定正法為
凡古者結繩為政以春分秋分定日出沒以定東西也此法於午上歌表
子上下兩卦正東面正西從太古龜定八卦以尾北為坎卦一宮為巽州
前右足坤卦二宮置荊州左陽震卦三宮置青州以前左足巽卦四宮置
徐州以履當中為五宮置豫州以履右足乾卦為六宮置雍州以右陽兌
卦為七宮置梁州以履左足艮卦為八宮置兗州以頭為卦為九宮置揚
州頭離者明也尾坎者暗也背暗向明所以神寺內殿衙門并墓門向南
開是此理也 啓明問先生以何法定四方定傳先生答曰不用春秋二
分今以逐日先更妙也逐日用八尺標杖立於地上畫其日影短者為午
正南中心畫十字以定東西次分四十二度也 定五姓法為 凡陰陽
師定五姓正真不只有姓難定俗人聲音亦難定 欲得商吉梁張 欲
得徵吉主商 欲得角吉嶺嶺 欲得宮吉隆中 以切韻定五音喉音

官。齒音商牙音月。舌音微唇音利。百中定五音也。擇葬年篇。凡五姓
擇葬年合八宅。唯建旺年大利。又合天覆地載年吉。姓主為地載也。又
以小運行年。至寅申大利。子午為大通。寅卯為小通。其餘者運不通。行大
凶。小運者。男以本命加寅順行。女以本命加申逆行。太歲以下。是小運行
年。運行已酉丑為見骨也。宜葬之。大利常以降。妻星加太歲。功曹下為萬
里傳送。下為黃泉。勝先下為光明。神后下為沐浴。此名大通也。已亥為重
神入墓。吉利。餘者墓受殺大凶。又以玄枵加正神。天罡下為大墓。河魁
下為小墓。孟年不用。孟月妨家。長不用。絕墓年。仲年不用。仲月用之。殺
中男。季年不用。季月殺次男。不用。絕墓年。常以壽星加太歲。天罡殺八人。
太衝從魁殺五人。大吉。小吉不殺一人。功曹傳送下。出公卿。勝先神后下。
為福德。主人吉慶也。擇葬月篇。周禮云。天子七廟。月諸侯公卿五廟。
月大夫三廟。月士庶亦三廟。月凡五姓。年中要選吉月。要亡者。要存者。
穩使主人無妨。要與宅氣更得三輪月。時氣與宅旺月。大利者。得節未得
節。常以降。妻加月。建天梁下為萬里。地梁下為黃泉。九天下為光明。地
梁下為沐浴。用之吉。又陽壽牛陰月未。加月建功曹。傳送臨墓大吉。
以平神加月建。已酉丑臨墓。名曰受殺。大凶。以得天覆地載。月子孫代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四

代富貴不絕。擇葬日篇。凡擇日分為五等。諸侯品位上中下三吉日。
日主辰為上吉日。辰主日為中吉日。日辰同類為下吉日。君辰
克日日克辰。納音與支干相克。大凶。天子用歲旺日。假令春三月。用甲
乙寅卯辰。親王用歲前日。春三月。用丙丁巳午未。卿相用歲對日。春
用庚辛申酉戌。皇太后用歲後日。春用壬子癸丑。庶人用歲前日。
歲後辰。此是陰陽和會。代代榮昌。常以雞頭加月建。功曹傳送。太衝從魁。
大吉。小吉下五姓用之。代代榮昌。天地人三才。六神助之吉。陽月以幸
牛。陰月以未。加月建從魁。為金雞。河魁為玉女。登明為銀豬。神后為青
蛇。大吉。為天牛。功曹下為地虎。天沖下為木奴。天罡下為天雞。太乙下為蝦
蟬。勝先下為朱雀。大吉。為地鹿。傳送為天輪。假令正月。陽月以幸牛。加寅
天上。從魁臨戌。金雞戌上。鳴一十聲。河魁臨亥。王亥亥上。吹九遍。登明臨
子。銀豬子上。走一十三步。神后臨丑。青蛇丑上。飛一十七步。大言臨寅。天
牛寅上。吼五聲。功曹臨卯。地虎卯上。不食三十日。大冲臨辰。木奴辰上。歌
一十一遍。天罡臨巳。天雞巳上。春十九下。太乙臨午。蝦蟬午上。叫十三遍。
勝先臨未。朱雀未上。飛一十七步。小吉臨申。地鹿申上。轉十通。傳送臨酉。
天輪酉上。轉十通。餘者準此。凡喪主年命。忌入甲申地。下甲子并衝大凶。

假令小運至庚子。用甲子日葬。凶。地下甲辰。上本命小運。犯人中甲子。克
破庚子。小運至庚戌。又犯地下元煞。七人大凶。是四主命葬。大害。餘準此。
擇時下事篇。凡葬上祖。先代切觀下事。時辰加山。穴年月日俱吉。若
時凶。俱凶。後致殃咎矣。凡擇時。必定正時。大吉。須詳晝夜百刻。身
子用吉時。適甲云。得天通時。或天乙臨中宮。此時下事。代代出聖明天子。
六壬云。天乙臨明堂。名曰坐朝。神歲代。代金枝玉葉。興旺也。親王用天
善神歲。先以月將加月建。在月將加時。天乙上乾。臨貴神。名曰歲也。
諸侯用地伏神。歲十二神。歸本道。傳通甲云。得地通時。代代子孫。出品官
也。大夫以下。至庶人。適甲云。通時下事。子孫興旺。官祿不絕。六壬云。得
六壬。被制。騰蛇。墜水。朱雀。破頭。勾陳。入獄。白虎。身。或折足。天空。被截。
此名六神。歲六神。被制。如無六神。歲只用三神。歲有此選。吉時。六壬五法。
適甲四法。共九法。玉女云。得青龍。反首。飛鳥。跌穴。玉女守門。此時大吉。
黃帝云。忌見青龍。逃走。白虎。猖狂。騰蛇。大。蟻。未。雀。投江。五。不遇時。飛于格。
伏于格。刑格。飛官。格。伏官。格。人。格。天羅。地網。月字。以上時。大山。葬。遇此時。
亡靈。香。香。冥。冥。不出。獄。大山。受。苦。生。人。不。安。得。開。休。生。三。門。臨。之。救。也。切。
忌。三。奇。入。墓。六。儀。破。刑。大山。也。倉。結。云。寅。卯。四。刻。名。開。蓬。卯。後。四。刻。名。旗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五

蒙辰後四刻。名天。美已後四刻。名柔。此午後四刻。名強。未後四刻。名濁。
畢申後四刻。名上。章。酉後四刻。名重。戌後四刻。名北。極。亥後四刻。名玄。
然子後四刻。名眼。隔丑後四刻。名大。淵。矣。此大葬用。已上時吉慶。也不。用。
十二時。支用之。大山。矣。若用四維。八。千。大吉。也。凶葬篇。凡人。家。室。內。
有。喪。不。避。凶。年。忌。月。月。然。天。尸。地。墓。內。一。切。象。神。不。能。為。害。在。辛。哭。之。內。
比。大。葬。也。停。屍。在。室。更。不。問。喪。主。行。年。運。通。命。不。通。墓。受。殺。皆。得。大。葬。因。
凶。葬。而。葬。五。服。之。內。忌。得。同。葬。也。大。撓。云。停。屍。亂。髮。不。問。戊。己。重。服。之。日。
室。內。有。喪。不。問。將。軍。太。歲。亦。得。葬。也。大。葬。合。造。新。墳。入。塋。就。祖。三。年。之。外。
呼。為。乾。骨。三。年。之。內。孝。服。未。滿。葬。其。父。母。亦。吉。緣。亡。人。在。室。未。犯。地。祇。大。
吉。男。以。功。曹。女。以。傳。送。加。時。天。罡。下。陽。尸。宮。男。女。六。人。小。吉。地。尸。宮。一。
人。從。魁。大。克。地。尸。宮。八。人。登。明。太。乙。為。禍。敗。大。凶。玄。枵。加。壬。正。時。看。亡。人。
年。命。見。功。曹。傳。送。宜。子。孫。置。明。堂。法。篇。凡。動。土。權。屠。新。葬。祭。神。之。禱。
合。天。地。人。三。才。適。甲。云。丙。為。明。堂。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穴。定。之。吉。利。也。
凡。天。子。垂。萬。壽。葬。內。八。穴。名。曰。天。穴。也。諸。侯。列。士。分。地。處。天。祇。葬。於。
中。一。十六。穴。地。也。大夫。已。下。至。庶。人。處。天。地。陰。陽。之。氣。葬。於。中。二。十四。
穴。謂。之。人。分。也。置。明。堂。中。六。尺。凡。八。卦。體。乾。卦。六。爻。又。六。甲。安。一。標。

竿長一丈二尺按十二時也開四門通氣也天子明堂外四十九步諸侯明堂三十六尺大夫明堂外二十四尺庶人明堂一丈二尺凡為壇祭神四角標竿五尺象五方四十九步四維四面相去地七步東西南北共立六十四標象易八卦六十四亦書標耦耦在明堂之內圖

戊	亥	壬	子	癸	丑	寅
庚						
辛			甲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未						
申						
酉						
戌						

擇神道路篇 凡擇凶葬者以定三鏡六道吉凶萬惡不敢當法常以數
祥加月建天上甲丙庚壬坤艮吉太乙登明妨一人勝光明后妨二人大
吉小吉妨小口功曹傳送妨一人太冲從魁妨三人魁罡下妨五人乾巽
丁癸下大凶之人鏡法常以營室加月建太乙為地牢煞一人丙下為天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六

德神后下為天罡癸下為地壬丁下為丙大吉下戌小吉下己辰下功曹
坤下為傳送功曹下從魁傳送下大吉地鏡漆常以因敦加月建申下
天蒼廣下地蒼辰下地符丙下地對壬下天駭癸下陽刑乙下陰辰乾下
天刑巽下死秦太乙下天鬼登明下地魁神候下地建大吉下地殺勝光
下天獄小吉下天煞功曹下地虎傳送下龍殺太衝下天福從魁下地福常
以玄枵加月建功曹傳送下天道太冲從魁下地道魁罡下兵道太乙登
明下人道勝光神后下鬼道大吉小吉下死道只有天道地道鬼道宜行
喪餘凶擇三要法篇凡葬師要明三要法者一要用神傳課二要太
陽交宮三要起神節氣一要直符九星二要直使入門三奇合門凡遁者
隱也遁也甲者首也遁甲通聖也主人遇者會修行亡人遇者減罪凡入
遁者先名九宮坎一宮天蓬休門坤二宮天芮景門震三宮天冲
傷門巽四宮天輔杜門中五宮天禽景門乾六宮天心開門兌
七宮天柱驚門艮八宮天伍主門離九宮天英景門凡入局者但
以八節為首次二十四氣上中下入局冬至一七四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立春八五二雨水九六三驚蟄一七四春分三九
六清明四七一穀雨五二八立夏四七一小滿五二八芒種

九六三。夏至九三六。小暑八五二。大暑七一四。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七四。白露九三六。秋分七一四。寒露六九三。霜降五八
二。立冬六九三。小雪五八二。大雪四一七。三元法。甲己臨仲
為上元。甲己臨孟為中元。甲己臨季為下元。起五子元。如日通

時。六儀。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三奇先轉三
元甲子。吹用二十四氣者。在第幾局。以吹直符加時干。用九星直使加時
宮八門。五日行一宮。十時換一甲。陽遁六儀順三奇逆。陰遁六儀逆三奇
順。做令冬至甲子日丙寅時。陽遁第一局。天蓬為直符加時干。再以直符
休門加第三宮為休門也。凡青龍反背六丙加六甲飛鳥跌穴六丙加
六甲。玉女守門。天乙臨開門。天遁生丙臨丁。地遁臨乙己。人遁休丁臨己
己上大吉慶也。凡五不遇時者。時干克日干。青龍倒走。白虎猖狂。六辛
臨六乙。朱雀投江。六乙臨六癸。騰蛇夭矯。六癸臨六丁。直符加六庚飛干
格。六庚加直符三奇入墓。丙丁臨宮乙臨二宮六儀被刑。甲子三宮甲寅
甲辰臨四宮甲午九宮甲申八宮甲戌八宮已上遇此時百事大凶。凡
葬行喪師神結印默念三奇咒。六乙為日奇咒曰。六乙日奇。白虎神威
照臨凶歲。獨見光輝。行喪大慶。萬福隨時。生作察宰。死化

永樂大典卷八十一百九十九

4

菩提 急急如律令 六丙月奇咒曰 六丙光陰 萬象呈章 連形
行喪 齊福強良 灾殃耗散 福禍潛藏 先宗托化 得遇常陽。
急急如律令 六丁星奇咒曰 六丁為星 玉女通靈 起喪發引
折去羣孽 子孫侯伯 上祖托生 急急如律令 辨五姓利路篇
凡天子取國師姓僧取高姓餘者不利路 商姓利路丙午丁未坤申庚
酉辛戌乾亥壬子己上利路壬為天穴丙為地穴庚為人穴辛為生穴癸
為敗穴甲為絕穴乙為死穴丁為鬼穴 官利姓利路庚酉辛戌乾亥壬
子癸丑艮寅甲卯己上利路甲為天穴庚為地穴壬為人穴癸為生穴乙
為敗穴丙為絕穴丁為死穴辛為禍穴 角姓利路壬子癸丑艮寅甲
卯乙辰巽己己上利路丙為天穴壬為地穴甲為人穴庚為絕穴乙為生
穴丁為敗穴辛為鬼穴癸為禍穴 徵姓利路甲卯乙辰巽己丙午丁
未坤申庚酉辛戌己上利路庚為天穴甲為地穴丙為人穴壬為絕穴癸
為鬼穴辛為死穴乙為禍穴己上只有五姓有天地人三才吉次生書餘
則凶矣 辨古道吉凶篇 凡古道者名曰白虎也謂之連也一連道路
長二連謂之以傍塚過作告三連謂之劇傍散道交錯四連謂之絕衢又
連四出五連謂之康十字中亥六連之莊文加腰膝七連謂之劇駭三道

永樂大典

卷八一九九

姓西有道南有道名曰白虎大旺也南有小道北有大道絕于孫東有道
 出不全其人西有道向東分岐兩處去名曰白虎銜尾出苦死人官利
 姓正北有道名曰白虎旺吉西有小道吉東有道絕嗣南有道大凶北有
 道東來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尾也角姓東有道縣北有道小吉南有
 道絕嗣西有道大凶微姓南有道大利東有道小吉西有道滅絕北有
 道小利從南來往北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尾道後有道名曰帶劍出市
 死人四面有道名曰滅絕也常以溝溝加王山實沉下大吉鶻頭下小吉
 餘者大凶矣辨古丘墓吉凶篇凡丘者聚也敦也堆也名曰玄武敦
 丘必出武侯鐵頂者葬遇傑丘子孫移徙葬遇濕丘頂上朽也葬遇浮丘
 憂患咽喉丘邊有流水遠達遠達之葬遇托丘枷項徒囚葬遇陵丘朝班
 頭後高前下葬遇園丘出駕聯聯丘似崑崙帝子建孫有三重也葬遇營
 丘掃地會虛一丘小一丘大丘遇甬乳子孫一舉在冢中凡遇天賜家
 出賢才有三塚也常以掩免加姓王神天上營下有丘塚定出三公九卿
 辨阡陌步數吉凶法篇凡地吉凶從三會正禍起命步至塚心指下
 用此葬大吉若有地凶神入明堂名曰有地無穴葬後生人不利亡人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八

安若從三會阡陌渠湖丘陵大塚墓心起塚心合滿定成開名有地穴權
下六尺周之主人吉利亡人安寧 假令商姓壬穴等配乾卦從北向南
一券起壬午是三爻卦式第四得壬午宮鬼騰蛇變得風天小畜三三卦金
木不得用又乾巽五鬼三十一步壬子第一位陽爻卦式變得天風姤三三
金木不相和大凶也四十一步壬戌第六位又變得澤天夬三三式金得
金旺也又和貪狼星假令徵姓庚穴從西向東一步庚寅十一庚子震卦
是第一爻卦式變得雷地豫卦三三卦土木不和庚寅十一從南向北一
步丙子四十七步合壬戌卦青龍動大慶也變得雷火豐卦三三木火相
合大吉利合貪狼星大獲嘉祥也 假令角姓丙穴艮卦三三卦從南向
北一步丙子五十一步第六位陽爻卦青龍動變得地山謙卦三三假令
官羽姓甲穴乾卦三三卦式從東向西一步甲申三十一步甲辰第三位
陽爻變得履金見金大旺也 商見玉堂徵見章光角見鳳凰羽官見麒麟
諸經不明 辨瑩增零步法 今定五等諸侯大小合納甲四獸相交
取之妙也 天子自禁園自方九里九十步按九元九地之裏禁園三頃
三十畝合三才三律也 皇堂用一十八畝合十方八卦也第二禁園自九
百九十步合九元九地之裏禁園自方二頃二十畝合十四時皇明九畝

三角合七星三才也第三禁園自方七百六十步合南辰北斗東禁園
自一頃九十步合九宮也皇堂七畝三角合北斗三才也上天子用玉
侯用六甲八卦塚穴依五姓取之吉用一畝半爲禁園七畝已上用之已
下不成穴也卿相墳用五畝已上成穴也庶人用地見下官羽姓第
一墳自方四十步計積一千六百八十一步以紀法去之令一步命起甲
子乾第一納子變得天風姤卦計地七畝一分七釐一毫王侯用之吉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七步東闊三十三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步以紀
法去之令一步合甲子計地五畝四分四釐一毫卿相用之吉第三墳
自方二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一步以紀法去之零九步合壬申第
五爻變需卦上等庶人用之第四墳自方二十七步計四百四十一步
以紀法除之合甲申中等庶人用之吉第五墳方一十一步計積一日
二十一以紀法除之零一步合甲穴下第庶人用之吉商姓第一墳
自方四十三步計積一千八百四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王侯
用之第二墳方三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六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
十九步卿相用之第三墳自二十七步計積七百二十九步以紀法除
之零九步大夫及上等庶人用之第四墳自方二十三步計積五百二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九

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合壬子穴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同
方一十七步計積二百八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下等庶人用
之 角姓第一墳南北長四十三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七百六十三步
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合丙戌土侯用之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九步
闊三十七步計一千四百四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丙寅第六爻變
得地山謙卦卿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闊二十七步計七百八十
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合丙寅謙卦合貪狼星也上等庶人用之吉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一步計四百八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爻
合丙寅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七步計三百二十三
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艮納甲戌第四爻變得旅卦下等庶人用之
吉利 徵姓第一墳長四十七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九百二十七步以
紀法除之零七步震納庚午第四位爻變得地雷復卦王侯用之 第二
墳長三十九步闊二十三步計一千二百八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
七步納得庚寅第二位爻變得歸妹卦卿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
闊二十三步計六百二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七步變得歸妹卦上
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二步半計五百七十一步以

紀法除之零三十七步納得庚子第一位又變得豫卦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三步計二百四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合
庚子穴震卦第四位納得庚午變得雷地豫下等庶人用之 右件已上
墳步數官庶並合納甲星禽用之孫吉利 擇內外塚行喪法篇
劉啟明問先生曰內外行喪之事向外道路則吉先生曰行喪之法須用
內外二宅內宅是生人之家外宅是亡人之室內得延年生氣天醫伏位
孤雄見旺生人合得天心死得地利也 若外塚合功曹傳送三鏡六道
十二天官亡者得地利子孫昌盛 若禽不合內外名孤雄生人不孝亡
人不樂有大凶矣 內塚者 塚體 塚影 塚名 塚象 外塚者
喪庭 門陌 塚影 曲路 常以功曹加塚體小吉塚影兩下塚象相意
詳之 甲子塚子已乙乾武庚亥武丙天乙出未雀入蒼 甲辰塚辰
酉甲申六合丙天庚亥武出白虎入玄 甲戌塚戌卯辰庚亥武壬天
乙甲六合出蒼入未 甲午塚午亥壬庚辰甲六合壬天乙出玄入白
六甲開三開九合卦天官法篇 凡陰陽剛定五姓所以具九宮八卦
坡意推之吉利也 劉啟明問先生曰五音開三開九喪庭門陌八卦天
官如何知之先生答曰開三開九者以玄枵加塚體取津梁下置喪庭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十

於鬼門取實沈下置穴為近十字及萬物藏也 商角姓河鼓下門陌
宮羽徵姓營室下門陌 八卦取門為上象穴為下象上下此易卦十二
天官以天甲加塚體門下下取貴神 假令宮羽姓甲子塚甲穴以玄枵
加丁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二道津梁下為第三道此
名開三開九萬里下置喪庭 詳者天梁九東代出卦見有萬里山相公
營天曹淳集亡龜主天也所以宜喪庭也天駟為第四道壽星為第五道
河鼓為第六道柳鶉為七道味末為八道沈實為第九道也天虛地實通
甲子死者開也近於鬼門共計開九也黃泉女塚穴伏吟反吟不合開三
開九皆取神道運故甲子旬有丙寅辛未丙寅辛未合寅與未合近丁故以
玄枵加門陌丙屬辰為上象塚穴配乾為下象為大畜卦三三以玄枵加
塚體貴神臨丙前三合臨甲塚穴吉玄武臨庚度雖為凶將却子母相生
化為吉慶也天乙臨穴吉 商姓甲辰塚壬子以玄枵加乙為第一道星
紀加巽為第二道津梁加丙為第三道萬里置喪庭天駟加丁為第四道壽星
加坤為第五道河鼓加庚為第六道柳鶉加辛為第七道味末加乾為第
八道沈實加壬為第九道黃泉下安塚穴門陌在庚庚屬震震為上象穴
在壬壬配乾下象為大壯卦三三貴神者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喪庭在

丙天虛臨穴雖是凶將是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天乙臨穴吉 角姓甲戌
塚丙穴以玄枵加辛為第一道星紀加乾為第二道津梁加壬為第三道
萬里下置喪庭天駟加癸為第四道壽星加辰為第五道河鼓加丙為第
六道柳鶉加乙為第七道味末加丁為第八道實沈加丙為第九道黃泉
下安塚穴甲為門陌甲屬乾為上象丙穴屬辰為下象合天山遁卦門陌
在甲以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天乙臨庚度前前三合臨門後六天虛臨丙
穴雖是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為吉慶也 徵姓甲午塚庚亥武丙天乙
神道運不合開三開九甲子旬中有丙申辛丑丙申辛丑合申與丑合近於
癸以玄枵加癸為第一道星紀加辰為第二道津梁加甲為第三道萬里
下置黃泉天駟加乙為第四道壽星加巽為第五道河鼓加丙為第六道
柳鶉加丁為第七道味末加乾為八道沈實加庚為九道黃泉下安塚穴庚
屬震為下象壬為門陌屬乾為上象合天雷無妄易云門陌於壬貴神在
己以玄枵加塚體玄武臨穴雖是凶將為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六合臨庚
庭吉也 開一開十子孫孫福氣 開二開八殃禍竟押 開三開九卿相
太守 開四開十子孫悲泣 開五開十一男刑女私 開六開十二百
事凶至 八卦塚開四開十八卦合天官法 乾塚甲穴喪庭在庚門陌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土

在丙以天甲神后加門陌丙為第一道大吉加丁為第二道功曹加坤為
第三道太冲加庚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太冲下有房星天罡加辛為五道
太乙加乾為第六道勝光加壬為七道小吉加癸為第八道傳送加乙為
第九道從魁加甲為十道下置塚穴丙上為積尸大陰星合為六喪庭在
庚屬震為上象穴在甲屬乾為下象合大壯卦三三易云丙為陰門為丙
近於己治夜貴神於丙以天甲加門陌從魁為天乙臨塚穴神后為前三
六合臨門陌太冲臨後天虛臨庚度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化為吉利乾塚
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以天甲加甲為第一道大吉加乙為第二道功曹
加巽為第三道太冲加丙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罡加丁為第五道太乙
加坤為第六道勝光加庚為第七道小吉加辛為第八道傳送加乾為第
九道從魁加壬為第十道下置塚穴丙為喪庭丙屬辰為上象穴在壬子
屬乾為下象合天山大畜三三易云門出陽神以天甲加門陌後四太常加
塚穴神后為天后臨門陌太冲為朱雀臨庚度也為吉慶 辰塚丙穴喪
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為門陌以天甲加門陌為第一道大
吉加辛為第二道功曹加乾為第三道太冲加壬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
罡加癸為第五道太乙加辰為第六道勝光加甲為第七道小吉加乙為

未	丁	午	丙	巳	辰						
申			穴		辰						
庚			穴		乙卯						
酉			辰		卯						
辛					甲						
戌			穴		寅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未	丁	午	丙	巳	辰
						申			穴		辰
						庚			穴		乙卯
						酉			辰		卯
						辛					甲
戌			穴		寅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角姓貫魚葬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
正北偏西壬地化一墳
謂貫魚葬不得過子地吉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西偏北化一墳謂之昭穆葬不得過面地大吉

徵姓貫魚葬

祖墳庚寅丙三穴在於
正東偏北化一墳謂貫
廉葬不得通卯地大吉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
正北偏東化一墳於癸
地不得過子地大吉也

右前項八法只用二法餘六法爲耆夷狄用之。如用此六法者主家破人亡。殘疾退官失財大凶。凡葬者阡陌平原昭穆貫魚葬大吉餘六者先吉後凶不可用之。

辨四等學穴法篇 一曰混元葬 二曰龜甲葬 三曰易象葬 四曰明堂。已上四等學穴也。混元葬法按九九八十一分小兒山陵用之各有吉凶也。龜甲葬七十二穴親王用之大吉祥瑞官祿旺子孫代代官資。易象葬八八六十四穴侯伯家枝葉不絕葬之大吉。明堂葬七十四穴分之有天地人三才葬之吉。凡葬欲旺須依此四件吉葬。

昌盛也
混元葬圖

[illegible]

辨混元八十一穴定灾福

人。若犯沒穴出疾瘋人。若犯天風穴出天瘡人。若犯天身出身體人。若犯地開穴出淫亂人。若犯地穴出淹哭人。若犯地穴出邪淫人。若犯地耳穴陰人身躄。若犯邪穴出師婆。若犯天足穴主夫人只。

若犯疾穴出勞患人。若犯弓穴出刀箭人。若犯陽輔穴出奸淫人。若犯柔穴出軟善人。若犯禍穴出惡人。若犯地足穴陰人逃走。若犯天目穴陽人患眼。若犯天目穴出縣夫。若犯地日穴出寡婦。若犯地目穴陰人害眼。若犯魄穴出少神人。若犯天獄穴陰人獄死。若犯刑穴出徒役人。若犯天刀穴出新首人。若犯地陰穴出盜賊。若犯光穴出三光人。若犯喪穴出重喪。若犯天廉穴出邪毒。若犯亥穴出陰謀人。若犯附舌出聰明人。若犯附牙出淫亂人。若犯附癸出僧道。若犯丑穴出剛硬人。若犯鬼穴出神魔人。若犯寅穴出道士人。若犯附甲穴則吉利。若犯卯穴出奸人。若犯乙穴則小吉。若犯辰穴出兵死。若犯地廉穴陰人不正。若犯己穴婦人乎死。

若犯附丙穴則吉。若犯午穴血光起。若犯未穴主客免。若犯未穴主慈痴人。若犯辛穴商姓小利。若犯附庚穴小吉。若犯附酉穴婦人離夫。若犯天君穴出軟弱人。若犯地君穴陰人殘廢。若犯戌穴出傷殺人。凡內十六穴親王用之。內八穴禁卿小兒用之。明堂一穴天子葬明堂。微姓小吉。凡埋葬權厝避其凶穴認其吉傷葬之大害。龜甲葬七十二穴。

永樂集卷千言九

主

子不絕大吉 卿相穿得通龜蓋及符印後代公卿不絕 庶人穿得
蝦蟆錢物銅鐵金銀子孫主富貴 凡穿地若得破碎物主破家人亡穿
見大石內 穿得骨殖大凶 粉沙大凶 灰炭大凶 湧泉主凶 朽
木反凶 神聖佛像絕嗣 官羽穿得青物凶 商姓赤物凶 角姓白
物凶 徵姓黑物凶 冥婚儀禮篇 夫天地二氣交會人有夫婦之養
屬也主同衾被死同棺擲或即男兒未娶女未嫁男兒弱冠身亡女
并室身死却因大葬祖宗不得漏落皆以真鬼合婚免孤鬼免也 凡
男女骨殖用綿裹囊草索穿骨用草為胎縛作人形用面紙貼於面
上着衣裳裝束如活人主大吉判定亥時合婚 合婚引啓 切開陰陽
生死交互相仍男年弱冠身亡女長年身喪生前切小何曾問肯成親
喪後中年始配婚姻之娶陽間交禮陰道迎親雖無鼓樂花筵也有充致
祭會靈前進禮亡鬼識認先宗奉後旋程更設回歸夫單白埋關雙大葬
成雙千年不候即迎萬載玄孫祭祀 又啓云 良媒配合宜亡鬼 新
婦屍靈入帳門 只有悲哭贈酒紙 更無合角共頭紅 生前不識公
婆面 死後今宵謝祖宗 整理房堂并眷屬 靈前祭罷却成親 又
啓云 白埋小骨數年深 今日於茲受饗飲 不見望靈鍾鼓聞 惟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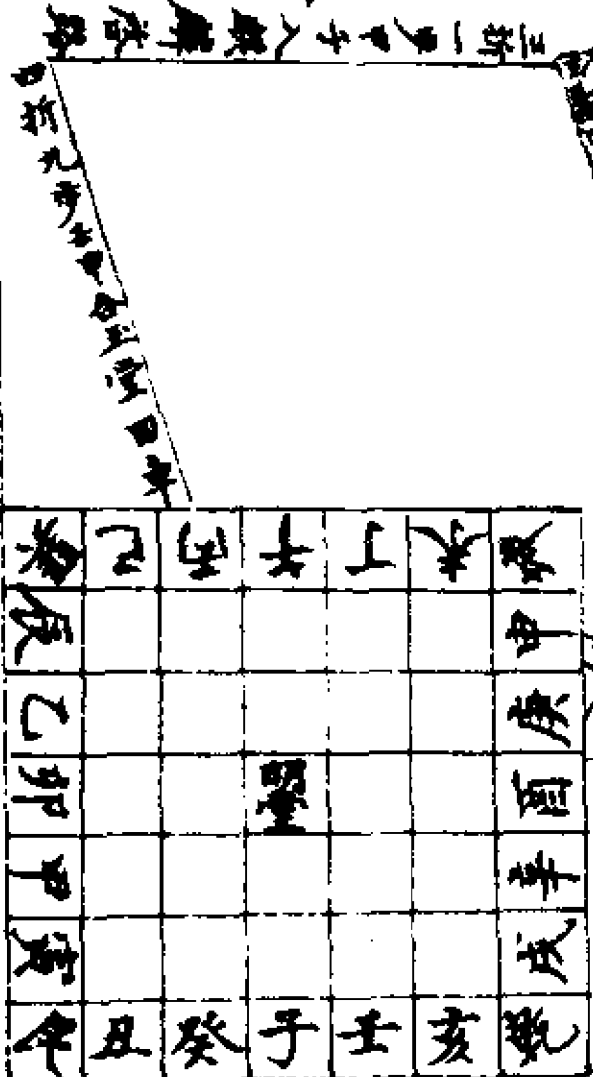
聞悲怨哭聲臨 生前未識夫妻義 此夜亡靈共益余 陽道設筵相
際會 陰司路上結同心 又再酒啓文 紫車白馬作威儀 隨女前
陪下帳衣 死鬼聽呼忙速至 亡鬼聞請早速知 先言識認東床婿
然後悲風送柳眉 永守墓堂為祖上 陰司路上永相隨 擇送葬
法篇 凡六親送葬審其年命日辰看其吉凶也 但以月將加時本命
上見己酉丑去哭泣大凶 式云常以大吉加月建行年本命上見魁星
到墳必招鬼魅主疾病死之凶 妻敬先生云人行年本命大忌葬日人
中甲子及與地下甲子冲破假令命甲子日葬人行年本命庚戌冲地下
甲子凶若是庚子冲人中甲子若值甲辰忌地下甲子已上犯之主主有
死喪大凶微此 凡地下甲子例子問成丑尋面黃瘦甲卯取衣辰求子
已亥同位 發引路靈篇 凡五姓各用引魂幡長五尺半長九尺男孝
子女孝子并六親處祭奠酒往主門而去 再巡車轎旁左右女右師咒曰
天圓地方 六甲九章 禹步持印 六道開張 街欄助舉 巷陌
扶喪 南門降福 北陌降祥 六道回遛 四散伏魔 銀錢賈路
勅賜無妨 河北濟渡 亡神借道 踴躍無礙 五龍和光 亦祛至
恙 後代亨昌 急急如律令 辨八卦塚四折曲路篇 凡八卦塚向

塚行喪易曰主生之謂易通之者得吉路財旺主天大壽 第一折東北
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至十一步甲戌合麒麟引道東天梁從萬里第二
折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三步至丙寅以三折為法加之合鳳凰躍進東地梁
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麒麟啓
路東人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九步至壬申以九步
為法加之合玉堂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丙門而入掘地心回車甲
穴而下掘訖却向主門而出故曰 麒麟引道 鳳凰躍進 章光路 玉
堂回車 從朱入蒼 富貴吉昌 適甲云假令驚蟄節甲子陽適局茶園
時下事休門加一宮主門臨門丙主入榮家貴並族吉昌 開門臨穴亡者生
天界也出主入開門子孫常近金堦依此大吉利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

九

宮羽姓
乾塚甲
穴之圖



商姓乾塚穴穴長庚在丙門丙在甲長庚開門向甲開第一折出長庚門
西北向壬行一步起甲子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引路乘
天梁從萬里也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
麒麟躍進乘地梁自九天也第三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九步
得壬申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路乘人梁降十地也第四折西南向
庚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光回車乘鬼
梁入黃泉也牽牛頭甲門而入掘地心回車壬穴而下掘訖却從生門而
出玉堂引道 麒麟躍進 玉堂路 章光回車 出蒼入玄 富

中傾。聯頭俱聲。嗟。悲哭盡。情。天。岳。善。薩。引。亡。者。梵。宮。主。二。折。地。梁。咒。曰。瘞。理。吉。地。祇。神。道。早。還。知。淚。雨。時。時。落。悲。風。颯。颯。吹。祥。雨。飄。付。地。慶。霧。滿。天。飛。陰。道。神。來。佑。恩。臨。萬。載。期。三。折。祭。人。梁。奠。酒。享。先。宗。陳。芳。祖。敬。恭。三。會。俱。引。路。七。考。並。和。同。柑。桃。留。恩。慶。先。靈。賜。福。常。杯。觴。神。盡。醉。萬。福。永。豐。隆。四。折。祭。鬼。梁。飲。崇。答。鬼。梁。建。域。措。郊。荒。恨。使。蒙。澄。獻。元。曹。受。酒。漿。五。神。情。喜。悅。墓。伯。大。安。康。能。效。曾。參。孝。可。令。萬。代。昌。辨。孝。義。制。篇。曾。參。曰。白。者。西。方。金。之。色。秋。分。兌。卦。金。旺。萬。木。將。死。故。以。死。色。為。孝。服。親。王。以。素。錦。袖。紅。為。衫。領。戴。素。梁。冠。拖。三。尺。三。寸。長。緋。帶。哭。杖。用。柳。木。劉。啓。明。問。先。主。曰。何。以。用。柳。木。先。主。答。曰。金。是。陰。於。木。運。着。卯。卯。者。東。方。震。木。為。陽。是。陰。死。陽。生。也。親。王。哭。杖。長。九。尺。用。素。錦。纏。之。柳。相。用。素。羅。為。衫。拖。二。尺。四。寸。頂。戴。幘。頭。哭。杖。長。七。尺。二。寸。大。夫。以。下。至。庶。人。輕。服。用。素。絹。重。服。用。布。麻。冕。也。衫。拖。一。尺。八。寸。婦。女。亦。同。此。戴。布。帽。也。腰。繫。紙。麻。索。哭。杖。長。五。尺。四。寸。用。牽。牛。加。月。建。天。根。下。採。哭。杖。劉。啓。明。問。曰。又。問。先。主。曰。孝。子。因。何。散。髮。先。主。曰。孝。義。按。五。行。也。白。紙。按。西。方。兌。上。缺。燒。了。得。此。也。棺。槨。黃。按。中。央。滿。綠。舉。亦。按。南。方。亦。變。時。光。顯。亡。人。不。得。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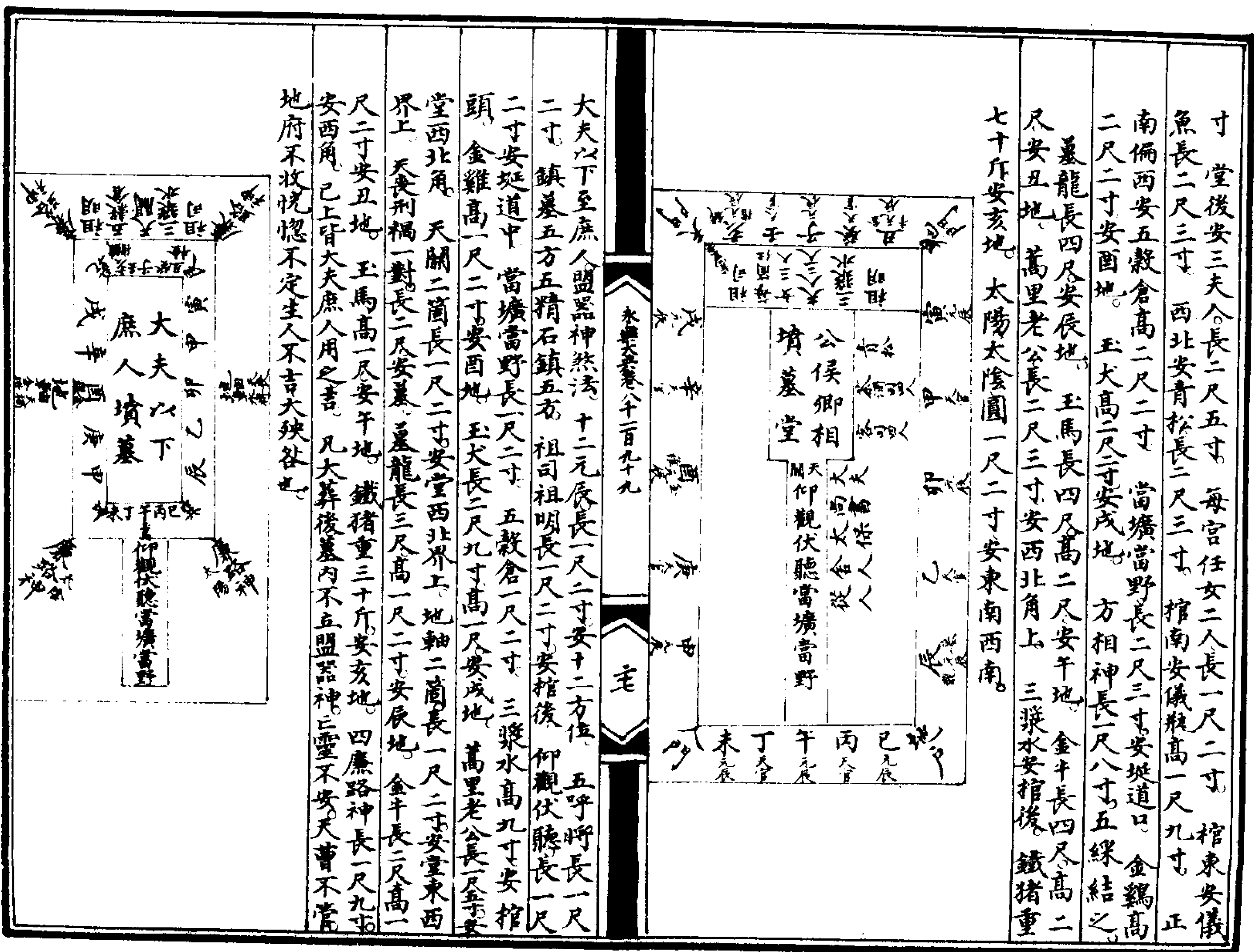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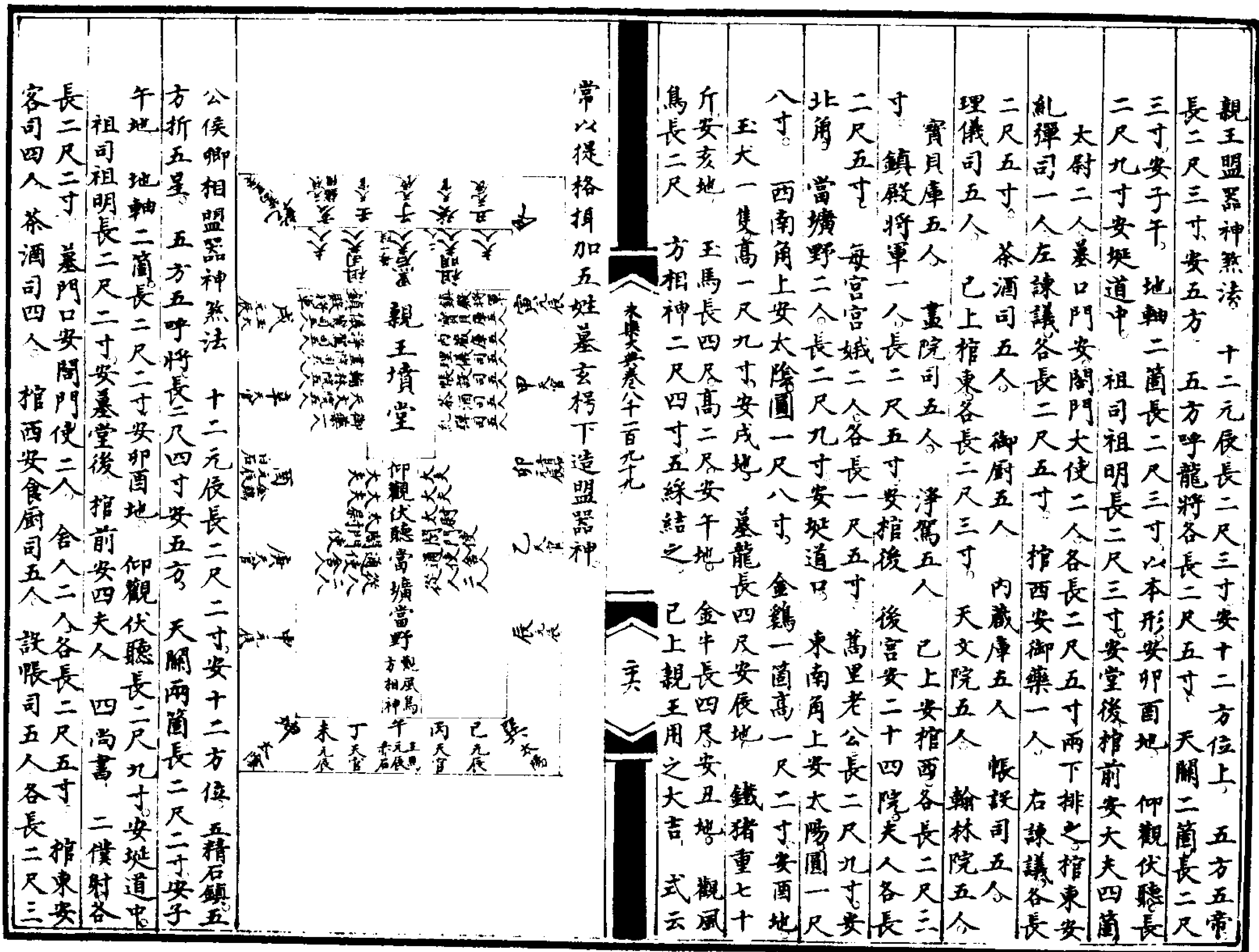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主

有。走。獸。兵。馬。白。衣。物。應。見。天。空。主。有。黃。物。奴。婢。空。物。好。批。應。辨。掩。閉。骨。殖。腐。凡。掩。閉。骨。殖。先。從。早。者。下。等。者。未。後。時。辰。正。方。可。下。也。孝。子。親。自。入。墓。堂。內。安。葬。骨。殖。依。其。次。第。如。或。有。四。妻。五。妻。者。頭。妻。在。左。肩。下。次。妻。在。右。肩。下。次。三。妻。在。左。腋。下。次。四。妻。在。右。腋。下。次。五。妻。在。左。腋。下。次。六。妻。在。右。腋。下。如。有。幼。孫。孫。男。女。安。左。右。凡。墓。堂。內。安。葬。生。燈。者。主。子。孫。聰。明。安。定。主。子。孫。不。患。也。墓。內。安。金。石。者。子。孫。無。風。疾。之。患。孝。子。向。挺。道。呢。曰。開。塚。道。塞。塚。地。祇。護。迫。急。如。律。令。勅。諸。孝。子。孝。服。向。休。門。面。無。通。甲。云。假。令。陽。通。一。局。甲。子。日。丙。寅。時。休。門。為。直。使。臨。三。宮。面。向。勿。哭。惜。實。念。師。立。於。華。蓋。上。通。甲。云。六。癸。為。華。蓋。六。戌。為。天。蓬。六。己。為。天。內。六。庚。為。天。冲。六。辛。為。天。輔。六。壬。為。天。禽。六。癸。在。天。心。直。符。在。蓬。加。六。宮。天。心。臨。東。北。師。立。其。下。通。甲。云。主。門。臨。四。宮。隨。孝。子。諸。親。於。東。南。主。門。出。萬。惡。不。見。人。大。吉。也。建。旌。旆。法。篇。禮。記。曰。威。儀。喪。謂。之。飲。禮。禮。實。蓋。名。曰。亡。人。樂。於。泉。臺。生。人。安。於。列。第。也。天。子。禮。幡。十。二。幅。黃。衣。頭。白。身。脚。排。長。二。十。四。尺。白。地。錦。藉。之。草。又。練。白。絳。練。束。旌。所。着。素。笠。龍。於。練。畫。白。龍。於。練。緇。廣。於。旌。帛。全。幡。長。八。尺。旌。旆。緇。燕。尾。旌。戴。花。於。竿。頭。幡。也。旗。刺。馬。皮。毛。置。竿。頭。旗。白。練。為。旌。寶。蓋。十。二。幅。五。色。練。綴。之。每。箇。帶。十。八。條。合。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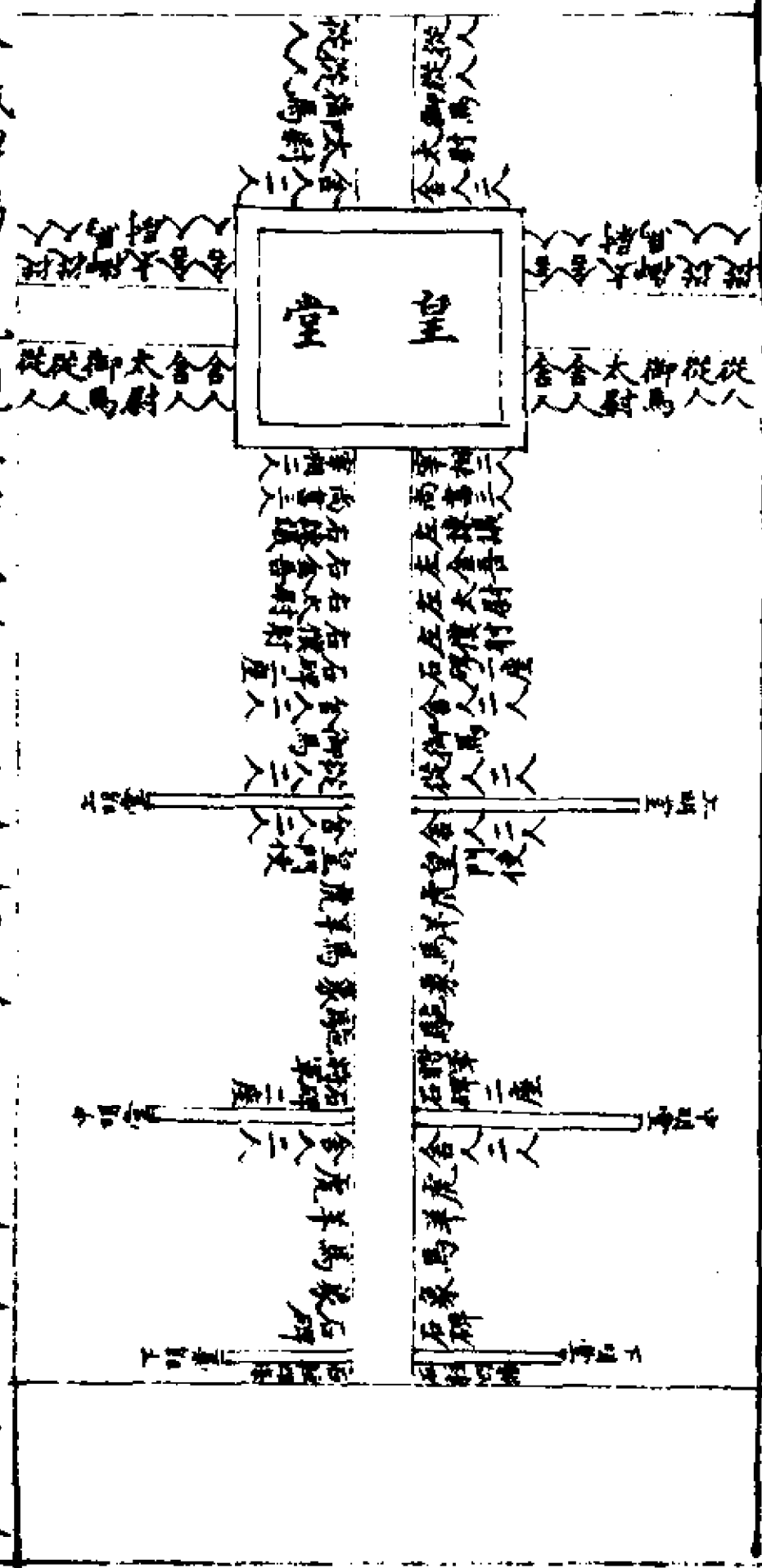


碑碣基儀法篇 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廣十八步合九尺九地也。前
安宰相四人 六尚書 左右諫議 左右金吾 左右僕射 左右大
尉 各長九尺二寸 合九州二儀也 皇堂碑二座至禁園裏長一丈二尺
合十二月相離四步各長一丈五尺各安一對東禁園前安左右侍人 左
右皇門使各長八尺三寸合八卦三才也 御馬二匹長九尺高五尺合九
宮五音也 侍官四對長六尺三寸合六律三才也 至明堂前御道闊十五步
長五十五步 前安通使舍人二對 石虎一對 羊一對 馬一對
象一對 駝一對 左右將軍 靈臺碑二座 接引舍人二對 華表
柱二對 各相去一丈二尺至中明堂前明堂空御路長六步闊一十五步
舍人將軍各長九尺法按九宮度一對長六尺高四尺羊一對長五尺高
三尺馬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長一丈高六尺駝長八尺高五尺碑長一
丈二尺華表柱長一丈二尺左一門 右一門 後宰門各安閤門使二
人左右舍人一對 左右太尉一對各長九尺合九宮也 御馬二匹長八
尺高四尺合八卦四時也 從官四對長四尺合四時吉 逐姓於長生方
上安碑碣兩座高九尺碑長三丈三尺依此用之大吉也。

天子山陵圖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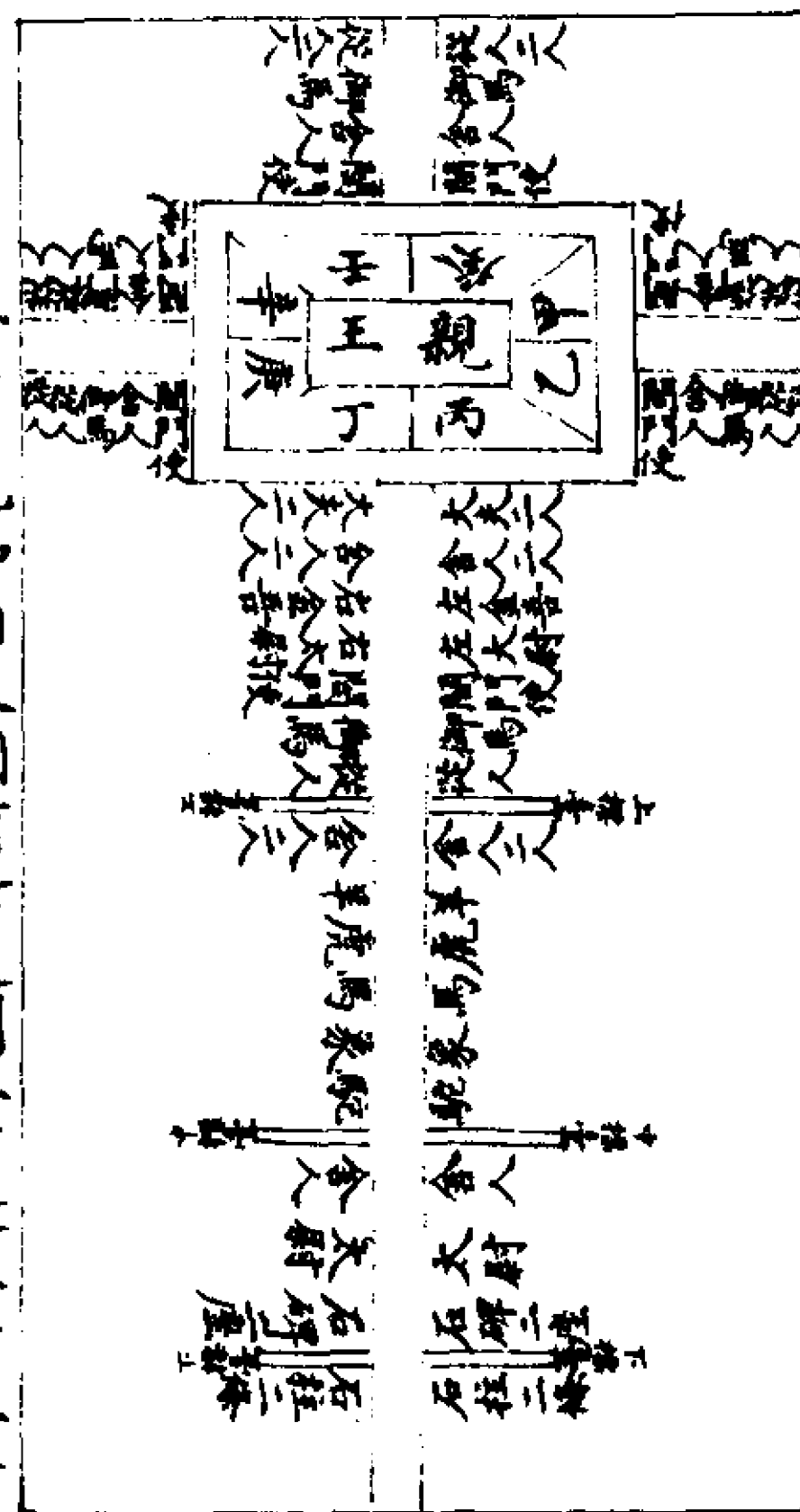
元



親王墓儀碑碣 凡親王靈臺前 上大夫人 左右舍人 左右金
吾 左右太尉 各長六尺合六律相去二步 隱臺碑二座高一丈二尺按
十二時居禁園前標柱一座 牙道東西闊十二步按十二月長四十五
步 前安閤門使二人 舍人二人 御馬二匹 從人四人 馬高八
尺長四尺合八卦四時 從人各長四尺合四時 石羊一對長四尺高
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高五尺 駝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一對長八

尺高四尺隱臺碑二座長九尺合舍人一對 太尉一對各長六尺華表柱
二對各長九尺左一門 右一門 前安閤門使一對 舍人一對各長
六尺御馬二匹長七尺高四尺從人二對長四尺於本姓長生方上安碑
碣一座高八尺合八卦 碑長二丈四尺合二十四氣 已上親王用之

親王墓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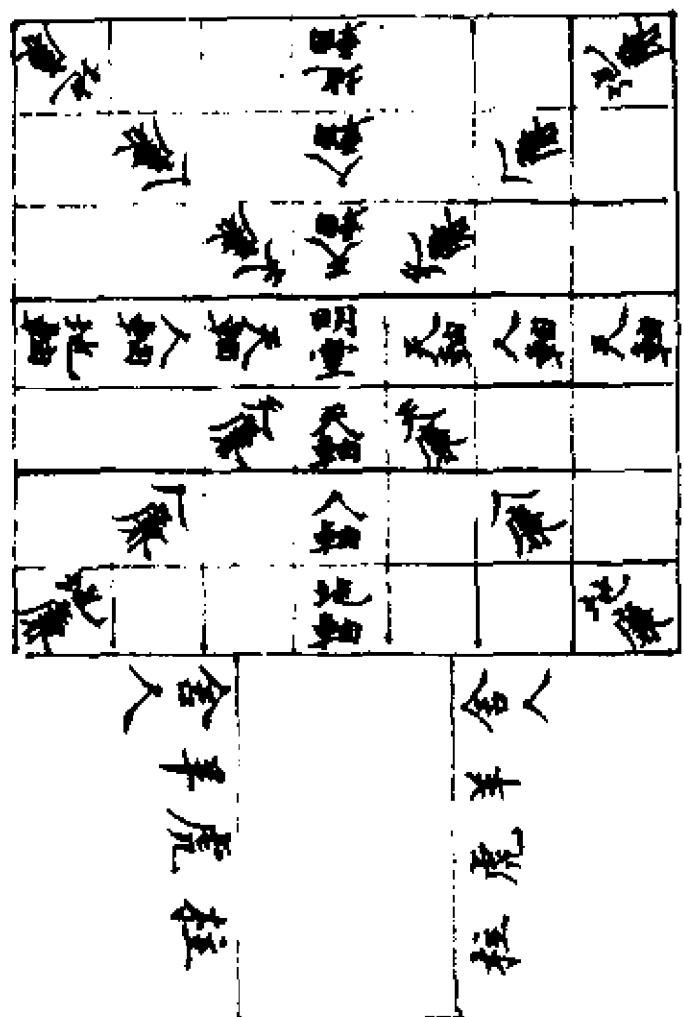
公侯卿相碑碣儀制 凡卿相墓園前街道闊五步長三十五步 前安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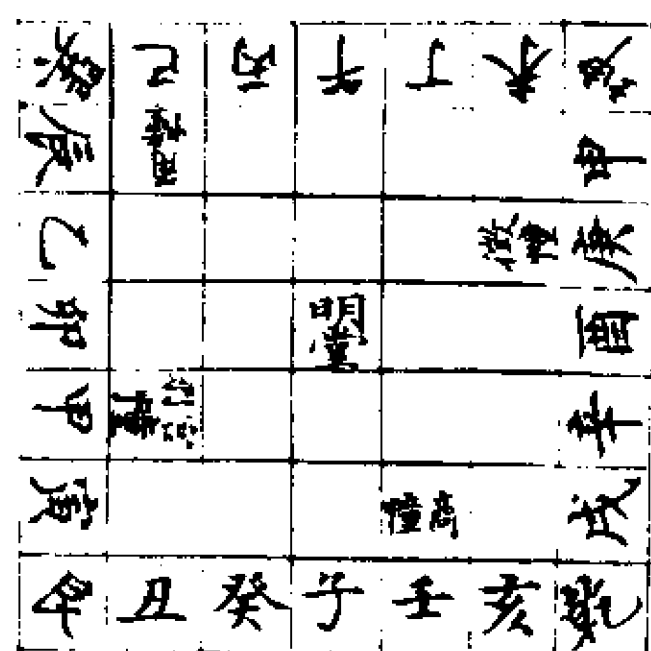
舍人一對長五尺五寸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
高三尺五寸柱二條長九尺相去二步長生方上安碑碣一座高六尺
碑長一丈五尺 三代為將相要碑碣上五品官方得安 中五品官石
羊 石虎 石羊柱各一對 下五品官與庶人同只要石虎石柱 式
云常以溝清加姓墓上津梁下安碑碣也
吉 朝官只用舍人一對石柱一對吉也

公侯卿相墳墓圖



庶人禮制儀制 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安石幢上雕陀羅尼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并月日。石幢長一丈二尺按一季十二月也。或九尺按九宮。庶人安之。亡者生天界。主者安吉大富貴。凡石者天曹註主有石功曹安百斤。得子孫大吉也。式云常以虛丘加塚體。天梁下安之。大吉。安禮法當去穴。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

下五品庶人儀圖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

辛

墳臺穴尺寸法篇 天子陵臺高一丈八尺。天子葬明堂中。方土德中等也。黃帝葬於地。屬土是二宮良屬土是八宮。一合或十六用是也。用紅泥泥之。穴深九丈。按九宮。下通三卷。內有大殿九間。用玉石砌就。內開四門。外有三重門。外域四門。臺高一丈五尺。磚砌四角。牆高一丈二尺。皇城行牆高九尺。三層。禁園已上並天子用之。大祥瑞吉。親王墳臺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辰用青泥泥之。穴深七十四尺。四門。臺高一丈二尺。皇城高七尺。已上並親王用之。吉。卿相墳臺高九尺。皆以加陽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青泥泥之。穴深五丈。下以戌陰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前掘門。屏牆高七尺。行馬牆五尺。已上卿相用之。吉。大夫以下至庶人墳臺高七尺。以陽加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白泥泥之。穴深不過三丈。以戌陰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屏牆高五尺。行馬牆高二尺。不得過此。大吉。擇葬法篇 凡葬者犯山川土地神祇及諸禁忌事。畢。為祭謝。擇日於堤道左。治地為方壇。壇上設五方神座。序如新草之祭。布置以外。設二十四位神座。香爐各一箇。香一兩。祭板一枚。淨巾一條。酒飯乾魚。鹿脯三牲肉。素果。果實餅餌。煎餅。盤錢帛。繒線等物。皆須預備。前一日沐浴齋戒也。祝文曰。維年月日某州某縣某人。名某。昭告于后土。陰宮某

州某縣境內山川。丘墓神祇。阡陌道路之神祇。今來某人。以其年月日。此州縣某鄉之原。安厝宅兆。某日事畢。懼營造之月。有所驚恐。觸犯凶祇。謹以吉辰。奉香酒醴。虔薦備具。獻之至誠。伏望眾神。並率所部。降臨其位。次以第而。受其所獻。再拜進酒。上香。又曰。謹重上白。所獻禮物。蒙恩受領。應亡者神靈。寧於幽室。子孫長保。再拜進酒。三謝。自來至誠。周謹奉謝。馨香以薦。恭謹無忘。祝曰。禮雖輕微。意實欣重。既蒙洪澤。降鑒上下。諸神盡情欣喜。莫爵既畢。福祐深厚。主人奉敬。餘祚再拜受恩。酌酒壇前。跪奠恩祐。應安厝已後。幽顯安寧。內外清休。再拜飲酒。又曰。三爵之禮。悉以周遍。鎮謝之物。既蒙受納。願神嚴駕。各還所止。謹自道路。將軍。瞻察前後。游憩。驅令萬里。某公丘墓。永附山原。千秋長保。吉慶也。通甲云。假合陽適一局。甲子乙丑時。休門加二宮。開門臨九宮。正南出大避。天曹神式云。以實凡加塚體。商加一宮。羽加丁。角加辛。徵加癸。天下為元。曹神。擇白埋小墳篇。天罡加月建。功曹傳送。為亡人利。凡憑師定。甲丙庚壬去路。不曉細法。則約之正東偏北是也。不知甲第。營幾何。尺寸無分之法。但一直至步以二因之。見一面七位之數。司馬法云。再以二因之。存身除二。便是每位之數。兩角合一。位。假令從宅東三十步。以二因得六十步。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

壬

是正東一面。合得六十步。闊再以二因之。得一百二十步。是兩面也。存身除二。退一位。有十步。是六分之二也。又以周圍步以九宮除之。零有天地人三才二儀也。殃殺所篇。凡人忌須有殃殺。取人三鬼。又名追。取使臣。犯日廷日不出。已亥日重服。破滅日復日。大禍日妨家。長出處如旋風。黑風。人衝即亡也。甲子日取東家。丙丁日取南家。戊己日取本家。庚辛日壬癸日取北家。式云。以月建將加時斗之日。數辰殃殺。出日時方。雌雄殺。以辰星下為出方也。假令正月甲子日寅時。小吉臨戌日。男殺西南出。女殺東南出。斗神去日。呼第八家。餘做此。擇葬法篇。凡擇時。先擇其德行。盛者。陽之德。聰明文。欽者。威儀。表備明者。照臨四方。文者。經緯天地。者。道德備矣。尊高眾大。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黃帝曰。師者。文也。無不包含。巨細天地。地理。咸謂之道也。其要聰明者。知古與少。後正真能降眾神。其後子孫二千石。凡通其三式。方可為師矣。師勿用僧道。主絕後嗣。勿用官商雜類。主子孫貧薄。勿用軍人。主刑戮。展殺于孫。凶惡。勿用不完具之人。出殘疾者。勿用老老人。出瘋子。孫。玄女經云。常以大吉加月建。師命上見魁星者。勿用。主殺家長大肉。大撓云。常以師行年加太歲。姓墓上見金神

三教大肉。次喪主大合師本年各行年見。置大肉。師用。擇月事。凡下事時。有人六軍。狗來。坐。治。師。打。狗。作。聲。言。下。事。時。有。人。尿。在。師。身上。至。凶。師。以。尿。泥。復。在。本。人。身。上。言。凡。喪。家。多。是。填。作。食。餅。罐。子。正。師。打破。罐。子。師。言。凡。為。藥。師。先。須。獲。身。先。有。災。難。但。取。龍。驚。木。珠。破。書。九。天。姓。名。凡。用。雞。雞。頭。上。毛。四。十。九。萬。三。角。九。子。用。絹。緋。作。袋。子。藏。之。常。安。在。心。前。為。惡。自。消。矣。適。甲。子。六。甲。上。草。最。面。取。天。上。六。丁。子。在。人。天。門。入。地。戶。度。華。蓋。入。杜。門。者。鬼。神。不。能。見。人。也。假。令。陽。通。一。局。甲。子。日。丙。寅。時。適。加。八。宮。六。甲。臨。臨。六。丁。臨。乾。六。戌。為。天。門。加。八。宮。六。己。為。地。戶。加。七。宮。六。癸。為。華。蓋。加。一。宮。杜。門。加。九。宮。六。壬。六。常。以。加。一。同。建。加。時。天。正。臨。功。曹。下。為。九。蓋。仲。大。吉。為。華。蓋。委。臨。神。何。下。為。華。蓋。師。友。此。下。式。心。二。七。通。中。書。置。字。萬。惡。自。消。射。白。埋。墓。定。法。陰。陽。人。為。凡。射。白。埋。墓。定。陰。陽。人。以。月。將。加。日。時。墓。上。見。陽。神。是。男。兒。陰。神。是。女。人。也。見。騰。蛇。是。產。死。血。光。人。見。未。雀。是。文。章。人。見。六。合。船。車。木。匠。人。見。勾。陳。惡。瘡。疾。人。見。天。乙。是。官。貴。人。見。天。空。路。死。絕。嗣。人。見。天。后。冷。瘡。患。人。見。太。陰。氣。病。死。人。見。木。神。風。病。死。人。見。火。神。熱。病。死。人。見。金。神。寒。氣。病。死。人。見。土。神。積。食。死。人。見。水。神。冷。病。死。人。方。與。日。合。是。陽。人。不。合。是。陰。人。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三

又四課定用神。第一第二課是陽人。第三第四課是陰人。適甲子任蓬。冲下是陽人。賴陰內主陰人。常以法。亦見時左足在前。為陽。右足在前。為陰。人。塚。王。相。少。壯。人。胎。為。小。兒。休。囚。老。人。千。金。不。傳。此。法。覆。古。墳。塚。為。凡。古。塚。墳。不。知。實。覆。見。細。述。之。病。生。成。形。長。生。方。水。出。亡。人。板。中。有。泥。脚。石。邊。板。兩。頭。橫。淋。浴。帶。衣。其。墓。內。有。蛇。出。雞。女。人。中。被。人。論。訟。死。山。高。出。婦。人。淫。亂。六。壬。云。看。三。傳。初。傳。吉。末。傳。凶。主。先。富。後。貧。初。傳。凶。末。傳。吉。主。先。貧。後。富。中。傳。吉。目。下。富。三。傳。俱。吉。主。富。貴。不。敗。三。傳。俱。凶。主。貧。窮。破。散。適。甲。子。門。主。休。門。開。門。上。出。水。吉。主。富。貴。榮。華。傷。門。出。水。主。屠。殺。人。杜。門。上。出。水。主。瘡。癰。今。景。門。上。出。水。主。治。瘡。人。死。門。上。出。水。出。行。人。驚。門。上。出。水。師。變。星。水。經。云。按。天。地。人。三。才。會。根。卦。上。變。凶。為。天。陽。巨。門。卦。上。變。凶。為。陰。五。鬼。廉。貞。卦。上。變。水。三。卦。合。得。貪。狼。星。主。子。孫。興。旺。合。得。巨。門。星。出。官。朱。紫。合。得。武。曲。星。子。孫。習。武。者。產。洋。合。得。廉。貞。星。出。賊。人。風。邪。不。具。是。合。得。祿。存。星。主。婦。人。貌。陋。合。得。文。曲。星。主。婦。人。淫。亂。合。得。破。軍。星。主。公。絕。嗣。婦。人。孤。寡。合。得。左。輔。右。弼。星。出。逆。背。子。孫。中。傷。人。三。房。破。二。房。凡。古。墳。前。有。水。作。聲。名。曰。水。在。悲。傷。後。有。深。陷。名。曰。玄。武。藏。頭。前。有。水。井。源。名。曰。青。龍。無。首。西。有。道。從。東。來。分。破。頭。兩。下。名。曰。白。虎。衝。尾。朱。雀。悲。啼。

絕後嗣。玄武藏頭。出。不明。人。遺。惡。死。青。龍。無。首。主。家。破。人。亡。白。虎。衝。尾。出。吊。死。人。此。謂。之。四。絕。之。地。也。不。見。骨。殖。法。為。凡。祖。墳。代。年。彌。遠。或。因。水。漫。摧。塌。耕。犁。不。觀。塚。墓。形。跡。忘。記。去。處。難。可。尋。覓。冥。司。大。一。此。是。聖。賢。之。迷。但。以。正。月。孫。兒。尊。尊。草。二。十。五。根。以。五。色。線。繫。定。以。火。燒。之。但。以。火。滅。處。尋。之。兄。曰。靈。根。地。連。復。告。黃。祇。生。天。靈。聖。滅。處。藏。屍。五。道。皆。引。亡。靈。歸。德。急。急。如。律。令。又。法。以。竹。竿。通。行。路。亡。人。祖。骸。亡。消。鬼。舊。血。頭。黃。驚。兒。結。已。上。等。分。在。六。為。未。盛。在。竹。筒。中。燒。燭。向。下。穿。之。必。見。也。又。常。清。即。用。二。人。穿。青。衣。拖。驢。鞍。子。一。箇。用。驢。頭。搭。在。鞍。子。一。人。手。擎。鞭。打。鞍。子。一。下。拖。鞍。子。人。問。曰。你。打。甚。答。曰。我。打。伏。屍。拖。鞍。子。人。却。答。曰。翻。鞍。使。知。不。計。步。數。鞍。子。翻。處。穿。之。即。見。也。老。君。曰。要。知。地。下。尋。問。六。甲。神。已。六。甲。之。法。此。書。不。述。謹。依。聖。古。之。書。造。終。地。理。陰。陽。人。張。景。文。望。空。觀。墳。法。古。來。有。箇。玄。空。卦。要。觀。這。座。墳。臺。雖。知。真。假。細。推。排。前。尋。加。月。將。加。到。甚。時。來。陽。神。在。上。是。陽。胎。加。到。陰。時。上。却。是。女子。身。才。加。到。四。孟。天。行。病。四。仲。勞。病。之。灾。四。季。常。患。病。不。須。一。一。胡。猜。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重錄提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王季烈

書寫儒士范濱

應點監生秋河

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銘

克己銘

銘 能改齊漫錄宋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後禮

私為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靈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恭勝私室欲昔為寇讎今為臣僕方其未克室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類何

東銘

宋張橫渠集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後人我希之則是

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夫於聲謀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其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於者歸一其不出於者長傲且遂非一有則亦不智孰甚焉言行龜鑑朱子曰橫渠力學絕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於戲無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一

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於戲則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韓元吉南澗集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和靜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畫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為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請東銘然後西銘謂從寡

西銘

宋張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泯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無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公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寡言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真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一作其才也達曰存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盡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補封人之錫類不猶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其生其恭也體其愛一作文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今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主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南軒集跋西銘示宋伯潛人惟

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去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
物之不覆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
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特循之要莫越於
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人之有是身也
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
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
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
者存其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學生潘友端尹
和靜集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
曰西銘之為書惟理以存義據前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三者亦皆聖所未發蓋墨氏之比於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
無分若知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教私勝而失仁無分之
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
至於無父之極義之教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
而行之本為用也反為不及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
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楊龜山集寄伊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二

川先生書論西銘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通乎昔
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
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
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未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
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同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
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爾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
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
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顧得一言推明
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
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楊龜山
語錄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和靜言行
錄說西銘橫渠先生初作西銘謂之訂頑伊川以為太甚易名西銘或
問西銘大意如何和靜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若自能盡
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三

此通朱子成書西銘朱子曰橫渠先生名熈字子厚處人也學古力行
志好禮屬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舍覽關左書史焉右書訂頑伊川先生
曰熈字平端改曰朱銘而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所指
兼所及深淺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身以而銘開示學者而於朱銘則
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及履踐朱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體明意
味自別若朱銘則雖分別長短遠近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學後學亦
不為不切然熈亦有窮而於下學功夫未至者又豈得與西銘微
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呂與叔橫渠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群當
康定間與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請范丈正公知其意欲
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請其書
愛之讀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得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及而
求之六經始知初見程伯淳止叔子來歸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深然自信
曰吾道自足何事於求於是盡去舊學潛心於理也晚自京大移居西銘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仰而語時而忘有得則嘆之或中夜起坐
以書其志通達思未始怠息也朱熹謂熈之志也熹嘗有問多告以知禮
或性變化氣質之道熹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
曰吾學幾得於心則熈其辭命辭無差然熹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泮然精
義入神者雖而己矣先生氣質剛毅德威嚴然與人處久而日親其治
家持物大要正己以成人人本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
而無悔故熹與熈不識聞風而慕非其美也不教以一毫及之明道程子
曰訂頑之言熹無難熹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熹惟完備乃
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全有諸心其地性已高則此地性自到有見處
不可窮高極遠恐如道無極也訂頑止心便可達天德學者須先識
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智信皆仁也熹得此理以誠收存之而已不
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無則有防心身不潔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
索存心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及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
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猶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
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善訂頑意思乃備言此理以此意存
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忘心勿忘勿助未嘗致德是之力此其存
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
存養此心久則可尊尊賢此理生動惟恐不誠守此理體之而樂亦不
不能守也西銘某得此意只是得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蓋

子以復。來有人反此得。此文者多少。古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使不仁不孝也。游酢於而語。請也。已能不逆於心。古語外。立得箇意思。便對適中廣矣。伊川教子曰。孟子之後。有原道一篇。其間古語固多病。然大要儘透理。吾而語。則是原道之不相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而語意思。據子學之大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並未見此書。問而語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先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此否。曰。古有兩端。有德之古。有達道之古。有德之古。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達道之古。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達道高古。信則有孟子後。儒者無他先識。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而語古之達。觀子厚所作而語。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和靜少欲。曰。見伊川後。半方得大學。而語者。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而語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朱子曰。而語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高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古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而語之古。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樂大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愾。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而語先。得盡時。便是聖人。想非尋常始學者一時所見而廢也。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孝仁事。親庶幾。便是事天底樣子。直情以明。使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爾。其言則同。而學者而欲。若大賢以上。又何須提耶。伊川嘗言。若及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上謂此也。贊云。發說振兵。脫此佛老。勇微卑比。一變王道。精忠力踐。妙與疾言。訂頑之訓。示我居尼。陳先生世大族人。父汝州公。年于官。指振物不先歸。莫汝州公子鳳翔。郡縣橫渠。同家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新州司法。還。甘州靈巖縣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違者作即。渭州余則。軍所之使。小大皆為。並寒之民。常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餉數十萬。秋之。熟。二年。以召歸。歿。歿。歿。入對。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制。除崇文院秘書。既而與執政議。新政不合。二年。移居。居。積業。著書訂理。與弟子講。行。性。十年。以召徵。仲庸。復召還。除同知太常禮院。與樞密議。禮不合。是未講音。而歸。行。次臨潼。年。年。五十八。薨。汝州公。某。而門人欲。推。而明。試。中子。程。就。公。以。問。司。馬。文。正。公。為。弟。子。誦。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張。奔。氏。家。張。等。學。除。天。人。誠。通。全。居。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北。主。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同。不。完。通。是。孟。軻。之。派。也。嘉。祐。十四。年。經。了。翁。奏。乞。賜。諡。擬。諡。達。人。微。誠。機。獻。皆。不。界。

史記明云。又按家語。孔子曰。仁人之事人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禮記
來公問屬亦云。而銘意與此合。明道程子曰。張子序間生孟子。孟子見微
學者余便不美。此即而銘之意。亦其素德之厚。故隨所欲。遂厥然動於中
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又按曰。銘皆月相語。乾稱父坤稱
母。子故乾馬。乃混然中處。春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
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乾然之身。混合無間。而
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
所資以主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措而言之。
朱子曰。而銘自昔至宋。皆是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體。而古之便。
是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是其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五
此身便是從天地來。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
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
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朱子曰。而
銘大要在於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五

亦作兩句解似說得者連連作全篇解其性有我其性有之也一
言之者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主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而體
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而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
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
乎性命之全體於主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親之也
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體故與我不
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
故曰吾與則其親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
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
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
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儕輩 同理一分殊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
意否曰民物同是分殊須是親民物中人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
難理會然看人自覺來面有分別 西山真氏曰凡主於人樂之問者莫
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足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
同類而物則與類是足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備以其分
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六

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惻隱寡寡皆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主其中則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
母宗子 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
一也故凡尊天下之老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
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
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足皆以天地之
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惻隱寡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
曰西銘狀仁之體凡自稱者以味者不見故說又非宗子家相乎名以味
聲之 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遠矣子所謂宗子者以繼嗣之義為
重也子時保之子之異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
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言天地為
物與我同體之意因極廣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子時保之以下乃
性理學若言同胞吾與下便說着情地深處却不是所以教人敬土人
處在敬與恐懼能令敬而恐懼這首道理自是違曰侍德字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也故謂之悖德賊賊天理自絕本根者賊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無盡人之
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樂
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
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通而無違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於父
事也 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於
父志也 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此之謂德 如知得德地使生知得德地使死知得德
地使消知得德地使長此皆足繼天地之志隨地進退消長與天地
時偕行小而言之飲食湯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使有義父子使有
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者是氣故說天地之事神者是理故說天地
地之志神者是理見天地之志是簡而無形無迹非化應却人却見得不愧
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七

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
則不忤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
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
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
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
亦天之祥也中主無所逃而待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
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孝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啟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
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
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南
非唯今之從若伯奇之獲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
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
伯奇矣朱子曰或問此六字聖言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是言有美有善
事天順親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而義非顯可見 則穎封人中

孟子曰：「二子皆不能無夫處，直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足說者，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爾。」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本是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非此心以奉事之爾。六至賢事，是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齊伯奇中主皆足變，此在人事上着如此天，通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問中主之不去，伯奇之自洗，皆陷又之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齊曾同，何也？曰：齊之底標，贊化育也。改曰：功中主，猶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獲何當焉。實自沈思，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人何陷耶？而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換家護曾子志，存孝道，復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棄，及其妻以養，然不難因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如其子曰：「高宗以復妻，穀岸已。」尹告商以復其致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告商，廣知其得是於非乎？韓子履霜，探鮮題云：「尹告商子無罪，後母贈而見逐，二書皆無自洗之說。」而銘取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六至賢事，雖只平說，而玩其語，勢辭意，似不無優劣，竊謂西銘自于時保之，以下皆闕而端說。朱子解亦然，齊尚參樂且不憂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孝弟天者也。類於人中主伯奇子時保之也。吾之生也貧賤憂戚膚至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人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順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順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仔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執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

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教萬殊而一貫則
 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格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
 親之序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
 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然識於言意
 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
 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
 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先生論西
 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氏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
 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
 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未離而為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
 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
 異同各有歸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
 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通之不明知者通之而銘之言其幾於通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仁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間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至有隱哉蓋不敢通之以起復學之聲也且墨氏之無愛困仁者之事也其源遂至於無父蓋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應其所絀行必稽其所微謂此爾西銘發明重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源遂至於無愛則後世有重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續墨也時竊要意此書蓋西人共賞而推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而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見弘流湯也續墨之學遠極天人之體非復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文論十篇其論甚正西銘之論則未然續墨之言誠有過者乃在玉案而銘之高潔推理以存義類前

聖所來發與孟子性善義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來發。蓋孟子之此
我而能明理一而不殊。孟子則二而不殊。若如及人理一也。實無差等
本二也。分殊之義。私殊而夫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主而推理一。以
正私殊之流。仁之方也。無利而遠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
用之過矣。且謂古者而不足用。欲使人相而行之。本為男也。反動不來。
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再示而猶微。皆伏讀竟日。曉然且意如侍几席
親訓誨也。時皆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再拜。目。乃若有所得。於是始
知為學之大方。固非終身佩服。豈敢妄題其大。以同於墨氏。前言所謂百
物之書。以氏為同胞。其長切其切。以解。孤獨而兄弟之無。蓋所謂
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義。非明者。誤讀於古意之末。為知所謂理一
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源遠至無愛。非謂而之書。為無愛而後與墨氏同
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若吾是以及人之善。切
吾所以及人之切。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若者。安之。少者。陳之。則無事乎推矣。
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蓋所以為仁之至
美之盡也。歟。何謂稱物。近近親疎。合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
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所謂者。為富貴而施之。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

故曰。古者而不及。則其義。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通。其義無分。無分則好義。
義之通。其源自私。自私則害人。害人則傷民。之為義也。始義則墨氏之無
愛也。二者其大雖殊。其得非於至人。則均矣。而歸之。皆與義。則固前聖
所未發也。前言所謂。稱物平施。近近親疎。合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
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所謂者。為富貴而施之。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
故有說。出此一句。實未通。理一一分殊。連句是理一分殊。一屬中。錯綜
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自有分。則自其殊。觀之。其中人是有分。則。乾稱
中稱。只下稱字。便到此。簡有直。該底意思。有稱。說成意思。乾之為父。坤之
為母。所謂理一也。乾坤者。天下之父母。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安得
而不殊哉。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自家人。父母。即乾坤。作自家父
母。有。乾父坤母。固是。天親而此。實與自家父母。自是有。親。疎。從此。便
是理一分殊。等而下之。民與物。不同。同胞。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自家
兄弟。同胞。又不同。龜山五。故同胞。吾與。近於墨氏之無。不知其間。便自
分。簡理一分殊了。以至曰。宗子。曰。家。曰。國。曰。天下。曰。萬物。曰。無。又。有
如是等。差之。殊。我。通。句。渾。倫。者。便是。理一。當。中。橫。截。斷。着。便。見。分。殊。但。其
所謂。理一者。實。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此。人。地。自。然。古。今。不。易。之。五。理。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一

張程二夫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盡則闕大。說一篇古
之。舊者有此。為作。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雖。有。亦。甚。分。明。問。龜。山。說
如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是體。義是用。若曰。仁是理。出
來處。義是合當。底。底。如水。源。初。動。是。仁。源。為。江。河。源。為。池。沼。便是。義。如。割
隨之心。便是仁。愛父。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
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理。也。是。如。此。如。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客
義。便是。事。之。所。宜。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意。新。而。起。義。服。與。等。而。九。扶
之。情。無。所。歸。自。上。公。至。卑。賤。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事。自。是。人。性。合
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公。慈。其。子。子。為。孝。其。父。而。人。不。嫌。為
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本。親。其。親。合。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
物。事。分。不。得。源。出。未。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理。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
使。時。義。都。在。後。面。少。閒。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
許。多。分。別。橫。渠。用。功。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功。要。當。如。此。橫。渠。之
於。程。子。猶。如。葉。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
闊。橫。渠。之。學。是。首。心。得。之。乃。是。放。散。而。出。伊。川。與。其。自。十。四。五。時。得。程。張。二

家之言。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
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亦
無以信其必然也。昔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之曰。思錄。云。張載子
天。橫。渠。先生之學。為實。寬。宏。恢。然。正。色。雖。吾。儒。不。別。於。此。然。與。人。居。溫
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道。己
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錫。而。而。起
起。起。踴。躍。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渾。然。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
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橫。渠。嘗。語。人曰。吾。第。德。性。之。美。
吾。有。所。不。知。其。不。自。暇。而。勇。於。不。在。在。孔。門。之。列。且。與。子。夏。優。先。曉。講。學
而。達。天。曰。吾。亦。全。器。也。然。語。道。而。分。寸。自。今。始。而。山。真。氏。曰。張。子。有。言。
為。天。地。為。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
子。後。十。餘。載。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
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朱晦庵訓蒙絕句。人因形異種
移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度正善性
草萊書晦庵所釋西銘後。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習中識見
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

通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
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漸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
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凌正心誠意以為說其所見固已超出
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
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
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
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其初讀西
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苴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固張子之意
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釋西銘之綱領而學
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朱晦
庵文集卷注尚書 伏蒙衆教以所不及反復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
問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
第願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竊為愧懼爾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
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
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二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微遂非
之夫於毫釐之間所以開學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
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者得大段處蓋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
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
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大理想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者得分明則
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
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
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為如何太極圖西銘
近因朋友商確竊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
索書不欲留之後復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
全明復習之久一旦遽欲分別曉析而古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家語及
前此妄論平易蹊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
是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蓋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

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磨鍊久而漸有得焉則日
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
非知言者也亦謂此爾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
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嶽先
舉萬石而後勝區雖也夫道固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頗曾以上義
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
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生待其無故忽然而有
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倖得於恍
惚之間亦與天地人心秋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
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
所以隱憂浩歎而欲大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
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蒙公家
傳則以為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釋氏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
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謂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主之
間分背矛盾二而一非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
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三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熟教之幸甚幸甚
林擇之 近見蕭中丞西銘解義其謂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
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
行誤人無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與郭冲晦 叢書云理出乎三
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說蓋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
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為理一而分殊者贊之書雖至約而理
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
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
與者自其天下之父也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民以為吾
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物以為我之同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也者言之所
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
曰顯達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
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
明之非一時欽聖之言姑以擢此而弱彼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 塞
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
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承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當貴賤之云例之則亦不
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
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
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
得張子之本意又云西銘止以敘登非終身之學也蓋竊謂西銘之言指
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
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克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
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朱子經濟文衡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
答陸剛定此說非以陸子之言為非是某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積
德之吉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年之切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
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
今詳來證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朱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各有
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辯也 論西銘首句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四

義 答陸子美此說謂古之聖賢以要人明義性之言行天理之實西銘
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
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論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
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
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
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
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
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
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
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
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結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主論而所言無非義理
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為此言以救
時俗之弊者 論西銘字子之說 答林侍郎東黃中北既明字子為
西銘之義論西銘字曰無可疑處都是侍郎未曉其大義所以不免致疑

其餘未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
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
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
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子曰此正以權稱之宗為嫡爾繼嗣之宗兄弟弟宗
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
乎林乃僥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 答黃
道夫此說謂五行土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之類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廣充字未得但
謂充滿字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自氣爾天地之帥
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爾各一其性則為仁義
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
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朱子語類錄問西銘 鍾勉心性古與
與西銘無干之類于時保之天人不憂無人賊賊于濟惡得是化育之神
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
下是做工夫處先生云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特施濟眾却不是所以
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與也能常敬而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五

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
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
天下面說事親事天變而常變而常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
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
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
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劉用之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
殊否先生云如此者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
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為父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簡親疎遠使
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家相其理雖一其
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與皆如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使以民
吾同胞物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自有簡理
一分殊若如公所說他地分別恐勝得他地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
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
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
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也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切切為理一

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
開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坤父母稱是也這不是即
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說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
子否曰是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以坤為母便是理
一而分殊于茲義焉混然中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氏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遂句推之莫
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翁一家之小
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
如此推之舊嘗着此篇作旁通圖予分為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西
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
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家做一着這裏各自有等
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索
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
又自別龜山疑其無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只
先着乾坤父母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六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曰此便是陽動陰靜否先生曰此是陽動陰靜之
理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聖人之於天地如孝
子之於父母西銘龜山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
着易傳此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
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西銘一
篇先生曰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即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
篇緊要處民吾同胞上無告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或
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且見有此兩篇文章或問西銘理一而
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着時乾稱父坤稱母
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與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
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
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遂句渾論者便
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着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
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着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
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

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
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衆人斯共底也朱子語類道夫問尹尹明見
程子後半平方得大學西銘着此意如何曰也是教化自就切已處思量
自着平時簡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兩道夫曰如此則末後以此
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
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德地間問道夫昨夜說
尹尹明見伊川後半平方得大學西銘着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
氣質渾渾渾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
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着蓋天下有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
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尹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成
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着
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
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着在曰然尹明着得好想見然着日月着臨了
連格物也着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是着
箇甚廣或曰和靜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做不
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七

者無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
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這着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在無那措諸事業
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着不着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
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着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聲
感動得人者如明道先生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
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
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因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和
軌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
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
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道寒暄也聽不得自是
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程若庸增廣字訓性情古今人物本本原原
初無或異是曰理一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理一而分
殊本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而分殊以理言分殊以義言親疏之親疏之
貴賤之貴賤之分言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
教私勝而夫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派仁

之方也。無別而無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龜山曰。理一而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爾其子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有不可以加。復足不可以損。見。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什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有我之私。人曰。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無差。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那裏。不須夫難。厚齊曰。理一分殊。猶木同一本。而枝葉自分也。理一而分殊。分殊不足為理一。宋黃勉齋集西銘說。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艮連無音如蒼焉。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蒼。未曉其說。于邛夏。三衛并中。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十八

周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蓋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氏吾同胞。至艮連無音。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實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性。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子時保之以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性。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蓋於此矣。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揚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答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據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連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及謂不及不亦異乎。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于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列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西銘理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十九

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朱子曰。問西銘只是仁孝難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爾問。問向曰。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今。截斷橫者。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兄弟。艮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收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月。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今我當負責。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忌。安頓得不好。今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貌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問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事一箇氣。朱子曰。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殊之理。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朱子曰。嘉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今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明道曰西銘集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者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更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西銘原道之宗旨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致齋說張子厚以戲言戲動自誣誣人長惡遂非莫斯為惡作銘戒之曰曰砥礪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恩為殘賊莫斯為頑作銘戒之曰曰訂頑父之又以始目剋核之太至乃改砥礪曰東銘訂頑曰西銘是固以長者之心出長者之辭名長者之名也亦宜知人之狀萬殊而人之情又萬萬之殊乎故賢者以賢治人終不若以人治人以賢治人者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利用也二銘以賢治人高矣遠矣其辭婉夫奈之何賢者一而否者百千也耶吾若與張子並世必語之曰盡從其初惜吾之生也後張橫浦先生先集西銘就論余觀西銘大意以謂

永樂大典卷八十二百六十八

二十

人枯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材以為持已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常如舜如申主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爾焉乎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我學者當自重焉西銘解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貌焉乃混然中處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之間如人如物如山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此吾同胞物吾與也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胞於天地間則凡山林而主蠢蠢而植者皆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大君謂人主吾為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君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慈幼孤所以切其幼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

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初天地之切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孤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疲癯殘疾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初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欺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無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連曰悌德孝仁曰賊連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悌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為恭從聰明廉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不愧屋漏為無忝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存心養性為匪懈心性即天地風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崇伯之子焉也為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

永樂大典卷八十二百六十八

二十一

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類谷封人請道美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不地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祇載見舜史契虞舜懷德亦允若是舜不地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明教吾能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人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護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順其受而歸全者宋平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簣是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富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腐王汝於成也貧賤憂戚是天地欲汝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吾得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

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焉鶴林精舍鶴林先生晚歲欲作書堂以理義之學淑其寓鄰之士友志不果就而後制幹君於苦塊茶苦之中不暇他及至建堂于墓左以紹先志曾區區遠來方濟絮以吊公墓而制幹君為設講席屬友朋俾訓所聞於斯堂以發其端辭而不獲謹取西銘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且存吾順事浚吾事也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旨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適人欲以全天地職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親然之身生于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後推其大者為宗子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二十二

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秀出乎等矣疲癯殘廢憊憊獨寡者為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後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質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性德賊觀不才之子矣蓋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是天以求踐夫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履常而盡其道則為庶幾為歸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二十三

全以此慶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今愛惡逆順慶之若一生順元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此則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為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制幹君作堂以紹先志而因取友以輔其仁繼志述事存心養性二者蓋兼得之矣故愚敢述此以為勉而併以證同志云 良孝按鶴林先生即前共公冰以勇人而為清制幹君名陳直木鍾集西銘之書以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劉氏通言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聖人事也人能以父母為天地約而求之仁亦不可勝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陳亮龍川集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據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殺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連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讀史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夫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與也取之雖與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執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為書也乾為父坤為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師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為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天君為宗子而大臣則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歸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

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
胖樂天也寧親也達者自達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
為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未能
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為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為匪懈矣寡欲
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是為法不通而無
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
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
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為飛魚躍車然不可持於
勿亡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
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使氏靜一泛言張子西
銘說侯氏曰唐虞三代聖人遺統正派至孔孟沒不得其傳濂溪周子
二程夫子實接不傳之統二程之後使到橫渠張載蓋以西銘垂訓于世明
道曰西銘原道之宗祖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
見此書者多言諸朱子曰自請張子書四十餘年但覺義之深指之遠信
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無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今世
之大儒也註解西銘止書喜學其尊信此書之微意可知愚伏讀之始實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二十四

先尊釋山先生之手澤宋儒呂大臨張九成朱熹之解比歲先師李升
軒昌道復以西山後人恭模演說命惡錄誦已上諸儒總為一篇似涉易
覽今擬元之暇纂附成書合而玩之發明奧微庶幾方寸之中融會洞達
而有一得之說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遠也元儒王全文曰是宜冠四
書之上先讀西銘方讀大學次及語孟中庸即胡宏所謂周子通書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流行乎天下之論同也 然則謂東西二銘與曾子合
西銘主宏東銘主毅至於克己復禮一也洽謂西銘主愛根乎仁東銘主
敬根乎禮至於動靜交相養一也元年歲之陳陽集俞好問摘西銘玉成
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主於萬物
其主維何凝注推剝萬善皆受愛乃成霜露皆散而况在人資賤愛藏
是為福澤德慧術智是為疾疾皆益所能空之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仁
父母於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焉驕以敗思之通甚如能則傷所以古人
教必義方昔我西銘造化全體維好問南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
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究其成矣錯落主壁如琢如磨
君子自修既恂且栗錫發孔周匪王其美伊石其力匪石其力生感之德
源派至論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不為仁不為孝矣 語錄吁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
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與闡發前聖未發之蘊豁人心未啓之機真可與
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悵悵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
可得而繫 語錄士而為賢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則以原道宗
祖者言明道一見不以達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然究其旨要
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人者有見於
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中主恭而末克
父於惡而乃取而備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駁不知橫渠之意非謂
之孝果與中主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爾夫何疑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
歸諸大君之長切而遂惑其此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
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爾夫何惑學者尚
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先己之精力於此焉而求
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顏之學可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焉
乎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為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為過今觀龜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二十五

山之古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 且上絕若雨
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乎橫渠其果
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焉也如彼如日不然何二三子僕疑之
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
馬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
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絕若雨向
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然而改詎知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
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而覺同上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
分殊一語則條然風飛烈然冰釋矣又何疑焉 且上愚故曰終歸於信而
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為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
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之為多則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
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四書章句總要朱子曰西銘理
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蓋仁是泛然兼愛處義
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為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未嘗不
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則其分
未嘗不殊與夫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親其理未嘗不一然至於大君

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主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兼愛之仁分殊處便有兼然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爾豈足以論西銘之大旨哉右所列西銘之圖專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銘綱領渾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蓋又主以理氣為說者也沈毅齋先生遂衍其義有曰自賁賤卑卑之等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塞以氣言也而同一根源則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之別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帥以理言也而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同乎天而無別則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別矣雖然氣在性分可得而變厚薄清濁是也氣在命分不可得而變富貴賤短長是也惡旨酒以克己有美才以輔仁所以求變其在性分者勞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貴賤一安其所遇所以不變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於天者輕則其責成於己者重所以存順沒寧無忝於父母也先生此說發明備至愚故因即朱子之意而圖之併述其說于左初學之士詳玩其所以為理一分殊之旨又參以理氣差別之說則西銘旨義庶乎其盡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九庚

銘

帝賜二銘

舊唐書馬燧傳燧平河中詔遷光祿大夫兼侍中遷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誅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即為君臣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因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委諸未商良所惡焉起予者商固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衷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著慈文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觀耳難偏聞觀之聞之胡又非真事夫其源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因從爾欲爾爾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道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九

一

無求備事多總集眾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遂耳弗心必盡乃誠順肯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諂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諄諄者昌唯唯者傾棄以興亡易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兢兢取朽為戒納隍為志神精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同鰲靈臺罷講達奇技淫巧珍禽作歌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今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易追利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無祿殺戮難繼塞耳舍弘光大是亦為美履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冠戎存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實于座隅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綱焉以冀以綱為衡為鈞如耳目應事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又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本必從繩金其用繩中者之或時惟陶唐乃聞嚳咨仄陋明教洵予有虞二八騰芳爰追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

不賦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刻滅
群虎破平四方惟衛及英啟開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奉
昂昂偉哉衆才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焉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
主之得失咨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中書絕維載張
闕索斯補維德是倚維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板蕩更吾射鈞
任之無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憚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
暗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遠茲艱也夙夜兢兢我戰我實惟勤賢
內照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堅壁巨艦濟川同德同心
扶危特賴子嘉爾誠爾相子理惟后夫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如始
功藏鼎彝道冠經史母俾伊傳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謹至太原
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
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
心亨銘 嘉定州臨江府直徽猷閣張行
以書來云近聞一小室為公餘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亨願僕今日亦可謂
處險矣然古聖賢濟險必有其道愚不肖何足以知此願乞數語銘之座
左以為朝夕之戒庶幾求小得而不至於坎窞惟不以晚進鄙作特賜善
誘竊謂印之為郡昔有四利今成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錢惟茲四者他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九

存養益宏靜虛明通不外
一誠動主于靜體主用行 **謹動銘** 周漁漢集附錄篇載謹動銘
善止於一必純乎天去妄之夫無妄則誠渾然至質無微弗賓易為邪汨
物欲橫流正道日室君子謹之檢身自律仁義禮智真理融道動直公濟
不離一實用和
三住銘 江西志唐施有晉字希聖江州人工詩文
曰德動罔不言
升之妙著三住銘三住
者謂氣住神住形住也
日省銘 宋陳藻樂軒集欲動而呼應而
戒毋患其天子和或况吾庶人知斯
二者佛寶備珍勝於同藥則謂神
無咎銘 宋袁家齋集無咎銘
先主作無咎古篆後延潤潤屬義非惟易之言無咎多矣而
尤於大過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辭深有味焉吾夫子繫之曰苟錯諸地
而可美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貴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無所失夫嗚呼人果天地精神之氣此心手靈固未嘗有咎
也入孝出弟謹言篤行無所苟焉本心純明六通四達皆何自生我初六
處大過之時以柔居下順也藉用白茅謹也居下體之初乘至順之德而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九

鄰或有一或二有其二吾即獨全昔以高利氏就富素今以為害氏皆貧
薄公私害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變正生乎此太守之未適丁斯時可
謂處險矣聞室曰心亨得濟險之道也坎之為義在卦為當時之事故有
出險之理在爻為當時之人故無出險之辭何以言之坎之剛中惟二五
兩爻在二則曰求小得孔子以為未出中在五則曰坎不羣孔子以為中
未大是也在卦則雖心亨孔子以為剛中行有尚孔子以為往有功是也
夫天下事未有中不剛而能濟剛中者誠實之謂也金石可貫水火可蹈
天地可動况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立哉山下出泉推而放諸四海
無所不達雲上於天沛而利乎萬物無所不濟又要出中未大之患耶
為之銘曰時在重險心維獨亨胡能有尚剛中則行戊子重陽日里人張
行成
嘯隱銘 宋北明禪師集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陳壯圖嘯隱
書 舒自樂遜庵中之天地宜特以天地為進庵學道者
自竭飲水方舒籙是謂主天
主靜銘 宋周漁漢集附錄篇載南安
下之正位焉居天下之廣居
至靜而清淵之則亂清莫從主人之為人寧二五精厥初本靜天性清明
形主神發底物為情紛綸交錯善惡已萌君子修之致立德成中正仁義

盡敬謹之心謹則無所苟無所苟則無所失故初六無咎非於本心之外
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錯諸地而可美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
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戰戰兢兢常清常明
無所偏黨無所係累無所愧怍無所疑滯六合雖廣遠在咫尺一身雖渺
範圍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故曰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
無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無失即為得不必求善也善去即為善
聖人無訓豈不昭如日星哉其寫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從
而為之銘曰 易道坦平何用作為人自不悟萬物千岐一日洞然了無
所疑天地在斯四時在斯萬物在斯古往今來在斯聖人與我在斯衣斯
服斯飲斯食斯視斯聽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
匪思系體居下茅以藉之謹敬若此朝夕弗違萬善自爾生百志自爾
輝光自爾著德性自爾顯其變無方其樂無涯以是為無咎之銘非支非離
愚軒銘 宋洪适盤洲集山為可移我志不輟佛
為可為我禪不滅用智靈心巧不知拙
癡室銘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
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庵銘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
室以癡其癡則非

有表端而影政 繼銘 聽松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鳴呼
其紐於好出而惡入其地於更縱而弗裁其酷於繁一而連十焉遊理而
禁雖糾固而何及 祖銘 福生有基絕惡者於其微而兵關於桑女校
人起於楊茂初則弗戒而悼絕者之不屬猶不稼而閔飢 衣銘 嗚呼
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余不能與物為春徒俾爾不寒而溫已上供
大州府正志 周學銘 刀鎗跋城諸銘 右鞠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
喟然曰此難釋聞之義跡而題洋鄉壁文之別錄也世以快曹為元官而
憚為之自漢之儒者唱此說世之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
官不列三后傳述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憚其為而強使為之則視成
於簿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怪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
者同科余方學為政焉此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耆陳翁以此相示三復
之餘收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幹日宋楊誠齋集跋翁子才為江養
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李銘 江碑題若著同時汪規吳時道瑤一日三
師景其庶幾周益公大全集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棠字德素南唐李先王
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過佳善言論
人物如壁其為山澤之遊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與狄宜春作鞠
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消字養源被過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
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為吉林喻公子材為書此銘五十三平
矣子材即聖錫姊翁諱榜紹興初權館職後宰陳寧避時相桂其冠晚起
為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米為酒官兼行祿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於
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 城銘 國朝孫作蒼
題下方詳記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城銘 國朝孫作蒼
崇禎恒桓矢入而躍鉤援臨街談笑引卻保汝父子舉滿室家姻族鄉黨
翕然無譁大開棘門宛如兒戲竊入趙壁立漢赤幟城何足類城何足恃
三軍之帥實執其機不為鷄口甘為牛後雖有堅壁亦莫守人心之發
其隙甚微一有弗慎寇隨以滋六鑿拾獲頃刻文到我作城銘守不可緩
屠隙銘 宋北欄碑師集屠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金垣地則
思於斯非勝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通斯阻阻吾倫倫
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術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昌吾居子 古器銘
宋劉學易先生集題古器物銘贈德父魚蘭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圖
城序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家玩爵觥屢飲我鼎高時看膳到今昌後書一

展如對面邇來三十載後向趙卿見收載入何富樸寫黎黃卷沈耐夏南
周餘嗜到兩漢銘識文字粗曾玄成福萊順通雅學不長魚書跋遂將
傳琬琰索我序且讚我衷心力薄游不出里閭孔懷忘年友契
聞吳州縣深懸千里駕清華十日燕諸賢共留連更賴三語錄 朱墨
銘 宋史陳密傳密天性剛毅信道允為青島宋墨銘謂宋陽陽墨陰
愛諸葛亮端平初侍御史王遂首言密事先帝有諫諍之直
里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閣 四留銘
夷堅續志王參政伯大號留耕膏作四留銘於屋右云留有餘不盡之財
以運造化留不盡之財以運造化留不盡之財以運造化留不盡之財
餘不盡之財以運造化留不盡之財以運造化留不盡之財以運造化
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字銘 溫華瑣碎錄監書
嚴蓋 十銘 鶴林玉露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民齊為大昌進十銘云
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求早雷風天之仁愛
存心公正治之所起電覆之私惠及十里 委實不勤委到不畏貴物
大權以委焉忌 貪吏重民戒石莫曉莫曉以委於號令 氏之疾苦
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 射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銘其罪在
吏 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故說尤害于國 自治十全乃可
理外重乃取輕動為戒 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并奉藏 十二
字銘 宋楊弘道集題墓志 二銘 宋鄭道卿先生集二銘一集
清亂石中得二勝廣珞天作而地裁之以見道也其一 知樂仁壽
曰莫釣磯其一曰下臨臺既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知樂仁壽
二銘 宋袁蒙齋集故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 勳無
何樂是樂乎足 右知樂銘 瞻彼山峯形若冠冕振古青黃 酒鏡
登青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無識以永天年 右仁壽銘 酒鏡
銘 元耶律鐸集元耶律鐸酒之德醇鏡之道明酒後物以德
鏡應物以道不有私於物可謂體其道之大者也故作斯銘 小景
平遠銘 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小景平遠銘 平遠中商作平遠
案石遠通時葉且書自以詩題其小景云平生立意意遠

三八五〇

墨寫江南真韻勝不凡者北湖居士跋之以銘五鼎吾知其不能榮五斗吾知其美能辱而一立一整天所以韻其胷中者顧以達世而超俗

秦坑銘

元吳萊集雅齋之虞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曰以棄藏曰以焚

秦坑銘

元吳萊集雅齋之序自任不儒彼哉坑者

干戈湮血邈以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大字轉熾啓我混沌閨陽閨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轡徵言如綫橫議溢鄧釣狐祈亂不樓益燧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寒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籀氏戎將適從

巡狩銘

孔叢子巡狩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見
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時

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早微諸侯無霸倏以齊之衆獨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

權 臯 銘

新唐書藝文傳李華稱禍衍悔乃為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

權
臯
銘

悔乃爲元德秀權早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
者憐其志

襄樊銘

宋李曾伯集擬襄樊銘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

制置司李曾伯奉天子命調統高遠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
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銘曰壯哉峴春南北緊墉整典陵
谷乾能失剝斯復

秦權銘

顏氏家訓蜀有秦權二銘
篆文明其國備載之以考
千萬年屏吾國

秦權銘

顏氏家訓有秦檜二銘
篆文明具國備載之以考

顏氏之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主統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繪法度量刪不重歟疑者皆明靈之。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明靈之顏氏誤作靈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文刪古則字謝本音制非

壹古士字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燕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威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母疑此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託文老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

作世字 刻此詔故刻左頰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圓
恐頰氏所見篆權自有異司故乃從頰氏告而二

再見
篆字
枕杖二銘

唐羅衮枕杖銘并序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

遺闕也。眾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枕銘：或枕或歆，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銘：身之瘵，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同之。

巾几銘
羣必路史黃帝後祀巾几之銘曰：母命弱，母德母違同。母做，母謀非德，母已非。

漢侯鈺銘

寶刻叢編四十二字雅下兩字缺有云新始建國元

耕得之。太守郭浩致于宣撫司。復以進御府。候鈕四十二字。闕二字。王莽地皇二年所作。紹興中出於金州。今在毗陵。胡承公家漢器如館陶金。甘泉內者。鏤之類。雖非彝鼎。聞古文蓋猶是篆體。獨此器所書有波畫字。允清勁與漢不筆法無異。孰謂西都隸字皆古拙乎。安哉。

銘
所成似

辨韓昭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今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觀陶
 食彼美珍思此鹿焉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是陶器也

洗銘

古今事通異莊漁人得二大洗以歸章氏予銘曰金芳精火芳
明土芳英水芳清器芳貞人芳賢又司匿哥三足先於青

化銘曰尚古華人範模首制
伊谷可陵厥用罔暨

瑞魚銘

銘等神物環奇形製純古魚爲龍象既彰受命
元銘作龜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
石雲板銘

古魚為龍象既彰受命
永河劉篤事無以加之
石雲板銘

宋北彌禪師集彰教寺石雲板銘 兩朵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
刻詩五十六字曰吳翁題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
居隆藏主來住此山通湖口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
李氏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溫第六子名知謨字義明距寺七里甬江

雲板銘 兩朶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
書姓名寺無著甯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
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
王溫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昨寺七里甯江

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此立驛路傍元祐元年歲
國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荆湖時所作碑陰則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焉
其瘡而後震銘曰切堅兮米英剪雲兮賦形在縣兮
看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聞寂寥兮歸根塵消不痕
信心銘
北朝祥師集物初銘一明
物初銘
北朝祥師集物初銘一明
信心銘
秀雅
信心銘
秀雅

物初銘

北雅祥軒集物初銘一
龍玄化寸田鏡空蕩然十

虞雲沈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亦惡乎有夫道
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生絲綸汨乎吾前莫不了厥
端緒於毫忽未兆弗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訂
其託銘曰混且融緣以絢曰無希何從生主無從去其際動中滅靜中起
微思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母

三源銘

三源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發於中天遠遷於江西一

勝叟銘

勝叟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本則謂之曰蒼蒼而亨者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

以成亨之以誠應如谷神總總出雲其類繁繁汨序亂常天紀安于朝春
新秋曹雜宣秋寒息弗停擬萬竅號號氣華侯變金行既肅族類窺窺然
皆瘳跡絕景消泯至死天賴常鳴無從聞聞於戲天子不戰而勝凡所
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不戰而勝天子不戰而勝凡所
而未嘗不定則又謔

明無礙銘

明無礙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事余與朴翁兄銘朴翁稱之曰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

無礙屬余者語後十九年始克為之銘銘曰毫忽不遺物則礙屬洋然物
消伏膚以應惟其來奉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著獨在畦空吟虛欲萬藉
瘳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通

無盡銘

無盡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為

之銘銘曰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
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周雖不竭畫蛇者足既著復則身柳子許
曰小天地求諸

仲舉銘

仲舉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復仲也豈無勝顏

之人亦顏之徒已

六悔銘

六悔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貪時悔藝不少

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
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

萬佛影銘

萬佛影銘蓋其一一滴曹溪
廣弘明集傳影今在西蜀何謂南面山古仙居室中及漢沙從經道去
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夫澤於近習不遠希世之聞撫常承月罕懷事
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應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通以
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既靜慮閑夜理契其心今乃

思沾九澤之惠三後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
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侍譬日月麗天光影彌輝群品照榮有情同
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大幽
極以言其道勢繫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北
其端不周然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
其基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未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發
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
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問於無問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
之分孰隱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舉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
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室不誣哉速音尋先師奉侍層載維塔
蒙慈訓托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報來遊方之說故知
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劉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
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固其詳問乃多有先微然後驗神道無方獨像
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
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
道輝層巖映映虛亭在陰不昧庭情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一

跡絕兩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共體微冲安
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與感微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幽津冥賞撫之
有會功弗由義其二旋理志敬固應識三光掩輝萬象一色度宇出鵲
歸奎美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遊維塵微息匪伊玄覽孰窮其極
其二希音速流乃春來顧欣風葉道仰規玄度妙畫毫端運微輕素託彩
虛凝殆映霄霧迷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
昏明交而未曙勢翳鏡神儀依倚若負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焉求神之
聽之鑒爾所備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激情靈泥飲和至若照虛應簡智養
乃周深懷冥託曾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晉義熙八年歲在壬
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而功無所加
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大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
爰自經始人有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榮
于時輝翰之賓余馬同誅咸思存遠敬託相異閑庶未喻之重執故備
時人於影集大道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行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佛影銘廣弘明集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
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其者記論矣雖并登顯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園且說佛影偏為靈
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瑞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
師開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彫闌舉擬遺量寄
託清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東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
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末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此宜深思肅學所
能宜述事經但謝永春固已報塔瑞方薄以諸心許微猷秘奧萬不寫一
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騰有幸音之期開提獲自振之路當相尋於淨土
解頰於道場聖不我欺致米必報後筆與言情迫其慨群生罔祭六趣幸
經七識迭用九居屢達利我五陰卷久四緣適使轉輪苦根迭連連未
已轉輪在已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曉爾長素負爾沉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
爾必祛其偽偽既多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警非
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實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
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微光接開金好冥漢白毫幽暖日月居諸故寧斯
慨曾是望僧擁護識侯對承風適則曠若有樂敬圖道經跡鑒峻峰川源步
欄窮窈窕房櫳激波映屏引月入牕雲往拂山風未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六

十二

明倫堂銘

朱晦庵集南軒州元漢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

四齋銘

朱晦庵集南軒州元漢縣學四齋銘 崇德齋銘 尊我德

萬彩淡浮色群視沉覺若無在學由其精精能感靈獨誠之云
手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之推闡提之役及路今觀於蒙茲觀
式屬厥心時遊源易 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告勸
匪孝易程治爾學子永觀厥成
性希聖學分玩心神明玩清濁方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
勤小物恭肅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定此廣居純不已
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更同安縣
學四齋銘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論其員之冗故唯兩齋
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東征之
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教者
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
南揖習之區各依舊貫易日新長論為志道長論為游藝長論
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
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覲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

見告條其使不便者盡且罷行之 嘉禾都四齋銘 處仁齋銘 里有
仁焉擇之而處顛沛造次不離其所遂因麻直絲以染遷漸磨而化物我
皆然 好義齋銘 質直無邪所存在義行而宜之勿放於利無適無異
匪驕匪吝推之邦家其速可信 復禮齋銘 湛然一性中有覺知感物
而動私欲害之約之以禮勿順乎非不遠而復頹氏庶幾 近智齋銘
仲尼之聖顏子之賢好學不厭智斯仕焉勉強師之其德日起知之而好
斯近智矣表裏齋銘 集遠原齋銘 泉始遠流涓涓泉有自道執先滿字寅
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之 止善齋銘 兼山良民其質何
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焉謂止聽綿蠻會斯意 存誠齋銘
誠本存實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既開純乎純欲聞邪
禮是門 養正齋銘 物始生今日蒙赤子心天心通 唯塾銘 宋
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 秋崖集一貫之傳曹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廣之塾曰唯則焉之
銘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速向若望洋者曾子雖聖所許微我果
換厥妙難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
起浴爾門人於手為誓勉我聞孔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母曰志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六

十三

書銘

笠擇叢書太古之時何嘗有書有書則結繩氏
始相類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

吾身其自茲入 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度負必折軸韋紐一絕錯亂名目廢務
輕者擣桑刺較膠膠發奮奮悉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宜上下今古卷矜
蟬聯薰曝蠹蟻庇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重印
草就跋勅識馬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廟成夕反詰哲制令尾達
首言淺微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離美備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咏
賦頌多思諛權在簡牘者理沒壞爛無遺簡編嗣以象穀其留最延錯終
顛倒龍家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鑒鑒既畢名聲泯然竟齊
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渌渌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後似太古結繩
之前 書字銘 朱晦庵集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
意則荒取妍則惑必 書厨子號銘 朱晦庵集藏書閣書厨子
有市焉神明厥德 靈出此誤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 寫照銘 朱晦庵集乾道九年歲
匪金厥麗舍美咀實百世其承

意則荒取妍則惑必 靈出此誤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 寫照銘 朱晦庵集乾道九年歲
匪金厥麗舍美咀實百世其承

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
他念也福唐士元為子馬照因名其上以自戒云

叢書銘

宋

年稱叢書集於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揚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為記余適
坐官紛而師韓又休於歸立項不吝冥搜姑從省大法而為銘曰萬物華
前或耽以娛若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與何清哉亂裏姑振其概經史子
集君味其間經辟則酬至史子集流餘而精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抵
經猶物之玩况吾書外復以他亂若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
馬稍損已其一非不足為非有餘吾書名吾何擇夫精物

金儀

銘

元姚牧庵集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奎戴也六尺為深廣
自倍也魚深廣倍琴奎先也環鑿為沼準以灑也辨方正信日子卦

也衡極度中平斜再也叙起南極平奎戴也小大必周入地盡也始周寢
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到五十六時配
也衡竿加卦與坤內也以負端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板窠納芥也上下懸
直與鐵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陽谷朝宿夕錢昧也寒暑發欽驗進退
也薄蝕終起蓋主教也以避赫義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祭也極淺十
七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六十九

十四

也黃道寢平冬盡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安澤宜夜所寧蓋也六天之
書言珠話也一儀之極孰善恃也以指為告無煩象也聞皆以明疑者沛
也智者是之勝者惟也古今巧思不憶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闢天
朕造物愛也其有俊然昭聖代也秦山彌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
也鬼神禁詞

漢律準銘

元趙忠齋集昔有能氏設斛谷之管定
律呂之聲主漢八世郎中京房習焦延

壽之學案六律五聲之音帝達諫議大夫及太子太傅問之樂府其言以
為六十律相生之法始於黃鐘準於中呂而十二律生焉自中呂上生至
于南宮而六十律成焉是猶八卦變為六十四也夫竹聲微而難知故作
準以定之其狀如瑟長一丈而弦十三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則清濁之節
或在馬故不可以無述謹撫其實而銘之曰竹生嶰谷截之為箏黃鐘九
寸是則是遵案何世變滅學于秦漢室草創於唐晉詢分數難曉竹聲難
陳洞究其音京房小臣請諸其師延壽焦房乃微瑟制律準一新弦施十
三中畫分寸檢攝草木靡不統統皇帝御殿和氣氤氳後世之賴鑒此詩銘
新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命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科帶三
辰內旋黃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籥九令改焉時所而

異取其疎明無室於脉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常不
搖則乾安靜上鍊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

藏書銘 元李太初集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燕光
為世其訓 麗于層霄群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有
國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觀刻錄蜀都阻于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但惟
茲述可有測斯念惜于版籍詢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陲東吳有刻則售有
本則書僕輸有賴車運牛汗厥數維何二十七萬載之以舟入于蜀江江
神護呵其帆樯爰至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
舊者新其此士子陳君之仁期承于公夕刻于室家有其傳維君之德在
昔文翁聲茲成功建學立師惠于蜀邦維茲述可宜世作配惠茲蜀邦同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六十九

十五

有內外差差士子尚其勉 渾象銘 元楊桓集於昭聖皇德惟天希
爾母負于君惟千萬年 渾象銘 元楊桓集於昭聖皇德惟天希
考順求達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集布星火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
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圖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術取外圍反而觀之
其趣同神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象象之背
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
夙夜審思先天天合後天

簡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命六合包
外經緯縱橫天常科帶三辰內

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俯仰鈞籥凡今改焉皆析而異疎疎疎疎疎疎疎
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收者下乃天常維北欽傾取如架應錄以百
刻及時初正赤道三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五運所
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衛聖馬兩級闕距隨挾留運欲知出
地究端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扶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
望測日月一推呈魚二定距入南兩候觀觀觀其高莫莫其遠蕩蕩其
大赫赫其昭步何之間肆所瞻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濩簡而中用
察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作功待觀皇元發帝之臨昇厥義和禹世其訓

賜硯銘

宋景石林集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帝

以所書御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歲之

歲宋孫氏謝景思提舉硯銘 學風水礫須汗綠竹編青蒲

石渠記先 愛民銘 元字木曾知許州劉侯愛民銘 至大元年

友讀父書 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夫郎繹紳先生

田浦城對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劃使字民之政於石

華小子耕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誤次之大德龍集己未六月侯下車

家政新然聞無難語其在敵為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擇淮

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刺舒徐刃嬰而節解吏無積贖獄

無稅訟不尚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宴游冰典籍出則

賓禮先覺隆獎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為之倡錄

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効及終三年諸軍教牧

外立丘陵原隰堅固殆盡初郊農質校市儉連郡豪微離外關擅輕重以

售謀弱胥固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骨權翔價之法趨者如歸雖雖升合

以上無敢欺抑民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後襲舊至杖大驅數人法

復立民頃歌之歲而平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穀價勃湧首發私度大

縮償聽民耀募富民粟數萬石出糶市廩雖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

聞數賦與之夏雨戕麥待請出郡庫積年鼠耗糶米薄價紓民春夏徂秋

無凋瘵者明年存儲贏餘積歲請省去公餘賑之民為蘇中統抵大德允

所立有司法程討閭閻書彙帙度實而據守不貽故勇於樞民而善禦其

而果來矜惻惻未始不行其間襄城南距漢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
池齊鹽止葉舊樹石河之南頃錫以畫鹽之法葉令委使而北侵葉民近
百家嘆漕屬以其法酷宰之兩縣飛狀聞辦葉引陝滑合攻襄以危法時
侯備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排葉獲石舊鹽民底寧河南先民疎土燭四
信至弱雖有留幣而契券開略國奉違今民日生集葉葉葉葉化膏添
既清白復評聽覽而洞情偽由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為襄民
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悍嚴其勇姑而私窺外者真家今妻教督
族事如其女返魂他屍者歸塔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語之
情立出民有以計誣至其同行者訟縣醉亡緒婦千獄逮人數七訊不白
羣怨州至據地以恫現色詐立屈之決因南陽主婦告奴醜其夫三日死
榜楚極惜毒獄久不立侯歎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乎獄供有寃立
賞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至現當無益一不取
齋祓積室以走群望靈昭昭答春羊禱八龍井明日而大作民有權責
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杜尉解僻遠為創築近郡治
使與庫傳控行相連時微循循撫撫無形三望聲立民極令天下通祠
而舊郡祠陋至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楹栢六十四本葉室藏書曠型工體
先賢貌影自漢漢及崇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承則則宋屬厚
賸禮去者於侯又策豐終讓却之始然錄髮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時
載牧風紀屢倚用之軋強鉅泰在人所不敢為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
下誓伏如南至談者偉異之名聲籍上於諸公多譽籍之交割勝薦不一
二數士論稱奉法印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乎字俗
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滑司權知冠州遂遷許風岸
新立器度疑遠春秋方強據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稟能以學濟之洲
半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與國名度瑞皆仕馬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
推先郡既不思拜志侯德兩公倡率之人獨容數其公云卿既紀其詳乃
撮而詩之庸冀郡人寒邈之思辭曰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執我我務侯昔
父母我親以寒邈我備我為袖於家由望在野繫我害蹟均惻其身膏以
兩澤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茂葉之謂能
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顯顯侯教載之精神煌煌侯勞來之執匪
人我而玩侯法將羅葉之我周是思善達而施天下之無寧獨吾私一郡
是淹車聲轉轉民莫侯攬有堅其瞻瞻配琬琰 永樂 晴九侯蹟跋于

望之其
永無極
功銘
元青陽志青陽縣尹素君功銘并序紅軍起賴六縣掠

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琛輶之既固其國者青陽小
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銳難能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成過
之其邑屋無所毀敗其民安生樂事無移鼓之驚其館人其酒肉芻粟迎
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素君之功也
君初遊太學舉茂材五轉而尹茲邑為人端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
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為主本民有開訟從容居遠不數言折之庭中未
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之所不為理者蔣樹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允更得
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斷不欺肆虐其績與其過人者其治既
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
水深衣角中拜謁孔子廟止無抑其敬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
及入番君即委家野庭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遠未嘗貶之相民之
良者收其家以為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育至率民逆戰如武
夫便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
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至而亂或來而迎降擁楯擁旗有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九

文

如鬼域室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賊民興
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則亦何至如
向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
間十里為虛驛馳十餘日則棘人漫不見跡青陽之民於是亦以為君為
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曰我君而不思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
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主程孔昭諸亂於余余故文氏也於
志義無所諫乃為之銘君名俊字益敬富州人也辭曰元受天命并臣萬
邦如山如澤或土龍蛇焉淮通江踐吳醫楚核滿厚亮邑無完者趙茲青
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未墜昇民為保君先以勇衆繕厥
武民以為城治以為兵大邦依畏小邦依懷相彼亂邦哀骨如麻爾父爾
子耕稼爾歌亂之所定耕主有別爾室爾家究為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
知既免底靖功為君歸載其肥疇及其肯酒祝君無歸亦介難老念之謂
之易由卑之至于孫子懷允無止南山
之華其微如美姚於君功民說無疆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日高拱

學士日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日陶大鼎

書寫儒士日謝日

國照監生日徐日

日西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十九庚

兵

洪武正韻補明切戎器五兵一弓一矢三牙四戈五戟又刀劍曰短兵楚辭車錯短兵接范甯注教深傳五兵牙戟劍刀楯弓矢兵

本戎器後世同呼士卒為兵謝奔目極溫為老兵是也許慎說文稱械也

從升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爾雅出為治兵尚威武也郭璞注切賊在前者為刀劉熙釋名戰死曰兵

言死為兵所傷也顧野王玉篇彼榮切以斤斤兵也陸法言廣韻戎也世

本日蚩尤以金作兵器孫卿唐韻明切宋重修廣韻周禮有司兵掌五

兵五盾丁度集韻明切鄭樵六書畧形兼意吳械稱補叶音奔謀切道

藏譚解帶天皇寢傳駕高上兵王真答角節義衛自相扶又通旁切戈也

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載個六

書故兵伐之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兵楊桓六書統聲母為戰具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也从收持斤并刀之兒聯古文兵从人升平音福文徐錯通釋會意彼平反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二

兵

草章

王義

之

兵

老

張

冬

素

兵

草章

王義

之

兵

老

張

冬

素

教兵

杜佑通典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

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

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安政郡縣編戶制度可採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

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據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

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或師接船伏波

下賴威因事立稱軍事則首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

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門鼎輕重

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

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

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薛定方夷百濟李愬克元王考傑妻

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

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策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

承平歲久天下久安財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邊功之將務低封略以

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南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

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

踐覆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弊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資約用錢二百

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至四百萬貫按兵部格破敵戰

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錢一二天寶以後邊帥皆寵使請署官易州遂成

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

間並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隴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

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登天寶末無不罄矣糜耗天

下若斯之甚矣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虢邊陲勢強

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使樂禍觀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

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先謀是故地逼則勢弱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

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悍賈誼

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

制從若桴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美業遂致誅錯之

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執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主。固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品。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鈺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具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朝。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違遠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鵠鶴之勢。隨地形而變陣。疾馳電發之疾。固我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扶醵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玄淝牙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復魏乘。

水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七十五

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合衆心之莫測。俾
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
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皆精其理。今
輒据撫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顧。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類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
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未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通於
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末目之末。又曰。甲兵之用。其未尚矣。周因井田以定
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車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
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改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
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兵三。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
是謂采馬之法。一閭百里。隄封萬井。除山川浼斥城邑。居園圃街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
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六萬

井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大馬車徒于戈棄其矢術音逆。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其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懲
弱犯寡則責之。責猶度四面則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壇讀為壇。謂責之空憚之地。出其居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國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殺其君則殘之。殘滅之。
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外內亂為獸行則滅之。胡有禽
獸之行此禁暴靜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
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兵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
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慙以技擊。擅兵家之技者習于吳使器械
積機。國以立攻中之勝。魏患以武卒舊為盛也。秦昭以銳士勝魏。利
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
敵堅則渙然利矣。鉅士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甲。上身一。胛一。脛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介。
置戈其上。胄帶劒。廬三日之糧。胄亮鑿也。胄帶劒者亮鑿而帶劒也。廬謂
擔負之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故之而
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如此其地雖廣其稅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七十五

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隕阨其使人也。雖烈隕地小也。阨國也。雖重厚也。烈猛也。徂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在中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有使侍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特也。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鯁。鯁貌也。軋。踐轢也。鯁者先犯反。鯁音於點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銳士。且亦嘗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奔衝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寃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擣楚使貢。周室莊伐山戎。為燕闕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閭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國四代

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奪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離敵或起雲合果其軌之斯為下矣哉昔者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器制器必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習武藝備知天下謂備知其地形易主將士士卒勇怯已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八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或戰或守死而不敵之德於上則有敵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效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民多故亦自為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時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聞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鼎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大五溝漸車之水漸于原又陵阜峭嶠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谷阻難則用步兵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馬連奔逐逐來去備散及獲百里則騎故步為腹心中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持參合進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募備車馬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宋仁宗神武秘略叙兵 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校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悖逆詐偽之心強決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者暴者智詐者愚勇者怯又何況生而有好利故爭奪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導之化導之不章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陳丹清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案弓戢戈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五

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籠枝葉蔚茂此牙鉞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阻阻視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谷阻難則用步兵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馬連奔逐逐來去備散及獲百里則騎故步為腹心中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持參合進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募備車馬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宋仁宗神武秘略叙兵 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校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悖逆詐偽之心強決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者暴者智詐者愚勇者怯又何況生而有好利故爭奪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導之化導之不章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陳丹清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案弓戢戈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政王制黎民師旅亟動於是齊桓有內政之令晉文有被廬之法其行師致霸之道蓋務隨時而未欲速也至於戰國豪傑並起因勢輒時作為權譎故險謀變化出奇設伏之計與馬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彼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焉末世窮武乃以快虎狼之貪殺人之盈城流血滿野斯為下矣凡誅暴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豈不虧盈益謙抑高而舉下者乎是以善為國者不師謂隣國望我歡若親戚也善師者不陣謂上將伐謀也善陣者不戰謂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也善戰者不死謂投兵勝地避實攻虛也善死者不亡謂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也夫兵鋒氣敵眾厲大烈雖如所願動亦耗病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子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戢自焚可以深戒議者又欲消兵去戰專以柔道而治亦未為得也何者一文一武相為表裏文經之武緯之經緯不棄而其理得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報朴不可祀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六

本本行之有逆順耳勇茂之木不能無竭蠹治平之世不能無暴時善牧者必去害群則良馬阜蕃善田者必去蕪莠則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遁亂源扶衛良民乃隸圉老農之不若也今國家混一區宇遠撫不寧夙夜惟持憂慮危之戒治兵經武安可暫廢若耀武玩愒則吾豈敢首有棄氏之君脩德發武有唐氏滅之有庖氏之君恃衆好勇夏侯氏伐之晉武帝平吳之後去州郡武備及寇賊起皆無以備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禁衛皆市井商販之徒人不知戰安史作亂無以禦其凶威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總而言之帝王與師必本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存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時雨焉義兵之行若病者之侍良藥焉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以時動動以時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懷助帝王之利器乘天下而無敵者不其美歟不其美歟太平御覽叙兵 世本曰蚩尤作兵未幾注曰蚩尤神農氏也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狼威文立兵宋均注曰蚩尤也子文成字也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謀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威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恃也。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推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史記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燦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不及湯武受命，次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敖、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則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又刑法志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世，猶派共工，故謹堯、舜三苗，雖終然後天下服，夏有甘鹿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戰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秦旅旅以萬，夏教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年簡車，率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戰足兵之大略也。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武德者，文德之補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是以君子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黃石公記曰：將所以有為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者謂亂內賊民，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澆焚火，其赴必也。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

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黃夫國用，水火矣。黃帝共工，國欲作難矣。高辛氏手為帝，而亡之也。五帝相與爭矣。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國剝林，木以戰矣。故勝為長，長則長，則充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衆衆之立，出於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又曰：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誅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衆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畏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博夫兵之不可偃也。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與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今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誑；其令信者，其敵誑；其令信者，其敵誑。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機鼓干戈哉？故善論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皆習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速。緩徐遲速，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難，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難。并氣持精，心無有慮，猶指之度，目無有視，耳無所聞，盡諸武而已矣。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強，卒雖衆，何益也。淮南子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又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稍柔無擊，備戰無刺。稍柔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稍強如貫，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櫓以守，隆衝也。衝所以臨敵，櫓所以禦之。渠櫓也。一曰渠，甲名。櫓，所以禦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開，中弓弩通一弦以中視之，以目者，左右為機，開發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覆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為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

永樂大典

能釋甲兵而制強暴不能及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杜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事分事群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與兵所從來久矣雖聖明王帝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先伐驩兜舜征有苗禹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先伐以取天下焉又曰聖人之用兵也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為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又曰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於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惠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強於外也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強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東世乎又曰聖人無事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彈天下之財以贖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恤其率卒之強殄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隳其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九

臣運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高暴也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後士顯其賢良服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箠食壺漿以迎其君侯之選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後刃哉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於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又曰治國審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無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睦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還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動風振此兵之體也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其母制子雖能久長聖人法之嚴而不傷焉子為機論曰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始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力無伍至於即水也甲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連角又

喬臻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兇虎拒角牛希兇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於虎居弱必誠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為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戰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紂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氏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肅獫狁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使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強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死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轅筮之偽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閻廬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佞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吳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強并弱以強吞小故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十

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據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為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韓信以寡破趙數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克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行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黃帝兵制

史記五帝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黃帝兵制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猛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以師兵為營衛正義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若棘門即其遺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開地所以起數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開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光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御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云
云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
神略莫能出其間闢羅泌路史餘論井田之法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
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隣三為朋三為里
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
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
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
居之方為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以一
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歷山御則為曲地
正出入則為直前隱後廣則為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法四
為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是所謂
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隣出則為伍墾其地可以足食
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脩阻固九軍之
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
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

水樂大典卷三百七十五

土

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農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
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續後漢書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整
分州得百里之國萬里以分星次經土設井立部制八家為井井開四
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隣三為朋三為里五為邑邑十為
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出稅定賦藏兵於農以爲經制齊相充始制天下
為十二州用律呂之方也為平水土別為九州稽洪範之數殷因於夏制
不經見及太公佐文王作周佐武王
伐紂推本黃帝丘井之制以立兵政

有虞兵制

王壽文中子舜兵衛舜一歲巡五嶽國不費而
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帝舜

夏兵制

書甘誓乃召六卿註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周禮夏官
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疏命掌六師注什

以農救戰漢儒簡賢故人皆體之夏后氏皆聚於軍中欲人
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於農也故劉勰云有虞始戎于農

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孔
子家語夏后興六師以征不序

商兵制

續後漢書殷因
於夏制不經見

周兵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兩為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

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
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
國之大事地民大故致餘子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
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
徒百人為大司馬馬羣吏撰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典小
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水樂大典卷三百七十五

土

國語曰惟師執權周禮井田譜曰農為軍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
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
五人為伍伍帥皆有長其以一鄉之民為一軍之師推而合之之數若何
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五比為閭五伍為
兩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四閭為族四兩為卒族帥皆下
大夫族帥皆上士五族為黨五卒為旅旅帥皆中大夫五州為
鄉五師為軍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古之官稱有常名有
異命曰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其千里之外設方伯則曰屬長連帥率
正此異名也然則曰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其起
軍旅作田役則曰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今五家
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民之可任用
也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曰農以定軍不
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已下皆德任者俾兼官焉古者井田之民

其在鄉井執耒耜以耕耨。則為六卿之農。其有徒役執干戈以驅馳。則為六軍之師。故六卿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闢一家則不足以成五邑。閭族之續。助六軍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闢一人則不足以成參兩。什伍之行。故平居無事。則五家為比。其有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伍。因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比長為公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公司馬二十人。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十五人為閭。因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一軍則兩司馬三百七十五人。四閭為族。族百家。毋過家一人。故百人為卒。因族師為族長。族師卒長皆上士。一軍則卒長百人。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五百人為族。因黨正為族帥。黨正族帥。皆大夫。一軍則族帥二十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千五百人為州。因州長為州帥。州帥皆中大夫。一軍則州帥四人。五州為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鄉。因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一軍則軍將一人。是之謂兵農一教也。以軍將皆命卿。而卿即鄉大夫。故知軍法嚴於六卿。雖鄉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十三

胥。以令貢賦。遂人亦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田師。以起政役。縣師亦曰。若有軍旅。會同田役。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凡五州為鄉。五鄉為遂。遂與夫閭田之丘甸。凡縣民以什伍。莫不教之以軍戰之法。必以五人為伍。則左右前後足以相救。手足耳目足以相及。形影相親。音聲相聞。故也。非若百人為卒。水微識焉。然後可以識別。非若五卒為族。建旌旗焉。然後可以指揮。多乎五人則行列為有餘。少乎五人則執械為不足。非若師之用。眾足以圖敵。非若軍之用。車足以包戍。故伍法自有軍以來。未或能改也。及乎行陳之間。大司馬教戰法。其居卒間以分地。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然後五人之伍。五伍之兩。與夫五卒之族。五族之師。五師之軍。衡縱之皆參。唯四兩之卒。衡縱之皆兩。此之謂參兩什伍之法。六卿之人習之於平居。無事之日。寓戰於四時之田。然皆伏節死難之士。故用於戰陳之間。則近而同伍。衆而同軍。不失於鄉黨鄰里之義。不忘於和親續助之恩。其恩足以相恤。其義足以相治。故六卿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詳山堂考索

軍王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伍長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將大國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五萬七千五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七百五十人 數次國侯 二鄉二遂 二軍 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旅帥下大夫 一軍旅帥二千五百人 圖國子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一千二百五十人 商周 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而漢制法志。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疏義曰。凡出軍皆稱六鄉為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鄉之數也。王六卿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卿為正軍。六遂為副師。至於大國之三卿三遂。次國之二卿二遂。小國之一卿一遂。亦莫不於之。故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古

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蓋魯於周為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襄世禮壞。諸侯僭天子矣。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帥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族帥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二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至此追胥。注曰。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先王慶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軍師。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至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賞公彥曰。此謂六卿之內。上制致此。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美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制致此。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美卒。其餘皆為夫。既遠故也。陳祥道禮書古者

國有遊卒。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此鄉遂調兵。與卒之數也。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十家出車一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實公序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

永樂大典卷一百五十五

十五

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引兵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千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算。十同千乘。富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選用之。爾。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蒐以苗。秋治

兵以彌天大閱。以符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業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九七征而役一遍焉。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十乘闡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適用千乘。而案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次國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史

永樂大典卷一百五十五

十六

迭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苦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亦異焉。此出車出軍之制也。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七。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千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乘。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大司馬通而征之。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兵。析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通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
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齊平淮夷以江漢魯見於經可攷也
平王出成遠以見刺實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成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
已不能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
二百四十二年周王會伐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
出春秋深譏焉說者謂先王征伐先出六鄉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
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
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
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象胥曰王之大車諸侯
推此則出軍之法顧宜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
帥皆下大夫五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
為伍伍帥皆長卿注云伍一比兩一兩一旅一旅一軍一軍一師一師一
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州軍李泰伯云此為
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十七

為將帥長與司馬故李泰伯云此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
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皆吾
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賦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
牧之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
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是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
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
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安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米地以往不
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兵寓於民凡歲
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
賦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
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夫家數周禮所謂
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
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
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兵數多而民役簡天子六軍七萬
五千人為六軍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千乘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

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封百萬井兵車馬穀
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乘之賦為
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八國一封軍賦十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
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則禮
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
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
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
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
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過此數孫子曰與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大從軍七家奉之
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
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萬軍故也諸侯之國凡
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
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
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
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魯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文

元士之夫樣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
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侯國其賦
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
師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而足雖其役
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丘甸之法按
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
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以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
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
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
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
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
外自稱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
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
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
如此不窮民力林曰軍制雖自宣王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
表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

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鄭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拔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周制三變至秦而極周之六官司馬掌政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鈎鏡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畫境平王迂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井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楚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聞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

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鄉遂之兵。周人鄉遂。鄩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閭。四閭為族。五鄩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鄩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鄩鄩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者所以不同。文公古者內外相維。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鄉遂兵車之制。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文公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文公玉海周六軍。六鄉。六遂。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注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注鄉之田制與遂同。疏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疏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故於沮泉則曰師。

都於壯軍則曰軍史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蠲
作大軍旅帥其衆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胥四閭為
族有帥五族為黨有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師注司徒掌六鄉鄉
師分而治之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鄉之吏遂以五家為鄰有長五鄰為里
有率四里為鄣有長五鄣為鄙有師五鄙為縣有正五縣為遂有師注遂
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
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書疏一鄉出一軍鄉
為正遂為副族師十家為隣十人為閭八閭為聯一鄉五州二十五黨
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司馬法萬二千五百
人為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按司馬法二十五
人為閭四閭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為遂之
制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鄣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萬二千五百家以起
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
野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有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
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族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
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

五百人之族。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春秋正義。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詩公刺正義。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於三鄉。而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夏殷之世。則通計鄉國之人。以為軍數。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卿。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此一車甲士七十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云云。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諸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隨陳運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十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林也。四丘為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頃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三

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薨。傳稱羊車千乘。三禮義宗。周制天子六卿六遂。諸侯大國三卿三遂。小國一卿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鄰里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鄉之內。而非鄉民者。謂里邑之士。居鄉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鄰之人。六卿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為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為井田遂人所造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立甸者是。采地之法。魯語。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師。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惡。齊語。管子曰。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伍有鄙。注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坊記疏。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千馬。皆計地命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中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賁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實。司兵云。及後兵

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注兵車百夫長所載也。疏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卿軍法。史記。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伐紂。書疏。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八人。劉敞曰。皆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為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下天子也。一乘。則一石。石皆虎賁勇士也。泰誓。大巡六師。美卒。大司馬中秋郊野戰旅。注云。以其好義卒也。脩閭氏與其國。鄉謂國家鄉養未及正卒。且為美卒者。鄉師。六卿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詩祈父箋。六卿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正之爪牙之士。米芾箋。方叔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行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美卒盡起。美指家之制下也。公劉其軍三軍。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美。美者無美卒也。疏。公劉夏時。諸侯周制。三軍是早而無制。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美卒。所以副其正也。曾子固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十八。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四千五百萬。而美卒未在其數。古制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伍兩之兵。溝封之國。郊關之限。循襲之警。重櫓之守。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三

不得已而用民。則鄉遂公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則有適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城。而國之道德。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周軍制。李靖問對。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成。都以建井。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周乘馬法。軍賦。夏官大司馬。凡今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二家五人。下地參之一。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疏。小司徒。地有上中下。供遂人。上中下地。與此合。故云。邦國如六遂。地官。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氏。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凡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畝之事。孔子稱子路千乘之國。可使治其政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晉人曰。解臣帥賦與。注猶兵車。注賦謂出車徒給縣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畷。畷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區。區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華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華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陳此謂天子畿內米
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華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
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米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賦猶不止則諸侯
有過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故若諸侯不若以召兵于邦國縣
師將有軍旅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縣司馬主將
事故先受出軍多少及法式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
亦有卒伍鄭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華車帥而至稱人掌令
丘乘之政令注四丘爲甸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禮作其
司徒華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左傳成元年作丘甲注
渠以爲丘作甲以農爲工公平法始使丘民作饒注周禮四丘爲甸甸
六十四井出長較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
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禮封人疏三等米地之中故有五甸井田之法聽
此注多是司馬法胡氏曰今作丘甲者是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爲
兵一丘所出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李靖問對太宗問楚廣與周制
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五
甲共七十五人楚人一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楚語國馬足以行
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禮記疏坊記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
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華車一乘又云甸
方八里出長較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
之地則爲八里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凡出軍之法鄉
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
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云
云此米地出軍之制也王畿之外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
出鄉遂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
丘爲甸出長較一乘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公羊注十井共出兵
車一乘劉子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積倉於郊峙糧
於中會苑之備取於衛古人藏賦於民如此春秋時齊桓之師鄭共資糧
晉軍楚地食其軍穀鄭無賦於司馬政教無傳而四司馬之官皆已去疏
鄭東成諸儒直以復其司馬法爲據周書武順解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一卒居前曰開猶啓一卒居後曰敦猶殿左右一卒曰開四卒成衛曰伯
一長三伯一長曰左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鄉一長曰辟
君也此謂諸侯三軍周八次八舍七萃天官官正以時比宮中
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跡此
次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詩云適子之館方卿士所之之館在天
子之宮中寺即舍也官府退息之處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侯使也鄭司農云
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疏
舍若掌舍之舍官正官伯居衛之制虎賁執鞭行衛之制內宰治王內之
政令分其人民而居之注均宿衛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柵柵再重
注杜子春云行馬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地官攝人掌
士庶子注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小司徒疏按書傳云餘子皆
入學則餘子不得爲吏是宿衛之人秋官司隸疏四翟之隸守王宮
疏官正掌官中官府官伯掌其子弟司寤氏疏言行夜微候者若官伯
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徽侯使也穆天子傳王勤七萃之士七萃之
士曰高弄戎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詩雲屯
七萃士注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注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
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文選注紀年曰月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
九師東至九江漢地理志成軍注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
捕虎天子蓄之東號號曰虎牢水經注引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捕虎白居
易云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微道虎賁綴衣無非吉
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掌國領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諸子授車甲舍卒伍
置有司以軍法治之不特王國爲然都家司馬各掌士庶子父衆庶車馬
兵甲之戒令宿衛非官正之群吏則官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牙戈立階
皆冕水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汲汲於用賢而以虎
賁綴衣馬綴衣至不等而一繫言之以大臣進見有節就奏有常而朝夕
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爲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考課是故分隸於
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年
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年長益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爲顯諸侯而咸
王與之處則相觀之善益多王宮宿衛有官府之吏有國之士庶子有

守王宮之民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秦漢陞指執戟尚餘一二 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不統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為軍將轉輸有與以作六師此諸侯世子為軍將 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成於王欲其知與自諸侯入典親兵 周虎賁 旅賁 書 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孟子文北云三千人武王曰子有臣三千雖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馳勇選而為之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 立政綴水虎賁顧命師氏虎賁注虎賁氏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虎賁百人逆子劍南門之外注注為天子虎賁氏禮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雖群行亦有局分雖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舍則守王闕控極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下士十六人與王車中士是官有為之帥車止則持輪 司士虎士在路門之右 司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國語 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

永樂大典卷八二七五

五

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與有旅賁之規 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虎賁三百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胡氏曰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 周書 世俘云甲申百奔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戰俘剋殷云王既以我車虎賁馳商師賁天文志 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藩注下旋頭之騎官也 周宿衛令 春官 官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筆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 內宰憲禁令于王之止官而糾其守法守宿衛者 夏官 司士王族故士注故為士晚退宿衛者 秋官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標者注鄭司農云宿衛也互行馬標行夜擊柝周禮兵 左傳 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注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 詩 祈父注司馬也職掌圻父之兵甲 疏掌封畿兵甲通作畿字 古字通用 內書作圻司馬掌標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無異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書原訓纂先生虞氏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縣其人其處也則積事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矣 愚今因班志

之論取周禮與司馬法二說為圖而考其實併以附其說于后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司馬法小司徒註引此

註云此連都鄙也來地制井田其於鄉遂小司徒註之為人為之溝

九夫為井 方里而井

六人為步 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 九夫所治之田井九百畝 區八畝 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

四井為邑 方二里 三十六夫

尺深四尺謂之溝 井十為通 九十夫之地以山林陵蕘

四邑為丘 方四里 十六井 一百

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十夫之地以地不易

四丘為甸 方八里 六十四井

再易一易再易計一家受二夫之地則六十夫定三十家也出

積五百七十六夫 出稅旁加一里

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 積百井九百夫之地三分

計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夫 治洫

去一餘六百夫定三百家也出 井一井 士十人 徒二十八人

合為方十里 凡百井 九百夫 是為

一成之地 班志謂此地出車牛一 步卒七十二人

一成之地 班志謂此地出車牛一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是為千乘。七萬五千匹。同為千乘。從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是為萬乘。七十五萬人。愚按班
志所載。皆約小司徒及司馬法為說。然其說有參差。不合者。試條別之。小
司徒都鄙之制。依鄭氏注。凡夫為井。則為八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積為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司馬法則三分去一。三百家出車一
乘。此其不同。班固以二甸出車一乘。然一甸十里止。出車一乘。則百里止
出車十乘。既不成為卿大夫之邑。又不成為諸侯之國。此可疑者一也。班
志謂百里為一甸。一同百里。十同為封。則一封當為千里。今志但云一封
三百一十六里。以為諸侯之地。既不合周書武成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
之數。又不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數。此可疑者二也。又况一同百
里。依孟子說。正當為諸侯之國。而止出百乘。為卿大夫采地。此可疑者三
也。又班志所解。四丘為甸。出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知何據。惟晉杜預釋左傳丘甲一節。與此說同。然與司馬
法一成出車一乘。而惟士十人。徒二十人之說。不合。或以為七十五人者
其總數。而行者只三十人。餘則留以須後。遂用其然乎。此可疑者四也。
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氏休孟子百里之說。謂千乘百里之國。古者田方里

永樂大典卷之百五十五

三

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千乘也。則又異於小司徒四丘為甸。五百十
二家之註。與司馬法百井為成。一成出車一乘之說。至馬氏釋論語千
乘。據司馬法。謂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一成出車一乘。是則十
乘之賦。其地十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
其意謂八家同井。井十為通。則八十家。通十為成。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
然司馬法注三分去一。定三百家為一成。又與馬說不同。况馬氏之說。亦
與周禮孟子之數。皆不合。此可疑者五也。於是後儒多曲為之解。至有
為重車輕車之說。以求合乎古數。至其卒失有餘。則舉為軍外之用。且謂
諸經之說。無不合者。然證諸彼而此礙。執諸此而彼違。紛紛之說。卒無底
歸。且孟子生於周末。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但云此其大畧。既不得其詳
矣。又况司馬法一書。乃是戰國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司
馬穰苴兵法於中。宜古聖人之兵法耶。今必欲因鄭氏引司馬法之說。而
復取班志所載。計析多寡。於紙上之空言。豈不徒收精神。而無補於世用
哉。故今為之圖。而跡其可疑。如此。庶幾多聞闕疑之義云爾。愚既陳其
說。于前後復得論語古註。跡其可疑。馬氏之說。云居地方三百八十六里
有奇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

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
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
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十里。將禪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
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
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曰。鄉。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
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禪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禪
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
愚謂諸侯之國。散在天下。所謂方百里者。方五十里者。亦大約其數。然耳。豈
必尺算丈量。而計較於蠶縮者。况九州之內。山林川澤。城郭溝池。紛紛交
錯。豈皆可以開方之法。盡之耶。由前所說。皆破碎曲折。以求合乎三百一
十六里有奇之數。又况此里數。微於經典。皆不合。豈古制地之法。果如是
耶。只如禮王制所定地理。多多寡寡之數。先儒固嘆其拘瑣不可行。而况
於馬氏之說乎。如不得已。則包氏百里出車千乘之說。頗合於武成。又合
於孟子。似為可據。論語跡其可疑。包氏之說。云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
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
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然此亦以

永樂大典卷之百五十五

三

開方之法。計之耳。况方里而井。則為八家。十井為一乘。則為八十家。先儒
又疑兵車一乘。七十五人。糗糧芻蕘。兵甲具備。恐非一十五家所能出也。
愚前所謂證諸彼而此礙。執諸此而彼違者。於此又難為折衷之說矣。
愚又按晦庵朱子於孟子答梁惠王言千乘之家。註云。千乘之家。者天子
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則是以方百
里出車千乘。此據孟子諸侯皆方一百里。而亦采包氏之說也。又註魯詩
公車千乘。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此又取論語
馬氏註之說也。至論語季氏伐顓臾。註謂顓臾在魯地七百里有奇。是又
取明堂位之說也。曰。百里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曰七百里有奇。皆主諸侯而
言。使學者將安適從哉。此愚所以反復辨證。而難為折衷之說。謂其若關
疑者。蓋以此也。卒伍法。與丘甸法異。或疑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
六軍。大國三軍。此定法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司馬法。則不同。司
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一乘七十五人。積至千乘。則
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制。而與萬乘之數不合也。答曰。卒伍法。與
丘乘法異。卒五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此間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美。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美者。饒也。田。謂田獵也。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大故也。大故。謂大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美也。古謂餘子也。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官者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則教之。大故。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則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後。遂民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倖。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卿以三。副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則教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韓棟

圖照監生臣李廷春

臣蘇性遠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兵

兵守

商子四戰之國責守戰負海之國責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與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援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重在城也故曰客治薄撤三軍之多分矣客之候軍之效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為之三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反耕格鬥發渠徹屋給徒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倍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藏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復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遇壯男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一

遇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壽民有從謀而國亡壽與其恐有金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遇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遇此盛力之道續後漢書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來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遠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戎役官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持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夫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鄭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沒淶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疆暴侵辱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後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悼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

去也至於梁伯也城而弗虞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昔城惡侍隨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郢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捍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內高祖戰荊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都東轉關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李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本根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傾國者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滅開羽界桑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維為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守氣城兵為城城心固則氣固氣固則城固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盡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械備具新糧足餘進有郭圍退有傳障遠有救援適有間候盡力多暇明慎罰賞申飭教戒禁絕詭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障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二

敵饒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說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芳是也無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責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先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吃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慕容禮兵等類要善守篇 臣嘗聞孫子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也吳起曰戰勝易守勝難夫示以德威以義無智名無勇功而敵人悅服是守勝之上者也堅壁壘嚴斥候彼欲挑戰而我為不動彼欲曠日而食有不給卒能以全取勝而敵人挫衄是守勝之次者也然則殺梁氏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趙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司馬之伐公孫淵語其使曰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而不戰而守者幾於怯矣豈不然而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吳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飛將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寇恂文武備足以守河內常孝寬守玉壁帝幸其壘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王師順守孤城以抗突厥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王恩禮善守計短攻戰孫靜守廣陵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七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下居

者各數百里 田豫守并州外胡聞其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 華溫琪
守晉州莊宗攻之踰月不能破梁嘉溫琪善守并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
為節度使 李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其守楊劉
也母喪奔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遣周還守之梁
人斷晉餉援莊宗曰周為我守何憂救至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
諸將為梁擒矣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若吳起李廣類此
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軍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後從將軍曹咎不善守
而卒以取敗 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善
守而卒以破敵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
知此 李廣百騎望弓奴數十騎上山陣廣以為走則追射我立盡留則
以為大軍之誘於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終唯之弗敢擊以為有
伏夜即引去 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
堅守老蒙相責欲一聞而死可得耶 王霸閉營休士以屈蘇茂 曹彰
北征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十人騎數百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
乃散走 齊神武傾山東之眾以圍常孝寬凡六旬智力俱困而兵解去
李希烈以十萬之眾圍劉昌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去 顏真卿守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三

平原採訪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諸郡獨平原北平清河固守 江夏王
宗道從秦王討劉武周曰武周席勝則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推之且烏
合之眾彈持久若堅壁以順其銳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
我合 李光弼禦賊鏡陽門計於安思義曰軍行疲勞遠敵不可支不如
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 王欽光守潁州秦宗推陷河南獨欽光
力戰不可下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 臣讀孫子曰暴寇之來必慮
其強善守勿應若李廣田豫類此 論曰昔人謂戰以守為名所以誤敵
守以戰為名所以誇敵所謂守者非特堅壁嚴斥候而已善守者使敵
不能知故欲傳城則畏吾之突戰欲退走則疑吾擊擊執敢予攻乎射
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則且守且戰固足以
却敵觀七國之叛韓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故能捍冠而有梁微羽之戰則
安國能持重乎大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故善守者將
以有待也彼戰不能勝守不能固乃以退保為名是區區者何足算哉金
起兵要兵權 凡守者勁弩強弓渠谷樓櫓足新備糧所以守吾之城也
設險守阨高城深池列戍屯兵者所以守吾之國也不因慮而抗不困事
而備精力治心靜竊閑暇者所以守吾之氣也不守吾之氣則無以守吾之國不守吾

之城則無以保吾之國凡若此者皆守之謂也然而所以守者權也守而
用權則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時也是則守者攻
之基攻者守之資攻而不守則無以隱其微守而不攻則無以發其機敵
攻則守敵守則攻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示之攻而實守示之守而實攻此
權也不可以一類求也太白陰經守城其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
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謂之九天禽滑
釐問墨翟答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常孝寬守晉州羊侃守
臺城皆納封胡守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術使於事
者如左沒陞深開濠塹也增城增修樓櫓 懸門懸木板以為重門
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擊城內為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
中夜敵人初來營列未定騎騎突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
門扉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投以泥門上木棧梯也積砲石大小隨事 轉
關橋一梁為橋梁端著橫括板去括橋關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寨用
此橋以投燕丹 鑿門為敵所逼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強弩射之長矛刺
之 積木為臺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為石於
城門上不限多少多為妙臨時擲下 樓櫓都敵上建樓櫓以板為之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四

挑出為樓櫓 記羅戰格於女牆上挑出去女牆三八內著橫括前端安
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寸 又立間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開于
於梯上懸門擁牆濠塹拒馬一如城壘人事軍律守城 夫城受圍外兵
勢眾若非嚴備恐陷賊謀即須城內周回三十步不令人住責取索易為
但賊圍城即於大城外羊馬城內去大城二大周回等築小城下於大城
三分二分兩面直下掘土入城壕塹於女牆上安不定板棚闊五尺長一
丈每棚施轉關軸周通其城賊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傾入壕中雖百萬之
眾不足填之名曰萬全棚餘守具大體略之玉帳玄樞守城 守城之法
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稱難攻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
步皆有將其將長文武相兼量材授任而統領之敵在城外城中有大須
防有奸人內應但令通使近主掌營老少婦女救之及遣大將親作左右
監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離職掌亂走街巷犯者斬 邊城十一月曉
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懸山深谷大川連海側近樹木原野皆令淨盡樹
木無隱匿也 布幔法 用布旗為之以竿懸掛女牆之外八尺折去天
石之勢則不損牆 燕尾炬 縛蘆葦草為之分為兩歧如燕尾之狀以
油脂灌之和火從城上隊下燒之下照城脚却賊遇夜來城而上城半腰

每十步懸一燈籠以審非意或用松明亦可又罕用鐵為之分兩以火敵
人飛梯連梯如打禾者用打女牆外上未者 鈞竿如鎗兩邊有曲刀
刃可以鈞物 諸灰沙糠糞糞於城上以賊賊目或燒銅鐵汁物洒之或
用手砲石打之油囊盛水於樓上擲賊賊大車中囊破火自滅矣 守城
之法 灰砂鐵銅鐵盆鐵礮石水筒長刀長斧長鎗長鐮連梯梯梯
長短鎗瓦礮砲石之類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貯積之處預以泥厚塗之
大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蓋者用泥厚塗之以防火砲樓上樓梯吊
鐘板皆皮裹用連復水濕之以防火砲大箭也敵攻城於地道來自於城
上鑿穿一井截之積薪井中如大薰之謂之天井城內四傍穿井深二丈
新甕皮慢於井內枕聽切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處取鑿迎之以乾
艾數石燒令烟滅洩仍用皮袋吹之積薪備砲石隨大小用 積水桶桶
木長五尺徑一尺至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長矛鎗刺之則敵不敢近門
泥羅戰格於女牆上跳去牆二尺內者橫括梯端安轉以刑柳編之長
一丈五尺安於梯端以遮矢石賊以火車將油毀煎煉推及城門縱火而
去切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須眾水俱沃方可滅之行軍
須知守城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鋒城陷常令防賊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使用邊城並宜足備陳此名什預知施設
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一用大筒大砲長鎗櫓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
設偽城樓櫓芭羅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直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
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要直轉關機櫓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藜 一
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大砲燒填壕溝 一用火炮打距埋土山驚
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有高原泉水成派及有江河須防決壅
灌城之患今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維元是也 一城上以絲
旗詐為賊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賊旗紅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
猛火油灑之勁弓硬弩射之以真砲汚之砲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備
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
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一燒城多置瓦礮恐有人馬鑿城為孔昔恩州
用此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填壕人及圍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瓦穴中
劇城壕人及到天井填殺城人 一燒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
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空闊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
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澆汚攻城敵人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直起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六

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以居民牛馬盡與披掛水甲
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老弱者後俱要相接次用婦
女披掛棚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
巡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拆屋斫大小竹木作木
棚週圍密下枯荻七里格外開深溝起直吊橋過夜下鎖蒺藜地棚板差
人伏路城寨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究城門當路安直轉
關機櫓木馬子陷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一城內無事日
多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搭桶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內多用泥草
及濕泥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設防賊火燒 右已上防城之法雖是廣
設備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持度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武
經要守城 梁侯景及浮江西冠軍次夏首王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已
陵既景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
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僧辯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
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自當非
僧辯辯城中百口在人掌裡豈得使頃降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
譟矢石兩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

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棚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派星墮營中賊徒大駭
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
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
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閭閻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
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眾皆恟懼侃偽稱得外射
書云郢陵西昌侯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決
城大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
不受部曲千萬人並私加賞資賊為失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
雄尾炬施鐵鎖以油灌之擲牆上焚之賊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
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敢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
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望虛彼未必倒可計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眾皆服馬
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未昇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
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
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挫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
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時東魏
大將高歡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王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歆使謂城中曰縱爾得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繫地道入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輜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緩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拉於竿灌油加大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大竿既來以鉤遂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皆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歆不能大破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歆無如之何乃遣會曹叅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敗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待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足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遠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相勸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大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大鎖固逐風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絙而出戰據其西山上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清水以灌城時雖有恆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天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周壓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悲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閭兵來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畧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涕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粒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俘者踐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後周梁士彦爲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卒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

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預而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梯城間數十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漣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新於其城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城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城背而遣之前一日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拂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熱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泊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腳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搏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噪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援之血流雲末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留後欲棄城

走判官留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十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棚於城上以攻不陷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衆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東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將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特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爲有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闢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潤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鄆以獲金黃巢陷長安趙犇爲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僞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達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復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圍犇置碁磨廩人之肉以爲食陳人恐犇語其下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尙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築柵城。北三里。爲入仙營。起宮閣。直百官城。聚糒餉。欲以火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餘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復生弩工。皆不識其聲。羽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果不敢近圍。凡三百日。單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字克用。皆自將會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字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路絕。撫伯士衆登城拒守。嘗事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露拔之。坐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肥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入潰。嗣昭方開門守城。錄靖康朝野僉言復序。靖康丙午。硯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虜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能洞虎壘。況禁林衛士百萬。雖虜人乘我厄運。一時殪滅。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爲虜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二十九

九

陪守禦之士以効縣簿籍興已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親自祠宮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強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復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彊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彊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夷狄之彊用之則有彊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彊者復弱弱者復彊彊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復太原又招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托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

二萬戶十萬亦可以必獲又無十萬六五萬亦可以優為之捷也又不五萬其下亦可獲之理且以五萬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達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獵兵多則退藏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達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發言以謂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大小天石交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現以謂城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隘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浹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

為金人所得。咸謂攻城之具。現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前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景治之術失也。賊先抹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真漆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制賊首領。用衆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致遠。上等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凡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為之。泥團之利。亦情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故去中人必死。傷不中砲。為物擊破。不致反資賊用。若要摧毀攻城。則須用火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摧毀賊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齊用。縱賊在外。伐大木為對樓。雲梯。大車等。攻城。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尋

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破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正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未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大。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荊竹芭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牆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火數多。未易能損。間有損者。即逢旋抽換。假令只以如此。禦捍。則砲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衝木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衝木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運對樓過漆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亡稍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火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

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守城人倚禦不過止。倚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復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肩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鵲臺上靠牆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過槍刃。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賊至女頭牆上。必為排叉木隔住。背後衆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天石來城上。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木來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城來路。可以直而不問焚者。夫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

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城未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追洞子於關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橫直深埋排叉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衆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賊必罷攻退兵。當時守禦之人於此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衆擊入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砲。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為水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

外書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
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畧少挪脚太偏則就令
拽砲人撻轉砲座放過則令城人或用砲梢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
梢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直數多守禦人
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為也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
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遮隔弓弩
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
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裏兩邊
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
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為深間裏壕去壕數丈再築東城一重對舊
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開門使人入得
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上新城脚下縵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
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
行新城脚下裏壕上新城上人直下臨城何物不可拖用正賊死城必
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入則豈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為備
則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

遂急指直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無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
衆帑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
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入城
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退俗語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京城周
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開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
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為賊開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
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
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現望賊人空際稍得便處
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
能久攻兼既城內初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賊在外填壕欲
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初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
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賊必死耳晉王後遣都護王昌及鮮
卑段就六春來枉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
張賓孔長以謂可速鑿北臺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長為攻戰都督造
突門于北城鮮卑入也北臺勒候其隙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
長督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來枉就六春等衆皆奔散長乘勝追擊枕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三

戶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
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
用大砲推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虜人用天橋飛
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
未有奈何虜人攻城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
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可也宜於馬
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規望及設施槍路牆東
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偷風雨屋在牆東比牆低下
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
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實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
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
裏便是賊落陷何謂陷陷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敵之具皆
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大餘兩頭通過門三二大城門啓閉人
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城二大臨壕城上宜築
高厚羊馬牆高及一大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
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規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

牆牆東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塹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
賊與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
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類羊馬牆邊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
係是上下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
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
兵正披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
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
馬牆脚下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大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石難過牆外
反害牆內人又令大近者慮其大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東城
脚下作深闊東壕東壕上向東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東城排叉
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聖
臣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
捍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宋墨子守有餘公輸般
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東之下也夫守城者
每見敵人設一攻城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
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後迄及一紀有餘而虜人猶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十四

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現於未知虜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
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甚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
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告之然用兵之
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
窮之今止據虜人攻城設施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
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宋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
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慮應變之術預
為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食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現序守城
機要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是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
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鏑若禦虜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
門前離城五大以米橫築護門牆使外不得見城門甕城不敵輕視萬一
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東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牆
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
自投陷穽賊城門不可依舊制也一護門牆只於城門前十步內橫築
高厚牆一堵亦設鵲臺高二尺牆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
上收三尺兩頭通過門三二大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

突入牆內城上砲石兩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一城門貴多不貴
少貴關不貴開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士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所其營
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為牽制之計常使彼勞
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牆多開門實填壕作路以為突門大抵守
城常為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
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為暗板有急則
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為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皆舊加厚次外
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聚又外
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木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
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
得以為備若兵已出後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為敵所逼遂往往
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正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
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
安一千戈板亦名賊板舊制用鐵葉釘聚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
車放亦是防逆衝突其賊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表外安置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五

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為出兵快便之利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
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為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為陞
備苟不更改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
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為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寨若攻
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立一砲
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
須是將城角少縮向寨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
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
下手將城角縮向寨為利甚不可忽也一女頭牆舊制於城外邊約地
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
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篾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
低小城外箭壘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尺闊五尺
鵲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
一尺高八寸二云方眼及尺相離三尺八寸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八
寸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鎗刀自可刺
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即是常用瓦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史

於鵲臺上靠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又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橫用細木夾
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至牆上又
有排又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又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刀刺之
無不顧什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
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觀城脚其上皆有樓子
所用木植甚多若要舉備須用德皮掛搭然不能過隔大砲一為所擊無
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
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
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現望
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牆裏造
瓦屋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屋屋靠牆立高大排又木
用鹿繩橫編若造已相似其攻擊必不能為害一城不必太高太高
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
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
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丈而已一羊馬牆舊制州郡
或無之真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十六

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遠近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
故皆不以為意然捍禦寇攘為利甚博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
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尺三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
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
箇以備現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牆東作伏兵正是被城下寨仍不
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擲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
轉長鎗大九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為
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
兩下夾擊又大城上就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
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一
羊馬牆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又木作排又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
檢兼防奸細入城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
者使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思過
大敵圍城不無畏怯須是先為陞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
城兩城相制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壕壕上又築月城即
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解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

攻如一重至若果城東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東城東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實不可缺一修築東城抵於東壕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險牆下臨東壕須開五六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東壕阻隔更使能過東壕則東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消內患東城東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慮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截了又木名為鹿角犬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弩箭鹿角不能遮隔若來風用火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也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軍城池若作京都都會府須於城內向東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東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盡盡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鑿欲以般運土木執石填壘壕壘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通城割掘今既有羊馬牆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對樓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指疊跳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既有八守自可兩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十七

邊橫施器刃又城上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器械自不足畏犬九攻城用天橋總車對樓火車大車大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通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東壕上更築月城兩邊截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鐵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東壕縱過東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九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一次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破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牆生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牆所隔更於城東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並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遂於女頭牆東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繩貫編如已相似向東用斜柱撐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總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一攻

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據守者得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上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少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城樓砲人太近則添換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製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城製造砲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木植木皆一生平長成少後節者直得果內淹沒百餘日或半年取出皮者乾用德木上下自根至梢按捺如張盤新子相似以取甚無損者然後用麻索生皮相間繫扎以防陰晴燥濕日晴則皮緊雨則索鬆度後若此繫扎可得無失一用砲推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青腫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六

遇有人逼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王在克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賊王在克忠聞德安縣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遺虜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現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縣盜掠路二十八日承府縣抽回赴府押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火問僅十餘人在寨子市直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現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推縣事夏瑩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晃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九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九八人徑領眾入應山縣搜殺群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克忠王在寨去府百餘里現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頌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般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現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現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縣現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現

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勇壯制差軍兵勾抽保甲陞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縣府乞折資監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八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輝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着顏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嶺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中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縣府在假本府止有現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猷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現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焚之賊又用松栢長木及大竹作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礮石及連珠棒長鎗等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推礮車洞子數座用牛皮并鐵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開空處先以礮竿托又抵定次用搭鈞鈎去洞子上皮連壁大石及礮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十九

石推擊及用弓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綿被并鐵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推礮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墜死賊數人又礮石弓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賊眾數十人僅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箭礮石射擊致墜者止於十步之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礮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礮礮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棚存身以避之致其礮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礮座令城上人看觀賊人近遠向者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關敵及四散燒劫甚無還意三十日早又有黨魁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火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現與機宜問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揭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魁人馬仍用洞子大礮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礮竿礮石弓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礮打殺賊一名

是夜三更賊來暗忽四邊停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礮石刺打下及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人用長鈎鈎城上人又用竹木縛獲把作火礮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大山向城門及城上竹城寬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礮竿托又抵拒及用礮石弓箭射擊賊不肯遠退遂集第一隊第二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隊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漢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遠潰是日奪到旗六十面鼓十四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二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十九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九攻圍二十日今考其措置于後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武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及分認地頭觀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珩等提轄防城軍民子弟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一差撥軍民子弟分作四隊及選差子弟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二十

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八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備雷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一城上極有尖狹有不及一人開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東邊用鐵鑊直削向下三尺以代乳頭下城鑊道添造竹木棚接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棚間安設礮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伏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腳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棚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處無不周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一城門薄怯損弊專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鐵皮釘裹上開門頂空歇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仗又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一城上以千字文為號每步一字每字一八以五人為一甲十甲為一隊互相統

轉分布城上又以在城大夫客戶五籍結甲上城守禦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巡備應援如東壁有報驚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驚急無有不至者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未高及尋丈度不可以驟登則又併力以築其未通相繼而後增築以成之內具各歸以督役外荷戈予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壁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張世孝孝義冠德安四日引去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孝孝義賊馬五萬餘眾已破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州遂冠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擬搜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同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熾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元禦賊至二十三日已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搜屍以去沉之河反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來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瑄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果遠至城下應援掩擊連日攻擊不下二十五日援寨而去楊進冠德安一十六日引去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甲牛領眾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濰濰徐等州前來遂州官負盡皆勒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晨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復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遣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浸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闊二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槓各向城被城上人用

弓弩箭鑿砲先射打退樓上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太寬推樓難行兼被城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樓人莫能進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壕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九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連戰關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德也不出來共俺廝殺我也打德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也俺只待要步搗設安招安城上人答待德受招安了與德搗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隅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請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步搗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搗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是日楊進領眾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劫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多城上人用弓弩箭鑿砲石磚石射打死傷賊人數多及出共衝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殺入城內溺死者五十餘人及於壕內溺死者亦多於城上搜到信物使臣王申元帥及使臣唐八回稱楊進被前哨者頭人破城砲打看領到野軍折子八都到這東折都許多及折了強將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受招安孔秀舟三次冠德安皆不允引去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鄧州鈐轄孔秀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刺頭髻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壘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未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門地分嚴行提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河鎮殺傷已受范瑄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孔秀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同擺布搭立施設了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眾不敢近當夜遣走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

隨州十一月初一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劇寨初八日天降併至攻城被本府守禦人施放弓弩箭礮石礮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人往占據荆南府三月二十七日攻城當夜引去九月初一日又破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進走有不及者悉為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劉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瑋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縣僅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沒于賊平差官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劉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運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眾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投賊千餘人鉦鼓旗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為鄉村犯盜人所殺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壽號不詳自黃州領眾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

劫據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八馬實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眾元非為賊止為鄉中不可居住遂前來尋有糧處喫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前洗招安之名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眾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眾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桑仲下那尚孫群賊寇德安三月引去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那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起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不肯遠去二賊捷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礮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

擇攷攻西壁勢兇猛適激厲人兵決死迎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城內乃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濟溺無數盡奪所統船舫其岸上掘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後寨遁去。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寇九哥哥領襄陽府鄧州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繞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可數。繞見城內稍似擁擠即舉旗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用人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佳出兵關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為辭詎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磚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衛兵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往隨州至襄陽府。順水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藤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築關天橋。眾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大五尺高丈二以上。用濕柏木大樑密排牛皮浸之。面與兩邊用木條并厚繩簾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庭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惟臨裏壕用大木條絞成何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磚石填壕。數日關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大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繩。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規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裏壕。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規即時令人於城上照賊所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置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棚中。又於城上兩邊置女頭牆密用

大木埋起高排又柱連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又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人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元氣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搜砲人上橫排木條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連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頭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大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大砲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撞搶鉤鍊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眾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連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又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若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樓板及打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折排又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連打壞連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搜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損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搜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向奔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難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漆藤簾簾一齊打破。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用牛皮作藤簾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搜向後不用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即賊或背或昇去害理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割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上傳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眾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分前來并布袋樣下急走回去其搬土填壕并定破搜砲及城下伴來之賊中箭并砲前後死損甚眾其賊漸窘少關糧食。襄鄧隨郢四郡界內人民田種

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徧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夢
裝着餘人並藍綾惟指望打城後爲飽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
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鄧隨郢州鎮撫
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諱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
又將諱憲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
喫着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
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
高阜處并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梢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
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搭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
一千餘人發喊并鉦鼓齊發及弓箭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
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即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
手推滾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
大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鉤錄之次其天橋脚
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辰時以
上却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
步大人稍多所填壕不甚實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脚前來不得却向後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二十九

子

搜。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搜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賊人用命鬪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鑿城裏砲石併下。移時方始殺退賊兵，尋於城上推下大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腳下。焚之，其天橋上并中隔內賊兵方始荒忙走下，一齊退却。并遠城四外賊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啤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人敗當夜遁去。契勘其賊初來之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虜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指谷搬材木，直造攻城器具。復來收盡田稻并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其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爲甚多，然所造攻具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兇焰實爲可畏。加之城內人飢餓，雖草木皮菜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積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人請議事，現在城上見之，橫曰：願得衆二百斛而去。左右請勿與。規曰：我糧無幾，橫來請是伺我虛實，不與即謂我糧乏，攻益力去。愈緩與之，則適有日矣。即送與之。明日橫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覺圓益急。糧不繼，諸將請搥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猝未解矣。乃盡取酒務麴，葉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橫又遣人來諭，願得府之冠妓。

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况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妓首以遺之孝感縣令韓通來告曰縣有衆百斛路絕不通規命衆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不敢睥睨規橫以天擣鵝車逼城規曰拔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退規歎曰使橫更七日不解餽藥亦盡矣湯琦字君實漳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間暇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輒敗復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朱起衆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虜琦訪尋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年琦除太學錄表上其書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窮千萬百萬靡不退卻程式具存剖析尤脩凡沿邊守宰袖譯此書思過半矣太平御覽拒守孫子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漢書曰朱歆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歆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蕃須迴中蕃須迴中並地名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二十九

矣

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襄陽，甚悅。左右惟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幸無上，以襄陽置所，依阻心腹，已深，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峽陽。新山築堤，激水灌城，歛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黃蓋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黃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歛妻繆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拘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復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着笥中，令各探之，可以竹爲之郵。主此禮記云：國曰車方曰司。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禹，復拒諸營。既引宗方，猶以小屋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遂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

諸軍至龍山北口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又曰世祖即位遣宗
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于為延所
獲東觀漢記曰郡邑使將軍馬援將兵擊邑邑情急得邑弟妻于後
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晉書曰陶侃使
桓宣李陽平襄陽侯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
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輅軒或親芸獲於龍畝十餘年間石
李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秀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秀覺之請增兵為備
皓不從秀乃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
攻而後唯秀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
史魏國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八食饒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
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刺史蔡道恭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復斬
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壘水道恭載土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復斬
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
甲鐵羽一發或貫兩人敵入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
丈五尺施長弓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陳書曰宜黃侯慧紀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元

鎮荆州隨師濟活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
達南康太守呂嗣將兵據巫山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
隋將楊素營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
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又曰
太祖以王熙為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侯進曾義宗衆數萬圍荆州
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熙鐵券云城全當
按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熙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擇甲冑
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熙不爾王熙
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隔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
騎大將軍又曰王熙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
州衝要遣使勞慰令加守備語使人曰老賊當道計雖于安得過太祖
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熙曰何不早降熙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熙
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又曰王熙攻守潁川兼河南
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侯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
川城內計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
改還城中號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解當引軍退思改登城遙見岳陣不

擊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
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盡攻
擊之法思改亦作火鑽于耳切因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曉其
攻其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改即命
兵填於足及渭水以灌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
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
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
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土山投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改謂之曰僕之破
亡在於吾過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派涕斬之并收紹
宗等尸以禮埋瘞隋書曰郭榮宇文護推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冠屢
使護命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
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
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解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
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
都督護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梁州刺史會高智惠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辛

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
羸羸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餘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獨
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又曰李
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蕡襲景於東
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還壯士擊之斬獲甚衆諒復遣賊州刺史喬
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
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
並號勇善戰議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
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閑待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
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
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鳴鼓之險莫離支報云
謹聞命矣遂移兵圍守鳴鼓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又曰李
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
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燒
罵光弼并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遂於舊處立

將戲之地道遠遶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先獨得而對衆戰之城中大喜思
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
助賊皆血流而牙齒皆碎賊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國恩及賊陷
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面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
曰何以至此巡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刀割其口見其存者不
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侍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
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
不解城中食盡賊盡將陷之刺史李參計慶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
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崇中有數十斤翅可屑以食衆計獲兵不二十日當
至東南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
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
軍中起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又曰元和中和中郭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中
州魁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為虜殺又曰王凝為宣州黃巢自嶺表北
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傳舟師據徐石以援之傳遠令疑即

永樂大典卷八三九九

主

斬之以徇命別將馬頌代傳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
王消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忽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
城危矣消銳意請行疑即問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消果戰死賊乘
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
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款退之權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
吾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又曰王拙曜為常
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語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入鎮之日新貪暴賊
蕭庭蘭乘人怨訴遂之而劫其衆時拙曜遊亦遠郊遂為賊所會進圍蘇
州拙曜固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又曰張任建中初
以澤路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任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
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任知事不濟無以
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幸苦守戰任之家
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賣衆
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焉遂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
悅於城下大敗之任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永業恐潯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甌助

守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
迥不能剋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入燒大司馬門後開舍人高善寶以私
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間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
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禦刺倒二人斫者
乃退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瑒令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
禁斷人行鶴犬不許鳴吹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瑒
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後結陳向城現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
拒忽見親在戎行驚孤縱鎗怪之遂退時得提婆賊之不已欲令城陷不
遂救援瑒軍守百日城竟保全瑒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既施攻備已具
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為之奈何瑒子曰多下矢石以灰砂薪火水湯以濟
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數內井中使聽聰者伏聽聽之
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
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
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手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
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
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永樂大典卷八三九九

主

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荆而存乎宋矣傳
物志曰處士東里堯貴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
城郭並為始也賞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也高君佐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又
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助守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任秀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窮極摧折
醜虜杜祐通典守拒法城有不可守者犬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
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跡地下澆灌可汎邑閭人疲修繕未就凡若
此類遠徙之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險阻所謂無守而無
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閭與高倍上閭與下倍
城高五丈下閭二丈五尺上閭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閭狹以此為準料城
上閭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大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
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
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
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千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

功之內凡欲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并樹牆屋並填除之并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瓦礫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糧糈魚鹽布帛醫藥巧巧戎具銀冶結草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梓蒿艾脂麻皮連荆林篳籬釜鍤盆瓦礫木鐵斧鉞鑿刀鎗長斧長刀長鎗長鎗長梯短梯大鈎連鑲運如連梯自梯蘆竹為梯之類反掉以松梯城上城下城先蓄積緣人間所安公私事物一切修繕拋石大小隨事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陽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銳以鑲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置十所却敵上建喉樓以板跳出為橋與四外峰成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大五尺以深一大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大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丈五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丈百步計功五百丈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大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牆臺內通間道安屋懸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機幕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三

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勇簡募或十隊二十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敵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則舉一表據梯通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敵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梯者極板舉旗須灰炭得鐵舉赤旗須糧木樵者舉黃旗須沙石瓦礫瓦礫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矛矢刀劍舉鷹旗須皮連麻鏃鏃鏃須雙虎城上舉旗王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男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伏識文者點檢常須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城內為門門多少臨時令五六十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稍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樓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開橋一梁端着橫檢檢去其檢橋轉開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布幔覆布為之以弱弩懸掛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則天石不復及音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弦三寸絞半張之自副一發聲如雷吼賊隊之卒驚尾炬縛草為之分為兩歧如驚尾狀以油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三

騰灌之始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鑲鏈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腰置警火於城上或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鑪鐵汁并行以灑敵人遊火鐵鑪盛火加脂臘鑲鏈下燒穴中腔城人灰沙糠粒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眩敵目因以鐵汁灑之連提如打木連如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又竿如槍刀為兩歧用又飛梯及人鈎竿如槍兩傍有曲刀可以鈎物油囊盛火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熾天井敵攻鑿地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大薰之敵人自焦灼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托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擊迎之與外相遇即以就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審穴口勿令煙洩仍用甕袋鼓之又先為梯懸鐵鑲鏈長三丈已上束柴草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拋二機開大拋一雲梯撞拋等其間先後城邊用木出跳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皮連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大發之處多恐敵人放火但令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警驚及難人城上不得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拋打手拋既眾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刀不齊矣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帶重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逼迫人眾煩悶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機鑲鑲鐵索索頭安鐵錨腳當聚開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氣盛時卒有疑即即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徵必訪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使信人侍偽與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報不得問其事由外人報不得與語敵若縱火焚樓燬以簾竹長一大鏡者改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箭內於袋內急縛如澆箭令壯士三五人撒水口急覺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箭漆之而用并小澆箭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寬貯水添用敵若推撞車我作籠鐵鑲鏈并以桑木為之用索相連撞頭通到遂以鑲串撞頭於其傍使震分令壯士牽之鐵倒弓弩兩射自然敗之敵若木驢攻城用鐵鑲鏈下而救之其法以熱鐵鑲鏈長

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菱梨形結生鐵灌其中夾重五十斤上安其專連鐵擲下數說以鐵轆轤上若木轆轤上有牛皮并泥敷著即舉連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大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鎗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舉女牆踴身待其身出十鈞齊搭制入城中斧刀助之城若卑地下敵入壘水灌城遠築壘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匝視水高中而開築壘壘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後於壘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難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滿城中遠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鎗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嚮後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隱匿敵覺即急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穿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穿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援易為敵攻日久眾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壘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廢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三五

內深闊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人後發機開自然先斃鐵菱狀如鐵菱菱要路水中置之以利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鏢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擊孔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編縫其間內重短為闕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闕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竿於欄上懸門欄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上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邊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窰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東復置柴龍三所添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觀賊孔及安視火筒直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拋石礮木傳水瓦乾糧麻蘆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圓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龍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火為

賊所捉一峰六人五人為峰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二人峰率知文書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收馬兩匹與遊弈計會有事驚急煙塵入警即奔馳報探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開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遊奕於軍中選驍果諸山川泉井者充常與峰鋪士卒計會交牌日夕遞候通音及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弈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床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床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守則有餘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須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三五

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弊果自解去堅壁持久蜀先主率大眾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誘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備難盡克若有不和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為者孫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收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備勇更當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避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統進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敵飢以持火擊之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反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

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
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管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古光
及一切之勝也 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今開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運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開城拒之茂建
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黃中衆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
衆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掠爲資今不若奮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
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
從遂與賊果爲所殺劉誦之而敗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公征張繡故言曰
繡與劉表相持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
以待之可誘而攻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故曰不用君言至是
曹公遣之而敗 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欲班師諸將多
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
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疾
速東歸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時勝人內逼群議於是遂進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通平襄城文德偏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
德之戰七北述此今故執表亦同持久之長隋末宇文文化及試場帝後率
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難且盡因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
大喜恣其兵食其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
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晨達酉密爲流矢所
中下什及頃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重仁等率所
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
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銳將皆
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爲
資意在遠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斷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
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饑金剛乃
遁 不戰挫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
起銑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
銳難與爭鋒今所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國勢不能久
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盡師以自守此即勢勝力弱擊之
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王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而堅壁挫銳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林壁乘勝
前銳甚濞孝王恐遠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
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慰勞吳及亞夫於帝使人告之
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敖將軍董
張而謀云上而元乃得順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
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死奔亞夫
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
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
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
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順
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援求戰不得
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武經總要堅壁挫銳 春秋時
晉將樂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晉軍其木植軍吏患之禰將范
句趨進曰塞井夷灶陳於軍中而疏行首頓行首者晉律而前大開晉軍
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

虜以珍城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峽中士虜若諸校司馬曰吾知是虜不能為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兵必為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是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為兵欲一闕而元可得耶虜父也聚解犯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還利行還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復竟降之曹公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淮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遂講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固舊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蜀諸葛亮率眾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使致中惴惴人之節以激怒懿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然節度莫敢犯違梁常叔進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數堡下其勢甚盛監軍潘濠祐勸退還巢諸將又請走保三义

永樂大典卷之三

三

叙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後有前無却因令取綴扇麾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叙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與自載督屬眾軍賊却城潰合肥既降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叙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叙威名望之不敵通全軍而還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王壁城觀賊頗謂道宗曰賊恃其眾未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眾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又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攻折塢上思力下又征吐谷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魏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關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勢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未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實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

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蒼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太宗計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其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壅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眾大潰又水大至黑闥眾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僕固懷恩引吐蕃迎絕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思信常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聞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勢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太白陰經攻守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愛馬所以攻

永樂大典卷之三

四

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眾未盡城尚固而援者攻之至也力屈眾殲城壞而不援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力費而奸生壯女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伶悲伶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將法書攻守兵之用攻與守二者而已非攻無以廣地非守無以禦敵然守而不可以力攻者非善守者也攻而不可以力守者非善攻者也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如雷震止如山崩屈伸變化莫可揣度部聯伍結彌川亘澤陰陽欽乍前下却誘敵使進示之以弱委以可欲恣其抄掠欲然奮起急與相搏盡銳力鬪落其牙角使之進不能前退無所泊離為四五斷不可續而無以為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當之則有所不能攻高峻其牆深峭其池輔以寨柵重以溝障固以大車險以蒺藜連設斥候嚴慎旗幟冠來先聞預為之備冠至堅守不妄爭利伺其急隙乘其不意敗亂其眾使攻者不能為勇無所用智氣沮力憊遠延引

去此善守者致然也而遇善攻者則守有所不能固故攻非難也攻而必勝為難守非難也守而必固為難守必固攻必取豈特為將者知兵善用衆使然哉必也國之德澤洽乎人也深禮義漸乎人也久而人心戴之皆樂為之死故也故金城湯池非固而人心為固堅甲利兵非強而人心為強人心不患難則何敵不可推人心不患叛則何寇不可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然則欲安國乎亂戰勝攻取無所為而不成舍養民何以哉軍誠秘術巧攻善守陽間兵法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洋洋乎是言實用兵之妙術也夫攻其所不守則何攻而不克守其所不攻則何守而不固是以驚其東而潛擊其西誘其前而默襲其後皆圖其一而伴擾其四遠志取其分而虛奔其所聚或以長風擊浪月暗霧昏鼓鐸沸於雲中旌旗拂於鳥道茲可謂善攻動於九天之上者也若乃秘虛實而無形蓄智謀而不洩謹備其險要周慎其折衝保銳野而不懈深長溝而斗絕滅影於幽微歸聲於神鬼茲可謂善守者應於九地之下者也故夫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張雷震之陣鼓角沸於雲中激勇敢之夫叱咤爭於地道或無高不往而無深不入或說伏隨勢而不可測知城中恐怖出降而米斯乃為脅敵之威亦謂攻城之助也故軍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聖

志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或人問曰野戰攻城既聞之矣圍城保壁其計如何對曰凡攻城者兵倍則攻之十則圍之環而圍之離而合之備其攻具然後行之得其土地然後臨之起其所危絕其所恃若素紹之圍公孫瓚馬懿之取公孫淵連弩射其城中衝梯舞於樓上可謂善攻城矣凡守城者高其雉堞浚其池隍絕男女之窺覷謹門戶之開闔城危則聚兵積木石以備之地道則鑿井設皮甕以聽之掘土坑以陷之燒鐵林以灌之若墨翟之制公輸若昭之拒荊亮或榮帶而連環或射火而重爐可謂善守城矣或問曰敵衆而勇將嚴而整鋒甲既銳攻具甚精弓弩亂發而梯撞前拋石交橫而鉤刺爭進土山地道即無攻而不為穿城蟻附乃四面而騰沸土豚車之填塹則石箭無可助其功撞車之方軌則湯火莫能施其用加衆心同欲百處仰登蒙蔽固密難卒制禦而我獲孤救絕將雖一心士懷二志則如之何對曰凡守城之法知敵欲攻設其方畧預為防備先於城外二三百步所有井樹塹屋並填除之井有不填者即毒之石木磚瓦剪芟草荻及百卉之物皆收而入之卒運不盡者並聚而焚之此豈不濟我所使廢敵所須哉柴薪草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聖

木以運入者即遂空閑而貯積之塗塗其上勿令敵人設巧使間謀及飛鳥擊大隄子弩奔矢而燒之使百姓無驚其城內五十步塹屋亦並除之勿使將士救護致有隔礙先於城內預貯其傷守之具木石熟薪茅茨蘆葦灰沙鐵炭松栢蓬艾脂麻皮繩葛藤荻蘆釜竈爐竈釜棺木長斧長鉞長鎗長鎗兼連棒手棒兼束帶為棒多棒栢栢於上大小萬數城上城下咸蓄積之不得臨事今有闕乏凡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衆多糧儲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淺而守具不足水高城下而可溉灌諸如此例皆棄而徙之故曰三里之城萬家之守足矣凡城皆合水於四面濬池又去城五步臨濬更立一小隔城以援城身至隔城必須加二牢築厚六尺高五尺仍安女牆以備守掘敵人若併力來攻梯撞緊進既緣隔城致礙卒疾未可施功敵雖使人填壕斷隔城旬日間傷死以衆縱能積日填平得三五處者即我所備者寡而有九分之利矣仍令城上四隊別立其四表若敵攻之處去城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有登梯舉三表舉女牆舉四表若不攻之處不得舉舉表恐有驚亂如夜中卒有不意來攻城即舉火如前四表矣其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立其長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領之其城內先量兵多少簡募曉勇分為十隊或二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遠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內老少及丁女除營食之外應為役者城上四隊城下樹其一隊使識文字者點檢掌其備守之物各以爲八部仍於城上四隊之間各置旗須木檣檣板則舉蒼旗須灰炭準鐵則舉赤旗須髮木樵薪則舉黃旗須沙石磚瓦則舉白旗須水湯不潔即舉黑旗須勇士加卒即舉熊虎之旗須箭戟弓劍即舉鷲鳥之旗須皮繩麻絲鐵鍔金鑿即舉雙兔之旗但城上舉旗即仰主當之官隨色而供物足即收旗則所須必至而衆無誼聞矣若暗夜守城之法當三十步懸一燈城半腹中又百步懸一犬於城下宜食於傍旦即牽上犬吠之處即可備矣其城上四隊之間安轉關小砲二機關大砲一其石如三四升者使打敵人雲梯撞砲等物其城先從城邊用木跳出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尺已上板覆其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則敵人雖衆攻具雖多而我備禦便亦無可施攻若敵人拋大石打我牆樓慮恐崩壞者即於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牛皮及連皮承其石連跳動終不損矣若內高外下被敵穿穴者即從內度其所至鑿為三二井當以新泥使薄皮裹口如鼓之狀使聰耳者於井口伏覽而聽審知穴處我當

助鑿而迎之與外相遇即著熱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覆其井口勿令煙
洩仍使鎗袋而繼之 又預為標桿懸鐵鍊長三丈以上束硬柴葉灰葉
濕草而燃之繞於城外所穴之孔隨後多擲惡草而煙燒之若敵人有
附於城者即推標桿注火而煙之則城附之功自然敗矣其城門及樓
以炭越等塗厚塗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車而燒之如已被燒當使鹿
竹筒長一尺搜去竹節以馬驢生皮等合縫袋可貯水各五六石以上將
竹筒插於袋中急縛如澗筒狀令壯士三五人撒水口急而灑之有火之
處引水而救水盡更添即火速滅矣每門常貯四具如無竹之處以鹿
中錐為兩片搜去中心如竹筒形運合束之推前而用并手灑筒二十具
而為之備敵入於車中多著炭火上安雙滿中盛油煎之令熱并於雙
外多著茅草推至門下即縱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熱油得水
其焰必高即恐被燒當待水俱至一時沃之始得滅矣如敵人使轎車
我則先作籠鐵環廣一尺并屈桑木為環使鐵及麻索各相連續之轎頭
一到即以鐵木等環擊轎頭仍於傍敵使先安鐵環引取索頭而轎車
之其轎車必是翻倒若翻即以弓弩射推轎之人既無木甲當必敗走急
今健兒往燒仍速擲柴葉助而焚之其然可待也若敵人為木驢來攻我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四

城即放鐵炭募下而救之其鐵炭募以熟鐵狀如大母指長一尺一寸者
四條仍作劍鋒鋒端安逆順須布如炭募以生鐵灌其中夾重七十斤已
上仍安其背鼻中連鐵鍊如下數節即以鐵鏈銜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及
泥者數着逐炭募而舉因放火炬灌油而燒之敵必不能救矣其城內百
姓家處必須盡為天井高出其尖頂其火有失火者斬之次以發者必是
殺人為報其救火者先須令便近王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仍令
連白大將大將使信人領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須嚴加十倍若城中
有卒覺及大暴起者大將即疾擊鼓五通耳聞鼓音吏卒百姓及城上城
下不得輒離職掌并亂走於街巷有者罪之次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將
者如前令仍須賞罰以信則得而不挽矣如其城中有賢良忠正奇諫特
異者有勇關險敵不憚艱險者有機關工巧備急解結者有貪功慕賞
致不憚者有彈射非遠不避強禦者有狗盜踰城敢刺敵將者有緩頰多
辭反白為黑者有諂佞便僻說詐多端者凡如此輩大將皆須察之聚而
使之禮而賞之勸而罰之即得各盡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須諸賢能調武
勇任事功發力後有自將吏已下所有積聚皆出其半以供不足既資又
無交結則上下同力如共坐漏船矣又勿使望氣之人與巫祝評論作異

報言吉凶既不益將而惑其衆城中若有電嫌當令預通文狀臨戰之急
而後私離者誅及妻子及大將預為勝白分明曉示若有與敵私通結期
內應敵說伺隙苟為二心將我虛實盡覆結實募能告者大將當自詰問
的知不謬滅族其家即以叛者資財田宅便賞告人如其爵秩仍官賞之
勝出之復則人人自倍其守不敢交議矣其有苦戰身死者大將以下皆
可親臨弔其父母妻子厚賞而封之若傷甚者給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
避戰自害詐病苟容者可令衆而罪之即為偽傷倍力而衆一心矣其夜巡
城當日易其木契刻為雌雄或付守者雌或付守者雄使腹心之人更
次執契而勘之仍使信人持為契照而貳之所由隊主不執者即且集衆
隊而罰之即為說息矣其城中非大將之令而副將長吏等輒有出令及
旌旗章表幟幟等有不依舊制而更樹他色之物并輒吹奏管笛角鼓
使人入城非主司而與之語者皆罪之即固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
士心若一上下齊奮衆巧同施敵人雖百處來攻而我亦有百處之備豈
慮城之不固敵之不敗者哉宋虞允文奏議論收復華州分兵守險
臣竊見華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因循賊生巧計節次
與兵講商量分那官軍共力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四

子以曲折事國奏知主訖今日得曉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嗣位威靈遐
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照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
以通行焉政可以優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
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疑獨南山豁谷
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羣士夫之慮皆以為憂
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入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傳忠
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傳忠信前去招收以
壯軍勢以預盜賊又與元重地不可略無人焉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
統領官關實結集義士蒐揀抗健之人教習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雖據
吳璘探報虜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
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却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備備
決保蜀境觀釁而進仰寬陛下顧憂蘇東坡集論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
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銳兵費糧
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
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馬守者有三道馬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
伏坦坦之路車戰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擣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賊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賊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快門斬關而人者有焉他戶之不為鍵而入者有焉乘隙垣坎墻址而入者有焉快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賊希矣他戶之不為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隙垣坎墻址而主人不知察皆矣夫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却焉夫正道之兵快門之固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常攻函谷矣而秦莊敗之曹操常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常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濤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訪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使丹兵徑抵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四五

張紫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清發夜郎兵浮船舸江通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止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令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障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如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都武備哉

要守器圖并說並見兵器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克松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兵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其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障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聚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為壘木柵校柵不絕使兵弩鈐關具火幸通鼓及并力以退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羸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衆誠今兵出雖不能滅先零重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數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雖使復發也且匈奴不可備焉桓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且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持節來諭以明詔宜皆解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致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猶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之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素得奮精兵討不義大智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熟計愚且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又竊聞傳者文帝時匈奴羗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兼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

民有勇怯通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兵無必勝之民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且又聞兵臨戰合月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度衡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大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後軍竹簾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遇鋒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果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克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平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遠近異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難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驅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爲之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戰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焉小以權焉弱在倂仰之間耳未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勒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竊恐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黃金百斤將策謀謀果漢劉向上宜封陳湯頭者食所由後財物八萬多不法司隸校尉彭越道上下擊之士按餘之湯頭者與史士共謀彭越果于萬里振旅宜有侯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校繫集驗。美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文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
涉禮典。編制。幸得不誅。如優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采危微幸。生事於
蠻夷。議人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
暴揚外國。傷威敗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
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捧谷吉之耻。萬夷懼伏。
莫不懷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
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
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苞茅。後有滅項之罪。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散也。音摩。而虜獲駿馬
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鉞之首。西域傳作王母家。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三

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繫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成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過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大中大夫谷永。上宜赦陳湯罪。疏。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反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也。閼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遺誅。雪邊吏之宿憾。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封爵爲士伍。漢皇甫規上求乞自劾。疏。永和中西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劾。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致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久師之費。且百億計。武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持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萬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章忠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說。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且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錢。食錄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有緊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屯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१५

使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敢望其征伐之用哉。縉紳淵源。陳謙面隆興府馬總管啟。英標文聞。良深仰德之懷。戎幕聲聞。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撫諭。某官沉略濟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韜堂上之奇。橫槊賦詩。獨擅胷中之畧。顧今副帥。視昔康輿。荆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綏靜之功。拱扈殿巖。佇奉還歸之詔。某濫將陞指。方愧罔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之便。尺書走介。第深感戴之私。又回陳正將啟。講間惟奮。莫瞻庭角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箇憑之末。未皇脩敬。遽辱撫譙。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忠孝。功名自許。災安事於毛錐。氣槩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項常游月。曾不挂芒。諸公交薦。薦之重。九重思鷹揚之勇。合留侍於環珮。尚借重於南宮。弓矢橐鞬。小展總戎之畧。詩書禮樂。佇膺謀帥之求。某才無翫人老而漫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愜平生之願。他人不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又許巽回趙路分啟。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旌旋而載路。惠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善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懼交并。某官派別天潢。芳流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投棄班超之筆。過人謀畧。雅尊卻縠之書。至蒙剴牘之薦。掄荐被冕旒之賞。

警榮恭奉府旋董戎昭第惟盤石之宿當厚本根之隆不容屏煖竹萊詔
溫某深愧樛材滋吹鍾養財貨源流之末達簿書期會之何堪逃虛而聞
足音某當楚然之喜握手而論心曲願親益矣之規又徐湘賀能總管
啓嶺之南去朝廷遠甚深切顧憂聞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旗
日曉草木春回某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魏關負重傳卓冠於倫魁攬
鬱澄清威望雅誇於淮海俄急流而勇退從辭尉以誰何將興興嘆方漢
文恨不得頗牧用兵為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爰起整龍之卧於南陽俾
總如虎之心於廣管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
某辱知有素聞命允欣瞻厦屋之連雲又懷阻關企鹿墮之歷境庶托軒
轅又通趙都監啓仰公侯之干城藉甚維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然
然佐幕之能茲幸及此遂將施相某官麟之角振振公族金斯羽藝整子
孫漢東平之喜某虛之忠唐阿閣之功江夏之譽屬兩階之舞羽屈千里
以臨戎分實王以展周親正賴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竹膺河
山帶礪之封某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鳥繞樹既有可依之枝
美玉在山時非不潤之木又與李都監啓干城南國微而草木以皆
知汎水儉池又矢艱爪之不食及茲副掌得所託休某官材氣天下無雙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五

戰功中興第一鳴劍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光屬舞羽於兩階暫總
戎於千里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貯登壇並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僚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僕容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監押啓問津鐸清音諧親而之私領郡近江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惟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僊籍鬱然之秀璧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懿親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間關行矣瞻臺未遑縑素之馳首辱驚緘之賜感銘交
集數述莫殫又通吳巡檢啓細柳屯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覲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藉敬用削牘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遐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維時戰雲小
屈俱通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貯登壇並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興其進也僅生
間不厭於綠衣俯而就之庶屋上竊窺於解瓦又余日華代回曹統領
啓隨牒官途風仰七十餘創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
此心曷勝其喜某官豆箕思敏競病才高豈傳黃石之書妙得白猿之術

謂刀劍安用毛錐子欲貂蟬生從兜鑿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
班超之志敦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弭為案鞅與魯等為伍暫屈
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橫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
一行願趨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繫轡某載驅風駕已及近疆遂旅崎
嶇行李未遑於一介攜謀總總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銘心言彈估畢
又與麻沙魏巡檢啓聞英譽於諸公期於識面接目遊於百里實以尉
心敢列寸忱敬寓尺削某官材猷闡發智畧縱橫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
專於紙上折遐謀千萬里機籌將滿於胷中少損功名下親巡警暫未山
水之已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逸駕廟堂之舉不次
用即入侍於周廬某學味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落魄數莖白髮之
蕭條誰謂環堵之書生堪堪其身於委吏萬幸契之云始善有鄰而不務
雖異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藥石之垂規善勤
于中言莫能控晉陸雲集國人兵多不法劄子即中今臣雲言國人兵放
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刀馬言洛陽市委遠近置
然聲論日廣而王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
東時且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展上下司察念在舉宜而親信幸泰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六

稱突關陞市民物至使行道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食
以秦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
法猶加推楚主者秦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秦泰之出狡罰至
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且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為暴虐矣小人得志
則下陵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
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
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聲滋聞惡謂
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
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且秦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僅再三年朝憲
多違威衛無利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
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過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
哀明愚臣謹繕愚忠不以前後迂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宋楊
冠卿客亭類藁與兵官啓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敢
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望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生
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彈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
壇之拜某浮家蒼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

而固市利姑焉平果之圖所期於謀言或可少逃於罪庚家歐陽公
集論宣毅萬勝等兵制子 臣昨準初差往河東續軍糧密院劄子奉聖
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
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武教閱觀
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遠
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教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路硬射觀最
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指試漸次亦當精
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利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
五十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
餘人惟宣毅最多最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係目甚多容
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
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
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觀
路硬弩比初到則漸精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耐辛苦其藝藝勉
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科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
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後思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七

常憂敗誤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兩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
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
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
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
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
喚且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感勝兩指揮
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
在巡檢下及諸處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
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
防河寨棚不教閱處專令運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又論永寧軍提
兼作過兵士制子 臣近據永寧軍提兼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休開差往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
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
只如今來趨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有部看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

雖是官更平方亦由驕兵好亂且伏見有唐驕兵逆帥之禍起自河北始
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
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通示姑息一落
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
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
始以為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趨牧等
雖為可罪若使重行懲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
成後患以此而言趨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
趨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降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
驕兵得志而後患將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逾時亦未為晚
又乞真定府分曉武兵士制子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
指揮真定府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併出九
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
擘圖併人數聞奏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使司劄子下河北
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本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關
材木未嘗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八

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
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律宣撫司指揮路逐到營房
地支撥一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位號武兵
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居住不得
見官中脩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金不曾催
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
許分擘今未曉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
慮朝廷不見得本府曉武兵士已共力興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
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位頃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
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
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曉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新
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主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
賜施行取進止案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制子 伏觀唐制凡在京文
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閑度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
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
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若古道

備眾官。惟在京臣僚。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待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待制以上兩人。別差諸軍制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制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遠。每日分當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馳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冗兵至衆。乞除元差散從官外。只於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制員却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庫役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管勾三官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祇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為新制。庶協舊章。宋洪造盤洲文集論招軍之弊。劉子隆興二年。自津東赴行在。供職上殿。且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貴乎成。不貴乎速。高宗伐虜。方三年而克之。越王至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耻。方某所書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強而財不豐耶。且世受國恩。素無補報。幸伏進望。清光不識。忘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數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九

半。今之錢穀。特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成。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且愚欲乞選從臣。御威命。偏至諸軍。述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約百金之人。度其驕心。踴躍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偽相仍。今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效淫刺。其來已久。掌兵者尚猶盜贏餘。以為田宅之資。苞苴之奉。況蕩然不加繩察乎。效日用得之難。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其効用又不刺手。雖有且條申請。而將帥不獲遵行。姑以揚州帥司言之。所謂効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挾弓負劍。助帥驅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發營中子弟數百輩。喝名于總領所。使人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詔旨。赦其虛冒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准郡所招。今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掛號。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者。擇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偽。國費益虛。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革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冒宸嚴。臣不勝萬死。取進止。恭端明集。乞不

與招宣毅兵士恩澤。劉子。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功級。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材。細問疾病一例。刺而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杜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而之後。却揀選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况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還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李忠定公集乞募宣毅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劉子。靖康元年八月。未便首赴開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上劉子。具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差官前去覈實。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奏。劉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說。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為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處受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

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開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四千人。臨起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瑋。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劉鈐下使。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遂時訓練。并陝西路。即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錢各十萬貫。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一日一稿。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積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更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畏師費財。惟陛下遣人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乃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之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戰。冒死以聞。又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劉子。臣與勦勝員者。兵家常勢。解潛刀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今折奔

罕聞疎脫。倘有規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見謂有用之學。所編元和郡國圖制。列天下征鎮形勢。七或地理人物。水陸之數。如畫基而布算。又編元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半以二戶資一兵。以三農養七游手。其言確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場之事。謂宜委官。將准刑憲。見管界分。簡徑振具。編撰圖冊。揭貼有要。綱目無遺。一覽瞭然。不費搜索。編制既定。他可類推。初無元和圖志之繁。本非其高難行之論。任之以檢閱。董之以都公。可咄嗟而辦也。伏乞鈞照。趙元鎮文集。乞降肅旨。訓飭岳飛。臣被命西行。雖總數路。而隨行兵馬。僅能防護行李。或有警報。實無以應。援見岳飛。屯軍岳鄂。制置襄漢。而襄鄧等處。所留兵將。又皆飛之部曲。勢足以相及。力足以相濟。今雖專命捕討湖寇。而襄漢衝要之地。尤不可忽。臣願陛下速降肅旨。訓飭岳飛。明遠斥候。常如寇至。對量事勢。資助兵威。庶幾不廢前功。以圖善後。唯襄漢既能堅守。則公寇不日自平。然後移湖南兵食。益壯上流之勢。俾川陝增重。吳越鎮安。達通無阻。之虞。緩急有首尾之應。經營之新當始於此。仰幸聖明。俯垂財察。又乞遣中使。諭諸帥。應援岳飛。臣昨日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三

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死傷境。益有輕慢朝廷之意。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實責有司。速為應副。以親筆致獎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鄭瓊。共以萬人。屯紆新開。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飛。照會。一乞以親筆。賜岳飛。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荆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食。及應千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得輕分彼此。致失機會。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使諭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以請宮祠。既聞聖訓。不敢不盡愚見。貼黃。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乞留所起人。兵劉洪道。七年四月三日。臣。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將本路已據中弩手內。十分為率。就加揀五分。武藝高強之人。限半月。團結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車駕進臨大江。本路相去遼遠。聲勢不能相及。乞朝廷差發兵馬。數千。於明州駐劄。緩急可以掉壓。今準前項指揮。將本路見管人兵。內摘起四分之一。數雖不多。然在本路。實有利害。且契勘本路見管練將。共六千八百人。除將投外。約計六千五百四十人。內

一半習弓弩。計三千二百七十人。於內摘起一半。計一千六百三十五人。其間又有新招刺未合人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朝廷得此一。千餘人。怯懦南兵。不足為用。而一州之閒。千百人之內。摘去強壯百數。則餘益不堪矣。謂之無兵可也。况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分兵數千。前來明州駐劄。所有今來所起本路人兵。伏乞特降肅旨。許今存留。實一路之幸。臣以襄漢浸加。已乞宮觀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閒。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伏幸聖慈。賜矜察。臣無任俯伏恐悚之至。貼黃。臣竊惟朝廷措置。雖非遠外。所可臆慮。然陛下既登戎路。則中外臣民。孰不願輸寸効。况如臣愚。嘗待罪宰輔。而出當一面之寄。如朝廷決欲起發本路人兵。臣亦豈敢堅執。唯是紹興府。係帥司置司去處。不可不令斟酌。今對本府。先準朝廷條式。取會堪出戰軍兵人數。內七百六人。係揀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於紹興六年。十月內。開具軍名帳狀。申行在樞密院。去訖。續緣差出事。故目今。見管六百三十五人。合發五分。計三百一十八人。本府見準朝廷指揮。於揀中弓弩手內。起發二百人。赴留守司。彈壓除發回外。有一百七十八人。止合貼數。起發一百四十八人。要是數目不多。欲乞特降肅旨。許今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四

既乞宮觀。則兵馬有無。非臣之責。然臣在任之日。不為一言。則後來帥臣。必將罪臣矣。併望聖慈。憐察范石湖大全。集惟西兵營寨劄子。臣要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為良策。蓋徽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為重。謂之契人肉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既斬首訖。其見屯西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面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蠻。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熱。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東之。令於城外。別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東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闊寨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且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束之。未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今日下。了畢。取進止。又辟兵官劄子。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紀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關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弟。所在僞亂。外銓闕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匱乏。狼狽無歸。其間却有材武卓然。堪備任使之。人。失職大開。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關。專令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生提吏部中請。稱上件案牘。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令專

依已降指揮。臣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周盡。不然。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坐困。臣照得上件案關。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差辟。未嘗關員止是右選小官。遞在萬里。類皆貧寒。無力赴部。計會付身。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食住。運動是經。更一往復。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威邀取厚利。或將質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時之責。實是難於上達。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試。自且到任。盡率弊倖。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場。按閱事勢。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歸部。參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癯老疾病。運懦無技者。皆不得以濫吹。且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變。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奏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番保明。自用遞筒申發。欲望聖恩。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事人等。並從吏部復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流。進行五舊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効職為惠。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貼黃。臣又與勘四川大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十五

小臣。止緣不即起辟。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似權局。不為固志。又緣舉辟官。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年。宣撫司所差。先經鄭開選差一次。鄭開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復差代。一次沈復罷。則又亦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又論民兵義士。劄于。臣聞天下之議論。常患於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以為可用者。則謂便成一軍。以為無用者。則謂不如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聞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民兵者。直保伍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荆襄之義勇。勇驚德武。人材絕異。投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慮兵之貴。有勝兵之實。養威藏用。最為上策。朝廷要當愛護。特加之意。申嚴其法。而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中嚴其法者。謂如近年關外諸色守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義士。拘係于官。輕變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帥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因調發。永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當寇敵。并如草草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嘗以為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別分頭項。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十六

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講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謂如關外忠勇一軍。皆有編免科雜。則例近聞天恩。曠賜已與權先釋一年。若自比以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薄其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籍。又如荆襄義勇。臣通而見之。荆南一處。已踰萬人。聞止是團結主戶。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議者亦謂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達。路帥臣。密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且載惟梁荆之民。健武根帶。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便如此。加意。可以特將成軍。所有教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汎然招刺游手之徒。贏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舉。伏乞聖慈。次第施行。取進止。又論蜀兵貧乏。劄于。臣與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甚於願。原其致貧之由。皆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糧米。緣本錢不多。軍中營運不行。近來多是以錢放債。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千。即令出息一十。便將息錢。准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關之須。而實無增添之實。臣嘗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借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可以見効。要當為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冀實惠之多。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嘗試施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俸給優厚外。又除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人。舊宣司効用義兵。強兵等。人。月糧本也。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糧本也。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八道上下者。最強弓手。月糧本也。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收放諸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五斗折估錢引。兩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家。則無折估。當時計口折估。止為報資折估。故口眾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緣本價賤。折估價貴。口眾之人。全得正色破費。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諸正色人。尤難支補。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五斗之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銀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後手等第。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銀分數。謂如錢引如七分五釐者。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八隊人為率。其使臣及其職。

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須問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今不下
司密切算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
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
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效兼軍中
買運不無極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
臣故為回易之說切有疑慮今乞併下總領官今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
可以貼濟奏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 臣劉子
中所請欲問總領所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比宣撫使
虞允文打算之時使臣離軍大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
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人數目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
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併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
度張守卅陵集論軍兵老小劉子 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
風奔潰破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
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陸陸車果累隨行謂之老少其
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
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寇盜責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七

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為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
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為一下為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
陛下屏遠嬖倖以馬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履之車一新舊深之俗
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過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
本寨居住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
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
身自違犯今御營使司及御史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
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 論軍臣不當親自揀兵劉子 臣聞軍
相呂順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且以謂難難之日大臣固當不
擇劇易但軍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滯欲
望廢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合御營副使并參贊官同去
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為得取進止 周益公大金
集諸軍衛兵御軍衛兵指揮內得報充私役緣衛兵固合當直主
帥其間至於着馬荷轡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軍衛兵指揮內得報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
凡所及臣愚本謂着馬荷轡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

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在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
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
大為之防但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却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
掣掣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臣惟知
歡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
裁 又繳招兵指揮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聖駕欲興
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所有初六日橫
前納下吳挺彭果文字姑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制與總
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 三衛江
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關效用頗稱感請給其糧其四川自來只招刺東兵月
糧一石二斗之數聞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永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
行下却恐互有攀援請宜且從舊例併取聖裁 卒稼軒奏議紹興癸丑登
對劉子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元由
上流而下其勢必成故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
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
六朝之時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相交環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八

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失矣而國勢安
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
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且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
陽南下衝突上流若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則曰虜
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兵八千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
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眾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
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
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
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荆南守臣則曰荆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
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為虜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
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舍
荆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壞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
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潭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
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應援則前可以專任鄂渚之屬任既
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知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憂
兩路之害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天下之勢有

離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
合者必離陰陽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離陰陽故合之晉之離
也晉不能合隋為離陰陽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陰陽宋合
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厥今夷狄物影
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棄棄並起四分五裂然後
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
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保懷危懼不敢自暇
之時乎故且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
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秦漢唐虞已見
劉子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難而求未所謂易者斯無敵矣
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
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違事方興一
時士大夫不曰聖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為易而為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
易也故為聖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為
易也真宗咸平中周嘗專用此策矣申勅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
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為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

之下通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為戒然則堅
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無歸棄信背
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倉然響應乘此機會
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畢力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
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
取之說亦豈真易哉且竊以為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
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為之且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
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閭
以敵楚之策請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進
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於
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稱兵犯關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困賊之
謀亦欲互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
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
成禽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壤幾二千里其勢
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但以
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
員李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言之言皆欲先用之而後
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過所以為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
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聞有稍知兵者則欲仗土豪以集事土豪誠
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為吾役結以恩信屬以忠義如家人父
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使倖於一勝廢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
之說也惟陛下垂圖之取進止又輪對劉子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
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較
而且以為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耻莫大
焉復讐雪耻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愕然進退
一失而禍無窮奸雄所窺豈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為備禦之計曰是非
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敵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
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為宜於今者為陛下言之臣聞
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
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為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

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
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為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
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關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為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
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
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
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
萬斛為十萬眾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風其能如吳漢朝受命
夕引道無難嚴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
悉為精卒乎凡此六條榮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
闕如之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
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運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
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卻之
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謀
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
足未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

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強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
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伸其端也
足以周吾國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強之計
也惟陛下留神審察取進止 又省兵制子 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
國威莫如強兵而所謂強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
精其形雖強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
矣而直徒貴夫多哉且不服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
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
然天下之兵僅三十萬夫以祖宗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其兵至強也而兵
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擾邊之後兵額益多至
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而兵力常若不足由是觀之夫
兵豈貴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募刺以爲務蜂屯蟻聚
坐耗衣廩使皆勇且壯可也癯老者懦弱病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
逃竄而占虛額者私爲役使而食公廩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
名而無衆之實有權之形而無權之效不知竭民膏血養此曹將安用
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給驕冗之卒容而養之以未害也而文彥博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三

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蠹民耗國其爲揀汰之說如坐
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乘驕子若注漏卮其不可虛徐而
生視其弊亦明矣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爲商居不能爲農
必聚而爲盜與其去之以數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
之爲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爲兵也將以爲患而且以爲兵非不可省也患
省之無其術爾爾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
除之此將帥所當爲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
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強凡前日之弊將湯剗而無餘矣自昔舉
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悅况兵之不
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
未嘗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節制州兵之不任戰者必
廢遣傳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爲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
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關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
者爾有臣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責而猶有冗兵者臣不
信也且今爲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強盜處其生
變莫敢誰何騷擾如此猝有緩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

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革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
又議輪對劄子 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况國威未振國
勢未強之時乎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爲計疎
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關邊隙皆拒絕之有至於殺
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虜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
不汝容遷延日久必將自斃蓋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乏一聞斯言理
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
爲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務彼方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
欲搗彼虛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殲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
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秦
秋時晉陽虞允文代楚以救江漢建武中賊有董憲者自郿以兵圍蘭陵蓋
延龐參請救之光武執曰可直往搗郿則蘭陵自解蓋郿者憲之所必救
也唐太宗圍王世充於鄭實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說建德鳴鼓建德
踰太行入上黨獨汾晉趙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自
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
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三

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地所以攻其必
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魏魏中國而殘虜之不若
臣竊爲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爲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
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亳已
伐其謀且復多方傳檄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膻豈
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爲汝累爾宜意殘虜叛叛盟
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立信
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
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宋王師愈
文集論不可輕開兵端劄子 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
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倂
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搏進
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
觀一旦功業成就自有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還定
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金
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強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橫挑強魏當時

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救言惟沈慶之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謾欺罔至有開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彦之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實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鑒也夫自非薄引論失義諸葛亮固深言於蜀橫挑強胡經營分表恭讓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為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臣獻計有誤陛下為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經理封疆淪入於蠻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願此死而一洗之然時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已生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蒙陳一關兵建福結力竭于內民不聊生其變固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對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遽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故內當時英賢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狄雖大衆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夫豈肯棄信義猶有天殃况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義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為

永樂大典卷八四二三

二十三

重况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所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幸甚張方平樂全集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割子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熟近雖有得兩處秋田亦未必有豐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戎尚衆固之飢饉事實可憂易報安輸最爲切務朝廷緩急夏寇本爲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絕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地震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且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操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墜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况春夏之際我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遣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馬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畧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顯叔到關欲令簡省邊計且兩見顯叔據其說盡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爲悠悠顯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粗問極風夜以疾懷懷詳利害

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繁榮聖職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千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難事難獨任或推遲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顯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目前言早賜別行擇任范蜀公奏議論東兵劉子竊見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每年東兵只委逐處兵官甚有不堪挾帶之人並不依準詔條束下惟務姑息伏乞今後委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臣察分首同共束閑免致緩急誤事及虛費糧庫李彌遜竹谿集乞治東南兵盡一割子漢高祖嘗用關東兵漢景項籍問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孝景嘗用東越兵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關粵未肯行獨東越從及吳破東越受漢討殺吳王丹徒馬援嘗用湖北兵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士兵及地刑四萬餘人征之蓋武陵十二郡兵也呂布嘗用川蜀兵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長安城呂布以東兵守長安東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爲東兵劉表嘗用荆州兵建安中劉表爲荆州牧劉備時在荆州策力尚少諸葛亮曰荆州非人少也而著藉者寡可語荆州今凡游戶皆使自實固錄以益衆備從其言故表兵遂強唐嘗用南蠻兵安祿山反廣平王爲元帥僅

永樂大典卷八四二三

二十四

圖懷恩繞南蠻大食等兵以討賊平之臣謹按自古有國皆隱兵於農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勝國家用兵以奉尊尚西北而指東南爲不足用今西北之兵日益少而東南無一人一騎可以爲緩急應援者王綱不立國威不振首尾輕重之勢不均今日之大可慮者伏望陛下深思獨斷而早圖之天下幸甚王漢濱先生集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使喚朝劉子某奏勸利州紹興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方凶惡不逞之徒苦於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駐不敢爲惡今大軍盡已調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令統制官任靖入監揀選壯壯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衣同發赴軍前又揀選次糧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等處揀打鐵炭兵士二百餘人以充往來搬運銀帛願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據令鼓鑄人情始安發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爲諸軍老小在彼瑣不敢放心乞權發來軍前不知可否奉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恭敢死者聞入賊境招納歸附餘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王之道相山集王師所至秋毫不犯劉子契勘合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

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而耕者不獲宜王之平淮夷不過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草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樂於戰伐哉其有以附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憫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價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尊為李晟美實中外幸甚又與汪中丞畫一利害劄子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則今日膺闕外之寄運堂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竊自古用兵初不以衆寡爲勝負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以三千敗之符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五

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爲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黃金白壁歌童舞女尤切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振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逆亮之死止得人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拔卒焉將焉今日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爲衆所推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應麟軍之田單上其姓名於朝然後詰之以說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用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後用之俟其立功効次第加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統制領將佐或有老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時各亦遂其志矣昔蕭何韓信於高帝餘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諸將皆喜人自以爲得大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焉多由是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一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難蘇後漢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

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石城成邇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卒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効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爲振武水陸轉運使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米帛與牛使耕其傍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累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種糧畜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相恤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更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飢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遲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荆襄制置兼招討方自鄂清移也德安而召援米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却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信之過也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爲誣謬謂如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六

獲一人則圖其戰鬪之狀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爲大獲勝捷而其賞有至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遇敵不戰而走非獨大畏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爲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產治致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孰明爲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怪哉一自虜人入寇我師連討七年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奔潰初未嘗交鋒而自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申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元八千人今犯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焉僕或統轄等入取之以爲己有則其爲公私之盡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且中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盛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是爲慮也一晉武帝時鮮

早木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為我討此虜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解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碩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伏帝命仲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溫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險隘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十餘里殺傷甚衆隆至武威鮮卑大人拜謁隆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割而不淫乎夫人得而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國一一如馬隆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隆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當一夫是就為虛名以盡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覆而根抵廢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華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增嫁未畢為言陳乞官觀動至三五任坐糜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屋累考無吏責請官俸往往乞監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五

廟十之七八其饒幸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官祠敬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馬開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使有此無中厚而乙薄未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別取職租之人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宦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祇應以上閑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章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贍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閑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閑遠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是以此輩嘗有從軍之榮則當改其職多之功而等第之使且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舉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盡財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

欲將拔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住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核實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餽餉以佐軍須其所得多寡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慮其不能斷以行之耳章忠休公集父安之兵不可恃割子某伏見京師是在兵馬藉屬使司可以攻以守勢必萬全尚書右丞文事武備猛志英名冠於當世號令方施而氣色精采忠義所激而士氣奮發國家安危公實任之不勝大幸某誠不佞謂以今日父安之士待今日講和之虞兵不血刃馬不汗膚固無可言者萬一虜不可信盟或可渝倉卒之變恃兵以安驛驛之亂恃兵以除大才錯難之邊恃兵以守則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將帥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練習論之軍律則未明觀之行陣則未肅若欲驅之犯水大冒矢石有進而無退誠恐或違約束之嚴上誤算略之妙欲望機務無聞持賜呼召得以口陳利害庶幾仰禪行營之萬一王亮目文集上仁宗乙用涇原路熟戶劉子臣伏見涇原路熟戶萬四千七百餘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偉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乎西羌其後邊備懈守將唯務姑息寢成驕蹇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番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露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諸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貨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遣及增俸錢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兵 詩文四

諸將策蹕焉略漢趙充國上謝罪陳兵利書 漢昭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單于在鮮外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盡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合與校尉以下吏士知是事者博議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而遠千里以一馬自飽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參八斛又有永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遂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且愚策欲指單于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固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循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負單于之助不先破單于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城侯許延壽為後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虜將軍賜書嘉納其策以書數詰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未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歷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疲瘁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責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虜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單于入鮮水北句康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而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胡越侯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里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敵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固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地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唐文粹杜牧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一

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割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舞之篇曰維清維濟文王之典遂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紂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道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王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衝壁以代崇墉臨衝闕闕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結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生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縱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鄣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竟為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馬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

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因竭天下不能滅橫櫟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實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又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典重則重將軍宜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謀賊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鉞則滿鐵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况虜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然蟠趙伏用齊上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殊旦而齊族矣疆土藉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關華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單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高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職等職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信大國家獲之於將軍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為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則趙彼三。虜屠因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衛尾交。頭各端千里。不貢不觀。私贈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而五六月。與趙合於泚水。東蒙大原。排飛。孤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北。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信義。知機便。多算。盡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是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然後。得。祿。仕。入。財。內。等。子。弟。一身。繼。齊。累。世。之。運。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謀。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中。宣。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其。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壯。婦。人。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三

桑老耆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紀事。暨乎政度。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朝。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於。伐。遼。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親。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齊。秦。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國。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白。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夫。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後。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羅。隱。上。招。討。宋。將軍。書。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韓。彭。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

浙之勸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因百姓。由是官未實。諸葛。秦。袂。安。文。拓。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鐵。汴。滑。以。東。填。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提。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而。君。長。等。凌。突。我。唐。毒。燭。則。我。梁。宋。天子。以。噴。虱。痒。痛。不。足。接。此。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群。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叛。蔡。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未。輪。大。旆。優。游。東。道。折。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賢。良。而。性。高。故。為。人。治。未。嘗。別。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固。以。藥。給。之。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展。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豈。毒。春。唱。頌。上。刑。臺。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輩。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輩。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恭。薛。仁。貴。或。戰。歟。不。護。或。同。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魏。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後。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驕。韓。之。賢。又。林。蘊。上。軍。相。元。衡。弘。靖。論。兵。書。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軍。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赦。化。秦。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傳。苟。有。妖。孽。某。安。不。隨。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克。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齊。有。天下。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閭。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親。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切。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克。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推。不。與。恒。鄆。兩。軍。角。相。應。此。皆。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四

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後。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驕。韓。之。賢。又。林。蘊。上。軍。相。元。衡。弘。靖。論。兵。書。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軍。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赦。化。秦。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傳。苟。有。妖。孽。某。安。不。隨。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克。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齊。有。天下。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閭。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親。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切。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克。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推。不。與。恒。鄆。兩。軍。角。相。應。此。皆。

腐儒堅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利矣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由三所耳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蔡必據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也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遇不在士卒伏計此舉已輕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惡蓋緣滑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間齋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資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報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請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郭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為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險難多見成敗此被劉闢欲殺無人為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雖死無知者程僕射禮意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度幾餘半年求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某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宋歐陽公集通進司上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即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閣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五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地備而民不見兵者三二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賊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也寡弱城壁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棄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戒伏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賊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練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表或擊吾背而不出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咸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金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急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如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若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稱嬖倖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先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挽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同隙乘便用閒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關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權衡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因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刀三舉而饒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蕩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巢穴挫其先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其能運致培堯細碎既以無益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六

而罷之矣至於蕭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
之人惟取之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而不走為盜者須水旱兩
外為賊謀之所疫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志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
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
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
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項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
非旦夕而可劫故為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
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
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求未之耳今京師在
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
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存昔人可行
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
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
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
有門之險其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為陸運
以避其險平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運糧卿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十四 七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資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
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
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康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
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
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
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宜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
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
漢高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鄧州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
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
古用兵往來之徑也且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
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大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
甚狹而險也但自南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
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州復襄陽漢陽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
物皆可漕而順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進之募置通兵為十五六
鋪則十餘州之物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水近漢之民仰居
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

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難誤作郵遠輦運逾年不能平至於軍裝輸送多
苦秋霖連州已寒冬限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吏遠輸京師轉
肩艱難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
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
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
利臣聞昔之盡地利者易為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者之民賦稅而
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
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
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康之
矣至年終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
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
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
趙過為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
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也田於極邊以避兵而
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也兵許下糧敵四
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棄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十四 八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
不可勝舉其勢艱難而難田莫若充國遺意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為
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
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
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父老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詠
作晉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
識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
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
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
其尤可慮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
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家本謀作浮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
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桑
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時亦用朕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也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
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用所謂私牛之

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卿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運之田賦使不得耕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運而言任耕種田一項使四萬人皆耕而大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且聞秦廢王法啓秦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利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每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獲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九

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介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如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夫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之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以說今居也故每有司變法其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通得獨賣其貨焉安肯勉趨薄利而求哉故變法而制利者通足使小商下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賈而運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使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求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

則莫若痛殺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茶益家則有法愈多而刑愈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杆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不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備昧死再拜蘇老泉集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咸敗之迹苟深曉其議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義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宋水穀之山故之海決之爲溝塹墾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瀾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雖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螭蝮終日而不噬則噬蠶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天下服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廷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躬擐甲胄跋履險阻以新創四方之運萬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羣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四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而籍其名得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梓輿未絕輟輟隨境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大水鋤種春築列于兩河之壩縣官日廢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喃喃狼顧莫肯效用以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之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諱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諱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衆雖至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衆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棘門三軍股栗夫以臨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十一

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喁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嚴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雖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屬威或以振其墜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蘇東坡大全集卷五疏書 執事奉別忽然半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開門之威即欲作書奉慰此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悽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暇若更反覆尋繹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載凡百昨愚惡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亦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寒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戰事當須一赴聞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

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賊言瀘州事所以致夷望乞第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人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申與賊言瀘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爲貴而果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出備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之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讎者熊廢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處韓存寬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屠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年乞弟殺害官兵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寬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有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信降書便與約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寬獄中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十二

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寬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運糧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處猶須二十三日吏士以糗餉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猶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十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千材植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算已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後聚糧既斷而後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運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二轉運使及瀘州知府詳法外行事與二年限合經畫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綠於公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辦士紹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楊貴遠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

以跡踐乞第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顧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著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尺。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驚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迭出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戰殺其丁壯。旦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第以降。如其未也。則乞第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縣戎瀘四州藥箭。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之。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兼備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使倖。淮南王安有言。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切為大漢羞之。今乞第蠻猶垂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三

計唐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勝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後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瘁。比至嶺南。不復堪聞。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訪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裔。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効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率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裔為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蠻前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操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第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累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然大畧具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說。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賊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

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詭病也。知荆公見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索印可何哉。圖說經紙示及。得暇為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北去年甚大。郡中不為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自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末淘之。甚易。承門報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甚幸。恕不謹。不宣。張橫渠集與范巽之書。示問保甲。此侯和封來。詳聞近議。近制。徐為答。然近見。改却取三丁為義勇。入府教集。或慮已有更革。故益難妄計。大率附近古制。小大必利。苟不得親民吏。雖三代法存。未免受弊。況平古之法。又烏能備。借如正觀府兵。求之史。縱若便。時竊計民開之害。亦未免。蓋不議制。而遽圖師。復求以便。眾萬萬無此。又與呂和叔書。保議說。固甚便。民近古。執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為名。塞戶為責。保甲為法。庶今世見行。有不變今之順。有漸用古之境。即未知上意求新果否。廟堂待學者如何。今得進甫選之與議其間。頗非獻計之時。和向論方田大體。自附城三十里為差。小不減二三十步。則附郭居民在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四

間不疑矣。所論城市民民大家。帥之固善。但可惜安塞無功。得之及不幸。孱弱不才者。置諸其上。則百十之眾。是謂棄之。他年當差。刺諸路義勇。只以家資相制。幸無事。取其不挽可也。不幸驅之戰陣。萬萬失措。非當名分既定。則易之類錯。人情益紛。今日見謀當為。時議者力辯其弊。無踵故。乃良畫耳。事初不得已。權以領之。徐校藝觀。能以勇爵取之。然後補正。則為勸也。大矣。吾變法。不欲矯時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謀。無法。又啟此端。恐於時事非宜。可一用周禮文。一無文字。飭令制而用。不識謂之如何。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謀者前聞耳。蘇福雙漢集上趙樞密都督書。愚竊聞朝廷大目。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為。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體解者。不可嬰以芒刃。斧斤鑿而己矣。又傾壞者。不暇顧夫。藻稅。棟梁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先整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壘而講。策畫。綬帶而觀。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也。偉人在朝。知無不為。豈憚勳勳。搢紳欣屬。猛悍屈伏。威願其當軸處中。然使其坐論。王伯燕安。鴟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繫于

間皆不足深較。節使以名將之裔，驟取富貴，勉力功業，上以報主上。下以副先令叔循王之望。一或差跌，則公議不容。名節掃地盡矣。所宜勉之。某見治裝帥李節使帶領大軍前去楚州以來，照應仍乞以某此書關報李節使海州，及以帛書報城中將士，使共知也。又與李寶書。節使總兵于外，照應城中策未為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糧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憂之。已作書與張節使，所宜深思遠慮。率屬將士，且與張節使熟議，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虜兵既衆，不知張節使之師可以必戰。解圍至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細條具，速以見示。務濟國事，乃所望也。虜人殘害不道，專嗜殺人，所得城邑，盡類無遺。想見城中豪傑忠義，共圖力守。某已治裝親帥建康李節使自水道前往楚州，連水以來，照應帛書封呈。更望照悉。又撫勞海州將士帛書。當使見帶大兵前往楚州，及連水一帶，照應解圍海州。仰城中將士盡力戰守。圖報國恩，將來功賞，俟一一躬親核實保明。務在優異。節鉞以下，皆當力請於朝，以酬勞苦。各仰知悉。孫觀鴻慶居士集和州與提刑胡獻可論兵書。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候萬福。某投界小邦，遂託餘庇。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轉發。起壽州團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

詔有無遺度承命皇恩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淞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
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
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
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
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使健可使者趙軍前所餘老懦怯
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
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
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即申垂意省察本
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
獨受公賜也惜易死罪王漢濱先生集回虞宣論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某今早承局運伏辱台翰繼述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
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布奇十六疋渠輩得回嚴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
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於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擴身
以當眾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吝財賦當用而不用以沮
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爵如則知榮一輩一笑足以激厲生民
膏血豈寧妄得乎實不當於有功猶輩金幣以塞廬山之望也歸順之人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十七

須當優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
適領使微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宜敢望
賜以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
戒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清與米石之捷其眾寡可驗矣南北通使
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
止其再出大暑如此宜用兵時邪征士征行百姓發餉皆是危事師老錢
桂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
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
足矣張南軒集答朱元晦書 杖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
至重宜謹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勉勵期為遠計第承積弊
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愛遠備深可
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
以團結民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憐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
矣此路民貧實憐尤甚他處田多未墾茅草彌望生失上策于今幾年義勇
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
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密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焉

步合千人時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
規舉不可不立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
摹近日曾喚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輩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
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械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
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屬不曾出此者以糧
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
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
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謬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
知義亦不知勢也柵孤危之蹤獨倚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定不敢自保
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
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春田文字前日來時過尋不見報更求
一本及見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又答朱元晦 仁風義
氣想已周決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窮固當然也柵
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
歲為誑謗觀望者所害此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
有不敢聽衡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負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十八

之耳如答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獲
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來在此入
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誠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壯健倉卒
足為剿捕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盜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
免姑息如先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
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
不任則去之可耳此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
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若如率飲等事一切禁
止所以卸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柵未
以罪去當更一二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
之門所取皆誑誘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
不知何以得此連日猶省緣初到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連獲江湖間
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
激茶客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之人
怨毒之果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從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
而不有之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盡備約束無一

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為多恐或者使以為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來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敢不聞而警之也近按一二郡守素來凶險事極狡猾不得已異時恐亦不在視大任之下固思諸葛忠武李平康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威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昔晉約昌谷集已卯上廟堂書竊見虜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剝掠中外洶洶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固歟強開本無遠略乘輒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為簽軍無復有粘罕兀朮人物水潦既降焉無長技嘆氣將効弓無効力不有敗衄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證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於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虜寇之退師忽有強敵起於旁鋤梗弄於中左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虜不止於金虜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固生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讞然復事無不成焉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遂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榻前聞外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龍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九

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貴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隨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割十數驅磨一件逆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廣牌太多未先失墜調發大遲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素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聞外先有事權故將將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眾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聞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以抗衡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借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聞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於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於有司用事者欣然有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倭倭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預州縣先有事刀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養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

一立專以剗削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間受害尤難曉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積弊不消其源而徒因科提鹽災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聞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隨風無太平之威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塞不可以敵寒精不可以敵強兵以眾而為強以寡而為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為固其兵宜塞平地之兵恃人以為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危於腹心分輕兵於邊徼明斥候以守關隘倚民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當輕重以應策應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為喜小挫不足以為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於邊徼不圖邊徼縱虜騎驅馳於腹心不思次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於諸郡取弓手於諸邑論其人則未見為合作於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祿受圍則兩淮擄手裹安城守則京湖痛心直赤子於度外皇恤蹂躪稱所塞為萬功止同割據每見捷報令人魂惑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使稱萬戶駁子一頭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

便稱萬馬解圍之音日聞而虜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聞所幸虜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所以縱諸城幸就銳以追江游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聚戰始可集眾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衄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活而遽相蹂躪無曳柴偽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夫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運旆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軍食重裝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於腥羶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間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為禮義之國可以旌席我之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喜使忠義之人結怨於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訖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蓋及降附

稱巷戰誅及實化名曰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寇盜。十年以後。忽官軍猶入骨髓。致使蒼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無亡之虞。猶足以動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律門。天開公道。忠謹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為正論。諛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為姦計。在乎上之人。勤於政而敏於事。極其淑而別其愚。則忠謹者日得進見。而諛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有有債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於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律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實。故許昌泰功者往往得志。其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開禧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軍行。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囊隙未見。虜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難。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虜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開禧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在於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一

間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殺細於疑。似之。間處。殺細於必死之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冤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誘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虜境者無還期。使首奴婢者不南嚮。而所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効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為家計。用降叛以為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踈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又乃引入內地。付以遠陲。及至囊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驚。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略言之。則開禧之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古。致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變化以來。餘習未除。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確。而徒畏虜寇之驟。至幸虜寇之少退。不知國家氣血

已汗下於開禧之日。而疾疫未除。復汗下於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惜前失。不痛掃宿弊。猶欲陰轉而益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旱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却虜寇。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寇歸。虜將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致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於虜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專方面。廉稍以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棄病疲。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取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所聞。舉見於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方秋產集與趙端明書。某惟邊圉多難。所在騷動。獨我東都。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勳。瞻渥珠特進班。端殿建號大綱。所以昭異數。勳蓋且也。茲者消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知門牆。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眾一。而其忠愛之意。與眾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為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請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昨時而獻笑。嗒喏而貢說者矣。蓋某以為公府之開相。於今且五年。雖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一

公相之為始。然如一日。而生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久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久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敬焉。公相言者曰。伏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或物必有所伏。熊虎伏爪牙。鷹犬伏朋黨。魚伏水龍伏雲。一日而失所伏。則孤兔狎之。螻蟻噬之矣。至於人之所伏者。何難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伏也。其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熱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表豈因人。而成賞錄。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楊蕭朱之援引也。而錄其迹觀之。則王師也。而紳交於外。相戚晚也。而通譜於內。烟有優薄之使。而慶澤六符之奉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版之夫。而汚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豈廉視壁聽。而借為效。街談巷說。而詭為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固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略中朝之意。固非伏此數人者。以為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典。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貴張晁矣。惟其托於畫。足以揜其文。一大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

相所伏者王即也。晚之相府也。則平生光明偉之。功過為所掩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寇賜之御劄。單事者猶未敢以焉。然而况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綱。且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予哉。劉濟以司徒為幽州至。於紅帽首。詳裨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與徑達於聽事。歲時節序。盃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難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僅然自尊如此。則制綱豈不懼乎哉。或者徒見逆李庭芝。許國瑞。受山陽之變。尊於茲。故遂指為覆轍。謂不可以虛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衛。見執政必橫挺庭趨。肅揖而退。蓋以爲尊威。不知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之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通者情親。疎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睨。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目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余文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三

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輩耳。趙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足擇而易之而已矣。固喧而廢食。慙美而吹簫。則亦安用莫府焉哉。天長移治之勿勿。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於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願。行地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並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騷擾。甚於寇敵。古語有之。賊未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語。今見此若。是可不高之哀痛歟。某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弩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舅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轡墜焉。有一兵倚弩道旁。立呼而勞之。准交百而趨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緒。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錄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

無難事。實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貴。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實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捷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七者。即新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故據其害。則子女其子女。過其虐則難大其難。大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奔衣裝可疑。而居者爲散。此假以賊兵而割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成廢。雖平居自詭。嚴於待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秦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買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綱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材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雅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而可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樛櫨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代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爲提。提何事。而號爲提。夫人所不當者。則據以爲事。衛。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四

計議也。而莫取於莫謀。今日一兼食矣。明日又一兼食也。而莫取於機策。外而郡守倖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卿曲之私乎。兼舉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即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寄之驢子。濱淮之縣。胡爲易之郵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拔一緣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觀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觀其面目也。寄一書信。則不俄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遁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牆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國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國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爲嘗僚也。夫爲僕也。要者爲爲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數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

之勢。猛虎在山之威。莫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果不勝晉粵之罪。雖其云云。代駢四僂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李忠定公集鬱林與吳元中別幅。論高祖光武甚善。項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後察錄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則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略。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絕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大過。當時立額園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就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馴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失當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募兵之費。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財。豈專恃募民助國哉。然此乃建明初事。今地益廣。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五

二十五

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則否。建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汾河江淮置帥。要但假之以權。使之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明初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舉。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蔡定齋集上虞樞密書。某嘗聞言有切於事。人以為過。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為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於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眾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而常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中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年。載之閒。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於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識者必曰。漢唐之時。海

內為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虞虞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脩也。九重之上。為非齊雍。皇皇馬思中興之治。旦暮而冀之。今欲責成效於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果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於地之廣狹。而在於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子于然。雖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持富國強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賁。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斃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於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產。為有力者。操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苟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賢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便得。敵人之背庸詎知其不為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於目前之利。此其所以痛惜者也。為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於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効。雖不來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六

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為聖人之偶。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蕭陽一鄙夫。鄙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閣下。雖其言近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焉。君以伊傅周召而期於閣下。閣下不以為迂。而忽之。某將有深於此者。次第而進之。陳默堂先生亦皇帝書代既粹孟作。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聞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生作進退之法。與太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絡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充奔夏商周秦漢以來。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且所知。探之。如辨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馳驅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絕。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辨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致。較天性之能。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反而自觀。亦以觀世。胷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

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邈在閩海之隅。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跡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然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來試禮部。謂縱罪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聞達來至。會稽遇故人馬守將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實無足慮。臣獨言。竊聞繩樞之子。一旦獨儼。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難與他人計者。當書此。去言之。君父。臣復處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當責。今臣命窮如此。使其所不逮。亦必無補於事。是以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今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嚴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獲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願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果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讀書。時所得者。為兵說十篇。雖辭意深淺。計策無取。引胆長鳴。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此也。獻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看不能以口舌難之。然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三

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曠允精密。而屢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法。表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况草竊未諳。上自朝廷。下至布衣。章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絕特之論。過如且萬萬者。方斯時也。待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表言豈可以一舉論哉。唯真知兵者。為能言。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志。欲以自見。非適為利。文雖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言。以為不謬。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心內潰。黨援外離。割裂康清。卒於無以自植。臣於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千冒雷霆。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說十篇。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為禱。雲先生集上岳相公書。虜人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川口也。成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也略盡。今者。魯辛調發。使

還舊處。暑中遷徙。人豈樂從。又去年移居。猶未定帖。今復搖動。必失軍心。縱其統帥制取有方。莫敢不來。猶恐中路散亡。此到舊關。千無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為虜人所所有。而胡宣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復有必取之勢。我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相公及一二大將為長江重鎮。而吳侯一軍。作上流屏障。勢如柱石。相扶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而餘柱皆倒。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為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於荆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算。舉而擲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屬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眾。徑趨商虜。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保衛川蜀。必能據有關陝。蓋虜之敗。大暑交鋒。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張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膺。虜人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馳。有必敗之勢。五路之眾。及南北山潰散軍伍。其無所適從。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摧敵之民。皆可為兵。招納叛亡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三

百萬之眾。長驅可集。人盡為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九萬餘人。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敵相當。分在洮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若出軍商虜。與之合併。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劍門倚商嶺。西顧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毒。反覆變詐。不為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撫解扼腕。爭欲斃敵。虜方極其姦凶。必欲覆我宗社。於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之。是未必不可為。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興復之辰也。自今至今。尚餘數月。相公慷慨上章。據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啟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昭於無窮。其與日復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乃圖川蜀。必遣餘兵。竊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果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正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東南大駕所存。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輟。亦願具此利害。聞之朝廷。遣知兵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馳。與川關見眾并力。庶幾依山阻險。足以輪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蹙之憂。蓋思其上者

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始之為易。中之為難。今日正當社稷安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身任天下哉。某早賤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尊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獨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推古人揀擇。翦莠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黃勉齋集與李賈之兵部書。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創。為之奈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聞欲為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公。淮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為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之。淳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為辱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為慮也。韓失記。此來無可言者。非可馬開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一旦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獨行得力耳。丹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馳教誨之。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揚志仁識。趨端正。方伯謀之子。至父剛毅不苟。可為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頗有遠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韓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顯介承候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三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日高拱

學士日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日馬自強

書寫儒士日陳棟

圈點監生日李莊春

臣蘇繼德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十九庚

寧

南寧府

領縣三 宣化 武緣 橫縣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郭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土貢

山川

宮室祠廟 寺觀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仙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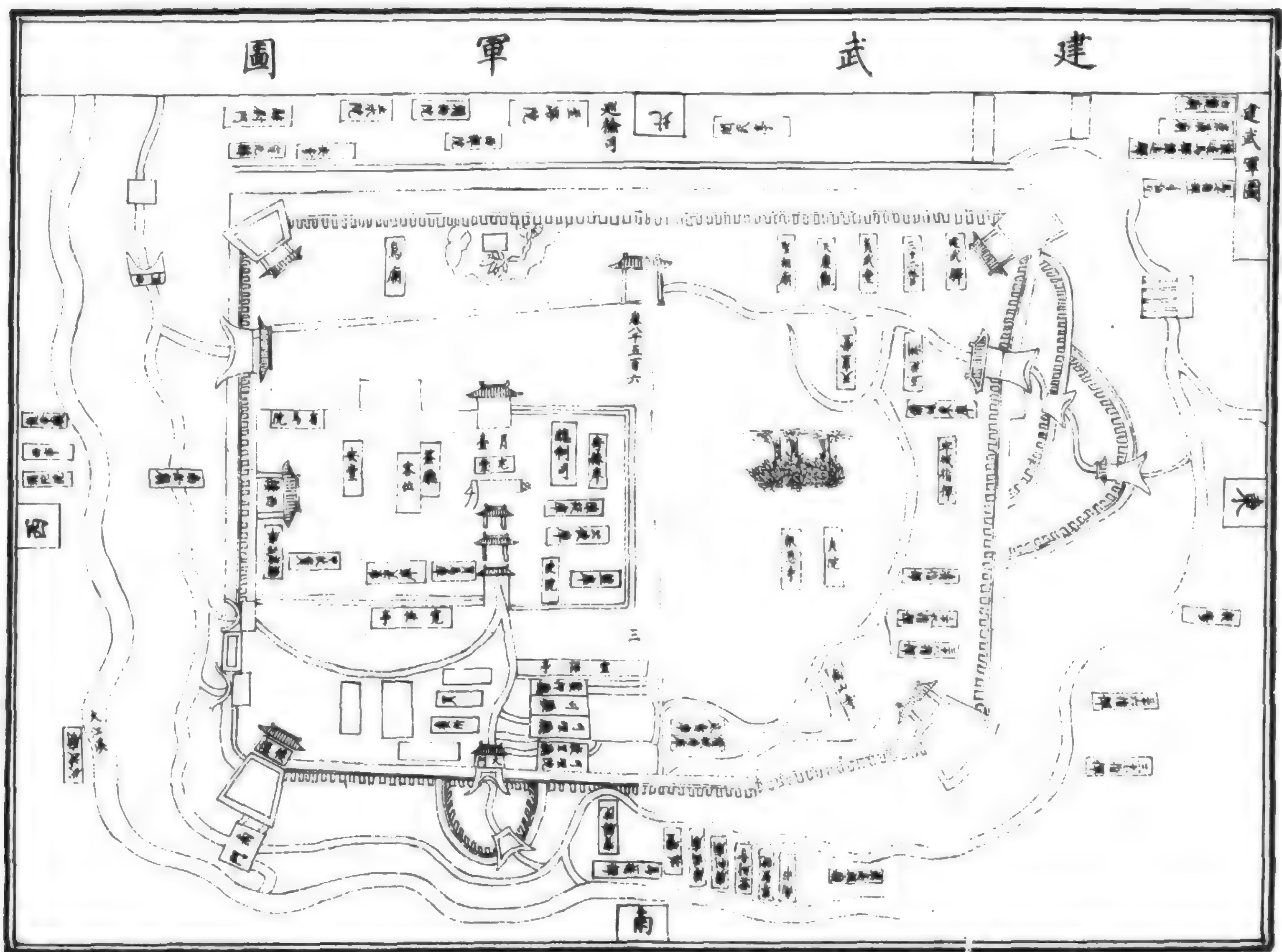
紀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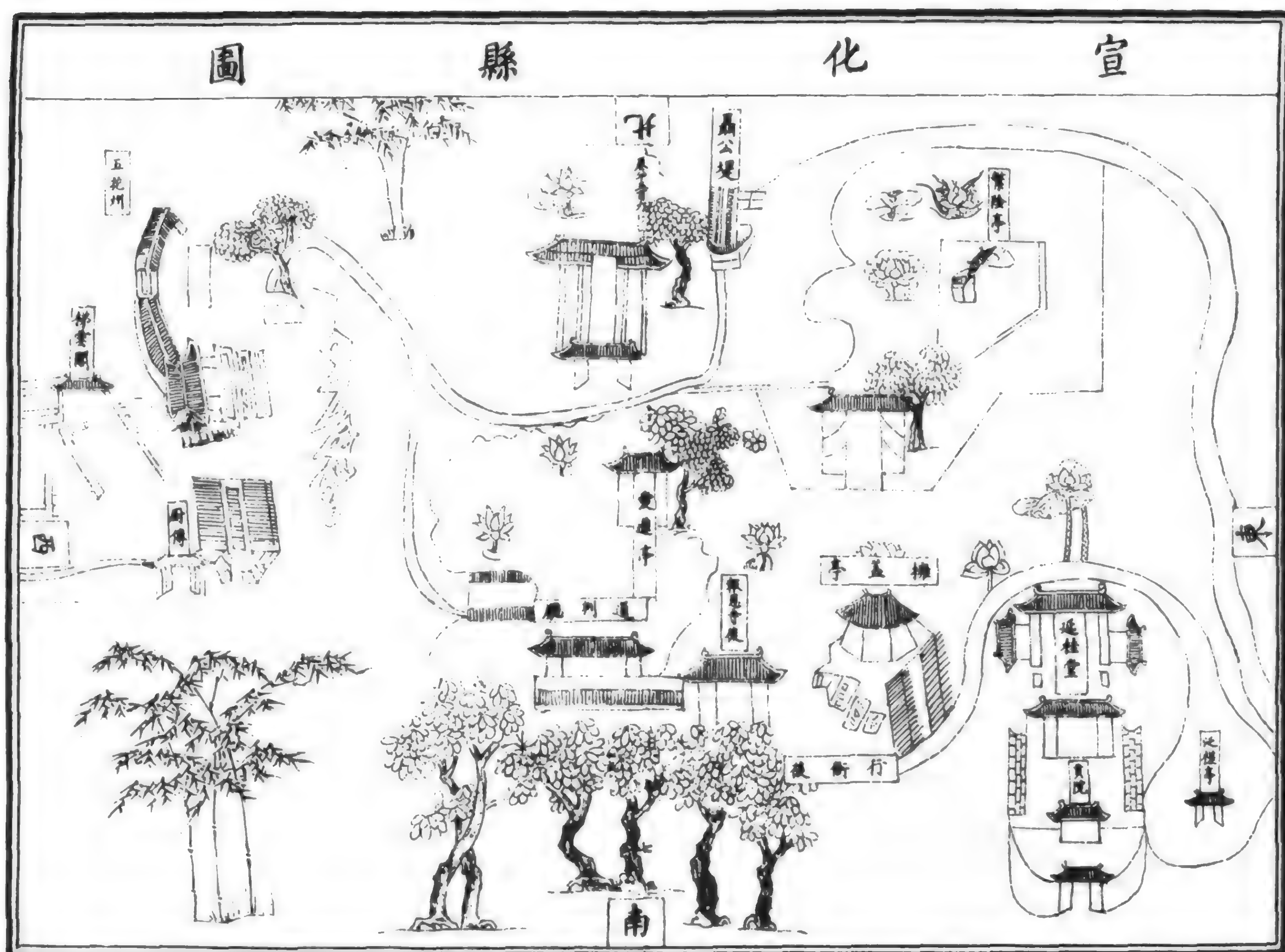
雜記

文章



卷八五〇六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粵地為貢揚州之南境其軫之分秦并南粵為桂林縣地漢元鼎六年更置鬱林郡廣方縣屬焉為郡治所宋漢曰之晉大興元年分置晉興郡復又置晉興縣以屬之宋齊並因之隋罷晉興郡為晉興縣屬蘭州又罷晉興縣於此更置晉興縣開皇十八年改晉興縣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寧州初領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兩縣橫山四縣貞觀八年改為邕州大寶元年改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咸通三年置建武節度五代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更置邕州為樂昌六年省朗陵入宣化封陵入武緣恩龍入如和景雲三年又省樂昌入武緣如和入宣化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為邕州路

邕州路

國朝為南寧府屬廣西布政司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立為南寧州貞觀六年改為邕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乾寧元年改為建武軍元朝改為南寧路至元十年而有征交之後欽承特旨立為廣西西道宣慰司分闔于邕又至元二十九年改立左右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六

十

國朝改路為府至洪武二年改分司帥府為南寧衛指揮司原管宣化武緣二縣洪武十年八月添撥潯州府橫州收併永淳縣通作橫縣撥付本府管屬今見管三縣宣化武緣橫縣南寧府志序南寧一郡乃古之邕州僻在遐陬接連潯洲地土淺狹人民稀少凡戶口之多寡賦稅之重輕比之中國大不侔矣洪武元年夏四月當司委官到來起取前代應有圖經誌書本府當時會集耆儒將本學舊存書板一付考究中間多有損壞缺略不存於本處住人程士真家尋得舊有誌書一部此對刊補完備起解今洪武十年冬又奉上司公文會集所屬耆儒人等用心考究不曾該載事理重別另行編類書寫成冊考之物產多在兩江本境所出之物在處有之今以所屬三縣地理遠近風土人物戶口錢糧土產物色總為一冊編類成篇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考云太平寰宇記邕州朗寧郡今理宣化縣古南越地秦為桂林郡地漢改桂林為鬱林郡又為鬱林之嶺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開皇初廢郡為宣化縣屬蘭州大業三年州廢以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寧州領宣化一縣貞觀六年改為邕州近邕溪因名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長慶二年以安南經略副使崔結為刺史充本州經略等使自此邕州獨

置經略使其州邊在鬱江百姓先居一岸每年秋夏江水泛溢郭邑沉溺
景雲年中司馬呂仁於南岸引開小水若有泛溢分流而過不沒人家今
百姓兩岸分居骨天橋七年改為誠州以避廣源漢初復舊宋初平廣南
後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恩龍三縣入宣化武緣如和三縣至太平興國
二年邕州上言管内左江峽峒七源州狀稱廣源武勒南源西農萬源復
和溫弄等州皆拂八軌二峒計一十處首領乞依七源州例歸屬當州輸
納租稅朝廷因授首領官今為建武軍節度都統唐天寶元年改為永
寧郡十四載置管内經略使領十三州乾元元年復為邕州兼都防禦使
二年陞節度使上元元年廢節度置都防禦使廣德廢大層復置元
和廢長慶復置咸通三年陞為廣南西道節度使尋置建武軍節度晉天
福七年改為誠州漢初復名邕州宋因之尋領屬廣州四十四重修邕州
志州在禹貢九州之外蓋揚州之南號為百粵秦始皇略定其地分為南
海桂林象郡漢元鼎五年粵相呂嘉反六年討平之以其地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唐庚所謂山川為貢外城郭漢兵
餘是也自秦迄漢州未之建晉元帝分鬱林郡嶺方縣地立為晉興郡乃
今之州矣至隋而郡廢以其地入簡州今之州開皇十八年改為宣化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一

縣歸寧浦郡於今之廣州至唐武德四年立為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為邕
州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之五府節度韓文
公送工部尚書鄭權帥南海其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隸嶺南節度
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
州上元後置經略使後罷長慶二年復置刺史領之咸通四年分嶺南為
東西道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乾寧元年陞為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
觀察使五代時劉隱據其地宋初開寶四年平廣遂入職方馬歸廣南西
路充兵馬鈴轄安撫都監兼公邊溪洞都巡檢使紹興三年如命置司市
馬于州之橫山寨後置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其事州同提點買馬專任以
武臣隆興以來始命文武通兼此州建置之大略也元一統志初宋平廣
南以邕州守臣充兵馬鈴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寶祐元年
兼邕宜欽融鎮撫使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既克靜江府諸州皆下邕守馬
成旺始挈城歸附初立安撫司十六年改為總管府兼左右兩江溪洞鎮
撫今親領縣二兼管寨五今領州三十八縣一十八洞二十六邕州還
龍寨忠州思恩州上思州羅陽縣永康縣羅百縣水口
洞玉龍洞二洞並係熟地地接交趾亦所貢越地千里之內號為羈縻歸

附以來見於左江鎮駐劄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三縣三洞二古萬寨
左州江州武寧縣陸陵縣崇善縣吳洞永安洞坡陵洞
博龍洞果洞古樂洞古攬思慧洞運婆洞車洞博鳴
洞上浪洞安禮洞與運龍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以來見於
思隸團沿居地面駐劄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二縣三洞一十三太平
寨龍州上凍州下凍州萬城州七源州思城州龍英州
養利州上懷恩州上思明州下思明州安平州太平府
古觀洞武德洞武安洞皮陵洞武盈洞羅細洞上峯洞
下峯洞與運龍寨相同宋太平興國立寨歸附以來見於古觀等洞地
面駐劄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一十三洞八永平寨上石西州下石
西州岡陵州祿州如松縣武乙洞寧康洞憑洞西平洞
上寧洞安賓洞上影洞下影洞都結洞結安洞舊洞
倘甲洞結綸洞思果洞武龍洞勞洞武允洞射鰲洞洗
甲洞都康洞榜免洞尊洞與橫山遷龍等寨相同宋景祐四年
立寨歸附以來見於西平州駐劄邕州路節制今領州四縣一洞二十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二

宣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泰為桂林郡地漢屬方縣地屬鬱林郡
晉立晉興郡置與熙鎮隋開皇十四年遷故晉興縣於此唐武德四年改
為南晉州併六縣為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縣與寧橫山四縣尋省
橫山入焉貞觀八年改南晉為邕州乾元元年以本縣思龍鄉如洪里置
思龍府後唐二縣宋開寶五年罷思龍府屬宣化景祐三年又罷如洪里
治平四年割本縣之永寧鄉武寧里屬武緣元屬邕州路
國朝為南寧府倚郭縣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至宋治平四年將永寧鄉武
寧里隸武緣縣轉撥武緣上東下南二鄉隸于縣元朝不曾更改
國朝本縣仍舊見管五陽九鄉二里與地廣記宣化縣本漢廣方縣地故明
寧縣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故思龍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二縣開寶五
年省八故如和縣唐武德五年析南賓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來屬宋
景祐二年省入有知和山鬱水水即夜郎脈水也與溫水合又與歡水合
亦名駱越水自鬱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唐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
分派以殺水勢自是無漂溺之害民乃夾水而居有邕水
武緣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為廣方縣地深置廣山郡隋開皇十
一年於此置武緣縣又改廣山郡為縣大業元年併武緣入廣山屬鬱林

本朝洪武三年始設潯陽府。領縣二。曰寧浦。曰永淳。是年省寧浦縣。洪武十年七月內奉上司明文。歸併永淳縣入橫州。將本州改為橫縣。撥歸南寧府管轄。五里。今復為州。仍領永淳縣一。橫州路志。橫古南寧。秦屬桂林郡。漢屬鬱林郡。唐屬鬱林縣。宋屬鬱林縣。元屬鬱林縣。明屬鬱林縣。清屬鬱林縣。民國屬鬱林縣。今屬鬱林縣。橫州路志。橫古南寧。秦屬桂林郡。漢屬鬱林郡。唐屬鬱林縣。宋屬鬱林縣。元屬鬱林縣。明屬鬱林縣。清屬鬱林縣。民國屬鬱林縣。今屬鬱林縣。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六

十三

本朝為橫州屬南寧府。橫州志。橫古南寧。秦屬桂林。漢屬鬱林。唐屬鬱林。宋屬鬱林。元屬鬱林。明屬鬱林。清屬鬱林。民國屬鬱林。今屬鬱林。橫州志。橫古南寧。秦屬桂林。漢屬鬱林。唐屬鬱林。宋屬鬱林。元屬鬱林。明屬鬱林。清屬鬱林。民國屬鬱林。今屬鬱林。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六

十四

地宋開寶四年。橫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為寧浦縣。又。以慶豐州為永寧縣。宋屬。熙寧四年。省永寧。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寧曰永淳。元朝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年。改橫州路總管府。領縣二。大德年間。改為橫州。

孫休分合浦郡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晉志廣州前叙云。其分合浦立
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又宋志引吳錄云。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為合
浦北部都尉。領平山。與連寧浦三縣。晉武平吳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
郡。沈約宋志云。寧浦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
尉。立寧浦郡。晉志云。吳置寧浦郡。屬合浦。亦云。吳建安二十二年。吳立寧
浦郡。與舊志合。而沈約宋志以為晉武帝平吳。立寧浦郡。與吳錄合。寧浦建
置之因。有吳晉之異。不同當致宋齊因之。宋志及南齊志。並有寧浦郡。梁
分立簡陽郡。隋志寧浦郡。下注云。舊置寧浦郡。梁分簡陽郡平陳縣屬。置
簡陽郡。十八年。又改為綠州。大業二年。州廢為寧浦郡。屬鬱林郡。隋平陳。廢
寧浦簡陽二郡。仍於寧浦縣置簡州。案字記。在開皇十年。改簡州為綠州。
隋志。在開皇十八年。煬帝初州廢為寧浦縣屬鬱林郡。隋志。在大業三年。
唐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置簡州。舊唐志。在武德四年。改南簡
州為簡州。在武德六年。又改南簡州曰橫州。舊唐志。在貞觀八年。以橫州
為名。案字記。改寧浦郡。大寶元年。復為橫州。乾元元年。五代為南漢所有。
與地廣記。又歐陽公五代史州郡年表。橫州亦隸于南漢之下。宋郡縣志
云。宋正明三年。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制通略云。在開寶四年。併樂山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六 十五

從化二縣入寧浦縣。又廢鬱州。以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縣屬。則寶五
年。今領縣二治寧浦。元一統志至元十三年冬。征取廣西。既克靜江府。明
年春。橫州遂納土馬。初立按撫司。十六年。改為總管府。領寧浦永淳二縣。
寧浦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三圖。吳立昌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
更名寧浦。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又改為綠州。唐初為南
簡州。後改曰橫州。皆以縣屬。宋開寶五年。羅樂山嶺山崇化三縣入此縣。
仍屬橫州。元仍其舊。
本朝併入橫州。元一統志唐志云。寧浦州所治也。圖經云。吳立昌平縣。晉更
名寧浦。沈約宋志云。寧浦今晉太康地記云。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
名吳錄亦有此縣。則昌平縣是吳立也。元和郡縣志。以為吳置寧浦縣。
案字記。以隋煬帝置寧浦縣。然晉太康地及吳錄以為吳置昌平縣。晉改
曰寧浦。非吳及隋置寧浦也。與地廣記云。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
州。改為綠州。唐為南簡州。改曰橫州。皆以縣屬焉。宋會要云。開寶五年。廢
樂山嶺山從化三縣。歸寧浦。建炎以來。不改元因之。寧浦縣總叙。寧
浦本吳置昌平縣。屬寧浦郡。晉太康元年。更曰寧浦縣。宋齊因之。梁屬簡
陽郡。隋平陳。簡州開皇間。屬綠州。大業間。綠州廢。以縣屬鬱林郡。唐武

德四年。為簡州治所。貞觀八年。屬橫州。永正初。以寧浦樂山從化為三縣。
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入寧浦。今管樂山從化南鄉北鄉元因之。
永淳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為桂林縣。唐武德四年。立復州。
永貞元年。改為密州。宋開寶五年。罷密州。為武羅靈竹二縣入
永定。唐寧四年。省永定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永定。崇寧四年。改曰永寧。
元屬橫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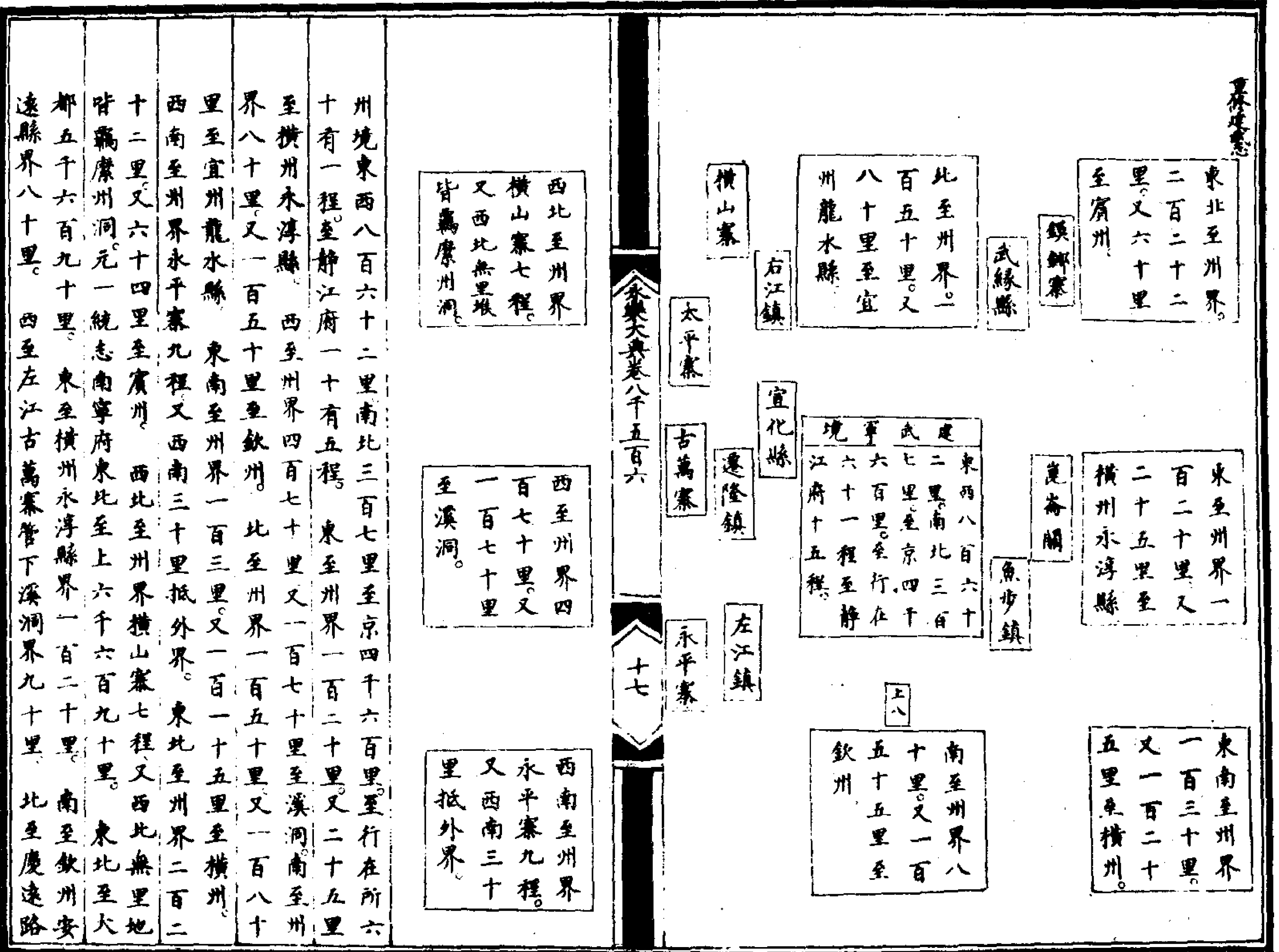
本朝因之。南寧府志。永淳縣本密州。唐地理志。密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
四年。以秦桂林郡地置。五代為馮漢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密
州。為永定縣。屬橫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
聖陵名。改永淳。管武羅靈竹南里四鄉。永淳縣總叙。永淳縣本
密州。唐地理志。密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永
正元年。改名折納。輕責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縣三。永定武羅靈竹。
五代為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密州。為永平縣。屬橫州。熙寧四
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曰永淳。管武羅修
德靈竹南里四鄉元因之。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六 十六

邕州志。本府前漢天文志。以牽牛婺女為揚州。及觀地理志云。粵地牽牛
婺女之分壑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界九州
之揚。乃十三國之粵地。唐天文志亦云。自廬江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
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營。韓文公送南海從事實平序。亦
曰。踰既閩而南。皆粵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則星紀言其次。
牛女言其星其實一也。近有杜光復者。為州風士。敬又以為雲南頭楚。分
尾者。據漢地理志云。越後為楚所滅。豈以其地嘗屬楚。光州之溪洞。外與
西蜀接壤。每歲有蜀客至。永平寨故陶陶自邕州送唐觀外生歸洪井。其
詩曰。家寄滕王閣。天南伴我遊。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州之分野。其大
略如此。

至到

郡縣志。本府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十里。東至京四千六百
里。東至賓州二百四十三里。西至浦江隘五百二十里。南至欽州
二百四十五里。北至宜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橫州二百四十里。
西南至羈摩蘇茂州三百三十五里。東北至賓州三百五十二里。西
北至羈摩蘇茂州五百七十五里。



龍水縣一百五十里。東到橫州永淳縣一百四十里。南到欽州二百三十五里。西到左江古萬寨四百七十里。北到慶遠路龍水縣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橫州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賓州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左江永淳縣交界七十九里。西北到右江橫山寨自把圖二千五百里。橫山寨。東北至上都七千四百八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四百八十里。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二十里。東至武緣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宣化縣界二百里。西至特磨道界柳溫縣八百里。北至歸仁州三百里。東到慶遠府龍水縣城四百五十里。南到本路宣化縣四百九十里。西到特磨道九百里。北到自把圖城一千六百五十里。東南到武緣縣三百九十里。東北到大理國界善開府一千八百里。西北到羅羅蠻國一千七百三十里。西南到左江古萬寨三百一十里。還龍寨。東北至上都六千九百九十里。東北至大都五千九百里。東至本路總管府二百里。東至本路宣化縣界六十里。南至欽州靈山縣界三百四十里。西至古萬寨吳洞界一百里。北至宣化縣一百里。東到本路城一百里。南到欽州靈山縣四百里。西到左江太平寨管下上思州四百里。北到武緣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南到欽州城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左江太平寨四百八十里。西北到古萬寨二百四十里。古萬寨。東北至上都七千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一百五十里。東至本路總管府四百六十里。東至宣化縣如永鄉左江鎮一百五十里。南至還龍寨界玉龍洞一百三十里。西至太平寨界龍州一百里。北至右江溪洞向武州界七百里。東到本路城四百六十里。南到還龍寨城一百五十里。西到交趾蘇茂州界一百五十里。北到太平府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還龍寨二百里。東北到右江橫山寨三百一十里。西南到太平寨管下思州州界五十里。西北到太平寨一百二十里。太平寨。北至上都七千二百七十里。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七十里。東至本路總管府五百八十里。東至古萬寨管下安禮洞一百里。南至永平寨管下思州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交趾排欄縣界一百里。北至太平府一百里。東到本路城五百八十里。南到交趾界太平棚二百里。西到交趾排欄縣二百里。北到左江古萬寨一百里。東南到還龍寨四百里。東北到右江橫山寨四百三十里。西南到永平寨一百五十里。西北到交趾在溫縣一百八十里。永平寨。北至上

寧府界那兒村三十里。到南寧府通計一百九十五里。北至賓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東南到橫州界蘇光家村二十五里。到橫州七十五里。東北到賓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西北到南寧府界那兒村三十里。到南寧府一百九十五里。西南到欽州界臨枝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計三百三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五百八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五百八十一里。東北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寧浦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宣化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八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里。東到寧浦縣一百五十里。西到宣化縣一百五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五十里。北到嶺方縣一百三十里。東南到寧浦縣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嶺方縣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七十里。西北到宣化縣一百六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十九庚

寧南寧府二

城郭

本府南寧府志宋開元豐三年修築大城。六年而備。元豐八年修築城東羅城。元朝於舊基上以土築為城。凡有崩壞。止是補築。本朝重修城垣。一新週圍一千零五丈。各門月城池週圍丈數不等。城門五座。鎮江門至長塞門長八十二丈七尺。安塞門至新東門長三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月城池一十九丈。新東門至朝京門一百九十七丈五尺五寸。月城週圍二十丈。朝京門至鎮邊門長三百零二丈四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二十七丈。鎮邊門至鎮江門長一百一十七丈七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一十九丈。南北城壕二處。建武志據舊志。羅城元周一千丈。高一丈五尺。上廣一丈三尺。下廣二丈。環遶二壕。並廣一丈五尺。深一丈。唐開元二年。司馬呂仁築蓋州古城。在今之城南二里。其故址僅存。社稷在焉。今城之築。自皇祐間。經兵火。碑刻不存。遂無稽考。耆老相傳。經營之初。隨築隨壞。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誌所夢。即其地而築焉。立青龍為龍廟于城隅。至今祀之。即所夢之神也。元豐三年得旨修築。六年而城備。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下廣六丈。上廣二丈六尺。環之以屋。三面為壕。而西因長江焉。子城在其內。其制惟獮城備之。明年太守西上。開門。使和公城。以甘泉隔於城外。兵民為夙夜之障。遂上其事。展城以便汲者。週圍四百一十有六步。高二丈五尺。上廣一丈九尺。而基倍之。復作兩門。城於外。各長一十有五步。其高如新城之制。總周九里三十步。城門之舊。曰朝天。曰望京。曰長泰。曰鎮遠。曰安塞。曰威濟。與長橋門而七。長橋在城之東北隅。於八卦為艮。陰陽家以艮為鬼戶。由是戶則有咎。證且其門與朝天望京密通。視二門為僻。左既非市廛通衢。與梁久廢。門為之不閉者多。歷年。關人不設。守禦無尸。其責難。以我。不虞。司城官屢以為言。此得旨修城。遂築其門。與合門之外。有小甕城。雖叢生荆棘。併徹去之。以墮其外。今為門。惟陸自城之築。經始者。以其土性緩散。從而屋之。歲月既深。材盡壞圯。連楹越榱。十隳其七八。舊植之存者。皆朽株危立。草莽殆生于隍。而甘泉之小城。尤甚。未存。拱於墜壁者。狐兔之跡。相尋。公私俱病之。分守者以之。財用憚於大役。歷十餘政。皆未遑也。安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一

任分兩持使者節屈臨是邦。下車未幾慨然興嘆。以是為邊藩二廣四十餘州。所以為安。其為阻固不可以不謹。乃戒司城約所費言于帥府。經略使司葉劉公以聞于朝。有旨賜銀錢一萬併修軍器。遂命陶人埏埴于三廟。掌灰鍛石于可盧。攻木之工。凡一百八十有三。版築之功。凡九百十有四。雖以壯城之卒。費城之權。幾者凡一十有六。計三百三十有一丈。治女頭凡二千二百六十有三。為新屋一千五百有一。間外圍樓四。敵樓馬面三十有六。甲仗庫一。備城庫二。城門之樓重建者四。曰熱門。曰安塞。曰望京。加葺者三。曰鎮遠。曰威濟。曰長泰。鳩工於六年十月之吉。迨七年盡正月而告成。本州城自元豐修築三面為壕。而西因長江舊矣。厥後以年深頽圯。自任安撫任內復修築。一仍元豐制。乃損女頭城面之磚。以增修其城身。遂易以土。塹為之。故屋之以庇風雨。歲月既深。材蠹樵朽多。壓焉會朝廷以西南幹腹為憂。謀師當一面。閣使王舍人輝實。自宜易鎮于邕。公山陽人也。有大勳勞于江淮。素諸備禦事。環視惻然。曰。西廣所恃以為藩籬者邕耳。而城址墮壞。且不合古制。以矮屋覆于上。緩急孰與禦。遂亟申臺聞。及樞密行府軍事期計丈尺。具各鋪市木於北山。鍛灰於可盧。造塼於馬務三廟。及東北諸徭率土丁戍軍壯城之卒。咸執斯役。盡撤用磚灰就城身鼎砌。女頭環布圍敵馬面樓。一如淮東之制。總創圍樓四座。馬面樓三十六座。雙城樓五十四間。敵樓二座。幫砌城之類。圯者十餘所。覆砌城面二千一百九十步。女牆軍臺橋是。重甃城門兩座。東門外倚壕施釣橋。鄉老云。正合武襄公之故址。環城又築草馬塹。以為捍敵之防。又築南壕。竊三十五丈。浚東城壕。五百餘丈。溝深壘固。穩若敵國。有來自特唐者陸南詔。以西諸蕃皆有相戒不可犯之語。一時咸觀。誠邑堯振古之所未見。是役也。樞密大使陳祥麟十七界。會七萬貫。即漕工侍董公。提撥經司錢五千貫。運司錢五千貫。運司錢萬貫。提刑楊養權漕日撥益二百餘。又撥錢一千貫。用猶不給。公復得節一切浮費。錄積寸累。以濟支遣。總用磚五百萬有奇。灰一百萬。木三萬株。竹二萬竿。鐵三萬觔。工費二萬三千緡。鳩工於淳祐八年夏五月。越明年六月告成。坊南寧府志。武勝坊在府門之南。肅清坊在按察司之東南。仁和坊在府門之西。宣明坊在府之西南。建武志待賢坊在城之東。慶蘭坊在城之南。永定坊在城之西。長樂坊在城之北。右坊肆在羅城外。乃舊所建。永寧坊在州治之前。景行坊在子城之南。德化坊在子城之南。泮官坊在長泰門內。道遠坊在子城東北。勝遊坊在安塞門內。迎朝坊在朝天門內。崇善坊在子城之北。仁和坊在子城之北。勝業坊亦在子城之北。右坊一十在羅城內。於紹聖三年立。永遊坊在城之東。迎恩坊在城之東。金坊坊在城之東。永錦坊在城之南。飛騎坊在城之南。連清坊在城之北。鎮遠坊在城之西。輝武坊在城之北。宣化坊在城之西北。右坊九在羅城外。亦於紹聖三年立。至市建武志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臣察上言。乞於邕州買馬司收買綱馬。得旨依奏。於邕州置司。差提舉買馬官李預。六年罷所置。今本路帥司無提舉買馬邕州知州兼提舉買馬司。三十二年。帥臣余良弼奏。本司幹辦公事一員。乞依元豐指揮。於邕州置買馬處。居住檢察。傳馬錢物。同指買馬。得旨依乾道七年。帥臣李浩申。乞依舊復置買馬綱馬驛程。二員。往來檢視綱馬。一員。靜江府置買馬一員。撫州並從本司踏逐大小使臣。奏辟其請。給人從合依本司屬官體例。得旨依淳熙十二年。有聖旨。令川廣漕臣依元降指揮。兼帶提舉本路綱馬驛程。其提舉使臣。並改作幹辦驛呼。橋津南寧府志。魚步津在城南。上津在城北。建武志徐步橋在壽慶樓之前。

宣化縣南寧府志鄉隅 本縣仍舊見管五陽九鄉二里 五陽 東南 西陽 北陽 中陽 九鄉 上東鄉 下東鄉 上南鄉 下南鄉 西鄉 北鄉 忠龍鄉 如和鄉 太平鄉 二里 封陵里 武仕里 邕州志上東鄉在縣東管一十八村 下南鄉在縣西管一十三村 西鄉在縣西管一十九村 北鄉在縣北管二十五村 太平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 如和鄉在縣西南管三十村 忠龍鄉在縣西管三十村 上南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 下東鄉在縣東管一十七村 如洪里在縣西管一十四村 南寧府志墟市 三床墟 張墟 南墟 呷墟 韋墟 古潭墟 古驛墟 合羅墟 段僕墟 那同墟 那龍墟 那萬墟 零灣墟 羅文墟 新墟 安吉墟 武崗墟 鮑墟 長山墟 鄧墟 新庄墟 梁賴墟 思回墟 石廣墟 高屯墟 水路 上里右江田州府東化州四百五十里 左江太平府五百里 下至海州府三百里 陸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歸德州二百二十里 左江太平府羅陽縣一百九十里 下至海州府三百里 橋 元亨橋 龍溪橋 津渡 鎮江門渡 魚步津渡 大灘城 武緣縣南寧府志城 宋朝立縣以來。別無城池。元朝為因土寇。瑞天瑞作耗。本縣主簿兼尉吳清寧。始督鄉民修築土地。其基址稍寬闊。未附之

前又因喇賊黃即道譚布蓋等連年作耗居民逃倚山寨前項城墻俱各崩壞洪武元年冬有權知縣陳鼎重乃開舊城荒餘之地從新築土為之今其城高一丈三尺周圍三百九十二丈八尺坊德政坊在縣門正街淳熙坊在縣東街禮義坊在縣西街鄉里止戈鄉在縣東北管七里羅和里富昌里右明里賢良里上富里胡隆里大小武靜里鳳化鄉在縣正北管三里羅仲里沒里古泰里永寧鄉在縣西北管武顯里樂昌西鄉在縣東南述昆鄉在縣正北管大小安定一里墟市陸幹龍母陶胡獸纜鄧魯小陸譚黃小楊蘇排蠟塘樂昌平洪下黃葛墟伊嶺廂墟舊墟鋪墟橋墟都暗定羅蘇梁古浪揚墟雁墟片墟蓮塘平林古天程墟古木仙胡生料橋利小莫敢羅思坊小黃橋東橋羅庇浮排平安蘇豐武崗暗橋銀橋閑忙韋朗民橋思馬渡南渡硃砂六祖洪水冷水

橫州南寧府志城宋明以來已有土城為因土寇作耗人民居於山谷多有額壞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七

四

本朝附附以來重新整治今其城高一丈八尺周圍三百二十五丈橫州志城周圍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宋末太守謝榮伯環城三面濬濬開三丈深八尺許至元二十四年太守張瑄又重修之復增廣於舊云那城周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闊五尺太守謝公榮伯一新修治及復額祀太守張公瑄再行繕治今復廢壞郡城闊三丈深八尺歲久淤塞東北隅有洞遂為犬豕之場舊有溝泄水南入于江郡人患其甲庚失火因循未改今太守張公瑄浚其流自乾安達香稻水入于江壕水三面遂復環遶坊文明坊在縣東正街崇儒坊在城外西街嘉政坊在城外大街街衣錦坊在城東南寧府志鄉里從化鄉在縣北北鄉在縣西南鄉在縣南修德鄉在縣西武羅鄉在縣北靈竹鄉在縣北南里鄉在縣西東北西里在城內中南里在城內思恩里在縣東端峯里在縣東高登里在縣東橫州志樂山鄉在縣東橫州志墟市大市街在州之東博合墟蓮塘墟前永淳縣墟與地紀勝快活墟在寧浦縣西二十里南寧府志橋翔雲橋在縣北涿水橋在縣北方水橋在縣北太平橋在縣西稻水橋在縣西永東橋在縣西海棠橋在縣之西與地紀勝泰少游次題海棠橋

橋者附城郭抱林麓大江橫斷潮流屈折故老云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濱有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嘗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醉鄉廣大人皆少是也所城僻而少游嘗居焉見懷古亭記梁蔭渠通津橋在縣北十里即今翔雲橋水橋在縣西三十五里橫州志津東津縣東五里西津縣西一十里南津在縣門北津縣北七里橫州郡志渡南渡在州之南通欽州前永淳縣門渡東津渡西津渡古文渡縣北

永淳縣橫州志城土城周圍二百二十四丈高八尺南城樓三間高一丈五尺鄉里武羅修德零竹南里縣廓上里中下里墟大市墟在縣城南渡南渡在縣南通南寧府

風俗

本府元一統志地近溪洞與左右兩江習尚夙殊人性輕悍而椎髻箕踞乃其習也鼻飲之俗王安石論交趾文畧云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民鼻飲我有酒食用草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民鳥語我有詩書爾最爾之禮也煌煌炎洲煙蒸霧煮我飛走雲濃爾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鉉我張爾舞琴扇為薰風邑人語言類襄漢自武襄狄青平儂智高去後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七

五

留兵千五百鎮守皆襄漢子弟至今邕人皆其種類也風俗乖異詔令嶺南諸郡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安長吏常加戒勸俾遵條式永熙雍二年太宗覽邕管雜記歎息故有此詔長編鄉村之俗多戴白巾邕州圖經云俗儉番洗薄肉除外蠶推髻跣足尚難上及卯上提色其腰繫字記亦云狸獠有四色詔各別譯而方通州即古晉城蠻歲時於石溪口通商有馬會記文曰馬會今之獠有以竹灰為鹽不事五味案字記及圖經云溪洞頑習與省民異推髻蠻衣冠不正服食亦殊少習詩書多務山園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自耕自食雖父子兄弟之間言稍不順連相解殺附元以來德化所被稍改舊習

宣化縣南寧府志本縣境俗土瘠民貧男子務農無習技藝婦女趁墟買賣為活四時鬱蒸地土不宜蠶桑二麥惟務紡績麻葛為衣不分寒暑悉皆跣足民性頑淳冠婚喪祭稍循禮法外有如和太平思龍三鄉接連萬承業化歸德嶼嶼民種烏雞愚昧無知自歸附以來漸以効順輸納賦稅民間有病皆不服藥惟信卜筮祈禱每歲春以三月秋以九月登墳祭掃武緣縣南寧府志本縣地處僻遠嶼嶼民性洗薄重賄輕死蓋因田土瘠确多係刀耕火種用力艱苦四時常服麻布不請蠶事不務商販民間但

婚妻室。父子多不同居。疾病不肯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外有迫播傳屬述
昆鄉。大小定。定里人民。其性凶險。原係蠻獠。不知理法。不伏科差。自洪武
四年以來。才方向化。止是輸稅而已。
橫州南寧府志本州地面。偏僻在遐荒。風氣鬱蒸。瘴癘不常。土瘠民貧。力
耕火種。男子操採經營。以糊歲食之不給。女子紡績麻葛。以供四時而服
馬。不諳蠶事。冠婚喪祭。稍依禮法。惟婚姻以擯御為禮。疾病俱不服藥。惟
以卜筮禱祭。唐宋以前。亦有登科進士者矣。大抵嶺南諸邑。民淳訟簡。號
為易治。橫邑其庶幾焉。橫州志漢地理志云。男子耕農。種不稻。芋麻。女子
蕉落績紡。民有五畜。元一統志。地隘民瘠。俗惟種田。

形勢

本府新縣志。慶曆四年四月。長編載。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管內制廣
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新外事。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皇祐四
年五月。廣源州蠻僭智高叛。破邕州。連陷橫貴。藤峒。封康端州。攻廣州
不克。九月。陷昭州。賓州。復入邕州。朝廷命樞密副使狄青討智高。五年正
月戊午。青與智高戰于歸仁。輔大破之。智高奔大理國。與地紀勝。貞觀為
都督府。建武志。貞觀六年。改為馬邑州。都督府。唐以邕州為西道。唐大詔。今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七

六

咸通三年。分廣南為東西道。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三十六洞印。見
西江州洞。各執山。獠古洞印。至治平四年。準朝廷給賜銅印。左江十八面。
右江十八面。今所為三十六洞之印也。雖此續降印。國不止三十六也。
號為大府。皇祐五年。丁寶臣作邕州。新城記。自廣南東西二部。四十五州。
惟廣桂。邕。號為大府。見。邕州。廣。惟。邕。邊。南。國。之。紀。九。洞。橫。帶。州。城。列。唇。齒。
余。靖。平。蠻。頌。曰。廣。惟。邕。邊。南。國。之。紀。邕。號。為。大。府。所。最。廣。度。廣。而。西。為。州。二。十。
有五。而。道。里。延。袤。與。蠻。錯。居。有。永。平。橫。山。二。寨。永。平。通。交。趾。暨。于。海。外。橫。
山。通。自。把。羅。嚴。諸。蠻。控。連。已。蜀。見。杜。林。乙。編。李。大。興。書。橫。山。買。馬。圖。併。邕。
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詳。念。泰。黃。賊。事。宜。然。邕。州。與。賊。通。近。容。州。則。其
應。隔。其。經。界。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今。置。在
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實。為。至。便。夢。純。示。杜。皇。祐
馬。雲。南。頭。楚。分。尾。杜。先。復。風。土。歌。元。一。統。志。南。晉。際。窮。荒。之。境。群。蠻。來。互
市。之。街。姚。知。才。謝。表。云。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餘。唐。虞。詩。金。城。之。固。
銅。柱。之。封。狄。青。賀。捷。表。云。地。控。龍。編。之。遠。歲。通。駝。骨。之。奇。顏。敏。德。謝。表
云。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陶。弼。詩。黃。茅。煙。瘴。之。地。舊。傳。擯。擲。出。海。

南。又。歷。瘴。氣。日。夕。食。之。為。常。至。於。婚。嫁。亦。以。此。為。禮。厥。惟。邕。國。南。國。之。紀。
九。洞。橫。帶。州。城。層。嶺。余。靖。平。蠻。頌。云。玉。簪。峯。頂。銅。柱。溪。頭。見。陶。弼。詩。
橫。州。新。縣。志。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
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足。為。控。扼。州。以。橫。為。名。按。宋。宇。記。三
梁。政。縣。為。所。梁。按。宋。宇。記。對。境。之。前。有。南。山。馬。峯。巒。疊。秀。泉。石。清。深。
僧。先。覺。撰。寶。華。山。記。云。橫。路。邕。為。障。實。犬。牙。相。制。之。地。易。被。修。城。記。云。
南。嶺。海。微。西。接。溪。洞。按。寶。華。山。記。云。東。連。懷。澤。西。接。欽。江。實。二。州。車
馬。之。衝。韋。鑑。太。守。上。梁。文。萬。疊。山。圍。城。堞。古。一。灣。江。抱。海。樓。浮。徐。安。國
橫。浦。詩。

戶口

本府南寧府志。人戶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五戶。人丁一十萬三千五百七
十三口。宋。朝。戶。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戶。丁。六。萬。二。千。零。九。十。口。
元。朝。戶。九。千。七。百。零。四。戶。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口。
本。朝。戶。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戶。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口。邕。州。志。土
丁。元。額。宣。化。見。管。廣。勇。第。一。都。一。百。二。十。三。人。第。二。都。七。十。五。人。安。遠
第。一。都。一。百。人。第。二。都。一。百。五。十。一。人。崎。零。第。一。都。六。十。二。人。第。二。都。一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七

七

十六人。武緣見管安遠指揮二百八十四人。定勝指揮二百二十四人。崎
零都六十人。見共管一千九百五十五人。建武志。軍額。東南第十三全將駐
劄。十一指揮額管五百一十八人。馬一千六百匹。有馬雄略第二指揮額
管五百人。馬五百匹。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有馬雄略第三指揮額管
五百人。馬五百匹。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有馬雄略第四指揮額管三
百人。馬三百匹。營在州東。今遷于朝天門內三十步。有馬營略第七
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匹。營在州東。去城一百步。澄海三十一指揮
額管五百人。營在東朝天門內。澄海三十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
東。白塔城望京門內。澄海三十四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
澄海三十五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澄海三十六指揮額管
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一百五十步。澄海三十七指揮額管五百人。營
在州南去城二百步。不係將駐泊軍。宋。朝。熙。寧。間。屯。戍。禁。軍。二。百。八。十
四。人。置。駐。泊。兵。馬。監。押。兼。之。廟。軍。清。化。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
子。城。之。北。在。城。第。二。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壯。城。第。二。指
揮。額。管。三。百。人。營。在。子。城。東。北。都。作。院。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
北。刺。負。指。揮。營。在。子。城。東。北。土。軍。城。外。巡。檢。指。揮。額。管。二。百。人。

管界巡檢指揮額管一百人。太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太平寨同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永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永平寨同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橫山寨都巡檢。富勞驛都巡檢。橫山寨洞巡檢。邕州志洞丁。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說。各按邊至邕州。閱洞丁得精兵五萬。熙寧二年六月。樞密院言。聞邕州欽州洞丁能驍勇。但訓練不至。激賞無術。欲令分爲三等。有戰閱武藝出衆爲上等。免差役。人材趨捷爲中等。斜配。餘爲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提舉官教閱。即聚一村。按試。毋得預集從之。至元豐二年。廣西經略司奏。振括團結到邕州欽州洞丁。成一百七十五指揮。內先籍定武藝上等一萬六千六百七人。總三等凡十萬餘人。至宣和八年。臣寮上言。邕州左右兩江沿邊溪洞五十餘處。自治平年間。籍其土丁六萬餘人。至熙豐間。再籍其數。已及十萬。迄今四十餘年。生齒之盛。其少壯可用者。尚未增入簿籍。逃亡老弱不堪用者。又未蠲免姓名。乞別選素諳溪洞。能使遠人信畏之吏。專令措置重排簿書。庶幾丁數得實。奉御筆令。蔡懌條畫措置具欠遠利害。疾速飛驛以聞。未幾。准樞密院批。送廣西經略司。權行住罷土丁教閱。揀換排籍。建炎元年。初置訓練洞丁。改用文臣充提舉官。於是州人朝請即前廣西經略司幹辦。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八

公事李域充其任。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施行。所有見任使臣許就差充本司幹辦公事。尋又逐選差官負使臣一十員。按左右江蘭境圖。視州洞大小。隨地理遠近。分定差官抄點。見在人數。檢准元豐法。應兩江洞丁。除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別立名籍。拘管。權免教閱外。自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並須盡數供通其丁壯。仍分三等。內曾戰功。或武藝如能出衆者。爲上等。人材矯捷。習熟武藝者。爲中等。余爲下等。將今來抄點到人數內。上等人以備緩急。選募出戰。與免諸般差使。及科配中等。以備把托隘柵。防守溪洞。互相照應。警遏盜賊。及鎮寨代戍。與免夫役。下等人依自來條例。輪流差使。遇調發出戰。即負器甲。輜其中等人。遇教閱。按試如武藝墜進。即便陞等。契勘元豐舊例。州洞各依軍法排定。五百爲指揮。置正副指揮使各一人。都頭五人。教頭三人。押隊二十人。引戰二十人。每隊二十五人。每五人爲一保。以上中下三等。各爲指揮。不以強弱交互。逐立抄簿。付官供攢。左江計三十二州洞。舊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四人。新收一十萬九千五百六十六人。內管典頭首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幼丁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人。正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一人。總一百六十六指揮。今一十四隊一人。上等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五人。中等二萬六千七

百三十三人。下等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四人。比舊額共增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右江計二十四州洞管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六人。新收八萬七千二百二十六人。內官典頭首二千一百四十五人。幼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九人。正丁六萬五千四百二人。總一百一十四指揮零五隊二十六人。上等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人。中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九人。下等二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比舊額增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人。歸明州洞三十一處。係徇行抄點。其收正幼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人。結成保隊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總計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八人。比之熙豐舊數計增收十萬餘人。嘗攢造團結簿投進。近年以來。洞丁訓練。專安南江都巡檢便提舉其事。

宣化縣志 宋朝戶四千二百六十戶 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
元朝戶二千八百三十六戶 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

本朝戸六千九百五十二戸。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三口。

武緣縣南寧志 宋 鄧 戶四千三百七十四戶 丁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

元朝戶一千一百七十六戶。丁四千九十九口。
本朝三千三百四十九戶。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已上並南寧志。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本藥大興號八千五百七

九

橫州橫州志唐貞觀十二年戶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百四十八
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戶一千九百七十八
口八千三百四十二

寧浦縣志 宋熙寧間戶五千二百一十九。至戶三千九百六十。

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三十一。客丁二千八百零六。元至元間戶四千一十一。口三萬一千

一百九十四。

永淳縣南寧志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
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
百八十二。

本朝省寧浦縣總屬橫州戶一千五百一十五口大小男婦九千三百九十九口。宋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六千二百九十九戶。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口。元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五千六百九十二戶。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口。

元至元間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八。本朝戶七百零五。口六千一百五十五。

賦稅

本府商寧志官民田地塘。萬一千一百四十五頃。九十畝四分九釐一毫。夏稅米六百四石五斗四升一合二勺。紅花一十一畝一十三兩五錢。絲二勛一十二兩八錢五分。秋糧米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斗二升六合九勺一圭。租鈔三十六錢一百七十五文。宋朝夏稅四千七百九十五貫零九十九文。免役錢二千二百七十九貫五百文。秋糧一萬五千三百零七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有零。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觔并糖稅錢一百五十七貫零二百文。門攤酒醋錢八百六十三貫。稅糧三千零一十七石七斗六升一合七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本朝在城稅課錢每歲八千五百七十二貫有零。各墟稅課錢一千三百七

永樂縣志卷之五

十

十七貫三百九十八文。酒醋課錢五百八十六貫三百三十四文。糖稅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三十四文八分。麻鹽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百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一百二十八貫一百九十五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糧每歲徵銀二萬五千六十九石二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四撮五圭五粒二束。建武志夏稅錢二百八十貫四百六十四文。秋糧米一千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生絲茶三千斤。麻四十七束九觔八兩。係經署司招納克效用人駐劄于思隸園客園以備調發免納稅米。以此輸之。已上係建武志。山寨夏稅錢一百五十九貫一百三十三文。稅米九百六十二石三斗八升。草葉子四担。土布布一百六十分。永平寨夏稅錢一百八貫七百三十三文。內三十五貫文省係納馬二十二元價錢。秋糧米五百八十八石三斗二升。已上並建武志。財計經總制錢舊額歲解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九貫六百五十四文。省分四季起解。自兩江賦稅失陷諸處務歲入皆虧。每年四季起解。比舊額減半。自集相崔文清俸罷。經今三十四年。遵為定例云。歲計鹽每歲運司撥下四千兩。續增至五千二百兩。每月運鹽本錢一千八百九十一貫六百三十

五文省本州舊額每斤直一伯文足。紹定間因脩城。擇添六文。隨即罷免其後通判廳申請。經制錢虧額添六文。每斤直一伯六文足。內百文歸州家。六文歸俸廳。遂為定例。但俸件多端。浸失盜改。初意價雖不增。而斤兩太虧。民間以食貴鹽為病。爭事私販。不可禁止。抵罪者衆。而官鹽率售不行。展轉受害。非一日之故矣。淳祐五年。謝安撫到州。首革寬利之弊。出入盡依祖額。運吏校運到鹽。置元平于庫門。委官監稱。初不利其贏。至於賣鹽。每斤除包葉外。實一百六十五文足重。時或當縣點秤。始馬多以計。適乏為慮。而行之兩年。橫費雖多。吏道亦給。上下便之。賜本錢一千貫文省。減下吏人錢四百六十九貫五百八十八文。坊場淨利錢六十三貫文省。永豐場淨利金三十兩。停廢。多源場淨利銀一十兩。停廢。買馬錢。紹興以來。累降指揮。每歲取撥諸州上供錢七萬貫。經制錢五萬貫。轉運司賣鈔錢八萬貫。石庫倉鹽二十萬斤。計錢三萬貫。成都運司錦

永樂縣志卷之五

十一

千五百貫。歲計實計見錢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貫文。省鹽二十萬斤。沿江橫廣。諸高化。林。今四川每歲輸委。州。縣。山。寨。鹽。倉。川。錦。二。百。匹。經。略。司。又。遣。水。銀。往。福。建。路。發。賣。買。錦。貨。回。司。發。赴。橫。山。寨。博。易。添。添。支。遣。其。見。錢。於。前。年。預。撥。就。靜。江。府。置。場。收。買。銀。六。萬。兩。同。回。易。錦。分。為。三。綱。三。冬。月。各。團。併。一。綱。差。本。司。使。臣。一。員。將。校。五。人。發。下。邕。州。買。馬。庫。交。納。買。馬。額。紹。興。五。年。指。揮。每。歲。正。額。一。千。四。百。匹。以。十。分。為。率。建。康。鎮。江。鄂。州。每。處。三。分。池。州。一。分。三。綱。隆。興。元。年。指。揮。於。買。到。綱。馬。內。選。出。格。良。馬。每。三。十。匹。為。一。綱。押。赴。行。在。投。進。十。綱。二。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六。綱。發。赴。襄。陽。府。乾。道。元。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建。康。府。三。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鎮。江。府。五。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一。綱。應。副。池。州。又。當。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二。十。綱。赴。行。在。普。奉。是。也。宣。化。縣。南。寧。志。宋。朝。夏。稅。錢。一。千。四。百。八。十。貫。七。百。二。十。七。文。足。秋。糧。六。千。二。百。九。十。七。石。三。斗。三。升。二。勺。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斤。照。寧。七。年。準。轉。運。司。奉。將。上。件。麻。料。隨。身。丁。錢。六。文。米。一。斗。二。升。五。合。本。縣。元。朝。在。城。務。商。稅。課。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南。市。

務各墟糖稅課錢一百二十五貫。門攤酒醋課錢五百六十三貫。稅糧一千六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合六勺。

國朝本縣南市局各墟商稅錢每月六十一貫三百六十八文。酒醋課錢每月三十一貫九百六十文。糖稅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每歲徵

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四十三文八分。麻鹽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伯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八十九貫五伯三

十四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糧每歲徵糧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四石八斗九升三合六勺一撮五圭二粒二粟。

武緣縣宋朝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秋糧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有零。元朝門攤課錢三百貫。各墟商稅錢

三十二貫二伯文。秋糧六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升。本朝酒醋課錢三百零二貫四百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九十一貫有零。夏稅錢三十八貫六百六十一文。秋糧五千三百九十六石七斗四升四勺

一抄五撮五粒。建武志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足。內七百二十七貫六伯一十一文足。係收農田水利夏稅錢。秋糧六

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三勺四抄內一千八百二十三石八斗一合八升二合。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三

係收農田水利稅米。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糧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免役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

永淳縣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

寧浦縣元至正間田一百五十頃八十六畝二分一釐七毫。糧五百六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七抄一撮五粒六圭。

永淳縣南寧志宋朝免役錢寧浦永淳二縣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五貫五伯文。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稅糧二千九百六

石五斗四升二合。稅錢一千三十五貫六伯三十一文。宋朝不以民應當差役。以收免役稅糧。元朝田一百九十一頃四十畝四毫。糧七

百一十六石七斗九升三合一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本朝酒醋課錢二百五十一貫九伯七十四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二十

五貫零三十文。秋糧五千七百一十七石五斗三升八合二勺九抄八撮。橫州志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糧一百五十一石八斗

本朝本州實徵舊管新增糧重租田一千六十二頃八十六畝一分六釐。糧四千一百六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三抄六撮五圭。本縣一周

歲稅糧計九百石有零。橫州志本路一周歲稅糧一千一百一十九石五斗三升九合。本路一周歲諸色課稅計中統鈔共一千一百三十九錠

零八錢。酒課六十六錠三十五兩七錢。醋課一錠二十七兩七錢一分。稅課七十錠二十七兩三錢九分。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稅錢六百一十四貫八伯六十四文。夏秋兩

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伯文。永淳縣宋崇寧間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稅錢四百二十貫

七伯六十七文。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九百貫。宋舊法不以民戶應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至正

間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五毫。糧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田三百六十四頃九十八畝八分八釐。糧二千四百六十二石一斗六升三合五勺九抄一撮。課程錢鈔計一百八十一貫四百一十四文。土產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三

建武志象。出交趾山谷。惟犀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象以鼻為用。一犀之刀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

於鼻也。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傍中為大窠。以雌象前行為導。遺甘蔗於地。俾象逐之。犀象求食。漸引入欄。閉其門。就窠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穿深不可出。後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不馴則

告之云。當為爾引。犀象即聽從。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後者謂之象奴。蠻酋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皆施鞍轡。御座號羅我象。編金鈴數十枚。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射之地。使象蹴殺之。孔雀。生溪洞高

山喬木之上。人採其雛育之。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蓋巢于山林而

下浴沙土。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金碧晃耀。時時自奮。蓋張其尾。

圓如錦輪。俗謂之朝其朝無時。自晨至午皆朝。人聚觀之。則奮迅不已。若

矜術者。或所慕悅。及驚懼。亦朝。歲一脫尾。秋夏復生。羽不可近。日損人。飼

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穀。以菜把縛欄上。令自啄食。其性驚。又有力。不喜

就地俯食。故也。蠻犬。如獵狗。警而嘶。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舍野次。謂之寨。率携一犬自防。盜莫能近。元一號志。宣化武緣兩縣皆出。鸚鵡。省地溪洞皆有之。千百為群。飛甚高。聲格磔。亦能言語。此物畏冷。

冷則發瘴瘴戰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元一統志出
而縣山間能產。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鄰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
於大理。故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於蕃。間有筋骨骨細。頭小蹄輕。類西馬
者。自杞人以錦二疋。得大理二馬。金銀一兩。博一馬。歲十月則群來。由自
杞行十二程至西四城州。又六程至橫山。寨官以錦銀三物折馬價。獨
自杞不用。益食大理鹽故也。得銀亦不用。悉以易黃金錦帛。以歸。又有羅
殿國及謝蕃。騰羅諸寨。落土產馬。其地多山險。馬尤健壯。亦以十月
來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杞等馬會。俱入橫山。其人亦以所得銀易
金錦及雜絲帛。蠻人死。即以一錦纏繞親友。購者亦以歸。貴人至。纏十數
疋。故須錦為急。諸蠻首各以家奴隨馬。網來賣馬一疋。稅銀一兩。謂之牙
銀。奴執竹片尺餘。得一牙銀。即刻竹一刃。此歸持竹。再銀併致之。首不敢
欺也。買馬司。歲市國馬一千五百疋。盡出於諸蕃。世漫稱廣馬。非是。廣
得戰馬。土產小馬。與潮淮無異。一疋直十餘千。蠻馬一疋。為銀四十兩。每
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寸者。其尤駱駝者。在其出處。或博黃金一
十兩。自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等耳。大理馬。為西南蕃
之富。間亦與自杞博易。轉至中國。大理至橫山。寨繞四十餘程。而不能自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七

十四

借猶身有黑點。鳴號甚厲。處處有之。惟邕之省地。及溪洞。別有一種。其毛
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土人云。藏久則為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
以寢。及覆胡床。其大樂及豹也。石鼠。專食山荳根。人捕之以其腹爆
乾。治咽疾。甚驗。功用甚大。山荳根。謂之石鼠。其蛇。大者如柱。長稱
之。其膽入藥。其皮刮其鱗。以脫眼鼓。而闊尺餘。但用背皮。腹皮不與也。
向明視之。黑文白章。如方勝。蛇之大。無過此。常出田野。逐鹿而食。人見底
走。田中知蛇必在焉。數輩。往往滿頭。押花。趨赴之。蛇喜。花心。注視。漸近
競。捕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覺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眾悉奔散。遠伺
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所謂。蛇。蛇。大。蛇。土。蛇。蛇。
紅。蛇。蛇。終。不。如。蛇。蛇。之。大。且。毒。也。山。鳳。凰。狀。如。鶴。鳳。鸞。如。鳳。凰。兩。江
深。林。有。卵。碑。米。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窠。雄。飛。求。食。以。飼。之。
子。成。即。發。封。不。成。窠。窠。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長。鳴。雞。高。大。過。雞。鳴。
聲。甚。長。洪。大。而。哀。厲。終。日。啼。號。不。絕。出。大。理。諸。蕃。蠻。及。溪。洞。中。交。趾。尤。多。
棲。高。者。二。三。尺。尤。善。於。開。常。貨。于。永。平。碧。翠。出。左。江。溪。洞。交。趾。尤。多。
比。年。官。雖。屬。禁。費。人。家。服。用。不。廢。故。冒。法。販。鬻。者。不。可。算。紅。頂。鶴。大
如。鶴。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聲。亦。洪。暢。似

永樂大典卷八五〇七

十五

亦出兩江川河蠻織也如中國絲羅上有偏地小方勝絨亦厚重彼人以
為服服 蠻織 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為最南方多綿羊故有佳種蠻
人畫披夜此無貴賤人有一番長或數丈兩重夾之故薄而軟此種經卧
不能而南種且卧且披而不漏濕以此為貴 大理種 以皂綠者為上
州人深青者尤佳 真珠米 出右江橫山寨拉圓而香滑他所罕見宣
化縣亦有之 占城米 一歲而兩熟省地多植之太平寰宇記飛燕
博揚志云晉興郡有飛燕大如麥或云有甲嘗伺病者居舍上候人氣絕
便入食之雖撲殺不止如風雨之至肉盡便去貧者或殯斂不時皆受此
弊惡種木有事力者以梓木板掩之無用為器蟲不復近也桂林寧浦
二郡亦有之元一統志蠻婦獸 建武志引南越志云晉城即有是州有
蠻婦獸昔有織婦腰機上其姑怨之遂忿赴水姑遂下行投其背化為此
獸今背上有文如行形大者可付脂三斛解之照紡績即開眼作歌舞即
明習類之性化而不革名公有詩 山猪 即豕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
禦人二三百為群以害苗稼 泰吉了 出兩縣山林間似鸛鶴教之能
言 倒挂 出兩縣山間毛絨常倒挂於樹林 越鳥 飛生兩縣諸山
有水銀 係羅殿自祀國所出客來於本寨市并發賣 花木建武志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六

素馨花城中方有之此番馬所出為最上人貴重不肯輕折旋擲花頭狀
於他枝或以絲竹貫之貴於市人競買戴 茉莉花亦少如番馬土人愛
惜以浙來葉日曬之則作花不絕可素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
六月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紅蓮花葉生葉瘦如碧蘆葉末發夏
初開花先抽一幹有葉包之葉折花見一穗數十葉淡紅鮮妍如桃花花
色葉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大濟藥錄及剪綠鸞枝之狀及其含葉時連
莖摘取入雞蘇梅汁微漬日乾以薦酒香味丰美極有風致此花無實不
與草莖莖同體綠香味不殊故同名本草亦自別出每葉心有兩瓣相並
詞人托興如此目連理云 紅蓮花葉瘦類蘆若中心抽條端正發花葉
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葉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
有鬚蒼黑色春夏間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露特肥飽如膽餅名膽
餅蕉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間一簇二十花輕盈白大即棠白
與深紅相輝齊開此為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即紅蓋未詳如牡丹芍藥
茶廉薔薇桃杏白芙蓉紫千葉石榴水仙花之類皆有之時不多宜 杉
木出右江溪洞蠻人勞作大槓結作牌船沿江而至橫山寨與省民博易舟
下廣東得息結槓 梳櫛本省地溪洞俱有之身直如杉又如大竹有節

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一種垂數十條最長數尺如纓
絡花排了纓條上虛脆如茅蔗根堅實外有紫斑屬如孔雀尾工人鐵以
為而用性礦不耐風易裂又傳其刺損人難以療 思楊木生兩江州
洞堅實漬水中百年不腐洞人及交趾以為高子弩標槍之材 龍骨木色
翠青狀如枯骨礪研有大刺數文無華繁茂者其端止一二葉類景天葉
而極大入枕以當簾按中汁療瘡惟不可近目有人目上患瘡塗傳之
應手愈目亦漸枯 滋竹出兩江亦有之甲人削成復蓋矢江船蓬箔多
猶是常竹 人面竹節密而凸橫向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數
尺而上端始平正如常竹其葉亦有食之者人亦採為茹 芳竹刺竹也
芒棘森然廣東橫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環植之蓋遂不
能得號竹城至今以為利傳交趾外城亦是此竹 藥物建武志牛黃出
西南諸蕃 黃蠟 出特磨道 老翁鬚 何首烏 出羅秀山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已上並出羅秀山 山豆根 方 草豆蔻 八角茴香
並右江 黃精 明山 蓬莖茂 乾葛 凌霄花 桑白皮 鶴虱 史
君子 地黃 麥門冬 山梔子 薯蕷藥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
毛狗脊 草決明 石鼠肚 鵝不洩 放牧草 石燕 地榆 香白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七

芷 縮紗 萊菔 萊實 荔枝皮夏始熟圓刺平肉厚而甘妍紅如
丹蒸乾可以惠遠省地溪洞俱有之 蘭 荔枝下千金絲 龍眼省地
溪洞亦多極大者莫如石家莊所產者為貴暴乾可惠遠 龍荔谷如小荔
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色青時使熟後但稍黃不復紅按可蒸
食如熟栗不可生熟三月間小白花與荔枝同時生石栗殼厚皮褐色圓如彈子
每顆有梗抱附之類約柄肉黃白甘細似已攪子人胸內白屬不可食發病此八或
呼為海胡桃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此枇杷微爛子亦似
枇杷把攪秋冬間實半青黃時已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 冬枇杷狀如
菓深碧而光較爛甘酸似攪子而不失春夏間熟 人面子如大梅李
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鑊為細餅去核按
匾煎之微有操抽方氣而菜之珍也 烏攪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
可扣破調和蔬茹按亦如橄欖差長中人味製美屬酒泛茶皆珍相饒遺
者獨以其核致遠微曝燥推取人 方攪如橄欖子類三角成四角 焦
子已焦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長數尺節節有花如菡萏花重則幹
為所墜下花垂梗葉根實一穗穗數枚如肥兒長數寸甚厚去皮取肉軟
爛如綠糖極甘必以蜜汁清蒸乾按今區味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

朱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八

菩提子。或云須曾進入京師。被黜故以名。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匾桃。如天桃而膚色正青。肉甘爛。如梨子。木瓜。栗子。宜母子。枇杷子。石榴。蒲桃。核桃。雞頭子。菩提子。柿子。柑子。橘子。香圓子。橙子。金橘。李子。梅子。栢子。蓮子。楊梅。白茭。金茭。土瓜。芋。齊。菱。角。白藕。皆有之。木咸元。一統志。邕州有橄欖子。諸郡有。惟邕州最佳。龍眼。宣化縣西鄉。武緣縣止戈樂昌兩鄉皆有。初生大樹。株歲春首秀花。夏結子。秋復成熟。其肉稍麤。肉多者。可以曬乾。爲乾圓眼。其味甜軟。宣化縣南寧志。石村所產紅橘。那龍沙洲所產荔枝。盧蓼村所產水糖。蘇蓼村所產龍眼。平件村所產烏標。潭洛村所產標竹。張嘯村所產苧麻。上東鄉所產扶竹生薑土藤。大小羅潭村平坡所產楓槐。梓。綠木。扶竹。藥物。何首烏。天門冬。石菖蒲。白芨。乾葛。桑白皮。鶴虱。文君子。麥門冬。山蛇。曼陀羅花。槐角子。章柳根。金毛狗脊。草決明。鵲不洩。香白芷。縮砂。萊菔。香附子。天南星。木鼈子。黑牽牛。蓬萊朮。紅豆。南胡。地榆。姜黃。皂角。萊。人面子。黃皮子。琵琶子。羊屎子。牛乳子。羅旺子。羅蒙子。石栗子。木必子。五眼子。毛荔子。山龍眼。烏

櫻。櫻。芭蕉。龍眼。荔枝。蒲萄。羊桃。冬桃。甘蔗。榆。柳。
 香。綠。栗。梨。棠。橙。橘。桃。李。梅。菜。胡。荻。同。
 蒿。苦。蕒。蘿。蔔。水。燂。苦。質。芥。莧。葱。蒜。薑。韭。芋。
 芹。瓜。瓠。薑。薯。木。松。苦。楸。木。綿。祝。柳。秋。楓。棠。梨。
 槐。栗。銀。楠。椿。楓。仙。樟。竹。品。絲。高。眠。思。勞。節。
 馬。蹄。筋。勤。葉。蓑。浮。實。單。花。芙蓉。薔。薇。含。
 笑。木。槿。朱。槿。男。貞。女。貞。茉莉。菊。蓮。禽。恭。吉。了。鳥。
 鳳。斑。鳩。白。鷗。鵲。鴉。魚。青。竹。唐。澁。鮎。鰻。鱸。鰔。鱖。
 鱉。鰕。虎。豹。豺。熊。狸。獺。鹿。麋。狹。猴。麂。山。
 羊。乙。上。見。肉。卑。也。苦。登。元。一。統。志。生。宣。化。縣。大。林。中。歲。春。首。發。秀。季。
 月。採。摘。葉。苗。蒸。熟。製。麋。成。饌。其。味。最。奇。俗。傳。芭。乃。南。州。盛。暑。炎。熱。又。無。烟。
 瘴。之。地。其。蓀。草。葉。相。合。日。食。之。如。常。以。避。災。暑。稍。壓。瘴。氣。芋。麻。出。宣。化。
 縣。思。禮。鄉。民。戶。所。植。歲。春。莖。秀。季。收。之。夏。即。重。秀。季。再。收。之。兩。婦。婦。巧。習。
 工。織。踈。而。可。衣。

木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九

獲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者
 至能終一種又能爲百蟲之音。左右溪洞中亦有之。極難得。亦難蓄。以生
 物飼之。春吉了如鴿。紺黑色丹足黃。睚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頂毛有
 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及咳嗽喉吟。聞百禽吟。即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
 鵡聲如兒女。吉了則如丈夫。出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
 去州隔交趾。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來吉了詩。已上並是武處。
 陳布元一統志武緣縣應化永寧二鄉所產。
 橫州南寧志。穀。稻。粘。穀。糯。花。蓮。玳瑁。海棠。芙蓉。
 木槿。麻蕙。果。龍眼。荔枝。蓮子。橄欖。李。梅。石榴。桃。
 藥。香附子。香需。斑蝥。車前子。白芷。蛇床子。艾。菖蒲。
 萊。芥。葱。茄。芫。苦蕒。萬芎。薑。茺蒿。笋。芹。冬瓜。
 芋。蕨。竹。白。苦。芋。藟。釣絲。木。榕。楓。樟。松。
 槐。楊柳。黃蘗。禽。鷓鴣。啄木。鴉。伯勞。布谷。鷹。鸛。鷓鴣。
 雀。獸。虎。狼。豺。豹。鹿。麋。獺。狐狸。猴。鼠。畜。
 牛。猪。羊。雞。鶩。鴨。犬。貓。水篋。龜。鼈。鯉。鰱。鱖。
 鯽。鰕。鮎。蚌。蛭。螺。蛟。蠃。蟬。蜂。蝶。蛾。蜻蛉。

使人掖之曰。光升乃奏其事。且著于籍。以為定制。紹熙元年。安南登極。三年。遣使刺尹忠訓。寧武翼。管押章表銀函一副。金廝羅二面。銀廝羅三面。象牙三十株。熟香一十籠。篋香二十籠。為慶賀之禮。舊例。郊裡與天朝。是不時奉賜之物。寬衣一對。金帶二條。細香著一百。金花銀器二百兩。衣著一百。金銀鞍轡一副。馬二匹。慶元元年。朝廷以紹熙登極。及明堂恩例。連錫一綱。遣使臣押至欽州。是年十一月。文趾遣脩武郎尹仲宣。兼義郎朱傳霖。祇升登極之命。仍乞敷奏。願親詣闕。庭朝賀。次年正月。復遣使武義郎阮汝礪。中翊郎徐子允。祇升明堂之恩。是日。升領勅書。四年正月。復遣忠訓郎尹國基。兼義郎劉汝梅。忠訓郎李象昇。管押章表銀函一副。金廝羅二面。重一百兩。銀廝羅三面。重一百五十兩。象牙二十株。重五百觔。熟香五百觔。篋香一千觔。以為進謝之禮。邕州差機宜安允中。借通直郎權通判并服色。充正使。左江提舉陳仲權。東南第十三正將充副使。就永平寨。管押交使。方物至州。差監作院張子新。管押赴經略司交納。別差官詣闕投進。

橫州九城志貢銀十兩。

橫州志貢銀三十兩。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東錄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胡士集

校官洗馬林

書寫儒士成

總點監生馬志

吳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精

洪武正韻于聲切真氣也熱也細也的也專一也靈也凡物之純至者曰精古人謂玉為精國語祀以一純二精又擇之神觀之精光矣

華也精鑒也目精也水精也又敬謹以月講許慎說文精擇也从米青聲徐錯通釋以爲君子之養身修之於本故孔子曰食不厭精按精粹皆从米曹祖七啓曰芳蕝精稗也津貞反顧野王玉篇精細不粗也陸法言廣韻明也正也善也好也丁度集韻治豆切司馬光類篇又于正切強也張有復古編又目重也別作睛非異核韻補叶音咨良切道藏歌靈素曆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先昌戴侗六書故繫之精潔絕米永也目中黑粒亦謂之精楊桓六書統精母睛譌譌譌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毛氏曰青从丹當作月从月誤倪鍾類釋精則此一不標易精氣爲物引之爲精神精誠精妙又天無雲曰精漢書作精今文作睛魏柔先正字韻綱又此精切目不悅貌字漆博義米熟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品京切精擇鑒米也目借爲凡物之純至者曰精不雜也易男女媾精又目童子之作睛非陳文徐陵目有青睛聰慧之相俗字又精胞鼠名作鼯非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經切米極
細也擇極辨也字切精經精情箋精
篆 **精** 古倫 **精** 篆 **精** 篆 **精**
書 語 敦臨二十體篆

藏

峯老翁
 峯義雲
 峯郭
 峯青
 峯徐鉉
 峯黃
 峯高勉齋
 學書韻總

精製

精 並六
 精 書統
 精 武梁
 精 漢書
 精 文展
 精

積

精青
景石
精青
熊君所並
漢隸字源
書
精人
精永
精南

精

精陽 精真 精蘇 精蔡 精趙 精行 精王 精李

中性

精米 精吊 精題子 精草 精永 精智 精傳 精米 精華

控

錦溪精精並張
于樞精並斜
昂題于

總

敎
陸尹子四符篇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非南子天
先成地後定天地襲精為陰陽性理字訓二五之義純而不雜

是之謂精。邵子腎之靈曰精。莊子外篇達生事莫足素而生莫足遺。素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張齊古今。敲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鍊是二者使復歸於一本。非古真人而何。淵泉日記。夷吾內業曰。能正能靜然後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食精也者氣之精也。又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源。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圓。衆之不竭九竅遂通。魏伯陽參同契精溢髓理筋骨緻堅。張理皮膚之間也。修煉生於精。滋養理則血皆化爲膏矣。朱真集至精者無壽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

天出其精

管子凡人之生也天出其
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
天地之精莊子在宥

篇黃帝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疏欲取竊案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谷以養生之老子玄符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驚猛獸不據攫鳥不博膏弱筋燕而援圓來知牝牡之舍而峻作精之至也以此人身中之精而宣乃復天地之精上陽子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

若實之有能使其身益壽而己學張之依銘在此行之
鍊或採閨丹而燕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
天地至精

一氣也斯時也玄黃相雜清濁未分猶如天地渾沌之初少焉時生變化

無中生有。則竊竊冥冥。主快憶快。快快
憶結成團。而天地之至精孕於其中矣。**天地構精**
數位附象同契天地構其

精日月相搏持天地即吾身之乾坤也日月即吾身之坎離也天地日月以持而相交故能陶萬象而成威淑乾坤坎離以峙而相交故能拳造化

天地合精西漢書郊祀志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
天南郊則呂地配一體之證也詳本志天地

儲精 宋朱子通書後封伊川先生作顏子好學論曰天地絪縕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天

地襲精采真集且天地之襲精也陰陽陰陽身精為四時數精萬物則至精之氣周徧於天地之間而物物得其所受

魏伯陽參同契朱熹為大精執平調
勝負未定乃南方火精執內司夏
於子金井之妙全元

五行之精 禮記月令章句凡
於先天補精於後天 麟者五行之精 大帝之

精 春秋合誠圖大帝之精 五帝之精 春秋保乾圖血氣
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股 合五帝之精 木

帝之精 漢武故事西王母使者曰東方朔本帝
之精為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天下至精 易

純粹精 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
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此 純粹精也 非見乾卦

聖人貴精 莊子外篇列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弗失與神
士重名賢士尚 至道之精 續後漢書道術錄仙傳廣成子曰至

志聖人貴精 至道之精 道之精窮窈冥至道之極昏冥然
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邪僻雙溪醉隱集維無懷之俗且有

號鳴矣而與體而同名一味至道之精一合至道之精而為而不竭注焉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五

而不盈是謂一元 發揮道精 唐歐陽詹集上方石像記魏龜祥
一主而乃知交清 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

玉帛二精 國語楚語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大小何如射父曰郊
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

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寶
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音偏至則無不

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教接誠後取以獻具為養教也王曰所謂一純二
精七事者何也射父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事

祀無有苛恩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

還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 道引行氣 剪精 抱朴子內篇論仙
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與居有節 卷 醇醪汨其和

喪精 抱朴子內篇論仙 卷 百技萬變養精塞耳 寶
氣能容伐其根葉所以剪精損慮 抱朴子內篇論仙 卷

精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 寶精愛氣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
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上陽子曾川翁曰精為生靈氣

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實其精 傷精 山居備用多
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 怨傷精又損

熱食鹹物竟不得飲冷水酢漿水等令人喜失聲或五
味濃厚食以先傷其精省煎炒焦燥物以先傷其血 閉精 壽家寶

書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
感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疾又見慈子 男女構精 易

鮮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無搖汝精 莊周在宥篇廣成子授黃帝
注曰化生形化者也 曰必靜必清無勞於形無搖

汝精乃可 鼓篋播精 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者順隱於齊肩高
以長生 於項會操指天五帝在上兩臂為骨鼓篋

播精足以 內守九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 外
食十人 除五曜內守九精 氣能變

精 管子思之不得鬼神散之非鬼神之力也其
精一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神而能精 莊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六氣之精 莊子雲將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六

雲將雲師之狀極本名而通達鴻蒙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四時不
節今我將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捫髀蹠蹠曰吾弗

知吾必 金液之精 上陽子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諱
弗知 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居玉池之西出入跨

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為金公凡到隣家使稱主人
其精者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却為人之至寶 食氣吞精 上

子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 氣清為精 春秋繁露通國身為氣之
從有悟理歸真使入無 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精

治身者以積精為寶 積聚眾精 春秋繁露考功名篇天道積聚
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眾精以聚為先聖人積聚眾善以

為 方面真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又告漢武帝曰夫五帝者方
功之真精六甲者五位之通靈魄而導之可致長

生此書上帝封玄景 六已石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
之臺子其寶祕焉 曰今雖得其形觀其妙理而無

六已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當以名山靈 血化為精 太平廣
朝地神攝萬精驤百鬼求虎豹後蛟龍乎 記西王

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精神充溢

三年易 太平廣記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

精 抱朴子內篇對俗卷 養神霞 飛丹流精 太平廣記太真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

精 九品其三名飛丹 以賄玷精 賄玷精賄者則以之易計 與天

通精 王符潜夫論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連光五精二

天錫元精 唐李元賓集謁天子廟 文夫子聖今天錫元精

剛健粹 會輒飄淫淪絃歌之音抑而不味仁義之圖卷而靡陳

精 唐李衛公集漢元論 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

赤精 宋王圭華陽集賀同天節表履兼離之首氣紀出震之威

六戊精 抱朴子雜應篇中岳道士却元節食六戊之精假令甲子

脩要之精 管子水地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

慮不及精 文中子慮不及精思不

食不厭精 論語鄉黨篇食不厭精膳不厭細注食

寡精 西漢書文帝時中公為詩取精以 博而不精 東漢書

擇焉不精 唐韓昌黎集擇焉

但小未精 晉書王琨字季琰時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

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自講法 澄汚留精 五代薛文晉劉述

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議日斯輩非直有才

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精者或對曰昔唐初平郭顏政每一教

出以一子出身率為常制且延賞資格為國美談 詞寡義精 宋

冰鵬林某應陳授奉議郎初 氣和而識瑩詞寡而義精 詞瞻理

精 宋吳冰鵬林某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 衣深 忠精 兩漢蒙求

政成帝時帝元舅王鳳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

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

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著其占驗凡

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 厲精 西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二年詔赦天下與士大夫

奪王氏權 厲精 厲精更始 魏相傳上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疎

臣拔名實 循吏傳孝宣始躬厲精為治 谷永傳成帝時谷永上

疏曰陛下厲精致政唐書劉洎傳太宗時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以陛下

多材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 馬周傳馬周上疏曰以陛下之明誠

欲厲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正觀初則天下幸甚 崔植傳太宗資

守漢陳志玄華學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
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
一相如孝義振綱但當選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
臺諫寄心贊候古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
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况官寺外戚乎綱江網屬精賦句轉移
世受必有微存後論天下皆由心起漢斷英華當雷震定學風采振揚日
開月明易治一意汲汲事懷之德更始數辭奉詔直之室政事所
當分皆則不憚者實有司後後之必精宣帝或苦弱於臨政之日或齋精
於廣祠之際其勞於政事視則必窮莫達於士大夫作而史始聽五日
考何勉力以不倦弱為懷考何留神而愈勤儉躬非太疏由慮下之甚
深遊意非過勤必致平而後已屬精為治振作新功為精更始精除宿
弊太宗既意考深美其治下之功留心聽斷期成惜刑之美夜雖未艾
尤切留心日不知晏常勤銳隨書足用屬精賦偶力務加勉志思自
強銳意而為尚恐有失用心不剛時何以致其自勵有如此者非至
精孰能與於士大夫始亦由宣帝之實政事致平本自元宗之也
精草精生精太玄寶典草精生草中有精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九

木精養精

靈之物能令人長生益髓精竭再生髓竭再行草精甘菊是也得四
兩清酒煮一沸出之蒸乾為末每服方寸匕以清水下七日外精生不窮
矣
太玄寶典木精養精章天地之精英結而為不
凋之木葉嫩子能生精通百脉接凡軀生深山
谷高奇之狀無人迹履者可採之相木仁是也和嫩葉竹三萬六千下雜
以木密塞新筒中以東流山泉煮之並無苦味惟甘辛異香耳向日以水
下一茶許百日外不飢精自秘雖搖動不泄也亦無寒暑見鬼神步
及奔馬情態保守百日疾已祛久四支生青毛耳鼻赤色是也

黃精

精黃州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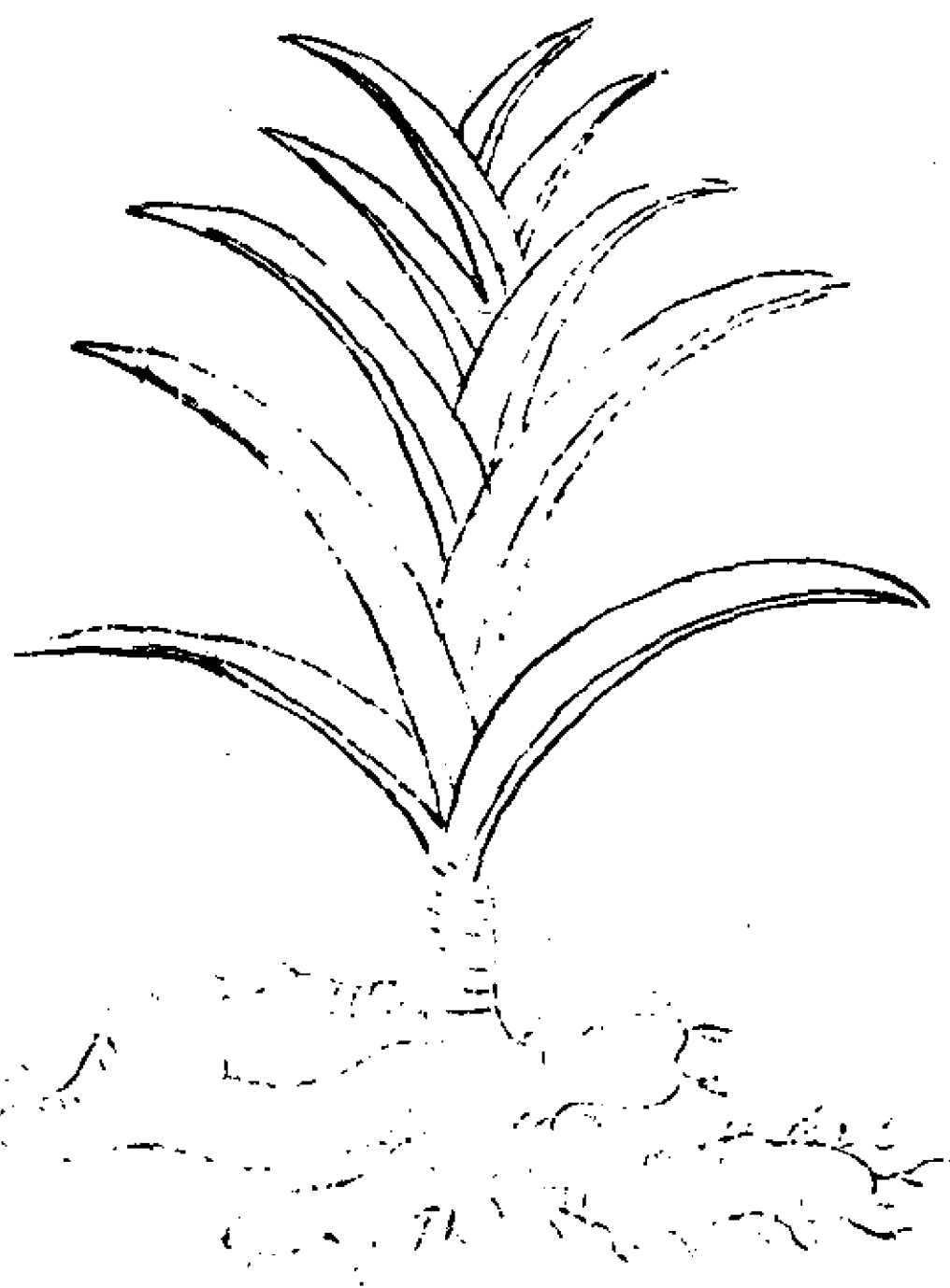
精黃州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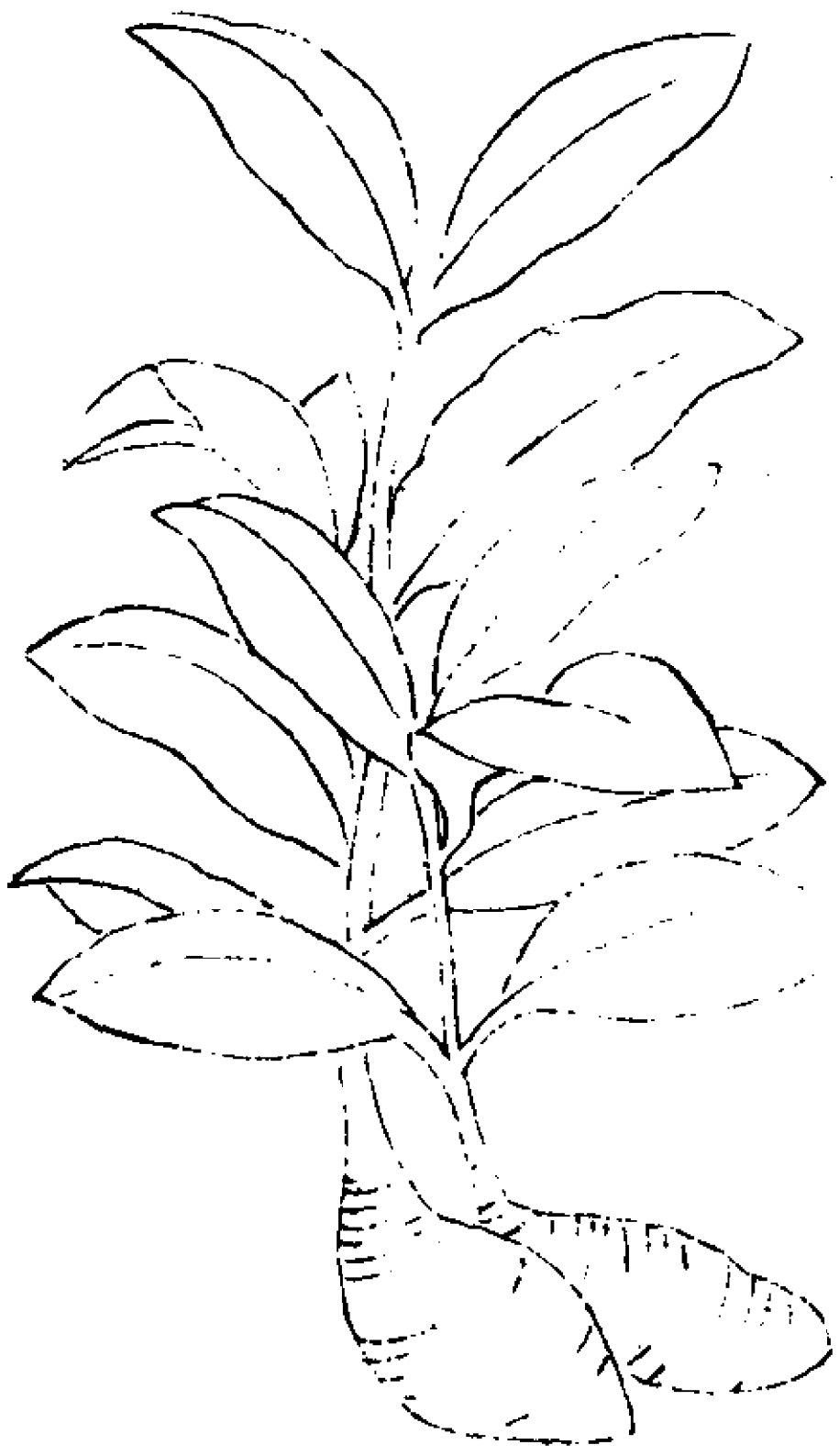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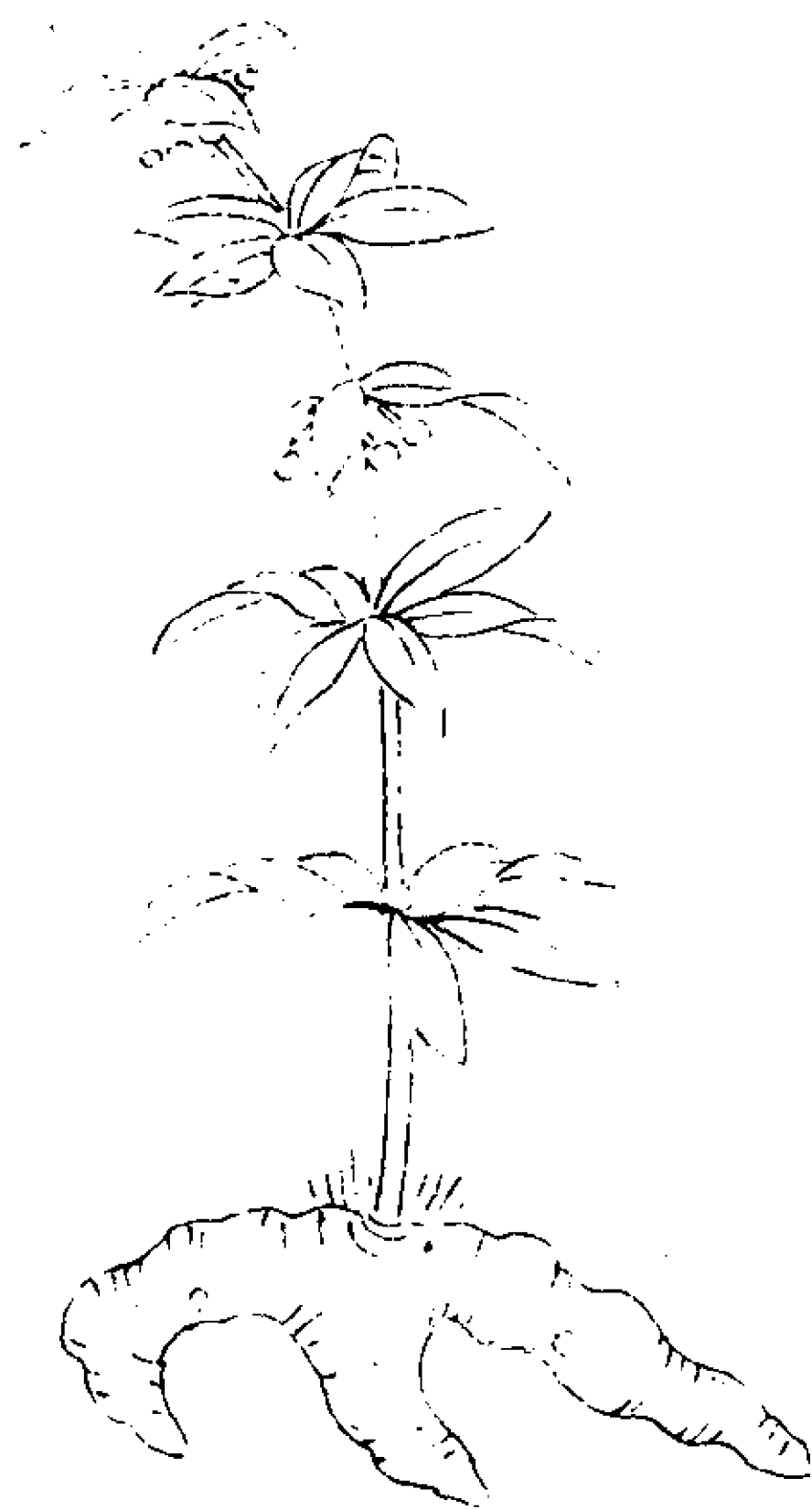
精黃州宛



精黃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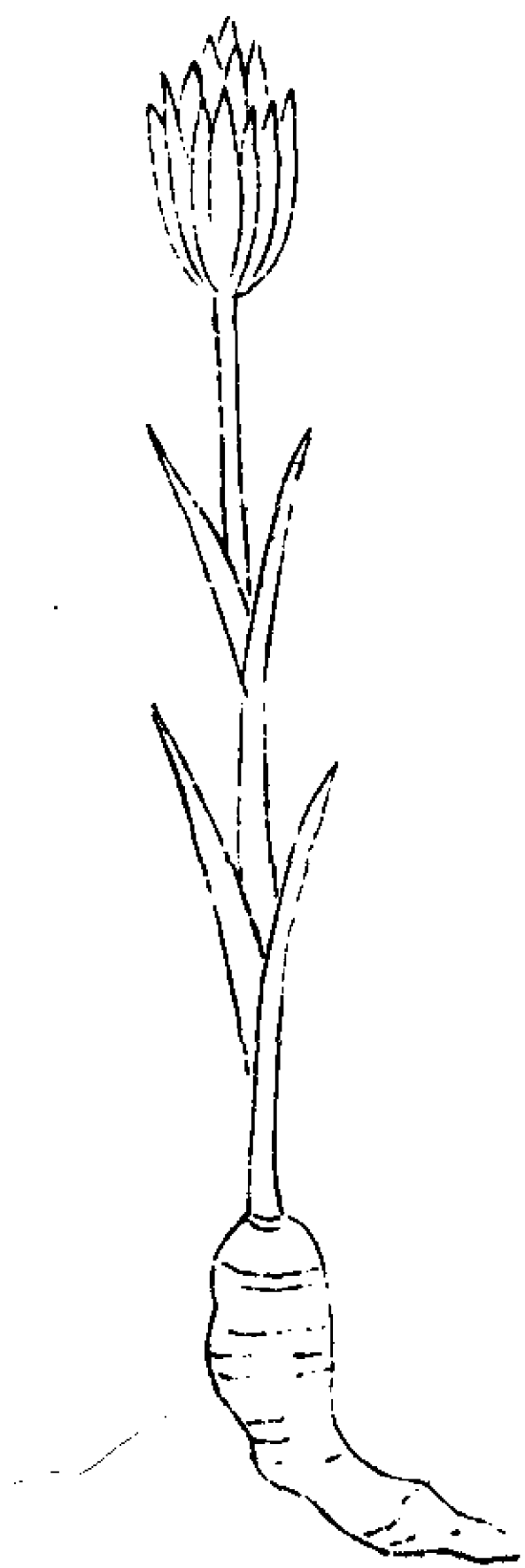
精黃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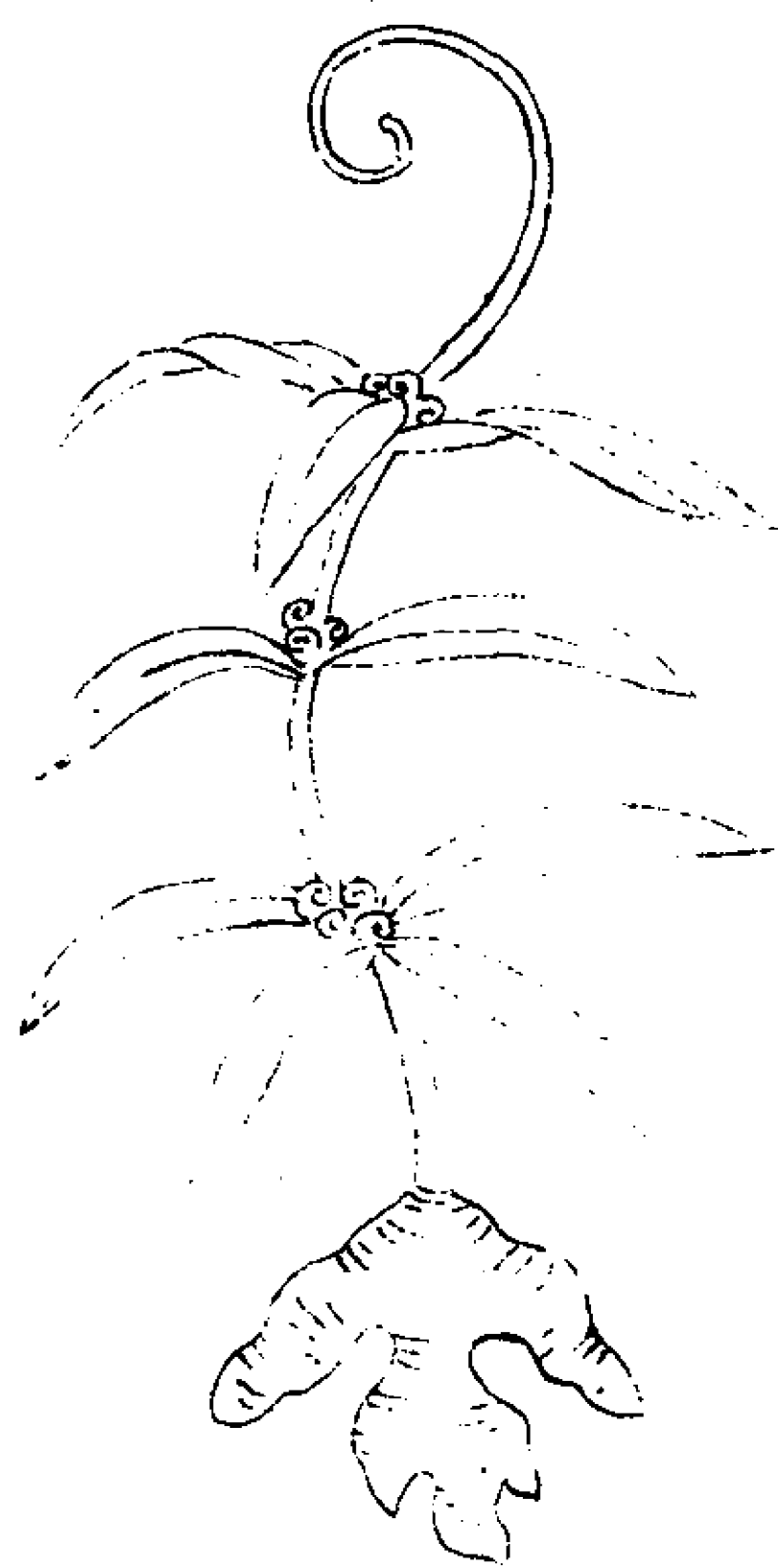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一

精黃軍門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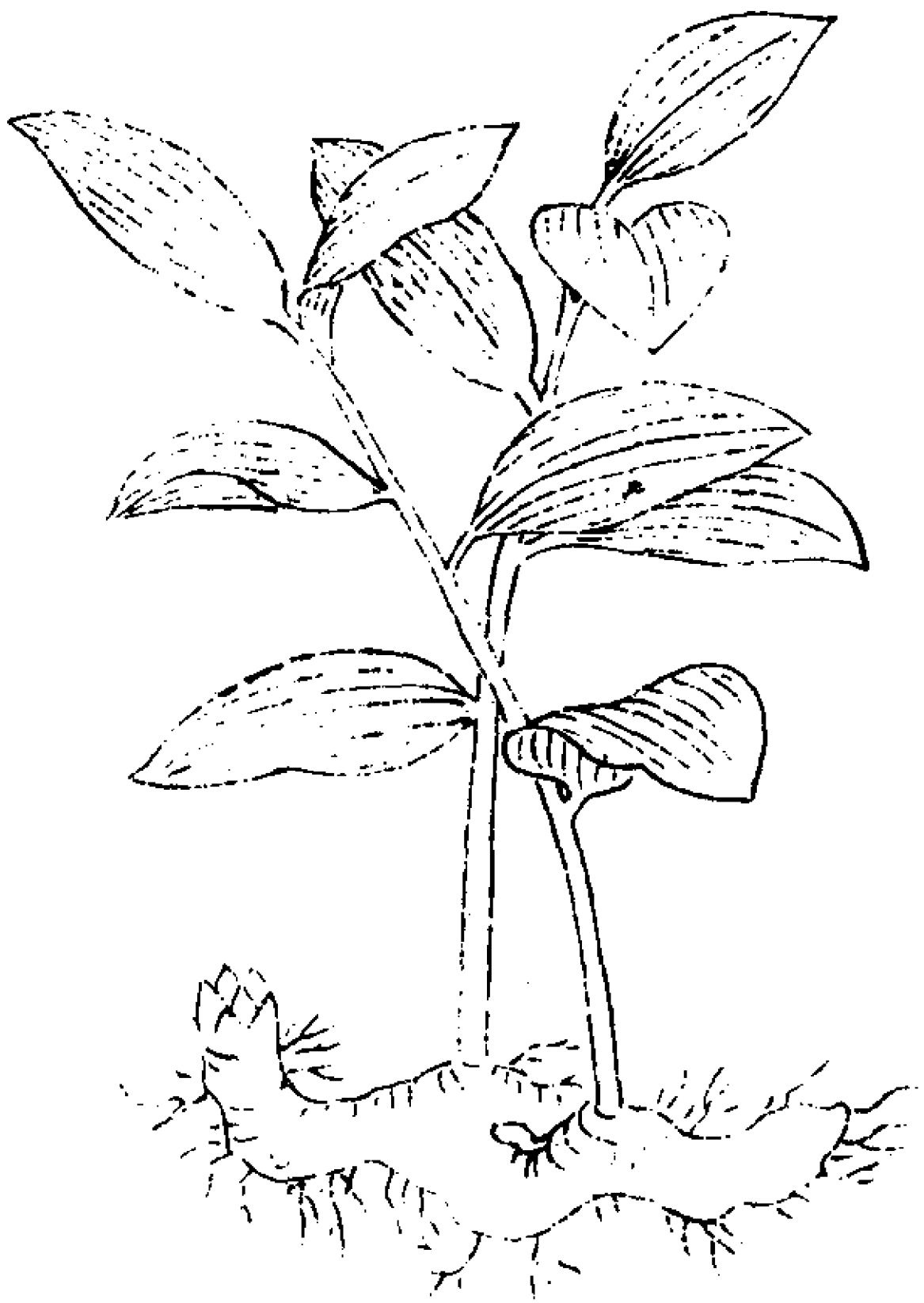
精黃州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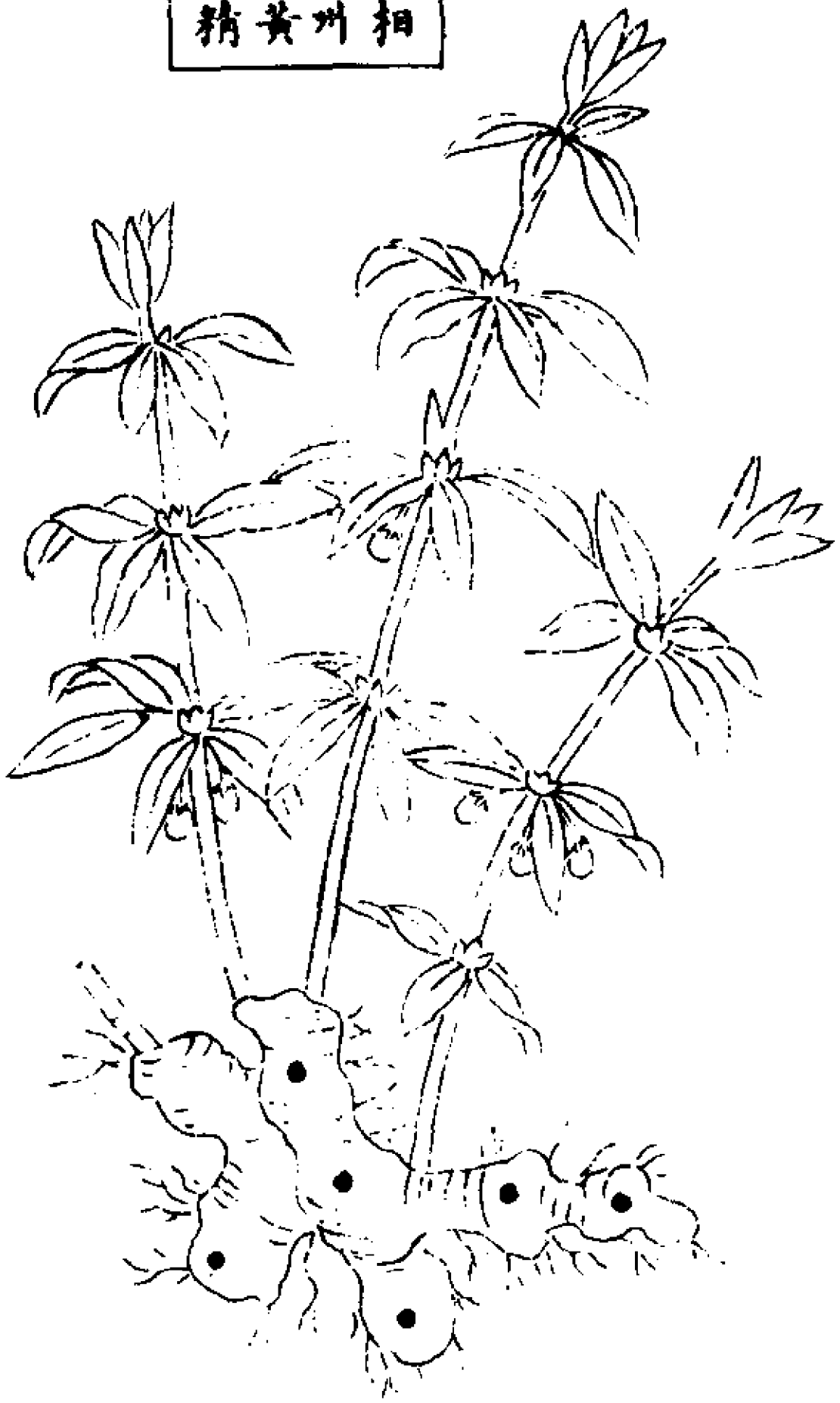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二

精黃軍康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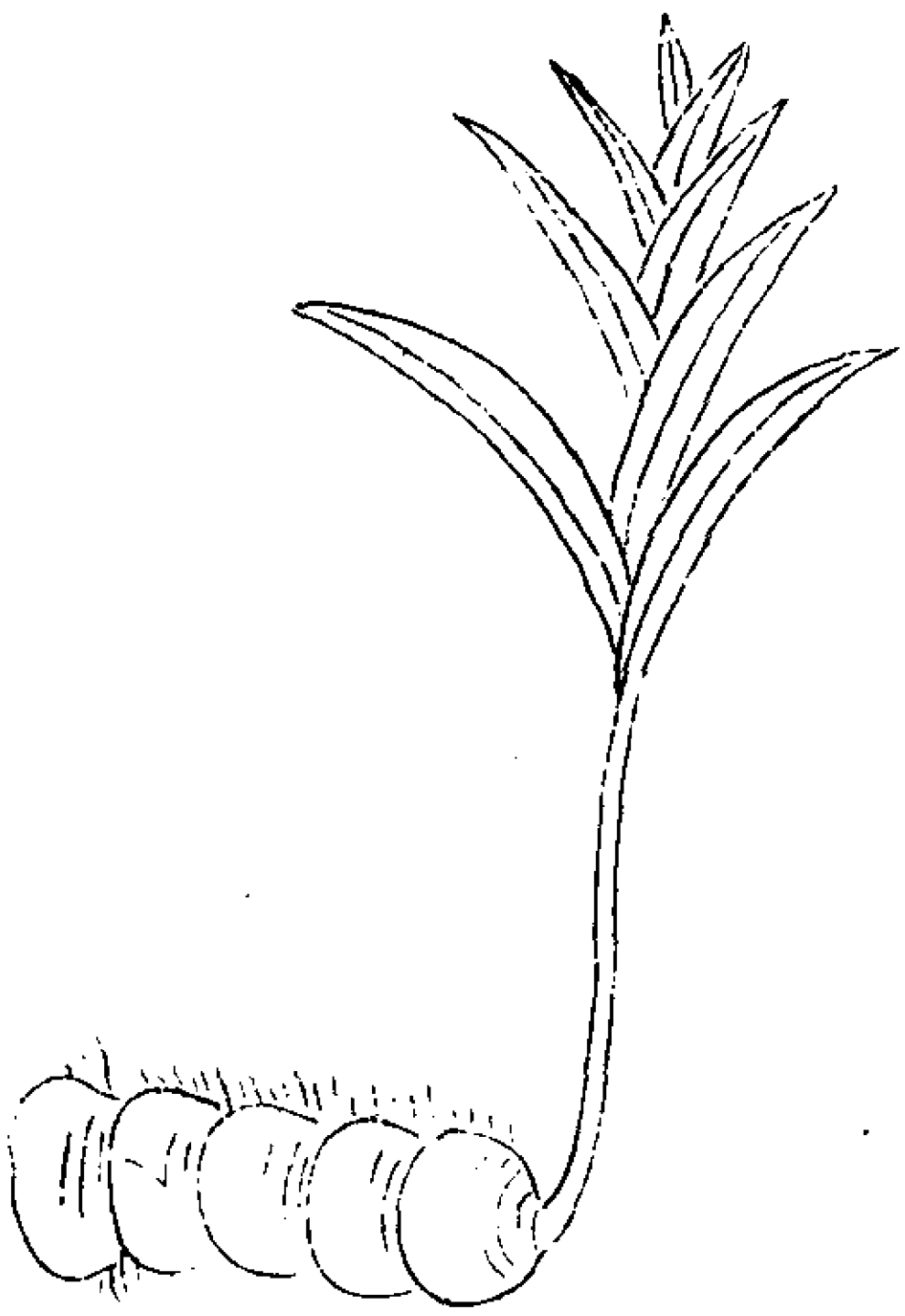
精黃州相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三

精黃州洪



廣雅黃精龍銜也黃葉似小黃也抱朴子內篇仙藥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黃精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芩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燒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促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殺不及末末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耳四年可以與老小休養人不能別之謂為末脯也沈存中忘懷錄攝取黃精者是真取根孽破搜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者美可食又九月末極取肥大者去積熱蒸微曝乾又蒸曝乾食之如蜜可傳神仙傳王烈手長能取即人也常服黃精又曰白芩公服黃精而得仙劉向烈仙傳精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壩其下壩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服之某仙錄張正律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城君紅景丹遂得內外洞微得仙而去溫華瑣錄錄凡服黃精以黃精不拘多少根莖皆可細剉除乾穢羅為末每用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內即變老為嬰兒力增倍精神錄臨川有士人處遇其所使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菓枝葉可愛即採取灌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四

是使食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抄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抄矣。及曉。人念當下平地。又歘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載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益疑其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要有仙骨。不通得靈藥餌之。試以靈藥餌之。其味多具五味。今甚香美。且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去。遂爲所擒。具述其語。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復使之逐。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捕得兒小名。錄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曉。忽見一盞水。與中有七八女子。環容止。若馬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羅枝。擊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府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可不逐。遂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遂拜一女子。令侍兒。楊玉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可不逐。遂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遂拜一女子。令侍兒。曰。慎自精修。去爾貪念。靈餌漸進。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視之。直至齊妃廟前。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已。戲詩句。復來。得至人遺黃精。服餌後。不知所在。若溪叢話。苑花碑。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五

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類。而色黃。故名黃獨。肌歲土人極食以充糧。故杜云。耳僧患洪。則曰黃獨。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細審食黃精也。此語殊終。愚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于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神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要得云。至作道人。細審食黃精。子美放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本草名黃精。別錄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濕。安五臟。大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一名姜藤。一名仙人餘糧。一名黃珠。一名馬箭。一名白及。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爲佳。二月三月採根陰乾。陶隱居云。今處處有。二月始生。一技多葉。葉狀似竹而短。根似姜。葉根如荻。根及苗。滿節音既。而平直。黃精根如鬼曰。黃連大節而不平。雖燥並柔軟。有脂潤。俗方無用。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解酒散。隨宜具在。斷技方中黃精。葉乃與鈎吻相似。惟莖不紫。花不黃。馬而人多惑之。其類乃殊。遂致死生之反。亦爲奇事。唐本註云。黃精肥地生者。即大如拳。

薄地生者。猶如指菱。根類其小者。肌理形色都大相似。今以鬼曰黃連。爲此。殊無勢。又黃精。葉似柳。及龍膽。徐長卿。華而堅。其鈎吻。更生。殊非此類。宋開寶本。按別本注云。人服用以九蒸九暴。爲勝。而云陰乾者。恐爲爛壞。永嘉記云。黃精出崑陽。永寧縣。藥性論云。黃精。陳藏器云。黃精。陶云。將鈎吻相似。但一善一惡耳。按鈎吻。即野葛之別名。若將野葛比黃精。則二物殊不相似。不知陶公。憑何此說。其葉偏生。不對者。爲偏精。功用不如正精。蕭炳云。黃精。寒日華子云。補五勞。七傷。助筋骨。止飢耐寒。暑。益脾胃。開心。肺。單服。九蒸。九暴。食之。駐顏。入藥。生用。圖經曰。黃精。葛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根。似桃。枝。本黃。末赤。四月間。細青。白花。如小豆。花狀。子白。如黍。亦有無子者。根如嫩生。黃黃色。二月採。根。蒸。過。暴。乾。用。今通。八月採。山中。人。九蒸。九暴。作。果。實。甚。甜。美。而。黃。黑色。江南。人。說。黃。精。苗。葉。稍。類。鈎。吻。但。鈎。吻。葉。頭。極。尖。而。根。細。蘇。恭。注。云。鈎。吻。蔓。生。殊。非。此。類。恐。南。北。所。產。之。異。耳。初。生。苗。時。人。多。採。爲。菜。茹。謂。之。華。菜。味。極。美。採。取。尤。宜。辨。之。隋。羊。公。服。黃。精。法。云。黃。精。是。芝。草。之。精。也。二月三月採。根。入。地。八。九。寸。爲。上。細。切。一。石。以。水。二。石。五。斗。煮。去。苦。味。流。出。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六

囊中壓取汁。澄清。再煎。如膏。乃止。以炒黑。豆。黃。末。和。令。得。所。捏。作。餅。子。如。錢。許。大。初。服。二。枚。日。益。之。百。日。知。亦。培。乾。精。水。水。服。功。與。上。等。抱。朴。子。云。服。黃。精。花。勝。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可。得。五。六。斗。服。之。十。年。乃。可。得。益。又。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世傳華佗。漆。葉。青。粘。散。云。青。粘。是。黃。精。之。正。葉。有。書。傳。不。載。未。審。的。否。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勿。用。鈎。吻。真。似。黃。精。只。是。葉。有。毛。鈎。子。二。箇。是。別。處。若。誤。服。害。人。黃。精。葉。似。竹。葉。凡。採。得。以。溪。水。洗。淨。後。蒸。從。已。至。子。刀。薄。切。曝。乾。用。食。療。云。鈎。吻。黃。精。能。老。不。飢。其。法。可。取。臍。子。去。底。金。上。要。置。令。得。所。或。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潤。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蒸。之。若。生。則。別。人。咽。根。暴。使。乾。不。同。打。壞。其。生。者。若。初。服。只。可。一。寸。半。漸。漸。增。之。十。日。不。食。能。長。服。之。止。三。八。五。寸。服。三。百。日。後。直。見。鬼。神。餌。必。昇。天。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千。金。方。種。黃。精。法。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孽。破。碎。種。一。年。以。後。拉。種。種。子。亦。得。其。苗。甚。香。美。堪。食。又。造。黃。精。法。九。月。末。掘。取。根。揀。取。肥。大。者。去。苗。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聖。惠。方。神。仙。服。黃。精。成。地。仙。根。葉。不。限。多。少。細。判。陰。乾。搗。末。每。日。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之。周。變。老。

為少本草道藏神仙芝草經黃精實中益氣五臟調良肌肉充盛骨體堅強其力倍多不老顏面鮮明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光下三尸蟲上尸好實貨首目下中尸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好五色三十日下爛出花實根三等花為飛英根為氣精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釣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釣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甚乎靈芝瑞草經黃芝即黃精也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黃精一名氣精生嵩陽即嵩山及茅山濟丹光解商相洪州荆門軍永康軍今南北麓山谷有之局方預知子九用黃精乃蒸熟按釣吻一名野葛入口則鉤人喉吻而致斃頃時錄乃謂釣吻花葉而黃精花實白也或誤中釣吻毒者宜服葛根羊血桂心急湯皆可以解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黃精為太陽之草乃芝草之精味甘平無毒安五臟為君耐寒暑輕身不老潤心肺益氣寬中除風濕充肌肉堅強骨體倍氣力助筋脉滋潤更生生草服則九蒸九蒸入藥則薄切陰乾產嵩山茅山與釣吻相類黃精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而生莖葉柔脆頗似桃枝四月開華若小豆花八月採根如嫩生薑釣吻葉性寒根細小莖不紫花不黃黃精常餌可以益壽釣吻誤食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七

致致人太平廣記王烈常服黃精及仙年二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閑中記黃精果至陽精氣而注取其根九蒸曝之服食可以長生冷南夜話黃精直曰老杜詩黃精獨無苗山雪威黃獨者羊乳之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飼客食黃精土產黃精三山志黃精二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葉柔脆頗似桃枝根如嫩生薑黃色八月採蒸熟嚼延平齋清溪源順昌華山皆有之其根類葛陽大而黃蒲陽志黃精生深山中山中崖壁之上牛羊所不及履踐之處竹葉者佳九蒸九曝而食一日鹿竹列仙傳詩云黃精苗短根青鹿相與府志黃精出諸壁縣石鼓山人採之以黑豆同煮或蒸或甘美可食郡人唐泰祿期王鍊師詩黃精蒸罷洗瓊杯林下從留石上苔昨日園春未終局且來白鶴下山來赤城志白居易贈天台鄭隱君詩有黃精花平草之句山中人九蒸九曝而食新安志黃精者生山之陰視其華之白以別釣吻王人號為甜藤亦曰胡孫蔓金陵志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茅山志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隱居云為仙經所貴根葉花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惠州府志黃精根如嫩薑食之可以休養一名仙人餘粮思平

志黃精味甘苗可供藥茹無食其根者蓋地之所產不同也撫州志黃精金雞崖山最多本草云仙藥也邑人家嘗有野食其苗而步行如飛今採根製之亦可致遠九江志蘇山觀記黃精過野白木蘆川大同志澤源州大同志應州太原志太原縣解州夏縣志松陽永寧縣平陽志萬城縣明山建武志重慶府志彭水縣黔江縣大一統志劉陽縣實慶府志武岡州邵陽縣澧州志連桂州劉陽志長沙府湘陰縣大一統志湘鄉縣澧陽志澧州臨安志杭州府新津府志房山縣沅州志沅州南康志建昌縣應天府志泰安志濟南府志陵志豫章志豫州志湘州志新志龍明志集遇銅山振黃精土防閭中經水芝藕肉菜實餌緩童年命藥注素力一作磨刻舊終古情重拾埋露迹羊角樓斷雲植口派隘石銅溪盡森沉實乳夜消滴既顯風門壁復象天井壁踪踪寒葉離深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梅思豈愧梁卿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家鄉難南陽其韓維蒼象之謝惠黃精仙經著靈藥上品上列服之歲月久素歲反童顏嚴居有幽子來時新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蒸之乾九蒸連晨夜候火不放安持之落城市誰復看眼富貴與所有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八

乃其千生使至靈物委素同草管唯君冲曠士教然守高閑食之易為刀天和自中自完故以此為饋其容與一算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煥時把玩毛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雙雙騰唐韋應物詩餌黃精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齊居感靈藥術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朝脫甲屨永與天壤存宋李商老集引年緣晚速服食補振源覽觀神農書妙藥實討論煉石多中乾我之恐俱焚百丹復易敗曉能駐精魂彼美太陽草勿嫌蒸曝煩豈唯顏色好會及兒女孫可憐張茂先博物志起群乃以釣吻配醴醢夫非其倫苓龜及朝日拘杞犬暮雲二物俱仙藥事空前聞寧如洞谷傍扶路柯葉繁居然有餘味咀嚙當盤餐方壺執云遠再舟家可奉僅能賞我趣安知非美門謝無遠溪堂集謝吳迪吉以麻源挑實法製黃精遺老兒平生剛直心真率類狂奴居首富兒門肉食亦不飽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度妻首非蓬萊謂美而俊婦姑實不寐清鐵常至卯幸親親友人饋送亦稍猶崔龜華子尚秀廣橫參芻木挑芭蕉竹歲永標枝繞千年採根餘曾近麻姑爪宣聲利區獻酬呈擒投分甘及衡門古心君獨物作詩報嘉惠賢野言非巧李忠定公集茶軒夢錫教後

送黃精太陽之草名黃精養性獨冠神農經掃除白髮有奇效採食既久
通倦靈年未衰病乃如許瘴癘憂患頻相仍猶從方士學服餌桑榆庶以
延頤齡鼎中九轉未遽就聊假草木寧其美關山無雪苗可識勞苦為我
鋤青冥對題寄遠意良厚不道山寒少茯苓蜜蒸日曝試新法入口便覺
身倍輕只今兵革未息群盜蜂蟻猶橫何須運甕習筋力會當一舉
騰上煙雲之羣屏程公許滄洲塵岳集謝慧明王道士自大面山寄贈三
詩并宴黃精與君一再會岷山共把酒尊中聖賢強說市朝為大隱何如
山澤友雕仙空中皓月參心地海面浮滄海世緣安得一龍時語語笑被
雲霧豁青天人書晚樓寓東誠大面山前兩日程黃獨潤含崖谷味清
詩吟作潤泉聲反心久已安枯寂月指何勞惜發明更與草菴求扁鵲
虛底處強安名三復君詩想洛陽今人憤極意飛揚鼎湖知有咸靈存
親闕欣聞孝里彰一念變遷無量劫寸心寂照大圓光若能勘破甘泡幻
長與喬松燕玉房又慧明王道士贈黃精慧明道士別經年肘後
飛金秘不傳產靈黃精分道我冰容或可親飛仙謝翔詩野鹿街花見却
馴山人采藥避徭征塵中初未無炊飯自洗黃精九曝蒸許論涉齋集白
髮終煩掃黃精其提花葉疑新竹箭根類老薑芽洪道盤洲集黃精一名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九

鹿竹一名元竹葉細薄疑竹葉輕却象花果然能辟穀誰不護萌芽林希
逸竹溪集近聞諸山側開堂石門老偶黃精以詩為寄次韻以戲之
束縛齋魚畫掩關長鏡新雪草泥間竹爐石鼎甘香勝分與素翁卻病顏
元丁繼道詩集謝雪竇文華國長老惠黃精黃精是何藥甘液齒牙達
盡說草根煮潭疑蔗水煎軟蒸須慢火久服可成仙果有長生驗母煩徐
福船吾子行詩張伯雨贈黃精山中有靈草乃云太陽精况聞天老言
餌之可長生故人亦松意分贈慰我情玉津比玄芝采采三秀著我願服
此大飄然出寰瀛綠髮無秋霜身如羽翰輕舉臂入霄漢丹臺列高名手
把金芙蓉與君遊太清劉翥詩黃精曉得名丹家貴夫草籍藉仙經中
參水遊華藻名高有物忌採薪幾催倒春風入清曉英想忽已好感子灌
既思藥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遠此
志理難遂飲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國朝顧祿詩紫實輪
困大似瓜七蒸九曝勝胡麻長鏡
新畫空山雪還肯分依到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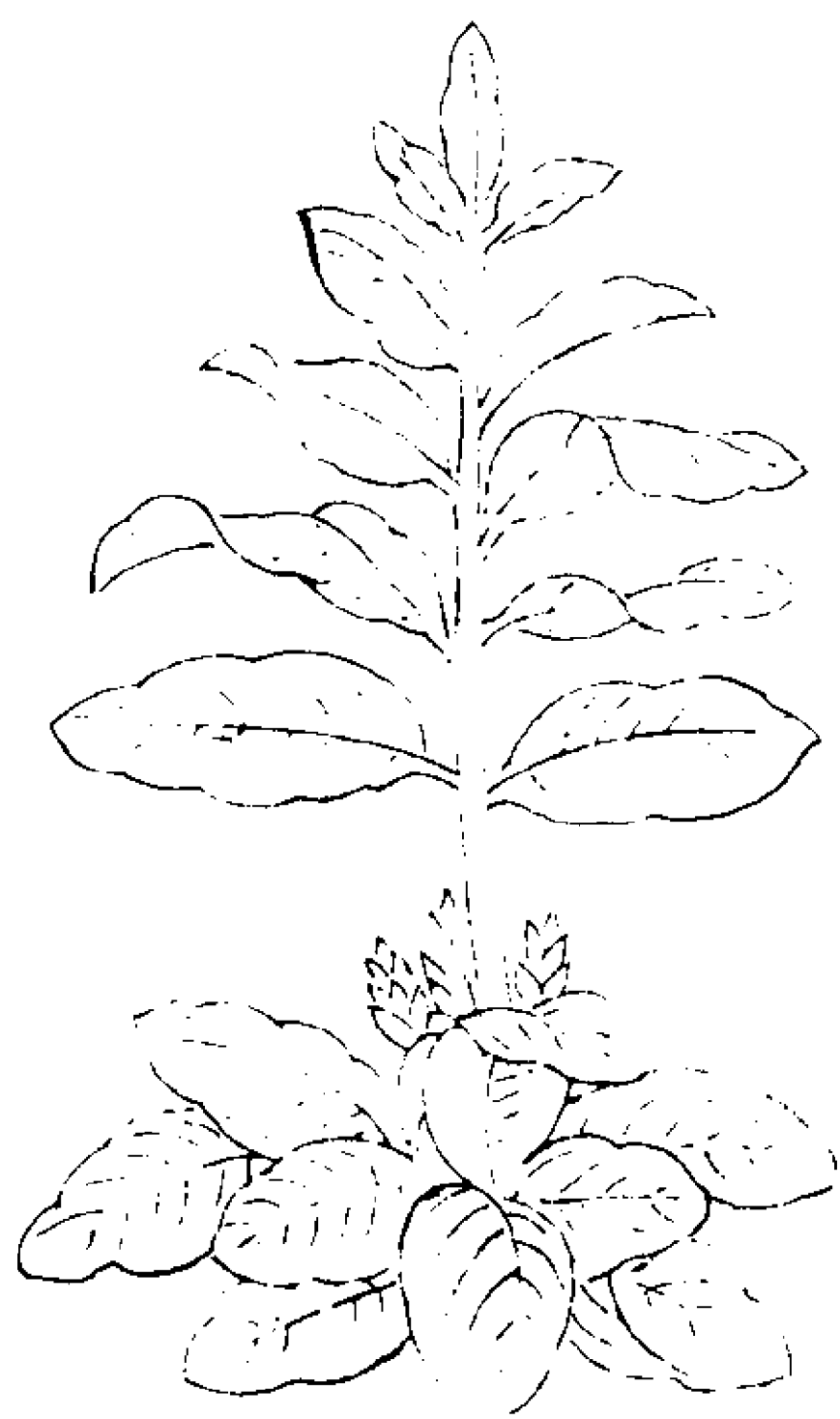
天名精

精名天州明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二十



本草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 天名精味甘寒無毒主瘡血血瘕欬死下血
止血利小便除小蟲去瘴除胃中結熱止煩渴逐水大吐下天服輕身耐
老一名參句一名蝦蟇藍一名承首一名天門精一名玉門精一名藏顧
一名蟾蜍蘭一名觀生平原川澤五月採垣水為之使陶隱居云此即今
人呼為蟾蜍亦名蟾首夏月搗汁服之以除熱病味至苦而云甘恐或非
是 唐本註云鹿活草是也別錄一名天蔓青南人名為地菰味甘辛故
有蔓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氣似蘭故名蟾蜍藍主破血生肌止渴利
小便殺三蟲除諸毒腫丁瘡癰瘡全瘡內射身疥癬疥不止者皆之立已
其神藥苦而臭名精乃辛而香全不相類也 宋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
地菰也小品方名天蕪菁一名蔓菁聲並相近夏秋抽條頗似薄荷花紫
白色味辛而香其葉似山南菰菜 爾雅云荊蕪荊首釋曰藥名也一名
參句蔓 郭云江東菰首可以燭蠶蛹者三卷云燭蠶也 藥性論云參
句蔓使味辛治瘡止癰及鼻衄不止 陳藏器云天名精本經一名參句
蔓 蘇云鹿活草也 別錄云一名天蔓青南人呼為地菰與蔓菁相似
故有此名 爾雅云大翅蓮參注云參句蔓參即今之瞿麥然終非參句
蔓爾雅注錯如此陶公注鉤樟條云有一草似張牙氣辛臭名為地菰人
呼為刺蓮草主金瘡言劉涓子曾用之 吳范云青州劉涓子宋元嘉中射
一犀刺五藏以此草塞之雖然而起瘡惟之彼草使倒如此三度瘡密錄
此草種之主傷折多愈因以名焉既有治瘡之名雅與犀事相會陶蘇兩
說俱是地菰功狀既同定非二物 圖經曰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
間有之葉如菰菜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菰其味甘辛故名參句蔓一名承
首爾雅所謂荊蕪承首是也江東人用以燭蠶蠶蛹五月採此草既名地
菰下品又有地菰條細與本草天名精出產主治瘡血已載本經但不云
採何為用又諸家註說互有異同致使人疑惑今考注文得汁服解止說
苗葉及花而不言根形足知採莖葉為用以其除熱止煩渴故本經云
味甘寒無毒者是也然在諸方亦稱用之又云南人名為地菰竊詳下品
自有地菰性味主瘡與天名精不同真非一種明矣夢溪筆談地菰即天
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菰為大菰本草又出鵝蟲一條都
成紛亂今按地菰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菰又似名精名精即天名精也故有
二名鵝蟲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大菰法乃是服地菰耳不當用大菰大
菰本草名神農即是諸書皆人不識亦重復出之補筆談
藥中有天名精又出地菰復人不識其為一物而又別出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九庚

精

太陰玄精

精玄陰太州解

精鹽州解

夢溪筆談 太陰玄精主解州鹽澤大滴中溝渠土內得之次者如香葉小者如曉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墜其前則下刻其後則上刻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微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礪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本草開寶本附太陰玄精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瘡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頭痛解肌其色青白龜背者良出解縣宋嘉祐本圖經曰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恭州積鹽倉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採無時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三二寸形似鐵鑄質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玄精之類也古方不見用者近世補藥及治傷寒多用之其著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玄精消石流黃各二兩礪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瓦瓶中固濟以火半斤於瓶子周一寸情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佳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令勻濕入磁罐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麴糊和為丸如鷄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汗出為差政和本唐本餘近地亦有色赤青白片大不佳沈存中云大雨之地即生陰精石寇宗奭衍義曰太陰元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

永樂大典

卷八五二七

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紹興本草太陰玄精形質主療經注甚明所產解州鹽池亦鹽之類也自然生此一種夫當從本經味鹹溫無毒又有鹽精形似鐵鑄質所治性味與太陰玄精頗同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玄精石味鹹平艾氏溫無毒續說云張松謂元精石又治久痢腸風痔疾及頭暈吐痰之患亦須佐以他藥事類全書玄精石其狀塊塊如龜背近地所出無此狀也元胡仕可本草歌括玄精石味鹹無毒大止頭痛更解肌若是婦人沉痼冷腹中積氣用猶宜

盧精 本草盧精治蟲毒味平生益州

雷精 史記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

上旨侯王母王母至曰次藥有真陵雷精玄都平蓋

左食元英右飲玄瀨云云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

日精 本草菊一名日精

青精 王觀國學林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青萸唯日不足或蔭

牆艾席藥在其中觀國按青菜為萸謂之青萸字書曰青萸菁也書所謂菁萸糧所謂菁藟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決有乾石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

青精餹飯法餹音迅謂食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黍乾其色青如
 黧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
 枝葉大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
 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莖為青精
 則誤甚夫事類蒙求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
 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名青精乾石飢飯
 人精嘉祐本草新外條
 癰新補見陶隱居宋政和本千金方去面上麝人精和鶯屎白傅之三日
 愈白蜜亦得肘後方治癰人精一合半合亦得青竹筒盛火上燒炮之以
 器承取汁蜜置器中數傅癰上良又方治湯火灼令不痛又速愈敗痕以
 人精和鶯屎日日傅上痕自落孫真人治金瘡血出不止以精塗之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踰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呌

交精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上林賦曰交精旋目注交精似鬼而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卿高有毛冠辟火災史記作訶稿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陸渚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騊駼其鳴自叫交精西洋書云馬相如傳

交精

馬相如傳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
色神靈之精也

玄
枵
精

鴟冠子麟者禮記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槁于下陰
蓋玄枵之精百**物精**

百物精

禮記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鑿于下陰

用時竊窺神化樞文增興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敵不怕火而王與順始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爲願鼓寶貝明珠珠寶無限願遂

延爲願致寶貝明珠珠寶無限願遂

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去，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惟漢武帝號爲來來救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女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啻漢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僕人主立宗廟。處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我民之戰栗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爲下材。我實常懷憤慨。我不處淵底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下。焉知我是樗櫟之材。驥不駢即馬也。主不制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樗櫟。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食其美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藉藏其迹。我若違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歎曰。自齊秘閣其言大怖。坐不妄。屏遠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孟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

梓樹精 太平廣記。吳昇平。豫章新寧人。少負賤。常好獵射。見一白鹿。射之。中。得鹿血。蓋不知所在。飢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箭着樹枝。怪之。命子弟持斧伐之。有血遂截。爲二板。牽着。破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慶。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反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隨濟至石頭。度笑曰。此板破中。版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俱兩通。一日。即至。自兩版。版出。浮焉。言曰。

柳樹精

太平廣記。東都滑州。縣。坊。隱士。薛弘。機。閑戶。自處。忽有客。造門。揖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適。僕。每。慕。足下。故。操。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七

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言。訖。遂去。弘機望之。隱。然。文。餘。行。而。沒。弘機苦思。藏。經。復。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逃。弘機追之。聞有朽木之氣。藏。經。又。隱。至。明年。五月。又來。持一絕。相。贈。其。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蟻。食。年。老。狂。風。言。訖。遂。出。忽。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見。池。畔。有。枯。柳。焉。弘機所折。其。內。百。餘。卷。書。爛。壞。弘機往收之。又。東。洛。有。故。家。某。其。堂。與。軒。數。居者。多。暴。死。元。元。中。盧。度。爲。御。史。公。察。未。臺。嘗。質。其。宅。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度曰。吾能。弭。之。一夕。與。從。史。同。寢。其。堂。夜。深。聞。有。叩。門。者。從。史。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持。書。於。盧。侍。御。史。度。不。應。已。而。一。幅。書。軒。下。字。似。滿。筆。而。書。者。照。畫。職。然。度。命。從。史。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俱。皆。吾之居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畢。其。書。四。散。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史。已。而。有。身。長。數。十。尋。立。於。庭。手。執。一執。從。史。即。引。弓。而。射。其。執。久。之。又。未。俯。射。而。主。從。史。又。射。之。中。臂。遂。來。向而去。至。明。窮。其。跡。乃。宅。東。枯。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復。又。於。屋。瓦。下得一執。一矢。貫。其。柄。即

楊樹精 夷堅志。濮州。臨。濮。縣。徐。村。農。氏。鮑。柳將軍。取。執。之。執。也。

兩月未及。其年。少。雖。在。窮。閭。頗。有。容。色。方。獨。處。室。中。兩。客。忽。至。一。肥。一。瘠。皆。白。衣。皂。帶。如。河。朔。三。禮。學。究。之。狀。謂。其。曰。我。欲。賭。錢。作。戲。曾。惜。此。處。得乎。其。許。之。乃。出。市。酒。炙。共。食。留。其。餘。而。去。明日。復。來。凡。累。日。遂。挑。挑。挑。挑。且。賄。以。錢。要。甚。悅。客。相。與。言。曰。吾。二。人。雖。以。並。宿。但。視。博。勝。負。者。退。而勝者。止。可。也。然。自。是。一。勝。一。負。常。更。迭。留。宴。食。財。及。飲。饌。不。復。顧。他。事。一夕。正。與。齊。客。宴。閒。地。跡。客。懼。而。竄。跑。遂。之。至。楊。樹。下。不。見。鮑。結。妻。妻不。敢。隱。鮑。曰。此。必。妖。也。時。里。中。有。張。德。禮。者。善。行。法。即。具。狀。投。訴。張。發。符追。至。詭。鞠。齊。者。乃。楊。樹。精。肥。者。孤。精。也。於是。伐。樹。鉏。其。根。汁。出。如。血。極。羣孤。之。丘。平。其。窟。穴。鮑。妻。亦。無。恙。太平。廣。記。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燭。炙。諸。羊。芬。饌。備。至。有。一。巨。手。從。窗。中。入。言。乞。一。盞。泉。皆。不。與。頻。乞。乞。數四。終。亦。不。得。乃。潛。結。繩。作。環。施。於。孔。所。結。云。與。肉。復。出。因。而。繫。着。項。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折。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辟。斷。往

大樹精 抱朴子。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住。有。血。夏。張。連。字。叔。高。去。陽。今。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狀。殊。異。數。畝。地。播不生。教。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大。怒。老。樹。汁。亦。此。何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八

等。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尤。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然。如。也。徐。視。之。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後。竟。無。他。怪。太平御覽。唐。書。曰。唐。宗。子。中。王。橋。之。物。主。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榮則天

樟樹精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甚。怪。始。令。列。於。兄。弟。之。次

千歲樹精 玄中記。千歲。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枯樹精 長安志。務。本。坊。西。門。蓋。見。市。也。或。風。萬。歲。樹。精。焉。青。牛。多

榆樹精 夷堅志。呂。中。乾。崇。云。是。枯。樹。精。也。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張。班。自徐。之。女。要。通。過。書。生。李。持。乃。枯。樹。精。也。并。金。下

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志。其。郡。名。解。宇。中。素。有。鬼。物。號。俞。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媼。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父。亦。不。爲。怪。公呼。問。之。即。下。階。拜。云。妾。在。府。堂。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

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復園榆

樹根精

太平廣記田登娘陝西

木西南生大樹乃是視之果然
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蟲皮若茯苓香氣似木其家奉釋有像設
數旬遂寢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
經歲餘女嘗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踰後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
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牙其女有妊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
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為物拒之三日女隨母他出僧入
佛堂門曉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頃成朽
蟲女娠繞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舊
說拘泥於人參木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掌血不色惡遇之必能降
真為地仙矣田氏非冀
故見怪而去之宜乎
榕樹精 登下開談桂林幕吏穆師言中元
交陰長衢呼為青蘿帳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水服翠冠珠珥排
徊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歛之相隨數十步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誰
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無他欲觀燈耳復言曰觀燈常事何妨略過
樊止况別有奇異燈燭師言疑女子風月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俄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九

燈設饌品味尤盛又素帳燈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子語女運偶時來乃
是宿於女乃邀並坐師言未見女復言曰不須辭免早來何以莫開眼觀
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即若何氏對曰穆女曰林諸
女起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穆因問諸姓女曰妻諸房枝葉女曰
喜會良宵月斜滿促請姊與穆即同坐合歡諸妹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鏡
當心穆即結同心在手內一女子上雙瑠璃盃一女素帳已而諸女辭去
師言與女俱歡覺因少寐俄頃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女誦之
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穆移刻二女外面相呼曰恐通曉者則意中各不傲
也師言與女攜手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遊略無警舍忽聞五更夫女曰
可回此別年未能相過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絹三尺生拭
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爾流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
手曰既弄何積年塵塵物喚之自以為有他聞之即穢氣也生因出素
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此事穆與儕復往舊所諸女室宇俱亡矣豈
日訪之乃一榕樹空心穴餘猶有燈燭酒痕尚在遂聞公府代去此樹樹
下汁如血色自此
精遂絕詳見榕字

松樹精

三槐王氏雜錄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
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

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見先生過徑

當候見洞賓曰邪耶正邪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呂因書二絕句於寺
門壁一云猶自行子獨自坐無限世人不知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
道神仙過言訖升松而去處州路志宋建炎間丞相湯岐公時未仕讀書
于南明山寺中每夜有小童來天燈一夕來遲岐公怒探其藝欲擊之其
隨手落地童逃去及照地問皆松毛也明日出山前有一矮老松頂毛脫
處正與所操藝無異始知此
蒲桃精 太平廣記晉陽西有童子寺
童乃松樹精也自是不復至
秋與其友數輩宿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毛黃而度又聞牖有金蕭聲
珪知是怪汝為誰對曰聞先生在此來奉謁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談足矣
珪許之因與客談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於是緝絲為網數百
尋俟其來必欲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絲系其臂於牖
間問曰何罪見縛遂引縶而去明日窮其跡至寺北有蒲
桃一株甚蕃茂而縶系其枝葉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
美堅志與化人陳悅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
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蒲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

被包裹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牖內與李易位李所處亦然
皆不敢言至夜半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當之既寢聞戶外歎息
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未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
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踰牆越窻
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
為芭蕉精 潘昌簡紹熙三年鄂州蒲圻縣縣署士陳致明為客邑小
無氏事潘每出書院與陳飲庭前芭蕉甚盛常持杯屬客曰只今蕉小
娘子位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嫻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舍
涉歷百計日惟醉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抱病招醫醫藥略
不能成効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焚除已無及矣
水木精 存心錄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桑落忽聞語云老
下稽首不言目仰視屋俯指帝脚帝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烏菴
無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與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
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帝足也願主足於此也帝為此驚止復幸河
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殷殷若芬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

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扶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殊死
歸許幸蒙陛下即恩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使治膳而歌
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
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候
忽遂得一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此人是陸
下雲宋央梁上之老人乃水精也以陛下息人民故來酬謝今螺殼中是
蛟龍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坐草
花精 太平廣記崔玄微唐天
中用之產易武帝感於神仙故有此怪
阮道卿木芙蓉三十載因藥盡傾重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迴宅中無
人蒿萊滿院時春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
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佳欲與一兩女伴過至東門表裏處暫
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棠者前曰某姓
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婢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
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於月下同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
云欲求相者不得今夕來佳者之生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
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此從容不忌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

永樂大典卷八五二七

十一

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擇入坐色皆殊絕滿室芳香時時襲襲處士
命酒各飲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棠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
勝白雲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
送酒歌曰綠衣披拂露盈盤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
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
奉求余不奉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
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
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
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來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
回應難取力處士僕不阻見底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
阿措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
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早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免
免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
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
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生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
異皆衆花之精也婢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

楊氏輩復來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在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
住衛獲菓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尊賢
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十餘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
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莫堅志劉緯字
稱仲子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錄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
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覺
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得報悔我我我我
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要得報悔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為非鬼也行且治之矣婢還家夢其改妾秦奴者未
曰寺後呼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徵狀遣人役于祠數日又夢妻來別曰君已扶我我不敢復留注而去
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馬明叟實錄五代吳越錢仁
傑忠懿王之從兄也酷
草精 太平廣記後漢靈帝中平年中陳留等
好種花人號花精云
郡路達主草悉備龍地鳥獸之形其狀
五色毛羽頭白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
等並起抄掠后元何進東權漢室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宗廟此其應也

永樂大典卷八五二七

十二

夢精 續博物志周武帝保定三年路雙以好採藥嘗使二小童出山
雙王使休入草中後雙戒二子與針白線可長四五尺云若遇來賊便密
針線記之其所止後數日果來洗藥處二小童夕與戲之記得去處置
雙與二小童負雙尋之見古松樹下有紫葉一莖所記針線在葉苗
之上而餘一二尺乃發之三尺餘其葉根化為紫水童子而去
精 嵇神異苑豫章人好食薑有民家治舍煮此薑以食工人工人有登
人故算此工獨不食亦
梅精 古今事通梅妃傳梅妃姓江氏莆田人
不言既暮食薑者皆平
梅精 名采霞惟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梅樹曰
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不能去明皇戲名曰梅妃又曰梅精明皇
與梅妃開茶戲曰此梅精吹白玉笛作鶯鶯舞一坐先輝非見恭頌
花精 能改齋漫錄按吳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
雪未消月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徹芳者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
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

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華羽歌
 增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胡蘆精 太平廣記上都邑少率
 實道人摘之萬陵縣捉得鱗身者宋元素石麟上則叙
 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有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也
丹桂精 宣
 志交成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馬里人患之久矣
 其後里中人有執孤天夜行者縣南見一怪魁然若巨人狀狀水衣以曳
 中蒙其首緩步而來歌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
 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
 一夫負其上果里人之夫取之以歸鐵有血
 甚多遂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陸高拱
 分校官侍讀員外郎王象
 馬書官中書員外郎
 國監生員外郎
 具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郭象注。養生以養生之主也。林希逸口義。主猶擇家所謂主人公也。養生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遠之樂。次言無是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涯也。成玄英疏。涯。分也。養生也。父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涉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則首之類。莫不稱壽。則凡稱壽者。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擔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猶未足以謀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夫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兼錄之知。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涯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使心因形勞。未識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成玄英疏。養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遂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而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困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時。郭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絕。音旅。以。音昔。聲反。足也。殆。乙。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屬致此意。為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待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歸助也。以下已字。皆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中言之。所以微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

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罔然與主曾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離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處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身。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罔然。亡本反。又音門。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為。經。等。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象注。以養生尚反。注同。劉辰翁點校。為善止盡年。善與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則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則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本之背。縫曰督。督。脊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寬哉。其亦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林希逸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愛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解得篇所請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督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使如此端。莊子此言。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脈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欲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主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駢拇。為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言。謹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宰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牛到之也時不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得解以有倚著用脚踏履用膝刺樂達使皮肉易折若然應運奏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通牛理又音節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成池樂章名則竟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響雅合官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謗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謗讚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連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剗毛為子馮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徐於絳反向偃彼反徐又於仲反李音秋所倚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若然向時鳴反徐許賜反崔音畫又古賜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響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間也騞呼獲反徐許慶反向他亦反又音奏崔云音近獲聲吹於若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涉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便施巧而反開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三

解音響徐音順又音煦李云數聲也技其精反下同劉辰翁點按庖丁止此乎其言倚著膝踣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林希逸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用力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若然騞然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此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若響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甲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騞騞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成玄英疏捨釋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術技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劉辰翁點按猶疑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問成玄英疏始學屠牛未見問理所親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見其理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問也成玄英疏操刀既久煩見理問所以縱觀有牛

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神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陸德明音義所好下時報反注同林希逸口義庖丁釋刀止全牛也釋刀舍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通得之而後至於技可從後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問與理會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靈以虛應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絕也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漆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獲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批大卻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病成玄英疏問部交際之處用力而批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節解空就道令殊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前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妄加成玄英疏因其空卻之處然後運刀亦同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四

分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綮於微也而況大軀乎郭象注軀大骨也刀刃也成玄英疏肯綮骨處也軀大骨也大骨術之妙遊刃於空微軀尚未會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休真空細微尚不染心軀軀豈能果德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技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云擊也父達又節二反大部徐去逆反郭音却崔李云問也之處呂庵反今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音未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郭解尸貴反技經本或作肯其結反徐音技肯徐苦管等反說文作肯字林同口乃反云著臂內也一曰臂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臂骨也臂骨著也臂骨著也崔向徐並音啓李為傳反又一音啓司馬云臂結處也經聚古代反微軀五反大軀音孤向郭云軀大骨也崔云繫結骨也刀女六反劉辰翁點按方今止軀也何等粗重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

經結以得養生為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着力處。須細看。雖如字。下
為成事去聲。操縱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
象注。介。偏則之名。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別也。
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刑於足者也。天與其
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成玄英疏。為宋自天
然少。茲一足。而犯於人事。故被殘刑。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曰。天也。非
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則曰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
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其心神內困。而形骸
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棄自天
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豈知由
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
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
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養生之情者。不務
生之所無。以而違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成
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秉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
形殘。亦無非命也。後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違斯理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八十七

七

趣者。亦可全生。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
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別也。向
郭云。偏則也。舊本作兀。又作兀。云。斷足也。偏則。音月。又五到反。天與其人
與。並音餘。又音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
也。只一則字。看它寫幾條。偏要在不全形上出。於此處驚問。又是常態。
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猶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
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渾難一語。又若
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至不善。所謂自抱負。亦
不在人下。言吾則足。如雖富於樂中。思十步一餐。百步一飲。將此語有英
氣未除在。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別之人。為右師之官
也。介。獨也。則而有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則之邪。
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
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皆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
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是謂人世有餘不足。
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
之也。渾難十步一餐。百步一飲。不斷高乎樂中。郭象注。斷求也。樂所以龍

難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適逢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
入籠而服養哉。成玄英疏。斷求也。樂中。雖龍也。夫渾中之難。在於野性。
飲啄自在。故適逢。豈欲入樂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無適。唯適
清於林籟。豈全美於榮華。又解渾似難而非。渾尾長而渾尾短。渾難之類
是也。神雖。豈不善也。郭象注。大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神心神長
至。忘氣忘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成玄英疏。渾
居渾飲。自任。心神長至。忘氣忘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既適
樂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善為清曠。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
至善忘善。陸德明音義。一。涉。音反。不。音析。求也。樂中。音煩。李。云。潘
也。所以龍難也。向郭同。崔以。為。圓中也。妙處。當處反。雖。里。子。况。反。注。同。最
至。丁。亮。反。人。直。良。反。林希逸口義。渾難止善也。前說。忘。難。順。受。之。意。
便是。庖丁。年。至。其。溪。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渾。難。而。喻。乃。言。人
生。處。世。適。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針。鋒。中。之。意。渾。中。之。難。十。步。方。得。一
餐。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
難。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斷。高。乎。樂。中。斷。願。也。樂。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
飲。啄。雖。飽。難。之。精神。雖。壯。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至。不。善。也。不。善。不。樂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八十七

八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黃詩六反。老
聃。秦。失。帝。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帝。亦。帝。人。號。亦。號。成。玄。英。疏。老。聃
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若。縣。當。周。平
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
明。死。生。之。理。派。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
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
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傳。道。之。士。
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帝。秦。油。三。號。而。備。跡。同。凡。事。終。而。出。也。第。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郭象注。傳其不傳戶觀化。乃至三號也。成玄英疏。秦失
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帝。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成玄
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第。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帝。焉。若。此。可。乎。成。玄
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帝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
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雖厚。故若斯可也。成玄英疏。然。猶。可。也。
動寂相即。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成玄英
疏。秦失初始入而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秦失。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須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詣妻子捨

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若須臾念婦在前而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詣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顯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一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士
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述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惑感此意有相似者謹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

卷八五八八

三九六

假使得為梵王尊貴及所欲復起彼不以高厭足假使閱浮提樹木諸
草叢燒之不以厭欲不足如是設八單男子端正貌妹一切加以欲威
力端正好談為言增惡毀欲於大夫不以輕為輕求欲於國王王當知
此設習愛欲事思愛轉增長譬如飲鹹水於時彼仙人為王方述講為說
幸苦傷令意得開解於時仙人為方述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
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脩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
天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方述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
余時相違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八姓湯家舍於時
姪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
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食於是女人即為
施設饌饌畢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
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姪女舍時女心念計此
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與設甘脆肥美之食而致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
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姪女顏色妙好姪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姪湯女

永樂大典卷八五八八

二

口出要業惡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諸周旋彼家日不懈分衛比丘觀其
好色聽聞音聲姪意為亂迷惑情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姪意
為動又世尊曰雖親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婢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
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
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姪意則亂為姪女人而說
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貌端正妹妙好一一觀容無等倫吾意志願
共和同 時姪湯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竟惡貪姪反以清淨
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善犯罪墮隨其來言當折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時飲食來看華好水眼若千種供養余乃與人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
如頌曰 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食而止所得者相與 於是姪
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何為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無難
走促出離我家 時遂出比丘連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勝白世尊
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蠶姪女曾作紈機故亦相好志不得
果運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惡患於今如是志願姪女願不從心違見折
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水中龍所居遊其江水連樹
木蟻威使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龍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

此獼猴而與談語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如是親
之不懈則起姪意心為迷惑汗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數頌曰
願貌亦黃眼而青遊叢樹間戲技格吾今欲問毛滑澤欲何志求何所有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龍本末為國王子有聰明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龍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心懷恩愛
思想念以是之故而相問當以何法而得會獼猴以偈報頌曰 龍當知
之我處樹不應與我共會假使欲得與我俱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
龍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法菜與甘美勝果祿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眾果 余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何而求我
不可致如今觀我無羞慙且自馳走不見見 佛告諸比丘今時獼猴今
姪湯女人是龍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觀其人不察行跡有欲
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或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
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便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

永樂大典卷八五八八

三

來人雖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謐為見
便欺復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直得見人輒下鬚髮余時之世有法
惡人傳播之子遠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
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活欲往誰許心障
設計誑和難所奉敬爾爾皆首為禮感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辛暴和難
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
知者為欲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煩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
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
者多獲眾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戒成就雖作沙門受教事
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戒成就雖作沙門受教事
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嘗懈怠思辱順恭時和難見可信可
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
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慈敬永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窠獨在一
處與傳播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
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遠聞之彼傳播子落度山奉伴
作沙門欲欺詐竊取財物眾人答曰卿性貪辛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

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點聲內憐諸
比丘聞其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
異形貌開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列續信之乃往過去
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姓湯家與姪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
所有財產不火殫盡其財物彼姪女入老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姪女遂
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姪女入驅出其家去更求財余乃求還求財不
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
實勢富無量伴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貴客眾人之導從其國來多致財
寶適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資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
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
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與復故其人點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
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
成身行清淨口言柔爽無有虛矯巧談美辭眾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
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其狀貌雖憂戚以為慶見其行
迹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觀瑕短普勸助
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四

別戒定安諱無有欺誑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
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姪女共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通行
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通行求索不知所
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姪女俱飲食此博掩子非是長者非仁
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悔恨歎此說偈。非是賢君子
外貌似好華不可色信人及乘美觀觀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
遠慮共止當察試乃知志性惡博掩子揚聲吾時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
何無返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救令當捨我時適見之信故見欺
侵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走。佛告諸比丘今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
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等四。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
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諸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
諸樂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
之說不演度世無恆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

之供即時詞諫轉相告令眾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
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
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
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相與發
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道乃復誦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
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
導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詞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思賢大
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眾供養前世亦
余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國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思冥無
無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樂衣服之具不
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星曜而
為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樂而歡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具時
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太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遠見乘騎時諸仙人
往勝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呵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
問之菩薩即時呵道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
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不應典藉其聽受者亦不應宜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五

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兩俱不解計之而墮落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以俗衣食供無知歎說此服食稷
米飯上美肉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講解典藉遊志在閑居飯食採菓糧是
名所歎樂神仙歎此法道德寂所敬法利為梵志威儀自調伏無得樂非
法知節而少求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達經典佛告諸比丘欲知
余時常以衣食諸樂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上
者今比丘眾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
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
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及感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
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
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麻衣食即惡食意中法惜父母窮乏
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求索所作慳貪
法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貴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主誠
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姪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某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輩撥諸藥及胡椒樹菓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菓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為喚呼悲鳴此藥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呼喚呼衆人請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悲憂呼喚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騷之子爲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輩撥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呼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有鳥名我所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呼喚是我所聞彼呼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無量寶財不念食飲不施如斯鳥縣官及盜賊怨家水火等奪之或燒沒如我所藥菓不能好飲食牀則具亦余者華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來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隨其身是故當值德願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待人無得臨奇終

永樂大典卷八五八八

六

心中懷湯火吾前為放逸故當造德本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脩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脩清淨是諸佛教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聞如是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雞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便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妹好即行慈心慈來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雞心懷毒害欲危難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柔辭而說頌曰意寂相異妹食魚若好服從樹來下地當為汝作妻於時野雞以偈報曰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雞不宜為夫妻野雞以偈報曰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惟意樂在仁君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清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難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時野雞以偈報曰吾不識卿耶是誰何求耶衆事未辦足明者所不難野雞復以偈報曰既得如此妻反以杖擊頭在中貧為窮富者如兩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無量以親近家室息心得堅固野雞以偈答曰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鎖繫如聞在牢獄野雞以偈報曰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常用

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臭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野雞以偈答曰汝欲遠遊牽挽幽弊如蛇虺棲彼皮采與余乃得叙申野雞復以偈答曰速來下詣此吾欲有所語并當語親里及啓於父母野雞以偈答曰於是以致杖在家順正教家中有尊長以法戒為益楊柳樹在外皆以時茂盛衆共指首仁如梵志事火吾家以勢力奉事諸梵志吉祥多生當令饒財寶野雞以偈報曰天當與汝願以梵杖擊卿於世何有法云何欲食雞野雞以偈答曰我當不食肉曝露修清淨禮事諸天衆吾焉得此智野雞以偈答曰未曾見聞此野雞修淨行卿欲有所滅為賊欲欺雞本與衆各別美辭陽言笑吾終不信卿安得難不欺惡性而卒暴觀面赤如血其眼青如藍卿當食鼠蟲終不得難食何不行捕鼠面赤眼正青叫喚言猶時吾衣毛則豎執避自欲藏世世欲離卿何意今相振於是猶復以偈答曰面色宜好乎端正皆童耶當問威儀則及餘諸功德諸行當具足智慧有方便曉了家居業未嘗有我此我當好洗沐今著好衣服起舞歌聲音乃余愛敬我又當洗仁足為其梳頭髮及當調誕戲然後愛敬我於是野雞以偈答曰吾非不自愛令怨家梳頭其與

永樂大典卷八五八八

七

余相親終不得壽長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野雞今稱述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時女經第七聞如是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余時佛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連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余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妹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明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行老面色醜陋不以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恨云何當為此人作婦何異惡鬼當奈之何於時達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絲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親能知六博妖異盡通達好男女房乳難易悉悉十方增飛騰動行喘

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問彼豪姓大富梵志諸諸同學五百之眾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百之眾皆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喜求女婿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又許我女以爲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還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爲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惡心彼猶懷懷告諸比丘今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手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物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道爲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爲橋梁時佛遂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歇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八

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怠悲傷眾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離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悲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飽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拯故往欲入海採求如意珠衆人大會命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斷其船三者橫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恐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問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貴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讚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閭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持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重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龍龜諸鬼神龍雖欲離船奪如意珠刀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穩度海菩薩踰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寶頭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香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之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初遣侍人從持器來吾樂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變水以精

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永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樂水不久竭海即時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貴還國中觀遂寶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穩今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貴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子今得佛場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羣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九

揭繫懸繩懸繩即地泉會觀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爲佛弟子既不能暢歡聚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乎即初侍者掘地爲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令也於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圖明好時有一女詣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還盜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感遂怒我前買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問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一猴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
使至無為時與一龍以爲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識龍往來至猴所
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歡出不在謂之於外煙蕩不節即問夫婿
卿難出而何所至妻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懶猴結爲親友
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往連共講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
謂爲不然又購懶猴誘誘我夫教令出入當圖報之吾夫乃休因便伴病困
劣著牀其婦將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勞意損其體
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懶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
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爲夫婦同共一體不
念相濟反爲懶猴誑非誑理其婦通夫又敬重之往請懶猴數往來
君所頑仁不枉屈請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懶猴答曰吾處地
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龍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駕懶猴便從到中道謂
懶猴言三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懶猴曰卿
何以故不早相請吾肝掛樹不費待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
躍歡喜時驚問曰卿當負肝來我家及更上樹跳躍躍爲何所施懶
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爲親友寄身託命而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

運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余特龍婦則暴志是龍
者則謂這是懶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
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
行採菓水漿漸罄厭厭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渴其侍
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爲恥恥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
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袒一腳思惟自責執勞績久今違四仙特食之
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履龍足而生寶履墮
水而沒一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爲仙呢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
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很多遍觀察之見知呢子持有寶相應爲王
者類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念曰余有玉相不宜懼懼遊於衆內童子答
曰吾乃呢子何有玉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識書符令余則
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殞必禪余位
童子答曰惟勿廣之揚令靜寂設如仁言當重念思不敢自憚梵志言畢
尋迷迨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轉求賢士以爲國貴羣臣議曰

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遠
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貌尋遣人還啟羣臣惟羣臣王制威儀法駕幸來迎
羣臣百僚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願駕乘迎者涉洗沐五時朝服寶冠
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上安寧民庶
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天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
有梵志欲求覲王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祝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本
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拜王曰道人豈欲平國分
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悉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
一曰飲食進止永服外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
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
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憐愍懷重臣羣臣怨俱違諫曰王尊位高宜
與國臣者舊參謀偏信乞士遂令傲慢陵侮羣臣鄰國聞之將爲所噬以
致殺難王曰吾少與之大有本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錫但勿須
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志曰本要云
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出
山兒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之臨臣毀君咸欲殺王詔羣臣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一

何罪罪之各各違曰或云龍悉之或云養之或云支解或云曰攝或云五
杭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衆生之類不害端
動沉危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羣臣奉詔即給衣糧遂使出境獨涉遠
路觸冒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
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緣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道
忘所謂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謂今已廢忘無所念化當令因作賴給奴子
及犂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投
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履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
母必責責食梵志因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履上之可獲寬志則貴履
運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履其價難貴吾遣王意以履奉
之德答可解尋還王國以履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疊願得原赦王曰善
哉王即納受內之履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
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王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
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當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履以示羣
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
海不可赦也獻履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網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

志令更求一見。梵志懷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遂欲主人至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犁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實獲。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展處。至于水側。過志求之。不知。復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以此華上之。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王意。雖獻一履。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弟子。待愛敬。同食坐起。參詣。云何。一旦罵之。而咒。卿之罪。當相誅。害。今不相聞。指示。卿下。則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一。脚。感。結。而。終。寶。履。墮。水。一。隻。著。卿。便。自。取。去。梵。志。取。履。指。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羣。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余。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泰。佛。拘。那。舍。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講。遠。是。也。佛。說。余。時。莫。不。歡。喜。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第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一

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綺縠珍妙異衣。見常藏中。綺寶好物。貧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解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之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背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千後日。遂當惜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待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齊免舅。舅纔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議報。裁舅頭出窟。持歸。展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與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賊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駟。填塞路。奔突。振通。其人射開。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僅整。執炬。憐戲人。來。攬。開。以火投薪。薪然。藏監守者不覺。其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張。釀。酒。博。令。釀。厚。請。守。備。者。微。而。沽。之。守。者。連。宿。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酒。過。多。皆。共。醉。寐。守。因。酒。醉。受。骨。而。去。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斯。賊。殺。戮。更

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璣珠璣寶。安立房室。於大水傍。眾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眾。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奔。騰。守。者。驚。趨。謂。有。異。人。但見。妹。托。如。是。連。宿。數。不。覺。守。者。抗。指。睡。眠。不。覺。甥。即。來。株。到。彼。女。室。女則執。水。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出。懸。持。死。人。臂。以。用。投。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呼。邊。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鳴。號。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鳴。號。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舖。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實餅。者。後。餅。乃。鳴。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後。餅。因。而鳴。之。不。憶。是。賊。何。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酌。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須。緊。食。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執。甥。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速。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三

當以相配。自志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其寶。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賊。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即。初。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路。其。王。若。王。見。道。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數。勒。一。無差。異。乃。可。迎。甥。王。然。其。言。即。往。迎。甥。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外。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巨。得。指。首。告。曰。實。余。是。也。王曰。卿。之。總。誓。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大。婦。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講。遠。是。也。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耶。是。姊。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佛。說。開。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央。數。眾。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剛。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暢。疑。者。滿。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夫人師說佛世尊則以如來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得觀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啟問占謝又手白佛者損讓者還見然者却往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食五音鼻慕好香口符美味身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思愛志求無厭焚燒之痛如是之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專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思愛之著貪求無厭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或作六業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懶慢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專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善念五陰六塵淫慾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東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淫慾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思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厭答佛言吾

永樂大典卷八五八八

古

等觀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宴居獨處便則水除色痛想行諸諸法之念斷求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淫慾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此斯為樂思愛之著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雖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觸意法積德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淫慾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為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余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待者諄諄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承水服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晡時從宴處起取鉢承水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諄沙彌曰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責持和上舍利及鉢承水服賢者阿難報諄諄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啟事僧禮儀從世尊待問要法諄諄那答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諄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又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素弱疲勞不能

修法所以者何諄諄那答曰唯然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資承鉢及舍利弗告賢者阿難汝意諄諄那念舍利弗比丘實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故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共四意斷而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費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聖道行佛所現信法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寒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費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費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厭其四部眾聽之不憊說之不憊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如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達遠達能了尋音答報一切能通智慧為寶眾德具足舍利弗比丘聽觀如是以致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慈憂悲憂心懷感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爾敗法應當壞敗使不令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思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珍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使不令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

永樂大典卷八五八八

十五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慮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令安得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與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令安得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但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眾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壞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令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伽牟墮則現缺滅視之無感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眾僧今取滅度眾僧咸滅應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令安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常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所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常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常佛告阿難是為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眾聞經歡喜受教而

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奈持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思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狀。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求見我。當於何所得親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創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瘦。其人白佛言。向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狀。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求見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思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憾患。今持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業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那提。賢者文陀。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吼。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比丘五百人。余持賢者大目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座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六

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通觀此已。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諸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明教道。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業樹。為甚樂乎。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檢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子快見。為諸四輩。講說經典。舉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處在音聲業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辭慧。由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業樹。而快樂不。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東人。而不放逸。不樂輕戲。懼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業樹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業樹。而快樂不。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

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微視。道眼清淨。親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至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親見。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業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卿意云何。在音聲業樹。而快樂不。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淨衣。勸人淨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精。勸人專精。自身戒具。三昧智悲。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法。無散。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業樹。而快樂不。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而現雅德。舍利弗問。大目連。卿意云何。在音聲業樹。而快樂不。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巖。谷。通。通無礙。出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七

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談。如大火聚。身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輟。舍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業樹。而現奇雅。余時目連。問舍利弗。卿意云何。在音聲業樹。而快樂不。祇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業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定。發意之項。明且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浴。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何衣。眾寶瓔珞。香華妓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要衣。蒙服。飾臥。起牀。獨悉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亂意。明且日中。閑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業樹。則現奇雅。余時賢者舍利弗。謂目連。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勝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惟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說。今故啟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專語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

永樂大典

卷八五八八

三九七

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
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處其行寂然
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余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親見
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余之所說所以者
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脫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
哉牛呵余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善哉那維分經義演說
佛典善哉善哉優婆塞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
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淨善哉善哉并化眾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
所違犯善哉善哉天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
他人善哉善哉目犍連得大神足無量天尊自在分一為萬萬還合一能
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
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水以寶瓔珞晝夜三昧慈意所照佛
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
聲叢樹而快樂者威神龍龜華寶茂盛其音芬馥柔悅悅人在音聲樹而
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本處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
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八

盛洗其手足獨坐宴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
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渴盡意解乃從座起轉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
起比丘如是若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博聞持法微妙
最分別經典解法義為無失數而講說有志閑居樂獨處內自觀身外勤
化執御樂禪身自行遵修世尊博聞教有在宴處若樹下其目清淨無所
差離除身病四百四病見來生若十種宴處樹間德如斯譬如師子遊山
居獨處閑居寂靜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若在天上及梵
宮若捷皆起及人間普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淨妙智慧普解
人心得自在諸根定一切知足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如是上人說微
妙各各講法隨所知所演善哉順上最往詣世尊叙所說其天中天無雙
戲音聲如梵寂志尊其諸神通普平等尊師應時問慧門使持世尊曰除
雲因此與教聽吾言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奇雅貪諸微妙多少
求最勝分別其心行著衣持鉢威儀則其行如鳥遊虛空其有能信如此
妙聖下與嫉無懷害得志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佛說如是諸
大弟子天龍鬼神阿
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

了萬年功未陸游謂南集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元三味後山送蘇公詩
嘉榮東西川此別不為遠徘徊陵雲寺決去未遑登高望故人煙
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重城鍵平生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集青城
雲期子在歲晚董道傑先生集次韻文約贈行 歸買農時一飽休烏焉
儲肉且身謀扁舟欲趁晚潮發別秋莫煩樽酒留松菊有情供好夢氛埃
無賴征衣未明年驛使相逢處還折梅花寄我不應行之省齋集將歸新
城鄉舍邀賦詩贈行 請君吟詩送我歸我歸雖作半月期馬頭黃埃且
百里村店白酒占雙旗只今柳絲東城路萬縷方作青垂歸來應未及
飛絮自取春色開脩眉吳激支言集再韻酬蘭谷贈行之章二首 立身
後孔孟交友尚陳雷生意同春草清陰借夏槐兩間雙電目萬劫一風灰
珍重無金贈來詩更險巖 天闕生初月江濤吼怒雷日遠雨後霽水東
火焚槐去去行舟忙溫溫場窺灰面南瞻斗柄仙嶠峻崔嵬王東牟先生
集和伯氏別元老贈行 相見還如相別時杖頭明月舊相隨五亭溪下
西風靜六合沙遠夏日曠洗鉢又解香積飯傳衣仍是香山兒要須桑下
無三宿不為淮南塞草萊王十朋梅溪集次韻王景文贈行四絕 聖主
龍飛白首郎謨蒙親揮與南林言多憂發及長孺心不散邪蘇世長 天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八

二

淮行客正悲秋更向鵲橋愁處感中有山名鵲橋慈歌聽竹枝劉刺史
詩懷慶朔范饒州 吾道從來自不孤果蒙好語慰襟襟無致致相勉惟名
節官職何須校有無 君年方壯我類蒼敢以宗盟論鴈行孝子忠臣公
論在送行詩似少陵章廣文靖公集道人鄭子明別幾十五年近來訪中
聽其言既為釋之矣仍以二絕贈其行 總角逢君意似同壯年心跡自
西東山中兩訪歲云暮語丁寧要空 闊步長趨有坦途凌煙元不
畫清虛明憲洞徹六經音真見衡門披鶴書國朝何處獲蒼集得請歸故山
伯良以詩贈行次韻 我生性放曠風抱岩谷姿齒髮去已遠憂患來無
涯斷絃不復操誰能覓鍾期就就迂儒傷時但歎歎感年靡自悔東帶
效驅馳虛聲蹈危路造化真小兒府微微見微病軀強追隨慈解告郡守
我實身衣縷雖難顏闔走未免王東思十載外丘壑幸無當路知徘徊出
城郭慷慨從此辭笑領即長路飄然忽如遺嗟君乘高志利祿非所移平
生擅雄銳此日甘衰遲念彼千里道風波浩漫其休泉有清致嘉遯寧自
肥緬懷古君子出處必以時章甫雖通越我冠豈期宜丈夫貴水次寧致
岐路悲歸歟成三老勿作長別離宋晏同叔詞贈行清金 梅花漏泄
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邊白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留嘉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八

三

客對離途行色千里音塵便疎隔合有人相憶泥次膺詞贈行中
短亭楊柳接長亭攀折贈君行莫怪樽前無語大都分外多情 何須
苦計時聞利祿身後功名且盡十分芳酒共傾一夢浮生向子謹酒還集
紹興辛未中秘王景源使君乘流下蕭灘捨舟從陸蘇林老人以長短句
贈行 沈沈溪 樽俎風流意氣傾一杯相屬思離歌更作斷
腸聲 家大江前後浪娟娟明月短長亭水程山驛認關情 餞行
元劉文簡公集陽立尹中君餞行序 始余宦京師識太常協律中君仲
和甫善鼓琴尤善斷琴聲藉藉也余後歸廬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
東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余謂惜不得中
君見也又十年中君來為揚丘過濟南而余適在馬喜曰枯桐乃遇乎即
以委君君曰嘻異材也乃離為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畀余余請誌之遂
鼓之君珠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中君於斯技其至者
也余固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
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伴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
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遵微而難知難遵
則向者寡難知則聽者急茲非所以顯於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鳴
呼琴之為久矣知琴者知少矣而中君終日斷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
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取乎
亦見中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固有以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忘
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非之況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
可以去乎故終日斷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
為而知之忘已而為道者也忘已而為道者幾人哉君之為邑簡而靜平
而恕善而不伐忘已而為道者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
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又
解錄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兒而右襲土壤
之富時則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奉莅其上而朝廷四方之使
日旁午其中出入問關自為一都會雖屬邑數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
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至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錄司馬
故官遊之士視濟南司錄為劇任任心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
故或久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安卿以元二十二年由
近侍屬來為是職連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違次之失無絲毫之嫌大率君

之為治以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勵信必謹期會
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審勸勉伺察微動靜以盡其事之禮
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今來言曰某不佞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
求其所以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今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曰子知
鏡與鈎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魘魘然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
鈎之至則利可以斷象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
以鍊而鈎固已淬矣顧吾子晦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其利使
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刺者於子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
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傷缺之患無盡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吾子
之勲業如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某序
又陽丘尉高君錢行序 蓋生則木不遂頌生則木不實盜之於民木之
壞木之蠹也故一縣之制今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盜以除民
之蠹與蠹者也蠹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
則怙威以肆暴飾巧以縱惡曲構旁廷扶痛搜剔資以自利者比比也翼
健卒鷹鷂然所至之鄉搜剔狼藉至難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於蠹
蠹者矣除蠹而善焉尉之責望哉頃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賢固與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八

四

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憂其來職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最
矜以行其捕繫計治一質諸理吏卒喋立不敢置一語指曉遠近惟尉之
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閭閻帖然三年無頌蠹之患嗟高尉可謂
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嗟涕淚頓留而不可得
乃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
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
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為歌詩以
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又題金監司錢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
化點森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公通議入參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
議事之列見公坦然溫郁輝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靜有不可及者其論事
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無名俾援本窮末必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
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錢公篇什邀余
題余得其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勤而習俗革安地震之變而
民生復完輟歸里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無遠近旋倪攀留號呼嗟
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
機極整飭內外乃參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曰公之

此行其必關中書之議橫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
傑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開必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
將必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遠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因為公
贈丁未十月日題元蒲道源順齋叢書洋州宣老錢行序并詩 洋為州
雖最爾之區比年以來守職者往往以賄貨亂政民羣譁之竟得能去故
洋隨號為難治至元癸巳秋乃聞郡監宣差承直公座以不及期之任今
例當免者聞州之士夫者宿等狀其行事懇懇于部使者請留之部使者雖
不敢廢格聽其留然實異其得人心之若是條民之辭且薦之洋之士民
有來者試詢之咸曰凡治吾州者未始公見也其廉以律已惠以及人脩
舉廢墜消弭姦慝方安其政未暮而輟去是以不忍夫字我則父母毒我
則仇讐吾民初何容心哉余聞之仰而嘆曰嗚呼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不誣矣於是思一識公而末果十月之晦會于寓
館話至曠夕洞見肺腑觀其體合義理其通經之士有以服砥礪庶幾
立節之夫有弗愧然公出於西陲豪貴之胃宜以弓矢狗馬為心飲酒
羔為樂而所為乃能若是豈非天資之美有大過人者歟今國家惠養元
元簡賢登俊公又從方壯之年往當任使則是行也將見居位日崇施惠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八

五

日昔宜洋之民有不得專其賜矣 四字庶能與惠慈不誦學問出天資
關河昔滯來時限父老今深去後思雲關丹心行色動霜臺華家舊書地
慙慙試問洋民道絕後光前更有誰宋鄧紳伯詩次韻錢行吳北叔除服
來都 君到西湖四月天醉醺醺過後藕花前却看梅子垂金彈恰映楊花
鋪白曉柳梢索脫無復戲著鞭祖述有誰先姑蘇儂見平反使生滋休言
有此篇徐安國西憲集次韻周秀安錢行詩二首 僑居久矣共休僧薄
官俄為小柱行轉時已成千里別贈言何止萬金榮子游不自知馬周侯
喜多應素有聲必待癡兒了公事始容揮手賦歸耕 又雖住叢林不似
僧久知吾道要躬行足成易傳君堪羨進主詩名我與榮幾向三冬陪國
論豈容百里墜家聲祇願占護東車在準擬歸來欲並耕東易靜春堂集
醉城中諸友錢行 天寒黑貂弊明發戒徒侶揚舲下脩桐掛席眺回渚
泱泱蒼鵠亂驚浪輕鷗舞故人執我袪眷眷河之游顧漸來佳數多謝迎
送屢昔時賢達士屏跡遠城府龐公既真棲邠生亦遐舉泊吾何馳驅風
塵厭馳驅遠歸辱贈言高誼邁前古子傷暫離索我數恒羈旅浩歌徹玄
雲夕陽燈微吐雲南志畧李景山過安西遇禮部主事郭文卿携歌行
馬上達元日天涯見故人雪華官舍酒煙樹霸陵春欲寫風光好還驚

柳色新明朝重四
首夢裏過三秦
賦行
元劉文簡公集賈溥州賦行詩序 始子孫

其精詳雅重愛馬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
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是為自立者其必達乎後予還者臺或仕或已
而君亦仕于上都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
其聲之至乎予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賓有月以民田賦言
宣徽稅外可歲辦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
民既勞弊可動搖乎朝廷惟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
曰即有責先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取君則徑聞之事果不行尋
又以省徵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
爾民轉輸出入抵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為便又皆弗取則又徑聞之
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頌項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思播思播從命
以金幣帛五千餘緡辭之所借曰聞此應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
吾為名耶竟不受而還于每聞之輒為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
能之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已亥冬予自濟南入輪苑遇君于京
師喜與語移日而景開有加焉已而告予曰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溧州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六

今當最老母矣辱先生舊願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子侍者
然予又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子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之人得名當
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稚抱之孤卒使慈闈無為疾
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
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遠人皆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雖然孝無
終始而忠有小大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名
亦隨之矣溧石抱句畿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
物饒而俗龐蓋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發供億之煩事已大矣而
皆專於子此豈一舉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子之潔白者饒而恒之子
之剛明者饒而弘之以施諸其事則為忠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
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
其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
於是搢紳先生聞之皆樂為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為之序 又 書邵
知事賸行詩卷後濟南郡治之東百里榜江之濱余別墅在焉大德甲辰
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綉江漢然與世隔獨聞邵君有知事邵
君文卿者聲籍籍然已已既臘余被 召過濟南見邵君坦夷溫郁而意

甚謹余留一宿而北歎曲未暇也今年即予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縣
山王公余憲賡平之序所賦詩什以示微余言余謂邵君孤山景居
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溫恭外臺為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
疎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綉江者為可驗矣二公之言
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進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
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述其方來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
之知者在吾子加力余復奚
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促行
武陵國經志柳文有和書非州
士廷所作也為錫府都事詩序元詳 子厚詩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
扉疑此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驂不羨衡陽鴈春來
前後飛 劉禹錫詩 雲雨江湘起卧龍武陵鰲
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祖行 宋寇準已東
庭木將墜道謙上人南征之役賦詩祖行 洪府多佳致師令欲此行
寒山連楚遠白浪浸吳平埋雨經秋迫霜鴻入夜鳴到時春未暮聞鵲
鵲聲未曉暮集芳集兄再適臨汀惠顧蓮華賦詩留別眷予良勤次韻祖
行亦不盡意 聯喜君才老更成伊優最東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觀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七

勝頻遠流欲橫薄領不嫌春筍東廉聲要比
玉壺清杜車投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遠行
三元廷壽參贊書
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者三人一人食粥而病一人空腹而死
一人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霧瘴也又詳見立子山居備用遠行觸熱用
冷水洗面生黑點成目疾事類全書據遠行法 遠行所在有邪魅但至
宿所在望空劃九龍符則厭諸邪魅精怪不敢動符式 冊冊
白樂天長慶集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
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
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險峻路屈曲甚並門與太
行楓林鬱其百尋滋瘴煙之蒼蒼其中間其無人唯鵲鵲之飛翔水有含
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況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霽霽兮不見鵲涉
泥濘兮僕夫重趄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
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氣
窳兮愁夜長況夫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後諒夙夜而優傷惟母念子
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結結乎中腸曰子弟侍左右罔
就養而無方雖溫清之靡聞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美歸雲之飛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易其得忘後山館以寓宿夜絲絲而未失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逆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宋景文公集遠行詩原野一起忽山川亦封餘匹練迷征馬孤蓬伴客車江楓極目外龍水斷腸初行行不顧返秋露沾人裾又楚人巧悲秋分作四種成最極有遠行百感攢胸臆林鳥戰和啼毛雲獻慘色客久歸念長年驚壯圖窄撫物盈近嘆驅騁排遣惻惻斗亦告勞垂杓卧樓北三先生文集將有遠行走筆效江西蘇軾韻我非無伴侶少壯皆黃泉獨我成小至何人呼大禪有時欲覽月誰與為飛仙萌芽一二輩世俗輟變遠之子畧可語猶如火未燃淮浙有同調已解青鞵錢沈遠雲集遠行少年事遠遊迢迢指岐路送天值秋寒煙光澹如素家落淮南山影入楊子渡出入二十年久嗟韋帶悞老來感節物此意誰與喻獨知擁毳坐無復晨征路胡文恭公集遠行古有悲秋篇遠行第三句人情重辭家客意倦長路征馬涉前岡柵烏集喬樹慘淡層陰生號呼勁風怒臣琴徒自携杯酒與誰過衣帶緩於前衣香非復故陳子尚遠行衰年憚遠後長途况多艱天寒集霜霰涉歷江與山江山行人稀蕭條歲時關飢鳥鳴嘈嘈飛鴻何翩翩淒風吹落木陰翳翳長原觸物動鄉念遊人迷世患瞻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八

望陽丘壘憂思傷肺肝生子不逢晨老矣復何言唐百家詩元李川古遠行悠悠遠行者獨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舍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離遠當白髮歲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元陸子方集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丐余一言余與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為之言以厲其志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憂患涉世老襟義尤崢嶸晚乃得二離美不減徐卿李也雖弱冠詩壇將父兵愈湮氣如虹使門識奇英下馬呼小友相顧各自驚綠耳不受羈歷現千里行分臺榭森森霜氣壓百城汝游何所快兩字直而清銳進年倍壯靜退事飽更欲今從雅操端肯過脩程遠遊重垂戒顯親顯揚名但鼎化鯢志足慰紙牘情王沂伊濱集贈呂復仲善遠行至友不多得嘉會難可常李斯西說秦鄒生遠遊梁抽毫備賓客發策干侯王公子重毛遂馮驩趨孟嘗子方踞受謁千木辟踰牆夢想數子遊結言思佩纈時哉不吾與太息起傍徨後茅素同遠空真羣無良况復此為別何以有杜康蔡華阮杜從趙瑟亦更振揮絃變宮羽目送鴻鴈翔柳耆卿安公子遠行中呂調長川波瀾灩澦楚鄉淮岸迢迢一霎煙汀雨過芳草如染區區書劍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病行役心情狀望處曠野沉沉暮雲點點行役夜夜又是急景投村

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遙指漁燈一點黃叔美詩周嘉會遠行聞道周公子今春過許州百年看野史雙鬢托孤舟風土青山古英雄憐大秋豈無遺白浪閑行唐白居易長慶集閑行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鶯相對話江鷗閑行河頭冰欲銷黃鸝坊名烏鶯河名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蘇子官橋大數驚驚驚驚驚驚驚驚驚驚驚驚驚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又五十年來思慮熱忙人應未勝閑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襟單疎不是貧尋常園書無過地過尋山水自肉身僅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來都子學壞集閑行園園正蕭然行吟遠澤遠風驚初社後葉墜未霜前草觀斜日暮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又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萊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宵中一點無投吳走越竟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賴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肆愛人珠貝重憂錢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夢上安林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竹欄有待夢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路岐路放翁詩閑行出戶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九

莽悠悠東西本不謀阻溪因小涉遠店得中休鳥沒千山嶺蟬吟一院秋詩成還自笑信筆堪堪寫搜羅知常雲山集閑行策杖信心行忘機犬不驚疎籬蟲唧唧高樹鳥嚶嚶物順陰陽變人隨造化營草萊無盡藏蘭蕙可憐生曾華元豐類集閑行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烏帽綠樹穿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已事儘從多難見人情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江湖集盧祖皋閑行春風入小畦數日綠陰齊把酒尋花飲將詩就壁題幾兒啜嫩草燕子集新泥望見垂楊好閑行過水西江湖後集安晚堂詩覺際閑行斜迤轉山腰平晴露推苗雲低松挾長雨足浪宣嬌宿鶯翔孤嶼歸僧脫斷橋倦餘成小立新月掛青霄宛陵祥英集汪天驥夏日閑行偶爾行行去山家掩半扉暫來松下立苔色上人衣國朝僧宗泐詩閑行林下可道還閑行意頗超幽花不碍路蟬木自成橋度嶺何須履屐泉豈用瓢無嫌甘老去愛爾草蕭蕭宋王質雪山集水際閑行苗家耳凌亂敗荷既低沙荒又如泥水顛倒旌旗都靡餘花散謝又作烏江驢子不近虞方奈爾爾柳蕭蕭又如軟道故老何顏對因緣斷時節轉自然如彼自然如此水邊沙際蘆花搖曳喚住行人夢花嬌媚引翻遊子又似江都耐夜延秋建業望仙結綺月下心飛

風前骨醉共頻花得意今昔
後看今未一回頭已百彈指

同行

宋張文潛死丘集蘇新陽守風
林皇方慮風壯晚未知所止俄

頃風息一時頃宿富池作詩示同行
老怕風波見報驚賴逢談笑慰危
情縱觀雲嶺屏風合坐見濤江鏡面
平淹遠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
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扁舟作此行
又離富池望廬山是日八夾口
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
飲殘桑落溪雲暮卧冷桃笙楚雨秋
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
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鄉文輔王子正三進士同行
巷僻門多掩難勝散不收後先携衆士
笑語入汀洲太尉廟前冠冠芝亭上
頭曠然無障礙誰美爾公侯王君實
軒集歲暮呈同行蔡實甫
人生聚散類團沙偶得聯驂載華竹杖
徐行忘了舊村小酌勝如茶鄉情喜似
輕千里詩味相投各一家便好扶
携玉京去孤山深處看梅花字溪陽
先生集故人悵同行錢文作詩解之
跨下當年甚可羞身藏寶劍宜無謀
時俯首時人去藏取堂堂萬戶侯
又自及仁而自及忠芳運開向大光
使中同君九萬持扶去薄盡浮雲出
大空

獨行

程子訓蒙如眼前諸
人要特立獨行然不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八

十

難得只要得一箇知見雖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
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多時了唐白居易詩獨行 閑誦黃庭
經在口閑勢青竹杖隨身晚花新菊堪為伴獨入林行不要人江湖集王
同祖獨行 終日長廊獨自行幻身未信一絲輕自家心緒忪忪急枉恨
鄰牆搗練聲劉公是先生集獨行 南山半雲雨天氣雜喧寒野興宜獨
往春愁無定端鳥聲來靜聽柳色入迷看却謝芳尊酒悠悠誰與歡趙著
淳熙集獨行五首 獨行更遠江濱正是春風日暮時折得芳馨無所
遺寄懷空誦碧雲詩 春風浩浩水橫波水遠灘長可奈何送盡碧雲人
不見折蘭采若自行歌 登山臨水送將歸覽涕無從日向微水遠山高
動十里春風浩浩客吹衣 所思終不見渺渺政愁余試向江頭釣怕逢
雙鯉魚 烹魚得素書欲讀字半漫上如說相思下如祝加餐李莊簡公
集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散
策江村路柴門欲訪誰松根盤古岸藤葉蔓疎籬未辨遊春履閑尋敲手
暮天涯隨處好莫作楚囚悲元曹伯啓漢泉集郭西獨行 落葉歸袍一
寒蟬當年阮籍哭窮途真披盡日無佳句時復憑高望八區 又莫獨行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八

十一

莫獨行風雨慘慘兮夜不得明道有石坂兮使汝車敗而馬驚山有猛
虎兮水多暴鯨任重遠兮無欲速其小程莫獨行莫獨行可以俟同
志之友生元張伯雨詩獨行 春泥未成莎草長且平春風不為條振
水涼且輕我意本靜愜中林便獨行松蓋無曲景水樂皆泉聲踽踽前
同德德度斜阮老樵眼如猶見我不問名直贈金光草疑是古先生誰知
常雲山集獨行 印破玄玄得縱收須眉毫末盡天遊忘懷物外求難犬
恒服從人喚馬牛有質揮斤無犯鼻無情隨執 西行 唐白居易長慶
不回頭寥寥月白風清夜江海飄飄一葉舟
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荷藜三月天閑行亦不惡壽安流水村破石青山郭
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閑俗閑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
寂寞家僮解解管騎從携盃杓時向春風前歌鞍開一酌趨馬臣竹隱時士
集美之得免西行喜甚以韻見報國賀之美之嘗許候得報即置酒改見於卒
章 喜報征車已罷休解鞍聊足放眉頭異時安石難高卧此日相如固
倦游花恨春遲方半吐雲欺風弱未全收正須題葉相料理萬斛舟中試
拍得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西行 綠繞西行入亂山白雲深處幾征鞍暮
花著雨相爭秀景賴迎陽一半丹鞭掌未能逃物役乾坤何處託身安苦

臺東獨行無恨那更秋風作暮寒中州元氣李純甫送肖晉卿西行 上
馬能擊賊下馬能草檄肯郎負此文武之全才當卧元龍樓百尺屏山閣
畫眼中人磊落深沈只識君冷官不受人料理枉勞時有西山雲與君嘗
談秘書閣百二秦城錦相錯第恐老兒或弄兵今日始知先一着自有龍
圖十萬兵請乘一障終權輕初聞召至青油幕袖中已草從軍行相國謀
深古來少想見智囊談未了賀蘭鼠子不足平底用西征出師表京州久
苦寒煙埋今年定見玉關開凱旋只在春風後趁取閑閑登吹臺元胡祇
適紫山集送彦才參政西行 翩翩海東鵲舉翅數千里望毛萬何山得
食青真裏栖栖場場圖難奪大不能起一飽不異營啄啄拾蟻蟻君才班定
遠洗劍西海水老我馬少將將迎心已矣舉盃送君行茲行誠可喜長才
當大用豈徒封爵美我朝際天覆書車一文執沙磧吾近郊誰能作邊鄙
以君經畧材須君勞尺箠選列拜馬前微垢不煩洗西寧金氣據三錢輸
米 東南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
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
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賓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
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

葉浩蕩似乘將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嘲嘲蠻態笑睢盱水市
通閭閻煙村泥舳舻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嘅嘅寅年足虎驅
成人男作忤事鬼女為巫樓閣攢猖婦隄宣蕨販夫夜船論鋪賃春酒斷
瓶沽見果多虛橋聞禽悉鷓鴣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嶺微雲成棧江
郊水當郭月橋趨柱鷓鴣風帆颭檣烏鼉礮潮無信蛟驚浪不虞鼉鳴泉窟
室屢結氣浮圖樹梨山魃亢沙含水弩振喘牛犁戴芋羸馬放青荻繡面
誰家婢頭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後拾橡蘇昂賦愁烹龍盤腥厭膾鱸
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氣序涼還熱光陰且復瞞身方逐萍梗年欲近
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但憶歸恒慘澹懷舊思踟躕自念成秦客嘗
為鄒魯儒蘊藏經圖街輕棄度闌繡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戰文重掉
鞅射策一彎孤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名聲逼楊馬交分過蕭朱世務
經磨揣周行竊凱觀風雲皆會合雨露各霑濡共偶昇平代偏熱國陋軀
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頌王府珍羞降御廚議高通白虎諫切伏
青蒲相殿行陪宴花樓走肴醕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芋九紉星芒耀魚
龍電策驅定場排漢旅促座進吳歆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歌鬟低翠
羽舞汗墮紅珠別選閨遊伴潛招小飲徒一杯愁已破三盞氣滿羸軀美

仇家酒幽閑舊氏妹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哭杓胡碑誤憐單孺喘
李酣尤短賓度醉更爲迢筆馬呼教住散盤喝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米
成盧散盤卷白波莫走韋馬皆當時酒今籌併頻逃席脫嚴別置五滿卮
那可灌頰玉不勝扶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廐駒醉曾衝車相驕不掛金吾
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脚到泥塗博望移門籍海陽佐
郡符予自太子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即日
解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
年秋予出作海陽明年冬約直出牧澶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川韋大猷聞
州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邪南山陰道中有東西二邪峴陽亭寂寞夏口
路崎嶇大道金生棘中丁盡執足江關未徹警淮寇尚稽誅時淮西未平
路經襄郢二州界所見如此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東林西林寺在廬
山北大姑小姑在廬山彭蠡湖中廬峯蓮刻削溢滿帶繁紆蓮花亭在廬
山北淦水在江城南何遜詩云淦城對淦水淦水繁如帶九派吞青草海
陽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庭湖孤城覆綠蕪南方城壁多以草覆黃昏鐘寂
寂清曉角鳴鳴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鴉颺音啼哭見楚詞暮
節感茱萸藥拆金英菊花飄雪片蘆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幾見林抽

荀煩驚鶯引雛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更妙默思千古蒼茫想八區孔窮
緣底事頻天有何辜龍智猶經醺醺靈未免剝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
况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漂流隨大海鏈鍛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棲遲命
也夫沈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防瘡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
匣網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欺欺兀兀都疑
夢昏昏半似惡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
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瘡今春席八姐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
去年聞元九瘡痍書去竟未報今春聞席八姐久與還佳能無恻夫謾寫
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
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頭白髭鬚
南行朝野類要仕
官得罪而南
行者蓋二廣多是瘴煙遠惡及水土惡弱之州縣江西亦或有之所以貶
於其處也唐羅鄴詩南行鴈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粘越女衣魚市酒
村相識遙短船歌月醉方歸張曲江集自湘水南行落日催行舫遙溯
渚間誰聞有物役乘此更休閑瞋色生前浦清輝發近山中流澗容與唯
愛鳥飛還呂溫詩喜儉北至送宗禮南行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
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畝悅看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刷羽待成取一行

迴宋僧子騰詩送徐慶隨侍南行 榮侍出皇都南游是舊游已無為客
 恨况免到家愁帆影移吟榻山光接去舟憑君勸志節莫負帝王搜呂居
 仁詩避寇南行 何處田園不是家儘扶策病過天涯山村酒熟人人醉
 客路春濃處處花敢道嶺南無賊馬側聞江左尚胡沙囊空觀倒君休笑
 亦有新詩伴齒牙雲南志畧大理南行德常作 地隔西南過不毛萬重
 山外點蒼高玉門東觀思超輦河尾西營笑我曹戎役有緣惟報効連城
 無敢較勤勞方今幸際太平日閒讀義經與呂韜始知常雲山集紫峯老
 師南行 乾坤微視一蓬廬變動不居遊太虛觸物昏明承影似從人俯
 仰梧棹如洪津浩汗橫慈航古道崢嶸運德車多少步趨暄若後絕塵奔
 逸到華胥 又 阿師先得箇中真紫蓋峯前舊主人呼吸一風號萬籟
 圓明孤月照通津北臨燕薊光塵混南渡梁園草木新到處不煩吹暖律
 從容寒谷爲回春李莊簡公集趙丞相遇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
 史官會話論修史事恐它時不免南行坐有一士云若有此某當從行今
 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作小詩 平時畫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賴
 是隨身有孤影燈前月下却相親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矢志又南歸縱無手內毛生微自有囊中策子衣

未得忠貞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鵲不志衡天志直待三年更一飛
又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正此時暴吏猶貪諸君日
開誠三復味予詩張西巖集送李元謙南行撰魚子 帳交游曉星堪數
今朝君又南去獨留惻惻悵悵恨風波塵土私自言也自笑一毫於
世曾何補欲歸未許謾縮首隨人強顏苟祿此意亦良苦 楊州路認是
曾經行處夢中淮岸江浦年來事事多更變猶有舊時烏府君莫住說正
朝兩三吾輩相持挂恨目無羽翅 北行 宋文天祥遺文集杜句北行
萬里秋風雲間孤鶴落日下平楚 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
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郡門外初九日至徐州項羽故宮地登黃樓基
讀子由賦十一日至沛縣縣有歌風臺十五日至東平府十七日至高唐
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至河間府二十一日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
前出塞我馬向北嘶白沙渡荆轲暗長原周官送米子規晝夜啼客居
清秋望不極野望中原蒼茫茫都游子惆悵家信相投下馬古戰場連
興 浮雲連海岳荒川城樓寒蕪際碣石音遞落景惜登臨壯侍君江樓
人烟渺蕭瑟北平野入青徐荒州城樓桑柘葉如雨昔遊信美無所適
成都沉思情延佇兩乾坤幾及履蘇詩却與秦漢情俱傾漢波西而望懷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八

十四

古視平蕪遠懷令人發深省奉先寺游子無根株贈李四文世梗悲路濕
送程錄事關山雪邊者秋行官望愁思胡笳夕暮連行在所元耶律驤雙
溪醉隱集北行 慘淡豪華窟神精造化功星霜驛曉日桃李春風芳
草千山合行人一徑通夜來霜太白寒色欲搖空中秋集周昂北行 卸
鞍休馬倦解索罷馳鳴細雨侵衣急長郊入卧平溪喧有水滿山黑厭雲
生莫怪龍行數應知欲洗兵 北歲頻分甲今年賀恩兵競誇新戰士誰
識舊書生北塞甘長別南天欲遠征二年迎復送空魂秦州城劉文貞公
集元劉秉忠北行 道路無情人有情百年將半已飄零和林又指三千
里輜重先行五十程日射速波沙共白煙分疊嶂草方青從春入夏天多
早一雨如何遂發生謝枏得詩北行 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
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食可
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陸游劍南續集舍北行飯 飯飽
消搖信所之芙蓉露團圓過遊嬉梧楸凋落風高後瓜瓞輪囷雨足時犬喜
人歸迎野路鶻營巢穩占低枝晚來嬾呼童子自掩柴門上戍戍 又
蔓絡疎籬草滿塘飽嬉聊復步斜陽一霜驟變千林色兩嶺新犁百畝
荒野寺僧殘尚鐘鼓官堤舟過見帆檣歸來笑補空囊課寒日誰知亦自

長城知常雲山集郭子淵北行索詩時在通州 此別燕山第一程潞川
水雪送君行道入簡事繁事對客無情似有情路穴但宜容勢物拂風
從此奮鵬程神遊八極無窮盡未卜何時會玉京 又送彭宗道從師北
行 此別何堪思鬱陶君遠若土學盧敖鶴先有意時常嘆雲本無心勢
轉高致遠不疑容展驥解牛何慮澤吹毛宗師藉爾鈞竿用健泛瀛洲釣
巨鯨樓攻魏先生集送將甥若水使屬北行 曾為假吏到燕山送子長
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黍黍中原應欲親衣冠黑甜軟飯宜加愛紅皺黃
園正可觀行矣勿為兒女戀指期良月待君還廉文靖公集董近禮北行
邂逅愛溫茶油然起傾地論交願未適忽作觀光士明堂集來村豈伊
舍喬梓一為報家兄思親心尚爾容容先生小葉旁遠北行求詩以達離
先中丞 每愛伏波孫胃中黑白分律人言太苦兄我意殊勤憲府方收
迹名場有策勳中丞求士急鄉里最知君元勝玉霄詩送友人北行厲心
齊 丈夫意氣橫九州五花馬上千金裘笑將斗酒為濯足白眼不作窮
途愁當時百鎰五十鎰辭受雍容無着迹從來歷聘得端本未可羣孤
貨殖詩書初鑿古已然後來愈降愈可憐少陵騎驢三十載東坡先生無
一錢窮門天下知天遠馬瘦車疲足生蘭風沙撲面雪如席史記端習自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八

十五

奇寒君行領有龍珠宗廟何當置烟曉畫船馬惘惘西湖春黃金散盡容
愁新貴人與馬一朝貴琴士得此終其身東家未解西已醺醺缺北方首
此人 又送楊善堂北行 吾為使君酌此酒何其英雄落空皓首鄉
里小兒來識字走馬看花欺老醜豈知英雄有晚遇誰能閉置如處女偶
無用之固如虎不然而不用不為最使君談笑氣如虹何人不在月旦中便
無廣文五斗給宜顧李子千金空并州白雪蜀江水安得無情憐老子向
來五馬總專城此日孤蓬行萬里陳秋君詩庚辰春再隨賀北行二首
天地蒼茫濶其如旅況何水谿河水濁沙接塞雲多土穴居黃鼠龍車駕
白馳栖栖無所樂遠近聽朝歌 又 四更催蓐食結束開北憐人去留
殘迹車行擁後塵雲開還月風冷不知春幸得孤衣在溫存送旅身丁
難道詩送王文卿北行 君取功名易我知途難開藩落日暖廣海相
霜寒故友傳書問新詩作畫有明朝除日至報我在新安陳杰詩送萬平
望余秋山被薦北行 胡雲垂天墊四平暮笛月山秋清金臺此日燕
萬里綿蕪當年魯雨生衛路屏營詩少味江關蕭瑟賦多情西風暫眼
魚鱗一夜相思聞鴈聲胡祇通紫山集送王善慶北行呈侍御飛卿 壯
年飛奮經綸志千里懸懸父母心同願便親供養米敢為躍治不祥金無

施不可才堪情較短量長識更深自有栽培桃李手歲寒臺榭貯清陰
又送王文範北行 驛驛萬里足易豈非所急志士百年心不在升斗食
賁擅政事書王通太平策忠悃三愛君惻楚憂國所懼非飢寒此志竟
誰識此生何多幸乞言辱前席良玉宜三獻兩足不可惜去去持素學青
雲展長翮勿為獨一官廼門不寒乞程雪樓集送李生北行 白玉堂容
四海黃金臺貯十年好去江南年少薰風一路朝天李庭寓集送裴子
法北行 足馬區區萬里行知君雅志為蒼生聖朝若問經邦策好草叢
封勦罷兵元趙子昂春畫北行留別吳一脩撰 萬柳千花拂酒旗南陵
北苑草華離居客閣下泉鳴咽又是東風欲去時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送
人北行南鄉子八然作 足馬赴嚴宸將謂青雲上致身不是男兒容易
事風塵水遠山長愁殺人離別若為情雪惜西山
淚滿巾還憶夜來分手處天津桃李無言各自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十九庚

行

脩行

盤山語錄師云脩行人行藏任分取舍隨宜低下為心中正為
則審動靜之源節視聽之用一新齊一念真常永劫綿綿乃無變
壞苦誘文經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故屠者
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脩行非也我徒為記纂淵海晉沙門惠遠
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般若臺精舍立誓同脩淨行俱為佛國之進
本傳廬山記云曰徒曰白蓮社遺十經之繁縛祛五惑之塵滓丁然賦室
空無待者中屢唯挂壁一飯不顧餘跡便終夕如大四祖數十年中脇
不至席生奉持維摩經沈澗泉日記曰古今無男女貪財好色外方可脩行
其它好言妙語只是誤人知常雲山集脩行何處最相親清淨無違違
本真妙理直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渾淪淪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
日新若向一達求所得到頭虛妄不關身事額金書元城先生語錄先
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母意母必母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一

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
三綱五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
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
同爾且三教猶鼎足獨今一足不可少則必為必覆矣世之小儒不知此理
見前筆或發佛法亦從而詆之所謂佛法皆無足求非
也第第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第第之言乎

三

道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視不見我聽
不得聞離種
種遠名為妙道
視聽言用耳目幸不
能逃耳目之用必使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
出入定中神自在
圓光正展莫思馬
存無守有常為樂
永却教君達聖仙
充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德而化
之謂聖聖而不
可測之謂神
圓陀陀光燦
燦明了了活
潑潑如百千燈
光無染無雜

歸

儒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一

圖

釋圓覺真如
與生俱生

三九八七

脩心寶鑑

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
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而後學者為利
者跖之徒也夫
人在陽則舒在
陰在慘則舒之
一身之中日有
善惡所涉善事
類屬於陽所謂
君子也所涉惡
事類屬於陰所
謂小人也別而
白之足可鑑焉
私曲何黨侵欺
陽之類二十四
老子上士聞道勤
而行之苟能鑑悟自
勤是習諸善屬屬於
陽類從微至著積而
成德所謂受之以益
必增算而延年德業
大者出三界不受輪
迴中者入洞府充仙
官下者隸地府為真
宰大易曰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鑑之前目
常須警戒無令沾遠
迷而自犯是習諸惡
屬於陰類從微至著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二

偷竊 騙借 誑妄
詐偽 憎鄙 毀謗
冒濫 狡獪 罵詈
怨恨 憂愁 躁挽
賭博 懼怯 臭穢
昏濁 懶惰 勞苦
多嗜慾 耽酒肉
積而成賊所謂受之
以損必折算而取亡
罪業大者入地獄中
者墮畜生下者為屬鬼

長者李公

六相義

一字六相

李長者華嚴經合論歡喜地
六相義此一字中有六相一
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善
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
法不滯有無斷常等障可以
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關
一即理智不圓是初歡喜地
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此

少傳晃公

六字有三對一總別一對二
同異一對三成壞一對總不
相離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
雙立雙捨總是斷常生滅今
以人類之餘可准知

真覺

覺字三說

晃少傳法藏碎金錄覺之一
字予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
也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
靈凡有身之所觸無不知也
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
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三
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
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
覺名曰俗覺一凡一智後一
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三

鍊性

鍊性

真修

真修

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
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
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西山記真人曰雖常服餌而
未明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
也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
疲及強所不能耳因遺寶書
八字於塵凡中含六十四訣
反覆循環自有無窮之玄理
神仙傳純陽真人周遊三界
誓度百人遂以至道之妙旨
留題連環八字於青城白石
山石壁之上開悟凡夫內人
儻然會此理機未離中舉上
昇亦可度厄延年長生久
視

李如圭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乾卦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凡發言行事苟能省戒以加謹又何有過累之愆乎贊曰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謹之爲法防患未然動先審思言化樞要
如人宵征前驅乘墻進不憂虞險夷必照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
相耻病蓋儉可成家而有常足之樂贊曰

儉之爲法誠貪鄙用在德曰恭在實曰儉
素履無欲清風可頌知足常足前賢所重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公藝所以
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
餘以進意謂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
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
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睦雍矣
王龍舒以爲佛家五戒即儒者五常不釋
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姦慝也不妄語信也

不飲酒以昏性智也苟自利忘人亦爲不
仁微事失宜亦爲不義言貌無法亦爲非
禮省己不盡亦爲不智應人謬談亦爲不
信五常之當戒如此儒釋之教豈有異哉

懷心頌



由來心相本無形
逐境如猿謾得名
用意羈縻終莫測
但能息合自然平

龐居士

放心

知只達

劫眾生

還持起

下金癰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五

心蛇去 心此悟

養性自警

佛

②

中外了悟禪師
達摩三點如星
之披橫鉤似月
朴作佛也由此
蛇和和尚從得
外談佛事者堪
孰料中藏毒似
僮祥反將心應
罪根通滅福生
穎昌來評福生
生薛榮納禪真
遠士也作此圖
以冀醒迷入覺
四世俗人
歲終書一過
方根中書滿
然則二十歲
養性預視此
善性則延生
妙妄想自延
妙旨至矣矣

菩薩修行經亦名觀身經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五百五十及眾
薩五千八俱皆尊菩薩神通廣大變化遊于三世導利一切莫不蒙
濟於時舍衛國大城之中有豪長者名比羅連晉言我與其城中諸大
長者諸祇樹給孤獨精舍前至佛所即皆稽首繞佛三匝問訊世尊却坐
一面於時世尊以無限連因問威施及諸長者族姓子等發何志乎諸如
來耶是時威施并諸長者即白佛言吾等世尊集坐靜處觀身有念言佛世
尊值人身猶然得脫離世同亦甚難吾等竊議為用何乘而至泥洹當以
聲聞緣覺乘取泥洹耶大衆普智泥洹脫手時吾等舉心便發言曰志願
無上乘泥洹曰身不以聲聞緣覺脫也吾等世尊志願發心無上乘正真
道意以斯法故來奉如來云何世尊菩薩大士內性常欲應於無上乘等
正真尊覺當學何法而應行住惟願如來垂慈普慈以無極乘散示疑結
時世尊告威施曰善哉善哉諸大長者乃能改俗捨世之榮樂發無上正
真道意觀諸如來又威施等勤思念當演說之菩薩大士行得無上正
最正覺志作所應及其覺法長者威施并五百人即皆叉手受教而聽時
佛告曰是諸長者菩薩大士發行欲應無上正真等最覺者心向眾生當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六

建弘普無極大慈志習念行動執無捨進學無忘是乃應於無上覺道又
諸長者若有眾生分其所受身口意恩彼行非故命終墮獄故諸長者天
地聚合集以眾苦向諸網見眾生之類存心大慈勤志大悲守習學行專
精如斯其身不著衣被飲食於諸利養意亦不貪以諸所珍樂盡施惠念
彼眾生慎行戒具思進定智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欲發無上正真道者當
習觀法乃應身行爾時威施及諸長者吾等世尊當修身三口四意三念
法菩薩大士云何應觀身行法爾時世尊告威施等如是長者菩薩大
士有四十二事而以觀身作是觀已離想結縛身心意識縛著我貪身
壽命濁亂諸非應使除盡是時威施及諸長者受教而聽佛言菩薩大士
觀身汗穢本為不淨觀身臭處純積腐爛觀身危脆要當毀壞觀身無強
當歸碎散觀身如幻諸大變化觀身惡露九孔諸漏觀身盛然如欲火熾
觀身焦然如毒火大觀身惡災家毒威觀身羅網恩愛結縛觀身如瘡
眾患纏繞觀身可患四百四病觀身穢垢受諸毒種觀身無常神逝歸土
觀身頑愚不達體法觀身危墮落不久觀身無賴常懷多憂觀身無堅
老至苦極觀身無信飾偽詐觀身難滿受威無厭觀身集眾受眾色愛
觀身貪惑迷著五樂觀身昧冥意懷喜悅觀身無住生死種異觀身識念

懷想眾賤觀身無反極養會離觀身眾食孤在狼爭觀身機關展轉無數
觀身係屬飲食所盛觀身巨視膿血臭滿觀身致滅趣非常法觀身如餅
恒多怨害觀身熱惱常懷憂結觀身聚眾五陰所誤觀身苦器生死劇痛
觀身非我眾緣積聚觀身無命男女會散觀身為空根受諸情觀身無實
譬之如幻觀身虛偽其現若夢觀身偽惑為如野馬觀身詐欺其喻響像
是謂長者菩薩大士四十二事觀身行法其不觀者或者貪身心神意識
由之起滅其有菩薩如是觀已受著身命貪愛我疑垢倒謬及諸欲樂
有常之計皆悉除盡志守一不增年壽如是速具六度無極斯謂長者
菩薩大士以滿六德權化流布疾得無上成最正覺於是世尊重加弘
演說身行法而歎頌曰得為人甚難值無以身邊惡行要會死棄
丘冢孤狼食或爛壞偽欺我愚常惑專與貪念色欲是身求無
返復晝夜受諸苦痛因眾苦以成惱身難滿或不淨常困極於
飢渴夫智者豈貪命常受身終無厭強高養劇親厚為見色犯
眾罪彼緣是受微痛身不能如金剛無以是速惡業雖久存會
歸死時與信念佛世假長久養育身甘餽饌及香華會飢渴不
恒常雖勉勵當何益更劫數因還值人難尊佛之世常發信莫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七

犯非或墮三受苦毒其極壽億千歲勤自勉如救火況其壽百
歲者倘縱身造獄殃斯之樂不永久諸苦毒至不遠當速離諸
五樂且自娛焉知後財非財譬如夢強以此偽眾生時一有或
慳貪可得應大福作若如幻化色惑現虛偽華鮮采是欲財詐
便盡愚濁惑隨顛倒以眾苦致福財用身故念與想財非財五
欺身有何智為財惑謬順隨妻與子無貪惑著家獄父母財身
家事終無意樂利家恩愛聚聚苦惱惟恐財隨我滅愚頑者力
如此皆留在行自當有貪惜不自覺極自卑如兒僕意慮猶性
妻子有知慮信無貪談書籍或詩頌現卑謙強親人惟為財習
求財諸聖賢所不錄貪狼性無親友乃造起毒害心是故智當
暴暴諸聖賢所不錄貪狼性無親友乃造起毒害心是故智當
追苦智慮者莫信之順財故與此事因福祿得致之為斯故與
省察棄離慳妬邪事金珠寶諸珍奇慈氏佛上如來乃當有金
寶地制是意整以法時可值人雄導愚迷惑欺詐意欲若如夏
馬知復在向生欲五樂純虛偽愚迷惑欺詐意欲若如夏

威熱 坐野馬困疲勞 貪目色欲惑已 淫發醉失意志 從習欲隨
顛倒 當何時值佛世 從九十一劫中 世乃有佛尊覺 山頂獨燒
壞滅 後何緣當得值 諸聰達明智士 當察知居寂滅 有何貪妄
如是 有何智當著欲 觀行習法之最 莫戀屍塚因獄 著思愛貪
可樂 解是義不入網 有妻子會離別 所作行當自受 便獨趣隨
濁意 不能免獄苦殃 斯三界惱之甚 毒心酸慘痛生 若當被諸
苦毒 彼無有代痛者 緣受三惡道苦 及與母諸親屬 兄弟妻子
與樂 妻及子無代者 勿以父造惡行 彼不問父母事 斷滅眾殃
惱根 且莫如身行善 以得致身人身 遭遇值不念惡 彼法王當
親友 惟詰却身善惡 已濁汙自防護 縱放意隨墮惱 身所造即
罪行 除改前不善事 身種作行自當 縱放意隨墮惱 身所造即
散說 分別了行清淨 當其受苦痛時 父母親不能免 及善厚無
獲快 譬喻之影隨形 其欲脫獄楚毒 火之起而常然 何慈達而
代者 是故智無戀欲 家火熾多惱根 火之起而常然 何慈達而
離欲 速行法世雄教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八

樂是 墮大火恐難中 在家者慶利時 居俗業營妻子 有是眾萬
端慮 何智慧不捨家 十力教甚可樂 無種我取苦根 駛癡子無
是志 但感家墮地獄 天地間專惑者 興念想我妻子 愚頑意謂
常存 不知之幻化身 當佛世尊說是法時 威施之等五百長者應時
遠得柔順法忍從得忍已 神通備具達知去來聖智弘妙慧無量礙明曉
眾生意志所趣欲發起眾生一切會者觀心之故即說偈曰 快哉為大
利 眾利之最上 其有發心行 求佛菩薩者 大乘心可樂 但欲
安眾生 為人修橋梁 志樂大乘者 眾生愛樂彼 願像眾欣觀
其有興發心 志求菩薩道 諸發菩薩心 種種德於福田 深樂菩薩
者 得為三界明 隆聖菩薩心 踰越諸眾意 一切悉備足 能度
諸眾生 吾等快得利 愛樂與斯心 值佛能仁世 師子最正覺
得遠聞是法 菩薩觀身法 志即樂大乘 獲致於柔順 時佛便笑
世尊笑時五色光出從口中奮輝耀是五色色各異遂至無數光明普徧
十方諸土威影覆蔽一切釋梵日月天魔王殿之明當其佛笑及震光明
諸天龍神并世人民七萬二千見佛神輝輝之變亦皆自覺彼如來明
安育其體各於座上忽然悉得無所從生法樂之思其餘無數皆獲無上

正真道意然其後還就身三市而其威光忽從頂入爾時賢者阿難白佛
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安度眾生道教洋洋終不妄笑今者何因興發威顏
而欣笑耶善哉世尊如來降德慈念一切無量諸天及世人民皆使得安
富生禽獸皆飛騰動莫不蒙度願尊開解教演笑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
汝見長者威施之等五百人不唯然已見世尊告曰是諸長者若過去諸
佛植眾德本從發無上正真道意如是阿難長者威施五百人等却後當
更七十六劫不墮三善然後成佛當同一劫劫名勇猛皆同一字其號名
曰華言藏王如來無所著平等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各各所度
極至無量是時阿難重白佛言唯然世尊甚深妙哉未曾有也如來散說
是之弘典無極要法法名何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曰菩薩修行
亦名大士威施所問觀身行經又斯阿難是觀要法過去當來今現在諸
佛致道弘化無不由之吾今成佛有身相好化子生死亦因此法當善書
持誦誦讀誦開示一切佛說經已賢者阿難大士威施五百人等諸天龍
神及世人民聞經歡喜皆起叉手為佛作禮文殊師利巡行經元觀北天
竺三藏法師善提目人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於日曠時從自房出在外寬廣大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九

眾圍遶恭敬供養而為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彼一切五百比丘
行住之處次第巡行遂到長老舍利弗所見長老舍利弗獨在一處端身
而坐入禪思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見長老舍利弗已而語之言大
德舍利弗汝入禪耶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汝未寂靜欲今寂靜汝入禪耶為先寂靜何所寂靜汝入禪耶大
德舍利弗汝依何禪為依過去為依未來為依現在為依內外汝入禪耶
又舍利弗為依身禪為依心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此禪義諸
有一切見法樂行諸有一切心不散亂如是正念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
弗汝得彼法耶彼法是何法為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 長老舍利弗言
文殊師利不得彼法為有何者法若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復次文殊師
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離欲法我依彼法如是入禪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何者離欲法如來為彼聲聞人說大德舍利弗依而行耶 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比丘如是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乃至依心
行如是等應知文殊師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此離欲法我隨彼法依
彼法行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
在行乃至依心離欲而行如是等者大德舍利弗若彼諸法過去如來無

未來如來無現在如來無此法如是無大德舍利弗今者云何作如是說
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以無法故則亦無依復次大德舍利弗過
去如來未來如來現在如來無人令住無處可住若無住者依不可得復
次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謬
如來何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相復次大德舍利弗
過去真如不可得未來真如不可得現在真如不可得乃至心真如不可
得如是等應知復次大德舍利弗更無有法在真如外而可顯說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住真如已然後說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
利弗真如非有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大德舍利弗彼法亦無云
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如來亦無何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一
切諸法皆不可得諸佛如來亦不可得又此可得不可得法如是二種皆
不可得如來非說亦非不說何以故大德舍利弗如來無說不可說言此
是如來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當有何人受如是法文殊師利言大
德舍利弗若人不取有為法界不憍涅槃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人不得
過去之法不知彼法不得未來現在之法不知彼法如是之人能受此法
若不見染若不見淨若無心取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非我行非無我行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十

非取捨行如是之人能受此法如是之人則能知此所說之義長老舍
利弗言文殊師利為何所知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此無所說亦無所
問為何所知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說法太深信此法者甚為少耳
文殊師利阿羅漢人學無學人尚非境界何況一切愚癡凡夫文殊師利
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阿羅漢人亦非境界何況阿羅漢者無諸境
界阿羅漢者無住無處名阿羅漢漢不可得說名阿羅漢以無說故名阿羅
漢何以故無為無住名阿羅漢漢彼阿羅漢何處境界阿羅漢者非名非色
愚癡凡夫分別名色阿羅漢者於彼名色不分別知名阿羅漢阿羅漢者
非名分別非色分別愚癡凡夫亦不可得凡夫之法亦不可得阿羅漢者
亦不可得阿羅漢法亦不可得若不可得則不分別若不分別則無所行
若無所行則無戲論若無戲論是則寂靜如是無行亦無戲論寂靜之人
則不取有亦不取無非有非無如是不取若不取者則無所得如是之人
離一切得無心離心住聲聞法如是應知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
已時彼五百諸比丘眾從坐而起捨離而去作如是言我不見文殊師
利童子之身我不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
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何以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異我梵行是故應捨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十一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說此法義意豈不欲
令諸眾生法義乎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是大德舍利弗長老舍利弗言
云何今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謗戲論誹謗而去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若此諸比丘如是說言我不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聞
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
如是說者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此諸比丘善說此語何以故以無文殊
師利童子故不可得如其是無不可得者則不可見亦不可聞隨何方處
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此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
住處亦無彼若無者則不可近亦不可捨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
法五百比丘聞已迴面既迴面已復向文殊師利童子說如是言文殊師
利說如是法非我能解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
聞之人應如是學諸比丘如是法者非識所知非智所知何以故法界法
爾故法界如是無念無退如其彼法無念無退非識所知非智所知諸非
識知非智所知則非所念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若如
是學佛說彼人得最勝法是世福田應受供養說此法時彼諸比丘五百
人中四百比丘不受諸法盡諸結漏心得解脫一百比丘起於惡心自身
將墮大地獄中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仁者說
法非護眾生而失如是一百比丘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汝舍利
弗莫如是說何以故舍利弗此一百比丘墮大喚叫地獄受一觸已生兜
率陀天同業之處以其得聞如是法故舍利弗此諸比丘若不得聞如是
法門定墮地獄一切盡已乃生人中以其得聞此法門故應墮地獄一切
受業得為少受舍利弗此一百比丘猶如來初會之中得作聲聞證阿羅
漢得盡諸漏如是舍利弗聞此法門所得福勝非修四禪非四無量非四
無色三摩跋提何以故若不得聞此法門者則於生死不可得脫我說彼
人生老病死悲苦憂愁號哭懊惱不可得脫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
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希有文殊師利乃能善說如是法門成就眾生文殊師
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
減不增何以故彼唯言語無人可依無處可依非依不依大德舍利弗如
是不依即是菩提如是菩提即是解脫若依法者是則分別若知非作亦
非非作即是涅槃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文
殊師利童子所說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
減不增不染不淨爾時世尊為顯此義偈重說言說過去未來現在

世諸法 言說非是義 此非相無相 若相若無相 皆無所分別
隨分別故得 分別故無相 若分別有為 則分別涅槃 彼皆魔業
點慧如是知 陰如界唯名 不生滅無相 若觀察分別 彼則不
觀察 點慧不分別 行境界如空 若分別則取 不分別不取 分
別取則縛 不分別則脫 若知如是法 彼人名智者 如是人得盡
名不分別智 有智故說智 智說二皆空 若人如是知 彼人名
智者 寶滿三千界 布施所得福 若人聞此法 其福過於彼 布
施持戒忍 神通無郭礙 憶切常修行 不及聞此經 若知此法門
正遍知所說 得聞此經已 一切得如來 如來既說此法門已十
千衆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爾時世尊即授五百比丘佛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於星喻劫皆當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法華如來正遍知 世尊說
已文殊師利童子長老舍利弗天人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說已歡喜奉
行大衆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者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爾時普思
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悟入如三摩地佛言善男子
如無悟入是名悟入亦當如我修善提時之所悟入普思義菩薩白佛言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十二

世尊云何如來所修悟入唯願說之佛言善男子往昔有王名曰金剛髻
珠在於寂靜園林之處結跏趺坐正念思惟如是住時於座右邊忽然出
生一大蓮華其華微妙衆寶合成所謂龍繞堅固栴檀以爲其莖間浮檀
金以爲其葉摩尼寶珠以爲其鬚髮狀如寶以爲其臺爾時衆寶最勝蓮
華臺上忽然化生悉陀太子結跏趺坐安詳而起下蓮華臺於王右邊膝
上而坐爾金剛髻珠大王歡喜愛念悉陀太子即將太子及八萬四千王
子俱詣彼佛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聽受正
法得聞如是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已得五神通云何名爲
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耶爾時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
當爲演說即此祇羅句金剛句法句印句理句相應句密句持句承事句
轉句馳走句速疾句顯示句明呪句說此品句已繫縛衆魔和羅繫縛印
繫縛句繫等一切諸句悉入慈句無所評論是名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是彼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演說善男子汝知之不昔
稱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者今稱伽摩羅耶山城是其摩尼寶金銀所成
世界是彼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佛刹善男子是金剛髻珠大王
曾於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日光明王如來佛刹作十世界轉輪聖王豈

異人乎即金剛手菩薩是善子是髻珠大王於其刹中爲轉輪王有百億
子豈異人乎今十方諸來菩薩是皆爲聽聞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
三摩地法故善男子汝應知之時薩婆悉陀太子有二十八丈夫相皆
得成就何以故我身即是悉陀太子曾於髻珠大王微妙音聲園苑之中
其王正念端坐思惟而於右邊龍聖栴檀狀如寶蓮華臺上忽然化生
即往彼佛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所得聞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法門從是已來我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如來所承事供養
爲聞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未曾忘失從彼已來經無量億那由他
千百劫常憶念以三昧力故一切憶念百劫百千劫我亦憶念未曾忘失
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我亦憶念乃至億那由他百千劫
亦常憶念於一如來所憶念百如來千如來百千如來乃至不可說不可
說如來俱胝那由他如來亦常憶念於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已
得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法門未曾忘失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見諸清淨刹 金寶海莊嚴
摩尼淨土王 號曰金剛髻 有大自在力 統領千世界 乃至十千
界 更無能過者 具足千億子 能破諸怨敵 皆具二十八 丈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十三

之色相 朝奉大王所 王子那由他 歡喜園林中 池樹悉嚴麗
莊飾諸寶具 爲供世間燈 見在諸如來 平等威勸請 普眼大導
師 是最爲初首 我親奉承事 爲聞正法故 次有普賢佛 次有
華嚴佛 次有金剛燈 次有大燈佛 次有最勝燈 次有法燈佛
次有功德燈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幢燈 次有財燈佛 次有善燈
佛 次有寂燈佛 次有妙燈佛 次有聲燈佛 次有香燈佛 次有
味燈佛 次有月燈佛 次有日燈佛 次有威光燈 次有蓮華燈
次有摩尼燈 次有竭闍燈 次有姓燈佛 次有種族燈 次有世間
燈 次有法王燈 次有勝燈佛 次有殊勝燈 次有梵光燈 次有
光明燈 次有因燈佛 次有然燈佛 次有新燈佛 次有積燈佛
次有智燈佛 次有賢善燈 次有戒燈佛 次有思辱燈 次有精進
燈 次有禪定燈 次有般若燈 次有施捨燈 次有大慈燈 次有
大悲佛 次有大喜佛 次有大捨佛 次有正位佛 次有功德住
次有威德住 次有勝燈住 次有最勝佛 次有最勝佛 次有最勝
佛 次有人間佛 次有天王佛 次有大乘佛 次有最勝等 佛子
如是等如來名號各於一切中出現於世我皆承事如供塔廟皆爲希求

其罪最大至不可說不得其邊若有人隨喜信受所得福報亦最廣大於須彌山微塵劫說不可盡佛子我今更作譬喻諸有智者能得解了入此法門獲大利益何者是耶佛子譬如有人以一毛析為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於汝意云何二水之中為毛取水多耶為海中水多耶普思義言一毛之水不足為言海在中者其水甚多無量無邊佛言佛子我所說福非福者如毛取水其未說者如海水中水應如是知爾時普思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雖智淺聞此法門違順之教成大利益復更思惟生多疑心願為說之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諮問普思義言世尊我見沙門若婆羅門及餘外道遮迦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之類或炙身苦行或豎雙脚或復屈膝以衣纏脚踣踞而坐或兩石相擊取穀而食或以灰塗身或拔高巖或卧刺上或入大水及火等法或食牛糞或翹一足或豎兩臂或但食菜或食糲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浴或恒河水受用洗浴而為戲樂如是等人皆欲乞求解脫之法愚夫頑嚚乃至如是果報云何世尊有諸檢校知事等類因生憍慢喜怒自在縱愚夫勢不能了知所作之業善惡因果應與不與不與而與迴改稱意以為勢力如是等類果報云何世尊復一類同修出家不能恭敬有德業者多高門徒不時教誨應

不應作犯與不犯是有爲法是無爲法是世間法是出世法又自不解不令他解世尊是業成就當生何道復次世尊或復有人不能敬重父母師長不護家族尊者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行貪嗔癡及等分者其人業報復生何道世尊復有殺盜邪婬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嫉妬瞋恚邪見等業當生何處復有一類作呪術法不從師授自妄出法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愚癡之人越三摩耶自在作法當生何處世尊以我思惟見聞如是心不能了唯願爲說解釋我疑而生利益 爾時如來即便稱歎普思義善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又復歎言善哉善哉普思義如是三歎汝爲利益憐愍世間諸衆生故又復開演至理因緣甚深之業作如是問我當爲汝分別解說汝當諦聽善思念之普思義言願樂欲聞佛言普思義若有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遍邇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炙身苦行雙豎其脚衣纏而生兩石擊殺而爲食法以灰塗身糞穢埋身唯出其頭稱解脫法或卧棘刺投於深水五熱炙身或投大火或食牛糞常翹一足或豎兩臂或專食菜或食糝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洗忍寒求淨或浴恒河而稱解脫役諸愚癡專執爲理聞其正法而生誹謗我當說其後受果報佛子其有跼踞纏衣服者至大蓮華地獄之中其兩石相擊手自食者身

當生水羅刹中若以糞穢埋身唯出其頭執爲道者生刀網林大地獄處若投入水爲解脫者當生摩竭大魚腹中若五熱炙身當墮大火地獄若食牛糞爲淨解脫當墮諸道自食其糞次後復生餓鬼之中若粗足誦呪執爲道者當作鐵脚夜叉若豎兩臂舉向頭上爲解脫者當作豎髮餓鬼若唯食菜樹葉椰子當作駱駝驢象牛羊等身若以冷水及恒河中取凍爲道者當墮寒水冷地獄若有如是外道等類執爲正道起諸業行生於十六及三十二諸地獄中復有作檢校者或以自在或以無智或以勢力或不羞恥強相侵奪或應與此而特與彼或施物交互轉生改換將與於人或以冬施僧物而夏與之或夏之物而冬與之或速之物而遲與之或有多物而速用盡諸如是等皆違至理命終之後當生十六及三十二地獄之中其於獄中所受形體隨業各異或於一身生無量頭面亦差別或馬面象面猪面鼠狼面鰐魚面低獮魚面鮎忙魚面舌羅魚面瞿條婆面猫狸面烏鵲面黃狐面野干面後猴面百歲虫面百足虫面水牛面羆面犛面獅子面虎狼猫牛面兔面羊面鷲面狗面餓鬼渴面羅刹怒面諸惡禽獸使人怖面如是可畏極惡之類於一身上有諸頭面此等業果生於

利刀刀劍地獄轉動其身備受諸苦極痛苦猛酷苦慘毒苦奪命苦受是諸苦其罪未畢經爾所俱厭那由他百千劫生生受身皆亦如是或一頭下百千身分一一身上百千億頭一一頭中百千億舌一一舌間有百千億熾熱猛焰鐵犂牛等耕盡其舌如是千百億身各各皆有百千億尸虫啖食其身渴飲其血飢食其肉飢渴苦逼拔其心肝而啖食之如是受報經無量歲至無量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億那由他劫過是已後即復更生海羅刹身或時經過如須彌山微塵等劫復生飢渴餓鬼之中其中復經淨居諸天三萬六千劫若以人間算數論之即不可說不可說劫從餓鬼中捨身方作畜生之身馳騷猪狗其經人間算數十十歲為衆合地獄一日夜經於地獄百十億那由他歲已生於人間惡種姓家人所憎惡人所毀辱拈茶羅家押油家竹作家貧窮苦極如是等家而生其中生生之身常患腹大水腫惡病為人輕賤極處惡身極復羸瘦復多貪食食無飽足手足不具諸很多闕身體斑駁性復癡頑如是展轉難得出離佛子是故知事之人諸檢校主不如法者當得果報必定不虛罔當用心司存其事佛子復有如是一類出家之者偃蹇憍慢或尊重者之所驅使或為承事由是得貪利養名聞而不恭敬有德業者又不能為和上所應作事亦

復不能修行別解脫戒是故當常思念云何令我大得名利若百若千侍
從園遠若入寺入村城邑聚落及以王都於諸同住及以依止不能教誡
又不為說輕重戒律既自不解不令他解自不調伏寧靜隱密云何能令
他人調伏寧靜隱密無有自處自壞善根令同位依止等入亦壞善根
如是之人命終即共墮於惡趣地獄一切流轉受苦以淨居天日月算數
若人間歲滿足十劫其同住依止生於十六眷屬地獄及水羅刹常被鞭
撻洋銅灌口佛子是惡趣人當生是處佛子復有不順輕慢應對於父母
者當生鵝鷄鳥中若不知尊重父母師長當生大聲駱駝之中若有輕慢
沙門婆羅門等當生長項孔雀之中若有不尊敬家長者當生瘡癰猪羊
之中若行貪穢色欲之者生惡趣復生人中諸根短闕若行瞋恚當生四
趣或閻羅界若行癡者亦復如是乃至等分罪報如上生無斷絕救生之
人當墮地獄畜生餓鬼閻羅界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
病若偷盜者墮於三趣若生人間得二種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
在邪淫之人乃至邪見墮三惡趣及閻羅界得受人身皆二種報一短命
二多病於一切處一切時中常不安穩佛子如是業當知分明佛子復有
一類持呪之人不從師受三摩耶法自作法呪彼即毀謗三代如來即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六

毘那野迦之所處害其諸呪法亦不成就得虛妄罪佛子以不從師不解
三摩耶故彼持呪人自陷及他即為欺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爾時普
思義菩薩摩訶薩於世尊前欲重宣其義以偈頌曰
善現色相具成就 待呪無畏大仙王 最初憶習巧斷除
如月破闇我稽首 人天中主眾所依 自在堅固金剛力
能破怨敵煩惱縛 及諸魔軍悉摧伏 陰魔死魔自在等
一切降滅無有餘 證得四住無畏法 無礙解脫名為佛
往昔曾作太子時 離垢化生時感現 於日光王如來所
最初聞此三摩地 為求如此三昧王 如是展轉遇諸佛
數過須彌微塵等 以天妙物諸香華 供養無量大師師
精進希求心不懈 願獲證入三摩地 捨於身肉及手足
豐樂玩具及王位 常以給施於貧乞 為求三摩難得法
千萬須彌微塵佛 承事具修菩薩行 求會報起歡依心
常當重發上精進 於冬分時修苦行 淨持禁戒諸律儀
有施供物若侵用 或迴時日及別僧 當捨自身得異身
於一身出無量頭 一一頭如彌婁山 長舌生如連鈎鏤

一一頭中舌如是 百俱胝犁耕其舌 還各啖食其身肉
數如彌婁微塵等 飲渴熱惱燒逼身 師子猶熊狼狽形
諸罪業報如是類 象形馬形及猪形 毒蛇猛獸瞋怒起
展轉連相食其肉 此是罪業惡果報 罪緣染共餘惡鳥
鳥與羣胡野干等 所經成劫及壞劫 無量成壞之劫數
食此惡業諸眾生 眾合地獄甚切惡 細葉猛利及黑繩
食散諸惡業眾生 熾然燒煮罪業者 大叶霜索如利刃
冷熱解散其支節 腐其身肉磨達之 錐截上下諸骨節
及黑繩索亦復爾 造惡業者殷重心 飢火燒逼互相食
慘切纏縛苦燒煮 復半劫中墮畜生 成劫之時生人間
受於地獄滿一切 下方種種旃陀羅 終不生於貴勝族
常生貧賤極惡處 以罪果報諸色類 或生夜叉餓鬼界
身常羸瘦多白癩 復常生於旃陀羅 或手足或或都無 或應受等由罪業
生報諸根不具足 或生叫喚黑繩獄 語言倒錯心迷惑
此果皆由業所致 或一生及半劫 或一中及半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七

如是色類諸苦報 罪業緣生獲此果 若得施物迴別異
若施夏中迴冬分 乘此業生八難中 彼諸難中甚嚴酷
亦生十六諸眷屬 諸苦燒煮甚可畏 形類十八或二十
皆以業緣受惡報 若生輕慢父母心 不敬尊者及老宿
命終之後墮畜生 諸飛鳥等鵝鷄類 上下中人不尊敬
命終之後生畜生 或生長項孔雀中 為於父母不孝養
不敬國德諸尊人 命終之後生畜生 墮於諸驢食不淨
若有輕慢於父母 墮於諸驢食不淨 應當尊重敬父母
連於生死此彼岸 若有輕慢諸德業 護法諸天當捨離
生於大富正信家 諸惡鬼神得其便 夜叉之眾來驚怖
諸惡鬼神得其便 一切時中受輕毀 復生頑癡奴僕中
生常處貧窮家 若有輕慢於父母 終無少選得安樂
若有輕慢於父母 舉國倒之常不足 妻孥親識皆通惱
又無飲食得充飽 當必生於海羅刹 生餓鬼形極惡報
若有輕慢於父母 日夜恒食熱鐵汁 若輕慢於父母 及諸耆宿尊德者

常為世人所厭離
說之窮切不可盡
三種貪瞋癡不生
墮四趣中長受苦
貪瞋癡癡諸業果
常當守慎諸戒業
般若鑒了常速離
常速離於口意過
瞋恚之心不暫有
十善明法化一切
綺語兩舌惡心者
拔身高處臥棘刺
施與修習正向者
皆應教授從師學
以不尊重導師故
大普集經實法中

所有妄妄心亦然
若不作過於尊者
身口意業常安樂
劫盜邪淫及妄語
終不得於人中樂
修習忍辱無退轉
是必當得護婆若
是則當得大導師
離魔繫縛及邪見
若偷盜人及邪見
常以語言壞正見
如是邪見施財物
必獲無盡大果財
諸有不從教授者
不能行用曼荼羅
三界最勝廣博場
金剛薩婆摩尼寶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三

蓮華白象諸高貴
最上月鬘金剛鬘
一切皆入金剛鬘
念念即能滅罪障
或在高處河岸邊
決定常恒乞食食
彼真實義得相應
以持得實道場法
護摩護法百遍成
最勝法中常深信
若不禮事除聖神
亦不破壞於他心
若依殺羊及惡食
彼即退失成呪法
智者應作最勝呪
毘那野迦速疾著

諸佛於中運自在
寶鬘及以日光鬘
擁護神呪皆由是
日夜三時相續呪
諸神靈廟勝妙處
由是成就最茶羅
必當獲成大義理
是名不損成等惡
由是成最曼荼羅
慎勿誦於實多呪
是作三等曼荼羅
由以離呪魅著人
惡心損壞謂諸呪
有常護彼金剛杵
是呪法義應當成
若能從師而作呪

不損害他不著惡
於善早類心平等
於多人中虛妄言
彼不應說咒成就
若能彩畫呪法成
彼等皆由慈業辦
召請十方諸呪王
諸持呪者修習之
三十三天吉祥處
其福德力不可說
如其淨信作法成
於三界呪皆成就
金剛杵形畫相似
彩畫界道用朱末
畫壇不畫金剛杵
毘那野迦及使者

是名三等曼荼羅
於諸世間真成就
東南西北行不利
薄福之人起過患
燒香燈明如法者
第一不獲成就業
明說決定實利益
彼諸呪者有聰慧
同等三種三摩耶
若有造作第一者
三種三摩地相應
精勤用功彌加行
及以蓮華形相好
智者若如法成就
不畫佛形及佛子
杜吒杜底緊伽羅
智者識心說理趣
以得平等真實呪
所作事業不稱心
毘那野迦所損害
呪法成就品類是
有慈有悲真實者
以諸供具實體性
彼應成就曼荼羅
我應品類呪法成
曼荼羅所說理趣
以明呪壞於三界
所作呪法皆得成
應於地畫曼荼羅
是名實真廣利益
持呪制呪及制微
應在像前成畫成

永樂大典卷八六二九

五

隨其力分恭敬信
及毘那野迦今歡喜
普皆於彼曼荼羅中
應畫毘那野迦像
合掌皆於佛前住
日月天形呪神形
南面畫作鳥尸羅
諸山畫作呪仙座
住在持呪大仙前
緊那羅有三十二
若成就佛壇法者
華嚴經及受燈儀
諸天神有愛樂者
種種諸妙色界道
若為毘那野迦著
勤行力用亦不成

奉獻爾所諸導師
諸持呪仙應設供
畫於佛前如法作
應畫諸護地方神
如是呪神二十八
守護持者今成就
西面畫作日沒山
合掌向佛像前住
使者經手執鐵索
一一方面各有八
千燈千華為莊嚴
笙笛簫鼓諸音樂
於佛像前來鼓擊
種種寶瓶供如雲
彼人終不成勝法
不行諸定離修習
上味施與制呪等
成就如法佛像前
安置道場諸門戶
復畫諸山持呪仙
一一方面各圖七
東西畫作因陀羅
北面畫作於香山
鐵繫毘那野迦項
於呪法作擾亂相
清淨壇中畫作形
千香水瓶雜供物
長笛方響諸樂器
又張種種諸羅網
能成曼荼羅妙法
速疾失壞諸呪力
不應勝壇得成就

年十一月到。五年除浙東提舉。鄭公顯。朝議大夫。紹熙五年四月到。慶元元年召。劉崇之。朝請大夫。慶元元年八月到。三年五月丁母憂。林李友。朝奉大夫。慶元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除廣西運判。李揖。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五年八月除直秘閣奉祠。黃衡。朝散大夫。慶元五年十一月到。嘉泰二年三月除直華文閣奉祠。趙善義。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到。三年七月召。胡澄中。散大夫。嘉泰三年十一月到。開禧元年八月奉祠。商詩。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到。三年十月召。留佑賢。朝請大夫。開禧三年十月到。嘉定元年九月奉祠。鄭肇之。朝請郎。嘉定元年八月到。十一月除湖南運判。張大猷。奉直大夫。嘉定二年三月到。四月召。葉宗魯。朝奉大夫。嘉定二年六月到。三年除福建提舉。楊九鼎。奉議郎。嘉定三年三月到。四年三月除湖南提判。樂章。朝奉大夫。嘉定四年六月到。五年九月除湖南提判。林行知。朝請郎。嘉定五年十月到。七年二月除湖南提判。趙汝鎬。奉議郎。嘉定十年三月到。八年十月除江西提舉樓觀。承議郎。嘉定八年十一月到。十年正月召。趙善賈。中奉大夫。嘉定十年正月到。十二年正月除湖南提判。又朝請大夫。嘉定八年二月到。九年十二月除湖南提舉。孫德興。奉議郎。嘉定十二年正月到。陳德豫。朝奉大夫。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

二

永樂奏卷之六

見到任。當年閏十二月初十日除本路運判。李東。承議郎。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除湖北提判。諸葛安節。朝奉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本路提判。張嗣古。中大夫直龍圖閣。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運判。柴景望。朝奉大夫。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王與權。朝請郎。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二日到任。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除浙西提判。王自適。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十二月三日致仕。王與權。紹定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黃紫。奉直大夫。紹定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三月十二日致仕。姚子材。朝散大夫。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五日除本路提判。黃靜春。中奉大夫。端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初十日致仕。趙希復。朝議大夫。端平三年五月十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召。蔡喬。朝散大夫。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三年六月初一日召。張磻。朝散郎。淳祐元年六月初七日到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判。未赴。準。召。林起。朝請郎。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四日致仕。吳瑋。朝請郎。淳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史彌忠。朝議

大夫。淳祐三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鄧炯。朝奉大夫。淳祐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六年七月十二日除本路提刑。李襲之。朝散郎。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仕。胡朝。朝奉大夫。直寶謨閣。淳祐八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除南左郎官。十年三月初十日離任。王克謙。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淳祐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除軍器監。當年七月除直學。開江西提舉。績學有劉休。舊職奉祠。九月十七日離任。洪勳。朝奉郎。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寶祐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離任。劉震孫。朝請大夫。寶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離任。曾孝慶。朝奉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十一月二十四日今赴行在奏事。六年正月十七日除南右郎官。三月初十日離任。趙若璿。朝奉大夫。寶祐六年四月初三日到任。趙必廌。朝請大夫。開慶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月二十八日今赴行在奏事。離任。趙與端。朝散大夫。景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自吳太平二年。分長沙東西兩部都尉治。為湘東衡陽二郡。始置太守。宋齊以後。或曰刺史。為王國。則曰內史。隋併二郡置衡州。亦曰太守。唐曰刺史。肅宗初置防禦使。廣德二年又為

永樂太極卷十六百四十七

三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七

四〇〇

判史楊琳出軍討平昌孟公。湖南觀察使治衡州。永泰元年。令孤垣衡
州判駕。達判史。定中切字文煥。貞元十五年。杜續貞元十九年。元澄貞元
二十年。郭君美。貞元元年。李仁鈞。元和四年。李象古。元和令孤楚移
宗初。自宣歙等州。國使。人。貳州判史。裴頊。大和九年。韓曄。大中。李
延澤。岑贊。司門郎中。柳如芝。蘇務。應。孔若思。張。成。通。九
周岳。光。祿。二年。楊師遠。元化元年。周。馬。殷。授。廖。壽。周。平。初。楊。昭。博。馬
希聲。時。彭。繼。勳。馬。布。範。奏。授。張。文。表。周。行。達。奏。授。李。昉。給。事。中。知
州事。它。微。此。定。隆。四。年。到。張。繼。勳。判。史。乾。德。二。年。祭。南。嶽。李。令。詢。右。補。闕
乾。德。二。年。十。月。祭。南。嶽。到。庚。申。除。陸。陽。監。使。郭。紀。光。祿。少。卿。乾。德。二。年。十。月
到。四。年。五。月。以。罪。誅。龍。景。韶。判。史。開。寶。時。到。王。審。起。右。監。門。衛。將。軍。判。史
開。寶。四。年。到。史。昭。文。宅。田。負。外。郎。開。寶。五。年。七。月。到。七。年。七。月。滿。田。充。大
理。正。開。寶。八。年。二。月。到。是。年。九。月。在。鄭。威。恩。著。作。佐。郎。與。國。元。年。十。月。到
與。國。四。年。五。月。滿。楊。在。中。光。祿。寺。丞。與。國。四。年。五。月。到。七。年。八。月。滿。李。昭
祖。大。理。寺。丞。與。國。七。年。八。月。到。八。年。十。月。罷。李。韶。著。作。佐。郎。與。國。八。年。十
二。月。到。雅。照。元。年。六。月。罷。李。韶。著。作。佐。郎。與。國。八。年。十。月。到。四。年。七。月
滿。王。戴。太。常。博士。雅。照。四。年。十。月。到。是。年。十。二。月。平。吳。遠。水。部。負。外。郎。端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四

扶二年三月。淳化二年五月。滿成。珣。殿。中。丞。淳化二年五月。到。三年七
月。罷。田。利。用。國。子。博。士。淳化三年八月。到。五年九月。召。錢。熙。左。司。諫。至。道
元年三月。到。三年十月。滿。錢。聖。駕。部。負。外。郎。至。道。三。年。十。月。到。咸。平。元。年
七月。責。授。鄧。州。判。史。鄭。惟。吉。太。子。中。舍。咸。平。元。年。十。一。月。到。四。年。六。月。滿
訖。德。林。祠。部。郎。中。咸。平。四。年。六。月。到。六。年。十。一。月。滿。劉。陽。王。部。負。外。郎。咸
平。六。年。十。一。月。到。景。德。二。年。正。月。以。憂。去。王。武。國。子。博。士。景。德。二。年。八。月
到。四。年。十。月。滿。李。存。誠。比。部。負。外。郎。景。德。四。年。十。月。到。祥。符。二。年。八。月。滿
李。虛。已。職。方。郎。中。祥。符。六。年。八。月。到。以。補。良。清。白。預。選。三。年。四。月。召。上。日
真。得。良。二。十。石。失。燕。守。份。虞。部。郎。中。祥。符。三。年。八。月。到。六。年。六。月。滿。高。慎
微。職。方。負。外。郎。祥。符。六。年。六。月。到。八。年。七。月。滿。徐。定。辭。比。部。郎。中。祥。符。七
年。七。月。到。是。年。十。一。月。年。樂。良。都。官。負。外。郎。祥。符。九。年。六。月。到。天。禧。二。年
十。月。滿。韓。顯。冲。駕。部。負。外。郎。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九。月。年。楊。居。簡。宅。田
負。外。郎。天。禧。四。年。二。月。到。乾。興。元。年。二。月。滿。吳。順。虞。部。負。外。郎。乾。興。元。年
二。月。到。天。聖。二。年。六。月。滿。陳。延。實。都。官。負。外。郎。天。聖。二。年。六。月。到。五。年。二
月。滿。馮。璉。宅。田。負。外。郎。天。聖。五。年。二。月。到。是。年。十。二。月。貴。歙。州。監。稅。張。可
冬。國。子。博。士。天。聖。六。年。四。月。到。八。年。十。二。月。滿。董。仲。宗。國。子。博。士。天。聖。八

年十二月。明道二年十一月。滿。馬。戴。職。方。負。外。郎。明道二年七月。到。景
祐元年六月。罷。任。思。職。方。負。外。郎。景祐四年二月。到。李。情。國。子。博。士。實。元
二年。開。十二。月。到。陳。執。方。駕。部。負。外。郎。慶。曆。二。年。二。月。到。三。年。七。月。罷。王
開。職。方。負。外。郎。慶。曆。二。年。十。二。月。到。四。年。移。如。判。門。軍。樂。溫。改。虞。部。負。外
郎。慶。曆。四。年。六。月。到。六。年。二。月。滿。楊。結。兵。部。負。外。郎。慶。曆。六。年。二。月。到
年八月。滿。孫。淮。職。方。負。外。郎。慶。曆。八。年。八。月。到。皇。祐。三。年。二。月。滿。周。世。南
駕。部。郎。中。皇。祐。三。年。二。月。到。四。年。九。月。罷。李。初。平。職。方。負。外。郎。皇。祐。五。年
十一月。到。皇。祐。二。年。三。月。召。蘇。漢。職。方。負。外。郎。皇。祐。二。年。四。月。到。嘉。祐。二
年十月。滿。朱。陽。氏。為。監。所。執。尉。執。一。人。指。為。盜。日。子。見。血。衣。軍。中。呼。其
憐。視。之。備。其。居。人。以。獻。公。曰。子。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何。視。也。人
它。日。果。得。其。盜。賊。人。以。公。為。神。蘇。額。虞。部。郎。中。嘉。祐。二。年。十。月。到。五。年。四
月。滿。楊。晏。都。官。負。外。郎。嘉。祐。五。年。四。月。到。八。年。三。月。滿。張。公。紀。都。官。負。外
郎。嘉。祐。八。年。三。月。到。治。平。二。年。十。月。滿。阮。士。龍。都。官。郎。中。治。平。二。年。十。月
到。十。月。年。樂。威。太。常。少。卿。熙。寧。元。年。正。月。到。三。年。七。月。滿。王。中。初。虞。部。郎
中。熙。寧。三。年。七。月。到。六。年。十。一。月。滿。陸。若。濟。駕。部。郎。中。熙。寧。六。年。十。二。月
到。九。年。二。月。再。傳。十。年。十。一。月。年。畢。仲。達。虞。部。負。外。郎。熙。寧。十。年。十。二。月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五

到。元。豐。三。年。七。月。滿。趙。唐。朝。奉。大。夫。元。豐。三。年。七。月。到。五。年。五。月。滿。盛。仲
壽。朝。請。郎。元。豐。七。年。三。月。到。元。祐。三。年。七。月。滿。柳。朝。請。郎。元。祐。三。年。八
月。到。是。年。八。月。再。任。課。績。優。異。王。諤。朝。請。大。夫。元。祐。八。年。十。月。到。孔。平。仲
朝。奉。大。夫。秘。閣。校。理。知。聖。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滿。鄧。忠。臣。承。議。郎。紹。聖
五年三月。到。元。符。二。年。七。月。滿。王。古。朝。請。郎。元。符。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
知。開。州。楊。粹。朝。請。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到。崇。寧。三。年。正。月。滿。張。戒。朝。奉。大
夫。崇。寧。三。年。正。月。到。本。年。十。月。以。憂。去。林。炳。承。議。郎。崇。寧。四。年。八。月。到。李
通。儒。張。佐。朝。奉。大。夫。大。觀。四。年。六。月。到。政。和。二。年。五。月。致。仕。劉。公。佐。朝
散。郎。開。封。府。司。二。曹。事。政。和。四。年。七。月。到。鄭。中。立。朝。請。郎。政。和。六。年。三。月
到。八。年。四。月。滿。陳。孝。純。朝。請。大。夫。政。和。八。年。四。月。到。宣。和。二。年。十。月。致。仕
趙。子。微。朝。散。郎。宣。和。二。年。十。一。月。到。四。年。十。一。月。致。仕。黃。育。朝。請。大。夫。宣
和。五。年。四。月。到。再。任。再。傳。建。炎。二。年。十。月。滿。楊。出。中。右。朝。請。大。夫。前。湖南
路。兵。馬。鈐。轄。建。炎。二。年。十。月。到。紹。興。二。年。二。月。滿。宋。昞。右。奉。議。郎。紹。興。二
年。二。月。到。四。年。三。月。滿。張。愿。左。朝。請。郎。直。秘。閣。紹。興。四。年。三。月。到。崇。寧。都。城
范。寅。泰。右。朝。奉。郎。紹。興。六。年。六。月。到。馬。臨。左。朝。奉。大。夫。紹。興。七。年。十。月。到
八。年。五。月。奉。祠。王。珪。右。中。大。夫。紹。興。八。年。六。月。到。七。月。年。廣。西。提。刑。張。錫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年三月奉朝。王宗右朝散郎。紹興十
年七月到。十二年十月滿。陳錫右朝奉郎。直秘閣。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到
十四年十一月滿。實深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到。十六年十二
月滿。趙思之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到。十八年十二月滿。石秀
和左中奉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到。二十一年三月滿。呂延年左朝請
大夫。紹興二十一年三月到。當年六月罷。陳行左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一
年十二月到。二十三年十一月滿。楊慎左中大夫。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
月到。二十六年三月滿。高世史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二十
八年三月到。任。葉仁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八月除
知吉州。鄧深左朝奉郎。紹興三十年十月到。三十二年十一月滿。王以詠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隆興二年閏十一月滿。范宗俊右
朝奉大夫。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到。乾道元年八月奉朝。張松右朝請大夫。
直秘閣。乾道元年八月到。乾道二年八月被召。趙公邁左朝請郎。乾道三
年正月到。五年三月滿。張敦頤左朝請郎。乾道五年三月到。六年六月奉
朝。朱師孟右朝散大夫。乾道六年十一月到。八年正月滿。龔潛左奉議郎。
乾道八年六月到。當年十月到。王琰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閏正月到。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六

本年十月奉朝。謝選右朝散大夫。淳熙元年正月到。三年三月滿。沈端節
朝奉郎。淳熙三年三月到。五年三月滿。鄭若谷朝散郎。淳熙五年三月到
六年三月奉朝。李楷朝請郎。淳熙六年六月到。末年九月罷。趙方伯朝奉
郎。淳熙七年八月到。八年九月罷。張緯朝散大夫。淳熙九年三月到。十一
年四月滿。薛伯宣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四月到。十三年四月滿。劉清之朝
奉郎。淳熙十三年四月到。建康。道院。十五年正月奉朝。鄭如
密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紹興元年正月奉朝。李翔朝奉大夫。紹興元
年四月到。紹興三年六月滿。余秀實朝奉大夫。紹興三年六月到。五年六
月罷。錢鑒朝散郎。紹興五年九月到。慶元二年除。張運判。留政臣。朝奉
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到。四年八月滿。陸偉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六
年十月滿。趙方朝請大夫。慶元六年十月到。嘉泰二年十一月滿。黃滄
朝政大夫。嘉泰二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除。湖。張新朝請大夫。嘉
泰四年四月到。開禧二年二月除。廣東提判。方傑朝奉郎。開禧二年五月
到。六月改。江西參議官。傅伯召朝散大夫。開禧二年八月到。三年九月除
湖北提判。鄭端奉朝奉大夫。開禧三年十二月到。嘉定元年四月到。事
良膝奉議郎。嘉定元年十月到。二年十月除。江西提判。尤榮朝散郎。嘉定

三年三月到。五年四月除。湖北提判。趙盛朝奉大夫。嘉定五年四月到。當
年七月罷。提判。胡坦朝散郎。嘉定五年九月到。七年正月奉朝。王振奉
直大夫。嘉定七年四月到。當年六月到。任。孫德興奉議郎。嘉定十年四月
到。十一年十一月除。湖南提判。李東承議郎。嘉定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到
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湖南提判。朝散郎。嘉定十五年四月
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自陳官罷。齊中散大夫。嘉定十七
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八月二十五日自陳官罷。朝散郎。嘉定十七
年十月十二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十八日罷。王自達朝散大夫。實慶三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無權奉路提舉。二年八月十六
日正除提舉。黃榮奉直大夫。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嘉定四
年十月二十日到。任。奉路提舉。周汝霖朝奉大夫。嘉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到。任。嘉定五年九月初四日除。奉路提判。童明承議郎。嘉定五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秘閣。知夔州。趙希傳朝散大夫。端
平二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到。除。湖南提判。張公與朝奉
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嘉熙元年六月罷。趙汝鎰朝散大夫。嘉
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李汝熊朝散。嘉熙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七

三年六月初七日到。嘉熙四年九月除。湖南提判。解免。被召。請。復。免。命。
淳祐元年正月初八日。離任。林起華朝請大夫。淳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到。淳祐二年十一月到。任。淳祐三年七月十三日。到。任。趙希坡朝請大夫。淳祐二
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淳祐三年七月十三日到。任。趙希坡朝請大夫。淳祐四
年八月七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到。赴。都。堂。奉議。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離任。何。怡。奉議。郎。
淳祐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淳祐五年正月十七日。奉。聖。旨。姑。俾。議。幕。當
日。解任。王修朝請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淳祐六年十一月罷。宋
仲錫朝請郎。淳祐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年十一月除。都。官。郎。官。九
年正月。離任。莊序朝請郎。淳祐九年五月初六日到。任。淳祐十一年正月
內罷。俞瑛朝請大夫。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到。任。淳祐十二年四月內罷。年。滿。
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祐十三年八月初四日。除。五。部。
運。龍。朝請大夫。實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到。任。
淳祐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離任。李謙朝散大夫。實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到。任。
周正朝請大夫。實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李杓朝奉郎。實祐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李順武義大夫。閩門宣贊舍人。嘉定元年正月二
十五日到。任。趙興瑞朝散大夫。無奉路提舉。嘉定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

通判。上仕諸州。別駕。長史。司馬。古皆謂之上佐。唐中葉以後。或為請官。本朝太祖下湖南。乾德元年。始置諸州通判。凡軍庫之政。皆統臨之事。待專達。與長史均禮。其任重於前世矣。舊經題名。自元豐庚午大變。已失其傳。元祐六年。楊宗惠將張文定所為。曾察院祠堂記。始揭文定而上。三人為之首。今併附以上佐。都尉。諸議。因以存古云。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其土俗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塚剽棺。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聞。風俗遂改。陸儔守。敬宗時。為衡陽督軍都尉。謝孔。字世高。梁湘東王諮議。諸深。字士詳。梁湘東王諮議。任。梁湘東王諮議。為萬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安以州府之務。責元。端。隋。唐。時。衡州別駕。李。德。唐。衡州別駕。李。高。岳。唐。衡州長史。趙。明。唐。衡州二十五年。衡州司馬。見。徐。德。觀。碑。今。林。岷。建。中。初。衡州別駕。田。晉。德。宋。時。衡州司馬。李。令。詢。通。判。軍。州。事。後。微。此。乾。德。二。年。李。保。魯。雄。屬。乾。德五年。為。政。仁。而。有。斷。鞠。獄。明。而。不。暗。不。違。道。以。千。譽。率。從。俗。而。約。法。由。是事。簡。而。郡。大。治。見。張。齊。賢。所。撰。祠。堂。記。晏。融。侯。中。亭。陳。宗。禮。王。將。李。景。規。趙。起。張。允。謝。堪。徐。大。方。萬。及。遇。勳。呂。公。壽。侯。齊。臣。夏。仕。威。李。沉。蕭。國。鎮。李。茂。先。唐。爽。楊。宗。忠。鄭。德。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八

樂昭衍。陸。郭。宣。徐。壽。楊。詢。胡。勳。曾。存。宋。廷。時。王。良。能。威。令。卿。陳。舉。周。穎。錢。景。衡。李。明。庶。姜。說。趙。伯。牛。王。籍。趙。公。四。陳。升。李。保。之。陳。祐。趙。衍。之。鄭。達。吳。景。德。金。作。鵬。王。義。賓。陳。大。猷。沈。收。阮。价。嵇。琬。李。遂。朱。克。明。趙。不。顯。趙。伯。崇。王。椿。張。漢。許。求。蔡。嘉。謀。朱。祿。宗。嗣。良。萬。良。紹。劉。符。張。祖。頌。黃。深。明。王。恭。之。梁。公。寬。仲。慶。遠。斛。倍。陳。季。雷。寔。潘。清。韓。嘶。蔡。勝。之。謝。庭。玉。廖。規。楊。景。思。陳。士。會。王。思。勤。方。叔。敏。張。欽。臣。宋。泳。陸。三。省。張。國。威。趙。汝。汲。徐。叔。用。趙。必。手。黃。深。陳。鑑。劉。珠。趙。師。先。應。長。文。黎。九。德。王。湘。高。斯。衍。趙。希。澤。范。炳。歐。陽。正。

僚屬

任自一命而上。皆足行志。然不能盡登載。以傳者少也。今自職曹監官而下。有可記者。略具于后。李。績。開。寶。六。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為。殿。中。丞。兼。抗。大。中。祥。符。年。以。衡。州。軍。事。推。官。為。大。理。寺。丞。黎。悅。熙。寧。五。年。以衡。州。推。官。為。光。祿。寺。丞。徐。堅。衡。州。推。官。左。曹。衡。州。判。官。元。祐。七。年。前。湖南。路。安。撫。鈴。轄。司。言。金。永。衡。道。州。權。賊。作。過。官。吏。措。置。有。功。堅。廣。與。永。守。

劉。蒙。武。安。然。判。安。周。尉。魏。延。慶。詔。減。年。積。資。賜。絹。有。差。鄭。淵。永。泰。二。年。為。衡。州。司。功。參。軍。時。潭。州。判。史。崔。淮。去。官。湘。為。鄉。人。請。元。結。為。崔。八。作。表。彭。友。方。潭。州。判。縣。人。熙。寧。九。年。王。茶。陵。簿。縣。管。七。鄉。有。上。三。鄉。民。貧。而。山。居。輸。潭。州。造。船。本。以。折。歲。租。江。行。十。餘。里。其。費。數。倍。民。益。困。友。方。白。緩。漕。米。初。平。請。均。出。本。即。縣。造。舟。滑。而。出。之。公。私。兩。便。初。平。是。其。高。閣。于。朝。茶。陵。造。舟。上。供。議。自。友。方。始。見。彭。天。益。所。行。狀。黃。士。元。慶。曆。六。年。衡州。監。酒。時。方。捕。盜。賊。知。桂。楊。監。來。信。言。士。元。知。溪。洞。事。欲。選。敢。戰。士。二十。引。路。上。丁。二。萬。援。給。錢。帛。不。以。遠。近。使。逐。捕。從。之。

縣令

今。與。守。均。承。流。宣。化。於。民。為。最。親。也。至。和。二。年。十。一。月。詔。湖南。鄧。漢。綱。處。令。本。路。安。撫。轉。運。司。舉。官。為。知。縣。歲。滿。京。朝。官。免。入。選。選。人。與。免。選。近。制。衡。陽。茶。陵。江。京。朝。官。曰。知。縣。事。史。部。尚。書。主。之。未。陽。常。寧。安。仁。注。選。人。曰。縣。令。侍。郎。左。選。主。之。然。常。寧。嚴。邑。也。實。通。洞。祖。宗。時。用。京。官。淳。熙。十。三。年。知。州。事。劉。清。之。請。復。以。縣。尚。書。選。稍。重。其。任。議。未。報。凡。五。縣。令。尹。事。迹。由。三。國。至。今。多。闕。今。采。其。可。考。者。著。之。篇。文。春。子。李。秋。為。長。沙。茶。陵。長。質。操。貞。良。慈。仁。記。愛。明。知。聖。術。在。官。情。德。民。歌。遺。風。春秋。七。十。以。道。項。遺。建。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九

安。二。十。一。年。縣。民。校。尉。熊。君。率。吏。民。立。碑。周。鑑。武。事。梁。河。東。王。蕭。崇。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羅。文。容。唐。武。德。四。年。為。未。陽。令。建。議。自。驚。口。還。縣。還。桂。陽。舊。治。薛。貴。代。父。容。始。免。遷。蕭。侯。為。未。陽。令。著。牧。率。政。術。三。卷。見。唐。史。藝。文。志。蕭。令。史。失。其。名。大。曆。五。年。為。未。陽。令。杜。苗。客。未。陽。遊。獵。祠。大。水。還。至。涉。旬。不。得。食。具。舟。迎。之。乃。得。還。立。旭。子。孟。陽。宣。城。人。南。唐。狀。元。及。第。自。江。寧。尉。調。邑。簿。呂。蒙。正。判。銓。曰。吾。以。為。古。人。今。乃。見。之。屬。試。學。士。不。中。久。之。為。茶。陵。軍。秩。滿。致。仕。見。江。南。野。史。李。濟。初。有。大。志。其。父。客。湖。南。馬。殷。雖。據。一。方。待。士。猶。高。濤。因。請。謂。即。目。奏。授。衡。陽。令。濤。任。本。朝。任。其。部。尚。書。建。隆。三。年。卒。按。國。史。本。傳。濤。梁。末。為。河。陽。令。後。唐。天。成。初。改。頭。及。第。其。為。衡。陽。當。在。天。祐。天。祐。間。也。朱。昂。天。祐。末。為。未。陽。令。訪。杜。商。遺。跡。于。江。上。築。室。祠。之。黃。延。漸。晉。開。運。二。年。為。未。陽。令。祥。符。舊。經。云。初。立。杜。商。祠。鄭。行。已。紹。聖。二。年。為。未。陽。令。精。勤。吏。職。刺。決。如。流。案。無。留。贖。人。呼。為。鄭。半。升。言。訟。事。至。延。飯。半。升。許。而。事。已。決。矣。江。滋。建。安。人。元。符。二。年。為。未。陽。令。時。學。校。久。廢。滋。作。詩。勸。諭。大。姓。李。光。謙。等。欣。然。從。之。會。舍。法。行。生。徒。畢。集。獨。先。它。邑。事。聞。進。秩。一。等。余。剛。建。安。人。崇。寧。五。年。為。未。陽。令。荆。楚。好。機。料。剛。首。撤。淫。祠。百。餘。區。散。巫。覡。還。之。農。民。始。大。駭。久。

史安之。四事見永江志。高岳淳化五年為安仁縣令。奏乞撥衡陽縣清陽里。衡山縣與德鄉入本縣。仍自用已傳移縣治于香草。父老立廟祭享。至今號高長官廟。彭澤元祐七年知常寧縣。創新縣學。杜煥紹聖元年以右宣德郎知常寧縣。因新學。定規矩。以勸勉學者。見本縣學記。張辟光熙寧二年著作佐郎知衡陽縣。坐于議岐王。建外郎事。降湖南監軍。鄧廣字澤氏。熙寧七年為永陽令。邑人宜之。嘗謂杜祠。歎其不類。史堅直。以肅令配享。劉擊監鹽倉。與庸唱和。擊稱其詩思敏捷。王定氏字佐才。元祐三年以左奉議郎知衡陽縣。兼權教授。兼學字。又為勸學頌。以勉學者。王特升字潛中。紹興十八年知衡陽縣。在縣凡六載。終始以廉惠聞。治有遺愛。侯真高。客入。為永陽令。創建縣學。唐煥金華人。開禧三年知衡陽縣。創建縣學。貢舉。解額。題名。貢院在州南馬家門外。州舊無試院。歲大邑即南門學舍為試所。隆興初知州事王以誅選學于石鼓。因以舊學為貢院。凡為屋一百二十間。解額自景祐以前不可枚實。元祐六年慶曆元年十八。五年十三人。八年以後。至嘉祐元年十四人。嘉祐三年七人。五年至治平三年皆八人。熙寧二年至崇寧元年十二人。或十一人。後頒會法于學。歲貢六人。大觀以後。至宣和貢七人。或六人。宣和五年罷會法。復科舉。取十六人。紹興七年別增流寓一人。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派寓取二人。紹興丙子以後。流寓混試。遂定取十七人。至嘉定癸酉。創縣學。增取一人。今定以十八人為額。國初開寶二年。始知衡陽。及四川山南。舉人。往來給養。其後未詳。仕給歲月。當考。郡人由進士舉登第者。自國初至景德。無記錄。可考。大中祥符元年。鄭向以省元。惟甲科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所薦士皆中第。鄉人號為澤化。至今耆老猶能道其事。今自鄭向以下。著其姓名。得百有一人。或兄弟同升。或父子繼踵。二百餘年之間。相望不絕。亦可謂盛矣。鄭向省元。大中祥符元年。鄭惟賢。衡陽許上善。景德興起。永陽黃師旦。若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師旦之弟周汝礪。黃師古。若寶元元年。若泰陽榜。衡陽師旦之兄。胡顯。衡陽湯咸。常寧曹夢。永陽蔣琪。衡陽齊衡。右慶曆六年。貢興。衡陽李頌。皇祐元年。馮永榜。曹師。若衡陽李頌。右皇祐五年。鄭惟賢榜。陳廣。嘉祐二年。章衡榜。鄭華。同三。禮出身。衡陽李曰宣。嘉祐四年。劉惟賢榜。衡陽劉壽。嘉祐六年。王汝。衡陽鄭德。治平四年。許安世榜。曹怡。熙寧九年。徐輝榜。永陽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十

許遵。永陽李括。右元豐二年。時方榜。葉珪。劉日章。右元豐五年。黃宋榜。李伯慎。右元符三年。李蓋榜。衡陽常宜。羅少元。右元豐八年。焦顯榜。永陽陳知元。衡陽鄭常。右元祐三年。李常宜榜。永陽莫厚。衡陽曹源。右紹聖元年。新榜。永陽許師古。永陽曹序。永陽曹洪。永陽松之子。鄭棚中。右紹聖四年。何昌古榜。永陽陳。陳。羅輝。鄭林。東。永。五年。蔡。衡陽。范。希。平。大觀三年。貢安。宅。榜。衡陽歐陽。遷。善。衡陽陳。蔡。羅。泰。禮。沈。公。緯。右政和二年。吳。海。榜。安。仁。陳。寧。劉。武。衡陽。國。經。右宣和五年。何。集。榜。衡陽。泰。和。尹。永。陽。李。翰。右紹興二十一年。趙。連。榜。劉。銳。范。希。希。衡陽。劉。克。右政和八年。王。榜。梁。大。任。右宣和六年。沈。榜。衡陽。李。邦。達。衡陽。陳。發。衡陽。夏。綬。衡陽。鄭。澤。右建炎二年。李。希。榜。安。仁。鄧。敦。禮。右政和元年。安。仁。鄧。知。常。右紹興二年。張。九。成。榜。衡陽。李。萬。永。陽。劉。泰。衡陽。宋。剛。仲。右乾道二年。蕭。國。集。榜。衡陽。范。蓋。衡陽。乾。道。五年。鄭。倫。榜。衡陽。鄭。友。龍。衡陽。友。龍。之。弟。陳。昌。世。得。熙。二。年。唐。榜。茶。陵。區。海。淳。熙。五年。姚。榜。茶。陵。曹。進。之。淳。熙。八年。黃。由。樓。永。陽。鄭。友。昂。右乾道八年。黃。定。榜。廖。行。之。淳。熙。十一年。衡。澄。榜。衡陽。世。情。之。曾。孫。陳。謙。光。永。陽。裴。蓋。衡陽。右淳熙十四年。王。客。榜。常。平。陳。世。選。右紹興四年。陳。亮。榜。茶。陵。孟。叔。衡陽。茶。陵。譚。志。茶。陵。譚。幼。學。常。年。許。儀。衡陽。陳。王。業。右慶元元年。曾。從。龍。榜。衡陽。未。及。建。試。而。卒。鍾。興。衡陽。徐。文。叔。常。年。羅。若。水。永。陽。陳。慶。舉。永。陽。許。儀。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衡陽。侯。之。弟。陳。元。舉。右嘉泰二年。傅。行。簡。榜。永。陽。裴。舉。之。弟。陳。宋。舉。永。陽。裴。舉。之。兄。區。夢。余。嘉定四年。趙。建。大。榜。衡陽。田。臨。右嘉定十年。吳。潛。榜。衡陽。譚。體。仁。常。年。蔡。應。元。永。陽。陳。邦。佐。右嘉定十三年。劉。渭。榜。永。陽。王。漢。衡陽。商。景。春。衡陽。右寶慶二年。王。會。龍。榜。吳。震。龍。常。宜。紹。定。二。年。黃。朴。榜。衡陽。應。符。常。年。尹。夢。嘉。常。年。李。一。鴻。衡陽。右紹定五年。徐。元。杰。榜。賀。惟。周。永。陽。右瑞平二年。吳。叔。告。榜。陳。秀。舉。永。陽。吳。自。性。衡陽。周。道。興。永。陽。邢。俊。翁。常。宜。右淳祐四年。留。事。夫。榜。陳。蘭。孫。永。陽。得。祐。十。年。方。進。長。榜。貢。士。有。田。湖。湘。初。未。有。之。紹。熙。年。中。提。刑。趙。不。迂。始。會。江。陵。例。同。提。舉。鄭。公。顯。括。在。官。間。因。二。百。六。十。畝。有。奇。命。石。鼓。書。院。山。長。厄。之。仍。命。推。里。居。一。人。兼。領。其。事。別。為。之。藏。三。歲。悉。以。助。舉。禮。部。者。自。是。時。有。增。置。今。總。為。田。六。百。畝。有。奇。郡。有。貢。士。庄。六。邑。共。之。永。邑。又。有。貢。士。田。寶。祐。戊。子。衡陽。始。議。創。置。泉。鄉。曲。金。貢。劉。長。樂。鄉。二。十。五。畝。有。奇。及。人。自。獻。田。三。十。七。畝。有。奇。每。歲。收。租。田。錢。三。十。二。貫。足。合。三。歲。所。入。以。為。本。縣。士。子。請。解。東。上。之。助。新。入。貢。士。有。義。約。自。良。齋。先。主。謝。謂。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十。里。而。遠。士。子。之。預。計。借。尤。艱。於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七

十一

聚報紹熙年中邦人廖謙乃永清江之成約行之進士徐經實其事自是累舉不廢願與約者益衆士之貧者尤利焉茶陵安仁永陽常寧各縣有之

仙釋

元一統志董奉先唐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棲永陵後洞杜南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鍊師南游早鼓滿湘柁與地紀勝何仙姑歐陽公集古錄載慶曆中衡山女子何仙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仙中泰芝真人行狀云天師姓申名泰芝嘗煉丹於靈山之北餘湖之頃丹成有神異開元中明皇遣使召與語異之遂於舊居置唐觀復飛昇而去元一統志貴蓋翁主奉之紀勝引英聖志云衡州市常有老翁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嘗遇道人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常德者授之令奉傳此術翁未應但就擔承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則成黃金笑曰吾有此技未嘗輕爲市人聚觀驚嘆翁暫起不返自是不復見道人亦不知所傳見王明清投轄錄云老翁與道人皆不存其姓名必神仙游戲人間者與地紀勝僧宗昂中興遺史云初僧宗昂編錄衡州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僧繪宗昂頂相請頌僧宗昂曰往福州見登庵主求頌僧往祖登作頌曰先賜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十七

十二

聚報後賜中一身兩度受皇恩人言南岳阿羅漢我道天台第六尊至是復賜度牒令宗昂依舊爲僧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 衡州府志

皇朝紀南嶽衡州府志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夫駁羣雄鼎沸土宇分裂教聲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爲念判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虞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如演禮不經其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合正名分不可以借差今命休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休當時初封以爲實勅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

一

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特者可此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實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濟水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休當時初封名號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 尚寶館使臣胡鉉今蒙中書省點差欽貴

聖天子之所望於

盧王河燕人燕已在分明聖學十年期接武 素王澤水雖燕坐弟子森

嚴冠且獲參乎不飲何足知復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頃刻不
忘常在應如此儒服少憩德事父事君終且具悔前一記當三復羣居族
談非利權方今海內四書院廣潤應天并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
明江水綠 傑玉立北庭人金志石鼓崇實館米陵啓洞房遙迤琛二水
錯落巋羣峯杳杳飛雲環玉島巖巖水品鄉霧飲東巖旭寒使曲棹霜丹
花老秋餘桂子香飛雲環玉島巖巖水品鄉霧飲東巖旭寒使曲棹霜丹
楓聲簫簫青草綠紅綠綠水浮大艇高周集彩鳳萬門翻錦浪虞陸覽朝
陽竊藥窺壙遊華嶽散驚龍題詩鏡石華紀約為橙黃杯飲宋尊古巢居
樹性涼湘波澄碧鏡鏡黛出新妝米菊蕊初開欲佩索嶺雲指隱約
澗澗自宮商按節休清曠位枕度渺茫為飛雁繞回鴈鴈翔翔城郭凌
烟紫林密帶曉蒼歸興揚市月瀟瀟起滄浪 遊石鼓書院 盧疎齋
橫序來林亭曉微衡之南息將通城闕宛在湘之海蒸波日輪安重洲益
雄深瀟瀟風雨中輝輝山水青埃埃吳抱黃播播如琴瑟駕言極民瘼布
澤詔官威發以公康儲帳爾年殺侵齊明秋申居薦聖神維歡嘉賓竣美
事揖節來幽尋希曠白難貢邇近朱陵陰軒戶滿士僕豐鑄合朋簪脩辭
勗魁俊勝勝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綠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四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
失機清遠主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割據經權絕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焉郡凡者安短
牆洞野惜拜奉哀矜存事常推危非其任府庫實通防怨已獨在此多憂
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水寒元惡迷是似聚謀滅康莊竟流帳下血
本降湖南瑒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棄棄殺氣吹沅湘福善理
顛倒明微天奔奔銷魂鬼避飛鏑足穿牙豺狼隱忍豺狼利運延肱肱瘡遠
蹄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愁激昂蕭條向水隈月沒隨漁
商耕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面剛腸來錯走洲渚春容
轉林篁片帆在柳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碑名園花草香棋亭壯已屋
峰嶺城隍中有古剎史威才冠巖巖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聞
瓊樹高談隨羽鶴無論再離離已是安蒼黃劇五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
閣蘇主存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歌悲否感氣埃期必掃蚊蚋馬能
當橋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厭土間清涼諸舅割符近開緘
書札光頻繁命屢及嘉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來與長下派匪珠玉
擇本羞驚風我師嵇州夜世賢張子房柴荆寄樂土服路觀朝翔題衡

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旋頭紫微無復但豆事金甲相排蕩
青矜一焦倬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逞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
庭野欲得文翁碑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恍
以資雅才漢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閭闔堂非曩構大屋如堂壁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歷
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輪疊蒼華有井朱夏時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蟻
秋代災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黎
疏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字宙凡百俱失墜 响嶼山 响嶼山尖神島
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並倒披驚鳳凰泊岸虎蟄事嚴迹秘神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嗟咨涕洟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綠孫
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蔽皇家獨觀融融喜歡靈
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祝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
層雲欲湧湧濁濁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
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象金樞眼
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插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觀紅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五

塵世界遙螺嶺山低青點點綠遠水白迢迢雷門老槍枝難長絕頂寒
松葉不彫繞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撥若老衲針常把度夏禪
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與雨澤為於意外奏蕭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
房宿兩宵 洪德秀曉霞峯 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
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纏頭 遊南嶽勝業寺 會宿嶽雲深處寺重
來二十七年期龍顏虎倒為王相鳳蕭蕭翔子厚碑霸府規模全盛日宮
壩湯沐有餘芳白頭紫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 巾子峯 曉霞
頭猶華髮西風掠鬢當金鏡融夜赴瑤池宴醉隨天遠白接蘿 衡山
乾明觀斗室 道人格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擅翻拳奪境黃
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雄壯還知一聚看俗子較量何足算
中天地本未寬 黃庭觀書所見 斜倚東風解佩瑤玉闌于外壯丹育
黃庭卷龍尋棋局十二樓頭春畫長 淨福寺 記得年時覽野航桂寒
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賺得一潭秋水香 趙葵祝融峯 祝融
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為山醉卧松根底家童
尋着不教驚況冷恐怕山翁喚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未陽縣衡州府志元張雄飛 有政無訪司余于題杜于美墳 諫者言清

切。忠臣思鬱陶，赤霄行孔翠。碧海掣鯨鱓，詩伴嚴秦法。詞源汲楚騷，珠明鳳凰髓。玉潤鵬鴒膏，就句頭空白。謀主計轉勞，楊雄慙德薄。實誼累才高，抵觸逢牛角。攫撿起蜩毛，益霄雲夢澤。埋骨未江皋，奇數終無耦。窮途竟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狹徠，詩義兼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獻賦幾揚雄，使筆扛神鼎。凡言許聖聽，秦城遭板蕩。蜀道走途窮，實下閭。狹淚塵勞盡，虎功實主才。未展屈子道，無通楚曉。纫蘭佩衡山，懸桂葉大。名無皎日直，氣吐長虹。天地青繩滿，江湖白鳥同。未陽靴冢在，錦里草堂空。路迥秋蒸綠，霞曉晚樹紅。慙慙牛酒恨，何處問漁翁。迢遞來南紀，倉皇問北征。詩通高史固，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月，昨夜照文明。集賢學士憲臺賈奉使衡湘憶古人。欄畔有亭尋野客，獨醒無酒奠靈辰。奇兵新將詩成史，直道遺謨德照隣。昨夜來陽江上望，梅花索笑自傷神。手扶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遠恨水巖武，楚澤傷心草屈平。獻賦蓬萊聲烜燁，新離遠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敲字，貴鵷驚飛野雉鳴。余悠作一寸心，丹雘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遙見得公真傳。莫問公墳真不真，王逢源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跡，自是古賢應發墳。非關詩道可窮人，鏤鏡物象三十首。照耀乾

坤四百春。寂寞有石身復事。惟餘孤冢來江濱。興地紀勝郡邑地。早饒霧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唐詩紀事云。郭受寄杜子長詩。片帆在柳岸。遙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有。杜角入衡陽詩。湖南萬客動。經春燕斗嘶。
 泥兩度新。杜角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頗能高。杜角祝融五峯尊。峯
 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杜角詩。湖南清絕地。杜角詩。中有古
 刺史。盛才冠岩廊。扶顛持柱石。獨坐飛秋霜。杜角入衡州詩。吏憶衡陽董
 煉師。南游早鼓滿湘柁。杜角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雄昔經營初。拜君
 實王佐。將退之。今江亭詩。君謂太守齊映也。須臾淨掃東峯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將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宿衡山寺詩。猿到
 夜深啼。巖麓鴈知春。近別衡陽杜荀鶴詩。湘竹班班湘水春。衡陽太守虎
 符新。唐韓堆詩。獨上雲梯三百級。同時失笑萬山低。七子子詩。深遽門牆
 三楚外。清虛池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獨衡山解識揮。坡詩。我家衡山公。清
 而畏人知。賦否不出口。熙識如著龜。宋坡送三峰赴闕詩。衡山公。指蘇漢
 也。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梁高虛我南燕詩。曾到祝融孤頂上。步
 隨明月宿。彈關夜深一陣打。憲雨卧聽風雷在半山。西傳詩。始有諸葛翁
 柯亭寄幽篴。詩。葛亮在臨蒸侍嘗有毛故將防詩云。臨蒸且莫欺。吳方為

報秋來鴈幾行。柳子厚得盧衡州書。因以寄之。注云。臨湘衡州縣名。後改
為衡陽。孤棹遲遲。悵有遠汭。相數日。返清輝。人生隨分。為憂喜。迴鴈峯南
是北。歸呂溫自江華之衡陽途中絕句。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
嶺樹。風靜聽溪流。張九齡詩。片石菰花盡。不如北身三徑宜。吾廬主人十
騎東方遠。唯望衡陽鴈。足書雅德興。寄李衡州。迴鴈峯前鴈。春迴盡却迴。
元微之。哭呂衡州。詩。秋水波紋細。湘江竹葉輕。同上。七十峯前救縣麻。湘
雲湘樹滿郊圻。衡陽春暖鴈飛過。兜率雨昏龍戰排。同。秀色八百里。古
今題盡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北折控蠻盡。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
寺。江傾兜率灘。同。詩。兜率一峯盡。林間見寶幢。馬行高避縣。山骨下連
江。同。曾觀工部集中。載亦沙湖。同。湖過亦沙湖。詩云。杜子美。蘇麓山道
林。二寺詩云。脫脚步入赤沙湖。方興勝覽。中有古刺史杜育詩云。威才冠
農。廊扶顛。持杜石。獨坐飛秋荷。郡邑地早饒。霧雨唐郭受寄杜子長詩云。
云。江湖天闊足風濤。湖南為客動經春。杜育詩云。燕子銜泥雨度新。衡
陽太守虎符新。唐韓明詩。湘竹斑斑水春云云。可獨衡山解識韓。蘇子瞻詩。
四六 疏涯龍壠。分符鴈嘴。剛辰啓籥。星烟倉臺。湖石與區
地雄州望。蒸水建牙。衡陽名郡。曠古蒸水之邦。莫重荆衡之域。

新城縣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
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主國初時賜勅額其後
乃復頽隳而宋以為州學則書院之遺作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
年部使者潘侯瞻德郡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使四方之士
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列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舉國子監及
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秉諸

使者蘇侯謂官侯鍾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利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顧記其實以詒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棄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廢士之虛無所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事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改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膏粱剝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侯而不敵憚其煩蓋非獨不思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竟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焉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侯於予言哉 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奉承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蔽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威敗利絕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躬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八

不足以為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埋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侯得中其歌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然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劉史詩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泰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舉劉猷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力公遵侯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祇為記祇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皆時徑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來而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踈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迷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侯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賢中所存萬一足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二月左承務郎直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紫金魚張廣漢張氏記 元衡州路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九

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投軒取吉自迄祐甲寅始達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則有劉彭壽之父于倡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名碑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會憲陝郡姚公子徽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於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關於題名題命教授趙君應說學正卜露持具石刻昭示後永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得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安敢緩繼此以待教養作新之不急日加月益時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踰踰接踵並進而無絕此其權輿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倬記 石鼓書院復修記 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由以生禮根於人心之天發而為攝讓周旋之文品節劑量不可以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宣聖生於蒼嶠之末竟卒以來之道統繫

馬動客造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祖述之事則
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專立
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醴醑必致其敬所至
憲相郡侯躬壯其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馬學者藏修講貫何莫
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敬之器闕焉
不先甚非稱夫昭德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履選應因約
公哈散公相繼分治來衡勉勵加厚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依古制易
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教領學官率諸生報廟錄
捐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仲器成上丁歲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祖聖誠隆
蓋蓋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儼然在列則敬心之油
然而生天中氣象猶親炙而面承之禮者歟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
也道不圓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為無補也是冬十
二月哈散公自邵永還望日借書吏譚遇宋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殿
謁舍萊舉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之勤願謂山長張祐紀其績且以誌
于東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嘉惠於學校甚厚抑儒者之學夫
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又將以用夫世聖朝尊道崇儒養成人材亦將

永樂大典卷八十六

十

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傳尚敬之哉 衡陽縣學
柳山蔣希耕教諭題名記 題名者紀其實也衡陽為衡之劇縣故宋開
禧間唐侯煒建學士以恩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
元二十四年始改主學為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迄今七十餘年矣
余至任詢之故老前宋校官皆避無聞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
四員其到任秩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
不鐫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余曰不然刻其名者不泯其
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為達官者俾知夫
履歷雖與於此以禁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廢棄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
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況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暇論後
之司教者宜不知微焉
衡山縣唐柳子厚南嶽雲臺寺記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
仁怡愉潛于生人惟得國道允迪乃命五歲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
上于尚書其首曰雲臺大師法澄凡莊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泯其徒
曰詮曰遠曰振曰昇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
範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

永樂大典卷八十六

十

為有求末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明老種首受教誓重踐齒頭雖執後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
師不不煥然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
率其伴伐木斲土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沃告門
人曰吾自始學主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勤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
未始求役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訓曰師之
教尊嚴有據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昔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素惠
以真與馬而不積同矣而皆得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雖真秘必通
以興祠官選通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矣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
有八惟終始同歸不買遺烈朕使蒸蒸維大教是廣維憲言是徵薄傳恢
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彭城劉廷俊三皇廟
學重修記 國家通祀三皇著載今典爰慎且重郡邑格奉有嚴衡山自
元貞初張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既著尋祀至順壬申教諭周
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固未訖功而代弗
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黃仕宏謂之日廟學滋
廢不脩且疎嘗承承之將謀載新以滿去弗果且配位立像歲久幾作蠹
志是承子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新石臺四率寧鄉賢教許天麒
等像設句芒祝融風后力牧之神多士翕從工力善集棟橈以廣壇殿以
崇榜鏤以容城殿以觀觀舊實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賢官
劉廷結峻以石臺今衡陽某官欽察海遠來國以木龕正配祀位通稱明
望之載拜載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徒肄習教有常規無員賢
之焉有學也實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論諸廷俊日禮待人而後行事合于
禮誠不可掩蓋亦大諸聖現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焉亦為
之不厭則崇祀報本有已分之所不容已者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
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惟醫家之類是崇報也彝倫攸叙與生俱
生涵泳鼓舞帶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
世無教欲報之德尚何言哉然典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欲壽王者
順乎人情博施濟眾聖人猶以為病憐斯民無孔瘡大虞而益推廣夫好
生之行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歲脩有其書
游息有其所興拜降降潛心勿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法祀設
教之美意或先昭昭無怠尚勗之哉 宋皇帝奉命集福殿碑 大觀二
年三月十一日荆湖南路節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

東北有衡嶽其君二觀而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亦墮隱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詔所屬地增廣用迎珠祥以集福祿為額四月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為殿賜亭殿為錢四百二萬詔且明領其事臣拜手稽首言曰臣疎遠愚昧侍罪避方誤當付倚雖奉詔命然不識朝廷制作規模之方敢用管見繪圖冒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觀之中拆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為殿址又開荆榛平穴坎取地以正門經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日為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右中亭三廡東西戶以通車從為往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放生為聖壽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為一百一十丈深嚴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外雄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不勞其力靡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至茲者聖拜以祝吾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今又八十有八年矣皇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撫運通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永賴皇天眷命有闕必先何其盛哉臣嘗讀易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國知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十二

有道者皆本清淨自然抱一無欲冲虛至極推以為治道則無為而民自化也黃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應運聖智天縱其主其諸餘散為靈化務脩其本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福地悉崇宮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錄為民祈禱矣銷農富光澤太平視黃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鎮炎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章主之歲錫紫水杖以為寵渥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恩者豈小臣區區所可知耶臣所學淺才疎獲事茲事殿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研其事昭示萬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子是則是微盡水無為不顯斯教其教伊何玄默之言冲而用之不敢為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觀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成不居其用莫窮矣奕奕新宮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來格既右饗之族極有聞赫赫千禧鎮此南山惟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萬壽於萬斯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元加封南嶽碑文上天眷命皇帝聖貺朕惟石山大川國之秩祀今歲清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賜可加封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元明善教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五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三

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覽輿地撰封既志入職方謂五嶽五鎮四清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親香授重使先以金幣詣祠下守土大夫悉恭致牲醴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為恒典刊聖憲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為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宗分直於南嶽丙子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峯下其制一擬天子之宮宋末為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殿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為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收民散國豐錄于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祐賜答神休乃加嶽清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今特進上卿太真八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遠臣養阿主廟以告今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公全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祀有司率詔不虔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吾思馬中訪提點劉景中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進退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舊獨無有甚者上錫青幣至未為神無所於真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實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恭奉

無典不舉壯一不及明玉而又小心實畏威秋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徽祠
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蓋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
出子三朝惟億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德其辭曰惟
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敷曜日月暎瞻春秋生於陰陽啓開四海池環五
嶽祥時擇其法邪逐其毒沴冲氣大和育茲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
乎天者統天理焉附乎地者察猶地焉維嶽峻極羣山之宗予百祀主其
秩視公衡奠南服荆揚是崇上拂朱鳥滿室異同龍乎厚綬滂乎遠施開
闢變化莫窺其際水維而雷風維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滅
爾完災鼓其潛孽振其萌黃維昔明王五五至止考判觀風因以告祀天
啓皇圖幅員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芬芬牲醴醴神其顯享福
我人民帝曰貴神執潔尸之玄德真人汝領其祠玄德欽承來相于衡神既
以宇錫嘏純明別館斯營麻我情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卿錫
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
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冥冥敢忘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 楊宗瑞衡山
縣進士題名記 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選賢之道無
過鄉舉里選上考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誕告天下見之施行為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十四

一代之令典於是薄海內外經明行脩之士與鄉薦者咸以賓興貢于京
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內衡為最遠在趙
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為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
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與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先嶽之英華發
於文而得之賦畀與抑自唐以來若李若輩勵志讀書遠風未泯歟抑亦
胡氏昆季米張師友誦明沐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
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罕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
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駐鄉薦者三或我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
族子徽度止邑庠詢訪咨嗟將勸堅珉以示激勵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
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恭與廷祐乙卯進士弟且嘗承之
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踵前修孜孜不
怠為學力行登名大府繼茲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勵之要也
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
元一統志為碑 世傳在衡山縣雲密寨徐靈期曰為治水碑皆料斗文
字皆無有曾見之自後無有過者劉贊詩云壇峙麻姑石漢忘夏禹碑物
神人所貴世事遠誰知王象之紀勝自云在衡門見帳幹楊齊賢云嘉定

初蜀士因樵夫引至其處以誌筆自隨打其碑凡七十二字往往皆不可
曉而以奉本刻之觀中後蜀士既去明跡恐為好事所求遂併其碑本而
仆之又刻為錫詩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為銘古石琅玕姿秘文矯虎形
聖功莫遠服神仙擁休積二說不同今兩存之 柳子厚旌若碑 在衡
山縣彌陀峯彌陀寺內宋劉贊遊後洞詩云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
彌陀碑獨題一里轉巖腹剝粉敗亦逢門頓亭亭故碑亡舊主覆以老屋
跡且駭常嗟古人不可見尚書誌存於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類彼
人所為子厚少年頗踈為字合編逸往不羈胡為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
多有疑或云彼以竄逸久志氣軟熟非前時或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
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惑不正論苦思臆決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
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踈瘦勁麗何精奇九十二人姓名具陳續贊賢
元年題云此子厚二碑者元和五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
楊興倪慶家辟碑世未見自我訪尋初嘗之
安仁縣宋重建儒學記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偏于天下然郡為之易
邑為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疎康有攸司冠履雲從簡編日
習故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東條之責獨任于身始焉室廬必為之經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十五

營給以炊庖必躬為之出內曉以義理必親為之講說青衿易於挑達而
難為糾合故為令者必器能疏通精粗無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
衡為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密通儒居時有強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已
己歲邑為寇所殘米再罄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
理不講綱常遂墜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
先也是為可一日緩我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門假及廡廡共為出
入狹隘不足改焉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焉焉外
設櫺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莫獻有所職
掌有位惟齊舍未全而君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
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毋廢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
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為本以禮義廉恥為維平居有安分
循禮之風臨難奮狗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為虛器矣君以圖來謁
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易抑亦邑士使知所嚮
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衡南路
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永陽縣三國 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永

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顯項蓋為舜虞
賜姓鹿氏至于庶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以承洪源之清派秉奕世之
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歲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
悅色孝友溫恭曾聞之操若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叔問宣
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吏部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遷惠以育物無
仁惠以布化。蒞政未養微拜立中都尉尚書郎。清密樞機名冠衆僚遷部
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強禦。流清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還拜五
官郎中遷大中丞平衡清格彝倫攸欽。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
戈未戢帝恩俾入訓導司無以君往。部南州威惠素著遷九真太守。君
秉明德所立垂勳宜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鳳凰
元年四月一日乙未獲疾而薨嗚呼哀哉。八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
頌以顯行績其詞曰。於錄府君 秉性玄通 積行閭閻 九族睦雍
羽儀上京 德與靈騰 入貽丹墀 夙夜靖恭 出撫黎民 風移俗興
名恭約度 勲齊往蹤 當永黃耆 翼佐帝庸 昊天不弔 哲人其終
清濟緇紳 靡瞻靡崇 勒茲玄石 永光無窮 宋重脩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為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早鳴國家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十六

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
甚舊序謂先生死葬未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世傳
太白溺死葬米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於當塗枕上授簡或謂鎮側青山
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柳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
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孤墳在祠後余酌而拜焉。
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沒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碑末果既十八年矣
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茂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地舊如故以
書求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
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
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已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其後焉且古人
之跡最易以偽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
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食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
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蓋室徒步單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冰鐵不
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孤墳岿然過者起敬前得肅令葬之山
水佳絕處後得諸賢為立祠宇。今人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
今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

以為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侍之記。張齊
賢書杜工部祠堂 余嘗聞工部死葬於耒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
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重興祠宇會柳令
楊演赴任途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兵內向
華華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尋覓危負重者積頓賊庭。及肅
宗受禪尊玄宗為太上皇。復神州清華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官
罷于奔命者休輔之相。臣房琯翰林李自王都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
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備倭
詔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遭湘楚時耒陽尹蕭公梓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
無闕焉。以酒洗寢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為中興名居陶甄品
案翰林林定米石。吃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
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庄之日月也。圖經云黃
令再興祠宇而悉為莽莽無從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
邑里之民止好法祀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會張負外又超與杜交及
題詩刊于版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蘇倫廟碑
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七

有祀一漲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謂昔蘇倫於池邊造。漢時封侯不知
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蘇倫池。後為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
故址尚存于間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帛而簡重
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初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
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龍亭侯。至今十有餘年。縑帛之屬造
萬世遂指斗升之傳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為祠一座。仍
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教山二都地名北冲口。初
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予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饌。
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表并助資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
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耒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與地
記勝碑記。祠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年月無考。神高碑。碑文均誤
山詩云。岷山天神高碑。字青石亦形摹奇。科斗篆身。後宋拔。蘇倫廟
碑。虎瑞事。嚴述。秘見。美。唐文學儒林碑。有大唐文學儒林碑。銘德觀碑。
上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明真。元次山茅閣記。在子城西。永泰二年
記元次山寒泉銘。在平陽江口。東巖記。在合江岸東。止觀五年判史宇文
八記。西谿記。在合江岸。宇文八有銘。衡陽志。宋開仲序。漢桂陽周府君碑。

上載東漢末陽人谷明為九真太守。期既為末陽人。則碑疑在末陽縣。又
有周府君碑。吳九真谷府君碑。其古錄云。錄書不著書撰人名。碑以鳳
凰元年立。在末陽臨海谷侯碑。其古錄云。錄書不著書撰人名。碑無名
字年月。不知其何時所立也。在末陽。

雜記

衡州府圖經志。梁本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
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為持節督廣州之綏遠。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
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太夫
人還都。安都求傳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為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
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暕為刺史。陳大建十四年。紀云。
分衡州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本衡州為西衡州。大氏古今衡州之名凡五
處。蕭梁嘗以南海郡之含洎縣為衡州。陳大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
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為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黃州在北齊時
潭陽郡。在後周時。皆嘗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吳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吳
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梁元帝
蕭綏為是此地。自吳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省湘東衡陽二郡置

永樂大典卷之六

七

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蒸陽縣故
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郭郭猶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管數郡。故陸納以
長沙叛。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道貴走零陵。淶口按水經。即淶水
入湘處。淶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領間。可知梁陳
二史所記年月不同。其分湘廣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
分東西衡州。或云天監元年。或云天監十四年。或云天監元年。時與今郡地
不相涉。故不詳考。舊唐書地理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
岳陽衡州連道郡。治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
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岳陽衡州連道九州。新
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陽衡州連道。中治七州。隸其道。無岳州。二
州。按荆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陽連道。湖南觀察使。從新史
表為正。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江陵隸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隸焉。
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隸山南西道。衡州隸江南西道。舊史志
至德二年。江陵尹衡伯玉。以湖南閭遠諸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
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荆州矣。後新史表。至德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
潭八州。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衡潭九州。廣德二年。置湖南都團練守

提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又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集鄧百
姓兩京。永冠盡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元元
年。置江陵尹。又衡伯玉傳。肅宗即位。自安西歸長安。初為神策軍兵馬使。
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陳廣德元年。來與幸。以伯玉有幹畧。乃拜江
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
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提觀察使。事屬舊州。舊屬江
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隸荆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閭遠諸州。改屬江
南西道。史志誤以廣德為至德。守提觀察使。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
言二年也。臨蒸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二年也。晉
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蒸。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
志。則蜀時已有臨蒸之名。唐志云。吳分岳陽立臨蒸縣。疑誤。唐志又云。吳立
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郡道元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臨蒸。後徙治臨蒸
也。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考武太元二十年。省新
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吳分未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
經云。本未陽縣地。吳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

永樂大典卷之六

七

宜江。仍改為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寧。然不
言省入某縣。詳符舊經。乃云。吳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為新寧。非是。當是
吳嘗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新寧縣隋志云。平陳省
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
武德七年。廢當耆。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
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蒸新城。重安三縣。入馬。又長沙郡統縣。亦有
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馬。據隋志。則衡
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吳時初立曰
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
改為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罷湘東郡。為衡州。改臨蒸為衡陽。武德四年。復
為臨蒸。開元二十年。復為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蒸。武德四年。置開元
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蒸為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
隋改臨蒸。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蒸。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
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馬。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
南縣。疑誤。以南為東也。

拾遺

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微側微威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
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威杜佑云長沙今吳沙衛陽郡
衡陽建武中遣桂陽太守朱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治
鑄遂招來亡命多致盜賊乃上起鐵官罷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許前和帝時遣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持均者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前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
請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郡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析分因此皆
還供養者十有餘人 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為昭信中郎將督孫茂
等十將從承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
低低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見呂岱未得漢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
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縑縑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
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日也 蜀志
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
先賢傳云亮時位臨邛吳呂蒙字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
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邛載南陽鄭玄之令誘零陵守郡黃權降之顧憲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二十

之吳郡人凱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出公孫弄疫死者雖累經軍郡資無
傍反及歸環堵不免飢寒新泰世說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注云楚熊姓之後啓上羅國遂氏族焉
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衡陽在衡陽數年遇豆亮之難繪之見殺殷
撫其尸哭曰汝父昔蒙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
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在說 元興中衡陽有難難化為雄八十日而冠
姜及巨玄備盜至敗凡八旬 梁張纘字伯緒仕梁為湘州刺史至州務
公平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
化 隋經籍志云晉衡陽內史曹瑛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
錄一卷唐崔俊子德長遠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
部哭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聞釋以重困民則其禁自
是而實流通貨物益饒 劉晏遺元載書曰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
到河陰望洛見宇文愷置渠公渠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
事錦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遂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
潭衡桂揚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蕭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
街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

憂郡人見泛舟之役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棲米陵後
洞社南德普行云史德衡陽董棟師南遊早鼓蒲湘柁呂謹拜荆州長史
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
年遂金與相持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兵屬之自是政
一出希昂後入朝遣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諱伏甲殺之內外震服 唐
中和中周排為吉州刺史鍾傳以排連賊將討之排夢入一城中白馬踐
腹上有人呼曰史君日者曰公將有行利在湖南不失為專城白西方已
也今馬公霸湖外在廬陵西當復作牧守爾即歸湖南馬殷甚素愛衡
州刺史元國志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
千間 乾德五年冬命鑄湖南管内四十縣牌印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
日 南嶽廟災 詔中使董丁匠修之 元豐四年郡被火災始燔于南
連延以非市肆倉庫居民郡寺焚之皆既見題石序慶曆四年三月詔湖
南轉運司衡道等州昨經賊警劫曾被殺傷及燒蕩產業虜掠人口者其
免去年秋稅及今年夏稅及差科一年 四月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
道永州偽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 慶曆六年宋上
閩門使恩州刺史高崇正生知郴州不應招討司命責授衡州司馬 元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二十一

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充副都湖南提刑梁美不覺察昌化軍使張
中修倫江驛以別駕蘇軾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
出羅常平米就潭州興微致死三人羅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
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承就於靖王寺前得塊土色丹刻之復古玉
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振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
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湖潭衡永郴州并監司屬官並吏
部注擬實錄中書備對衡衡永道審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
象上所定王公國名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因諸路多誤以戶
部官因給官吏王罕為湖南提刑論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
南坐收戶絕田以賦廢者七十餘人知賓州院張揆見湖南官吏貴狀它
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政於計擊不
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棧四面皆可出寇官兵守於粵則彼
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
寡易敗今正蠻已為鄂和南黃捉鬼而誘黃野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
討擊遂使後發獲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
有可招之理初邵師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使驚逃尋捕復致死今

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許其必未肯降。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
招之可使。聽命。鄧和尚大則布一班行。次不過數侍。若遲延後時。致彼倡
賊。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
自信。又言。楊吹近殺得七八十人。首級。控賊之鋒。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
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勝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日不
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日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吹小勝。示以恩威。正
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實典宜小違。為庶合事體。余請言湖南
以厚盜。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為盜耳。賊既焚其廬舍。
劫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為盜。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以錢緡。購蠻首。
軍人利厚。實。遂人即殺。至有頭伸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賊殺
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楊吹但欲靜畫賊。使若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
勢已窮。欲降久矣。吹宜便與差遣。淳化二年。少府少監雷有終。責授衡
州團練副使。使于也。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與。筆黃
櫻。嫩。萬。鞍。帕。及。糾。聚。社。衆。兵。運。者。論。如。法。元祐中。韓。贊。為。御。史。判。湖
災。以。贊。持。節。安。撫。湖。湘。自。馬。氏。時。計。丁。輸。奉。雖。身。死。因。事。不。得。免。又。賦。竹
索。船。木。及。賣。茶。之。直。數。十。萬。氏。以。為。病。贊。悉。條。奏。罷。之。元祐五年正月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二十二

戶部言。江湖鹽未有住外州縣。般鹽管押。沽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
衡。山。縣。般。運。並。依。鹽。法。今。部。官。押。賣。交。割。出。賣。從。之。乾。興。元。年。十。一。月。同
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戶。口。頗。多。各。置。錄。事。參。軍。詔。派。內。銓。與。南。曹
同。定。等。以。聞。其。到。自。來。不。置。錄。事。參。軍。萬。戶。以。上。州。隴。資。洋。通。水。鄉。道。衡
湖。南。十。州。已。休。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戶。司。法。內。兼。錄。事。參。軍。一。員。滿。開
詔。可。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衡。州。衡。山。縣。隴。資。洋。通。水。鄉。道。衡
縣。主。簿。尉。及。逐。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轉。運。司。休。川。廣。路。法。就。差。元
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司。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銷。戶。均。買
請。添。監。衡。州。在。城。鹽。酒。稅。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改。曲。紅。長。零。陵。重。安。區
社。字。景。賢。來。陽。字。漢。感。歐。陽。情。集。古。錄。載。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
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雷。部。中
鬼。也。大。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聞。道。咸。云
實。有。謝。仙。姑。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中。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近。見。衡
州。泰。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黧。黑。第
一。衰。嫗。也。至。道。二。年。知。州。事。錢。應。給。石。鼓。書。院。基。址。與。學。究。李。士。貞。帖
見。大。集。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濟。以。鼓。唱。撰。述。監。潭。州。茶。陵。縣。連。船

場。茶。陵。紫。之。潭。州。當。考。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
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
可憫。奏上。不得却入疑似之言。從之。韋倫唐天寶末。貶衡州司戶。初。倫
為。屯。田。負。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倫。清。儉。率。身
以。化。之。竟。遭。毀。貶。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貶。衡。州。團。練。副。使。不。食。書。本。州
公。事。初。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
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
子。止。於。資。善。堂。聽。事。它。皆。聽。旨。謂。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迪
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耶。容。若。因。面。疏。謂。姦。狀。願。與
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鄧。州。謂。俄。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為。宰相
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為。右。諫。官。知。鄧。州。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
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果。行。未。及。對。即。言。毫。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休。限。散
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
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初。公。與。繪。險。隙。陳。中。懷。向。背。有。分
辨。摯。奏。曰。臣。有。言。責。宋。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有。司。駁。奏。遂。令。分
辨。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時。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二十三

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
明日。復。上。疎。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劉。攽。元。豐。六。年。青。增
監。衡。州。鹽。倉。初。攽。為。京。東。轉。運。使。俄。知。毫。州。後。轉。運。使。吳。居。厚。言。本。路。元
豐。三。年。秋。季。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內。祖。額。增。百。七
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比。祖。額。虧。二。十。一。萬。緡。居。厚。據。天。章
閣。侍。制。欲。坐。廢。地。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孫。洵。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
山。縣。洵。上。書。言。時。事。以。切。真。責。監。衡。州。酒。稅。官。陶。字。元。鈞。眉。州。人。哲。宗
即。傳。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絳。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任。並
事。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
等。妄。要。定。策。功。貴。英。梅。安。置。後。移。衡。州。淳。熙。七。年。謫。忠。定。見。言。行。錄。胡
銓。字。邦。衡。吉。州。人。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
又。移。吉。陽。軍。斥。海。外。二。十。年。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言。行。錄。曹。衍。字
希。夷。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達。時。尚。門。蔭。以。家。寒。素。不。得。調。居。衡。陽
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潭。州。為。觀察。判。官。文。表。敗。遁。去。米。馬。氏。舊。事。樸。野。史
三十。卷。謂。闕。進。之。太。宗。授。將。作。監。丞。見。周。岳。州。近。事。王。政。山。來。人。少
從。韓。世。忠。軍。以。勇。稱。任。衡。道。柳。桂。四。州。都。巡。檢。使。乾。道。元。年。擢。寇。李。金

北道州。破軍連縣政力戰破賊既而賊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罵賊以死。喪運郵使者斯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討司以事聞。詔贈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卹曰。裴忠。黃端。卿。字以。嚳。若之子。知茶陵縣。洋祐。閩。柳。寇。竊。發。使。及。邑。境。端。卿。開。門。迎。敵。竟。死。于。賊。朝。廷。嘉。之。特。贈。三。官。澤。及。子。仍。為。立。廟。奉。初。賜。額。忠。顯。新。唐。書。紀。光。化。二。年。五。月。馬。殷。陷。郡。衡。永。三。州。刺史。將。勛。楊。師。遠。唐。吳。死。之。按。新。書。對。處。訥。傳。先。是。陳。漢。人。周。岳。悉。眾。赴。衡。州。遂。刺。史。徐。顯。詔。授。衡。州。刺史。時。鎮。南。節。度。閔。頊。哀。願。竊。率。兵。納。之。岳。誘。戰。頊。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郡。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本。馬。殷。兵。至。處。訥。遣。郡。州。豪。將。蔣。勛。攝。帥。說。勛。曰。劉。公。勇。知。絕。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勛。謂。然。既。執。處。訥。許。勛。實。未。及。行。勛。怒。取。郡。州。建。本。死。族。代。為。節。度。擒。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度。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柳。人。陳。彥。謙。自。稱。都。統。零。陵。人。唐。行。吳。乘。亂。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吳。瓊。出。未。陽。常。寧。攻。郴。州。斬。彥。謙。又。劉。建。本。傳。建。本。死。將。吏。推。殷。為。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使。是。收。郡。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光。化。二。年。春。以。潭。州。刺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吳。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曹。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連。道。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將。兵。攻。衡。州。新。楊。師。遠。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已。授。朝。命。為。節。度。留。後。師。遠。軍。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強。取。弱。則。有。之。師。遠。不。得。為。死。黨。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言。即。州。賊。周。岳。陷。衡。州。遂。其。刺史。徐。顯。光。化。二。年。言。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年。言。郡。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乾。寧。元。年。言。劉。建。本。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蜂。起。小。者。據。一。州。大。者。連。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以。命。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歐。陽。公。以。賊。書。周。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入。者。為。主。紀。史。之。清。當。有。知。之。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重錄 魏校 官 守 郎 高 洪
分 校 官 侍 讀 王 希 烈
寫 書 官 主 簿 吳 自 成
國 照 監 生 孫 世 良
秋 河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十九庚

僧

洪武正韻思登切沙門也。許慎說文騰浮屠道人。人言聲蘇會切。顧野王玉篇悉屠切。師僧也。陸法言廣韻梵音云僧伽。能忠韻會

舉要思登切。商次清音除時夫韻府羣玉史畧云四人以上名僧一人亦名僧。若覺見趙謙聲音文字通學浮屠人也。古無其人。故無其字。但當轉會而用之。或周生亦通俗收此。又僧僧髮亂貌作某。集韻見杜警非韻會定正心。恒切。釋氏徒。字切心。恒心新解僧。書僧。集韻見杜

古文僧

徐鉉

錄

僧

大饗碑洪

其

僧

智

僧

類其

僧

行僧

義

草

僧

鮮于

僧

集韻

僧

柳公

權

總叙

事物紀原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僧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國中有僧之始也。僧史略曰。漢明聽陽成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注新唐書傳乘上疏曰。浮圖法漢明始立。胡祠然惟西域來門自傳其教。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創製。事胡石符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二

亂華乃地。厥禁此疑中國為僧之始。後漢書西戎天竺國傳。桓帝好神。載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至魏世。中國人始祝髮為僧。云朱子語類錄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千文傳通釋志西域之有浮屠尚矣。然自炎漢以前。邈乎無聞。至武帝有事四夷。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及通西域。有傳身毒諸國。皆奉浮屠教。中國未之信也。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寤而訪之。羣臣傳教。始以佛對。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嘗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罪。奉蠟統詣國相。贖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威。初沙門之與漢使詣洛陽者。曰攝摩騰。並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館于鴻臚寺。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卒於寺。寺之名始於此。浮圖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

之。則為淨覺。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釋果靜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總謂之僧。亦皆西方言。僧譯

為和命。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信道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塞。優婆塞或為伊蒲。亦聲相近。所謂佛本號釋迦。是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

濟萬物。云魏明帝時。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乃於洛中構寺。咸歸佛圖。蓋遵依天竺舊狀。建為塔。自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

之浮圖。或謂佛圖。云元康中。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後有常山衛道安。便是正之。右趙時。有佛圖澄。姚秦有鳩摩羅什。宋齊梁魏隋之間。若

曇曜。惠始法顯。實誌之。漢不可勝數。其言語行義。足以驚世駭俗。故自王公大人。下及黎庶。莫不尊信之。甚者。梁武帝舍身佛寺。以勉代宗。廟號。魏

世宗。營石窟三。自景明至正光。役工八十萬二千三百有奇。此其法之盛。行也。唐自中宗以來。崇貴威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剃髮避役。至代宗時。魚

朝恩。作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置百高生。講仁王經。以懷慈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百官迎謁。三歲和尚。尚不寄。至聖祖監爵國公。一時宰相

元載。王縉。杜鴻漸。侍上。多談佛事。自是而後。臣民承化。率皆奉佛。僧徒愈眾。夫其間雖屢經廢。終不旋踵而復焉。宋興太祖初。平蜀。詔西面轉運沈

義倫。就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以進。召僧崇雅。入便殿。講經。下詔禁止。灌

頂道場。水陸齋會。不得夜集。士女就寺開讀。並法以限。度僧諸州。僧帳及

百人者。許度一人。太平興國中。始建譯經院。翻傳梵文。御製聖教叙刻石

傳法院。其宗乘尚道釋者。崇釋氏。論法釋四十二章。道教經錄。板傳于世。

帝歲誕聖節。令所在州府。按試道釋經業。男子年十五。女子年十三以上。

讀經四十帖。若誦佛經。男子百紙。女子七十紙。讀佛經。男子五百紙。女

子三百紙。皆聽拔度。詔京城民鬻酒肉者。並居寺觀。百步之外。見在內者。

徒之。其沽市與僧道者。論罪。應寺觀。每夕鼓未發。闔扉。天明啓。不得妄

托親舊。恐有遊從。所司不舉覺者。坐之。天禧五年。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

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仁宗時。參知政事王隨言。景

德傳燈錄三十卷。頗煩瑣。今刪為十五卷。著之後叙。乞詔傳法院。編錄入

藏。從之。大觀中。詔改佛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德女。

重行。為德童。此東都事。佛之大畧也。然學浮屠者。源遠而流益分。於是

有翻譯成四十二章。傳于世。至魏其南北朝三秦。一涼。迄唐凡十九代。俱

有翻譯。石晉天福中。洛陽僧道圓。詣西域。至乾德三年。始還。以貝多葉梵

經四十二卷。及佛舍利一水精瓶。獻太祖。道圓在途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運經于闐。與其使僧至帝召問所歷山川道里。一一能言。上嘉之。賜紫衣。呂常時。僧行動。輒有五十餘人。求詣西域。訪經。人給錢三萬。遣之。開寶中。有中印度摩伽陀國僧法天。姓利。帝利。通三藏。與其兄達哩摩摩。又各西印度僧尼羅。南印度僧法天。計哩帝。四人同造中國唯法天與其兄得達。餘皆死於道路。法天至麟州。偶河中。梵學僧法進。始出聖無量壽菩薩二經。七佛讚。并詳經義。法進執筆。迴經。知麟州王龜從。潤色。經成。送法進詣闕。召見。賜以紫方袍。遂遊江浙。嶺表。已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又有梵僧天惠。災。施護持。經至上。並賜紫方袍。法天聞之。亦如京師。上召見。天惠災等。建譯經院。七年六月。成。賜天惠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傳法大師。各各譯一經。以進。梵學僧常謹。諸法進。皆受筆。綴各光祿卿。楊悅。吳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悅等。諸依古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秘密咒。七晝夜。以珍魔障。從之。第一譯主。正座。宣傳梵本。其左。第二譯主。梵學僧觀梵。來。審聽譯主宣讀。寫為隸字。第五梵學僧。以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譯主。宣讀。詳句。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三

義第八字。學僧刊定華字。潤文官設位于南潤色之。七月。天惠災。獻聖佛母經。法天。獻吉祥持世經。施護。獻如來莊嚴經。翌日。詔集梵學僧百餘人。詳定左街道錄。神曜等。迭與諍難。天惠災等。即持梵本。先譯梵義。證以華文。眾乃服。詔付藏。刻板流行。未幾。上幸譯經院。召天惠災等。賜坐。慰勞。給財。具酒。華繡。殊什器。等。悉度其衆。因畫出禁中所藏梵文。令視。藏經所未載者。譯之。賜院額曰傳法。後天惠災等。奉所譯經見上。且言。歷朝所譯經。論必藉梵僧。翻傳。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則譯學發軔。望令兩街。選童子。就院習梵學。詔從其請。得淨等五十八人。雍熙二年。加三梵僧。並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詔西天僧有達梵譯可預。翻演者。老館于院。譯僧月給祿。略錢有萬。四年。賜天惠災。名法賢。加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試鴻臚卿。位兩街首生之上。淳化五年。詔寫所譯經二本。一入大藏。二藏傳法院。至道三年。並加朝奉大夫。咸平五年。加施護。試光祿卿。其宗景德二年。華傳法院。大中祥符三年。中。天竺僧覺稱。獻讚聖頌。上令惟淨譯。以聞。俄請還本國。諸賜金。欄。紫衣。紫錢。茶藥。初法賢年十二。依本國密林寺。達摩明。學從兄施護。亦出家。法賢語之曰。古聖賢師。皆譯梵從華。而作佛事。通傳教法。即與施護。及北天竺僧淨護。天竺僧作信吉祥。天竺僧作法吉祥。

天惠災等。由天竺詣中國。至于闐。其王迎禮。館于歡喜園寺。淨護及作法吉祥。天因止焉。法賢等四人。遂行至沙州。其州主。燉煌王。禮接尤至。慈諭。噉寺。作信吉祥。天。與廣賢。先辭往五臺。惟法賢施護。留止久之。主固留不遣。因索錫杖。瓶。其惟持梵文。以至。掌請遊衡山。五臺。峨眉。給以兵卒。傳舍。積食。咸平三年。卒。賜諡慧辨法天。兄達哩摩摩。又先少習瑜珈。祕密五部。教。與法護等。皆預翻譯。以太平興國八年。西還。咸平四年。法天卒。諡玄覺。施護年十五。捨家。依帝釋宮寺。僧慈賢。學五天真。草。及師于于闐三佛齊。開婆文字。天禧二年。卒。諡明悟。法護與法賢同國人。依中天竺摩伽陀國。堅固鎮宮寺。解八轉音。年二十五。至京師。賜紫方袍。景德三年。詔參譯梵文。賜號傳梵大師。大中祥符二年。詔同譯經。八年。與惟淨同。加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後並授譯經三藏。專加鴻臚卿。惟淨者。吳王李煜從弟之子。以童子。還習梵學。性穎悟。口受梵章。即曉其義。又徧識西域字。歲餘。度為僧。雍熙三年。寫梵經。以獻。令充梵學。端拱二年。因進經。得對。賜紫服。命充筆受。淳化三年。賜光祿卿。名。雲。與法護同。譯經。法進者。學梵書。達梵義。傳究教典。藏文。婉約。今翻譯。儀範。自其著定也。筆受僧。又有令道致宗。證珠文。二皆號天竺寺。音。達其音。趣。及能書梵字。綴文。有真顯。希書。答。冲。蘭。長。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四

皆達內外學。證義。有慧超。歸省。道一。冲。果。善於講演。潤文。則從臣。楊。礪。朱。昂。梁。周。輪。趙。安。仁。是。迎。揚。德。後。以。宰相。兼。譯。經。使。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得。象。皆。當。為。之。戒。律。者。自。魏。嘉。平。中。始。有。戒。律。至。唐。僧。道。宣。撰。戒。壇。經。戒。心。圖。顯。川。朱。士。行。始。受。戒。有所。撰。戒。壇。經。行。于。世。太平興國。寺。有。石。壇。寺。僧。正。紹。所。建。每。歲。重。行。得。度。為。沙。彌。者。過。誕。聖。節。詣。壇。受。戒。壇。上。設。十。坐。擇。律。僧。號。十。闍。梨。說。三百六十戒。沙彌三人。為一引。大中祥符三年。賜名。奉。先。甘露。戒。壇。諸。州。亦。皆。置。壇。度。人。受。戒。說。祠。部。給。牒。江。寧。府。有。僧。德。明。精。律。學。為。臨。壇。大。德。十五年。江。東。多。得。其。戒。者。律。藏。舊。有。百。餘。卷。德。明。刪。為。十三。卷。為人。講。說。其。宗。召。至。闕。下。屢。對。便。殿。賜。詩。獎。之。任。以。僧。錄。固。辭。請。還。詔。賜。江。寧。崇。聖。寺。戒。壇。召。承。天。甘露。天。禧。中。知。越。州。高。紳。言。僧。尼。得。戒。還。家。受。父。母。拜。有。素。尊。卑。之。敘。望。禁。止。從。之。禪。宗。者。心。法。也。梵。語。禪。那。華。云。思。惟。亦。云。靜。慮。自。梁。普。通。中。善。提。達。摩。由。西。域。至。為。中華。初。祖。以。衣。五。相。傳。至。第六。祖。慧。能。而。止。慧。能。與。神。秀。同。參。五。祖。洪。忍。後。慧。能。住。韶。州。曹。溪。號。南。宗。神。秀。住。江。陵。當。陽。山。號。北。宗。而。南。宗。特。威。風。派。分。浸。廣。遂。相。承。嗣。句。偈。問。答。以。機。緣。契。勘。者。為。頓。解。各。據。宗。友。大。指。以。人。有。真。性。為。塵。境。所。蔽。而。不。能。悟。了。達。本。源。明。佛。心。宗。即。成。正。覺。謂。之。頓。門。最。上。乘。慮。人。滯。

於習見不立文字教外別行後學續其法習其語言為之圖傳先是禪僧
與律泉標德唐元和中洪州百丈懷海始創規範別立禪居凡具道服
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處方丈室不立佛殿惟樹法堂所聚學眾無高
下悉以次居堂中朝夕長老上堂與其徒問答謂之參請云天台教者本
西天僧龍樹造中觀論崇信慧思達其旨以授南嶽僧慧思慧思授天台
山僧智顗門人灌頂編禪之其法始盛流于海東唐末江右缺其書其越
錢氏時有僧義寂住天台羅漢道場演其教學徒甚眾錢氏為於日本國
購獲觀教金部有三觀十章五畧十境十乘之說總謂之止觀其修證有
漸大抵與經論合而實別行云詳見釋子夢梁錄歷代高僧自宋武帝朝
為始僧慧靜慧基慧集法蘊淨度瑜本其本僧銓道琳是本明徽法開惠
明臺超真官字聖遠號南天竺岳師道欽徑由國一澄悟禪師因脩道林
號為東禪師會通號招賢禪師齊安號悟空禪師道標號為西嶺和尚慧
琳字抱玉交遊前後利史學士如杜陵裴常陵則揚鴻雁元輔白居易
李幼直鄧路異俱造室講論心要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真覺大師行脩生
有異相耳垂兩肩脩長耳相禪師賜號崇慧大師延壽號抱一子幼在俗
誦經感諸羊跪聽後捨業為僧聚徒講道傳播高麗遣使盡弟子禮奉金

人心又翻了許多案曰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
其始者楊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宋子語
錄朱子語錄僧家專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華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
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不帶性氣底
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程氏遺書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
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
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
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志林
浮屠不三宿桑下惡生惡愛墮墮僧徒之某則曰海會雲堂有說乎予應
之曰叢林盡取諸海畢集乃類乎雲然則一聞之市何謂元子不段來如
无合去如无解翻譯名義大論泰言眾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
大樹叢林是名為林淨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眾律鈔曰此云和合
眾和合有二義一理和謂同證擇戒故二事和別有六義戒和同脩見和
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諍意和同悅作師云欲令眾和要由六
法一以慈心起身業二以慈心起口業三以慈心起意業四若得食時戒
鉢中飯供養上座一人下座一人五持戒清淨六漏盡智慧學曰非真心
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眾如眾不和非敬順之道也又僧名良福
田者報息經云眾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
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良論云是
僧四種一有差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二無差僧破戒
身口不淨無惡不作三嗔羊僧雖不破戒能別好醜不知輕重
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然然無言如白羊人般不
能作聲四實僧若學無學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唐太宗嘗問玄
奘三藏欲樹功德何最饒茲法師對曰眾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植法
為其資法由人即度僧為最又云沙門或云桑門或名沙迦迦意者
訖正言室摩那摩或舍羅摩摩此言功勞言脩道有多勞也什師云佛法
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摩云出家之都名也泰言義訓動行勤行取
涅槃阿含經云捨離惡愛出家脩道攝攝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
傷害適樂不忻逐若不感能思如地故號沙門後漢書郊祀志云沙門漢
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
沙門或云具名沙門那此云之道以為良福田故能斷眾生纏之以脩八
正道故能斷一切邪道故迦葉品云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

畢竟永斷一切貪嗔癡等世言沙門名之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之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或以沙門。翻。勤息。俗。記云。謂勤行。衆善。止息諸惡。息。界內惡者。藏。通。沙。門。次第。息。界內外惡者。別。教。沙門。一心。攝。息。內外諸惡者。圓。融。沙門。瑜。伽。論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即。佛。等。二。說。道。沙門。謂。說。正。法。者。三。活。道。沙。門。謂。修。諸。善。品。者。四。行。道。沙門。謂。諸。邪。行。者。又云。必。舊。古。師。云。含。五。義。一。體。性。柔。順。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意。三。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譬。者。連。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為。衆。所。聞。四。能。療。疾。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終。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智。論。云。出。家。多。修。智。慧。智。慧。是。解。脫。因。緣。俗。人。多。修。福。德。福。德。是。樂。因。緣。僧。祇。云。恭。養。舍。利。造。塔。寺。非。我。等。事。使。國。王。居。士。樂。福。之。人。自。當。供。養。比。丘。事。者。所。謂。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又云。和尚。又云。闍。黎。度。僧。原。由。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舅。氏。二。人。謂。陳。如。迦。葉。專。訪。隨。侍。動。靜。二。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遂。爾。退。席。三。人。著。苦。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洎。成。佛。果。念。誰。堪。度。初。思。二。仙。空。言。已。死。後。念。五。人。當。往。先。度。故。至。婆。羅。奈。一。夏。調。根。初。為。陳。如。說。四。諦。得。道。次。為。阿。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七

辨。既。提。說。布。施。生。天。福。樂。同。時。證。果。三。為。迦。葉。拘。利。亦。如。前。說。皆。得。聖。道。是。為。三。翻。度。五。比。丘。既。先。入。道。故。首。列。之。一。阿。若。憍。陳。如。此。云。已。知。二。類。辨。此。云。馬。勝。三。跋。提。此。云。小。賢。四。十。力。迦。葉。亦。名。婆。數。五。拘。利。太。子。即。摩。訶。男。又。宗。翻。譯。主。篇。云。

僧講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僧講自朱士行魏代講道經始也。詳請僧。

僧律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卷。次有比丘諸禁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洛脫。魏境。

僧無律範。遂於嘉平中興。曇諦譯四分羯磨僧祇戒心圖。此蓋中國戒律之始也。詳律宗傳。

僧官 事物紀原廣明洪集曰。後魏太祖始中。以沙門法果為統管攝僧徒。文帝以師賢為僧統。參立語錄曰。後秦姚萇立道。習音。

多為僧正。扶同侍郎。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同吏。今此僧立正錄之始也。又元魏以沙門僧顯為京師統。隋天下分置十統。呼上統。或曰大統。唐罷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宋會要景德二年。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首。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所。

置。或非其人。多致謗議。故帝親閱試。為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諸州僧道。依資轉至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為僧道正。已未年。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開。生。以。聞。三。年。閏。二。月。命。知。制。誥。李。維。直。史。館。路。振。直。集。賢。院。郎。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序。遷。為。八。年。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關。委。知。州。通。判。於。見。管。僧。道。內。從。上。選。擇。若。是。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揀。選。有。名。行。經。業。及。無。過。犯。為。衆。所。推。堪。任。為。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詣。實。今。本。州。軍。監。補。勾。當。記。奏。候。及。五。周。年。依。先。降。指。揮。施。行。天。聖。八。年。正。月。以。僧。道。官。闕。詔。開。封。府。選。試。僧。具。名。以。聞。五。月。開。封。府。言。勘。會。左。右。街。僧。正。僧。錄。管。幹。教。門。公。事。其。副。僧。錄。講。經。論。首。座。監。義。並。不。管。幹。教。門。公。事。詔。今。後。左。右。街。僧。錄。並。同。管。幹。教。門。公。事。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封。府。言。左。街。道。錄。陳。准。幾。等。狀。竊。觀。僧。官。每。年。過。聖。節。許。令。進。功。德。疏。自。僧。錄。至。監。義。十。人。各。蒙。賜。特。教。祠。部。度。一。名。係。帳。行。者。緣。道。釋。二。教。遭。聖。辰。祇。應。脩。崇。事。體。相。類。唯。道。門。人。數。最。多。乞。依。僧。官。體。例。從。之。元。豐。三。年。十。月。九。日。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卿。驥。卿。者。今。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八

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休。之。類。並。依。舊。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餘。依。舊。崇。寧。元。年。五。月。四。日。詔。僧。道。官。免。試。起。越。職。名。補。額。外。守。關。鑒。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衡。改。舊。條。等。指。揮。令。省。子。細。契。勘。具。有。礙。是。何。條。法。開。奏。更。不。施。行。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前。右。街。額。外。守。關。鑒。義。寶。月。大。師。法。訓。係。考。試。教。補。僧。官。昨。緣。與。慈。孝。寺。整。會。常。住。地。主。勒。令。還。俗。已。於。宣。和。元。年。八。月。內。復。寶。月。大。師。依。舊。為。僧。自。差。充。主。管。昭。慈。獻。烈。皇。太。后。梓。宮。前。道。場。並。無。違。闕。可。特。與。依。舊。充。右。街。額。外。守。關。鑒。義。五。年。正。月。十。五。日。詔。左。街。鑒。義。德。信。特。補。右。街。副。僧。錄。主。管。教。門。公。事。令。承。替。思。秀。住。持。圓。覺。院。依。舊。崇。奉。太。上。本。命。香。公。三。十。年。七。月。六。日。中。書。詔。皇。后。功。德。院。住。持。天。竺。時。思。薦。福。寺。慈。授。法。燈。大。師。子。琳。特。與。補。右。街。鑒。義。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凡。以。兩。賜。祈。禱。觀。音。必。獲。感。應。上。天。竺。住。持。僧。若。訥。特。補。右。街。僧。錄。十。月。六。日。詔。天。竺。時。思。薦。福。寺。係。寄。皇。太。上。皇。后。功。德。寺。住。僧。右。街。鑒。義。子。琳。特。補。右。街。僧。錄。監。寺。僧。利。宗。特。補。右。街。鑒。義。歐。陽。公。集。內。降。補。僧。官。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特。諫。官。御史。累。有。論。劾。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以。下。兩。街。

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等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衡政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答其漸又奏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遂成怨望。若不聽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奏上還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還試。臣等又奏。一自曰。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為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金國志。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律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授制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綬。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別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說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雖郡縣僧職。

永樂大典卷之六

九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違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元史世祖紀二年正月。以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國朝諸司職掌在京置僧錄司。左右善世二員。正二員。左右闡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各府置僧綱司。都綱各一員。從九品。副都綱各一員。各州僧正司。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僧會一員。

僧錄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錄祠部。此祠部轄僧之始也。唐志亦云。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與教使同。客禮劉屬鴻臚。自爾以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

宗司。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乘春令便。宣其道德。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唐書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金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主客。為復合今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

國朝已未。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擬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擬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藩。五天竺國。並在教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下以其國中之教。已有齋華。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會昌五年秋七月。中書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五月。乙巳。敕僧尼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注。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祠部。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僧功德使。僧尼之籍。度功德。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冠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次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注。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宋會要咸平五年十月。詔天下有竊買祠部牒。冒為僧者。限一月。隸軍籍。陳首。獲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隸軍籍。

永樂大典卷之六

十

僧封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果加忠信侯。安城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又云。元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此其始也。唐亦贈不空。司空。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宣和元年。樞密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初祖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慧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遠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善銅象。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為德士。淳熙十一年正月四日。詔汀州廣福院靈感威濟大師。加封靈應威濟普惠大師。以祈禱。應。從本州請也。五月十七日。詔漢州什邡縣慈觀寺波壽和尚。真慧大師。加封真慧妙應大師。以祈禱。感。從本州請也。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賜塔額。妙光。封宏智禪師。從住持僧法為請也。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泉州德化縣真濟大師。加封慈惠真濟大師。以祈禱。有應。從本路轉運司請也。

僧證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法果卒證趙胡靈公此僧賜證之始也。宋明會要曰咸平三年八月日僧法賢卒證慧辨四年法天卒證元覺後施護卒亦證明悟也。紀纂淵海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證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通鑑唐代宗紹興六年四月十八日成都府言本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亡僧克勤道行顯著人所推仰乞賜證塔名詔證真覺禪師塔名寂照。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俞侯言本府靈鷲山興聖院故寂常海慧大師淨暉係藩邸看誦本命經僧戒行高潔欲依靈芝崇福寺住持僧元照律師例給賜證號塔名詔證修證了。義法師塔名元覺。

僧號

事物紀原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晉朝請經草堂寺有廟臣大德沙門十餘人此始有大德之呼後趙石虎號佛國登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晉初鳩摩羅什來東渡龜茲王請為國師號與迎羅什待以國師之初也。梁初慧約云允膺闡黎之尊焉當智者之號此師號之起也唐中宗神龍二年號萬迴曰法靈公姚秦又號羅什為大師則大師之名蓋起於此唐僖宗廣明中賜僧知玄號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上

悟達國師僧徹淨光大師可符法智大師德宣演暢大師自此始為朝廷寵渥之命見事始云唐會要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為僧詔宜賜號大覺宋會要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杭州靈隱沙門契嵩上傳法正宗記詔入藏教仍賜號明教大師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或願師將號換紫衣亦聽宣和元年二月四日詔天下見住持長老可委逐州軍守臣取索姓名並賜師號如有師號者添兩字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解州防禦使鄭明之特與劉度為僧充僧職與師號管幹教門公事法名善因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路轉運司言建州崇安縣管下新豐鄉吳也里瑞嚴禪院有開山扣水和尚俗姓翁名藻凡過水早祈求輒應乞賜塔額師號詔以慧應塔為額六年加法威大師從轉運司請也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以昭慈獻烈皇太后殯宮脩奉香火泰寧寺更與度僧一名本寺知事僧並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州制置使岳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禪僧惠海住持江州廬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師號從之隆興元年八月二十

八日詔臨安府徑山龍仁禪院大慧禪師宗杲賜號普覺禪師塔以寶光為額先是上嘗賜宗杲御書妙善庵以及御製贊謨宗杲死其徒了賢等請以宗杲所居為妙善庵奉御書於閣上臣乞賜師號塔額故有是命二年三月十三日詔平江府吳江縣洞庭包山顯慶禪院慈受普照大師懷深追號慈受禪師賜塔以普明為額以其徒法駿等言師住持名山三十餘載行業顯著道俗推重故有是命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徑山住持僧繼開對還德殿上問佛法繼開以所學對上曰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又一歲再召宣問合旨賜錢三十緡號慧日禪師淳熙二年五月二十日詔前住潭州大湧山密印禪寺傳祖沙門守惠塔院可特賜妙明為額八月九日詔印州南津勝因院楊樂和尚特封妙德大師十年

九月二十二日加妙德慈惠大師皆以祈求有感從本路清良奏請故也淳熙五年二月四日詔崇報功德院住持僧崇粹賜號圓悟禪師以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伯圭言見住持先臣秀王崇報功德院僧崇粹特道行清高柄子歸鄉住本院已一十年山門整肅香火精虔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禪號從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八日詔雅州名山縣蒙頂山智炬院甘露大師特賜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上

州請也十七日詔建寧府崇安縣瑞巖禪院慧應塔妙應法威慈濟大師賜妙應法威慈濟普照大師以兩賜祈禱感應從本府請也十四年十二月詔懷安軍雲頂山惠應塔妙慧大師加封妙慧慈應大師以兩賜祈禱感應從本府請也紹興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僧慈特與賜佛慈禪師九月二十七日詔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僧寶印賜號慈辯大師塔名智光宋明事實僧師號法素法真法照惠滿惠海其悟真錄真戒妙空大惠普明慈懿慈濟真教明普宣秘惠照禪鑒淨因淨惠淨嚴淨悟普證圓證證悟慈覺惠覺密印崇辯通照。

僧衣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黎又林陵諸僧衣色倣西竺後周忌闍黑衣之議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謂今僧衣褐起於宇文周制注按北齊書黑文宣然弟煥以七近漆屬黑後果敗於宇文黑禪然則非後周也又事始云代宗實錄曰大曆三年僧惠崇內賜紫袈裟記以為僧紫衣之始按贊寧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也不然唐會要安得開元二十年波斯王遣僧及烈至唐勅賜紫袈裟還國之事也蓋僧賜紫不起於代宗明矣宋會要乾德三年十二月漳州僧道圓詣

西域還來獻月多業梵經四十二卷。通圖晉天福中。在塗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山川道里。賜紫衣器幣館于京寺。開寶七年。知鄜州王龜從表上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河中府覺學僧法進。所譯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語。法天等赴闕。召見慰勞。賜紫衣。雍熙二年。詔應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于傳法院。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東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太平興國三年三月。開寶寺僧繼從等。自西天迴。獻所得梵夾經等。詔賜繼從等紫衣。自是每獻者。多詔賜方袍。馬山堂。考索。太宗尚釋教。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施護等。取所獻梵夾。翻譯焉。息天。災等。賜紫袍。師號皆至。朝散大夫。光祿卿。鴻臚卿。以年。五年。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為填國僧施護。至京。召賜紫衣。天禧二年正月。詔應聖節後。求諸州奏到僧道正。及五周年者。其西川廣南特與師號。餘俟次年。無過犯。結罪。保明。以聞。諸州道正僧正。亦須眾所推許。而任之。官寺。綱首。亦有詔補者。舊皆五周年。第賜紫衣。師號。後詔加為七年。由消舊聞。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宋會要。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知饒州王程言。奉詔賑濟飢民。僧

永樂大典卷之六

主

紹興行省智僧。資潤。供職。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資潤。供職。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諸師。法傳。各賜紫衣。行者。智僧。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知其定。府。呂嘉問。奏。天下建崇寧禪院。過天寧節。度僧。賜紫衣。所以崇佛。乘祝。聖。昇。功德。甚。太。切。謂。諸。路。極。有。真。跡。福。地。藍。伽。並。未。有。撥。度。恩。澤。承。續。灑。掃。者。欲。乞。汝。州。香山。慈。壽。禪。寺。襄。州。福。聖。院。並。改。賜。天。寧。觀。音。禪。院。名。額。每。遇。天。寧。節。撥。放。紫。衣。恩。澤。各。一。名。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教。僧。尼。道。士。女。冠。年。八。十。以。上。並。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十。年。十。二。月。三。年。正。月。度。寺。數。同。

僧籍

事物紀原。唐會要。舊制。僧尼簿。三年一造。其籍二本。送祠部。一本。留州縣。又。開元十七年八月十日。勅。僧尼。宜。依。十。六。年。舊。籍。則。僧尼。供。帳。始。于。此。耳。僧史略。唐文宗太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尼。其。名。申。省。以。憑。入。籍。八。籍。連。帳。自。太。和。始。也。二。文。不。同。以。會。要。為。正。宋。朝。用。顯。德。事。三。年。一。造。帳。定。著。于。金。唐。會。要。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禮。部。尚。書。崔。龜。奏。僧尼。籍。開元二十九年造。天寶元年已來。度人。總。未。入。籍。

望。具。錄。令。諸。州。縣。勘。造。仍。委。採訪。使。勿。當。限。勒。到。兩。月。日。畢。其。籍。請。軍。司。封。奏。道。士。女。冠。籍。每。十。年。一。造。仍。未。為。恒。式。勅。旨。依。奏。錦。繡。萬。花。谷。唐。初。天下。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十。三。百。五。十。八。所。三。十。二。百。三。十。五。所。僧。三。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別。勅。設。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散。齋。僧。尼。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十。五。日。祠。部。奏。括。天。下。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周。世。宗。紀。顯。德。二。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針。之。類。令。兩。京。及。諸。州。嚴。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聞。落。是。歲。天。下。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泉。州。府。志。九。朝。通。志。至。道。元。年。太。宗。覽。泉。州。僧。籍。歲。未。度。者。僅。四。千。餘。語。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餘。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八。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東。南。風。俗。惰。游。固。非。樂。為。清。淨。但。憐。耕。種。避。役。耳。宋。朝。事。實。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合。削。平。諸。國。其。數。彌。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天。禧。末。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浙。江。福。建。常。居。天。下。半。下。山。堂。考。索。宋。朝。而。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十。人。自。後。削。平。諸。國。其

永樂大典卷之六

十

後。僧。籍。彌。廣。江。浙。福。建。尤。多。宋。會。要。景。祐。元。年。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人。熙。寧。元。年。僧。二。十二。萬。七。百。六。十。一。人。山。堂。考。索。二。年。紹。興。自。今。經。書。精。熟。者。方。許。休。職。熙。寧。八。年。在。京。僧。九。千。七。百。三。十。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十。年。僧。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中。興。聖。政。寺。聖。於。紹。興。二。十。年。中。嘗。問。賀。允。中。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二。夫。當。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三。山。志。舊。記。繫。帳。僧。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人。童。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繫。帳。僧。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開。禧。僧。一。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候。官。縣。僧。一。千。九。百。五。十。人。童。行。五。百。七。十。八。人。懷。安。縣。僧。八。百。七。十。一。人。臨。清。縣。僧。一。千。四。百。八。十。人。長。溪。縣。僧。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古。田。縣。僧。一。千。一。百。一。十二。人。童。行。八。百。七。十八。人。連。江。縣。僧。五。百。八。十八。人。長。樂。縣。僧。四。百。九。十四。人。童。行。一。千。二。十八。人。永。福。縣。僧。五。百。三。十二。人。童。行。二。百。七。十八。人。閩。清。縣。僧。五。百。六。十六。人。童。行。一。百。六。十七。人。屏。源。縣。僧。四。百。九。十二。人。童。行。一。百。四。十八。人。寧。德。縣。僧。七。百。六。十四。人。童。行。三。百。二。十一。人。舊。記。謂。僧。戶。與。民。參。半。以。今。籍。較。之。直。民。四。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食。民。五

十七萬九千黃中小老不計浮屠民田若地三千餘頃食僧徒一萬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產錢八十緡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啻當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賦外一切取給于僧寺有以也夫

僧稱和尚

事物紀原後趙石勒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翻譯名義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

罪也此言親教師由能教離出世業故

僧稱比丘

翻譯名義大論此云乞士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又涅槃經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又莊嚴

經云破無名狀故名比丘

僧稱上人

錦綉萬花谷有過能自改名上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能改齊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合

曰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貧人二濁人三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主

中間合四上人等文類聚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

僧稱開士

海錄碎事衡岳有開士榜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僧稱沙門

事文類聚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宋玄漢記頡川語小唐州郡學校亦有僧與焉柳子厚

作通州文宣王廟碑稱易師沙門凝管是也錦綉萬花谷梵云沙迦應喜文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恭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僧稱苾芻

事文類聚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皆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有氣連騰五引蔓布條事勝經

僧稱闍黎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阿闍黎耶唐云執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畧也又云阿遮黎夜清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僧名緇流

鄭氏諱時稱僧人謂之緇流

僧稱沙彌

錦綉萬花谷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惠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釋氏要覽

僧稱頭陀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杜免漢言抖擻謂三事如塵釜真心此人能振擻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擻貪慾

嗔癡三界內外不致不捨名杜多

僧徒稱釋

事文類聚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

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石林詩話佛學從師姓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

以釋命氏遂為定制釋道安亦其姓也石林老人避暑錄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

支謙為支道安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

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專釋許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

道之言廢矣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十六

僧袒尚右

宋莊季裕雞肋編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一歲乃周天行連

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袒右連華嚴經淨行

品云右連於塔當願眾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失而今僧徒行道輿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

連而逆行季裕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眾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度僧

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九月上幸天宮寺度僧二千今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合

唐會要長慶元年三月勅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萬善寺宜各置壇場一所四月一日起首至畢日停所置壇場不得度新人唯受半戒者許

受具戒仍委兩街功德使與所司勘責各合受戒人數扶名聞奏長慶元年四月一日徐泗觀察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

來屢有詔旨禁絕此弊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率飲甚於主統自淮已南雖出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鉅萬蓋因於此浙西

度僧限百人度一人。熙寧元年十一月。中書言太皇太后生辰。車條給祠部牒二百。以半度僧。今率內降給紫衣。及師名共六十四道。餘並給度牒。詔具條制。進入。奉會。熙寧八年六月十六日。詔增河南府超化寺。歲增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舍利所在。於畿內最為靈跡。兩橋兩。隨獲嘉慶。歲止度僧一人。願闢人修奉。故也。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河州諸慈濟院。依太原府例。二年度僧一人。從之。七月九日。詔改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日。稱依法護例。遣恩度僧七人。慈祥院。歲增度僧一人。合曲。消舊。聞天禧。詔收。奏。遣。給左。藏。庫。錢。殿。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為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十。八。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奉。會。要。元。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皇。后。父。祖。墳。寺。左。街。資。福。禪。寺。可。除。每。年。撥。放。外。過。同。天。節。度。僧。二。人。紫。衣。一。人。七。月。十。六。日。詔。雍。王。額。乳。母。孫。氏。葬。報。先。禪。院。每。歲。同。天。節。度。僧。一。人。崇。寧。二。年。十。月。九。日。詔。崇。寧。寺。觀。並。依。十。方。住。持。其。披。剃。并。紫。衣。自。崇。寧。二。年。天。寧。節。為。始。如。未。有。童。行。即。仰。所。差。主。管。僧。道。係。的。手。下。童。行。披。剃。崇。寧。三。年。以。後。即。依。此。施。行。大。觀。二。年。十。月。三十。日。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住。持。長。老。元。正。生。化。賜。絹。三。百。疋。錢。三。百。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九

賁賜寂照之塔。看塔人。開歲度僧一名。乾道元年六月六日。詔以上天竺觀音院祈禱感應。賜空名度僧牒二道。九年閏正月十八日。詔昭慈永佑陵泰寧寺。每歲度僧一人。紹興初。以本寺焚修。贖官香火。詔度僧二人。後罷度牒。本寺因不復有請。至是自。言。事。下。禮。部。乃。引。紹。興。七。年。應。臣。係。恩。例。詳。本。部。執。奏。指。揮。持。之。不。決。本。寺。復。言。係。崇。寧。陵。寢。之。所。置。臣。係。恩。例。事。體。可。比。特。有。是。命。三。月。五。日。詔。叙。州。男。子。郭。惠。全。給。賜。度。牒。一。道。披。剃。為。僧。以。本。州。言。惠。全。自。少。出。家。每。死。買。土。成。墳。孝。節。感。著。故。有。是。命。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帳。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師。童。行。念。經。百。紙。或。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合。格。每。誕。聖。節。州。府。差。本。州。判。官。錄。事。參。軍。於。長。史。廳。試。驗。之。宋。初。兩。京。諸。州。僧。尼。六。萬。七。千。四。百。三。人。歲。度。千。人。平。諸。國。後。籍。數。彌。廣。江。浙。福。建。尤。多。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六。月。丁。卯。勅。自。今。長。老。大。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大。師。許。度。第。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第。子。宋。李。彌。遜。竹。溪。集。福。州。乾。元。寺。度。僧。記。浮。屠。氏。以。空。寂。無。我。為。宗。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因。地。行。願。皆。由。衆。心。起。故。其。為。教。慈。恩。悲。願。悉。以。利。他。不。求。自。利。停。是。而。行。非。如。來。子。像。法。既。衰。

人鮮知道。其徒熾然。以希求心行。愛取行。穿。履。法。壞。衣。衣。豐。食。薄。衆。人。之。奉。以。厚。己。後。一。毛。而。利。衆。不。為。也。福。州。乾。元。住。持。紹。宗。與。寺。僧。法。珪。者。募。諸。信。士。得。錢。六。十。萬。有。奇。不。可。供。他。事。資。不。給。者。悉。以。貸。予。收。其。贏。度。有。功。於。衆。者。二。人。將。自。此。始。歲。以。為。常。也。昔。佛。在。舍。衛。次。第。巡。乞。不。生。高。下。違。順。二。想。施。者。受。者。如。出。一。心。與。諸。衆。生。共。作。佛。事。不。關。約。與。而。美。取。之。雖。然。能。使。積。者。散。貧。者。給。債。者。勸。賴。以。獲。益。者。衆。故。為。善。之。尚。庶。幾。焉。悲。夫。今。浮。屠。之。類。成。物。自。恣。不。為。其。所。當。為。而。宗。肇。或。能。推。利。他。之。故。為。書。之。曹。勛。松。隱。文。集。淨。嚴。度。僧。記。釋。迦。如。來。成。等。正。覺。隨。宜。設。化。說。法。度。人。初。度。則。阿。若。憍。陳。如。最。後。度。則。須。跋。陀。羅。所。應。度。者。亦。皆。得。度。猶。說。道。教。經。以。告。諸。比。丘。垂。於。無。窮。雖。藏。度。後。教。法。具。存。如。佛。在。世。則。知。佛。之。出。也。本。於。度。人。至。於。遺。教。之。設。直。欲。精。嚴。其。戒。行。防。閑。其。非。僻。爾。是。經。之。傳。俾。後。世。或。見。或。聞。皆。有。所。宗。仰。由。是。凡。學。出。世。法。落。髮。披。緇。依。瞻。佛。日。者。率。稱。道。教。第。子。如。一。燈。之。明。可。至。於。百。千。萬。燈。無。有。窮。盡。實。自。是。發。之。佛。欲。度。人。之。心。可。謂。至。切。知。者。董。公。以。勤。勞。之。節。人。侍。帷。幄。積。有。歲。年。每。肩。一。心。克。辦。衆。事。親。謹。廉。之。臣。而。又。了。知。若。空。信。向。融。若。既。著。嘉。績。擢。登。省。庭。例。賜。功。德。院。額。為。淨。嚴。禪。院。延。請。僧。了。居。主。之。居。者。德。飽。參。為。衆。林。規。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十

則公沒之後。精專。修。字。有。加。于。昔。傳。道。之。外。復。徧。募。信。檀。賈。因。百。畝。約。每。歲。所。收。度。僧。以。贖。佛。事。可。謂。得。遺。教。之。旨。矣。自。非。董。公。有。知。人。之。明。於。前。居。公。能。不。負。所。知。於。後。何。以。至。是。勸。告。老。寓。居。天。台。林。泉。間。淨。嚴。專。使。求。文。以。紀。其。實。及。為。還。遺。教。之。意。備。告。之。誠。使。得。度。者。以。此。為。心。則。無。戒。行之。先。他。日。繼。居。者。以。此。為。心。則。歲。增。之。員。是。得。度。與。度。人。以。舉。兩。得。也。以此。仰。祝。聖。壽。當。千。萬。年。見。流。通。以。此。廣。祝。聖。之。舉。必。歷。塵。沙。劫。名。具。實。在。其。為。廣。大。詎。可。算。數。惟。後。人。守。之。勿。墮。厥。旨。此。禪。師。集。陳。致。政。施。用。度。僧。記。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參。扣。餉。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弗。作。舍。僧。解。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種。種。盡。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出。度。僧。度。佛。祖。也。貴。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之。及。時。必。播。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冀。區。區。舍。家。林。林。服。勤。稱。頌。異。者。皆。良。苗。非。思。常。自。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妄。冀。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暑。乃。能。得。就。令。得。之。必。四。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祖。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殫。何。以。至。大。究。竟。為。大。福。因。發。生。富。貴。壽。考。報。効。種。種。毫。髮。反。償。如。經。所。云。可。憐。有。信。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捐。膏。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世。自。一。至。多。傳。無。有。盡。推。

禁私度僧

永樂大典卷八十七頁六

主

鬻僧

永樂大典卷八千七百六

主

永樂大典

卷八七〇六

中有選試僧人之條并盜詞訟斷罪選俗差發稅糧或當或免。天曆詔必
先納丁錢。申覆禮部。出給度牒。方許出家。先儒論斷。韓子曰。佛與老
之道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道先王之道。以道之
緣。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唐姚崇曰。何用度。奸人以壞正法。宋高宗曰。獻
言者多欲度牒。以資國用。一度牒所得幾何。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
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若介曰。兵農憔悴。此獨膏腴。賜賜。號稱紫粉。如
執事者奈何。而不圖哉。孫洙曰。天時有水旱。賊徒有蠲復。而浮屠之食。氏
一歲取畢足焉。天下之所以大困。困者此也。唐補闕辛替否疏曰。奪百姓
口中之食。以養貪饕。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
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
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
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百官學海詒謀錄。江南李主倭佛度人為僧
不可數計。太宗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
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
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雖然。奸猾
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僧牒度牒。而僕廝下流。皆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至

得為之不勝其甚矣。源流至論。僧。三代而上。王政清明。民有常業。而
不知為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源流至論。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本論蓋
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闢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先王之
道。以道之。源流至論。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排攘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
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僧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顧可嚮之以開
其端歟。吾嘗攷其源流。佛之為教。吾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
時。浮屠之教。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元宗。聽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
僧。時安祿反。楊國忠以為正軍物。不可以給。主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
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然則嚮度之法。創於此。歟。嗚呼。西民有常
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戒君民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
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唐紀若不鈐
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神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連相祖襲。至
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
開。趨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宋熙寧以前。日就裁損。天
子曰。經業精熟。方許籍記。熙寧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方許籍記。否則曰

四十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帝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千餘。今當
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餘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八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
重困。當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情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帝王魯言。制
度大為增。情農游手之人。無益改化。張知白言。臣任樞密。嘗聞知造一
大僧。是僧行。且曰。自今懲。多使太濫。否則曰。所度皆古類。奸人不可。嘉
祐三年。帝覽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不類遊民。為弟子。或歲亡命。各合
自今皆取。卿實保任。方聽收。詔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
初。曾執中執政。因詔元節。聽僧五十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使一百
八度一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至
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
東。運使修城。陝西耀州。則以僧。熙寧三年。給度牒五百道。度僧。付陝西。宣撫
司。易見。錢糧。永興耀州。則以僧。熙寧七年。給度牒二百五十道。熙寧
原懷慶路。既氏。是永興路。常與耀州。其在當時。價至百九十。十。皆九十。十
未止也。又至三百。三百。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著。今每道
為錢百三十。十。後會。要州。路。每道三百。十。以次。或為百九十。十。價。尚。分。別
取。言。從。之。蓋。熙寧以前。重本抑末。不以嚮。嚮。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至

以嚮。嚮。為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
通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
熙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千。通八年計之。歲之所度。不啻一萬。也。熙寧
八年。上批勅。會。賣。度。牒。數。是。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
千餘。通。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通。熙寧。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
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顯言不。嚮。錢。公輔乞
並裁損。並長編。此皆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
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
多賣度牒者。獻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三人為僧。則一夫
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
田不耕矣。二十七。年。上曰。今日。田。多。荒。若。更。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
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
多。則。不。耕。者。衆。矣。噫。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其惟高宗乎。
汰僧 北史魏本紀。武帝大延四年。罷沙門年五十以下。周本紀。高
祖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

主

主

山南東道荆南廣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十六
道先合留僧二十人。今數內落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德鄆
曹徐泗鳳翔瀋青易定陝魏福建同州華州一十四道。先合留僧十人。今
數內各落十人。河中先留僧十三人。今數內更落十人。桂管汝州等
道。依前留僧五。今夏州留僧五人。今並不用留僧。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
年八月十五日。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大泰穆護祇僧二十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
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
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正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戒其半。留十人者
戒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
越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唐取容
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閭閻。竟有何益。何仲武
乃封二刀。付屠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即中韋。傳以為事。不宜
大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萬年龜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勅
併省天下佛寺。中書條奏。諸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土州宜各止留一
寺。寺僧止留十人。下州並廢。餘人並勒還俗。逆歸貴以充幾戶。八月。制曰。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寺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傳教浸興。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
蠹耗國風。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
忽居父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亂人。無逾此道。況我高祖
文皇。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親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
教。與我抗衡哉。弊之可革。斷不在疑。而中外誠。居。傷于朕意。條流至當。宜
在必行。濟人利衆。予何讓焉。今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
十六萬五千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良。二千餘
人。還俗。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
歸皇化。下制明達。宜體予意。出本紀山堂考索武宗 素惡僧尼。會昌四
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
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
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及 宣宗 立。盡反為會昌之政。五
代史漢李欽明為司勳。負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
飢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
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齋五石。綿五兩。十萬僧。計綿五十萬
石。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織。實數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

永樂大典卷八七〇六

天

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江少虞類苑太宗曰。
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餘者。今殆二十人。乘東南之俗。連村跨邑。
去為僧者。蓋滿稼穡。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判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
已判者數萬人。尤可驚駭。是事是山堂考索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
僧道者。祖父父母。及在。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禁男子祖父。及
母在不許出家。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情農游手之人。無益政
化。張知白言。臣托樞密。日嘗斷却。違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
切宜懲革。勿使太滋。續通鑑長編嘉祐四年。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
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又而自消之
勢也。詔從之。宋史備要大觀四年。夏五月。停給僧牒。毛注言。天下僧尼舊
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宋會要紹興
六年。四月九日。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允濫。姦蠹。其勢日甚。
諸州每年經議。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
務足額。量降度牒。許人進納。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猶能
營國。便行。披剃。誰肯勤苦。試經。願見此科。亦是虛設。權住三分之二十。
年六月八日。三省言。寺宇。乞每年撥放。有礙。昨降權住指揮。上曰。既有
指揮。權住。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毀其教。絕其徒。有善
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衷。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
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
過一二百。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往據
故。千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中興政要。不欲廣釋教。紹興二十六年。
二月。進呈王太寶乞戒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太寶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
曉朕意。連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法
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年至於八百。
此時佛法安在哉。朕以謂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
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
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盡民傷教。莫
甚於此。豈宜廣也。不給度牒。二十七年八月。進呈諸州軍。有給換不
盡。僧道度牒。乞全盡數繳納。尚書禮部。上曰。前日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
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
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萊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更給
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來佛

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前代以來非不禁絕然終不可廢也朕亦非有意絕之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耳不欲鬻度牒

淳熙四年十月執政進呈江州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

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初置以萬人為額之前度牒切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聖政史臣曰剽民為兵鬻民為

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致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猶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賦民以

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已上三事兩朝欲減僧籍以寬民力臣升之釋曰國初僧尼之籍六萬至道之

初泉州未度者四千太宗肇然憂之特加約束富弼釋其事謂今祠部之籍三十四萬因民被蠹深矣得不為之節制稍減其數以息民力臣嘗以

其說而參之孫洙經緯策則謂寶元中乃四十四萬慶曆七年惟三十一萬蓋歲度不過千百而物故者常浮數倍至和初年歲度復加一倍竊惟

國家未能盡除廢而復培益之也且謂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屠害雲中太平安樂之亂制也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屠害中王婚元載之感於左

永樂大典卷之八

九

道也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不願襲景雲大曆之弊也又謂不耕織而衣食於民天時有水旱賊使有蠲復而浮圖之食取足焉

此天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元祐中有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者亦請恩祖宗之美意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

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即三者之說而推之或可以漸減游惰而歸耕農者浮蠹以寬民食在先朝且未能盡革況今之主國計者無一事非

借助於此白和耀曰科曰買工役取諸下以供上而上之所以償之者舍是殆無策也是三者之說亦惟止泛濫於末流僅賢乎日增月益驅天

下之民蕩然而不知止者若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脩禮義之本以勝之則有韓愈歐陽脩之說在宋史張洵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

屠者衆凋瘵至和元年初增歲度僧舊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勸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塚

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裁一遂更聖宗紀開泰五年十一月詔汰東京僧元史至元三十

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至順二年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遣大萬安等十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

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六

三

二十九

洪武正韻于求切說文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一曰膏也一曰油油
和謹貌又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人禮記云油然生矣許慎說文油从水
由聲以周切顧野王玉篇水名又麻子汁徐鉉通釋延秋反司馬光類篇
夷周切又余救切浩油地名毛晃禮部韻又油油雲行貌踈油半飾戴侗
六書故膏液也油類消故引之則出入進退順易者曰油油然以油塗物
曰油去聲郭守正紫雲韻玉藻三爵而油油說敬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水
名出武陵入江揚桓六書統喻雲油也外油非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
又前漢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注行貌又禮記樂記油然生矣注新主好
貌字漆傳義脂油也趙撫聲音文字通論九切又博物志積油滿萬石自
然生火武帝武帝庫災積油所致又行貌又和貌韻會定正喻鴟切又油然
威貌字切喻篆隸集韻見杜从古由徐鉉隸油六書
鴟喻賓延油書隸集韻古文韻海隸篆韻書統

真油 顏真卿書
羊油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百四十一

三元延壽參贊書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
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農桑撮要臘月所搾清油

收貯蠶屋內點燈諸蟲不入嫩膏華
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蟲蛾

宋莊季裕鷄肋編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廚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勝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

胡麻油

本附胡麻油微寒利大腸胞衣不落生者摩瘡腫生充髮陶隱居云麻油

蓬頭生毛髮。陳藏器云胡麻油大寒主天行熱秘腸肉結熱眼一合取

陛下、政和奉食、康王、王、有、康、寧、之、主、已、矣、
野人、胡、括、杜、天、師、奔、避、焉、以、
胡、林、一、名、巨、勝、一、名、狗、蟲、

方莖鵝蘆葉名青藜明目耐飢渴延年以作油微寒此麻以角作八棱

相油

種水傍實如吳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榨爲油曰木油元一統志柏油出
餘干取烏臼子爲之造燭最明絮凡三等堅者爲皮油可以度夏次則軟

油又有糠油可燃燈通販入臨川縣出烏桕樹其子出油取以灌燭
莊李裕鷄肋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

子油 山居備用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研為泥用
水絞取汁熬成浮清油綿濾淨再熬澄清

杏子油 山居

備用杏子不以多少連皮搗碎用水煮焚取浮油綿濾淨再焚成油客話
蔡元長曾孫居隆興以面油貢歲貢六十合始令抹利及素馨各自為油見

今修合凡取杏
仁油二百斤造

蒼耳子油

莊李裕鵠肋編山東以蒼
耳子作油此膏治風有益

蔓菁

子油

莊李裕鶚肋編陝西食箋菁子油亦以作燈

且是以菁子薰目散夫月今不聞為是

旁毗子油

莊李裕鵝肋編旁叱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
人采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咸市人罕用

稻

旱油

晁說之客語
稻旱丁又由

永樂大典卷千八百四十一

二

糖亦可 取油	糖油	見	豆油	元一統志 杭州府產	菜油	元一統志 杭州府產	柰
-----------	----	---	----	--------------	----	--------------	---

油
劉熙釋名柰油。檮柰實和之。以塗船
上。燥而發之。形似油。杏油亦如之。

魚油
汚陽志。魚油。本州土
產。莊李裕鵜助編類

州食魚油。味頗腥氣。桐油。莊李裕鷄肋編。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煙濃汚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

可去也。色清而味甘，供食之令人吐痢。飲酒或茶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常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斃去之。元一統志安。

慶廣德延平武崗桂陽永寧徽甯溫處並產游官紀聞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簾。若真者則如鼓面鞣圈子。上繞有偽則不着圈。

上矣。山居備用葵桐油法
黃丹半斤 官粉半斤 密陀僧半斤 無
名異二錢半 龍骨二錢 右每桐油一斤如天氣熱除黃丹二錢重。先

下無名異密陀僧候熟下官粉黃丹用刀頭挑試垂絲五寸長不斷方好

金色用枝子蘇木熬制候乾用油。又洗桐油法以生銀杏肉擦汚處令

宣遠爲宰祝周云。曰。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序略。虜使逆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

乳不害有油俗傳是龜奉而龜
得燕石腦油之益當以缺疑

石油

江少虞類苑延境內有石油
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

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稠稠而出土人以堆尾裹之乃採入壺中頗似
得漆漆之如麻但烟甚濃所當煙華皆黑子疑其烟可用試拂其煤以爲
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必
盛行於世自子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煤有時而竭
也子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雲紛紛旋草窮廬學寡人化盡素衣猶未
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元一統志石油出肅州南山石中其泉如管簾注地
爲溝肥如膏肉燃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又延長縣南迎河有
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癬歲納一百一十石延州縣西北
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歲納四百石入路之延豐庫又延安府宜君縣西
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氣雖臭而味可療蛇馬牛羊疥癬
搽頭竹油 山居備用搽頭竹油每用香油一斤棄枝根到碎新
煎至一半去前物加百葉煎四兩與油
再煮入香物藥末一二味依法搽之
烏頭麝香油 山居備
麝香油方用香油二斤 柏油二斤 沒石子六兩 川百藥煎
五倍子十兩 訶子皮一兩 酸榴皮半兩 猪膽二箇 甘草
真脂凡一錢 半蓮臺半兩 右件爲鹿木先將香油鍋內熬熟沸然後
將藥末下入油內同熬少時傾出油入罐子內盛微溫入柏油一兩攪漸
冷入猪膽又攪令極冷入下藥 苓苓香 麝香葉 香白芷 甘松
三錢 麝香一錢 再攪勻用厚紙封罐口每日早午時晚西各攪一次
仍封之如此十日後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結
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黃者黑早蓮臺諸處
有之科生二尺高小花如菊折斷有黑汁名胡 金主綠雲油
孫頭一方去柏油如王不留行半兩依法造用 山居備用金主綠雲油方用蔓荊子 高沒石子 訶子肉 麝香
白芷 沉香 附子 卷柏 覆盆子 生地黃 苓苓香 芒硝 蓮
子草 丁皮 防風 右件等分洗淨曬乾各細剉炒黑色以寬紙裝成
入磁罐內每用藥三錢以清香油半斤浸藥厚紙封七日每遇梳頭淨手
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亮者生髮赤者 生亮烏雲
亦黑婦人用不亮髮黑如漆已亮者旬日主髮 山居備用生亮烏雲油方用秦樹 白芷 川芎 蔓荊子
苓苓香 附子 右件生用吹咀爲鹿木用綿袋盛清香油

沒一斤二十一日取油日三度擦無
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效 **潔髮威仙油** 山居備用
油用威靈仙十莖側柏葉二枚牙皂三隻黑牽牛二十粒黃柏皮一片手
指大各細剉以酒煮成納瓦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紫髮長髮勝苓
有百藥煎之類如髮髮體結不堪 香髮木犀油 山居備用香
髮理者連取一掬蜜立見梳解 山桂花皮展展半兩者揀去莖蒂十分淨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控
手拌勻以濕燥相傳爲度納瓦中厚用油紙封緊瓦口坐瓦於釜內以
湯煮一餉久持起頃燥處十日復傾出以手洗其清液收
之要封固謹密愈久香以此香勾入黃蠟爲面脂尤馨 **宮製蓄**
薇油 山居備用宮製蓄薇油真麻油隨多少以寬瓦盛之今半瓦取
持出頃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清晨旋攪半開抽花俗呼爲臭橙者揀去
莖蒂納瓦中令潔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洗其清液收之其油
與蓄薇絕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 煎寬油法 溫羊頭碎
長髮茶荊素馨油造法皆同尤爲面脂 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平麻去枝研光粉黃丹各七匕柳枝攪用莫輕傳
又詩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平麻去枝研光粉黃丹杏仁一柳枝打出似
神仙紫荊葉用石灰和之其色特綠可以刷髮鬚髮熟皂子熱湯泡研如
泥用以粘油紙不脫皂英按水打糊亦可 又較青一斤令入槐花末
二兩水調制染寬膚以油油之宣和殿油憲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平麻
十五細細研定粉一錢和合了太陽一見便爭先凡油憲不及煎者止用
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順手不住打令勻用棉毛刷上筒而
妙凡油精練熟稍了以蒸餅泡作糊再刷過方上油油乾入水浸一伏時
須三兩次經雨過熱性退不出火方可收藏山居備用真麻油一籃擲
濃皂角水濾去滓一籃併一處須用磁器內煎枝子攪每籃煎七分候冷
澄清用盆底濃者不用是齊售用合油憲油法詳御帶提刑家方善奇
麻油四兩 桐油三錢 定粉一錢 單麻子一百粒 右四件先研究
粉單麻子令細將麻油同打候勻熟然後入桐油再打成油使須猛日中
便乾方見有光彩 歌曰 桐三油四不須煎百粒單麻細細研定粉一
錢相合和太陽 **煎酥油法** 山居備用煎酥油法用羊脂一斤猪
相射更光鮮

標切作片栗肉十箇切薄片肥乘十五箇每箇作三股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裝得梨等稍乾瀝淨以潤口光盛盛時同懸任意用之如作黃酥用

瓜菓子打碎同煎如作紅色用紫草煎料酌用雲南志建煎酪焦

昌府開州萬盈州臨安府並產酥油元一統志利州亦產煎酪焦

山居備用煎酪焦油以麵調作稠糊攤作厚餅餅熟後火烤熟不

可燒了取出入密和為劑擇為厚餅樣包熟餡子印脫花樣深油煤

黃色或手面油 文曰雜錄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

按國標之面油 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山

居備用造臘面油臘鵝脂不水才蘆香 苓苓香 三奈 甘松 黃

臘 乾臘脂粉 石等分磨香少許裝三五沸用紗吊濾過早晨洗面早

用油擦面光 澄油法 山居備用澄油法油一斗瓶以銅青一兩蓋

臍如紅玉色 綠是也細研攪向瓶內攪勻停一宿澄清如

水 勾油法 山居備用勾油法車前草葉女積葉濃漿湯對油煎事

為末先將油水入慢火以槐枝攪相次入 法油法 實草酒譜法油

藥末五錢也攪勻點燈焰高如法好不滅 法油法 法飲者或無嫌

非多用金缸而油昏濁若不治之且極過費挑越而終且暗也取油一瓶

約斗飲以銅青一兩投之攪勻經夜當清如鏡燈心先以火焙令極乾以

絲束擇寬長者三十莖為一束對油平缸以巨錢貫而立之使絕明也妙

未研麵及水攤子用之率佳也山居備用法油罐子用油 蠟 二 兩

歷青二兩 槐英子半斤 右都 省油方 山居備用省油方 細

骨各一兩同研末乾糝良久揉便落 又苦竹蛀末糝隔物慢火熨之尤

更妙 洗桐油以牛皮膠炮湯攪其油即去 又生銀杏肉擦汚處今遠

用熱湯洗盡去 又以石灰少許糝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即去 又法

用麻油點汚處指今勻以灰汁洗之即去 又油汚毛衣用豬蹄爪煎湯

煮熱洗汚處糝少鹽隔紙熨之即去 又法衣裳油汚紫蘇泡湯攪洗

又滑石末糝之紙觀用熨斗熨數次衣如初 乾紅以酸漿和皂美洗

滴少麻油搽之其色不動 紅紫衣用豆豉湯熱攪油去色不動 又海

蝶蛸滑石二味等分為末糝而熨之 又方以蕎麥麵鋪上下紙隔定熨

斗熨之即無迹 又寒水石三兩燒過研如粉滑石二兩白礬一兩右件

同研末油汚衣裳即糝末於上良久揉之便落 新衣因油即用葱湯入

瓶內以瓶嘴注所汚處細開衣服以汚去為度不得用手按洗自然如故

山居備用洗油法用黃麵湯洗 又法以東壁土熨之勝滑石石灰 又

法每用海蝶蛸白礬土各一兩滑石一錢為末搽油處 又法甘土水和

塗之洗膩服如灰 又法以滑石刮細末糝之仍以紙觀用熨如是數次

其水如初 又法用赤豆粉粘綴甚妙 洗油汚衣服法 用龍骨二兩

馬賊骨一兩半三顆子半兩麵包燒白石灰一兩白土二兩石灰二兩俱

為細末糝於油汚衣處用紙蓋在藥上用熨其油即起 又法用礬

豆粉滑石各一兩寒水石二兩火煨白石灰赤石脂膏牛各一兩白礬白

芡千年石灰和為細末依法熨之即去 又法凡衣裳為油汚用百滾湯

修藥一重在上次將油汚水鋪藥上了。再用藥一重於水上。又鋪紙一重。方用熨斗於紙上熨之。少刻除去藥油。已自去水。淨換藥。再熨。其用了藥。紙內妙過。又可用熨斗。不可太猛。起油藥。治油汚衣服。并顏色書畫。等物。龍膏一兩。半滑石二兩。馬魚骨二兩。白礬土一兩。右為末。抹汚處。紙襯熨油。汚多日者。再用油抹汚處。乾洗油法。白土半斤。滑石二兩。右伴同為末。只乾使用。令得塵垢不染。還本清淨。洗油法。造墨。人以洗手。極淨。亦可洗字。甚妙。茶茗子。并杏仁。及天。如欲洗。子。應土。油。右等。分。如。肥。皂。法。洗。手。如。洗。字。以。藥。末。安。上。以。熨。斗。熨。之。即。落。油。洗。漆。法。游。官。紀。開。凡。衣。帛。為。漆。所。洗。即。以。麻。油。先。洗。洗。透。落。漆。與。油。相。着。即。以。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汚。者。石。膏。火。煨。研。細。修。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辛。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以。試。之。切。溫。華。瑣。碎。錄。衣。漆。垢。油。洗。桐。油。汚。水。麻。油。洗。洗。油。墨。山。居。備。用。蒼。又以。油。洗。漆。以。要。洗。油。先。用。要。清。然。後。洗。去。水。二。兩。黑。牽。牛。一。兩。赤。小。豆。一。升。皂。角。二。塊。右。為。細。末。白。水。元。如。彈。子。大。以。滑。石。為。衣。每。洗。用。一。九。或。只。作。末。亦。得。久。汚。衣。水。浸。一。宿。然。後。洗。桐。油。之。類。皆。洗。之。如。新。如。茶。香。有。香。白。芷。在。內。亦。可。作。洗。面。搨。頭。藥。又。洗。桐。油。墨。汚。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香。仁。末。乾。按。落。又。洗。油。墨。汚。衣。法。半。夏。烏。魚。骨。滑。石。白。礬。各。一。兩。右。伴。細。末。油。汚。油。潤。一。宿。墨。汚。者。淡。墨。潤。之。淨。洗。燈。草。指。擦。光。先。用。藥。末。塗。上。紙。襯。熨。乾。即。去。如。再。有。痕。跡。又。上。藥。必。去。又。一。治。油。頭。山。居。備。用。五。香。日。取。止。推。油。法。止。於。水。洗。亦。去。帶。霜。茶。葉。左。右。指。之。推。油。小。說。家。求。唐。昭。宗。時。財。用。官。之。李。茂。正。令。推。油。以。助。軍。須。微。有。司。官。油。沽。賣。不。行。多。為。松。明。燒。專。乙。行。禁。止。蓋。民。間。燦。松。明。為。燈。故。也。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已。走。範。本。優。人。金。史。高。汝。礪。傳。汝。礪。上。書。曰。古。無。權。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均。輸。官。以。佐。經。費。未。流。至。於。吳。舟。車。稅。間。聚。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推。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納。而。重。煩。擾。也。寒。具。油。韻。府。羣。玉。桓。玄。愛。國。畫。嘗。視。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也。寒。具。大。點。汚。玄。悅。惜。移。時。被。詠。二。王。書。復。任。若。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善。為。胡。桃。油。回。漢。史。韻。北。齊。祖。璽。字。孝。微。累。坐。賊。盜。得。罪。後。為。高。齊。典。御。奏。

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先官。大室常呼為賊。孝昭即位。校著作郎。現善為胡桃油。以筆畫為道之長。廣王。因言王骨法非常。深自結納。長廣即武成。并車府於庫。夫油路欲推主者。指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驗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也。錢。孔。瀝。油。江。少。虞。類。苑。陳。康。肅。公。亮。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青。油。箭。釋。擔。而。視。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額。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精。子。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念。然。曰。爾。安。敢。輕。吾。射。弱。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瀝。自。錢。孔。而。入。錢。不。漏。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連。之。不。點。燈。油。呂。萊。辨。志。錄。寇。萊。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燈。油。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不。常。得。油。回。漢。史。韻。萊。公。車。亂。字。或。子。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囊。盛。數。十。管。火。以。照。書。以。夜。燭。日。焉。去。鎮。償。油。回。漢。史。韻。萊。公。州。刺。史。去。鎮。日。計。在。州。以。米。所。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使。人。鬻。油。回。漢。史。韻。五。事。青。州。王。師。範。師。範。遣。郭。聚。梁。充。州。郭。先。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實。可。入。郭。以。兵。從。實。入。襲。破。之。後。師。範。兵。屈。降。梁。郭。亦。以。充。州。降。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充。州。量。何。大。乎。黃。州。渠。油。失。堅。文。黃。州。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蒸。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相。離。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翁。身。畔。常。有。獸。子。把。初。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親。父。因。笑。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象。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泥。以。鐵。物。罰。謹。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考。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殂。燃。燈。用。油。莊。裕。勤。躬。織。纈。都。元。夕。燃。燈。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舡。子。着。油。劉。公。嘉。話。錄。文。人。曰。縱。油。即。今。淮。浙。間。編。船。運。子。惟。暮。耳。唐。書。盧。金。神。竊。油。夷。堅。文。著。傳。言。舡。子。着。油。比。感。之。及。見。魏。文。詩。方。悟。

武庫積油。溫。華。瑣。碎。錄。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晉。時。武。庫。火。積。油。并。車。府。於。庫。夫。油。路。欲。推。主。者。指。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驗。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也。錢。孔。瀝。油。江。少。虞。類。苑。陳。康。肅。公。亮。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青。油。箭。釋。擔。而。視。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額。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精。子。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念。然。曰。爾。安。敢。輕。吾。射。弱。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瀝。自。錢。孔。而。入。錢。不。漏。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連。之。不。點。燈。油。呂。萊。辨。志。錄。寇。萊。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燈。油。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不。常。得。油。回。漢。史。韻。萊。公。州。刺。史。去。鎮。日。計。在。州。以。米。所。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使。人。鬻。油。回。漢。史。韻。五。事。青。州。王。師。範。師。範。遣。郭。聚。梁。充。州。郭。先。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實。可。入。郭。以。兵。從。實。入。襲。破。之。後。師。範。兵。屈。降。梁。郭。亦。以。充。州。降。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充。州。量。何。大。乎。黃。州。渠。油。失。堅。文。黃。州。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蒸。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相。離。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翁。身。畔。常。有。獸。子。把。初。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親。父。因。笑。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象。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泥。以。鐵。物。罰。謹。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考。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殂。燃。燈。用。油。莊。裕。勤。躬。織。纈。都。元。夕。燃。燈。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舡。子。着。油。劉。公。嘉。話。錄。文。人。曰。縱。油。即。今。淮。浙。間。編。船。運。子。惟。暮。耳。唐。書。盧。金。神。竊。油。夷。堅。文。著。傳。言。舡。子。着。油。比。感。之。及。見。魏。文。詩。方。悟。

水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旁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撻殊以為苦蓋初未嘗為斯也然無由自明但實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啓扉入視連一俾人脫所著金甲正取油適望四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隔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為此老特富無義廣營舍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顧我思步多使我舉身成瘡痛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而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得數數為人倘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神明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福禍未可問也遂隱

沈母滅油 宋書沈約流寓家貧為志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

蚰蜒惡油 太平御覽淳尚書在河陽蚰蜒入耳半月後腦火 蚰蜒惡油之中洪洪有聲腦悶不可徹至以頭自擊門柱疾狀危急有人教以麻油作煎 孫秀儲油 晉書齊王問起義孫餅枕卧須臾蚰蜒自出而差 髮癢灌油 宋書宮人患腰痛幸心發則乞絕徐文伯油於殿省 視之曰髮癢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焉縱火具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一

三尺頭已成蛇膝 折松灌油 魏志孫權至新城滿寵馳赴募壯之滴盡唯一髮

火燒賊 煉腦為油 宋莊李裕鵲鵲和編宣和中京西大鰲人相食煉腦為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辨也

殺以油 北史侯景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利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殺之 焚以鼎油 宋書

傳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選如龍圖閣直學士又言妖賊陳泰州縣唯搜求官吏悉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肝或焚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

潑以煎油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陳敬瑄多怨心不憤 遣人歷縣鎮誦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遵訪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故誣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

西城二十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漆擊其瘡備極慘酷見者莫之

加碧油 文昌雜錄國朝會要據稍聲之一云家操牛善聞守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

駕國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夫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據稍者少府監欲備據稍不知其制禮官曰據稍捧也以黃金塗木執之以危驛

尸以赤油 墨客揮犀嘗有殺人死者驗之無傷跡有一老吏曰此易驗也以新赤油敷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跡必驗

塗身以香油 北史赤土國傳其俗皆穿身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

答梁

祖艾油 蜀檮杌錄梁祖遺王虔陝州鼓計二器建以艾油答之

炭死人膏為油 金史海陵王紀南征連戰艦江上 應舉夢油 宋南紀開清津楊毀民廬舍以為材炭死人膏為油 汝南少平時以卿貢試禮部侍從按部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無不利如是者三攜性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部者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劉五卧西牆下忽呻吟如魔亟呼之醒乃其言有二人扛油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汝南聞之大驚同部相與笑謂其言其名嚴然中焉視榜雖若連神之油漬其上蓋御史 脂車有油 鄭氏注書以夜覆燈蓋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二

脂車有油言車 賣假油 見說之客語都下有賣假油者偽作偷銷兩軸有油將行 泉油之狀茅油一瓶五斤初只要價頗廉已而迫暮攤當五百錢而去明日不見矣

沽怪油 太平廣記京宣賣取視之惟面上五十米錢油下盡是水

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猨狀桶不避道導者持之頭隨而落遂入大宅門官吏異之隨入至大槐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墩葵如疊挾二筆錯樹滿其中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濕釘其蓋已落蝦蟇即蟻失筆錯乃油桶矣

乾榨油 宋史余玘傳利司都統王夔素饒悍怪其油好而腹及怪 恃功驕恣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縛其發食者悉病嘔洩

薛出油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以史部郎中兩股以木交壓 龍圖閣待制薛奎權出開封府監為政嚴

謝曰臣知聲疾安避此上益加重

麻膏油 馬明史實錄崔慎

由子胤為宰相人

避其父呼油為麻 龍油 杜陽雜錄龍油煉入水 嬰油 陸游南

升傳來路使契丹以環封帛書 砂羅威油 頌古聯珠巖頭因情

曰銅砂羅威油汾陽昭顯曰慶中辨主兼難明千人萬人少一僕銅砂

羅油今古淨與右後却眼中釘 佛印元曰慶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

更點睛堪笑者婆羅眼至令南北絕人行 海印信曰慶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

問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 雲漢恭曰銅砂羅威油正足

毗盧印後收更有慶中辨得主 太平時將盡封侯 草堂清曰銅砂羅威

油清淨照見慶中舊主人 寄語禪人猛取笑孤負此生身 大滿智

曰終日慶中走慶中洋大有堪笑五湖人 袖衣頻抖擻 佛羅慈曰銅砂

羅威滿威油生茅蓬他羅蘭頭但看未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籠 塗

毒藥曰頂起砂羅時身心都不見 西風一陣來落葉雨三片 息菴觀曰

村飲夜歸來便到三四五摩訶尊者莫嫌驚看次 空史印曰銅砂羅

寒滿威油潦倒巖頭不識羞 却向蟬眼睫上 樓頭浪宿送風流 無境

微曰百萬雄兵入漢關 威如猛虎陣如山 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

大難 橫川曰慶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 紙撚無油 頌古

會得休 鼻孔眼睛都要見 銅砂羅威滿威油 紙撚無油 頌古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巖頭曰洞山宗

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實

相油 大方等大雲經如來功德以實相 如蠅著油 大寶積

食觸如 蠅著油 油潤蓋慈燈開發慧眼除無眼暗 如蠅著油 經心常

詩文 宋蘇東坡大全集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

起油水相持水去油住 湛然光明 不知有火 在大能定 內外爭執 若不經

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 見火復起 容齋三筆子南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

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 其一名曰大落水油汚衣衣 詩太俗不足

傳獨後一篇殊有理 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汚白衣 班班駘駘使人疑 縱饒

洗過千江水 爭似當初不污時 甚愛其語 今六十餘年 尚歷歷不忘 漫志

于此 梅聖俞宛陵集韓王汝道油 朝讀百紙詩 夜成幾篇書 明明白晝

有陽鳥點點暗室無燈 蟾目睛須藉外物 光日月不到 早華居若能實以

清油 畫燈照文字 燈焰舒舒 舒舒舒舒 舒舒舒舒 舒舒舒舒 舒舒舒舒

此所感當何如 陸游渭南集買油 氣習年未轉 未平夢四猶喜讀書聲

冬氣不曠 澤開事止 為吾兒續短檠 楊冠卿客亭類稿謝人惠油 青紫

照天輝寶炬 分金蓮榮選 不可期 膏火徒自煎 樂短無餘輝 囊空無留錢

一燈假鄰壁 三冬廢燈編 殘膏許沾 巧難容 欣窮年 劉行簡茗溪集許師

正秀才遊燕中 得膏面碧雲油 見示因作二絕句 當年公主嫁 禮義自

懶芳蘭製此油 燕代古來多絕 饒筆 茲今有漢風流 朝騎香封入紫門

六宮勻面 夫誰能應 嘆為里道西域 只得連山首宿根 再問韻呈師正

誰憐李于黑 貂裘談舌 曾輕動 碧油客路 何施畫眉手 自塗香澤慰飄

源 塗澤風流出 馬門戰場 推為洗 喉 痕聖時宮女自粧 薄不遺 驚入蒼琅根

江油縣 大明清類天大分野書晉 於此 西魏改為

國朝因之 保寧府考究圖經唐屬龍州 其地有江油溪 故因以名 元徙縣治

於武都鄉 興教鎮 梓潼江油元屬劍州

一寨有石門山 浩江與地廣記江油縣 漢剛氏道地屬廣漢郡 復置江油

縣 魏鄧艾伐蜀 自陰平景谷步道 垂兵來馬魚貫而進 還江油出綿竹 即

此地也 元魏曰江油郡 西魏曰龍州 隋曰平武郡 唐曰龍州 故平武縣 梁

末氏蒙李太智自立為藩王 西魏廢為縣 隋屬平武郡 唐正觀八年省入

焉有石門山 浩江與地 紀勝江油縣 倚郭晏公類要云 漢剛氏道屬廣漢

郡 元和郡縣志云 本晉武平縣 地後魏置江油郡 並立江油縣 唐地理志

云 晉始建陰平郡 又平武縣 後魏置龍州 隋初改平武為江油縣 取江水

以焉稱 無立郡唐志又云 正觀元年省武平入江油縣 又鄧艾傳 江油止

從由無水唐書舊志

通典並為江油郡

洪武正韻于求切 水邊猶草又臭草也 許慎說文瀾水邊州也 以竹猶簪

以周切 徐鉉通釋按 爾雅似苗一名葦 于注一名軒 于生水中 錯今按 似

細蘆 蔓生水上 隨水高下 汎汎然也 故曰蒲葦也 延秋反 顧野王玉篇與

周切 陸法言廣韻水蒲竹丁度集韻或作葦 司馬光類篇又以九切 數個

票莫非一氣。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考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薰蕕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僞。是仁義可為詐佞乎。是回邪可為忠孝乎。是賢可為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復賢。性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為薰蕕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卒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卒能近賢。鮮矣。然則薰蕕有臭。以其親也。親之至莫出於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未。臣不復有繇。舜也。父不復有嫂。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繇不復有禹。禹之未。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冥。子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惟不肯暴亂。孰如乎未均。嫂繇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於未均。嫂繇不能蕕於舜禹。受不能感於冥。管蔡不能易於周公。周公復不能受其兄弟。是豈聖賢不能而易。而況於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折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馨。不馨之草。近乎一蕕。必聞其臭。是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

从手尤聲。𢶇又徒刀切。曉聲。人獸借熊忠韻會舉羽次濁音。周禮養人注女春枕二人。又儀禮枕長枋可以持物集韻亦作𢶇字。溱博義通作𢶇。又笑韻戈照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勿韻此方言之音。亦作𢶇。枕見正音高膏二韻。於此作枕非。或用挑白否高切。抒曰中米。从爪於曰上為意。今但用榻方音見彙韻韻書。

𢶇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𢶇** 並六書統。

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枕。

𢶇 洪武正韻于求切。草盛貌。亦作𢶇。又蕭韻宋重修廣韻以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夷周切。草茂威釋行均龍龜手鑑音由楊桓六書統喻集蘇州茂也从艸𢶇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

𢶇 說文見杜从古。出音六書濁音。韻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𢶇。

𢶇 集篆古文韻海。**𢶇** 統。

草鮮于拒見。

𢶇 草書集韻。

榆 洪武正韻于求切。白粉詩山有樞隰有榆。樞音誤則榆音由。又魚韻吳棫韻耦叶音夷周切。毛詩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嬰。樞音敗要郎侯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

正喻鳩切。漸榆木字切。喻鳩喻寅延榆。

之曲以溯游秦風蒹葭篇溯游從之死在上游西漢書項籍

東涼義水中央溯游水中央溯游從之死在上游西漢書項籍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大頤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時古曰晉書

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厭度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秦故曰上

游也時古曰上游水中央溯游從之死在上游西漢書項籍

云代英雄迭居於此江河上游羅盤識遠昔人謂川陵罕南北

以斯地為上游焉江河上游羅盤識遠昔人謂川陵罕南北

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

黃河之險下臨趙代而取河北也易大江東下益利變特實居其上故據

川則可順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國復宋梓首

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江

漢上游唐顏魯公集謝節度使表竊以荆

不陳復山集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惟蜀中之石地乃海內之上游

百王上游宋朱華寶晉光

國朝四裔名王系於新建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馬駭應之異

物獲寶鼎芝房之珍唯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優游大

雅卷阿篇優游爾休矣與世優游淮南鴻烈解本經訓古之人

元帝優游兩漢書孝元皇帝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乘焉然寬弘盡

下出於恭儉疏今溫雅有古之風烈

先游漢書鄒陽傳有人先游

作游漢書地理志克作游成陽時古曰

良游大遷潘岳射雉賦良

世號高游魏書游明根

顏成子游莊子

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

生九年而大妙浮游人以浮游為樂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而大妙浮游人以浮游為樂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人於子產野曰昔者二之野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浮游時古曰

為氏版字子明生良民以父有罪廢人立版弟吉字大叔為正卿所謂
子太叔者也吉生達又吉兄子游楚字子南生印其族仕周者曰游孫伯
秦漢而下著望河北廣平郡與宋焦談為廣平四姓至後魏游雅字伯度
秘書監梁郡宜侯為廣平任人其族祖曰輝字慕容熙為樂浪太守生幼
仕為客攻為廣平太守幼生明根字志遠任魏孝文為儀曹尚書散騎常
侍鴻臚卿新泰侯年七十五為國五更謚靖歷官內外五十餘年時論貴
之與高閭以儒學齊名時號高游子肇字伯始襲爵官至廷尉卿博綜經
史外寬柔而內剛直甚有聲稱子祥字宗良高邑文侯其後有徙居揚州
廣陵隋唐間與戴高
威又為廣陵四姓

游吉

姓氏通華游吉字太叔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使張穀致
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免射大吉子太叔成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

游速

姓氏通華游速公孫楚春秋定六
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孫

史記周本紀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
伯服請滑鄭人囚之賁達曰二子周大夫也

游殷

詳游

游楚

父殷續後漢書游楚字仲元為高陵人也父殷為郡功曹張
既兒童時殷與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初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
笑曰君其恃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豈知斯方伯器也殷
遂與既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游
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成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實直
為清阪令曹掾定閭中時漢興郡缺掾以問既既稱楚才無文武遂以為
漢興太守復轉隴西太守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
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來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
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所當貴之秋也
太守奉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
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冠來但共堅守
國家教到冠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龍也若官教不到蜀攻日急

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
長史馬顯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占一月
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顯縱兵擊之漢兵收
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城而楚以功封
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顯嘉之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
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獻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
當言唯而大聲稱諾獻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射馬都尉
楚不學而性好遊遊音樂乃善歌者琵琶箏蕭每行未將以自隨所在博
蒲投壺唯忻自娛數歲後出
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游雅

魏書列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
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還著
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如建威將軍稍遷太守少傳領
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
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六

性剛烈好自矜持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
以為恨允將婚于雅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那不勝
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微士頌殊為
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如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伯子墨
護太和為中散連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史臣曰
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
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連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
事禮備懸
與美矣

游僧奴

詳游

游雙鳳

詳游

游墨護

詳游

游鯁 詳游明根傳

游矯 詳游明根傳

游明根

魏書列傳明根字志遠廣平人也祖驛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初為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推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獻俱為主書高祖踐阼遷都舊主書賜爵安樂男等連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且使明僧為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年未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徵丘驥時奇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彥參謀軍計復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救南征河內城連口三道諸軍果明根節度遷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順範使多年今宜通否彥臣會議尚書陸厥曰先以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七

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警而勅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察雖陽使彼境上二三之理直在蕭順範我今遣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俸為伯又參定律令廣進謹言明根以年踰七十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敬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政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未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逾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遷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祖德使余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春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國辭賢者達節但李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大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

之以定律令之勅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餉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恆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連屠歸終衛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教大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置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賜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祖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問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馬子肇襲爵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事備亮隆堂構正清夜樂顯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九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北史列傳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明根幼年遭亂為縣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繫堂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寶理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權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八

游肇

魏書列傳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初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內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將軍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還祿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頓鎮北府長史帝親郡太守王亮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大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勳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為百寮備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名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直盧昶之在昶山也肇誅曰昶山最幽僻在海濱山湖下整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昶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

為中書學生時

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
得危弊。且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
之體。其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相賊。遣侍中蕭衍。軍主徐玄
明。斬其首。集二州刺史。張俊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掌衣曰。玄明
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
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波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
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適要。去此。則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
敵也。災偷之。年百姓飢饉。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與千戈之
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觀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持須
安。而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安則擾動。脫介
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益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
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未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
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
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
雖假官號。其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三

九

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損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
顧俟後圖。世宗人不納。肅宗即位。遣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
大中。正出為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
卿。還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逮。主者諮。里反覆。論欲
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執。方正之
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乃集公卿。會
議其事。於時。肇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
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束帛。祔葬。朝服一襲。贈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
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大貞公。肇
外寬柔。內剛直。純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
冠婚儀。白圭論。詩賦表。答。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虛不競。曾撰。儒恭以
表其志。馬。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為。是。世宗。嘗私教。肇有所
降。怒。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肇也。其。執。意。如此。及。肅
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大。安。縣
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
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連。通。直。郎。

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守。其。父。意。
卒。亦。不。受。入。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
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
子。皓。字。寶。多。襲。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
參。軍。齊。受。倖。爵。列。降。明。根。叔。父。瑜。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大。守。卒。
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瑜。孫。觀。國。子。博。士。觀。弟。思。進。高。書。郎。中。

游子祥

詳游

游皓

詳游

游安居

詳游

游馥

詳游

游思進

詳游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三

十

游寶藏

詳游

游元

隋書列傳。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
藏。位至太尉。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
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兼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晉
王諱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內直監。場中。嗣位。還
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益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
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責侍其子士及。又尚
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遣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
屬親賢。腹心是寄。當答身責。已以勤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
急。仍以狀。初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恭陽。督運。楊玄感
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
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
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
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國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顧思。楊
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因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

帝之帝慈嘉歆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縣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游仁宗 詳游

游邃 北史前燕廣平游邃為慕容廆腹心之臣

游恭 詳游簡

游簡言

五代史游簡言字敬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部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其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員外郎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載抑悻悻者衆選人邵廣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又恭嘗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與成未溫恭試恭預其謀簡言遂臣子當新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扶私忿訪諸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機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貴以敗盟吳越王怒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十一

扶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率臣畏備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解見其子德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還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惟惟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微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績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寄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南唐書列傳簡言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為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戶部參軍掌元帥府大翰遷觀察推官及禪代歷廣都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越北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兼使讓越先見其子慈為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還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解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至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重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精敏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為群輩所附人有請託者必固違度不復顧其理道

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至卒年五十七

游奎 千家姓廣平人宋朝登進士第

游烈 武陽志烈字晉老平江人初以孝節稱登皇祐元年第從胡安定學終職方員外

游師雄

宋史列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師雄將劉瑄與主帥議戰守東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諸由他道既而謀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瑄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越為師延安辟為虜時夏人接連成兵在別堡龍安以壯諸城兵力威勢萬惡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索四密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僕慮戎荊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無人遣一來之使求來關南十縣為之奈何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十二

不聽因著分疆錄遣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宜結衆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曉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部山前鋒也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瑄瑄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既事不濟甘受首級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兒將而左神誼將而右兜破六通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未城斷黃河飛梁唐十萬衆不得度詎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十七百級捷書聞百僚奉賀遣使告永裕陵將辱賞師雄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遣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淫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遠納結珠三柵及設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如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衆於邊民以犖犖為病師雄言往者遣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充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萬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策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勤勞未錄此為大憾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

賊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鄆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州秦州共謀之使者說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率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遼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州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未遠人也未幾還秦使知陝州辛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宋趙鼎臣竹隱時士集游師雄傳贊 晁章雄時聞我藩籬帝命摘之如掌嬰兒雄時謀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而達龍標是荷張舜民畫策直龍圖閣游公墓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為兒時不妄戲笑聞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為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勵晝夜不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致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曰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雋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

永樂大典卷八四二

五

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為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止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蜀蜀界熙寧案及使相視葉焚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設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設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為宣撫安公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鄆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謀者主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堡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鼎臣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時鄆延之兵與戰且悉為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不備萬患之公為調發殺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遂引兵入鄆州聚荒堆三泉而歸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布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鄆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鼎臣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漢壞永寧關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于鄆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

永樂大典

卷八八四二

公行諸壘賑貸公使方箭手漢蕃戶磨鍊運石渡溝完壁計口而授糈人無孑亡邊備固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鼎臣為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高方迫於秦案不暇省文檄皆倚公王詔為樞密副使請高曰華中待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可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免高之行與主帥郭達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除陞鄆州軍事推官秦州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遠事禧持說不同公徐禧曰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蕃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饒餉之計公力為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略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解歸趙鼎臣慶陽再辟為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高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禧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為邊患思有以懷柔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中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奈何經以界人正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起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如瀘南荆粵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若無人遣一

永樂大典卷八四二

十四

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為恥安有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對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悔慢如前二年春遣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聚熙寧中陷河州陷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索關南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寧河州進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無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鋒軍勢問不容髮侯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軍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也通達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州劉瑄曰彼眾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聞智不聞力此機一失後將望騰價不濟焉願為首機謀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未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眾不得渡種諤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除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為之不流遺糧仗勇糧數萬於是秦捷曰臣聞瞻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受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聚謀叛欲為邊患臣與守帥合謀將長兵行天誅賴

陛下聖神臨降克敵折衝以萬計主衛元惡係送北關下願既尸葉街樂夷邱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功主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得其賞止遣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德元阿里骨秘不發喪詐以爲嗣當立請於朝廷已而復殺董德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殺阿里骨以獻願立董德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如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亮章就擒其事遂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與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輪與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以來古迹之埋沒者皆表之以示往未鑿故關山道爲坦塗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標陽沃壤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他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且給漢蕃之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人謀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財用皆取足焉五年移奉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十五

張說獄威使置之座右朝夕省觀盡心于聽訟實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已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被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邏納連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于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棺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若邊戍之亡則建寺以歆其骸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按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二十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除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頽弊春秋薦享牲齊酒滿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願申戒郡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關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論宰相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侍之過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而折之曰五路宿兵以

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庫盈積而倉庫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露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難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戶隨年升計地畝輸餉粟錢以免支移之弊既可以休民及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地名赴闕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免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頃恨賞太薄耳公對以平黠先執醜虜皆上稟募募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分但當時特士奮命力闢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關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已來邊臣措置之策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杆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要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人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分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言攝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二

十六

則命解嚴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佛林邈黎等國貢奉殷次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養抑留於熙河限二歲同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馬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覲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過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其後使者倍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始建汝邏納連塞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霽霽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枕藉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間暇若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隕于州宅思卽堂下先焰烟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資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皆前河南府左軍吏判官嘗以書寫秦鳳路機宜文字疏曠行跡皆舉進士端明郎奴早夭女一人適前秦州通平縣尉

李主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附焉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以孝行著於里中常侍疾水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役于廷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襯而歸行路為之傷側友愛其弟師韓甚焉常過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拜韓為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為子孫計獨以賜給親舊為心族人生無以贈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選要其著漢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羗人歡呼爭送于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為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之其役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哭者相屬于路范簡遠平舊將故吏多贈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閭之使入貢過其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又淵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動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疊疊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如是而不得盡所施焉銘曰游本姓吉興于鄭元魏時侯儒風事備懿懿于撰典刑執繼繼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夫謀于衆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十七

軍勞實多在昔熙寧光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制聖嗣聖繼明公初請鑾指戰將士機發雷震既破洮州乃執醜虜告慶廟陵百餘婦孺髮老區警我皇武桓桓奇功現耀海東輅開龍劍竹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指紳忠以利國仁於保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懷彼夏楚屢萬西境公從將符猷立山挺忽捷一邦志不獲驕乃令犬羊尚保腰頭大勳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唯有令名炯如星懸制銘幽宮萬世來焉陝西志宋游師雄字景叔直隸圖知河州名位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其著漢情偽將佐才否以至熟老生界山川險易種落姓族靡不周知宋畢西臺先生集游景叔龍圖文 景歲歲君靈州之役盡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水冰霜破膚同甘胡馬之塵僅免戰場之路我選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聞月名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事手操袂未除於歲月博車載說已聞於遠近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於斯耶功名事業雖卒還耶風義雖慨今後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勝之真寓此詞耶再拜而謝知不知耶嗚呼哀哉高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二十九

游

游冠卿

呂東萊辨志錄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歲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當當為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未嘗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想沮而退于中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游潜

宋陳了齋集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居士諱潜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為名族居士少敏慧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委長母竭力事父鄉人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嫌嫉聞人善處如在己終日言不及人遇惡有盜聚劫過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譁且呼于道曰母怖里俗親沒即分財析居居士早喪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共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子弟二子舉進士中第昨試太學錄居士勢醉之官京居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一

年親舊至者皆歸焉俸薄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其家唯恐不足為親舊歡也昨除太學博士令下辭得知西京河清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辭將欲求外補先請於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為廣西觀察平居士聞計哭之過表日夜以其兄為憂即分先時歲入以助其生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昨今為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歸出繼為南康軍司理參軍助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柩以歸今為奉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馮大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所建行狀屬銘於某以遺窆南土不暇叙述今蒙恩自使慰於九江蓋自紹聖丁丑迄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墓本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勵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美後假於表德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陞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問里推孝豈不忠諫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斥聞取道唯是之循于官學省再求補外得請

于庭勤吉無悔拾彼所予我實訓之取彼所棄俗守弗違白首未行不武以俟歟而猶影處在存子

游執中

建安志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居鄉以經學教授生徒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嘗一舉於有司不第行實純明後進於於式名流推重之龜山楊公誌其墓家傳龜山集游執中墓誌銘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顧見而末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徵試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遊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康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狀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讀書砥礪錫刀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持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邑里旁郡見者冰炭聞者悅而信之多遺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二

謀安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先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懋德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益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旬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入江氏宣德即汝舟之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歡心先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棄守義不改適皆其願猶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街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眸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導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轅而已矣考其所知未有能環其樊者也其行之徒猶植植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折為三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嗚呼先生圭璋

之珍難質不權器藏于身多文之富焉云其履歷無欲清惟道之勝以此易彼孰云不藏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街之原望之乎如道風若存百世不渝

游酢

宋史道學傳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顥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溝學招使肄業蓋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大學錄遺傳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鄆昌府辟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燕書齊州泉州判官晚侍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宋楊龜山集御史游公墓誌銘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君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余而已追念平生屬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字定夫其子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進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三

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序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余曰游君德氣粹然聞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大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時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鄆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求釣鉅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軍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遷召為監察御史唐勣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持朝散郎唐勣轉朝請即知漢陽軍唐勣轉朝奉大夫以觀者再乞官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居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事棘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此壯益自勵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聚然有大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寧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莊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不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望仕之初未更事時有疑微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強然公處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與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批牒耳無足道者故不復錄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嘗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父婦如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楊大林即洪州司兵曹士平子官擬據陞皆世損連功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獲將仕郎楊永仕皆崇儒世家女一人時時之子通孫男三人女五人中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天乎胡不慈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祭游定夫文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役何云悵百年之水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

永樂大典卷八四三

四

人今皆淪亡妙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重齒豁榮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泰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計已及門嗚呼悲夫且任其責者復誰歟斯大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永歎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過宿一櫬從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宋未晦庵大全集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醉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弟弟子也微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又退而閑居以辛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教大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素使記其意素辭謝弗堪屢延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大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服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子往見之伊川謂子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此壯盛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大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素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且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雅容仰俯之間人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傳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歎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素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追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

永樂大典卷八四三

五

學者果免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矣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雖不欲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朱熹記程氏遺書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詰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先生曰定夫之為信難及也又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悟然實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語悟新進游揚筆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臾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發俗矣游酢楊時先知學釋已知向裏沒矣自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程氏外書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達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謂也呂居仁雜志游定夫後更為釋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釋老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渾闊散問所以不同何也游大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致乎祠而歸。連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隨道曰：於
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有
傳。文淵見傳。大。公。順慶路志。仲鴻弟進士紹熙之末。上疏請光宗過宮。
言極剴切。及重華登遐。國喪無主。當國勢危疑之時。仲鴻盡心協贊。助
趙汝愚定大策。累除大理寺簿。居亡何。轉任青恩。其黨附汝愚。出之於外。
復歷守嘉定。有政。連。元一統志。仲鴻嘉泰中以司農寺主簿。出知嘉州。取
吏以嚴待民。以寬待有積負奏罷之。一日有司呈歲貢舊水波鼓。為頭鼓。
岑根。紅花。金紫。葛。已。金。毛。狗。脊。子。公。藤。仲。鴻。謂。其。貢。可。罷。惟。進。今。貢。
餘。例。歸。私。案。仲。鴻。悉。賦。於。官。庫。修。渠。堰。通。水。利。未。嘗。忘。於。心。政。成。民。悅。重。
慶。即。志。仲。鴻。果。州。人。今。州。名。在。慶。元。黨。籍。人。物。偉。然。擇。履。方。正。人。皆。望。
而。畏。之。政。尚。清。肅。不。擾。獄。吏。訟。
勝。亦。簡。丞。相。充。齋。先生。其。子。也。

游似

宋史列傳。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歷官為大理司直。陞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
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
中書。請封諡。四賜從之。連軍器監。宋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無權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寧。天。之。禮。當
盡。寧。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賜。必。循。其。序。夷。夏
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實。實。蓋
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其。命。付。之。侯。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
上。方。許。從。所。修。保。明。中。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連。禮。部。尚
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
事。兼。給。事。中。連。吏。部。尚。書。入。侍。經。帷。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
對。曰。人。主。一。念。之。烈。光。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國。走。而。王。道。遵。不。知。一。日。歸
仁。期。月。而。可。王。道。昌。帝。不。連。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
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事。以。陳
其。謂。太。宗。於。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
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
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庶。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
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
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上。章。乞。歸。曰。里。常。不。許。七。年。特。受。觀。大。殿。大。學。士。禮
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免。特。贈。少。師。大。師。見。傳。
似。下。元。一。統。志。嘉。泰。初。似。紹。定。末。以。高。書。吏。部。郎。中。直。秘。閣。為。成。都。路。提
刑。重。修。壁。津。樓。屬。趙。了。翁。作。記。大。意。謂。向。者。張。義。立。平。佛。灘。之。險。是。矣。但
水。勢。自。高。臨。下。且。春。蓄。城。足。傳。城。而。居。者。漂。漂。然。吾。與。徐。屬。盡。力。於。壘。諸
且。為。支。流。以。洩。其。怒。樓。之。石。三。載。撲。碎。其。下。中。鎮。諸。塔。等。實。近。夷。略。險。所
弗。及。阻。水。以。為。固。而。郭。於。是。邦。也。今。濯。濯。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
未。保。後。來。之。皆。我。也。蜀。餉。百。五。十。萬。石。歲。待。以。給。惟。都。江。通。濟。二。壘。而。積
露。弗。竭。已。損。其。弊。之。十。八。今。軸。輻。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可。飽。之。瑞
平。改。元。似。召。為。高。書。吏。部。郎。順。慶。路。志。似。父。父。歷。入。官。後。第。進。士。紹。定。中
為。大。理。司。直。因。火。災。叩。閣。歷。數。宰。相。史。彌。遠。之。失。朝。神。見。其。奏。本。為。之。驚
愕。適。當。旬。休。彌。遠。夜。召。似。與。語。至。則。彌。遠。謂。近。見。奏。本。甚。忠。真。司。直。欲。歸
鄉。予。似。曰。忠。懇。矣。發。法。當。法。去。連。二。子。宅。之。字。之。出。拜。曰。游。先。生。他。日。有
我。他。位。但。福。薄。耳。即。送。去。明日。除。秘。書。丞。不。數。日。除。夔。路。提。點。刑。獄。改。西
路。又。移。夔。路。洗。冤。澤。物。籍。有。聲。聞。彌。遠。死。瑞。平。史。化。召。還。累。除。給。事。中。權
樞。密。參。大。政。知。樞。密。院。事。似。素。與。宰相。史。高。之。不。咸。為。之。密。奏。召。二。閣。臣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九

似。抗。疏。言。國。有。政。不。與。知。尚。安。同。此。執。政。尚。力。求。去。與。洞。霄。洞。淳。祐。四。年
萬。之。以。父。憂。去。似。乃。召。還。二。府。與。杜。范。同。心。輔。政。范。卒。似。代。為。右。丞。相。理
宗。在。位。久。贊。定。國。本。又。詔。勸。高。之。致。仕。詔。告。天。下。示。不。復。用。皆。以。啓。之。也
為。吳。潛。王。伯。大。入。政。府。似。懇。辭。力。甚。以。大。觀。文。奉。祠。十。一。年。十。二。月。卒。謚。清
獻。順。慶。府。考。究。圖。經。志。游。似。郡。人。宋。登。科。拜。相。後。歸。鄉。里。有。詩。云。步。行。歸
故里。俗。語。對。鄉。人。之。句。趙。廣。齊。蓮。菜。館。集。祭。齋。齋。游。登。相。文。中。與。以。未
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衛。統。二。趙。以。道。宅。揆。簡。冊。堪。堪。厥。後。家。家。惟。公。克。紹
本。原。源。裕。知。學。之。要。被。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推。周。行。植。立。數。畝。疏。指。權。門
痛。哭。原。燎。紹。定。序。去。瑞。平。收。居。嘉。熙。融。風。排。雲。上。呼。明。倫。有。疏。血。忱。懇。語
淳。祐。初。年。操。守。勁。峭。兼。壯。節。並。歸。奉。荷。條。已。已。改。絃。束。鈞。廊。廟。以。學。告。王
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既。威。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群。邪。是。燭
惜。多。辜。擊。祖。英。運。得。一。念。開。誠。某。日。可。照。孤。忠。自。知。險。人。旁。請。字。莊。巧。伺
姜。公。直。鈞。因。危。遂。擢。善。力。為。妙。香。漢。午。橋。臨。流。舒。嘯。手。袖。天。雷。望。穹。馬。郎
靈。光。輝。存。落。月。孤。皎。計。音。流。傳。播。神。相。吊。珍。瘁。之。哀。天。意。莫。曉。行。公。已。知
不。鄙。庸。故。嘗。蒙。尊。便。來。訪。海。嶠。尺。牘。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為。之。心。慄
孫。枝。書。來。公。已。不。療。悲。慟。莫。任。阻。送。丹。旌。並。載。哀。詞。以。佐。祭。醴。字。溪。陽。訪

先生集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伏以五陽為夫六畫臨乾恭惟
官榮靜九錄入面三槐鼎鼎新調天人叶贊鈞候動止萬福 過疎小吏
感戴洪鈞局踣修辭愛兢叩閭清尊是俱鑒在為榮 伏以三台曜芒一
相宅揆靈聰交職蓋壤中休方將鳴天薦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散
之廣宇陶為陽春造化在一身矣蕭主長語曉曉何為 切以天者道
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
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歷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
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傳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華澤必被於匹夫萬霖
邁蘇於大旱今醜虜殘暴有甚內溝遺黎思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
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至和兩間營初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
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 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
相難晚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汪濞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
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虜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指世太山此尤
光前絕後巍巍勳績無與焉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
補道宗百聖太祖六籍寶溫公等輩坐未夾庭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
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却養歸經賢可希聖幸毋自遜若曰漢唐

永樂齋卷八千八百四十三

以下總總相業則洋洋下風矣。其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壬午東漕擢人中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為偉人矣。是秋選名榜未事奪不得與仙舟俱求非公相外。其寶自外也。自康簿官一向不得上牋記俯仰止共雲不違景刻蜀事漸費支持幾思出關依借華繼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漢今幸汰去而本闕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封米菲此天假其以依來風雲之日也。治金鑿桐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敦淪賤以候從者知己在前長鳴振聲。其不自村度憂時感事輒以猥見綴成長書附便中獻學問空疎豈堪適用伏惟海岱深高不棄孝子微務燕閑特賜采覽不勝榮幸。其勢分遠絕鏡然穹壤安敢階中紫微墜中五色連芒輝燭無疆之問正陽有當然職分敢避下走。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力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克齊萬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無小大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瀕涸之秋

而唱爲仁義道德之說昧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敬聽之也恭惟大丞相國公先生性馬大學之性情馬大學之著言馬大學之文行馬大學之事自著爲圖條分句析明其爲一貫忠恕之義疏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聞過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詳刑而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乎天下一事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爲之大學功用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天下之賢傳說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沈回於下蔡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孫吳羞比管晏者淹回於散地廢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御史學士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沒於卒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湧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秀四十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

朱樂文與卷八千四百三

量材授任何間川南阮原稱事美分資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
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倣其失但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倅樵飢渴引傾商賈不啻大旱
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吏遲延遲迴分別踈外則西郊密
雲而苗其槁矣某於乙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特賜釣輪於安
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茫然真所謂一大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
萬里跼鳴涸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說為獻庶幾獲兼收並蓄於昌黎宰相
之方之萬一大木為杗細木為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冒昧狂言惟相公裁
察某再拜代上游克齋親劄子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犬化鴻龐廣
宇熙昊海內之士刻冰鏤玉摹寫象似意何足以剪翦其萬分哉某惟知
朝用真儒以來帶水息投鞭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蓬婆的博絕無旁蹊
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又豈東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
了辦邪然墨守般攻技各有窮廟堂邊鄙顧堅初心軫慮良宵某非謂相
公蜀人僕為蜀士緩天下以私一方益頭目背脊歸重腹心今日所當加
護於此爾代大考功到黃池辭免上游相國劄子某去歲曾於郵置
上狀塵素瑩聰計已呈徹鈞覽矣某肯形中一長物無可比似顯顯埋泉

日懼滿盈夫何大約洪播不賜汰斥而醜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
疎陋豈稱班聯隆命飛奏愧汗交作感心難於重違已於十一月理舟出
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雪飄薄凌震猶質不
禁岷嶓喘嗽萎蕩疾證轉加實難前進欲乞釣慈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
尋醫問藥不至填委狼狽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噴皇恐萬生伏乞
鈞照方秋崖集四游泰政劄子 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益陳
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有也某也賤執御無繇於今
十七八年司成之官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喜類幸甚然
曳裾門下者于再于四未得一望末光還無懼且慙莫知所以敷圖
夾袋收錄仰上名氏某極知其階而感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貴之

游某

宋呂祖儉大愚實集游承事郎廣記 先君諱某字某縣曾大
父而上北城皆在邵武故世為邵武人崇寧中始徙名數於安
之金華至於今四世矣大父復葬于北門之外故又為金華人先妣甫受
命書捐棄諸孤卜地于邑東惠日鄉後湖之原先君命介請銘於太史先
生先生憐而賜之銘每念先生所以銘之之意望邵武之門登北門之坂
而上吾母之墓未嘗不悲涕沾襟也玆受先君之教誨出從師友游粗知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三

上

所以無奈其先者晚得一官既不免養母尚庶幾奉先君之杖屨於淮水
之濱以抵三年之養非遂不自頌滅先君感德疾其勢浸劇雖內自憂懼
有所惡且諱而亦豈謂天降酷罰而至於斯極也先君惠厚樂易聞門無
間言伯父卧疾累歲先君朝夕遶床下問起居安否何如未嘗一日有倦
色且謂諸子曰吾惟恐見伯氏之不亞也先君即世伯父感德特甚被疾
復旬日遽至大故老兄弟至情於死生之際蓋如此其於宗族姻黨曲盡
恩意卒之日未赴者相屬及門莫不傷感涕泣有所為而然者先君政
和七年十一月某日生再被慶壽恩封承事郎賜緋魚袋致仕淳熙十四
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
陳氏封孺人前夫先君七年卒于男五人玆修職郎新野縣學教授次璞
璣璣璣子三人長通璣璣次通注知縣趙著孫男女十五人諸孤卜以
是年九月八日克襄大事與先妣同兆自惟孤露推苦不能追先君之德
德以求竭誌於當世之君子姑叙其歲月梗概書
諸墳而歲其副於家俾若若子若孫知所考焉

游元

撫州府志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為八外和易中實介持
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義

忘取食服膺泰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為大健膽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就
攝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謀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峒凡訟關風化必
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鑾主南嶽祠往
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

游少游

建昌府南豐縣志少游字希卿氣豪學博三首鄉薦登隆
興令郡吏督賦語侵公公叱曰利民之政吾不忍為命杖之即守賢公逮
吏去又取宗室武衛者繩之由是豪猾斂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班改知
廬陵縣有勢家與民爭水利至開死郡欲石勢家又有盜誣執富民縣鞠
實其獄郡持不下欲入富民罪沒其貲公皆力爭曰吾寧棄官歸詎天陷
人事死不為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執榜兒徭徭無策
公即義登城帥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擢知澧州罷歸三奉祠年七
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大集若干卷端陽志少游建昌軍人登
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奉為丞性識敏悟文籍一覽終身不忘校大
廬陵前此方官南豐縣並間道疾馳少游獨徜徉累日且作詩梅十詩謁
益國周文忠公大家稱賞有士子什百為群以去取來問少游隨聲應答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三

十三

咎無凝滯衆皆語
塞而退士論題之

游中孚

建安志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聞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
記嘿誦如流能言其異同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纓纓可聽
參政李公光知宣州會成方叛勢甚猖獗既拒守且議遣官趣救兵道路
阻隔僚屬皆憚往中孚時為光門下士慨然請行單車冒白刃由間道至
平江見大帥乞兵解圍賊遂潰去事平李公欲
聞於朝命之以官中孚力辭復竟不仕卒于家

游九言

建安志游文清公諱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後改今諱祖
其藩太學釋褐有大名終嚴州通判父嘗登科終湖南參
議官公沉靜有謀懷善議論泰檜當國推抑忠臣公年十歲為文甚切
御先生見而異之及壯貌志當世好交結西北豪傑嘗序大極圖曰濂溪
夫子加無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
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少從學於南軒
張先生拔南軒教之求放心公初處靜室置筆札于前且曰心之出吾不
能知其入也即點以識之其初至千餘點漸次調伏點日少最後恬然

平定無故無求始見心之本體推以酬酢世務各當其理所在學者多師
事之號點齊先生早承祖德舉江西漕司進士第一歷古田尉江州錄事
公志不受取家人衣歸質錢給從者歸白都堂放苗八分已上。前此未有
也京丞相鍾為監公問其欲為乙至往見言同僚有平高須合類者請
避之京曰若欲及同僚必求歲乃可及期公又以請京即兩薦之何公濟
亦欲論為惟不屑受爵尤哀唐體仁預扣公意公無拒色二人勢為書未
明日公往拜之然露於區中迄不用時孝廟橫宦有司妄費希賞公上書
極諫大條內侍威切苗會南軒即廣西招致華下移江陵復辟為屬公以
前事力辭時相與南軒素不合疑可托以就己公並部注而歸慶元丙辰
南軒之弟杓帥金陵起為江東撫幹學禁方新無敢言公記上元簿廳明
道祠痛譏之調金徽分以不使養親弓祠開禧初宇文紹節安撫淮西直
下辟書以公書馬機宜文字公平生未嘗覿舉有來者受之唯謹亦不援
以改秩宇文因奏取吏部所積薦積為改通直郎公辭不得已從之他日
過都尚書薛叔似數為符倪曾道公之為人韓孟請見叔似迫與偕行公
夜來扁舟去有以祠記為言者竟罷機華久之幹辦諸軍糧料院改知光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十四

化軍今赴奏事既至叔似宣撫荆鄂辟為參謀官未行病生於面年六
十五歸葬建陽之劉源瑞平更化有旨特贈其龍圖閣賜今諡有語錄詩
文傳于世播芳大全集朱晦翁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體然亦不能不動其
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
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
存則靜而無物也無不善舍則亡於是有物而無不善者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也者心也人者存心也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時存於
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人
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開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
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推心之
謂與一句直指而總括之也所答石台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
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氏族大全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
極無極間者服其簡上詩如東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珠籬淺淡香平生意思
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設憂世字詩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游九功 建安志游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為成以父任主臨海
簿與今有所可否白于郡九功執益堅守不能誌黃岩大

役捧檄往視無難邑多所全活開禧丙寅為威寧令有通平謀害主將九
功擒其首以階級繩之宇文紹節辟充荆鄂宣司準遣德安成兵潰歸有
反側意九功絕江撫諭衆以帖息京西帥劉光祖辟知江陵縣縣有堤成
圯不常吏調大為恣九功分鄉畫地不擾而辦嘉定己卯興元失利九功
時守金州州無城壁乃以制參便宜遣兵備禦收復郡縣在金五年除湖
北運判兼知鄂州虜犯斬黃九功移司軍前督餉餉有同列諸子朝子之
祠發未為郎兵部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論對言舍法用刑之弊朝
論是之下于方國入言征伐無常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腹削功
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侍仗使依護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次月臺臣
知使補外上即位除職知泉州家族有稅政者必裁以法賈胡紀禁即縱
之使去皆攝至市貨之出入聽於司存無毫髮私端平史化以司農少卿
召疏論貪多佚罰諸賢或疏召未至又論公違夫役之弊兼密院副承
旨職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不吐不如古循吏之風除權刑部侍郎賜
告徑野力辭除集英殿修撰官觀猶兩被召免疏八上以次對食鴻慶祿
請致其事陞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謹廉恪語不妄發昆弟自為師友講
明義理之學命所居曰愛齋閑居八年吟咏自適無疾而逝享年八十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十五

有詩文行于世宋劉後村集祭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
授業河南之門及及然齊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義和頃兄之賢李師之
嫡孫匪曰昔華先叔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祀雷震威遺藥石言辭英
鷲係感肯啄吞或勸少貶腐鼠辭謝法從非貴方而非尊象詔上雅頻疏
扣關身不敢私君不可援本懷止足期追毫管力請得謝冥冥高臺一區
之宅五畝之園從侍民家獨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
陳蕃訂其細行管寧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每奉談塵亦同酒樽公晚
東歸我適南轅境壤百篇久伏丘樊學癖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頰淚如
河翻珍瘳情深哀誦策空誦
游汶 吳興續志汶字魯望清獻公似之孫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
提刑俱有能聲貢似道當國公與之論事忠誠懇切未嘗不鳴
咽流涕國亡隱居德清至元間參政清大全為福建路總管因
辭不就大書衫背云前宋提刑今時百姓服以出入平彝仙澤山
游完 元一統志完字濟民呼州人也金大定元年歲荒完日賑賑三
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套春秋以家財在覓人工平治道

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游建叔

元吳激支言集故進士游君建叔墓表 嗚呼建叔之役喪父時年甫十有三今既冠而娶而學未已思欲不朽其親可謂能子哉建叔諱應斗姓游氏世居撫寧仁縣崇仁鄉其地曰曉廊族大而蕃敦本務實儉勤值生在宋之季浸沒以威迄今將百年而其隆未替也建叔好尚大雅少習進士詩賦藝成而科廢南土初臣附新官推新氏官府數有重難之役並緣後漢豪橫吞噬之徒又乘間而出短於吏柱者率身隕家毀建叔佐父兄歷危險理紛糾智足以破彘勇足以禦侮卒底安全而主業獨裕元貞大德以後世道清平人獲休息乃治園地大室屋日共賓朋詩酒談笑游士旅客時相過從殷勤款洽周急患困皆悅懌而去年財不競小利粒鐵不踴高價取與各當於義睦宗鄉鄰有請假而無款親同產雖別籍友恭弗弛得子晚愛之至教之焉鄧氏子隨母來歸撫之如己子視禮經繼父之道無愧焉延祐丁巳七月庚辰以疾終年五十有九久殯本葬泰定乙丑正月壬辰安厝于林隙道杜之原元配李孀室允俱無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六

子惟和王出也自予之大父以來與游族交際建叔於予猶兄弟然富而大才而良吾里之吉人也子又善繼予是以慨然興懷而大其墓門之左

游常伯

元吳激支言集常伯游君墓誌銘 游君常伯個儻不群早年以進士詩賦俊雄筆流意料第可拾芥既屢試屢屈預貢而將試國學弟子員位試又不偶乃罷歸廉親其教授里中子弟備有矩矱談論古今世務豐盈可聽適時革運天祇有間于天曆者致大師君居直道不虞師之奄至父子族屬七人焉哨兵所獲俱束縛以次就戮殘二人畢其三將及君君之子佐不忍見父之死請先殺己小校義之以白主帥君雖幹侍應對敵時奇其才得釋上送于朝事格不報於是君客游燕趙齊梁間甚通估無仕進意越數年前主帥參江西行省政至邑有所逮問君門下士出入左右得預密悉悉有飛語說君為言于外自辨莫可憂應以卒年五十有二至元泰來四月一日也君之配陳氏後一月亦卒其月合葬于埽湖子男二君倭君佑女一孫男三壽森森女三君諱常伯撫州樂安人蒙天授鄉之上覺渡自號為覺漢翁余猶冠已知君君年二十二年君佐始立墓石請為誌銘嗚呼余之故人也才如是所到止是其命也已其命也已悲夫還叙而銘之銘曰能與不能人

者明明成與不成天者冥冥數之不藏有要其英吾知吾銘尚微幽局

游恭叔

元吳激支言集游恭叔墓誌銘 游恭叔與予同年生月之溫雖有道之士不足過居撫寧安天授鄉梅山里少讀書能文壯罹兵禍幸不死得以去既得釋而還相其父治生業日長日盛數年資甲一鄉然皆敦本務實積累所致未嘗侵剝以取贏兼并以自廣異乎世之不仁而富者家通通道凡南北往來貴勢閭居之人及門一以禮接饗餼之具信宿之舍雖甚叢謀紛擾殊無厭倦意是以貴賤賢愚靡不悅其平也人懷快懷思焉善察地理暇日杖屨從容求佳山水處登高望遠悠然自適人莫能測也考諱士文姓曹氏恭叔諱德昭娶曹氏子男四幼勉方茂功女二孫男七應誠應慶應岳應成大年應岳應春女十有二弟德輝先二十有三年卒有子一人遺命命子勛分其資之半與之生之日永淳祐己酉冬仲仲旬之五卒之日元至大辛亥春仲仲旬之九其年三月十日葬于懷仁里之古石原其卒其葬予留京師皇慶壬子冬予始至家茂功之子大年奉父命來請曰知吾父者先生宜有述以傳不朽予不得辭乃叙而銘之銘曰吁嗟麟鳳若而人卿有遺惠門有賓長才恢恢行拘拘今其死矣誰與倫己山之陰宰木春德人所宅古荀陳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七

游德洪

元吳激支言集游德洪墓誌銘 樂安功陵之游為富族手曰有利必取藏山藏必開崇勝價富不仁者率若是耳未大饕餮勒分三日一難居士謂饒者豈能待三日而後食請于己令計難戶口數分界富家日給其食至早稻熟乃已已今高其義此所以與者一丙子寇犯邑鄉間震驚居士家崇仁樂安兩界間鄰邑藉為保障郡令彈壓二境他人處此輒估官勢軒輊新附未定之民肯取其資或以報難此德居士不然相安於無事此所以與者二世俗議婚姻擇家力勝己者觀其裝送之厚居士二子長曰中娶郭次曰中娶姚娶吳皆清門貴女善不問其所將此所以與者三甲午春寇冠待至復居士以去歲危之慮必不免冠以其長者至中途釋之以歸蓋其平日處心行事有以異於人故其受報於天也亦異居士易直謹厚諱德洪字宏甫待年八十有二卒以大德己巳正月二日葬以至大某年月日娶李氏傳郎公之族姪女孫先八年卒女二俱適黃孫男四孫泰孫德孫女五適陳康黃何一未嫁中數數徵予銘銘曰世

之皆儒謂迂謂拘有識斯殊淑後以書

游志遜

國朝龔穀湖集游志遜表辭 游志遜元敏系出廣平廣平之先歷仕魏隋唐南唐皆為省部臺諫官宋遷於閩亦為臺諫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園以八行科推高第者覺氏先生原敏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數百年不廢墮號稱望族元敏號扶生自少有志於功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詹及鄉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陸大珪之薦授南昌靖安丞歷而有幹在官則民不欺受委則事易集居六年無失政以考上上選監察御史公謹敬明決屢有獻替功恩例出餘四川提刑按察司南六月被召戒途沒于憂之雲陽公館自筮仕訖考終纔十二年由將仕佐郎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公未仕時儻好義不尚脩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性事無少屈從自非家學有源平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願有弗酬者以不獲梓除先塋為快快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哀其願之不遂請為些以招之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十八

些曰閩之北分饒之陽有縣其原分遊子之故鄉焉木翁翁兮山蒼蒼家聲不墜兮世澤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冠之旁兮昂昂衣之纓兮煌煌羽儀爾兮振綱綱霜滿路兮春載陽蜀父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遙相望命之表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芳五峽冷冷兮天一方魂魂歸兮路渺茫

游顯

元姚牧庵集故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銘并序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侯享年七十有四又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偃自汴而鄆持故翰林侍讀學士高挺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燧微而叙之游世不可遠本考述其諱姚呂代之時縣鉅姓歲為羊裘三千以衣寒者傭工饒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輦售且白金為兩五十人伐石橋鳴水以通夏冬閭閻漲病涉鄉民患之目為崇善老人天為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居許之臨潁東臯辛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諱大帥八遠不花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十九

其府事後同千戶與元開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禽何太尉襄陽下帥府版為副達魯花赤軍將劉儀跋海呼延實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於制置孟珙會珙移師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為前鋒遂得俱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射虎縱橫出入林莽殞死數歲及鄧之新野適與元開相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為驛致龍虎殿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知兵諒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通臣曰若輩曾微一言及此因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鵲迎降賜以羊馬校之璽書從其所為人無誰何卿自脫敵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為田氏加賜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為人無誰何卿率是民後遷鐵鉤壘瀉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為大帥卜鄰吾帶長且行賜之酒辭曰卿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間寂無人開門拔櫓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諱巴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嶺舟車皆不可施利輓輓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夷塗且臨江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事宜即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親于蕩陰教自今八所欲言指故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陵貢中書南合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傲忽於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後散走而果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萬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停壯士立兩側下令能左右者得九百人遂濟江投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為使其襄陽曰劉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已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壇反盜據濟南張安撫詔公嘗通書壇帝謂近習游某豈為是者驚禽為孤所憎然耳及籍壇家而書無有初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踏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勝行於庭析死公曰吾誠為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為妾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恩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床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為設榻侍宴不稱賜至是公請稱賜制可之後賜黃金五十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為衛士所訶爭呼於庭帝曰是非游某聲耶召入詰曰何為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為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微

宸聰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為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居之入
令盡所蓄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為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之而下官
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地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
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恐夫鼓不鳴而新其袍聲豈加大
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春侍者須此輩人至
元二年遣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朱貴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
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未居冬其儲時穀食為禁結諸物
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為所司盜有豪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
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年敢有為舊黨者
悉論如律民力舒息其半賜指弊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重伯顏二
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高拱則六軍之政將日齊
肅於前制可以伯顏同知院事六年授河西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
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園七于漢中派以絕敵舟誠潰圍
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泰未至公見之六驚
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鈞慶賜之閣憲劉張庭
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昔用事臣境其不恭就欲

永樂大典卷八四三

二十

深治公力陳辨且責其人嚴珍罷右丞相入為大官人有事于者斥曰吾
守大舍爾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
之謂王弗載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權大臣於庭且聞帝
托裕皇於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年伯顏濟江下鄂帝曰游某
於列聖朕前東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為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
必熱中其召以奉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將城呼曰我游
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至相率詣諸軍以平江南游某精明其早自來
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若梯衝一樹則加謀復服為常州續耳無遺殃生
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
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為謝曰吾非利貨為者授蘇州
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通民凡得十三萬家資倉穀為石百三十萬為糧
於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雖輸之無少折閱十四年授中華大夫浙西道
宣慰使抗民聞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
布幣蕭牆俄帝筆至顧謂之曰所老人宜力良多一日得坐胡床持杖指
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報太官所上飲食之使疾還尚醫
侍藥表白紹興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願陛下神武大執一矣惜位

教宣聖化者不稱任使初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為浙西宣慰使者死省奏
以國人嗣為上曰游某非國人何其指盜殺臣為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次
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
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眾皆齊集資食於杭九原米八十
餘萬為石又造海艦若干百艘材不足於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真入獻
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喻其急動以失軍興緩制初從事其堂帖無如
私木弩笠刀皆預為千事盜殺臣益暴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當以某人
為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台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
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授于盜其姻黨貪墨毒病
上盜公帑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為鈞考惟
是一省微賦四百餘萬為緡明年明州民飢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抗及
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
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敬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未
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連曙不得家食則必取
之市霜雪寒凍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連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
視竟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為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吻

永樂大典卷八四三

二十一

吻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
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迫南征為先假諸公幣同署者難之公則
曰過則在余不及諸軍與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輸之官受
罰不訴為抗生獲荷葉滿賊周光鋒等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捕獲
掌輿子何為皆官以巡檢給衣服貨財遺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為平民
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穴半天王提海陽官軍加謀
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
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賜永祿永祥永禔永祿知延安之
綏德州天祥入侍格廟於東宮與永禔皆不祥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
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馬國璧次適新黃等路副宣慰
忽安帶次昇而夫李通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燦男孫四人俱從
倫俱女孫二人長適提舉奉宸庫史谷思政幼在室男曹孫三人元嗣元
傳元暉女曹孫八人銘曰在昔英大石城剖分為兩國臣養其庸勳公時
還南首東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為斯言斯斯斯同功勞
位尊其封表民為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厥賦
名城天府尚翰獨復公家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莫大焉之世祖

貴之在司水之王食積之位亞人臣龍光雖夷自夫壬辰子己巳五十
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謂之曰何樂其平生庶善則多維列聖知無是
為大義筆之
碑永白隆外

黃崇妻游氏

宋朱梅庵大全集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光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
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
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
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紉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舉過人
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勞於婦如也姑性嚴
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婦如也姑性嚴
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清禮無違者
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為諸婦模楷遺勇喪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田以葬夫人曰母殯爾先業為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
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眾而襄大事大夫公為人誠懇莊重夫人以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二十二

恭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
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憫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戒警
亦頗信尚浮屠法娘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
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焉猶能
言則真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為迎師擇友教誨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
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
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
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
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問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
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為夫人之遺教也
台州嘗為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談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
達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婿也年之明著
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焉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則其
大者書而銘之銘曰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

壹弁是或配德錄賢履餘善積尚書判史之德之才湯沐
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實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昭則

湯處士妻游氏

宋呂南公灌園集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鮮僧於見客堂處士拜佛
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喪定於龍池鄉東戶里之佛塔窆
同位而吳允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
口未嘗與人過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趨恭而已
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間以迪吉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維亡母
寔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發其身故內無延養之闕而外有朋
濟之譽雖不積而不悔是雖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傳無窮其許我
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諸勳銘詩非所得愛也按湯氏之
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為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
知其孰是其徙家南豐聖處士為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
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徒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
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震曰復濟深而震深為進士各有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二十三

時名二女子通游某揚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載祀六六
乎而方隆緯義淑睦乎而遽終傾以竭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
書以嚴其後
之穀乎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重錄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發官場讀史

書寫博士臣金書

關 點 監 生 臣 教 河

陳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遊

洪武正韻于求切遊也通作游顧野王玉篇余周切遊與游同。逕古文。丁度集韻逕行也或从子作逕从苒作遊吳棫韻補叶音逕知切。故也。班

彪聞居賦望常山之義義登北岳以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釋躬於伯壻
又叶音早諸切黃庭經五靈夜燭煥八區子存內皇與我遊身披鳳衣御

虎符郭守正氣雲領遊行也如文游從游多用此游字義與遊同不可兩押如游泳却不同釋行均能龜手鑑遺逸二俗迂古遊通遊是音由遊

放猶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迂以厠切。走也。與遊義同。俗用遶遶過遶遶遶。至同。楊桓六書統。喻母。遶放行也。从走从粦。粦子也。遶。練辭同上。迂。

非獲過意遠行也从走从辵从追省言遠消者當早自追悔而還也
 禮省文能忠額會舉要羽次濁音越謙聲者文字通遵从走意舊誤以為

游字古大今正此字誤用於遊選之易水城又易選自女也亦作招遊云
優猶知足作游遊非今書慢遊是好合正周禮八曰游貢俗字韻會定正

[illegible]

隸石經公羊並洪
旌帝堯
旌唐扶
旌夏堪碑並
隸字源

遊並六書充遊真義遊王獻之遊王獻之遊智永遊虞世南遊顏真卿

存抑公遊行遊並王遊深智遊顏真招草招永智

素懷
于
于
錦溪
于
于
于
吊

張
鮮
趙子

赤水遊莊子黃帝遊於赤水之上蘭臺遊文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颭然而至王披

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此
荆臺遊
藝文類聚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
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

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
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雲夢遊
淮南子所謂樂者遊雲夢
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

味煎然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鴈鷗之謂樂乎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臺榭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馬以逐豎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間乃顧謂二女

Figure 1 show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1D lattice chain. The chain is represented by a series of circles (sites) connected by horizontal lines. The sites are labeled with '1' and '2' in a repeating pattern. A vertical line is drawn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chain, and a horizontal line is drawn below the chain, with a label '1' at the end.

園先不相識乘平負與入辟強方集賓客獻之遊歷旁若無人辟強怒曰
做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蒼頭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屑意

小山遊

南史張綬齊永明中為刺史
令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

山澤遊

南史劉琨傳
天監初任出

守義與要既洽之郡為山澤之遊馬明實寶錄宋謝靈運與族弟惠遠
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游時人謂之四友周容澄懷

錄許詢好遊山澤而體便涉以
為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白鹿山遊

通鑑綱目晉安帝
元興二年燕王熙

與其后符氏遊白鹿山后符謀劫女也先行
也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林澤遊

世說新語謝
太傅稱修齡

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明之則傳曰明之
常遊世務以高而為情謝安相善也

山水遊

南史謝靈運傳
靈運出為永嘉

太守郡有山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不得志遂肆意遊逸始興諸縣動
喻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無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風稱疾去

竹林遊

續後漢書狂士傳阮咸字仲容父熙咸都太守咸性達不
拘與叔籍為竹林之游晉史揮塵王戎每與阮籍為竹林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四

之游或寄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或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三
字求求晉稽康所與交者山濤阮籍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之游世

田園遊

海錄碑事沈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
每游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日與馬成二

今來此安之遂
出郊遊

出郊遊

世說新語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
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序同遊者連鑣俱

進石頭弟遊小亭中與書曰遊字伯道溫長子也任主簿判大唯東亭
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與回諸人皆

似從官唯東亭實實
踏青遊

成都志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
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緩轡歌酒散

在四郊歷政郡守處有樓臺之虞乃分遣兵於四阜坡塚之上立馬張
旗卓望之公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為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

結綵船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吹笛前導今日遊江於
是都人士女駢集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實層寺橋出離于寺內寺前

初一盤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後倍於往年薄暮方回公於馬上作歌其
略曰我身豈比狂遊輩蜀地重來治凋瘵見人非理則傷嗟見人歡樂生

愛竹馬遊

溫華瑣碎錄王元長曰小兒五歲
曰鴉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八駿周遊

書林廣記八駿周遊周穆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傲
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石造父為御又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九懷秦遊

高似孫繪略九懷秦遊 君之來兮鞭潮令水走兮
母騎撫余車兮安驅海難填兮魂銷龍翼斬兮既來

旌翠昏兮生埃蛟抗刃兮波亦熾露光兮蓬萊樂樂樂兮佳游來莫表兮
忘歸蕭鍾兮鏡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鴈奔君之樂兮侯侯懋懋兮

陳席兮楚楚撰德兮蒼崖秦兮聲兮豪詞騎難還兮鑾鈴鳴兮
踐官民如蟹兮誰能聽海水作兮號龍散木輝兮樂未終金母號兮漢

從赤松子遊

通鑑漢高祖五年張敖多病從上入閭即
道引不食殺曰家世相韓韓誠不愛千金之

資為韓報韓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
極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臣先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

旦之必然固未嘗有起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
之為虛說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五

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復威滿而不止
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弄人間事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

保身者子房有焉宋楊誠齋集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縉衣之好未
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遊自難回知足之志因進蕭蕭蕭至懷

從吾兒遊

西漢書漢張良傳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
恐使建成侯呂澤劫良害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上嫂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
四人今令太子早辭安車園請宜未求以為客時從人朝今上見之亦一

助也云云上破點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
餘眉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

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頃公幸年調護太子四人為壽舉趨出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

人涕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將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千遊

史記漢朱雲折檻曰臣得下
從龍逢比千遊於地下足矣

效潘岳遊

世說新語潘
岳妙有安客

好神情少時快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榮之左給呂祿

史記漢鄭元給呂祿出遊張耳雅遊西漢書陳餘傳張耳

周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主父困遊兩漢書主父偃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停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辱客甚

因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通人關見衛將軍上書關下朝奏暮召

貴游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北史薛辯五世孫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

薄者未嘗升推之序韋應物詩貴游行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

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一作非無儔輕裾含碧烟

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選景促節為我語忽聞豐陽曲四生亦已柔賓友仰

稱嘆一生何所求乎明擊鍾食入夜樂未休風雨德歲候兵戈橫九州馬

和生上客草草心所憂宋薛李宣浪語集貴游行沙堤大蓋何處底

人佩玉鞍蒙拔僕如能虎馬游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鉢體類芙蓉步

趨持重為雍容諸侯羨統掌百工調元為職禪九重萬錢一食簪鼓鍾猶

言下窮終無從與時據數勝不充家徒壁立其室遂抄掠語麗文彫蟲繪

為綺句欺南宮不分菽麥備知儀且無萬卷流胃中脂韋嬌嬰陳小忠竭

民膏髓自為功獨膏腸事惟迎逢肯思責難始為恭君王謂賢拜三公門

如沸湯賄賂通財伴孫官邑侯封積金猶欲齊滿室家有錢爐非乾銅賣

官驚獄揚成風後房的樂燕支紅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常忡忡發

賢賊能獲英雄及將同類塞要衝害苗之心饒雄急忽擊射并逢家子怡

然自得路心胃點如珠漆何亦東向人自欺吃匪躬高自標置人育聲立

言使擬稱儒宗學釋遜俗生談空元非反朋相磨磨世間將謂無軻雄言

出波流士與農却於巧官官既富笑伊魯儒嗟道窮那知達人節青松昨

而土直及蛆蟲古人雖異理道同森邪未必皆令終君不見晉朝逆胡墮

金甌為奴為奴豈惟慘悲悲此成唐姚合詩詠貴游貴游多愛向深處

到處香疑散里塵紅杏花開連錦障綠楊陰合拂朱輪鳳凰鳴呼飛金盞

絲竹聲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劉兼詩貴游

衣公子宴池塘淑景融融萬芳芳珠翠照天春木老管絃臨水月初長風

飄柳線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憑青帝繫斜陽羅

隱詩貴游館陶園外雨初晴繡轡香車入鳳城八尺家僅三尺葉何知

高祖要蒼生中興江湖葉葉宗貴游五陵年少儘風流十日安排一

日遊林下幽人羞省事筆床茶竈便登舟江湖續集武朝宗貴遊 銅車

曉曉報芳塵步障香移一片春花下玉盤行禁衛御前宣勅到湖濱

出遊詩來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唐韋元旦詩奉和聖製出遊

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南山老託乘還微鄴下才佳在東周獨昏

滯欣逢落葉日還來唐僧皎然詩出遊少時不見山便覺無奇趣

狂發從亂歌情來任閑步此心誰共證笑看風吹樹蘇東坡大全集上已

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伯

恭先生志林云黃州定慧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時繁茂每歲盛開時

必為風雨所敗已五餘年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子訪焉則園已易主雖

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松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

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憩於西氏之弟而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則閉上

稍醒則出客有出老揮霍琴作悲風曉曉角聲舒舒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

出城東入河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與畫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

三日是也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次公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柯丘海常吾有詩子仁按黃州東坡園云柯山四望高而高立也故以名

柯丘東西隔海棠一株甚茂故云柯丘海棠也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

酒人徑醉子仁退之詩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春何許一枕春睡日

停午次公先生詩又云三正數飽後一枕黑甜餘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

閉門誰教汝子仁晉王徽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使出過竹下

嘯米良久主人酒掃請生微之不疑將出主人問門微之實之蓋微而去

出簾簾積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子仁按東坡園云柯丘南而氏家有

素壁甚大公嘗自為圖之故云為真素壁千蛟舞者也東坡作塘今幾尺

子仁塘在東坡堂下先生詩云會堂作堂徑千步携酒一勞農工苦

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整花無主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卧聞桃

李為誰妍對立鵲鵲相媚嫵次公蘇文寶詩日晚見鸞行鳴于溪深桃

李開花開樽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豪家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

韓家園子仁按東坡園云春草亭韓家園曾在東門外曉曉斷井深碧

師盧公詩三人手暖木末繞無繩并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鞦韆索掛

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腐門女已裝事見留別梓潼杜壯丹

手題傳詩法南上方臺臨斷岸雪陣翻空遠仰俯故人鏡我玉葉羹火冷
烟銷誰為煮時堪來盡下荒徑子昔有前通傳云里婦夜之內通婦里母
即未語請大於之內家云治約事內凡通婦娘花開好語火公事
賀詩沙路歸來開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城得僧守主人勸我洗
足眠火公先生詩又云洗足歸門晚雨眠不復開鐘鼓火公杜詩
美不問鐘鼓待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
遊何事天不沮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火公詩豈弟君子神
所予又和陶潛遊斜川詩韻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 諸居淡無
事何異老且休雖過清節年未夫斜川遊春江津未渡人即船自派我本
無所適汎汎隨鳴榔中流遇湍洄捨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違我儔
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舞舞不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商何如不與聖
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蘇穎濱集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運道遠三
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遭少壯樂日追老病苦丹心變為
灰白髮繁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藝授耒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
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隔提攜夜卧困蒸煮木歌唐 詩已治易靈祖
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洪忠宣公鄱陽集次三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八

月望日出遊 無馬假犢車宜必來升我 驚言暫出遊寫憂愁窮獨弄芳
不見花宿莽埋樹微區區十里間良友始追逐語得正人頗欣富方致
書齋大蕭條四西少林麓欲作納涼亭因茲出求木履橋雖云安軟柱恐
顛覆臨深念垂堂徒行漫捫腹除能推輪長閑聲曉曉形骸久衰憊搖
几隻聲感五方民難居瀕澤非廣谷難大或相聞要知是荒服跋涉頻聞
津引領主人屋老稚俱迎門擊鮮饋豚肉日暮途阻修運棘不辭遠吻燥
藉醇醪鋤口資饒粥望日親新詩珠璣圓且熟可追寶劍為高誦素靈哭
宋王十朋梅溪集上元山中百姓出遊作三章論之 鄭里相呼入郡城
已歌楚舞涕歡聲三宵遊罷同歸去勉力耕桑事父兄 三日嬉游喜過
晴還家又見多青肯但須及早輸租稅莫要勾呼到訟庭 好去耕松蘿
上田但能勤苦有豐年家家飽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圓陳后山詩和
黃生出遊三絕句 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 皆先日曾錄已
著運筆妨目極不應疾而使心休 日世月工聚賦意 諸郎聯璧萬人看
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閑 謝靈運有登臨海
詩詩王即詩夜學曉未休若吟神思然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難 賸欲
登臨強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閑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 東坡

詩作堤岸水非吾事劉元城畫言素出游能苦寒具飲酒戲嘲平越數
子坐愁思出游麗日光風得情節一百五日寒食近二十七品鮑參開盤
空釜冷奈酒何變制連環當佳話話屈先是勝九回贈緞澤如水百結玉
璫曉猶影參差疎櫺度風曉明城濁醪引滿亦何負營面膏唇因水雪君
不見龍丘行今識點盤又不見韓庚出燕歌魚鱗生緣自信可奈何歸抱
柴關畫常開後游渭南集正月五日出遊 大作閑人不慣愁新春天氣
更清柔未為遼海十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細柳拂頭穿野逕落梅結袖
上漁舟此身定去神德近倚過江南賣酒樓 出遊 八月石帆秋即為
汗漫遊本因尋友去却為看山留小茅簷僧壁長吟上驛樓月能從劇飲
天可寄閑愁高下評泉品縱橫記酒籌花開遇門人水長信船流散人
雖素脂韋我自羞此心君不信試往問沙鷗 僅道衰翁懶來閑亦出門
倚琴來竹院來藥宿山村雪路鳴長耳煙堤獨探殘年常自在何以報
君恩 出遊所至皆忻然相迎口占示之 寓館兼山洋行裝半兩晴隨
宜分藥物投老惜人情邇近成新識殷勤講舊盟農家尤可念迎勞報春
耕 出遊歸鞍上口占 渺渺煙波飛葉去遲遲桑野策驢還寄倦楚水
吳山外得意唐詩晉帖間每惜好春如我老誰能長日伴人閒世間自是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九

無無得點素元非造物性 又出遊 社近頻逢雨春深却喜時會煙傍
山起神鼓隔林鳴客駐觀農鱸兒歸遺母羹豐年多樂事何以報時平
綠樹魚盤市青蕪雄光場來桑村女集入學幼童忙戶賽新蠶願家藏問
孝章村坊多美酒爛醉春年光 朱樂今朝偶出遊溪邊小立喚漁舟未
須着句悲搖落嫩日和風不似秋 朝行驕驕穿幽谷暮返寒家涉亂流
提起短筇成一笑每煩上座為分憂 出越城遊 出郊聊曠目小艇受
推風烟柳淺深綠水花顛倒紅秋光無遠近晚興信西東欲訪幽人宿高
橋古木中 出遊至僧舍及逆旅戲贈絕句二首 山僧邂逅即情親野
叟留連語更真淡談論文端有味一彈指頃百年身 飯炊適熟如延客
犬喜來迎似到家兩滴茅簷草煙濕不妨笑語暫喧譁 出遊 舉世誰
能伴我開出遊隨處一閒頻繫船扛鼎將半廟林寒流觴內史山小市况
經搖落後高城四望莽蒼間歸來燈火湖塘晚指點柴門未上關 未往
人間不計年一枝筇杖雪隨肩掃除身外閑名利師友書中古聖賢又適
山前鏡水石為洪井畔柳風烟小艇大點君無笑買斷秋光不用錢 行
路退還入谷斜繫驢來憩野人家山童負擔青紅果村女緣蘿采碧花
火就炊朝餽飯汲泉自煮千甌茶閑遊本自無程數邂逅何妨一笑譁

莫笑衰殘百不能一枝節杖捷飛騰山空野火焚秦墓日澹烟無處為陵
小浦漲潮迎釣艇疎鐘出谷送行僧踟躕不覺歸途晚村人家已上燈
一樽隨處可開顏此事深疑造物怪地可登臨多恨遠身常強健又須
閑山園小市烟初斂霜著橫林葉半秋從倚闌干若勿厭日斜猶及揮舟
還漁村酒市本無期小簫扁舟信所之丹葉滿林霜落後紫葢難堪水
枯時山林閑寂歸雖早齒髮衰殘病已遲努力及時謀自適錦囊多貯暮
秋詩山有籃輿步有舟放翁身健得閑遊半牛點點日將夕蒲柳蕭蕭
天正秋細徑僧歸雲外寺疎燈人語酒家樓歸途更愛湖橋月得倚欄干
為小留霜氣蕭條木葉黃佳時病起意差強雲烟古寺間僧梵燈火長
橋見戲場一枕清風幽夢斷數匙飯飯野蔬香道邊莫笑衰殘甚猶往山
林與木央為定齊濟路中分畫橋衝破一川雲柯橋僧閑處空起海市
漁歌帶月間雙來采蒲大盈尺鱸穿細柳重兼斤酒家報我新熟且撥
閑愁寄一欣僧院軒窗酒市樓過門自入不須留恰來竹下尋棋局又
向沙邊上釣舟詩放不能諧律呂書狂猶足走蛟虬秦碑禹窟風烟外一
吊興亡萬古愁九日陰霖一日晴此行處處是丹青斷雲零落江郊路
壽木輪囷古驛亭歸婦微行望明曉漁歌相和起烟汀披山意氣今何在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四

十

猶有遺祠可已靈近過父老遠尋僧病起經行力漸增纖
室踞機鳴乳乳粉波瀾水葉登登淺深村落時分徑高下川原自作層薄
暮到家還熟睡隔林鐘報曉晨興吳地清明未減寒梨花初動杏花殘
平沙漫漫人爭渡微雨蕭蕭客野鞍野寺吹螺作春會山郵雜來具朝餐
已聞九快吾何說時說金丹強自寬來許南陌過逢晴小蹇輕裝短作
程白水滿波秋馬蹤跡陰遠舍驛車鳴過村小婦憑牆看人手高人攬轡
迎刺倩東風吹柳絮放翁詩到此時成萬里崎嶇蜀道歸荆州非復壯
遊時行吟自任詩情減坐睡人驚酒量衰春地風號雲夢澤翻天草映伏
波祠一枝藤杖平生事擊鼓開帆未恨遲乍晴出遊八十山翁病不
支出門也賦喜晴詩小樓酒旆開街處深巷人家晒練時本借微風軟帽
影却來新暖弄鞭絲歸來幸有流香在刺伴兒童一笑嬉流香正晚酒名
晴和出遊湖山間日出氣稍和呼船渡烟津微風西南來水面生魚鱗
適此一日佳即娛百年身將鬚俯艇船一笑彼何人閑餘春事盡已覺陽
和新梅花展展開幽香襲衣中久病喜我出問信傾鄉隣舟回不須速看
滴白玉輪雪後出遊戲作小歌平岡雪陸離幽人又賦探春詩典琴
沽酒元非俗著履觀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托多情風月笑衰遲吾生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四

十一

也似梅花淡無歸來蝶不知歲暮出遊殘層消磨無半紙一年光
景又成非元溝雪水滴欲盡江路梅花開尚稀竹院舊燈留宿度宿棋亭
酒勸無歸此身自笑知何似萬里遼天一鶴飛病中思出遊病境難
猶在秋天已自清閑思尋酒伴懶主詩盟烟艇桐江去籃輿到縣行會
心隨處住便足了餘生姚鑄行湘葉出遊春來日日風兼雨今日晴明
試杖藜閑戶不知花信過野桃開了到棠梨曾傷雲莊集有翼借前韻招
同社出遊次韻總道無晴却有晴檢人幽事不勝清擬同騷傑從長古
不遺猶奴寬李衡四山濃淡要題品百卉復先宜接行登覽不憂風雨迫
揮戈須駐日西傾諸公出遊有真詩和者盈軸次日飲正卿家出以
示余走筆繼韻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許聯翩李郭舟酒興定知鯨浪吸
詞源聊看峽江流名如北斗誰能挹價重連城未易酬恰似西都數人物
校書中祕讓諸劉趙普淳熙葉初八日人事少閒今幸出遊因以詩首
訪勝王閣紛然磨治思為之歎已過東湖待孺子亭亭閣幽邃乃陳年卿
復作者一時詩板甚多擇數知名句錄之又來數步得孺子祠有像設及
魯公家書南豐所作祠堂記及沈持要重立歲月壁崩龕積殊異故事遙
遊避雨入總持寺謁澹臺子羽墓閣雷公祠墓有大篆立於其前祠有樂

章無盡所作兩止絕南昌縣徑還艤舟之地作五詩細雨微風湖上亭
柳深荷密競青青生平漫與形神接客裏孤鴻耳日醒題詠紛紜幾詩板
畫圖零落半幽屏像祠只在荒墩外小徑與籃輿一經務創西都弊寧
知此一時忠邪爭憤嫉基業竟陵遲豈曰忘五就衣我逢百雅嚴陵亦同
趣始感及終哀潛德固宜祀高文寧可埋淒涼危像設清飮半尊苦味
來過吏役毋庸遽幽尋所得多雷祠真貌特古墓絕微訛烏篆森奇畫
臥載雅歌南昌假傳欲上書孺子乃後辭聘車東都己顯不可救莽
未露猶枝梧福為市卒終潛吳錡乃懸榻太守居吁哉述異心不殊出處
語默如是夫蘇河冷然齋集出遊芳草盈盈水漲波淺驚動碧琉璃
心情自遠遊熱起愛入春風夏為祠居仁詩出遊日日春濃病不知
偶遊僧寺送春歸長年候跨將軍馬漸老空悲遊子衣山路有泥知雨過
村場無酒驗人稀今秋定作江東計趁得鱸魚八月肥何惜小山雜著雨
監同舍出遊和吳監丞韻我本康康姿率來入京闕舉動違真性驅馳
了歲月自慚西湖水照見種種髮來興陪諸公放舟烟浪窟小雨東風埃
輕霞翳林樾春深苑李競路滑車馬歌已辨登山徑不羨凌波襪浚堤逐

樹陰倚寺訪禪林行知已深歡意殊未竭日暮碧雲橫兩山高突兀趙
周臣淫水集上已遊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携同院諸公賦相連
草草即玉盤誰識吾曹箇裏歡燕燕花墮茵席魚搖波日動關千無窮
照影溪漢柳不住吹香晚曉蘭已屬清明連上已更容飛蓋接驚鷺
鳳騎麟玉筍班蹇蹇不作杜陵酸已煩墨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瀾酒
令致師嚴細柳詩朋慶戰劇畢蘭遊頭却送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元
藍靜之藍山集出遊 病中三月不出戶暖日晴風始一遊處處鳥鳴催
布谷山山花發叫鈞輦幽人几杖來相就野老壺觴起更留重憐不知觀
物意歸途催報夕陽收陸子方集三月旦日出遊 季春已一日寒氣猶
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華古精廬幾劫化微塵入門何所見閑
竹出牆鄰近北過崇明殿閣何嶙峋山房閑不啓俗客來輒噴徐歸偃膝
床息我定力句殘書了一卷古意含酸阜山茅聊止渴起淪石泉新送
李義夫出遊 與君非角志相期歲晏行藏各有達老樹晚花空自媚秋
林病葉更先稀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門外北風吹石裂林
人瑣瑣欲安歸 梅花即玉春寒淺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
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渠脫九十日春須我遊出却草堂三五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十三

里囊中無得一錢留 少年有志東山卧晚歲方圖北海遊糊口飢寧甘
半菽挂胃氣尚食金牛問唐元振今誰在欲趨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
相厄不妨詩句各風流 國朝顧祿詩集上已日出遊 膏雨方霖寒濕
風漸紛披欣欣本向榮萬物被春私聯聯華靡子車馬競芳時香塵逐繡
陌羅綺爭先輝我服亦已成重州 太平御覽蜀志曰
相追隨浴沂有真樂千載誰能知 後主出遊 譙周字尹南後主
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頗出遊觀增廣聲譽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
敗豪傑並起時州郡欲併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
之廣狹唯其 明皇出遊 元揭曼碩集題明皇出遊圖應制 明
德之薄厚也 皇八駿爭馳道還是開元是天寶長安
花發萬年枝不識韶華醉中老金章閣下文書靜苑旒端拱唐虞聖此圖
莫作尋常看萬古君王作金鏡虞集道園遺集題周伯臨韓幹明皇出遊
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芙蓉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待移仗華清意
閑暇官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州上親奉圖書侍
紫宸 又明皇出遊圖 筆勢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
誰先醉倒看官袍去不回 國朝宋玄仙唐履復葉題唐玄宗出遊圖

人如天帝馬如龍歡樂情深天寶中內苑行看春草綠不知官闕起涼風
元吳微之文集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別駕未歸定禍亂安社稷可謂大主
曹孫美友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遊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本
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
周公之書亦以游為戒何也防其源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革心之臣則
視此為常事而不知怪鳴呼嗟待天寶之淫侈驕逸而後可以正國哉

五王出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街
柳長春風肥道暗塵香龍安鳳質多相似黃髮為期

公子出遊

南遊寓興唐公子出遊圖 恰從馳道按鷹回
火 滿袖香塵拂不開馬駿如龍人似畫王孫曾見

洪崖出遊

元黃文獻公集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
未 難言驢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

衣冠出遊

漢書井孫通為奉常惠帝以朝長樂宮作棧
藤根 道方築武庫南通請問曰陛下何自複道高

帝履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來高廟道上行我惠帝曰急壞之通
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十三

三公出遊

晉史揮塵王戎為司徒雖位總鼎司
本乃詔立原廟 而委事僚寮問乘小馬從便門

雨出遊

唐書段文昌從帥荆南過
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 早槍解必雨或久雨過出

棄家出遊

列仙傳趙繡手不知其名少
遊必露語曰早不苦禱 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咸

微服逸遊

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過遂棄家出遊至宋紹興末
蓋百餘歲矣方歸行縮兩手於胸前以是知名也

王孫遊

江淹賦芳華生兮萋萋王
猶諱之公命取一箇街子報 孫遊弓不歸謝眺宣城文

集王孫遊

絲草蔓如絲離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若歸芳已歇宋曹勣
松隱集王孫遊 紅芳開曉戶碧草觀斜陽樓上頻回首思君道路長大

批與芳華遊

煙浪迷行何風塵染佩裾今年春草綠猶在九華居 以

至集王孫遊

煙浪迷行何風塵染佩裾今年春草綠猶在九華居 以

水樂大典卷八十八百四十四

五宅夜遊

貴妃夜游

號國夜遊

既作詩錄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脫集得詩遂次其韻以中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驥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
真人睡起春纔柳誰奏琵琶最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暗香猶帶天階塵
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常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
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湏防倒騎虎蘇東坡大全集號國夫人夜遊園
佳人自輕玉花驄翩如驚鶯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
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
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四十四

秉燭夜遊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五十四

十七

逆旅。先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歲時雜詠。沈佺期夜遊詩。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雲色。燈彩雜星光。南陌青山浦。東隣紅粉粧。管絃連舞曲。羅綺暗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闌舞場。經過猶未已。鐘鼓出長楊。王維同楊比部十五夜遊有懷靜者雜言。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豈知三五夕。萬戶千門闌。夜出曙輒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騎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芳蓮祭燈勝百花。總看侍中千餘騎。誰識小隊七香車。重學寶馬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心寂寞。却將宴坐為行樂。儻覓忘懷共往來。幸富同舍甘羣養。宋梅聖俞瓦陵集正月十五日夜出遊。不出抵愁感出遊將自寬。昔我依儒匠。心復如不歡。漸老情易歇。欲之意已闌。却還見兒女。不語鼻辛酸。去年與母去。學母施來升。今母歸下果。垢面衣少完。念爾各尚幼。底淚不忍看。推燈向壁卧。肺腑百憂攢。蘇東坡大全集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一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上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黃

州團練副使蘇某書張子野詩屬疾間知有龍圖與公開大卿學士八月十五游山泛湖夜歸 此會隔年應有期湖光分入六坪厄誰知素魄當中夜正是迷魂未寤時天竺好風吹桂子雲漢清露濕桂枝人看使節忘看月燈燭千門閉戶遲揚誠齋南海集和石湖居士范至能與周子充夜遊石湖松江詩韻 石湖醉眼小太空烏紗白紵雙鬢蓬翰林未從昭回上滿袖天香山水中青山半邊日欲沒珠官湧出初圓月兩仙一棹軟琉璃碎撼廣寒桂花雪中流浪作漂不四兩子搖灑千銀堆不知浩浩洪流復曾有茲造奇持來古人今人煙一林誰願麟角續絃絕一生句裏萬斛愁只白秋來千丈髮乾坤清氣集素不約長安夜遊詩 鳳城連夜九門通帝女皇妃出漢宮千乘寶車珠箔卷萬條銀燭碧紗籠歌聲緩過青樓月香氣潛來紫陌風長樂曉鐘歸後遺簪落滿街中元黃叔美詩自題黃山乘燭夜遊圖十絕句 赤日揮鞭汗雨流壯風破肉雪披裘馬蹄夜半猶迎送爭似黃山乘燭遊 高駖求贏百倍收吳橋蜀拖臨中流風波盜賊驚人膽爭似黃山乘燭遊 富饒薰天國可伴重家金燭綠珠樓秋風所過成衰草爭似黃山乘燭遊 銅柱功成瘴霧愁嚴水墮指北封侯河邊白骨園中夢爭似黃山乘燭遊 北里金多積未休銀燈帶夢理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四 十八

牙壽常憂頤展防壯遜爭似黃山乘燭遊 金帶還思一品流官居更美柏臺秋駁駁日追系榆暝爭似黃山乘燭遊 骨肉臨財構慈難豪爭念訟幾時休明朝相望化為土爭似黃山乘燭遊 西老早居尚百憂錄收寸取為誰謀尊中美酒不肯飲爭似黃山乘燭遊 白面郎君不識愁酒酣夜宿春樓千金如水散歌聲爭似黃山乘燭遊 學道談空物外流驅馳聲利更多求展鍾喚起無清夢爭似黃山乘燭遊 賀方回東山詞夜游曲陽十人 繁繁鼓動花外沉殘漏華月萬枝燈還清畫廣陌衣香度飛蓋影相先後箇處頻回首錦坊西轉隱約武陵溪口 當時早恨歡難偶可堪流浪遠分勢久小晚蘭英在否輕付與何人子不似長亭柳舞風眠兩伴我一春銷瘦張炎叔夏詞聲聲慢余與上皇山云 德曲上載德吹蕭余倚歌而和八闋秋高元氣清予記與吳白石在遊同一清夜也晴光轉樹曉氣分嵐何人野渡橫舟斷柳枯蟬涼意正滿西州 匆匆載花載酒便無情也自風流若畫短索不堪深夜乘燭來遊 誰識山中朝暮日向白雲一笑今古無愁散髮吟商此興萬里悠悠清狂未應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鷗須待月 衣錦夜遊 太平御覽後周書曰劉雄字猛淮許多清都付與秋 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

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後有此授鄉里榮之 秉燭

川遊 唐語林李德裕自陵入朝將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乘燭川遊不暇久留也 游楚

遨遊 續後漢書游楚傳楚拜駙馬都尉不好學而性好遊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等樂每行未將以自隨所在博博投壺歡忻自娛

老子遨遊 復漢書馬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休賓客故人日滿頗哀老子使侍遊遊若大姓役小民點點欲取此乃太守事爾傍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是反奔入城郭欲道長請開門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

良怖急者可將下伏後稍定郡中伏之 飽食遨遊 莊子雜篇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 飲宴狎遊 阮生隨抄咸

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平中呂從簡向傳正俱以軍狎子飲宴狎遊於鄉巷間呂比及政府之歸則先期整衣以待事向耽樂之從多從呂相每誇於同列以家無所憂向相常歎息其

不逮傳正謂從簡曰我與爾酒嗜音狎邪無少間 希從娛遊 禹得構述我欲管厚何也則人之知子亦不可不察也

兩漢蒙求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花園離宮后執以風邪處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諸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 薛春遊 東齊記事宋仁皇初薛簡肅公知開封府上新即大位章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四 十九

人樂隨其俗與之嬉遊作何處春遊好 軍行如春遊 宋史趙時賞為文天祥參謀軍事在軍中時見同列

威輻重飾姬侍數日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西池春遊 類說侯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遺小書云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

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先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愁愁頻借問妻家抵住否園東青

衣引生至大第杯盤交錯燈火如畫生歸數日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史

云此有孤惟多為人妻生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今月音書斷若問薄翁盡得因沾灑暗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賦情人乃復見姬倪首愧報

主曰大夫夫當眼烟月占柳憐花則無憂矣相携卧居極樂極厚生有

日家南陽乃往詣之曰為娶鄭氏為婦生以書謝絕姬後十年鄭氏死生

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花牛獨簾呼生曰子非某

郎也吾已委身從人矣不敢多言同車乃良人之族也

容齋五筆白樂天為河南尹日舒員遊香山寺數日不歸貽書樂天大誇

勝事謝本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寺暮抵龍門香山寺雪作留守錢

文傳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日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

也王定國訪東坡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野英卿三子游泗水

下百丈洪吹笛飲酒來月而東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行立黃樓上

相視而笑定國既去逾月復與蔡家師泛舟洪下追憶舊游味此三遊之

勝今之燕賞者寧復

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世有三遊

海錄碎事荀說論曰世有三遊

行之蓋亦值知已也

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也取行連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

利者謂之遊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四

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二十九

遊

鼓腹而游

羅泌路史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

動夕而息出三

奉母同遊

五代薛史偶蜀王衍傳蜀咸康元年

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霞

望之若神僊及侍宴酒酣皆先冠而退則其整然

士庶競遊

宋歐陽公集風俗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花開士庶競為遊遨

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市笙歌之聲相聞

歸

老釣游

宋王與釣藍樓茶果

鄉贅合游

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

選勝追遊

舊唐書衣帝本紀天祐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五

一

琴鶴從遊

五代薛史晉卿雲叟傳雲叟名選隱於少室山後聞

唯有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基寒之戲遇同侶

則以畫繼夜雖寒風大雪臨履對局子足鞞製亦無倦焉

猿鶴同

遊

宋何澹小山雜著山中樂詞

與鹿豕

遊

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

與魚鳥游

遊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吾得與魚鳥同游則去

人間如從滬鳥游

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

從

白雲遊

宋書諸白玉傳王僧達曰

儵魚出遊

諸先生從白雲遊舊矣

與惠子遊

濠梁之上莊子曰鱉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遊
宋李流謙澹齋集會慶節賀表 守位以仁動天惟德受禋天下而
不秦卜周曆數而過期鳳集麟遊百樂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觀

人乎聖乳狗不遠遊荀子禁辱篇乳狗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肉忘其親上忘

其君則是人也而
魯狗彘之不若也
地有四遊
數類周禮注曰南戴日下萬五千
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

之中靈曜文曰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俱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之日地與星

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孔穎達禮疏曰四遊者自立春地後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東

至春未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季夏復正自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自立冬

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與星辰四遊之義也朱子語類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十五

二

萬里周何計四達曰計地之以進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

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惟考靈耀曰地有

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
其中矢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遊東漢書相如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

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卽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將不遂而困求張文潛宛丘集

宦遊詩 宦游吾漫爾 木蒸致身早 秋來憶山居 遠夜夢
顛倒鳴虫待誰聽 落葉煩我掃 誰復省勞人 吾生常草草
卧遊 續世說宋

揚州鶴上倦遊
錦綉萬花谷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翔注曰倦疲也
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宋王逢原廣陵集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攻。偶來還去竟何踪。已夫感鳥吾不至，行矣鯉鯨非所容。
且把心宵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亦如難得，允爾西山尚有從。

朱晦菴集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并立云何一斛散書到令人愁此
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時得伯恭書報羅欠台之在楊冠卿詩倦遊 歸

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真戲劇閱世識危機蠻雨沾烏帽京塵黯衣
衣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陳郁詩倦遊水於東海皆臣妾山到衡陽

無弟兄兩處經行都已遍老夫誰更別關情江湖續集高古倦遊詩 秦
透諸方向上攢瘦藤靠壁倦遊時充然有待機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錢

塘韋驥集和春陰倦遊 鈴閣興何幽公庭訟不留未能清畫綬偶作夾
城遊竹色仍烟翠梅香趁水源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毛方平者定錄

倦遊結髮事俗走險阻無不經腰間萬里劍夜氣厚斗星朝越春玄國
尚志曠穀亭平來涉大患足爾羊腸策却思松竹底白日幽扉高洗心一

卷易庭草從渠青何為鍾鼎味醉著不少醒君看鴉渠渚鴻飛獨冥冥元
周家公升陽蠟屐集勸登眼底茂林脩竹夢中流水桃花難莫難可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五

三

路悲莫悲兮無家。淡薄功名難及問關。世路羊腸且摸烏。有是更同入。無何有鄉。南星田十萬步。成都桑八百株。從教御用御法。不妨吾愛吾。

廬周衡詩倦遊萬事雙蓬鬢江山秋倦遊斷猿明月曙珠雨碧梧秋道路中年感琵琶復夜愁客懷無處寫離思滿滄洲

藏脩息遊
禮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不學操履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幹服

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聖人之遊

文子繡義老子曰。聖人內脩道。

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
又曰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將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遇。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

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韓流淵泉日記文子曰神者知之淵也神清則智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

於虛則消躁藏息
美此聖人之遊也
古人善遊
周家澄懷錄呂居仁云虛阜只尺
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將者雖

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遊天下遊遊乎物外遊遊乎人外遊遊乎天外遊遊乎神遊遊乎定中神遊遊乎飛空行遊遊乎采真之遊遊乎內遊遊乎神合道遊遊乎與王神

行字內觀風外遊列子曰外遊者求人外遊南史孔潛之傳

與微士戴顓王弘之及王物外遊開元天寶遺事王休高尚不親

物外遊物外遊物外遊物外遊物外遊物外遊物外遊物外遊

一傳交友久要存古誼希夷悟極重玄班惟落朝元天遊莊子

處夢斷滄洲落照邊回首紫雲閣下路瑞芝輝燦長林泉天遊外物

為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然無天遊則六情相攝天遊不覺

心雖不係而無空虛以容其和則反成其開若無天遊則六情愈相攝

夫武夷詩集陳觀賓天遊山水參差六曲流此中絕境適天遊幾千萬

類根塵淨三十六峯雲氣浮華簪層霄望勝碧蘿靜院竹松稠境樂可

致胡麻熟新室阿姑為水留道士號宋衛宗武秋聲集為雲侶天遊賦

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豈不高且遠未足語超詣至人悟重玄妙境

此融會無聲亦無臭萬象於我備不必八柱承不必二極繁增城九重居

儼若具乎內於焉以泮渙其樂浩無際氣凝而神化舉步六合外來輪闊

風行旣駕丹丘總逍遙周流斯跡之寄混然吾太虛遊是息於是

贈潘天游乾以健而運如教不停息周流編六虛升降虛虛虛虛虛虛

四序而以轉為物若其氣之遊造化由是一元正終古虛切浩難語人

有貌以生於中其太極句知去天行折旋而闊闊浮游潛深洞外想不內

人亦解長不死汗漫遊淮南子虛教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

奇與之為一汗漫遊卷龜谷而食蛤蜊神仙傳云若士方駘龜

谷教曰夫子可與教為友矣士嘆曰我方南遊乎周圓之野止息乎沈照

之鄉而窮冥冥之里求賈鴻濛之先吾與于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

摩身入雲中教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漫游其汗漫遊何

處堪離不係舟乘流遇坎幾時休漂淪未遂人間事汗漫真成海上遊

神合道遊唐張說之集天村農公神道碑如山與王神

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與道遊與王神

遊容齋四筆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歌之若神化人

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後謁王同游意遠精爽請化人求還寢所生猶驚

者之處侍御猶驚者之人視其前則酒之未清者未勝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莫動

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定中神遊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荆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

仙間而老夫定中飛空行遊夷堅志云蕪湖項國華生八九歲

神遊或遇之手飛空行遊時惡瘡生於臂時醫藥弗効遇一

道人開口多頰身長七尺父討其異迎揖之道人駐視曰何不教服四服

湯前執兒手嗟呵按焚父將邀入飲之酒固醇醪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

此藥服之逾三年瘡如初時然藥不報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成行一鳥

鳴其上兒望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起遽覺身輕手羽已在柳梢自

是益以趨捷意之所如無遠近立到常騰超太室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

在其下恐太高則入杏宴將不能及慮貽親憂而父母未之知也會上元

夕所親戲之曰我聞汝能飛空行遊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似去一看兒

笑曰此固不難超然躡虛疾如鳥翼三鼓後還家備說所見某事某技它

日驗之而信信亦愈至采真之遊莊子外篇天運古之至人假

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采真之遊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遠

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園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

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古之人采

其真以內游藏內遊元都經陵川集內遊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

其用以役物內遊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塵跡越者非

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游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而為辭筆而為書

筆昆明運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止而為辭筆而為書

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為遷亦下矣

動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

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

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游使則退處士而進姦雄進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

上有傳說至是也。長念慕也。韓終亦見列仙傳。形沒遠即上文與化去之
 意。因氣變而遂曾舉芳。忽神奔而鬼恠。時髣髴以遠見芳。精皎皎以往來。
 曾音增皎皎。一作微皎。以一作而。來叶音來。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髣
 髴見不從也。丹經所謂服食三載粒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
 已。其樂無憂者。此也。超氛埃而淑郵芳。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
 世莫知其所以。超一作超郵。郵一作充。其一作于都。一作郵。非是。氣昏濁
 之氣淑。充言其淑善而絕尤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樂也。悲天時之代
 序。芳雅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芳。悼芳華之先蕪。聊仿佯而逍遙芳。
 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芳長卿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芳。余將
 焉所程。畢音謹。並今作零。仿音旁。佯音羊。而一作以。與一作以。非是。斯遺
 芳一作此。芳華長一作晨。郵一作向。以一作已。為一作安。雅靈日也。畢
 門光兒言行之遠也。淪沈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特老而悲其學之不
 及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芳。莫大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芳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沆瀣芳。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芳。精氣
 入而麤穢除。並五月反。娛一作遊。戲音嬉。叶音虛。二字一作戲。娛非是。後
 七云反。沈。明明及澄音。穢。虛叶音胡。虛七胡反。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

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鳳鳴過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
 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
 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
 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蠶物不精也。順凱風以從遊芳。至南巢而壹
 息。見王子而宿之芳。審壹氣之和德。南風曰凱風。南巢曰說。以為南方屬
 鳥之巢。非潘放桀之居巢也。有與蕭通審亮問也。曰道可受芳。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芳。其大無垠。母滑而菟芳。彼將自然。壹氣孔神芳。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芳。無為之先。庶類以成芳。此德之門。受一作受。非是一無而字。垠
 叶魚堅反。母滑一作無涯。並音滑。一滑上別有涯字。有叶才緣反。門。叶謀
 連反。曰者。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
 在也。清氣也。而汝也。壹。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意。則
 身心自然。而氣之著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已。而不相離矣。如此
 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而庶顯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
 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此言神仙之要訣也。聞至貴而遂徂芳。忽乎吾將行。
 仍羽人於丹丘芳。留不死之舊鄉。行叶戶郎反。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
 無敵也。仍。同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十五

八

華英。潘音陽。曉音完。埃音到。英叶於姜反。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
 谷上有扶木。九日浴下。故一日居上。故亦寓言耳。飛泉。已見上。晚。曉。上居
 玉色。類以脫類。芳。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灼。芳。神要眇以溫故。類音
 若音經。二反。晚音曉。又音為。一作晚。一作晏。壯叶音莊。灼音輝。眇與切同。
 故叶音方。類。美兒。一曰。缺。客兒。晚。澤也。聘。厚也。聘不邪也。質銷鑠。所謂
 形銷鑠化也。灼灼。華芳兒。莊子曰。始於山。有神人焉。灼灼若處子。安眇。
 深遠兒。溫。暖也。嘉。南州之夷德。芳。麗。杜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芳。野家
 漢其無人。載營鬼而登霞。芳。掩浮雲而上征。野。一作豎。寒與寂同。一作寒
 漢。一作寒。其。一作呼。霞與遊同。古字借。周征。一作往。上四句記時物也。
 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載。猶加也。營。猶榮也。鬼。說見九歌。又。此
 言。楚鬼者。陰靈之衆。若有光采也。霞。與遊通。謂遠也。玉。是不受鬼。鬼不載
 鬼。則鬼避。鬼降而人死。又。故。陰鍊之士。必仗鬼。事附鬼。如日之載月。實
 楚。事陰鬼。如月實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鬼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
 也。今天。關其開闢。芳。推闡闢而望子。召豐隆使先導。芳。問大微之所居。集
 重陽。入帝宮。芳。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芳。夕始臨乎於微闕。其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五

九

一作而。問闕。一作闕闕。子一作余。大音泰。陽下一有以字。於。其反。一作
 微。可。問。排。推也。望。子。頂我之來也。與。騷。經。衡。闕。闕而望子者。意不同。又
 豐隆。已見騷經。太微。宮垣。十星在箕軫北。重陽者。借陽為天。天有九重。故
 曰重陽。句始。至名。清都。則子以為帝之所居也。大儀。大帝之庭也。於微闕
 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臂。無闕。此余車之萬乘。芳。紛。溶。與而並馳。駕
 八龍之婉婉。芳。載雲旗之逶迤。漢音容。婉婉。一作婉。晚音完。漢水成也。
 建雄虹之采旄。芳。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芳。馳連蜷。以騁驚。增音
 騁。雄音唯。蜷。臣良反。騁。居召反。驚。五到反。服。衡下大轡。兩馬也。騁。衡外
 挽。兩馬也。連蜷。句。坤也。騁。驚。馬行縱恣也。騎。膠葛。以離亂。芳。斑漫衍而
 方行。拱余轡而正策。芳。吾將過乎句芒。芳。奇。寄。反。膠葛。一作輶。輶音同。以
 一作其。漢。美。半反。一作曼衍。大。與反。行。叶戶郎反。句。一作鉤。膠葛。離亂
 兒。一曰。猶交加也。斑。駭文也。漫。猶無極兒。句。芒。木神也。月。今東方早已其
 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位。任自古以來。耆德立功者
 也。歷太皞以右轉。芳。前飛廉以啓路。陽。果。果。其未光。芳。愛天地以徑度。帝
 一作燭。其。一作亦。徑。一作徑音義。同。太皞。即太皞也。始結。同。昔。以。吹。以。漢。
 一作。庭。庭。天下。號之為。庭。樣。氏。飛廉。已見騷經。注五也。風伯。為余先驅。芳。

永樂大典 卷八八四五

四七六

氛埃辟而清涼風其承祈焉遇尊收乎西皇焉去聲先一作前或後
一作辟氣其亦反西方庚申其子少時其神降收西皇即少昊
也左傳曰金正曰壽收擊星以為鈴子舉斗柄以為度板陸離其上下
子遊驚霧之流波字一作振孫即孫字一作孫虎可為反板音列波叶補
基反子柄北斗之柄所為杓也應璩奏封公孫康之奏昔曉曉其璫
華芳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子選署衆神以並較後者愛健音連
一作曉曉上為感反下於計反一作點點上音檢下徒感反曉音備華美
明反屬音燭曉曉曉也曉音不曉也玄武北斗七宿謂龍蛇也但在
北方故曰玄武有鱗甲故曰玄武在東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路
曼曼其修遠子徐頌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子右雷公而為衛曼曼千
反修一作修修一作修修見經經而一作以屬曼曼之意欲度世以
志歸子意志雖以担擔內欣欣而自美子聊翰娛以淫樂欲上一有連字
欲下一有連字一有連字連如字人十谷反昨許昇反担音禁反擔音擔
一云上立列反下居廟反而一作以注一作自樂叶五教反度世謂度
越世也而仙去也志雖欲得也担擔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託居
無事法樂而動是也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曉夫舊卿僕僕懷余心悲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十

芳遠馬顧而不行一無以字一無遊字行叶戶郎反遠字也謂兩旁也
思舊故以想像芳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遊舉子聊抑志而自憐以一
作而像一作象記與汎同蓋原謂修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
萬方升天來雲使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得志信以事國
家精誠之至德哉之厚也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
忽兮渾洞濛濛而自浮神一作帝一作神一作神一作神一作神一作神
一作因象浮叶扶此反南方內丁其帝其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派光同養水成之祝融戒而彈御子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子
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螺
虬而遠蛇雌蜺便娟以增繞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傳衍無終極兮焉
乃逝以徘徊而彈御一作其還衡歌叶居文切今一作今今一作今今
知反象一作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
此已九反此一作遊現五歷五結二反說見驗經使昆連反蟠於綠反南
雅羅引作微微音同鏡而照反軒一作響音同其字以鳥音章庶反馬反
度反遊一作遊遊是以二作而彈止行人也御樂也咸池光樂水雲黃
帝樂也又曰顧項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本詳孰是二女娥皇女

英也御侍也九韶已見驗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稱子有北海
若鴻是水仙莊子亦云鴻是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東國語所謂水
之怪龍同象也雌蜺蜺曲霓使前輕麗先捷捷也音來也傳衍寬平之意
馬搖辭也舒并節以馳騁兮連絕根乎寒門軌迅風於清源兮從顛顛乎
增進連根者反一作連根者反門叶彌中反軌音進源一作源連進也
絕根天之連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軌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
中顛顛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進之冰歷玄冥以邪徑子未聞雖以
反顧君餘贏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然其反贏贏羊倫焉反二以女
餘輕反本和就然二字史記作舍富漢書作餘富則富焉以平之贏是
先下一有連字問雖補引李注解曰天有六間然贏贏說天上連化神
名或曰水神皆往去之說不可考史經營四方子周源六漢上至列缺子
降望大壑漢漢樂歌作華狀一作開六漢謂六合也列缺大隙也無
大壑在渤海東實無底之谷名曰歸墟下呼深而無地子上寥廓而無
天視條忽而無見子聽恂恂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子與泰初而為隣
細辨反條音審一作條音審一作條音審一作條音審一作條音審
也倘恍耳不辨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十一

屈子本以宋者不問焉而顧為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
謂三先天下視人世竟盡之問百千劫劫頭更之頃焉超焉何足道哉
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集其語然屈子所稱非相如所能窺其
萬一也元王景初蘭軒集擬遠遊賦并序昔子南遊遇劉陵川於菟社之
洋宮因誦舊著詩文數篇以求指教劉喜謂座客曰是子頗有氣象將來
可望惜吾之老而力弱不能振也命酒因語及楚詞篇目且歎屈原之文
詞而哀其忠因謂僕曰子為我擬賦遠遊一篇來僕解不敢對曰吾姑試
子宜無辭遂明日呈此蓋以述原之情有志而不遂亦九辯代原之意而
亦以自寄云時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也先王諱子字九卿時年七十矣邈
鴻荒忽已遠子望前脩而莫及仰六聖之玄風子懷三皇之淳德後精蒐
於千載子曰子希其彷彿忽翩然而下墜子心滔滔而何極悲斯世之沈
濁兮背馳余而莫偶既醉酒以昏酣子又中風以狂走亮紛華不可長兮
獨冲澹以自守惟天地之漫漫兮浩變化之無窮哀吾生之促迫子寄情
息乎其中思遠遊以舒憤子超道遠以長終夜營營而無寐子畫辭辭其
不樂仰浮雲之縹緲兮願輕舉而無託精神忽其派蕩兮離人羣而高逸
雲為車而風為馬子召飛廉以執轡八龍說婉以前導子云濟子乎西北

過玄武而至太微。予問瓊宮之所在。排闥闥以徑度。乃慶天皇之佳會。叩玉階以對揚。予陳下土之迫隘。激微忠而抗音。予願乾坤之交泰。今雲雨以飛揚。予降膏澤之滂沛。飽四海以元精。予飲羣生以沆瀣。吐微誠之未終。予驚羣公之謫恠。今豐隆之奏技。予振天鼓之砰磕。中鬱陶而莫遂。予運余車而言邁。視人策不足留。予余將觀乎方之外。乘青陽以東遊。予過廣成於崆峒。問道德之微言。予願闢予之所蒙。曰道不難授。予將其人之難得。粗者不可傳。予尚安語其所極。其大無方。予其小無內。無源其志。予無亂其氣。順開闔於陰陽。予法化育於天地。潛逍遙以無爲。使精神之得一可長生。而超化斯道真之所貴。受微言而拜謝。予聞神丘而遂阻涉清海之漫漫。予訪潛龍之幽居。入珠宮與貝闕。予世莫知予之所爲。召海若予邀虛妃。歌天吳。予舞鳴鳧。吸翠霞之天矯。服明月之流離。雖極樂而非余志。予告潛龍以俱行。志忝差以叛渙。予張遐舉而獨征。遇弱水而超扶桑。予至神丘而一息。從王喬與琴高。予娛青春以游戲。榮華之不足恃。予恐六龍之蹉跎。留余車於崑山。予飲余馬於雲河。登閭風以回顧。予哀神州而曠蕩。下茫茫而不見人。予救林壑之蒼莽。張故鄉之若斯。予吾歸來而何望。情依依以遲遲。予心悠悠以漾漾。思重華而南征。予正予冠而

翔翔騞然臺之青鸞兮馭丹穴之鳳凰清風過洞度兮倒影凌瀟湘夕沐浴於湯谷兮振蘭衣與菊裳展謁帝於蒼梧兮問理國之大方曰禮樂以爲寶兮道德以爲章舉賢而授能兮安天下於巖廊夫惟聖哲以長茂兮何復王之多僻達先民之度程兮俄冥行而自遂拔蘭茝而不樹兮吠畎紛其荒穢欲永訣而不忍兮聊逍遙以遊世訪神人於姑射兮探禹穴於會稽從四子於汾陽兮觀大道之所歸徑流沙而西渡兮夕宿乎三危履大禹之所經兮窺神功之偉奇涉虞淵而越赤水兮路不周以左轉召犀收使前驅兮承西皇之寵錢謁顓頊於玄都兮心娛樂而怠返悲虹蜺之排隔兮悵靈光之沒遠越崑崙而超玄圃兮臨舊鄉而顧懷御房精而衛太歲兮載霓旌與雲旗乘飛龍之縹緲兮澹超然以無爲飽尊聖之道德兮醉天地之華滋精渟粹以曄茂兮神淪幽而入微侶太初而友混元兮還及君之未衰亂曰翱翔冥冥兮愁相對覽青春兮不可娛縱我步兮高馳驅御列缺兮鞭雷車西崑崙兮東海隅入海難弄明月珠歸人棄兮悲隘隄餐六氣兮延我壽周六溪兮超八荒志不遠兮空翱翔思攀瓊宮謁六帝道正盛兮歸下世半陰陽兮正春秋宣淳風兮被九州澤漸四海兮淡悠悠蕩我憤兮舒我憂還精神兮從君遊獲我所兮夫何求宋李忠定

公集續述遊賦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瑰麗於騷辭中最高有理致者予
方以金僊氏之書酒灌其心慨然思往見之作續述遊賦以寓意焉其辭
曰悲塵寰之喧卑兮願遠遊以自適恍然形止而心馳兮託夢魂而有得
漠虛靜以無為兮詭氛埃而奔逸登太山以小天下兮望滄溟而笑河伯
走蒼梧於南荒兮過崦嵫於西極忽神馬而尻興兮歷萬里而一息曾不
足以憊吾之志兮將往遊於廣漠之國會萬期於須臾兮步八紘於咫尺
觀天地之所以浮沈兮究日月之所以出入爰整吾御兮駕言西之左王
良而右伯樂兮服山子而驟孟驪陟閭苑死於崑崙兮見王母於瑤池聽白
雲黃竹之謠兮不勝其悲迴車竭來兮觀海之涯聞海中之神山兮有方
丈與蓬萊六鼉舉首以迭戴兮仙聖飛騰而往來泛陵波之巨航兮操五
種以自隨風輒引舟而不可到兮侶倘恍而傷懷乘風御氣兮造夫天關
抵營室歷閭道兮是為紮微之垣執招搖步瑤光兮瞻太一肅鉤陳乎帝
傍玉女投壺而笑兮雷電嘉以騰奔虎豹守闕而不可入兮雖欲自達而
亡因悵吾將誰適從兮其惟西方之聖人嚴清淨之佛土兮闢廣大之法
門目淨脩廣如青蓮兮舌相廣長而無不聞以一音而演說兮普滋蔭於
諸根寶樹森以行列兮天華散而繽紛菩薩聲聞環以圍繞兮天龍八部

儼以威神脩一念而往詣兮稽首禮足而飲承倅化人以導予兮華藏於
無垠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兮若河沙與微塵咸廣博而嚴淨兮尾難得而
備云也觀五濁惡世之衆生兮若一器之聚蚊仇驚悟而水歎兮何所夢
之明明覽六合而遊十方兮曹弗離乎一身在宮教集太白遠遊 太白
遠遊者在數禮所作也太白在天寶間當高力士楊國忠之徒用事不能
俛首以同俗浮游四方浪跡自肆詠歌之際頗多託配僊人與俱游戲周
歷天下放意寥廓無所不至然太白豈無意於世者憂思憤鬱假以自適
其屈原遠遊之意歟教體遊當塗昂青山之墓因集其言集結為楚詞今
曰太白遠遊云 人間不可以託兮悲清秋信長風而雲行遊太山浩漫
其將何之兮尋范居士恨飄忽而徂征非陰言懷天生材以有用兮將進
酒思達時而經綸華甫吟苦恩疎而媒勞兮客來侍御生長歎以撫膺焉
通難難聚談以爭食兮風孤乘而無隣焉年歌摘草隱於深谷兮層丘教
以蒼榛古風騁拳踞而不待食兮塞驢待志以鳴春谷友人蝦蟆嘲龍
兮魚目混珍娛母衣錦芳西施負薪年歌世道有此翻覆兮感秋誰察
余之堅真兮覩塊獨處此幽點兮為年歌乃龜息而虬蟠王有言不曠
湯以縱適兮何拘攣以守常大鵬狀將倚細乎天外兮欲挂弓於扶桑王

少府以倥傯而為樂兮以虛無而為場大鵬以風之舉兮以
摩天之翔揚石州前朝浩乎漫漫兮石州前朝浩乎漫漫兮
亦玉馬以東止兮煙蒼蒼其達山古風達羽人於天門兮方
頽遺我書以鳥跡兮讀不問而三嘆遊大山偶然值乎青
其雲鬢笑我學仙之晚兮嗟嗟乎朱顏近七山玉女飄飄
以流霞之杯稽首拜而自愧兮嗟嗟乎何其悠哉遊大山
古風不知來走之速兮忽忽已而自笑兮古風南登之路
窺石鏡而心清遠見僊人於綠雲兮把芙蓉於玉京期汗
盧於太清崖山語乘興任夫所適兮飲美酒於雲臺兮恍
若木於西海兮上雲梯採藥乎崑山古風捐袂卿於雲臺
紫雲兮風飲玉漿於丹丘兮備酒揮以明星兮雲臺兮恍
鹿兮扶兩龍以相從兮風傳秘訣於韓眾兮精誠與夫天
上既窮其登攀兮金太白雲飄飄然無心而遊兮八極可
賦大鵬於北溟激三千以崛起兮向九萬而迅征大鵬訪
兮問大鵬之幽居故玄珠於赤水兮天下不知其所如大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十四

上兮南軒松入無窮而道形登天柱石騎日月以羽化兮
歌兮山出宇宙之寥廓兮步少府壯闊之爭喋大鵬載長
兮飛龍引十二樓與五城兮像登真朝於玉皇兮贈從弟
古風聽天語之察察兮明堂賦廊如雲而天開樂和而講
為何所求兮古風難鳴超乎四關兮風十步而九太行兮
險艱兮風傳其語以銘骨兮古風永願辭於人間兮塵山
乎遊天姥即歸路而長歎兮古風轉天車於六龍兮贈從
而飄飄春日行風為馬兮覽為乘遊天姥星嶽兮大鵬
垂大鵬賦望四海兮何漫漫兮長相思兮在長安長相思
來兮寄丹丘子謂九重之天門兮從弟白日照吾之精誠
瞻而翰肝行路非此嗟嗟之高論兮開浩蕩之奇言大鵬
思乎越子越禽不戀乎燕石風流波思其舊浦兮落葉墜
此行在東苑英華亭華亭送薛九遠遊序士之舒羽毛宣
位在有道目王元吉姜發左思名威當時價歷百代薛都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十五

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過於衣冠江山為之
之明城其餘性情所得蓋古之人歟南陽有卷無有道之高
其指意則王允左思豈其遠乎思然訪余告以行邁將梓
橋東南勝事落爾胸中況為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
度李趙叔贈崔忠憲先生集東坡遠遊序龍眠居士畫東
野服據磯石橫策而生子由間而贊之始公在壯門其為
公出定或復旋讀唐耳竟不及見公之南也其門人皆在
之以謂僊居絕正如龍眠所見置公於水間一石耳安知
之遺世絕俗以全其天乎仲尼乘桴浮海入欲居九夷彼
有不能思以去父母之國而終其身無意於斯世也况公
而非此者歟必將俯萬物而磅礴一世凡與神馬使宇宙
世之人自以為愛者之悲而惡者之善果何足以病公哉
皆曰東坡之門人唯其未之識傷後生不復見其餘風遺
若此况讀其書追其人於千載之上嗚呼天孰能使余不
像而朝夕見之亦足以為之師矣始之贊而子由已盡其
遊賦云吁嗟先生逝將去此兮四方既其何從起虛無以
氣之鴻濛乘飛霞而跨箕尾兮與汗漫而相期紛屬車之
而遠遊酌醴尊以自觴兮登天漢之流源挾須彌而納芥
其間形骸付於電泡兮變詭幻之奇服亂焦螟於蚊虻之
何鄉其無上下兮樂容與而澹忘歸回車獨來兮忽何所
城乘雲與寶路兮儼黃冠而葛巾狹一世界無人兮吾將
窺游麟之闕津兮送飛鴻之西鴻鴻揚揚其獨存兮蔚山林
神於霄夢兮徑從公而往遊持杖搖之九萬兮塵九疑而
之舊邦兮雪堂度手臨臯望東坡之美人兮枕滌派而漱
好備兮使嘯吸其醞醞覺遽然深處兮像漢手其無言有
執手弄其乘風雲而上天謂斯文以卒歲兮猶足以續遠
也劉將孫養吾集送彭希呂遠遊序古之人蓋未有安居
豈惟歷聘之世為然後之古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故事
為游士而游與若士所諱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爾
其為士本有不升之朝著交於天下士者也惟科舉行士
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上者使然當其盛時如歐陽公
跋履執質四方八至于京都各取開封解送皆非舉於廬

歐公過蕭公於翰林二蘇過張安道於成都皆通通知已相因依為千載
黨數公者以其才低仰於峨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
海如後來所觀也人才與世道交為用彼一時也此一也識時務者謂
後傑而直抱膝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為蜀不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子於
彭君希呂之遠遊也慨然言之於是希呂行且止者妻夫希呂為吾先君
子須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為教選之舉金臺郭生意
當乘風破浪何所不極願猶在此耶鵬之運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
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里之宿春三月之聚禮毛耶胡耶胡不我施此
草廬梁甫之誅與中夜曼曼之歌其恨悅一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孰使
希呂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係之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
涼西方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以往便為己義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
幾何相看遠晚所為區區舉此蓋欲希呂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
為斯言而動心也 國朝何嚶庵集送唐王奉遠遊序 孟子有古術不
可以不慎夫儒者之道固止於仁義至於曲藝之小亦必求其近於仁義
者而事焉庶幾不失其本心而後可耳吾邑士王奉唐君儒者之裔世為
於仁義者也君讀書力學不求用於世乃將於藝以養其心猶庶幾有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五十五

十六

濟世為故藝歲究收黃之術尤精於鍼砭刺殺以己人之疾又讀郭璞書
善相山水氣脈之會以治室卜宅為人教昌咸蕃衍之效之二者一以術
生一以藏往皆近於仁義擇術所宜先者君特為志於是焉君居邑固齒
於耆碩大夫之賢者每訪以治道從容閑說益於民者多矣猶以不能博
其所施方將挾其藝以遊於外蓋惟恐其德之不廣被於人而非有一毫
利欲之心者也宜乎知之者益眾信之者益篤焉非特爭迎取養而僕君之
至有若望於父母之慈者矣比年以來以斯藝衣食於四方者至衣然皆
駕奇說以眩眾目往往言與行違術與義乖求若君之厚善專慈者蓋鮮
况君之言嘗曰他人之身猶吾身也而豈可不慎以慎其壽命乎他人祖
宗猶吾祖宗也而其可不慎以廢其宗祀乎是則君之心術猶有在於學
術之外者觀者又烏可以為曲藝之小而忽之哉必要為仁義之歸是君
之志也予懼知君心者未悉故序以贈焉 龔穀湖集東谷遠遊序
有為老氏之言者曰空谷幽而漸石來謁余於學宮未幾度關遊武夷訪
慢亭宴曾孫之所遂回玉溪將之龍虎觀見谷隱嵩之秘作人將濯足臨
汝浮游野江涉華蓋而揖麻姑於風雨烟霞之外人將購馬閑泉振衣洪
都以謁許葛於白雲之鄉是行也豈不滿酒出塵隨緣放曠又何必曰求

師訪反學道尋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則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在老氏則曰道不遠在身中在佛氏則曰汝若回光返照密
意却在汝達此無他反求諸己而已莊周嘗有言逍遙空谷者聞人足音覺
然而喜矣今子汲汲之不暇豈以足音之未聞耶不然何其好遊若輩若
此也方今隆景畫赫汗流沾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坐茂樹濯清泉
琴鼓南風中掛石壁係職于官顧莫之遂視吾子道遙相羊惟意所適方
企慕之不暇焉若曰朝南嶽暮蒼梧則又方役之流未足與議於道也於
其行書以贈之空谷姓朱氏名金虛室谷其號也胡博隱集送黃立誠遠
遊序 儒生黃立誠踵門而請曰總角讀禮知桑弧蓬矢所以表男子之
所有事竊識之心不忘今年踰弱冠而浮湛里巷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
寧遨遊四方以遂其初志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吉以華其行因語
之曰士之志遠遊者非騁吾所欲驚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進德修業
歸為親榮也為親者孰不望其子之遊乎然有立于世哉所謂磨在側而
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唐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為人子者以父母
之心為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為之志其
遊也觀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寓之於目求之乎心其進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五十五

十七

何可量哉過豫章而懷孺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丘君之遺蹟航岷漢之
浩渺觀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著草神州亦縣之壯黃河
大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懿皆可悅乎心目而靡見聞也高歌慷慨行
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遊不啻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釋之曰尊德
樂義游之本也無善獨善游有過否而道不易也微諸斯言先立乎其大
者達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矣患乎錦衣歸現疊拜高堂當舉觴賀
曰子非復吳蒙足以悅親矣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吳澂支言集送
樂遠遊序 吾鄉侍郎樂公案宇記一書行天下然不深考亦未有知
其書之精者侍郎生於唐之後顯於宋之初在撫州登科記中褒然為首
諸子諸孫科名相繼施及宋末貢舉者猶不絕一姓文儒之盛其吾鄉之
表表者與歲字切誠亦其苗裔也好吟詠多伎能往年事今翰林學士程
公於閩中公惠龍重之將歸江東淮東山東河北以游于四方男子之志
也經所歷山川風土了了在目有以徵先世之書真可無忝於其祖矣匪
特予嘉之也出門同人嘉之嘉之又嘉之者美趣十百千萬其人哉劉仁
本亦玄果題馬易之遠遊卷跋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朋
儕不思其舉別作為歌詩贈言以張之至有托物寓意成圖畫繼為巨軸

真諸行李問自浙江而浙淮經維訪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盤桓兩京之地
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襲什
以歸則江淮之難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台
鼎者有沉鬱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適依岩谷者有尚羈旅者
有忠義死節者有若生者有陷身逆虜終不免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
失有若是之不齊邪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為時所重春蘭秋芷各具芳馨
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詳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為賦雜詩一十五首各附題
下并卷歸之異時當為馬氏青樓笑天台劉仁本識樂府詩集曹植遠遊
篇 楚辭遠遊章句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
焉為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
於世由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馬周王
褒又有輕舉篇亦出於此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
相經過靈龜藏方丈神岳嶺嵯峨仙人翔其隅王女戲其阿瓊臺可療飢
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
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碎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來安足多宋
朱晦庵集遠遊篇 舉生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十八

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馳孰能不倖遠為我游
其方為子奉專酒擊鼓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
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陽
谷西遊畏羊腸南轉北虜毒北駕風裂裳顧子馳驅半蹊險推其剛哉義
既不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趨急凌八荒
無為覽變者然日守空堂范叔中大雅集遠遊篇 仙人手把金芙蓉邀
我上陟蓮花峯兩眼注入滄溟水浮雲遮斷扶桑宮白日西飛恐成晚架
天五色橫長虹鳳凰儀羽備珍彩欲集不集無梧桐冥冥杳杳脫羣網亦
有數點南飛鴻怒鯨在窟鼓鱗鬣浪中噴屑多砂蟲從今喚起人中龍披
虎豹揭九重舞千羽息武功奉和世上皆春風是時勒名留鼎鑪左招黃
綺右赤松長歌歸去來山中長歌歸去來山中馬碧梧玩芳泉讀遠遊篇
楚來高誦遠遊篇度世長生豈可傳物變無窮身老矣一雞八穀又新
年曾勸松隱集遠遊篇 少年重意氣辭家遠行遊高談俠氣相傾倒
九秋仗劍謁明主披策干諸侯來日寶座懸明月難暗投驕驍困短步
為驚馬羞虛名不足慕抗迹遠浮丘生言發深省遊覽臨九州書功佐天
政美惡無不壽度世周四表騎衛羅天驕蕭鼓鳴清歌解駕滄浪洲金石

易消朽生死真蜉蝣 國朝劉基漢魏集遠遊篇 三山六龍背單水扶
桑東雞鳴上海日海面玻璃紅仙人騎鸞鳳呼我遊雲中雲中有金闕謂
是天帝宮明星列兩藩琪樹光玲瓏太一生端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
文赤蛇蟠九虹出入元化先壽命齊老童因逢青鳥使遂造東王公素女
如蓮華歌吹笙簧同顧盼動環佩振迅若輕鴻化為五色光倏然隨長風
唐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
二十公十九季留之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韓昌黎詩
先思以迫飛鸞誰能留即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細細水或作前楚客宿
江上夜魂棲樓頭從或作使曉日主速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奈飲或
作館方云宋野曲居詩有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新方作所皆非是靈璧時宵宵露珠上於金切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涉獻歲歸期盼秋兩歡日寧落孤悲生綢繆愈觀依急蕩漾叩寄獨冥
搜海鯨吞明月 宋氏廣州記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作得我有一寸鈎欲釣十丈溪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却懸暫出沒
點或作點蛟螭五蟠蟠力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或作帆凌斗牛吳楚分野在江南慷慨下者所難難生或將夕降夕降夕降
猶而雲之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韓昌黎詩遠遊
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方云海見離騷祭神米也 韓昌黎詩遠遊
賢屈來得進聖丘飄然天外步宜青區中因食肯或作有楚些蘇个切楚
語助辭待誰平賈辭賦恨投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祕菟安所求氣毒放逐域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凄涼不枯亦觀觀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烏未曰楚辭九章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曰秋秋也方古曰秋秋也而楚凡言秋曰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今按方說楚也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宋氏說文同音音且讀秋乃為模音誤矣今或為寫秋字未誤乃知音音模
也巴語相啞啞與楚同音云字音無與音字公等王學士用啞字註蜀
句用啞字考之字音啞為王點音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據曰
水微漲也行既樂躬筆自相勸音留留也才力也躬筆自推車樂曰言水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十九

易消朽生死真蜉蝣 國朝劉基漢魏集遠遊篇 三山六龍背單水扶
桑東雞鳴上海日海面玻璃紅仙人騎鸞鳳呼我遊雲中雲中有金闕謂
是天帝宮明星列兩藩琪樹光玲瓏太一生端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
文赤蛇蟠九虹出入元化先壽命齊老童因逢青鳥使遂造東王公素女
如蓮華歌吹笙簧同顧盼動環佩振迅若輕鴻化為五色光倏然隨長風
唐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
二十公十九季留之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韓昌黎詩
先思以迫飛鸞誰能留即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細細水或作前楚客宿
江上夜魂棲樓頭從或作使曉日主速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奈飲或
作館方云宋野曲居詩有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新方作所皆非是靈璧時宵宵露珠上於金切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涉獻歲歸期盼秋兩歡日寧落孤悲生綢繆愈觀依急蕩漾叩寄獨冥
搜海鯨吞明月 宋氏廣州記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作得我有一寸鈎欲釣十丈溪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却懸暫出沒
點或作點蛟螭五蟠蟠力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或作帆凌斗牛吳楚分野在江南慷慨下者所難難生或將夕降夕降夕降
猶而雲之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韓昌黎詩遠遊
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方云海見離騷祭神米也 韓昌黎詩遠遊
賢屈來得進聖丘飄然天外步宜青區中因食肯或作有楚些蘇个切楚
語助辭待誰平賈辭賦恨投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祕菟安所求氣毒放逐域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凄涼不枯亦觀觀 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遠遊之江南也
烏未曰楚辭九章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曰秋秋也方古曰秋秋也而楚凡言秋曰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今按方說楚也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宋氏說文同音音且讀秋乃為模音誤矣今或為寫秋字未誤乃知音音模
也巴語相啞啞與楚同音云字音無與音字公等王學士用啞字註蜀
句用啞字考之字音啞為王點音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據曰
水微漲也行既樂躬筆自相勸音留留也才力也躬筆自推車樂曰言水

行可樂則形事為多矣飲醇趣明代味腥口醉時德以酒為喻故云
飲醇明代世也世之能樂之者謝靈運謝靈運也馳深鼓利機趨險驚
費輜重或作飛石沉新尚安樂靜上言大夫所尚是之說自謂居原於
後上者開弓射鵰噉日史記鵰噉即驅虎字古文尚書亦以驅虎為鵰
噉先放之於崇山新而鵰噉皆在南方言其為虎為象故欲射之也路
諸執屏翳上步丁切與曰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鵰噉而子名屏翳戲
之伯利兩師時兩路皆欲飲屏翳戲之應曰人神使也波驚戰陽侯
樊曰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子名之獨見許應初曰陽侯古
之諸侯有素日後以其神為大波廣泛信標高行恐浮游外惠蕭蕭去
中悅稍稍瘳瘳永造雲閣跪坐陳清猷得風變說巧仁氣銷戈矛人成
和方云神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替休言或作音方音古時字
作音誤也歸哉孟子子歸去無夷猶念音石思也都賦輕金投數國事夷
猶夷猶猶豫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諱去方音君歸或作歸與元國朝文
類聚東漢連進聯句士宜冬與白衣同留姑蘇時伯長時赴都海鵬跨南雲
一去扶浩蕩宛駒踏趾雪鮑足追周象騎宵征半載脂明發燈在曉行遙
念情情離離懷養養東連吳始接浙過越猶指掌虹網結長思賜鼓促新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十五

二十

聖賜至不復辭獨駕遠誰能仿明堂金棟梁武庫須藤蕩材同瑚璉英
學規連麻長大施朱弦清小薦金堂沈雲閣鶴孤唳天外鴻橫上曉
所輕冰千店愁平壤連擊鐵烟滿來沙塵走塵鞭清淮橋蟬薄霧裏
驕驍風臺牛一鳴日觀難三唱困桑沃如蓋宿草亂如離青帝客沽酒
素餐源收網心觀深泗流眼路恒岱奧追程騎侵雲橫勸耕農植杖俗
喜登登氣使存既懷伊河既東流東離半復止仰誰云風土殊始覺宇宙
廣骨臂懸懸騰神清誰懷悅鈞天夢豈真真廣寒步空想錄永入閭闔芥
粒視北城千官禁府榮九奏形庭暢德文剪金堆展家簇天仗清都瞻
咫尺弱水護方丈降旗雲霧閣寶扇日月見仁聲被八表德意昭羣
檢極封崇芬祕嚴躬璧瑞氣藹藹重泰增瞻兩兩馳峯出天廚東裏號
中常鳴珂接俊秀正芳遠偏黨德人笑來芝道客棄拾橡茅拔要有方
矢來本無衡湘景但環詞越相僅金像遺謫氣徒憤得計身何往豈如
承平相與窮昭明君行出飄飄我滯心怏怏輕霜著衰帽微雪留草莽
離散出蕪蘇古製却金盤先登匪一獲復至激孤獎城南燈火深燭塞
音書壯春風漸披拂腹水將澆渴詩成愈加除酒盡未為強雙眸秋水炯
泉景語春波盈經行度崎危交友希個儻焉遊素楚荒遠客憐齊僊光

陰尺壁重機事業千金賞行還屬塔題優觀鴻都榜時來或步窻事生勿
技癢脂膏本凡近東鐵石乃忠諫詞林納疵美書田計策穰列仙會儒
羣英極吏驅陸生強伊嘯陶今終耽陸清心百千避正色上常譽徒為
心施莫學畫眉敵功名要無心造物端有相行行逐初志操持記嗜
杜工部詩遠遊江潤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萬風雨時刑變屬
橋衡蘆內疎啼失木間聲葉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平荷曰唐志越萬
道也宋曰國宋蘇季子季子說泰上不行黑龍之表舉賦子何人記述
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沐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走失喜聞京華鄰谷詩遠遊江湖猶足事食宿成聲喧文客秋風起孤
舟夜浪鯨鄉音離楚岸廟兒入湘源岸間危驚小林立猶抽繁津官未
意漁者笑無言早晚酬僧約中條有藥園孟郊詩遠遊慈烏不遠飛孝
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江海空積波清信來紳長為路傍
食著畫家中衣別一作烈劍不到物離人難作威遠行少童僕驅使無
非為性玩好畫積惡心緒微始知時節駛愛一作及日非長輝唐虞實詩
送濟翁邵明府遠遊楊柳起秋色西風已度關碧溪飛白鳥紅樹帶青
山此會偏相語孤遊且未還所思江海上海在市朝間宋周邦美成清真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十五

二十一

集遠遊淮西渡兩漿江左隨一鷗苦嗟波濤窄所至膠吾舟借問舟中
人流轉何時休帆高風色利欲止不自由傳聞弱水外鼎立三神丘鼓枻
未可到載行有潛蚪扶桑觀浴日陽精熱東流萬族呈秘怪九土皆飄浮
送者安在哉吾往不可求豈比鷗夷子且胡名遠遊胡銓濟庵集遠遊
萍跡長泡轉天涯到處家若非雲過雨聚散手拂沙且與陳驚生共尋
子嗟酒狂從曠蕩漢史要無華僧文珣詩遠遊林德無完室舟行避惡
灘異鄉為客久浮俗定交難羊引春愁長霜侵曉夢殘急聞城角動歸思
若為安韓元吉南湖集遠遊十首我行遠東巖倪首見月窟誰言滄海
深涉之不濡戰顛波驚魚龍起舞相蕩漾衣真為一笑黃霧生輝闕獨來
風中天驚踏波上月東隅有神人被髮兩目丹手擎扶桑枝騰光射乾
坤朱鳥為前驅火龍駕後軒祝融不敢晦衡以千夫實普雷掃掃九萬
常不寒露出九地底化為萬鼓擊承首柄石斧刻然四海馳驅與國
氛指扶摩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隨之苟能介處伯何忍見女為
皇安瓊臺鳳舞鸞且歌草葉兩仙女倚歌奏雲和秀色炯雙璧情雲龍
波曲終顧我笑奈此人間何贈以白玉環綢繆期匪他大約轉一氣急
殺無仔棘是非與生死膠擾於其間朝暮互變滅彼已千萬年豈知遠道

人直作須臾觀天地本無物置之莫足言海水赴大壑雷奔騰空虛大輪煥金剛蕩然為尾闕一闕復一闕乾坤猶戶福萬生係靈樞王神守虛無嘗以物所歸還觀天地初昆崙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靈惟衆仙門翻然兩白鶴道我前飛騰問津津牛星濯足洪河源九關幸方闢乘之遊紫垣巨軸載厚地沉沉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或拘囚員臣與之祗亦為舜禹憂觀彼世上兒對面無姦偷國章幸可脫天刑此為後生先一大夢夢覺誰當分夢中既不了雖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潛然無朝曠至樂不外假至貴斯無文求仙與學佛舉世徒紛紛呼吸為陰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閒至理無弗備蒼龍駕白虎晝夜分六氣坎離會精神否泰本仁義吾師不吾欺持以御一世文天祥集遠遊黃河源活活太行高巍巍十二山以東百二山以西鄒魯盛文獻無趙多雄安石摩泰山腰左嶠函谷尼鄰鄒中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嘆或上北邱噫乎生幾兩夜汗漫以為期結交天下士要為男子奇吳會偏王業中原隔遺黎安得與黃鶴此真天上飛江河吳風景擊楫感且歌陽運遠百六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囚發新悲我本權車客為我解繁維青蛇附天驕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富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二十三

貴豈不願憂志能持人今危且淺急若朝露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欲差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漫將集遠遊遠遊元不為肥輕隨化來流任此生萬事悠悠何係我白雲一望家關情不因身外苦多求且向樽前賦遠遊明月未應殊俗異寒更更北故鄉愁關心老幼孤燈夜入夢功名兩鬢秋何處溪山堪着我新詩一首勝封侯江湖積集陳必後詩遠遊關山勞眺望宇宙憶經行地隔南溟斷天低北斗橫高懸閣遠析孤枕塵寒更影惟堪弔珠輝鮮弟兄羅椅詩遠遊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影一葉舟勝萬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只到牡丹休休水程孤冷難為夜起吸江當拍浮陸游渭南集遠遊遠遊行復歲華新願學劉郎問大鈞一點不蒙指古刀十分合作卧雲身苦寒與酒頗增價小雨為梅先辟塵微佩一壺江路去花邊醉墮白輪中少平遊宦日散離恥沉浮見虎猶懷臂遠遊青甲頭力行雖自許早退豈人謀于平六十餘年開眼小艇烟波上飄然得遠遊姓字不須通從來疏放翁月明登雪雪木落過秋風此郡武嶺山香雪寺歸州已未歸江上秋風早寄絕景處處題僧壁時時對釣蓬始知侯萬里未必是英雄壯年不作故山歸老去方知浪走非掛日

片帆吳赤壁嘶風足馬蜀青衣交游雖廣知心少香火徒勤愿力微堪笑只今成底事青燈無恙且相依老子平生喜遠遊流塵不借閑貂裘江亭吹笛三已夜關路騎驢二華秋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漚悠然飽聽松風曉句漏丹砂底用求聖歲志遠遊萬里攜孤劍所至必吊古如疾得鍼砭荒寒過吳宮推利觀高安及仕揚州間掛席度天塹梁宋棘門俯清渭徹底綠可深舊史所登載一書考驗明華美無敵秦酒實醇醪枕戈南山下馳獵久不厭比奈細南來壯志就收斂下薄揚雄宅遂欲老鉛華但愛古柏青肯顧海棠豔人生不易料白首東歸剗稽山秋我我鏡水春潮嫩餘餘俸買扁舟月下來菱芡湖山最奇處客我釣石占婚嫁幸已畢百事不關念但當勸醉歌一死不汝欠思遠遊我志日已衰詩亦無陳句正如垂翅鶴張望遼海路雖云須藥物幸未迫霜寒製裳裏兩踵此計亦已屢差我青城雲慘慘樹秋風吹短束萬里入芒屨病退願思遠遊信筆有作平日身如不繫舟曾從楚尾客秦頭風生江浦十帆曉月落山城一笛秋萬事只能催白鬢百年終是卧荒丘秋長強項君休笑尚憶人間汗漫遊反遠遊貴却都來買釣舟久將身世付

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

二十三

悠悠行歌西郭紅橋路爛醉來關白塔秋夜泊驛亭觀月上晚登僧閣聽疎愁一生身屬官倉米刺喜幾平得自由幸歟陽陽集無黨為東岡賦遠遊余病卧空山聞而壯之和韻為別鬢然梅雪兩鬢聚底事征車又指南自是曾游習蛇蛇不妨小住話魚鱗松林中歲情良苦來未平生分所甘若有書未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庵元黃仲實詩送余敬文扶杖遠遊時與梅川丁九阜同過弊廬梅川扶策往經年傳得青囊內外篇山識蹠雲行處復寬收學易諸殘編飛鳥喜逢東顧坐冷難留海北樓且向春風候歸旂為君先付酒家錢范德機詩遠遊遠遊非吾志偶隨天一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料理貧居士守書員西郭清心見古初德宅甘寂寞杜門生春深綠竹解寒律雖無清時賞幽意各有託千載非長生松喬未足學為知勾漏令不厭官情薄山中歸去未朝霞可以酌陳子康詩遠遊廓落江湖夢飄零萬里身風塵孤細雪宇宙一孤春天野飛黃鶴烟濤遠慕鱗長鯨滄海月寄與謫仙人舒岳祥閑風集送陳用之遠遊流水寓清音青山發令安左右惟所取棄獲恒相隨君遊且有日欲訪無趙奇此行猶在眼已作久別思君如生馬駒騰踏不可羈王良施轡勒位獻白玉彈胸中二三策和局為國整南士方施用延鉞貴適宜腰間黃金

二十四

離内

大夫曰吉
君雖樂之

絕迹遠遊

佚遊

漫遊

近遊

門以避吏
帽少年著

既覺怡然
中夢行入

數百人掛
隱起鸞鳳

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日高拱

學士日明王蒙

分校官侍讀日王希然

書寫儒士日宣錫

圖照監生日教河

日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二十九

周 康王二

通鑑外紀宮室曰周禮土方氏掌以上土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
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
祭以辨九縣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
考之極景以正朝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南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
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憲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人重屋室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
度以軌廟門容大廟七簡闔門容小廟三簡路門不容車車之五簡應門
二徹三簡王宮門阿之制五維宮隅之制七維城隅之制九維經涂九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
制環塗以爲諸侯經涂野塗以爲都城經涂天子建五門雉門象魏之門發
號施令受大朝會法度所出振木鐸之朝也夏后氏之世室也旁爲清臺
以觀天文啟人之陽館也又曰重屋也周曰明堂旁爲靈臺以候雲物其
外爲庫門又其外爲皋門其內爲應門又其內爲路門應門之內爲無朝
以朝王族外爲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
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
其後尚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辟石達窮
民焉路門之內路寢一天子居之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內有九室九
嬪居之諸侯三寢三門應門之外爲皋門其內爲路門天子諸侯門有臺
天子之堂夏一尺殿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
祿州也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冠服曰冠冕衣裘履王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必列
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車
弁服祿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祀大裘大戴素服公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弁冠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冠而下如
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裏延組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朱紱諸侯之
纁緹九就纁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緹皆就玉填玉弁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璫象邸玉并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各以其等焉之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
緇諸侯之冠也玄冠朱組纁諸侯之冠也玄冠朱組纁士之冠也纁也纁
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纁冠素紱纁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
然後纁纁五寸情將之士也玄冠纁武不而之服也纁纁不纁纁纁纁
緣大白不纁纁武玄纁而後纁若衣狐白來錦水以纁之錦水狐來纁纁
之服也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纁水以纁之纁也來青豹裘纁水以纁之
黑來豹裘纁水以纁之狐來青裘以纁之君之右虎裘左狼裘士不衣
狐白犬羊之裘不纁纁人之服不文纁也故不纁纁之纁也見美也子則
纁不纁飾也若君則纁纁也服之纁也充美也故尸纁纁王纁纁無
事則纁纁弗敢充也禮不威服不充故大夫不纁纁王后六服纁纁衣纁
關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揄狄夫人屈狄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禮衣唯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二

世婦命於舅姑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王
后之青服為副編次追衛笄王及后之服履赤舄黑舄亦總黃總青句素
履葛屨外內命夫人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四
袂如矩三袂十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連續袪袪當旁袪之高下可以回肘
長衣中衣繼袪袪尺袪二寸袪也尺二寸緣廣寸半其父母大夫父母
衣純以續其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緇無君者不衣素衣
正色裳間色非列來不入公門振振袪袪不入公門表表不入公門襲表不
入公門野大黃衣黃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帶不得服袪袪月勿帶佩玉韞韞
古也也者庶民之服也夏后氏文之以山殷大周龍章韞韞朱大夫素士
爵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章帶傳二寸會士上五寸純以爵
韞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紱以五采一命韞於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
街三命赤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韞
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率下辟居士錦帶率下辟居士錦帶率下辟居士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將曰三分帶下紳居二馬紳紳結三齊大夫大
帶四寸紳帶若朱練大夫玄華士總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紳者無

歲功肆求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衡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纁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纁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世子佩瑜玉而青組纁士佩瑞玉而青組纁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之然後王綬鳴也左玉佩右器佩玉佩以脩德器佩以祇事世子若左
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則結佩而爵韞若
子無故玉不去身於玉比德焉是以非辟之心無目人也主功王晉大主
執鎮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侯執信
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侯執信圭纁
三就子執執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串琮以錦琥以璜以璜以璜以璜以璜以璜以璜以
璧琮璜皆二采一就以朝日中聘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
祀地旅四望琮皆一就以朝日中聘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璧以
射以祀山川以遠贈賓客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
守以恤山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以起度教圭圭圭圭圭圭圭圭
琮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圭
其後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可
也天子之笄曰琿天子笄者皆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琿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三

曰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天子入
太廟與射無說易小功不說易當事先則說之九有指畫於君前用笄造
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笄笄用也周師馬擊孤執皮弁御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
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朝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
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還以食日中而飲奏而食日少宰制月大宰
五飲上水漿酒醴醴子人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皆執贊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
祥冕以朝皮弁以聽於太廟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若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入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朝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饗食菜羹夫人
與君同庖若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若君子遠庖
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子舉年不順成若衣布搢
本闕梁不粗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車馬曰車王之
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纁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鈎樊纁九
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纁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華路

永樂大典

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上去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續上謂總安車雕面上驚於兵總皆有容蓋翟車其面組總有握鞚車組上有翼已中羽蓋王之長車五乘木車蒲蔽大祺尾纛疏飾小服皆素車裝蔽犬祺素飾小服皆素簾于道車藻蔽鹿淺祺華飾上江車翟蔽祺絲飾漆車翟蔽軒祺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蓐卿乘夏纓上大夫采墨車士采棧車庶人采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卑為旌上之上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上公龜地為旐金羽為旄以辟折羽為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谷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節建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舍主之會同以舍設上控上蒲上紐上胡上故再重設車宮棘門為壇隨官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次王大旂上帝則張摠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帑事則張幕設案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凡筵王大朝覲大

饗射凡封國令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之九如纁席畫
純如次席黼純左右王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如
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如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
彫几甸侯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革席右素几其相席用萑蒲純諸
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饗几凶事仍几朝聘饗射燕飲曰元儀辨諸
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九命執桓圭九寸
纁籍九寸莞九章建常九旂樊纁九就貳車九采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攬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
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七命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而酢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其
他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子執敔璧男執蒲璧立堂車軹攬者三人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出入三積一問一勞其他皆以五為節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適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凡大國之孤四
命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
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貶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

其大夫士皆如之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王將合諸侯則
今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特揖異姓天揖同
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
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几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閭皆三解拜
受皆旅擯再勞三解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解車逆拜辱三
揖三解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
三解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
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
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
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
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
解再受大夫郊勞旅擯三解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還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解拜送客辟三揖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
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
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

禮饗食還主如將幣之儀若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還行如入之饋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令餼勞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尚亦不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其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今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祗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餼牽三問皆修群介行人車史皆有牢餼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簠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殯之陳牽四牢未百有二十宮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未祗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穀車未祗死牢牢十車車三托丁亥又芻薪倍未皆陳乘禽日九十雙股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車史皆有餼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放是面致者也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國新技禮凶策殺

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是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內志正外體直持了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若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燕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是故將燕小臣戒與者尊兩方壺于門西設洗于阼階東南壺一而東籩西上公尊尤大南上士尊兩圓壺于門西設洗于阼階東南壺一而東籩西膳籩在其北若席于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若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射人諸賓君命某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主人洗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北面獻于公主人酌公酬賓公命下大夫二人腰爵酌象觥之類公與以酬賓賓以旅酬卿大夫主人獻卿二大夫腰爵如初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如初主人獻大夫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合樂三終大師告樂備公許射人為司正命安鄉大夫邇衛瓊

而尚齒。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馬傳
史三王亦憲。晚養老而復乞言。亦徵其禮。皆有傳史。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天子廼狩。諸侯侍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來行。四行者。弗敢
過。西行來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災乎事親也。喪葬曰古之葬者。厚衣
之以薪。羞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復世聖人制衾。冢棺。持使死者有
終土者無憾。歷夏商至周而禮節大備。凡病革者。內外皆持。寢來首於北
牖下。發牀。徹藥水。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子。婦人。不死於男子。之子。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道。寢
士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冠曰兵。送終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降。惟絞衾衾冢。死而後制。復始終。庶人狄人設階。小臣復
復者朝服。天子以冕服。復於太廟。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以乘車。建纛。
復于四郊曰天子復矣。自諸侯至於庶人。各以其服復。皆升自東。榮中屋。
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扶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水尸。不以
歛。婦人復不以禭。庶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盡愛之道也。有禭利。

之心馬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議也唯哭先僕僕而後行死事主人羔裘玄冠者易之笄纁徒跪扱上衽而哭父子哭求蒙不入口心恹馬陰馬慄馬熾馬故辟踊哭泣計父兄命赴者赴於他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曰寡君之適子某死臣計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毋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計於大夫士曰某不祿士計於大夫曰某死浴尸惟堂天子張英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君設大盤大夫夷盤遣冰馬士先盤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亮以是舉浴尸殷人掘中窰而浴毀窰以級足周人浴以盆沐以盤撫萬用桶細緞足以燕凡君大夫士一也設牀體如房第君以革席大夫以蒲席士以革席有枕襲一牀舍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也飯尸襲已正尸於牀下南首飯尸天子沐用泰諸侯用饗大夫士用稻舍尸用具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用黍具弗忌座也不以食道用羹馬耳子坐於東側大夫父兄子姓立馬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馬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君之喪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出出必徒跪厥輿振袵拊心降自西階小斂三日小斂於戶内男女奉尸哭于堂序

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皆一足爲衾衾衾質殺之
裁猶冑也凡冑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廬百稱大夫
五十士三十主人即位袒說髻括髮婦人袒則以帶麻于房中重重主道
也族主緇重馬周主重徹馬以脯醢奠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間也歟大
歟於阼子弁綰大帶即位於序北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衾二衾若大夫
士一也絞衾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衾五幅無統若錦冑黼殺緇旁七
大夫玄冑黼殺緇旁五士緇冑黼殺緇旁三小歟大歟祭服不到胥左衽
結絞不袒卒歟宰告子馮之踊夫人來而亦如之天子崩三日祀先服五
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殯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天
夫士庶人三日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側怛痛疾悲哀志慙氣
慙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袒故殯冑擊心爵踊也君
即位而爲梓藏一漆之藏焉其色朱練用錐金錯大夫玄練用骨士不練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
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外相縛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棺束之間君容親大
夫容壺士容瓶無有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天子龍輔而搏隣且沐焉四阿如斧于搏上卑塗屋諸侯輔上僂而致隣無四阿大夫以隣攢塗不登于楯士殯見枉塗上帷之設熬如魚腊音音於旁天子之喪官正授廬舍辨其親疎賁賤主人襲新裘帶經居於倚廬哭無時非喪事不言寢苦竹簾枕塊杖而後能起為父直杖為母削杖直杖竹削杖桐也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亦即母在為妻杖而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袒括髮士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為父母為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拜而后稽顙服之喪拜也孔子曰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或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銘旌書銘旌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曰某之振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置于西階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歸之夫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莫朝莫日出夕莫連日朝莫致咸馬薦新如之莫以素器以生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盥馬商堂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嘗子問於孔子曰大功可以與饋莫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可也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

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子曰說來與與非禮也曰饋相可也曰饋相謂凡有吊者相者以入升堂致命于拜稽顙者出舍者執璧將命于拜稽顙舍者坐于殯東南乃出棧以時者執免服致命于拜稽顙者下堂受爵升服於門內當受度升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于拜稽顙委衣於殯趨者出謂子風者陳米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于拜稽顙坐委於東南隅贈者出帛含綖棺皆同日而平事者也諸侯之相也以後路與免服先路喪衣不以綖棺知生者傷知生而不知死而吊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羔裘玄冠不以帛吊於墓者必執引若從柩者及殯皆執紼君過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婦人送迎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素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侯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在殯三往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有疾問之在殯一往馬比葬不舉將往必先戒之主人具鼓篋以俟于門外見馬首則先入門右君入即位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十三

于阼主人拜稽顙若稱言視而踊主人踊卒奠先侯于門外送君拜稽顙夫人吊於大夫士主人出迎如君夫人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卒奠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明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漆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簧具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筍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葬則置之墓中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拘于哉塗車芻蕘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蕘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葬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凡葬卜宅兆卜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小室不週王卜室不相襲卜室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大夫之喪其卜也亦有司麻衣布衣帶因喪履縗布冠不縗者皮弁如室則更練冠長衣以室古者朝服凡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葬有日格殯設格奠朝於祖其朝也順死者之心也其家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既朝而殯於祖及葬毀宗殯行出于大門周朝而遷葬質明設遷祖之奠奉柩載於柩車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

牙周之壁龔師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鬻菜火飯三列素錦諸加于策練緇六齊五米五具餽餼宜各二皆戴主無濯拂池練載六練披六大夫士視是以乘載銘旌之車是為梓車梓車廣左連轡南背設祖奠厥明遣其苞牲體載之天子九個車九乘疏屏轎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諸侯七大夫五君執紼五百人皆何執司馬執紼十有六人臣執紼御柩大夫執引者三百人執紼四人御柩以茅葬於北首三代之遺禮也之曲之故也端喪車無等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少則止如是者三君還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天子之殯闕地為隧庶人葬棺而封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不喪戚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呼而葬周人葬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曾子問於孔子曰葬引主於棺曰日食如之何孔子曰吾嘗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恒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而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連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連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軍人與葬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疏始末患老聃云封吊虞封主人贈以玄纁束帛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十三

既封而弔弔於殯作虞主其木用桑視先歸宿虞尸是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獸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周反哭而弔弔於家其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喜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殷已慈吾從周既反哭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日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弗忌一日離也男男尸女尸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曾子問於孔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自新喪以下禮也曰不以禮喪而重祭乎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乎哭既虞卒哭哭天子九月諸侯七月大夫五月士三月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既卒哭哭大夫執紼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違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諱諱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心竟而問禁八圍而問俗八門而問諱周人明日奉主于太廟祭從昭穆是謂之祔自始虞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忌一日未有所祔也虞祔不入於室祔祔不升

於堂祔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馬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
祖姑妻祔於妻祖姑無妻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為大夫而
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
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
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
從其昭穆雖王父在亦然王父死未練祥而孫父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男
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婦之喪虞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有父
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時子則練冠祔於殤擗陽室某南不名神
也祔尊者不筮宅練期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綆杖屨繩有司
告其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并送賓祥二十五月而祥
告服而筮尸作栗主主人朝服裼冠素紕奉主入廟二十六月而禫從成
既禫復常曾子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祥立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是故雖功衰不吊期
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吊吊於鄉人哭而退不
臨事馬功衰吊侍事不執事小功起執事不與於禮相題也出官而退相

損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諸侯
 葬必皮弁錫衰。所吊雖已葬。主人必先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忌日
 忌日必衰。獨諱。君子以爲終身之憂。遭喪。雖禮曾子問於孔子曰。並有喪。
 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
 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先
 葬者不虞祔。侍復事其葬。服斬衰。父喪未終而有母之喪。其除喪也。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先既殯而
 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及執事者之升降散等。虞祔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曾子問於孔子曰。士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
 焉。如之何。孔子曰。有君服於身者。不敢私服。於是。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
 喪服除而復設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弗除也。愚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
 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啟事。則之君。
 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退君。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啟事。則
 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啟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君之喪既引柩聞父母之喪遂既封而歸不佚于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捍從君薨及其入也共殯服則子廡弁綰士也疎表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飲則子亮而從拒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君薨於路館僕如國於道則以綏後於車左執其轡有褻縗布衾帷素錦為屋而行至於廟門說綽不跌牆遽入適所殯大夫士情滿哀布帷衾席為屋至家說綽十年車遽入至阼階說適所殯大夫使他國卒於公館者僕私館者不僕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奔喪之禮始聞親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見星而興見星而舍哭辟市朝望境而哭入門升自西階殯來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來即位哭踊襲綰于房來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遂賓反位衆主人兄弟出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拜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齊衰以下拜者八中庭北面哭先麻于房來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先袒冠主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為之虎以代之也冠者不袒袒者必先母喪異於父者一括髮而已括髮以麻先而以布齊衰忌筭以終喪奔不及殯者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即位於墓左婦人於右奔者成踊

畫衣。括髮束即主所經絞帶哭成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
成踊束即位它皆如前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先麻襲歸先
袒它如前禮聞喪不得奔則為位行禮如之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
踊束括髮袒經哭盡哀遂除至家不哭主人無變於服哭不踊奔兄弟之
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奔齊衰者
望鄉而哭大功望門小功至門總麻即位而哭三年之喪則若夫人歸夫
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吊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闔門升自側
階若在阼其他如奔喪坐哭於殯東西面盡哀束跽即位與主人更踊婦
人喪父母者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
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
次於弟父不為孝子次於外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歸於廟門外
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尤為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
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兄弟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士則
襲而后拜之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束服麻而再喪及主人
未成經也踊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主人未除喪有
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禫而為主凡喪服未畢有吊者則為而哭拜踊

遠兄弟之喪既除長而後聞其祖或踊拜賓則尚左手父而不葬者唯主
喪者不除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及服其服則小功庶卒哭則免既
葬而不報服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遠葬者此反哭則皆冠及郊而
後免反哭者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致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
皆免服制曰喪之有服也稱其側但悲悼之情也自高年氏其服也衣
後世聖人立制度識別親疏貴賤使足以成文理故服制有六曰親親
二曰尊尊三曰主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服制有五曰斬衰
二曰齊衰三曰大功四曰小功五曰緦麻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四小
功三緦麻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卑從服有六有
屬從有從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
重斬衰者不問之衰衰者曰斬下曰衰其麻之有者雖麻在首在服皆
曰杖絞帶也斬者冠纁纁管屨三年者子為父諸侯為天子臣為君父
為長子為人後者為所後父妻為夫妻為君父卒而為祖後者女子子在
室為父卒總前并緦麻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眾
臣為其君而帶緦麻三年疏衰裳齊緦麻三年緦麻則杖布帶緦麻三年
者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父卒而為母後者如母繼母如母者配父也慈母

永樂大典卷八九〇八

十七

如母母為長子妻為君之長子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
有慈母若命所使教子者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
及其死也公欲長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燕居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疏衰裳齊緦麻
三年緦麻則杖布帶緦麻三年者父在為母夫為妻出妻之子為母若為父後
則不父卒繼母嫁從之服報親衰裳齊緦麻三年緦麻則杖布帶緦麻三年
為祖父母雖久不降也為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為妻兄弟為妻
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適孫為其後者為其父母報女子子
適人有其父世父母之為父後者為繼父同居者為父之若姑姊妹女
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妻長子若婦
弟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妻大夫之妻為其子女子子為祖父母母大夫之子
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妻之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
者唯子不報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公妻以及士妻為其父母報衰
裳齊緦麻三年無受三月者為人而國君寄公為所寓大夫婦人為宗子宗
子之母妻為舊君若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君若繼父不同居

者為曾祖父父母大夫為宗子為舊君為曾祖父父母為士者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為曾祖父父母大功而衰裳緦麻三年無受者女子子為叔父姑姊妹昆
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孫中場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公為
適子大夫為適子之長孫中場其長孫皆九月緦麻經不修其長孫中場七
月不緦麻十九以下為長孫十五以下為中孫十一以下為下孫八歲以
下為無服之孫無服之孫以日易月傷而無服大功而衰裳緦麻三年
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帶九月者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父昆弟
為庶孫為適孫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父昆弟大夫
婦人報夫之祖父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昆弟無服大夫為世父母叔
父母子昆弟之祖父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昆弟無服大夫之庶子
為妻妻昆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為大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
者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庶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
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若親人子諸侯無服小功總衰裳緦麻三年
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而天子小功而衰裳緦麻三年葬除之者諸侯及
適孫及昆弟之下孫大夫庶子為適昆弟及姑姊妹女子子之下孫為人後

永樂大典卷八九〇八

十七

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孫為夫之叔父之長孫昆弟之子女子子夫
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孫為姑姊妹女子子之長孫大夫之妻為庶子之長
孫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孫大夫之妻為庶子之長
孫大夫之功之孫中場上小功之孫中場下君之適長孫中場三來君之庶長孫
大夫之適長孫中場一來曾子問曰下孫士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遇故
也若墓遠則如之何孔子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場也墓遠則如之何
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
行之為場後者以其服服之除場之喪者其祭也必玄小功而衰裳緦麻
三年即五月者從祖祖母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父母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適人者為外祖母從父母從父母從父母從父母
姑姊妹報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
適士者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者為庶婦若母之父母從母若子子為庶母
庶已者總麻三月者為族曾祖父父母族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父母族
庶孫之中場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父母
昆弟之之下場夫之叔父之之中場下場從母之長孫報庶子為父後者為
其母士為庶母貴臣貴妾孔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

婿妻之父母姑之子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長場夫之諸祖父母報者
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場昆弟之孫之長場為父之從父昆弟之妻
士為妻之有子者何謂上殺父三年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
皆齊衰三月者不殺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如乎至尊也三月則殺矣此
所謂止殺何謂下殺適子三年庶子期過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
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以其卑也故服總
麻此所謂下殺何謂旁殺服祖期則世叔父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
以齊從世叔則孫夫故為之小功族世叔人孫夫故為之總麻此自父而
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自祖而旁殺
者也同父至親者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三從總麻
此自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恭為兄弟之子宜九月而亦恭者以其猶
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自子而旁殺者也
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總麻此自孫而旁殺者也公子
之妻為其皇姑齊衰此從輕而重者也為妻之父母總麻此從重而輕者
也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總麻此從無服而有服者也公子為其妻
之父母無服此從有服而無服者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麻為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九

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
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則服出則否總麻麻衣總麻公子為其母已
總麻葛經帶麻衣總麻公子為其妻已皆脫葬除之宗子母在為妻禫與
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從君服其餘從
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如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
沒也服為母之君母母年則不服為君母後者君母年則不為君母之黨
服妻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女君死則妻為女君之黨服攝女
君則不為女君之黨服止不及祖父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
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則不稅為慈母之
父母無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
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若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
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宗子孤為
場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童子唯當室總免而扶世子
不降妻之父母其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
父大夫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宗子母在為妻禫為慈母後者為庶母
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為

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長者不祭故也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婦為
之小功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
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喪大夫之庶子
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為大夫者為天子三年夫
人如外宗之為若世子不為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為若夫人太子如士服
若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來從服唯若所服服也庶子
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扶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扶
即位可也父為長子扶則其子不以扶即位或曰婦不為主而扶者姑在
為夫故母為長子則扶女子子存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扶則子一人扶
為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之喪諸侯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凡喪父在父
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凡主兄弟
之喪雖疎亦虞之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亦能主也
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
祖死哭頭夫人門右父在哭於妻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姑姊妹夫
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亦主夫若無族則四鄰
主之無四鄰則里尹主之喪有無後而無主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九

姓改其總為朋友麻斬衰不說經帶居倚廬寢苦說塊婦人則否容貌若
其素纓頭頭單單兩兩若若而不及唯而不對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既
虞卒哭往視窮屏屏屏不納踰食水飲茶以小祥居室室寢有席不與人
居食有菜羹又期而大祥食有醢醬中月而禫禫而從御飲酒酒言祭而
後寢齊衰貌若素哭若若而反對而不言二日不食踰食水飲茶不食菜
居室室屏屏不納大功貌若若止哭三曲而後言而不議三不食不食不
寢有席小功總麻貌若若可也哀容可也再不食可也議而不及樂不飲
酒醢可也孔子曰伯母叔母踰來踰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踰地於地如
此者由大夫大夫八十總麻一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
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總麻
事其布也且總麻五升而一以帶杖大如要紐齊衰之總麻八升
帶也斬衰總麻五升而一以帶杖大如要紐齊衰之總麻八升
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祭小祥總麻總麻衣黃裳總麻總麻衣黃裳
衡長杜杜楊之可也要紐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
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祭大祥朝服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總麻總
不佩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

期九月以爲問上象於天下法於地中則於人之所以群居和室之理
盡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思慕若此之過際然而遂之是無窮
也故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
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過麻斷
本者於先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
冠如免則經其經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
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說傷長中變三年之葛終場之月算而反三
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說下場則否又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下場之小功則不可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問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
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虞祭不致於練祭不致於祥祭無算
爵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之大夫祥主人之衆賓兄弟
飲之可也凡侍祭者皆賓祭薦而不食饌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居喪之禮既葬不形視聽不乘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隨孔子曰首
有瘠則沐身有瘍則浴病則飲酒食肉反止復初既葬爲病君子弗爲也

永樂大典卷八九〇八

二十

設而死者謂之無子五十不致毀六十不致七十唯麻在身飲酒食
肉處於內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然後受之如君命
則不敢辭受而爲之喪者不遺人遺之雖酒肉弗受也從父兄弟以下
既卒哭遺人可也而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通人其當食之則
食非其黨則不食雖親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
可也大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而見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齊衰
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後從政小功之喪既殯而後從政居喪未葬讀長禮既葬讀祭禮長復常
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雖公
門有稅齊衰既葬與人主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
而服金革之事無解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適墓不登壘助
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數鄰有
喪不相里相里有殯不巷歌過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墓不辟塗
漆臨喪則必有衣色執紼不哭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

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已執不更名已執不更名已執不更名已執不更名
包義氏教民養牲爲神祇後聖有作焉政於天下必本諸天穀以降命
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
謂制度有天下者祭百神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備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備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夫祭五
祀歲備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郊聖人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
于天因吉以饗帝于郊是故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
以端其位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特牲用犢貴誠也郊之用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於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廟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
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謀之義也孔子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
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
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

永樂大典卷八九〇八

三

龜筮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婦反道鄉爲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素
車黃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
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犧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犧牛唯具萬物本
乎天八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啓蟄而郊祈
穀于上帝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
敬不壇故掃地而祭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發而社助時也君南鄉於
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月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天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饋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
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樂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
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
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誅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故以戰則先以祭則受福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論曰成
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物非他即
吾之誠是矣王者雖天而為之主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
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
求僊人一日天二日地三日兵四日陰五日陽六日日月七日日八日四時
漢祠大一求神僊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神
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
上帝有五帝上帝有感生帝上帝不可以有二主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
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
父母父在為齊衰期不敬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上者父事天母事
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
其國而天下定矣夫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
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北郊南郊坤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古
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也通也名山大川者實貨財用之所出
而四方之所依歸也五祀者教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
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二十三

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諸其精誠則謂之禮諸其感格則謂之類語
其方北則謂之郊指事與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禮祀歸之上帝以實
祭歸之日月星辰以禋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不以日月星辰一于
天而以柴燎分焉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說者以為星也
上文既曰以實祭祀日月星辰則宜無之矣夫日月猶可無於星辰豈此
四星而不可無於日月乎其文平次失禮之義蓋劉歆下達宗廟生曰
父曰母曰妻曰死曰考曰妣曰嬪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
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自中出生於心也賢者
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也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子之事親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天子七廟左三昭右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山節
藻梲後廟重櫛則五達鄉反姑出尊崇姑康主跡屏天子之廟飾也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夏啟宗廟之祭春曰初夏曰禴禮不主不祥神主者之大
祭也上者神其祖之所自出時祭曰神則亂名也於是春更曰祠夏更曰
禴諸侯拾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三年一禘五
年一祫大夫三廟士一廟有田則祭無田則為凡祭祀旅旅舉張尸次祭

成喪者必有尸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
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之嫡孔子曰
尸冕弁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奉以
以儿必有前驅若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
祭而手足毋移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者不樂不吊
不敢散其志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室宿
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
慈則著唯聖人焉能饗帝孝子焉能饗親三月祭七日戒三日宿饋之至
也若致齋於外夫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大廟饋奠設同几為依神也天道
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崇尊在作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
在東若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壺尊若衆覓立於作夫人副禘立於東方夫
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類陸產之醢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范蠡之與草木之實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
不成在示畫物也外則畫物內則畫志此祭之心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
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若君在廟門則疑於君入廟
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宗廟社稷則子孫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二十三

順考祭者教之本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
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君執圭瓊裸尸
大宗執璋瓊亞裸及迎牲若執劍卿大夫贊幣而從士執芻豢婦執蠶從
夫人執燕尾水若執鬯若執爵若獻尸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登
若親制祭夫人薦豆若親制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若命婦從夫人尸酢
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虞所必易爵明夫婦之別
也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廟
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室三詔皆不同位蓋通求而求之得也設祭于室
而祫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或曰君牽牲穆若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
祫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薦力以割取脾臂乃進燔黍稷而進散
之至也又曰古酒在室醴醕在戶樂醕在室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為
俎川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祐作其祝嘏以酒以食為
其血毛腥其俎執其散與其越席跪而布以畢水其漸卑醴醕以獻為其燔
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嘉是謂合其饗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簋豆進豆餽饗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又曰及

永樂大典

卷八九〇八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末上。死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呈尸。禮文動乎上。樂文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反其所自成。是故聖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聲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為一。穆與穆為一。群有司皆以齒。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卿所命北。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凡為祖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故人骨解。周人骨解。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之祭。不必有餘。惠均則政行。事成而功立矣。餼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大夫起。士八人餼。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退。徹之。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泰。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又曰。尸飲三。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

十四

以瑤爵獻大夫。戶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是故貴者獻以爵。一升。賤者獻以散。五升。尊者舉觶。三升。卑者舉角。四升。明尊卑之等也。燂胞翟闔者。史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未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此之謂上下之際。又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淋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也。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蕭合。理卿凡祭。慎諸此。鬼氣歸于天。形氣降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視于主。索祭視于禘。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祭於禘。尚曰。求諸遠者歟。是故詔祝於室。而出于禘。此神明之道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血毛告幽。金之物也。黃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脾。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腎燂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洗于清汁。獻洗于醖酒。尤洗新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謙

也。腥肆爛膾祭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犖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復坐也。夏立尸而卒祭。復坐尸。周祿酬六尸。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臠。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黍魚曰鬻祭。鮪魚曰腍祭。水曰清濟。酒曰清酌。黍曰鉶合。粱曰鉶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醢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犧尊疏布。罍禪杓。大路素而越席。黃目爵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剗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醢醢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棠枅之設。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來尊其璞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敢同於所安。褻之義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慈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壹故禮有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孔子曰。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馬。以爲尸過。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

五

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
婦之別焉。見長幼之叙焉。見上下之際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
先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是謂之十倫。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
周尚酒尊。有虞氏曰：恭。夏后氏曰：山。壘。殷曰：著。周曰：猷。象。齊。夏后氏以龍勺
敎以竿，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竿，周以黃目勺。夏后氏以龍勺
敎以疏勺，周以蒲勺。敎。夏后氏之醵足。殷握醵，周縣醵。夏后氏之龍簋，虞
族之崇牙。周之璧筮，敎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
簋，組有虞氏以琬。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周以房豆。夏后氏獨豆。殷王豆，周
獻豆。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羊豕，天子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爲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
豚，稻以屬。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祭。豐
年不奢，凶年不儉。凡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
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諸侯。祭容

不來微無也。我弗顧於繁鮮。明既酒掃。陳饋八簋。圖曰簋天子用八。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姓則得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曠河有衍。美也。蓮豆有踐。陳則親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食也。以愆厥內。以乾餱養愆適於人。有酒渚。渚音之也。我無酒醑。一音酒也。我坎坎鼓我踴踴舞也。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渚矣。小雅六篇曰。天保定爾。六章章六句。下報上也。君能信之。宜也。厚何福不除。聞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來也。天保定爾。俾爾戩救。登室也。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高乎曰陸。大陸曰阜。如岡如陵。大阜曰陵。言廣厚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善也。錫福也。為饒。酒食也。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事也。先王。君曰卜爾。先王也。尸衆。尸卜于也。萬壽無疆。神之弔至也。夫詒遺也。爾多福。民之質成也。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百官執事。徧為爾德。如月之恒。恒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所也。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小雅十篇曰。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美萬物咸多能備禮也。魚麗。麗也。于鬻。鬻音也。案婦之句也。饋。饋也。藻。鮪也。太平有道。則微物

永樂大典卷千九百八

三

求多君子有酒旨且多魚蟹于鴈鰾鱉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魚蟹于鴈
 雖蛇之經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雖其嘉矣物其旨矣雖其脩矣物
 其有矣雖其時矣小雅十篇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十二篇曰華
 孝子之潔白也小雅十三篇曰華黍時和歲宜泰稷也三篇有其義而
 亡其辭小雅十四篇曰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
 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有嘉魚江漢之間無所產也然革革者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然山汕魚之今之條平也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鵲燕
 然求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小雅十五篇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人謂之北山有果
 半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臺北山有楊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山有杞北山有楮德之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身有之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檉見非樂只
 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復小雅十六篇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也小雅十七篇曰采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小雅十八篇曰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九篇曰。采芣。四章章六句。
 澤及四海也。芣。長大也。彼芣芣也。斯。零露漙漙兮。晝晝見君子。我心焉安。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芣。彼芣芣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龜。為光。
 其德不爽。不與。不與。壽考不忘。芣。彼芣芣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樂易。
 之。宜。兄。宜。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今。德。壽。豈。芣。彼。芣。芣。斯。零。露。漙。漙。既。見。君。
 子。儻。也。華。也。首。也。沖。沖。也。和。也。鸞。也。難。難。也。在。賦。口。和。在。賦。口。為。萬。福。攸。
 同。小。雅。二十。篇。曰。湛。露。四。章。章。四。句。天。子。燕。諸。侯。也。湛。湛。以。多。露。斯。匪。
 陽。也。不。晞。乾。也。厭。厭。也。夜。飲。也。不。醉。無。晞。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夜。飲。也。於。宗。室。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
 今。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也。豈。弟。君。子。莫。不。今。儀。小。雅。二十。一。篇。曰。彤。
 弓。三。章。章。六。句。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也。弓。招。也。也。兮。受。言。我。之。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規。之。錙。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招。兮。受。言。載。之。我。之。
 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招。兮。受。言。橐。之。
 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之。小。雅。二十。二。篇。曰。菁。
 菁。者。我。四。章。章。四。句。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夫。菁。菁。
 武。說。者。我。華。也。在。彼。中。阿。大。使。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我。在。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

三

彼中泣。泣中。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傷予馬舟。載汎載浮。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大雅十二篇。曰行葦。八章章四句。言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敦聚。彼行道。一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形也。維葉泥泥。初生貌。威威翼翼。兄承莫遠。其爾或肆。陳之之筵。或授之兒。老者加之。以兒肆筵設重也。席授兒有緝備。御。御也。或獻王曰獸。或酢。各曰酢。洗爵奠斚。上時奉之。奠而不來。醢醢以薦。自酢也。或燭或炙。嘉穀脾臠。此也。或歌或謔。謔。笑也。教實也。弓既堅。四銀矢之既鈞。三子也。舍矢既均。中負也。序賓以賢。敦弓既均。各也。成說。既扶四銀。四銀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皆賢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醇。序也。酌以大斗。長三尺。以析旅也。古也。黃耇黃耇。台背人老也。皆有台。又以引以翼。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言之以介景大也。福大雅十三篇。曰既醉。八章章四句。言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宜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般既將。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光明也。高明。今古也。終今終有傲始也。公尸嘉吉。其吉維何。遵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攝者。以威儀。

永樂大典

卷八九〇八

儀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錫爵類。是也。其類維何。室家之
 壺。有也。君子萬年。永錫作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福也。君子萬年。景
 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子也。爾女士。從以孫子。大雅十四篇
 曰。危鷺。五章章六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危鷺在梁。公尸來燕。來寧。危鷺在梁。犬牙則其物衆多。爾酒既清
 爾觥既饗。言之速聞。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危鷺在沙。水旁也。公尸來燕。來
 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爾觥既嘉。備而美。公尸燕飲。福祿來萬年
 焉。孝子也。危鷺在渚。止也。公尸來燕。來虞。止也。爾酒既滑。爾觥伊臚。公尸
 燕飲。福祿來下。危鷺在梁。水舍也。公尸來燕。來宗。尊也。晚燕于宗。福祿欣
 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宗。皇也。危鷺在臺。山絕水也。公尸來止熏熏。和說也。
 肯酒欣欣。樂也。燔炙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三十五年。王居天
 位。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
 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是
 歲王崩。謚曰康王。子玃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

三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士蒙

分
校
下
編
修
日
錄
契

人 物 志

周
知
監
生
呂
林
氏
太

支
精
嘉
吉

二九

周
康王三

金履祥通鑑前編癸亥肅王元年甲子二年十有二年六月壬寅命
平公保釐東郊書平公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平公保釐東郊臘月三日壬申壬午六
月五日也宗周在鎬京東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
東八百里周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
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聲者疏理之召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
也王若曰有序謂康王今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今內文靖師之也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敎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終
定厥家茲敎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于一人以寧此敎述其原委也惟文王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
左右安之惟也周公無事不謹而化爲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
親近王化而民皆敎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乎無事乎一人賴是以生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後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職厥職。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權衡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為政者當視時俗而為之。失機不可得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遭之教之。寬之誓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稱含容。皆以漸治之。至平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氣質漸變。不善者亦多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矜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惟公懋德。克勸小物。獨克四世正色率下。罔不執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無拂仰威。此述平公之賢。亦能體道之用也。臣氏曰。平公之下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體大德而稱其勸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能於德者實體焉而不怠。故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親之詳審之實。而善於形容矣。又言平公輔導四世風采。說嘆。永保朝覲。小大之臣罔不執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東望之子。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無不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時付平公以保釐之寄。故叙

其德業之盛。知平公之必能終此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都。化萬民。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敢而待之尊。體貌重臣也。惟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殲。俾克畏慕。此東都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惟淑慝。惡東都之政。由俗率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間。而使惡者有所不能為。茲立善者之風。派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為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惡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并殲。若此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遷。蓋使之畏殊斥之醜。而慕為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慎國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律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國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國中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國封守。國謹國封守。可以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壞。今畫殊則疆界易失。故必同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數。亦寓封域險阻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國封守也。宗師數句。指夏根本王畿。要則天下安矣。故謹國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恒。解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道。欲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既庶士。序龍雩。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救心。聞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予何其訓。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列陳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曾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辭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實平常。而我說其辭。今釋大體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澤恩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作賢。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平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接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藥謂之無禮法也。道樂養之所移。其能由懷者鮮矣。既不由懷。則心無所制。肆其驕。驕。陵。陵。茂。有德。博棄。天道甚矣。夫棄獎之化。本有不侈。服考。此古今同一源耳。此古人之論也。而商民原士。屏寵。惟舊。舉多世祿。怙侈滅義。則以湯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欲化奢。嚴也。張而不反。驕。淫。矜。誇。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顧亦已之還。或化厥訓。極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大。雖已收其救心。所以聞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平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靡寵。又奉三祀。庶富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聞其邪。蓋不可峻也。然所訓之者。豈外丘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原拜使旬男斯作于一人對報治士士周奉恤厥若治平有鄧官之親
 正昭四平康有鄧官之親戚周鄧之保言奉命康王命作冊平分居里成
 周鄧注分列民之居里與其善惡成父東周鄧境使有保護賦偶月室甘
 治康王仰成治既歷于三紀屢已反于四方世治恭和之作民騰歌
 頌之聲葉國空而恩洽百姓鄧官制而懷行列侯民裕仁壽天下安
 寧四十年而刑不式國威國空十八王而民免災蓋由基積雙世移
 風柔遠能通連雖旦之勳勞有單公之弼亮慎封守以康四海教天
 威而範四方公然賞罰之偏大矣風聲之樹款款天威之惠勸勤德
 政之為四海無虞已先頌聲之作一心懋德更期光訓之播群書尾周
 事對習治揚仰成書刑措史德修書道洽政治言世變風
 彩言事實道貫許天道詳德類德書康王之誥王義嗣德注康王以
 義繼先人明德言奉命世祿之家群先由禮以藩浚德實序天道禮義
 群先由禮詳德類言奉命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政治言奉命奉公保復
 東郊曰政由俗革播在言奉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法祖以義繼先人明
 德詳德類言奉命不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基業史周紀宣文武之
 臣下同心言奉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君臣相須言康王之誥王若曰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仰成 道洽政治 世變風移事實 道 升降言乎命道有升降三后
叶心德 嗣德康王之誥王義嗣德允修乎命厥德允修懋德同上惟公
懋德允勳小物惟德見下仁義仁義 惟義乎命惟義惟德月乃大訓義
嗣康王之誥見上嗣德仁誼董仲舒策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禮樂
皆在韓愈張唐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頌聲隋刑法志成康刑措不
月頌聲邇來仰成書畢命乎小子無供仰成有常政責有常政治道洽政
治澤刑生民是同上勲名 無窮之間乎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間基業 無窮之基見上勲名宣文武業史同此康王宣文
武之業遂誥諸侯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徧告諸侯史記康
王即位徧告諸侯君臣相須 心在王室康王之誥雖爾身在外乃心同
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違拘于羣羣公保釐乎命君臣同心 三后徧
心乎命稽古 由古訓 乎命法祖 恭揚光訓顧命契和天下內恭誥文
武之九訓欽若成烈乎命繼明德以義繼先人明德宣文武見基業敷天
敬忘天威顧命眇眇乎末小子其能而執四方以敬忘天威朝覲 奉
圭兼幣康王之誥封建 謹封守乎命風俗 風移乎命民罔攸勸言乎
命不賦厥賦民罔攸勸商俗靡靡乎命通類 乎一人以寧 澤潤生民

五事命反說 敝化 華命敝化 晉康成康兼金合璧事對 聖智通四子
講德論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教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
惡有甘棠之臣安寧史周本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而
不用明王詩民勞孫父成康侯明王聖政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
子曰雍聞至利無所用政樂時之世是也王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
太平前禮樂志王言曰臣願大臣遠舊禮明王制政一世之民購之仁壽
之域俗何不若成康注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四世書華命惟公懋德
先勳小物獨亮四世注言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載德後漢行學教
通作顯志賦云云頃成康之教德乎郊南風之歌聲習治見前治隆前展
安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由禮備禮儀志成康內禮行通
孟勝文公下書曰不顯文武王謀不承文武王烈德佑我後人成以正周
懿法文王太顯明王道武王太顯承大先烈德佑我後人成以正周
無邪缺也此周公輔相成德配之功也美矣前景帝贊周云成康漢言文
景美矣卓然新太宗贊曰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
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焉然三代十有七百餘歲傳七十
餘君其卓然著先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治平 其化行荀仲尼文王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七

跡四武王傳二周公華葉至於成王則要以無殊矣注言化行刑措人知
陰曆陳子昂傳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和洽化致昇平隋書樂志上傳
日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昇平刑措而不用也教通四海前武
成康不武四十餘年注詳古曰武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無諫上其化
行注不由刑網晉刑法志及周氏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刑
網此所謂刑其遠矣而愛民治國也後世追配 聖哲隆化美志賀祥祥
時時以政事日葵郡上疏曰云云陛下昔胎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實
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且夕寬仁興俗前
樂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克仁之實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
作而成康之俗必不復興也漢景齊美魏曹植景帝贊景帝明德繼文
之則前清王宣光滅七國省後薄賦百姓昌感風移俗易稱美成康齊主
編述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水念宣冠編述刑層注良曰克宣其水冠使
異於常人之飾有化聖者使服之人皆不化故水念之周成王康王刑措
不月措宣也故追追之編述也魏帝追望魏明帝紀青龍四年六月壬申
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不化周人刑曆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

之風選乎何相去之遠穆王守遺諸書君牙乃上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諸宣王法遺風文周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
遺風諸侯復宗周貢禹言不復興前貢禹為字少翁元帝即位云云禹言自
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其難矣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金法
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班固云未可致前刑治志願稽古之制
成時難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考文斷獄成康刑措可及漢文宣然擬其遠
晉王敦字處仲建武初教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
帝之賢續承漢緒清虛玄默繼述成康魏常聖明繼其隆文選曹子建奉
自誠表令陛下以聖明親世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方朔對使來足
論前東方朔武帝時常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
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居易稱此無以出新唐白居易樂天元和元年
對賢良策云云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人之德致
天下之肥富二宗之時刑措無不興然無不革遠無不親近無不親觀之
初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宣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威權興
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下新睦樂遠在下內外和平所
以偃兵而為邦行仁刑措而北人自化動植之類熙熙而自適焉雖成康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八

大景之治無以出於世矣納諫憂政道其廣我前前望之子長情宣帝時
上疏曰云云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義理謀慮之士以為內
此參政諸侯聞之則知國家之謀是政仁有闕遺若此不忠成康之道其
庶幾乎歷千載事官之尚難前東方朔先帝為湯武成康上古之事理
歷數千載尚難言之難對 非道不言非南子主術訓成康繼文武之業
守明哲之制親存亡之運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有岐陽之蒐
左昭四年成有岐陽之蒐成康有郭官之蒐追周公之製禮祭成王康王
追念周公之勞敬尊尊文武之功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以蕭屏周亦曰無專乎文武之功賦偶大武成降成康治隆 人心去而
秋盛天監開而周燠 自宣統之問已善其政建康成康之世大智其治
成康在牧龍北牧邦鸞鳴鳴以瑞符周代 樂文武矣命甫定于天下主
成康繼緒先安于海內 則大原脈脈建康窮基 禮樂興而制度立教化
漸而仁義流 世屬無殊之世時丁不武之時 繼緒嗣王仰成小子治
平無拱仰成之日惟予沖人太平德德之時在我小子 繼成之運予
要拱之休 晏晏空國之化洋洋義路之聲 惜世安寧之域驕民仁壽
之鄉 為邦成休而東大和會四方無虞而民迪吉康然三百歲治甚隆

也獨四十年民無犯之 或曰方而日清武三紀以風移 泰然而已哉
平命之義優游商休歌泰河之章 頃乃作于揚子吳泰和之在國其空
也仲舒推仁義之源 詠揚關雎歌興既醇 風移世變而三紀方歷體
制樂作而六平大備 王氏載既樂之歌昔治先關雎之首 四方無虞
于一人以寧六服承德關雎便有守 有國言兮出河洛有麟鳳兮在郊
蘇 治溫溫乎泰和民洋洋乎歌詠 教化焉浹洽禮樂焉興正 天下
宜其國國世俗躋之仁壽 迪龍播于康誥太平歌于既醉 載英數句
雖嘉先王之泰平命一篇澤矣生民之潤 康王之誥紀賞罰之畢備假
樂之爲歌民人之欣登 關雎既作國知習治之功洛誥未觀鳥觀廷衛
之日 鳧鷖之賦美乎持盈關雎之作言其習治 如云美矣已居父景
之前若論溫乎不在唐虞之下辨對言美于政也此爲至政之世詩頌其
德也此爲載德之王勿謂武康之遙遠而不可擬戒康之遠邈乎不可追
歌之數句嘉日說以月將平命一篇美道洽而政治 惟我剛大歷服
迪民之康越無遺物于羞教休于復 吹陽之卷萬國來賀鄭官之朝諸
侯咸服 惟才孝武俗果見于復興英略唐宗治亦聞于幾致 云何施
而臻此嘆發武皇謂相去以遠乎詔頒繩帶 免使東方謂歷遠而難言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也能令武帝稱何施而臻此歟 云欲達而不能嗟相去之甚邈 郗武
蔡孝值矣 魏明群書足用事對 載德復巧行傳漢仁董仲舒傳刑措史
教漸漢 藝拱書 蓋歲詩天人和洽 唐陶陶空虛前 事實 道 道正舊
唐史太宗贊道王武康德 德及鳥獸 前武帝紀 昭仁義 仁誨之流祥
復教化 頗禮樂 韓愈答張籍書自文王沃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
皆出政治 史周紀索隱贊 成康之日 政簡刑措 前禮樂志二王太平
之時 嚴助傳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唐太宗贊武王
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稱焉 教化前董仲舒
傳至於成康之隆陶陶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誨之流 孝
傷肌膚之效也 刑措前武帝紀 元光詔周之成康則措不用 嚴安傳成
康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通曆自成王即位迄于康王則措不用 封建左
昭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 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報切記 卷成王康王 進
於周公之勲勞而欲尊魯 懷夷狄 傳刑法志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措
不用 薰風潛暢 頃聲避舉 越裳重譯 萬里來歸 前武帝紀 詔周之成康
海外肅謹 北發渠搜 氏毫未服 祥瑞前武帝紀 詔周之成康王辰不索日
月不蝕 山陵不壞 川谷不塞 麟鳳在郊 數河洛出圖書 嗚呼何施而臻此

雖子孫取法者君子小子嗣守成康遺緒 史周紀室王法成康之遺
 風比擬唐往景蕭何求繼論蕭何曰吾將效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堯舜
 之民曹參不能效其君於成康之政前妻故傳上君見教說曰陛下都鄙
 陽豈欲與周室比隆陛下取天下與周異云云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作矣反說通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頃聲寢王澤竭而詩
 不作體題太平和洽賦偶道則思述章本由舊 民其先安治惟仰成
 冲八德大於嗣服小子功嘉於仰成 持守華旦洽和盛時 十八王繼
 治此為垂拱之華旦四十載措刑食曰至成之盛時 權制樂作郡郡大
 治世變風移洋洋頃聲 小子新造冲人教國 執不行仁也寧若漸仁
 之至世非無德也莫如載德之休 飯樂宜民顯顯令德 闕唯習治洋
 洋頃聲 嗣服府常垂衣仰成 闕唯作頌凡幾載以習治危驚派謀非
 一時之守成 肌膚不毀傷習治保治固國亦空虛守成仰成 身自暇
 序運夫仰成賦偶何施而臻此也諺聞於漢其餘無所稱也贊美於唐
 不假儀刑但是四方之日靖豈惟洽治翕聞三紀之風移聲律會元體題
 措刑治隆 載德稱治賦偶忠厚敷世聖明一家 則措固國教道通遊
 教化洽而民忠丕變固國空而時濟太平 四十年之則盡置不用八百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載之治此為莫如 仁 胡服委水 安寧和洽 敷道誼讓通類 斤斤其明時執親自攸
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文武成康群書是用事對 貴諸書積基選選
建明德左傳節理人情遼事實基業選于今斤斤總論自后稷之始至靜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改其積
基立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穩綿安民固周語太子晉
曰自后稷以來掌飢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封建左定四年昔武王
先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分魯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昭
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左昭元年文武成康
之建要弟以蕃屏周亦以其聲障是為此擬撰王書君牙惟小子嗣守文
武成康道緒亦惟先王之臣先左右胤四方反說前東方朔傳上從容門
朝吾欲化民豈有道乎胡對曰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體題安民建德賦偶受命而作積勞以興 基命於宥密之始濟民於
仁壽之中 四十年不武而治遠播著十八王克安而頌聲洋溢賦隔藉
諸書論述由后稷之始基驗以周書近使聘王之守緒綱江綱體字上古

建風 續基道
緒 世氏五本

昭王

通鑑外紀昭王元年己丑王道微缺德乘有光五色貫紫微井
水溢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膠船
解王及蔡公溺焉春秋曰昭王親將征別蠻卒餘廉長且多乃為王
右還反涉漢水昭王及蔡公溺于漢卒餘廉長且多乃為王
使之於西征實為長仇其崩不赴告諱之也昭王五十一卒而諱曰在
位二十三年三十五子穆王滿立司馬光稽古錄昭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
征濟漢沈沒不復周人諱之不赴告子穆王滿立昭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
十六年甲辰二十六年甲寅三十八年甲子四十六年甲戌五十一
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
別蠻軍旋涉漢水昭王及蔡公溺于漢王右卒餘廉長且多乃為王
王因是發疾崩諡曰昭王王滿立生五十年矣論曰史有為昭王以楚
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密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沒於水若楚有
可赦之罪昭王所當寢苦枕戈誓弗與共天下者也愚觀穆王命若牙伯
同之文典雅弘與免已求善蓋賢君也豈有忽棄君父而不顧天下之兵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十一

以討荆楚者我疑好事者為之如堯舜因奔野死之類也是以不取彼而
取此金履祥通鑑前編已丑周昭王元年二年子滿生周內史過曰
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與德福于丹朱丹朱賜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按此說房氏不載別見國語事蹟謹按以儀禮黃氏傳取之今附其略
十有四年魯侯弟濇弑其君幽公而自立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濇弑
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微公履祥按魏君乎國之禍自是始而昭
王不能討夫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未予亦謂周綱陵夷自昭
王始有以也夫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周書記其曰周昭王二十
二年釋氏生甲子三十有六年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年赴不告諱
之也立昭王于滿是為穆王朱子曰淫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鄭樵通
志昭王之時元年己丑王道微缺諸侯擅相征伐荆楚不朝太平御覽傳曰
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
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交罪也帝王
世紀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義南征反濟于漢船人惡之乃膠船進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十二

王至御船至中流膠膠船解王及蔡公俱沒水而崩其石車游靡長臂且多
刀據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
是謂穆王漢上記曰昨額至橫桑三十里桑字本作桑車游靡取昭王喪
虞王于年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柩明之室靈而寂寐忽夢白雲
蕭蕭而起有人衣紫並皆毛羽因召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
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火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怨之教羽人
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凝於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樂
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
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微而即愈王即請此藥時以王走絨
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復天而
死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鶴皆脫易
毛羽聚鶴翅以為扇鶴鳳羽以飾車蓋也有一名遊觀二名條翻三名射
光四名反影時東既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
王側輕風四散吟然自涼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登上無跡行日
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
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涸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
戲於水際至暮暮上已之日樵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
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繩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靈使畏
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柢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煩質二
名眩眩服之可以却寒至厲王流於涇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過於茹土
罪人入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償直萬金錄曰武王資聖智而勉
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振一成水而定王業德神
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威管洛邑而居九鼎駭形廟
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及方焉故能繼后稷之
先基昭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為合德播聲教於八荒之
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
實於遠險之路瑰寶珠恆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藪詭譎
殊周之物錫斷異於人功方冊失之或載蒙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
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隱窮春明之際現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
謂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紀陵夷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
教南遊荆楚義舉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道水濱所以招問春秋
以為深歎嗟二姬之殉死三民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殯若生格之正道不

如強諫楚人傳
之失其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十三

永樂大典

卷八九一〇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二十九

周

穆王

通鑑外紀穆王元年庚辰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
即位通四十八年魯場公六十年穆王三十三年卒子幽公寧王十

四年穆王三十七年弟恭祚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室壁之臺
威姬威伯子也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
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藏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濟
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曰王尹子曰徐惟王
有而無者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皆發釐于惡來弟曰季隤生孟增幸
於成王是為宅卑後生術父術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
乘匹桃林溫驪騊駼耳之駒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問徐子
驥王曰徐子好行仁義若君不伐楚必事徐子徐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
曰天之伐小國之伐大國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也惡有其理楚子大舉兵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一

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忌聞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
數國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則
內云王孫厲初楚文王伐徐徐子之范畢云穆王今楚文王滅徐惟
王恭穆王西周之王楚文王乃在東周莊王八年即位相去僅三百
年蓋由劉向誤云楚文王事從而記之故差穆王乃以趙城封造
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將征大戎徐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
隱而除其害自大舉伯士之終大戎大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事
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興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虎四
白狼王遂還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國百年老荒諸侯有不睦
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以取此年曰
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廟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繁扈立國諸周諸
穆王將征大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
稱大戎西戎之別名在秦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徐夷內之國周公之後
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將邦事作祭用公之冰也先王輝德不觀兵
雖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復欲誅不以小小
而示成武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威則衆也威衆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

四一七

此至律文王受命武王先股而有天下王為大武所殺平王東遷乃
居王城今按舊音晉國之前神於國名下序其世來始末甚詳他皆微此
周語上第一注之稱人證及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
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從微此祭公莊界及周公之從謀父音甫今按
諸經史唯父字外其餘凡涉地名或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為
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以父月男予之義稱姓史以二字通用
但音別耳舊音多以八所通識之字為音殊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但須均
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偏淺俗今凡舊
音自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濁音及引字不悉稽古率加反切並疑曰補
音或於義未了又如今按以為釋復皆微此注凡將補音將父反注昨音
作補音才故反注胤補音引信反注罪惡補音如字與戰莊且反今按下
載戰同注玩讀音讀補音上五乳反下扶木反注伐射補音直久反注為
作子為反注巡守補音手入反注樂歌補音如字下樂章同載案音義
補音古力反注千盾補音食允反注韜也補音吐乃反注復用補音扶又
反特夏尸也反今按下注並同允王左氏大子况及今按詩經無此音若據
章注則當如字為允茂正補音莫候反通作慈注郭擲上之允及下於勇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四

反注承報上力味反下音似補音詳里反之鄉補音詳亮反注好惡上音
耗下音行補音呼報反下烏路反注不密中作反今按下同注洛濟補音
如說反注檣檣上音弟下音洽檣檣曰三年一拾五年一掃補音大計反
下尸甲反注不先補音患為反注以契小利反為極也或翟大反今按
本或作務音疾注窺匿上七乳反下女力反注於郎音胎補音吐來反注
郭本音與府中反纂脩作管反博萬丁昆反商雅云得厚也大惡一故反
注及下並同甸服補音田偏反下注並同注殺音斬補音動水反下注並
同注所賜補音防審反注要服音腰補音於通反今按說文要即腰字如
月者俗相承耳下文注所引要服並同注所補音動水反通作殺下注同
注賓見平編反下而見一見來見並同今按注中見字非一不止舊音所
引皆當以意求之注好信補音呼報反注瑯補音通作寶古今字也下注
同注為繫音至補音員二反本或作勢同注底見補音丁乃反下邪良反
注曹高補音則登反注二桃上形反注壇墀上音彈下音善今按彈又有
彈音非定訓也補音上使升反下常行反注譟譟去戰反注韋輕補音即
今罪字說之犯法也从自以平言算人感鼻苦辛之憂是以韋似重字改
為罪罪補音竹內也从四以非並損省反今作韋得字之五此書諸篇多

作韋不復重解之碑碑亦反文音補音古音反於遠補音如字下同注終
卒補音達字反義順補音居本反大或樹博注云樹止也言或止性博
據下文云守終純固一也言或天性守一義與博不殊非本音也按郭
州界外見中見有樹博蓋是夫或止石明矣今按舊音純建此說雖似有
理然博徒失實未足以請先儒且豈與姓石明世變易殊音說頗未始有
無則千歲之外尚襲舊名者郭或或人姓名偶與舊文相會安可執而為
據又樹博傳與純固同義使云非本音也且經史之解音未重校者不可
蘇紀今略舉數節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解者曰昭明也朗亦明也二
句之內三字一訓言曰無黨無偏王道便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今按偏黨反側皆一義也安可謂解之重疊理語大訓但取
全義而已寧如宋世班固之士身為避忌之文哉而舊作音者欲以淺近
曉說故前賢為論通矣能神補音所願反又所律反據注云補也疑從率
注應也補音應對之應稽古錄穆王將征犬戎祭則介切公謀父諫王不
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思我王度武如王武
如金金玉其外其堅重刑民之刀而無解飽之心言國之民當隨其力任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五

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刀去其鋒銳過盛之心王為之少
息在位五十五年崩于恭王紫尾立皇王大紀穆王三年王既除喪慈文
武之道缺舉用賢才命君牙為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
司使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國史叙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
冏命二篇並見後漢書前漢五年甲申十五年甲午二十五年甲
辰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三十六年東巡至鄭大駘之
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神僊宮闕園林有紫府黃庭王京金闕玉樹
臺金堂臺閣青溪鶴樹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廣靈廟則子季
賜之後有連父者得驛驛驛驛驛耳八駿馬獻於王王大歡欲周行
天下求神僊西巡狩樂而忘還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怨恚潰池之東有
徐子偃者亦龍姓也修飾仁義諸侯歸之者三十六國因偃稱王王聞之
疾馳而歸造父為御起諸侯之師與荆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
曰世傳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慮今徐子
朝諸夷偃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反也宜直惟徐偃王為然後世亦
有之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為仁義者也然卒至於殺身

而後意其情之事亦莫或能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春虐繼
修其其故業不足論也爾無恥于儉人充耳目之官適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此其
導君於惡者或以法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同所當戒
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或謂文武之隆
未聞數數以貨飾其臣也意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
茲憲此終篇有見懲之意而欲鑒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問文武之道缺乃命伯樂申誡大僕國之政作
雞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同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未
年之書也百年老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同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
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于童孫其辭氣新陳雅老大有
遲庭先後之次益無可說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祚然暮年
衰散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駭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
望於伯同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
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同猶在哉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貽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履祥按君牙之
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同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
昭王南征不復之憂憂危恐陷故實世家喬木之臣廢股肱心背之寄以
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
穆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
克耳同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于一人無良曰臣其不及曰維德之修終
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
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持作命書中職明切若
便辟若側媚若諛若逆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
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若痛真切然則同命之書真中年
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同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
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自貽之尚安取同命之書乎然則
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
待後之君子有考焉十有三王西征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

青島之所懸山海經曰三后尸山青島居之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
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瑤宮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
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
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心惑耳浮屠者
幻多技藝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欲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
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
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聽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諸化
人求運化人移之王若頑虛焉既寤所坐猶驚者之虞侍御猶驚者之人
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晡狀若未及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莫動我且曩之
所居異異王之宮曩之所游異異王之國王問何謂變亡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我化人之術能使人心運實耳觀穆王所感與化人所言固
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不存遂為所迷爾此神心周游之病穆王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騊駼左服
而左騊耳右騊赤驥而左白渠古天子主車則造父為御商周春秋月于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林西作西為石次車之乘右服騊駼黃而左踰輪左騊駼驪而石山于指大
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即黃渠校
臣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竹月及二
乘之人已飲而行逆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
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賜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
日白雲在天山峻自出道里德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焉能復來王和之曰
子時來王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此及三年時復而野其辭來馬
通觀目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予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
其追數吾過乎反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略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
傳又多附會雜信今以其未有自傳之別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穆王
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事穆王穆王生衡衡父生
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驥驊驎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
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
由此為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
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
正咸賓祭於徐賢王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來弓赤矢之

瑞勝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遣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忌則
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傳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叙為詳按朱子曰不有折招詩徐
方御宸極履祥按瑞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
雜書頗有附會若瑞王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遺所叙
亦備矣後世猶有誇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
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大其誕無疑也
然則瑞王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為瑞王之名曰瑞滿則其他
謚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在尹所官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
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折招之詩以自克則瑞王雖不無巡狩之
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瑞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
之英主諸老謂論瑞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三十有五年征犬
戎大北作此年甲子四十有五年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呂刑篇
曰惟呂命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為甫猶邠之為郇也惟呂
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瑞王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吏為五刑之制謂

永樂大典卷八九十

十

之呂刑是謂之天下而中之語命為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
益周制五刑凡二十五百未有五刑之贈而此增至三十又為五刑皆呂
侯所參定也王享國百年老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瑞王年五十即位至是
百歲八十九十日老今百歲謂之老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瑞王在位日久
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弛張不常晚年不常荒廢故舊度作刑以
詰四方之為惑愚暴亂者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冠賊鵠義姦奪據瑞度至元夫帝之末倫罔之世霸諸侯者自洪範
以來風俗渾朴而無尤始為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冠殺人
賊瑞瑞為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尤奪據之風於是皆有之瑞者止也度者
劉也此上下或有不文謂聖人始制為刑以矯正皮割之益黃帝既制兵
以救世元又制刑以矯正皮割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瑞度吏目號以侯
恭橋音瑞文意與下文同苗民弗用靈制以刑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無辜爰始瑞為刑別瑞越茲嚴刑并制罔差有群民與胥漸汎汎焚焚
罔中于信以覆誣盟虐威庶幾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幾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先
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瑞度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瑞為

制刑瑞瑞凡屬于刑制者更不蓋事其微辭之曲直而例之於是民史
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誣盟矣誣者皆相視盟者面實神此皆
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被戮之人所在告無
辜于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瑞免奔於是
衆新衆庶被戮之非辜既至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周禮瑞苗
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實于三危也皇帝謂先窳苗之事蓋免者奔
瑞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
天下則此豈則不善哉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
不日謀折刑則作五刑之刑曰法此言善刑者以治民不善刑者
以為五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
道神明為善得瑞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於昧之間三苗昏
虐民之得罪者莫如其瑞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
典難瑞瑞亂此狀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
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際絕地天之通嚴幽明
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楚語曰少事氏之教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
夫人作事家為巫史無有要質祭享無度民神同位氏潰齊盟無有嚴威

永樂大典卷八九十

十一

瑞瑞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
相侵漬是謂地地道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竟復舊常黎之後不志舊
者使復與之惡謂自當元為亂而民有冠履姦克之習聖人是以有瑞
度之刑自三苗以刑為虐而民有冠履姦克之習聖人是以有瑞
前復聖人其為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虐害之紀群后之違在下明
明常察無益王人心圖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為亦惟群后及
在下有司各昭明德化有此非常之明罪惡之情無不上達蓋聖人之
與始於教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商皇帝清問下民謀寡有群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敘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抵德瑞瑞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又于民衆葵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
氣習之為害於是以德為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
命三后以為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
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
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

入於權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為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悅地，地
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答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潰復降播種之
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
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既成，而後命皋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
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抵愆為德而已。
蓋其君臣之間，扣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本衷政令
皆丁為民之法，均于四方人心，觀感同不為德之題，而復明刑法之中，治
其民之非姦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姦者，然復刑之也。又按虞
書命皋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遠乎？』有苗觀此，篇所達則三苗
之賊，暖氣習其始為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時朴，蚩尤始為
亂，而民始有為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復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
殘其民，其民又為誼盟之習，以潰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咸暖氣習浸
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群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
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皋陶定為至中不
偏之則，自是後世之官刑者，自皋陶始。傳所謂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
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賊，繼述聖人之刑。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以為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也。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而後世追謂專肉不與三后之行。為聖人本於刑官。夫其指失。與獄非純于威。惟純于富。教忠。固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純絕。惟與。忠。長也。謂當時為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禁之請。純與絕于貨賄之路。達而已。且能以教自持。以理自長。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事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而當時為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遺德者。死則以為樂。桎梏于桎。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葉張者。猶繫事獄。此其證也。又曰。此章稱王。蓋以起其典獄之臣。純與德。上配事周王。亦道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令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廉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解于罰。乃絕厥世。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為監。以苗民之刑。刑為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為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為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為重責也。今爾何所

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矣。刑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解之所履。何刑又不擇言。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為威勢之術。李於資輔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爾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運。其罰遂至於絕世。此月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懲。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遵天命。以奉我一人。罪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戒三德。二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水。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教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罔復。僅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矣。言勤不必言日也。職審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動。則職有不宣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言責戒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為主。爾所以無不自慙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果而其職宣也。爾罔或使。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月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君臣為之一日之間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能於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欲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之罪。獄事情解之煩可畏也。勿以為畏。惟敬而已。罪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為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審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懷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執非刑。何虐非及。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弼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違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違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違違無辜矣。爾違具備。師聽五辟。五辟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用惟以兩違。聽民訟。兩違謂兩手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來也。謂詳有司也。五辟。釐于五刑之獄解也。簡者。核其實乎者。無所疑也。五罰。謹審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解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屬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於五罰以贖之。當於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病者。則私也。